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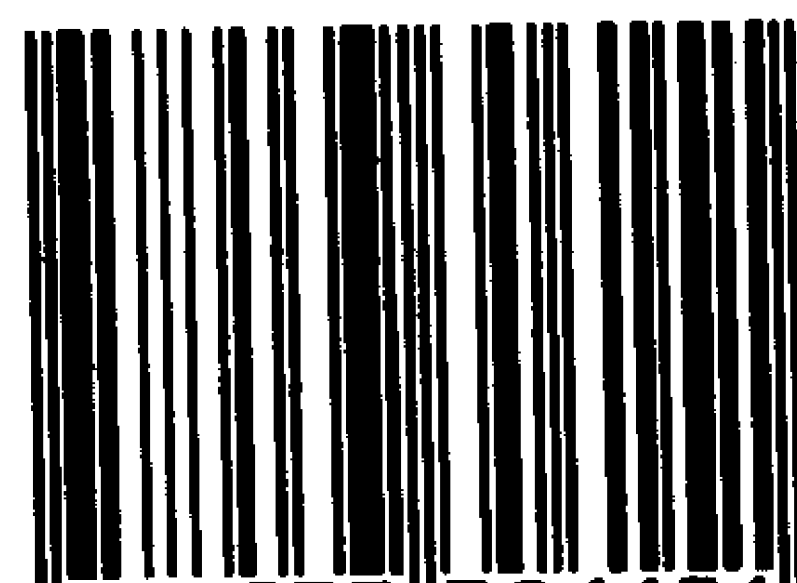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2/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二十四卷(二)

〔明〕羅汝芳撰 耿定向 楊啓元等輯評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潛學編十二卷

〔明〕鄧元錫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左右宗鄧刻本

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
子全集二十四卷(二)

〔明〕羅汝芳撰 耿定向 楊啓元等

輯評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

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溪子文

集五卷》提要

近溪先生語要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
之徒最顯盛而龍溪晚出尤壽考益
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數
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
席於江左右學者又稱二溪焉友人
有獲侍二溪者常言龍溪筆勝舌近
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
先生獨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最甚
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閒居鮮朋友時
一快讀則神朗氣鬯手足掉舞羣從
有過余庵中或強與偕誦之雖素不

近溪語要序

乙

廣以義利
一百五十七

識性學者皆釋然心開喜色浮面上
可攬掬茲非其筆耶而妙若是矣又
况其勝者哉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譚
道萬衆咸集既追雖阜隸臧獲人人
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會講時
亦然由今觀之真不妄也震霆破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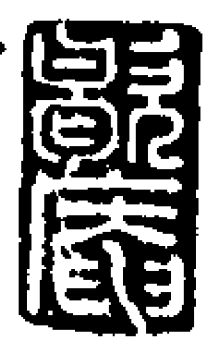
近溪語要序

十

夏

開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昧而不
聞者宜亦鮮矣有之豈藏與霆之過
哉吾友何顯臣志士也嗜愛之有過
於人故刻而傳之

萬曆庚子仲夏會稽陶望齡書



題重刻羅近溪先生語要序



近溪羅先生之學從不慮不學
立根有疑其為禪者有疑其純
任仁體脫畧禮教者雪川許敬
菴先生直謂其大而無統博而
未純難以結果余心竊躊躇焉

近溪語要序

一

夏

同年友定所俞君南阜鄒君素
稱服先生定所且遺書亟索其
全編謂警效中皆至理也適閩
漳薛君巡憲旴江走東訊之乃
出語要一冊眎余讀之見其提
醒心性極為真切渾化庶幾聖

門心齋坐忘之旨非禪非脫畧
禮教亦非博大無成者也更有
疑焉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尼父
到頭自學垂訓語也曰心曰矩
心即矩矩即心也世之檢點躬
脩以善人君子奮勵矜持者于

近溪語要

序

二

北窗

心固未必無著而任心所欲藉
口何思何慮徃徃蕩越于矩度
而不自知幾微疑似間最難把
捉最難剖析益信夫子從心不
踰矩之訓為純全無弊耳先生
慨支離就簡易去檢飾任真機

大本大原夫豈不善竊恐後之
學者未閑矩度先學從心且號
于人曰近溪先生指點不學不
慮真詮如是此末流之弊所必
至也憂世者宜有同心也薛君
重刻茲編以廣其傳問序于余

近溪語要

序

三

高彬
二百五

余聊掇數語應之併請質于有
道者其能闡發先生之精蘊與
否未敢自信也

萬曆甲辰孟春吉旦荆溪吳達可
書于洪都公署中

近溪先生語要卷上

會稽陶望齡輯

道心惟微卽如金寶人心惟危卽如鑽石未經煅煉則麤劣其所不免惟一惟精所以煅之精之爲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融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虱可大若車輪跛驚之守卽隔江氣貫乎彼岸

近溪語要卷上

一

問今時譚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然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

往往馳求外物以圖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辭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

近溪語要卷上

二

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微表微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

問君子終日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
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
力行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
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
曰何待終日卽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
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
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
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

近溪語要

卷上

三

朱子

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
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
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
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
書本講說的不同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
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
然有惛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
住得安樂

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今要求
跳出則須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卽聖堂廣
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
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只到
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旣信關
難過則美大聖神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
其邃奧享其榮華哉

近溪語要

卷上

四

朱子

平日說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
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
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
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
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
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
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
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

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默頃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耶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予嘆曰好造化過許多的門限階級幸未打

近溪語要

卷上

五

楊龜山

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似解戒懼奈他却日用不知予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

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逐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

問某常欲照管持守有時間斷奈何曰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予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

近溪語要

卷上

六

北窗

有何用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要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

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卽在是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神聖地位亦無難矣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

近溪語要

卷上

七

宣旨

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辨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但自其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

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北人言人可用曰中用言物可弊曰中弊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內條曰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卽承當指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

近溪語要

卷上

八

付茂刊

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求則自然却是工夫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以後處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譚直至更深某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卽慨然直任則工夫便是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大聰明莫能也我看汝輩則

不免精神少少斂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處曰弟子也覺有些斂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斂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未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失以故疑卒不免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

從過處斂索是卽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也

問工夫再難湊泊心胸茫無畔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

微

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大快一友起問此卽是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着得個廣大卽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長是簡簡澹澹溫溫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

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學攜有何物止此一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耶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卽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卽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問禪家言遠離顛倒夢想某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遠離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

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遠離之所最急亦所最難者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况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歐而遭掠者矣縱是痴兒亦何嘗被歐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則自解遠離之徵也

此個東西本來神妙不以修煉而增不以不

近溪語要

卷上

十一

付增刊
音四六

修煉而減最先下手只在自已能悟悟後又在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隨物有遷騷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妖淫倏然而狗馬

問心之精神即身之知覺運用否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夫子一言以盡天下之道者

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其精瑩靈明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圓通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為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至人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為心則其精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為精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

近溪語要

卷上

十二

付增刊
音四六

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錯之神應無方者自與人異

問希聖宗旨曰道之太原出於天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天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聖也既求希聖而希天乃不尋思自已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惡今汝
自考從朝至暮念頭是好善之意多是惡
惡之意多或是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
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
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
方叫得做好人

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
天地之化育所謂五十學易知天命者也

近溪語要

卷上

十三

二百五

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
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
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志力精專
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
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
渾作個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描不成寫
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

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叫他做太極也
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
公俱盡心去推行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
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而老
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
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
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噴吸滄溟以潤
其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灝氣以舒其喘息

近溪語要

卷上

十四

二百六

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身則悉代天工
所以率此性而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學安
得厭修之爲教教則竝育而有成又安得
倦

問羣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如何可見
曰據汝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
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
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

可得耶蓋易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岝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岝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然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分別

近溪語要

卷上

十五

蔣刊

問爲學須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聖賢言學必有頭腦若初先不明頭腦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做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况汝心原是活物

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慎獨是學問頭腦否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汝輩實未見得耳蓋獨是靈知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慎則敬畏周旋顧諟明命如此用工則獨便是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急獨則長知而無勤急慎或有時作輟獨則

近溪語要

卷上

十六

劉刊

長知而無作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獨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何嘗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辜負此心此心却未辜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某觀古今聖賢雖俱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入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

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有從無入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操持愈久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此聖狂關頭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不得隨之矣

近溪語要卷上

十七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妥帖此是養未至否曰固然然或是養未得法耳蓋因汝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覺衝動不寧也曰孟子亦云能不動心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當事以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

却終是要動

問意與心不同還覺未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

近溪語要卷上

十八

問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既長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說是人全不思慮豈是道理聖人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源頭說知本是天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

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祇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益甚耶曰子未理會

近溪語要

卷上

十九

三百一

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又安能以如之耶

問人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別今說不待培養恐此惟生知乃能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

德性蓋良知良能原是人人具足個個圓成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困知生知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不明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

近溪語要

卷上

二十

三百五

縱去學問亦如導泉無源種樹無根徒勞心力耳

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亦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卽應一應卽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

知體去得目遠今日須是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卽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澹飯隨時遣日心旣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

近溪語要

卷上

廿

百五十二

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

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盡精神珍之重

近溪語要

卷上

廿二

百五十三

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聖人事學者必須

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學須是由勉而安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

近溪語要

卷上

廿三

余刊

今日出門一步卽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做修爲狗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炭做得閒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卽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

近溪語要

卷上

廿四

和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卽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踈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鳶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卽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生平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自爲孩提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如鑽石過火

銷融透徹却卽叫做聖人然究其所悟的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知能而已吾人只少了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别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卽鑛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

近溪語要

卷上

廿五

三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學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此學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卽是現在良知頃刻立譚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况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爲聖賢

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自弃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先輩謂文字至譬喻處極難予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難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

近溪語要

卷上

廿六

三

吾心則無時而可枯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

問近聞先生論天命之性見得此身隨處皆天豈不快暢曰子若如此理會是之謂失

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此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

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是孔孟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

近溪語要

卷上

廿七

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將去乎蔽而日增

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

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且問天下之人

近溪語要

卷上

廿八

誰人無心誰人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起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所聽所視者也豈善說耳目者哉
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稍知學而工夫

草次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
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
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握
愈難不惟寂體皆馳卽應感亦未能順妥
惟夫明睿過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
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沉潛
默識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而如如自
在寂照圖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

近溪語要卷上

廿九

宣和五年

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不從容於不動之
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
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曰此心至
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
動禪家二乘者流有入定千歲而一念不
起者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此心真體
毫無相涉可不慎歟

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

是

易謂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
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
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理會不通便容易把
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
底也要之欲明此事必在遇人某至冥頑
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
十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

近溪語要卷上

三十

宣和五年

蚤故於天地人物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
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
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
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
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堅一心共竭一力
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
成一個大聖

問良知宗旨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

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曰人若不認得結果的明白分曉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勵而勇往無疑卽如說一個善爲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審見十分則切十分故聖賢之學

近溪語要

卷上

三十一

余刊

於起手處便卽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必不與他起手也譬人初生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卽原先赤子人惟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奈煩等待也

一友平素執持過苦來見求一脫灑工夫乃

止之坐曰汝且莫求工夫其亦無暇與汝說但同衆講會隨時卧食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其友躍然喜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力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工夫否曰旣承指示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耳曰忘原與助對汝亦不忘卽必有忘時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

近溪語要

卷上

三十二

余刊

逆其將來豈止以此待人亦常以此處已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充之以至恒久不息亦無難矣

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

拚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問會語中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令我輩此體已失恐須學慮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何以解之良久謂曰子聞予言乃遽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予嘆曰是卽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惘惘否曰甚

近溪語要

卷上

三

三

是惘惘即欲不惘惘得乎曰不能已予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

問如何乃能上進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其亦時常作疑但未見長進爾曰吾子何疑曰某日來承教有不懽意處故疑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懽而思加功

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懽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請爲子設一譬喻如今弈棋者纔知通子對局者亦然不數着而勝此則學問懽意處也子謂學弈者卽可以勝自安乎以爲不安棋已明白殺局以爲安勝着不應如是容易若是精進漢子此時自會遲疑自會去打古人棋勢

近溪語要

卷上

三

三

自會去向國手請教如是而疑如是而學則其人亦自會見得前時殺局粗淺僥倖勝乎不善弈之人亦自會見得所殺之局其中藏有無限神機妙算而我一時未能識得妄自喜爲殺局也故疑之進道類此竊憂子之好勝而樂與不若已者對局爾問先王以至日閑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也蓋

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
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
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
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
靜天完君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
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
旁午何自而復乎

不能以天理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惘然

近溪語要

卷上

三五

仁

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君試反而
思之豈嘗有胸中惘照能終日而不忘耶
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卽能終日夜
則又睡着矣請君但渾身放下視聽言動
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然從前所喜胸次
之惘惘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
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
人目聽命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矣

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
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君謂去其不如
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去得
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
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
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
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
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耶君

近溪語要

卷上

三六

仁

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
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惘然之功
亦將無用便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曰豈惟陽明
爲然卽宋諸儒學問亦難盡同然究其宗
旨則皆志於學聖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
如周子說無欲則靜靜虛動直靜虛則明
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

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良知良知却即是明不屬効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

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

近溪語要

卷上

三

增補

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勿體之非我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

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有動靜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耶曰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

近溪語要

卷上

三

增補

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

上用上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見識高稍不如難以驟語

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撫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乎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

近溪語要

卷上

三十九

朱子

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曰良知却實有個面

目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市班行無不朗

近溪語要

卷上

四十

朱子

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待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竝相等也

問有人山中靜養久之遂能前知未來此正吾輩不能及他處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到

妨着要及他也曰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个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河山翻成無觀

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但耻挂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

近溪語要

卷上

四十一

增言

不知耳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故曰闕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鑽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

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如何曰能知卽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卽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惚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

近溪語要

卷上

四十二

增言

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雖妙去聖則猶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不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

問人心本與天地相通只隔於有我便不能合德曰此警戒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亦隔他不得即有我之中莫非天地生機貫徹但謂其不知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其與天不隔也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

近溪語要

卷上

四

言

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

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譬了茶譬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譚了許久時候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况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穉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境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曰

近溪語要

卷上

四

言

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異猶水火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卽水縱熟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

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為此心喜

羅近溪先生語要

會稽陶望齡

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識趣則如好酒者自然喜人共飲好棋者自然喜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

學是學為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

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坐中偶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

來之句因詰之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不明曰汝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

近溪語要

卷下

二

非言至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黑任其去來心目何嘗增減

問掃盡浮雲而見天目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孔孟之言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渾是白曰青天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學者工夫須如磨鏡塵垢漸去方得光顯曰孟子謂知皆擴充即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

近溪語要

卷下

三

二

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成冰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冰之遇暖消融成水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賢

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
曰既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
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
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
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
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聖賢拳拳垂教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

近溪語要

卷下

四

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
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
譚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
可會通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
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
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
妙許大快樂却卽是相對立譚之身卽在
相對立譚之頃現成完備無欠無餘如昏

睡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
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
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
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
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
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
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

近溪語要

卷下

五

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
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
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
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
事爲停當方始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
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
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
講約次一生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

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
寧靜作何狀適羣胥供茶循序而進目以
告曰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寧靜否曰然
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
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文居
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爲日用常行至
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樣
工夫故每每以閉戶靜坐爲寧靜以矜持

近溪語要

卷下

六

言六

把捉爲戒懼欲得手此恐失乎彼者殆將
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
且須更不離時刻長在諸生試觀適纔童
冠擊鼓敲鍾一音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
而聽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
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
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
道現前也耶生曰正用功時恐不應如是

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
茶時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乎蓋
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
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
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
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
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
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

近溪語要

卷下

七

言六

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
不皆然也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
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
諸士子穿衣喫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
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
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
承當以致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
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

常茶飯實實受用

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為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為言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

近溪語要卷下

八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續延慧命亘古今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命決不可得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曰諸君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

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隱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方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處

近溪語要卷下

九

聖人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真如鉅富之家隨眾穿也穿不了隨眾弊也弊不了隨眾受用更也受用不了君子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

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
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
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
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便把
吾儕日用怕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
在心胸或疑其爲惡或猜其爲混或妄第
其爲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
奉畏敬敝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

近溪語要

卷下

十

高子

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行徧滿寰宇便思
於靜僻幽隱處着力謂就中須養出有個
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
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
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番奇
崛險怪驚人駭俗之事此豈不是不知天
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者哉
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只拘泥舊聞人

私其身已私其學執一念以爲天真任猜
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修竟
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淩楚
苦趣矣

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
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
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喫飯
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

近溪語要

卷下

十一

高子

是王道平平而不費此子尋思王道蕩蕩
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便天可
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
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
努力而徧有不能孔子只管隨時不費些
力而能不可及

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
坤原是一個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

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中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

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軒睡至今而

近溪語要

卷下

十一

高

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宇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為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為能而絕些勉強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是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將出去乃為率性之道此則三千萬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間亦

言無者則是嘆羨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圖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割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佈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若盡性至命而為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

近溪語要

卷下

十三

高

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蘊盡芳辛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既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為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先古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

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示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顏山農先生芳具述昨邁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已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

近溪語要

卷下

十四

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惠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芳時大夢忽醒乃知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內聞於先君

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汙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息念存心別啓一個戶牖以去窮經造理解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辛宿世何緣得脫此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穉之

近溪語要

卷下

十五

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閒來閒往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处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穉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虛話也

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
負荷之雜沓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
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至暮
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
以全其命

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
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
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

近溪語要

卷下

七

朱子

玄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
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
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
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
總是生生而不容已混混而不可二者也
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卽是天而神靈不
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卽

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
可愛者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爲可厭者
則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廷便說道心惟微
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
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易滯所
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
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
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強制與孟

近溪語要

卷下

七

朱子

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
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冰炭之異相去遠
甚曰可得聞否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
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
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
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
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況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宰乎神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

近溪語要

卷下

六

增補

此俱廢卽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響却總是諸儒初起志同愛討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旣作識情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皦淵

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竅視諸塵累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學好無奈覓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性在現前世之學者漫多自許能知無奈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孟子憂之故昌言

近溪語要

卷下

九

增補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事天比之知天雖較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天壽不貳至迹化而齊修身以俟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卽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卽知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卽事之密處若論曆數在

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

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既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卽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爲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豈不一齊俱到哉

問聖凡合一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者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

近溪語要

卷下

二十

增補

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接茶遜讓先生執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事乎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不能如聖人之恒常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不是甌子甌子則有見不見而性則無不見甌子則有持不持而性則原不待

持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君既持而不恒則是可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認假爲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誰不能知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聖賢格言爲主不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苟天未深知則性

近溪語要

卷下

廿一

增補

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果曾如古聖賢既竭心思矣乎今時受用果得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卽不論心思之難盡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傅生瞋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

或爲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爲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敢保未曾有知己今我替君想像果然平日有個知處却是疑胞胎方離知識未顯時爲善今日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防閑掃滌少得安帖認爲窺見真體若意思怠忽則機括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

近漢語要

卷下

廿三

增補

兢舜云業業恐聖賢未有不如此者也曰予且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己性真決其爲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子云謂能疑爲明何帝千里此友沉思未有以應旁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蚤抵晚無大失錯卽童僕二三輩竟日

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童子現

近漢語要

卷下

廿三

增補

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獻茶時隨衆起而受之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

而其道光明也此友再越旬日過訪欣然
曰近復得個悟頭甚是透徹先生請其詳
徐曰向時見有未真每云已性有時得失
顛倒錯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
知耳目心思一也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
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心思亦爾耳目心
思既皆常在則主宰已定工夫漸純矣先
生笑曰君此悟雖妙然久還生疑其友不

近溪語要

卷下

廿四

服先生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性
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不善亦性
在時爲之吾子以常在主張性宗安得爲
全善耶此友恍然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
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善不善者性之浮
用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以遷體試思
耳聲目色美惡千變是則心思之善不善
也然視聽明曉一一不殊是則心性之至

善更非物感可遷者也此友快然別去數
月重來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
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復生矣

會中一友用工每坐便閉目觀心問之曰君
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恐
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未是
爾曰此處更無虛假曰可知炯炯有個落
處其友頗不豫久之稍及他事隨歌詩一

近溪語要

卷下

廿五

卷下

首乃徐徐謂曰乃適來酬酢自我觀之儘
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爲乎況聖
賢之學本諸赤子又徵諸庶人若坐下心
中炯炯却赤子原來帶來而與大衆亦不
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
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今在生前能以天
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殁身
不爲神者無幾若只沉滯襟膈留變景光

幽陰既久發不爲鬼者無幾豈知此一念頭翻爲鬼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蓋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

近溪語要

卷下

廿七

書

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

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一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太天光用力愈勞

近溪語要

卷下

廿七

書

違心愈遠

孔門學習只一時字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如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卽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閒靜愈久而神愈會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

今則又弃其久而求其暫矣中國四夷朝市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晨興夕寢孩提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奈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此子思想能即自然而能不費此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

近溪語要

卷下

廿八

三

能之跡究竟古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拓以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成個能其工夫比之不慮不學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決瀾淪肌矣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

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似無而不至於無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言思路絕難以名狀也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爲神靈明爲精動作爲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

近溪語要

卷下

廿九

三

言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皆是強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精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嶽之弘鉅而迥無隔礙靈明朗曜即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

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
眼統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
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
運則靡所不通

汝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
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
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粗拙之
工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鍼關也

近溪語要

卷下

三

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
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
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
書妄肆穿鑿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
心則指陳有若個光景且無奈心性原屬
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
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
之照耀青黃紅綠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

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
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此等理趣亦只
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崇則萬種皆病有
志豪傑須蚤覓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力
凡從前見解技能盡數通身剥落到牙關
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
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
自有驀卒轉頭時候

近溪語要

卷下

三

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及
講求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
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執持一點
念頭便云是存心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
儒先靜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及至終無成
就反委咎聖爲絕學却不思起初種子一
差末後何有果結今須詳細爲子言之夫
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其始

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爲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說便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衷孩提知能良善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

近溪語要

卷下

三十三

唐三原

終身

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便了况看朋輩以工夫爲先者年覺進益空譚性地者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予沉默一時對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請先以末後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工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定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

且衆共見關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澹意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深淺卽已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卽可去戰栗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

近溪語要

卷下

三十三

高彬

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道只是率性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天之所存在也旣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

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
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茅
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効者
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
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彼豈務作侈語耶良由直
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故曰大不足以名

近溪語要

卷下

三

高

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以已合彼終未
有之又安得樂故學者果能識得誠自己
誠已外無誠妄自己妄已外無妄則一是
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楨柄入手卽如今
日吾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
非本體亦莫非工夫固無善狀亦無過舉
又何彼已之可分真妄之可辨哉時時如
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學以致道卽

此學字亦從人強名耳

友人懇求指教先生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
至足卽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
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
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
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踈散如
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
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卽牀榻亦因

近溪語要

卷下

三

高

震撼蒼頭俱爲怖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
相聞可見頭不間足心不間身我不間物
天不間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
從前在心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
在生而爲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
靈物乃一面閃瞞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
兒不識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
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有省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不知從事乎此而誤於事爲應迹比擬思量縱偶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

近溪語要卷下

三

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卽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卽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有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卽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百般清快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相拘攣何啻百般症候然此等妙用此

近溪語要卷下

三

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充無跡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製方治病咸從無病處治之如病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於左取之在下則開提其上或上則又於下通之蓋的知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真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

塞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諸士夫歎曰只恐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徧指面前所有示之云大衆環視羣聽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

近溪語要

卷下

三六

余

稱說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人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歎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譚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我亦不可得而測

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謾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是相去遠乎先生浩然發歎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煮砂求粥

近溪語要

卷下

三九

余

也衆請指破先生歎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用力執持矣衆咸有省

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見易見而屬之陽游魂依精氣而

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交媾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形體妙用其心知簡澹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心思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

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先之以心爲陰而後之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人並況可以先乎曰子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舉止毫髮無

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
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
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
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
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
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
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
不可知之神人矣

近溪語要卷下

聖

卷下

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習某嘗觀極險之地
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簷極微
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
處處時時未嘗之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
物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
眼前有場大事較之以上諸般甚是平順
簡易所未見一人肯上心者

游天夫問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先生曰否

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謂鬼窟吾
人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
滿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
癸丑先生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
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
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
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
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

近溪語要卷下

聖

卷下

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
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
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
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
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
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
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
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

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
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
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
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先
生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
消血脉循軌

詹明甫問曰學貴靜乎先生曰不宜離動在
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曰

近溪語要

卷下

四

言

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明甫以寂爲疑
先生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
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
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一念不通之人
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炯然而精光燭軒然而氣宇高翔心游象
數之先目絕剛風之上

先生嘗謂知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

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惡務
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弊飯終日
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
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
終不悔避

先生語諸孫曰予自念年來此道關心夜分
方合眼旋復惺惺耳聽雞喔未知何日得
安枕席又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

近溪語要

卷下

四

言

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
莫之能知也

此心之體極是微薄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
人苦不曉事却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
把捉搜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
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性難
澄而不知原係自家亂去動手也

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

則小進既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

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舉兩間夷狄禽獸而總名之曰人此孔子大學之旨也萬左史問疾先生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

近溪語要

卷下

四

四

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

先生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殼手乎友人曰有殼手有不殼手先生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何等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中道如何便不殼

手

先生語曹胤儒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向某兄弟歎氣歸途謂族兄此兄無不意者而數歎氣何也兄試謂我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臨終是有氣歎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歎氣事爲之某于時便已定志吾子勉之一日

近溪語要

卷下

四

四

徵儒新功儒對以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時澄澄湛湛則隨時隨手順達將去先生曰此亦幾於弄歸一路甚好然有所見莫不是妄否無思無爲莫不是着想成一光景否亦果能時時澄湛否隨時隨手果能動中否儒無對先生曰如吾子所見則百歲後易箒時欣欣瞑矣吾則以爲真正仲尼臨終不免歎口氣也次蚤梳洗

頃先生顧儒大聲曰大丈夫須大放此志
氣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許敬菴謂先生曰公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

純又後難以結果先生改容進曰愚者千

慮必有一得承教謂大而無統博而未純

某竊意大出於天幾原自統博本乎地命

亦自純故三才合德乃成聖果若舍大以

求統舍博以求純則世儒之把捉意念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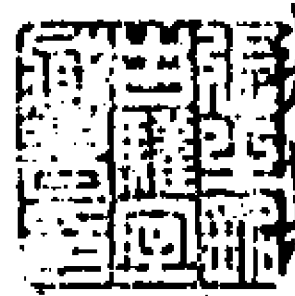
近溪語要

卷下

四

卷下

悅羣情徒爲虛花又安得結果而言統且
純哉其病不大且博也大且博非其病也



羅子後語

夫道之難明也則明於儒之難也蓋儒者

習於道之繁且難而不加簡易直截之旨

聖人之所尚彼雖尚之而不得而漸至於

繁且難也而後有揭其簡易直截之旨以

示人而並遂羣詎以曰禪禪特聖人之

所尚簡易直截者也而豈有二哉是以後

近溪語要

後序

卷下

儒之聖者畏其禪之詎而故繁且難其言

以避之陽明子亦不免也近溪子生陽明

闡道之後膽加雄而語加峻時出其簡易

直截之旨而猶不盡去其繁且難如藉兵

者出羸卒以嘗賊而匿精騎於其中雖竟

以之取勝而猶未免委其所嘗夫世有抽

精騎於十五而獨以其堂堂之陣鼓行於

天下則又愈於委所嘗以疑敵而幸其勝
於萬一者矣此周望氏摘近溪語錄意也
夫語道而至於繁且難其於道甚遠於學
道者又甚苦終其身繁且難而不造乎簡
易直截之域又終不可以有獲則學者亦
何樂乎必舍彼而炙此也若此錄者雖世
之好繁且難者視之吾未見其不悅也悅

近溪語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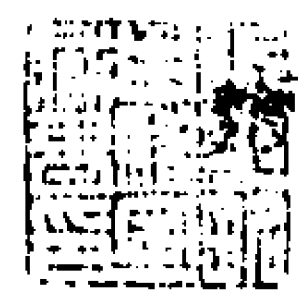
後序

二

北窗

而後可以達於簡易直截之域道不難明
矣故出資而梓之而顯其後如此

山陰何光道



羅近溪先生語要後叙

近溪羅先生倡道盱江三十餘年其學
以求仁為宗歆學者識取不學不慮初
心為入聖真脉路其言沈洋辯博讀之
令人灑然有會心處顧海內信之者十
七而疑者亦十二三會稽陶石簣先生
乃節取其言之精者輯為語要由是先

近溪語要

後序

一

唐刊

生論學之旨趣躍然如玉光劍氣貫虹
衝斗不可得而鏟埋也荆溪侍御吳先
生大人見而悅之命彥再刻以廣其傳
且自傳其疑情于篇端彥竊謂古今論
學者不難於信而難於疑惟大疑乃成
大信魯論二十篇屢言為仁而未嘗直
指仁體以示人惟孟氏乃言之觀其指

惻隱于乍見發真心面目于有此而徐
行後長直以為步趨堯舜談何容易乎
先生之言大率類此初讀之恍然汗下
久之反成玩弄而小人無忌憚之中庸
從茲熾矣嗟乎此非先生之罪也不善
學先生者之罪也譬之北轅者期見恒
山及其望之而趨終其身有無限塗轍

近溪語要

後序

高彬刊
言十六

惟坐謀適國固當不能跬步耳先生之
言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
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燕一毫為世事念
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此與善信美
大聖神之旨何異而乃謂先生為偽學
立赤幟也難者曰如是則孔子先行後
言之訓宋儒居敬窮理之說儘可持循

而何必不學不慮之云使學者得借以
匿心邪彥詭然罔措竊意此處須如孔
子發憤志學方識得令姑明先生之苦
心與夫諸先生之輯之疑之為均有憂
焉而然也如以言而已矣疑且未能信
于何有

萬曆甲辰孟春江西按察司副使薛士彥

近溪語要

後序

三

高彬刊

頓首拜

題近溪子集

余曩爲近溪子題歐山會語其言甚
理且精近溪子不以余爲迂若謂有
契于心者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
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
于余嗟余于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
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
疑於夷非近溪子來余釋也藉手以
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魁儒歸然
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
花隔蟬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庸
虛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
其生卒而仰邇其心神則固嶢然粹
然大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也藉

令其人而在雖負執鞭所欣慕焉
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無始
細入于無倫大者罩天地而濶者範
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厭人心者
恒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
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睚眦目足
身口自相背而馳者種種也孔曰觀
行孟曰論世其謂何此余一疑也又
余往賴師友提誨稍稍有聞衷亦妄
自信謂得矣得矣竊見一二學者猶
然堂閭之見井管之窺耳乃輒矜然
自是侈然自矜若前無孔孟後無程
陸然者彼實自負若此無縫可下鉗
心竊哀之因反身循省安知余所

自信者非堂闥井管耶又安知人之
哀余者不猶余之哀彼耶此又余一
大疑也蓋時時赧然汗悚然懼已若
余與近溪子游從來矣時聆其大言
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詆言
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
而超然灑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
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
然熙熙然日見之履者即其所語語
者也蓋實有諸已矣故又冲然歆然
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也亡論初
機淺學即披淄操觚者流苟一言有
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
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

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
顧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
得于心也近溪子何以解之雖然端
精于身心性命之微耻矜妍于文字
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騫
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近溪
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
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
又何以裁之也
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
耿定向言

萬里之上然後曰道
矣乎而為之煩曰簡則
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
一塵然而起於是乎益知
此學之難也夫學患無所聞
而有所執又患乎有所聞而
有所執無所聞而有所執謂
之用有所聞而有所執謂之
病病而莫吾瘳也大命六隨
之耳可無畏乎學者學其大者
也學其大者為大人者也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

其言五是以大人之心建諸天
地必無所悖者諸王必無所
謬質諸鬼神必無所疑百世以
俟聖人必無所惑非意之也惟
見赤子之心者為能一以貫之
若目覩白黑而耳接聲音舌
嘗甘苦而鼻納香氣皎然其
昭察甚著也嗟夫學患不見
赤子之心而已而學者稍悟良
知之說輒起執情障我空體天
地何安日月何行四時何運鬼
神何靈蓋錯認主人而迷失
赤子者也是以君子憫焉非欲
憫也蓋不遇而不憫也吾師乎

吾師乎獨居而不懈老將至
而不知手識所說以成是
編兢兢然畏學脉之稍差
以誤天下萬世而其言一宗
孔子歸之於天命証之於赤
子而無他說焉可謂醇乎其
醇粹乎其粹者也信可以
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
後聖學大人之學者以其的
乎大司寇天璽耿楚翁為
之標識而建昌郡守季公
捐俸錢律可以觀同心笑嚙
夫人一也而有大人學一也而
有大學聖一也而有大學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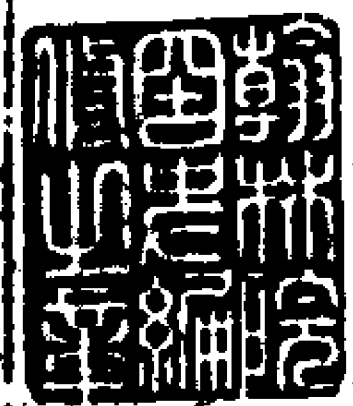
也而有大人心起也不敏何足以
知先生宇宙之內必有大人焉
具大心學大學作大聖者於
先生之言且暮遇也不敏特
書此以俟者

萬曆丁亥仲春之望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會典纂脩官先

冊封正使羅浮門生楊起元頓
首書于旰江傳舍



近溪羅先生集

往歲以督楚漕艘補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
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
易而舉中和之說為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
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
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季其宦績昭昭
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
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
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為騰藩蔽者被其迫脅
兼異以木邦之鴛點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
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為角莽
者聲援以遙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
氣其勇於有為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
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
句皆喫緊為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
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
不怵於毀譽不挫於榮辱固予與氏所謂浩然
氣也使得竟其施為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

予從金滄遷河海南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
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
重以滇中長者麓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
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
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
諸言而成章為文措諸行而成章為業子與氏
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
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
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槩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
予於文未能學間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
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
故撫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
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為之秉筆非予事也於
是乎叙昔
萬曆壬午歲仲樞之吉
賜進士第朝刺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叅議前
禮部儀制司郎中
教督理湖廣糧儲
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會語叙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為相國存齋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日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耳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游者日益眾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志又合併賜谷方公西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幸不大哉公一旦出家居富美堂及令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共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逸也屬同年賜谷公叙之賜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王會語既叙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

杜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日巡歷六詔與余鄉中谿李公寅所嚴公軍論學之辭數章入梓焉類而編之分為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微叙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諸君子後故樂為之書

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刻羅近溪集序

近溪羅公篤志好學從姑山
藏脩處也歲嘉靖甲辰得雋南宮病
不赴

廷試歸而益理舊學以所嘗聞陽明
先生致良知之說得孔孟正宗標示
千載學脉惜分腐戶默識而日深省

近溪集

古

焉凡微而蘊之性情之寂感顯而著
之倫物之酬酢粗自塵芥而入於神
化之精近自瞬息而達於古今之變
無顯微無動靜無精粗無遠近體驗
久而真見所謂良知之體不假思慮
無所不該天人道器圓融渾合而包
括於方寸靈明之中致之而所以彌

六合塞天地者皆具於是奈何雜以
支離者封蔽其本真而彼為一切情
悅之說者又舉而空寂之耶摠近溪
集計十萬餘言其間正說廣譬為類
不同要之皆根本良知不詭於正中
間嘗強起出山歷中外而始終四十
餘年專精此學其志定其養靜其所
得日宏以遠所謂支離情悅足以榛
蕪正學者隨所感遇而辨正之是集
所載殆可以羽翼陽明而足窺孔孟
之微矣公昔守寧國嘗講學水西書
院余時為諸生心竊慕之而未識其
人及登仕還舟過東昌一接公於郊
亭見公神王氣舒藹然有道之吉人

近溪集

卷

也逆旅中俛仰云別不遑假晉以歸
緒論去而深以為嘆又十餘年甲申
余貳越州而郡守蕭君乃往在水西
與聞公論學者道公學稔方慰所東
昌未聞未幾而余適有旴江之役又
冀得以從公遊山房就正而償所夙
願乙酉春抵郡間以政事之暇問學
於公媿未足以闡公之藩籬而虛負
猶之往日隨亦以計事入都丙戌首
春見

天臺耿先生於鄉第授以是集手加評
鴈謂可傳也乃於水陸佛還披誦卒
業及以所聞於公者卷互印證稍見
一斑遂刻而傳之藏板山房報成事

於

先生而併識所願學之意云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建昌府知府季膺

序

季氏
序

德夫小子像

近溪子集

像贊

近溪羅先生像贊

上元門人李登贊

知縣



形亦衆形身亦衆身於惟先生踐形成身賦同此性
宰同此神於惟先生復性完神均是庶物均是人倫
於惟先生明物察倫長以及長親以及親道通事易
直基治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維是孝弟達義與仁
塞宇廣矣雖非我人先生一脾收天下春萬古長矣
性無古今先生一念洞萬古心近自文成邇及孔門
先生闢之厥有大勳仰瞻遺像緬懷溫仁勉旃此學

用答循循

宣城門人沈懋學贊

狀元

修其形躍其身葆其精完其神學接虞廷獨見本真
不慮不思赤子知能萬物一體肫肫其仁至平至易
極高極深曰中曰庸以化以神德難以名名難以稱
強稱名之名稱大人

盱江門人張

嶺贊

貢外郎

儼然若有所思實則何思何慮也退然如不勝衣實
則當仁不讓也煦然若無不可與實則和而靡同也

近溪子集

像贊

向道而行忘身之老庶其似之善貌先生而肖者其
尚圖之此哉

臨川門人徐允修贊

布衣

欲觀夫子之心大德曰生欲觀夫子之身形色天性
學從不學知以常明三綱五常無爲渾成不離乎愚
夫愚婦胞合乎至聖至神

白鹿洞門人熊儒贊

貢生

學本義皇何思何慮老安少懷入孝出弟肫肫其仁
德配天地孔孟以後斯文在是

趙田門人表

黃贊

兵部主事

儒者曰汝學何淵源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直透本心以族聖人首世此普人贊象山先生之言予贊先生無異

肝江門人左宗鄧贊提學御史

抱先生容如坐春風聆先生言如飲太玄由今想先生像蓋動靜語默悉登彼岨學先生學統天地萬物同歸大覺易知簡能直臻聖神一息千古元氣流行無得而稱稱曰明德先生

宣城人王

環贊

貢士

發明總之旨中天皎日諸孝慈之用大地陽春掀翻秘藏喚醒瞶蒙日用平常原非外假出王遊衍直任本真中和位育千聖一心學為大學人為大人

近溪子集

楚黃友人

耿楚侗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以天下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為國必以規為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為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

物格知至
本末自明
近溪子集

近溪子集

本禮

二

卷二

明明德於民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者焉欲人已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於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矣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

此之謂
格物
惟其來
近溪子集

近溪子集

禮

三

卷三

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為合格否則為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懍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修齊治平節節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息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說

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
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
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
之謂也此言君子之華華於至善者惟日不
足下言小人之華華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
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
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
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
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
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
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
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
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德親民之必
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
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
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
知立本以及其末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
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

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
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
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
者也正心則即接着定而後能靜說蓋其見
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內念
不生又安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為中
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
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倫物
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
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
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
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
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
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
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繫矩以下即是老者
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凡用人者用
夫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

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近溪子集

禮

六

三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為大學一章以為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為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

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為法方自幼學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龜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繹誦我高皇帝聖諭衍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輒述鄙見以便請正於諸先覺云

近溪子集

禮

七

三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諟之而明明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陰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敝矣故易曰君子窮

非此老
不能觀
破此段
語意
亦有所
未盡
可向淺

近溪子集

理盡機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
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
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
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
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
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
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而吾圓融生化
之性尚未可率達而况於穆不已之命之至
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
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
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雖多是發
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
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
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
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
有衆所感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教
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為大也
是以其道則為至聖之道其德則為至誠之

此我同

近溪子集

此若平
復細思
亦說得

德而後能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
心法也其際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
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
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
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
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
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
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
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
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
溫則絲縠方燐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
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
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
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
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
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實且怒者是也如
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
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

近漢子集

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為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至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平生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於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如任如何如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

近漢子集

入禮

十

中庸斯其至矣夫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近漢子集

入禮

十一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

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為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為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近漢子集

卷八

十二

三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復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箇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

如此解
說亦通

親這箇物事其未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

近漢子集

卷八

十三

四

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箇至善格子而為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有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

如此者
禮之是
真禮也
性之所
持者
乃世俗
禮之種
柏耳

是

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為之家國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近漢子集

禮

禮

禮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臣父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於下愚而

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便終擴克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曰先賢亦云大學為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

近漢子集

禮

禮

禮

習禮記者愕然曰先生豈常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

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甚明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是
問大學自有先後次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哀樂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

近溪子集

禮

十六

三

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是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

明切

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近溪子集

禮

十六

三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且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睹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幾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為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後始

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性情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况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八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

是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致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和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中方是達其太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之化而

此條初看微見牽強復看亦通近日勦老莊之說破除禮教蓋不知此等禮也

近溪子集

禮

十一

禮

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諸君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克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

近溪子集

禮

三

禮

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為下時禮以為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問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又何分別曰亦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克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

人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衆共嘆曰善學者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問孝弟為仁之本孝弟之道亦多矣如何方是為仁的本處曰賢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己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

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流於兼愛曰君之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無愛可流焉耳

問夫子十五而志於學學何學也曰學以成乎其人也故聖門宗旨的在求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成人之初則孩提是已孩提所知則愛其親敬其長焉是已愛敬不失其初則舉此加彼自可達之人人聯屬家國

天下以成其身人曰大人學曰大學矣然則吾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之矩其即所謂絜矩之矩而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正將運斯世之矩於其掌而畢所學之志於其初者也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見他甚麼來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

是

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辯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繫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欲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慥合

近者身
有之故
言之清
切如此

近漢子集

禮

二十

禮

下必事相乎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
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
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
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
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
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
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
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與他問辯而接
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
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
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
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
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
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
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說
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顏子
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子終亦可免乎喪嘆
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

是

近漢子集

禮

二十

禮

身之功亦願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
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有世
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為知之一章曰吾輩為學蓋學聖也聖
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
知是即告之以明通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
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
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
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索緣兩個途徑都差
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
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
理會知所以為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
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
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為知也蓋
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
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
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
通明而後為聖耶如此為知則知從外得而

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隨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為二賢而發於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令人朝夕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己者矣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曰聖人詞婉而盡皆深養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餐揚昭明煮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功功乃能致之曰周子云明不正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己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諸膚受之愬也哉於己亦有之也今人為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為所譖所愬而奪我定志也耶如此不行方是廓然太公既是廓然太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耶衆為躍然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

人而踴躍卓越氣稟正同但其復自中通養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為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則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噫吾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乃為浩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枯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為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枯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而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

北老折
理極精
處非淺
淺可道

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
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
非夜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
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
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
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
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
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

近溪子集

禮

卷

三

知之心

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
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雞犬至輕皆知
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
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
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
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
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
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
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

着在一處如放於有庫之故便視不見聽不
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
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
宰發則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為輕
也慎之慎之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
義後只說義何如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
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
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

近溪子集

禮

卷

三

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一事之一也既無欲
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
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
汝是不忍薄待乎已不以言飾是不忍欺陷
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
者統兼萬善而仁義禮智信皆仁也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各各章首自殊
難說皆格物也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
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

如前
之格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
修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為萬世
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
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
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
至通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
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
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
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

近漢子集

不禮

三十三

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
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
乾坤聚精會神總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
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總成得大學一
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視其他泛論
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
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
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
以哉此格物所以為古人一大關鍵不辭謹

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
意獨太極猶未言及恐終是無頭學問也亦
請畧言大意何如曰易理難言不止今日然
妄意亦嘗窺索又不敢以難言而遂已也蓋
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
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
極又以贊太極之辭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
無極懸在空中也曰易之外固非別有太極

近漢子集

不禮

三十四

矣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
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周
文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
太虛中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
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為斯道病耶故夫子
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
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
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
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

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爍爍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

近溪子集

禮

三十五

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陽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

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

近溪子集

禮

三十六

何如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淺近而窺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微表微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

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曰易象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

近溪子集

禮

三十一

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也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曰顏子之一日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

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為時時而動之天矣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來也歟

問顏子復禮之復因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已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

近溪子集

禮

三十二

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

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已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已之已亦克已已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已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已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已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未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脈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

已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曰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已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已况七十之與三千又况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早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問復何以能自知也哉曰是則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

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然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眾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

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絃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眾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親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庸也。蓋此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

非此
為此

近溪子集

禮

四十三

禮

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褻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問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說不倦而未有入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况無聖人親自呼覺。又可奈何。其后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撥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評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念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子庶幾乎復。而孟子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于易。

此處說
非潛心
者不能
領會

近溪子集

禮

四十四

禮

學易而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于孔顏孟也。亦悞矣哉。亦難矣哉。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絕也。蓋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

得有两个曰子終說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終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湏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變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為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耳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眇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曰今承指示亦

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跬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謂之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柰行不著習不察能勝

此知非尋常了之知

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勝而掩其能故乾知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虞廷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

近溪子集

卷一

四

三

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初則說個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是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目耳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

開目
得字
曉了
以聖
判真
精照
應湧

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聽視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

近溪子集

禮

四

三

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問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此語與人心惟危不大相矛盾也耶曰此便是學問當惟精處蓋虞庭是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所以危孔孟先言仁則是精研到極處乃說出個人也人心也此人心却是與道為一者所以不

近老此
段亦是
精研到
極處

坊說人心也。况此正是虞庭傳心的要正脉。請為吾子詳之。今人只知虞舜論心重在於道。却不知重在於人。今人只知虞舜論工夫重在於精。却不知重在於一。何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字。非心何處安此道字。故道虛而心實。心虛而人實也。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鑛石。未經煅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精以煅之。則其心初止。是人漸次人而化作道。

近溪子集

禮

四九

南

矣。其人初雖是危。漸次危而化入微矣。精之為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父視雖懸。氣可大若車輪。跋鷺之守。卯即隔江。氣貫乎彼岸。微渺道心。將充塞乾坤也。况我此人。有不通身。渾洽而此身危動。有不帖體。安靜也。我從是毫無欺昧。謂曰精純。嚴私不妄染。謂曰精潔。晝夜常知。謂曰精純。嚴潔且純。則靈明透徹。人非是人。而道矣。生

此老形
家德

近溪子集

不禮

五十

南

化活潑。道不自道。而人矣。人即道道即人。則最初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到此全盤棒出。信目以為明。任耳以為聰。從心所欲。以為矩。無為以守至正。是即所謂允執厥中也。究竟所允執者。只是此個心心。又只是此個人也。豈不與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同條而共貫也。我故中庸謂舜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知吾民之中。為舜所用。則舜所允執。獨非人心之中。如何所以道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中庸又謂思修身。不可不知人。百世俟聖不惑。亦只知人知人也。者知其性之皆善也。知性皆善。方思己身是道。是中自不容不反而求之矣。孔孟聲聲口口。只喚人反己。既曰古之學者為己。又曰君子求諸己。如指示貧人以一窖金寶。在此相似。無柰學者氣浮心粗。逐外成性。不肯向裏掘求。非惟不肯去求。抑且有言不信。就是高等如樂正子。且疑善非實。有諸己。其他則都與孟子喧嚷。一生散場。却

將思
來照
字樣
深思

不意虞庭傳心要妙吾輩復覩今日則我
大明信大明也可喜可樂且可慶賀

問看來四書五經原自渾融其要只在得個頭
腦何如曰經書固在得其頭腦然頭腦亦不
易得蓋今世有志講學者多樂從易簡謂六
經註我不復更去講究有稍知講究者又舊
時氣習已定謾將聖賢精微之言也同套話
解去予弱冠亦蹈此弊後感天不擯棄遇人
折挫一番方纔痛恨追悔再不敢將聖賢之

近溪子集

禮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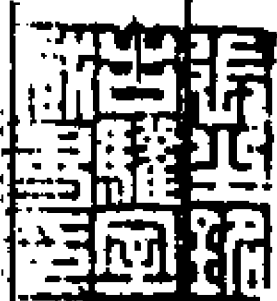
言

言輕易忽畧從是愈去探求則愈有滋味愈
脫舊見則愈有新得及看人謾將經書比做
道理判斷則每為之寒心震股而不能自安
於是漸漸有個入頭亦漸漸各處通貫乃知
聖賢主宰乾坤生化民物只靠着數本經書
甚欲敬告同志大家信古敏求以莫負此生
好時光也况我

明制科原是專主經義後生晚進引他上得此
路則不惟身心終有下落而目前舉業亦自

脫越等流數倍今世儒紳得此意者多能芥
拾青紫則培養真才為益又宏且多矣願共
勉之勉之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本梓

近溪子集

禮

五十二

問今時談學者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
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
是似無而有曰先生雖隨言對答然多歸之
赤子之心便是似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
而無曰統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
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曰孔孟門
庭果然風光別樣吾子以似在有無之間言

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
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為赤子
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
果是赤子養成而非他也曰此時我問子答
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
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是
為宗旨儘是的確為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
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
憑據好去執持用上也若只知前說我問你

卷隨聲應曰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
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
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
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
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
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庭言道原說其心
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
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
止精微而曰潔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

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舍所刊集說講
說則膚淺粗浮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
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便
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壘
灌穉穉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今時勿
論世俗是非且請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
心為身主身為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
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長是歡笑蓋其
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

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夢想食、東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是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淨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處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為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為功、認為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為緊爭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子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為問、我亦莫可為答也已、

開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著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久、則自然有些入處、且如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曰道體本自克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我聽汝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為此事也、耶曰只為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為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伏羲平生盡嘗百草、氣味將來、碾磨熬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竟得來、

既能統萬為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
悠度日而漫漫為心也哉曰我今聞師之言
心却覺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
有意見曉了以為明者亦有心神乎契而為
明者若果神相乎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
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
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
塊頭尚相牴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
猶未澈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

近溪子集

樂

五

患頭腦之不為吾有也耶

問今早復如何見示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
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
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
言說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
見天日今遇師提撕便有覺是仰觀也已曰
吾子此語似知當下理趣但於聖訓却全欠
順要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汝初說都
在吾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說觀即

了是心自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撕
而然是人已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蘊
總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
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
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
差真應響如空谷洪纖互相低昂問天便答
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
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強不息只在忠
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

近溪子集

樂

六

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
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
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
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
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
可升耶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
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嘆才之惜
每寓於中至若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

跡正是鼻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足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跡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止是踐跡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為現前諸人不入室即善入雖能不跡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共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為惜則他又更何說哉某每誦德行分科謂為英才之盛殊覺其為人品之衰後叅對軻氏願學去處把來一齊提

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為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矣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為吾儕共致勗云

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修吉倖凶人於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我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界而不慮不學則體極希微莫說常人難知即豪傑才士亦無從理會不之不能况望其恭敬而兢業承順之不遑耶惟如是

則大人必在所仰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
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
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
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悟道莫如
子貢然順口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
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
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
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辯駁詎如樂正
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己亦在疑信相半之
間况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
安能為諸賢諱耶

問後儒談學多極分明即如心之一言必說其
體段何如其根源何如其發用何如今看大
學釋正心却所言甚簡何其與後儒不同耶
曰聖賢之言豈尋常可及但細細看來言雖
簡約然極明盡即如大學之釋正心只言心
之不正而心之體段及根源發用無一不備
與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

之和為大本和為達道互相照映不待言
詮而自可意會也曰學至誠意則天德王道
俱可脩舉何故復言正心修身縷縷不置耶
曰子言雖是有見而道理則未盡然不觀中
庸說誠便細分幾樣有曰誠之者有曰誠者
又有曰天下至誠者配而論之曰誠之者人
之道即所謂在誠其意而擇善固執有許多
着力去處說也既須着力便好樂憂患不免
微有方所須是涵養既久思勉漸消方是意
誠心正而近乎誠者天之道矣夫知及仁守
心純天理所學豈不精熟然光輝之發未即
盛大則莊莊動體難說不假歲月以條達而
宣暢之也由是而明著動變則身修家齊國
治天下平斯為至誠能化而大人之事畢矣
若一言蔽之則果然誠之外無可增益也已
問某欲為人請教如何存心曰為人即存心矣
曰心若不存如何為人曰心不先知如何去
存曰請教如何知心曰知人即知心矣子觀

關切
學處
方便

近溪子集

卷

十一

洪範說人有視聽言動思蓋大体小体兼備方是全人視聽言動思兼舉方是全心但人初生則視聽言動思渾而為一人而既長則視聽言動思分而為二故要存今日既長時的心須先知原日初生時的心子觀人之初生目雖能視而所視只在爹娘哥哥耳雖能聽而所聽只在爹娘哥哥口雖能啼手足雖能摸索而所啼所摸也只在爹娘哥哥據他認得爹娘哥哥雖是有個心思而心思顯露只在耳目視聽身口動靜也於此看心方見渾然無二之真体方識純然至善之天機吾子敢說汝今身体不是原日初生的身体既是初生身體敢說汝今身中即無渾純合一之良心漸漸湊泊將來可見知得人真便知得心真知得心真便存得心真雖汝初學不免要着力點檢操持然較之竅路不明而粗蠻執滯者自是天淵不類矣

問某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

提點

指點
下果
親切

近溪子集

卷

十一

長進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我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疑然聽着汝心惘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終透徹便隨眾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為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不怠不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眾皆躍然有解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

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為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

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發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天地之性人為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何只說人為貴耶曰譬如人之登第同是進士然選來衙門却有不同若外補便見在內者更貴內補別衙門者便見在翰林中書者更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也知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則恐人物太無分別曰也有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覺與否蓋人則其氣清正能覺者多物則偏濁而能覺者少也譬則進士選官以

作縣為最未然作縣行取多入吏部科道是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本高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蛇然蛇知潛修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焉夫莫及矣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覺在人極為至要能覺則蛇而可龍不覺則人將化物甚哉其可惧也已

問今日為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遠顯揚莫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柰長時

近溪子集
同
自是不
下與
氏放
下與
近溪

近溪子集

樂

十五

三百下

問斷處多曰試說是如何問斷曰其之志願
常欲照管持守此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
然忘記此便是問斷處也曰此則汝之學問
原係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蓋學是學
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
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方所而
不負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我
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
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
問又必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
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
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
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
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
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
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
既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
下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

此亦
知也

近溪子集

樂

十六

三百六

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盡止免
得問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一無
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
聖子也
坐集寺堂因見佛像儼然共嘆其祖祖相傳確
守衣鉢真不易及一友奮然前曰堯舜周孔
以中傳心即儒門衣鉢也不中之求而衣鉢
是義何其明於慕人而昧於反己也耶余謂
禪門衣鉢與吾儒之中誠類也衣鉢已是難
傳况中又豈易語耶一友又向余詰曰先生
之學將以稱宗作祖者也欲的確此中以傳
衣鉢非先生而誰求耶余曰子且姑置乃再
前其初語者而問曰汝之志似銳且端矣試
言汝平日以何為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
中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為理果是難言茲
欲言中請以鐘喻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是人之未生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
融大冶宜嘗有鐘之跡哉及既而鑄之舉而

應之是則天地之既生乎人、人之各有其真、而人果類乎鍾矣。然天地果孰生乎人哉？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爲身哉？一中以爲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視則能明；有口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伶俐是中、即此身、身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吾輩以至途人、又何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其次詰余者復從而相詰曰：子之以鍾喻身、以身

體中言則似矣。獨不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其薄劣者、即鍾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力叩之、亦俗謂撞木鍾、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己私、變化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以鍾喻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也耶？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爲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體固

不雜而工夫未備。其次所詰辨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

天中而天中必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聖人謂仁者人也、爲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大衆乃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真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總所論曰：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

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長在會中每會長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悅亦即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直賢堯舜而取水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福分何如耳幸共勗諸幸共勗諸

問中為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

近溪子集

卷

九

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為思雖才辯而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尔但自其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

力其力亦浩漭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同聲和曰先生論中之論亦甚中聽也哉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

近溪子集

卷

十

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為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不知是否曰易之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為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首乾坤而乾則又統乎神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

五中雖正坤體而默應乎乾此於礪之吸
鐵硝之爆鏡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
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
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
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
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
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
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
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

近溪子集

集

主

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
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
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
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
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
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
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
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
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此曰義至此始純

近溪子集

集

二

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發
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為用工
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猶
之曰是為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
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
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都是
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後處
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為
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
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問先生說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何如曰
其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
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
略形便覺無意味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
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為重及談性命便
更索之於虛以為奇崛軒氏惜之故曰吾此
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為天性也惟是
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

能實踐實履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統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統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方是個聖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味始之以耳目鼻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

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坤交十八總為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修心煉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問盡心一章記有不同何如曰此章之說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然似覺未妥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水也蓋心性密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微而知

之者若見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變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入於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泯是即水性之浮游沙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修為使心運乎身身休乎性亦

即沍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夭更何足言也哉一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萬物皆備豈非專指心性及樂莫大焉則必反求諸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即此章書言今時諸友理會亦未透妙蓋反求諸已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強耳故

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
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
耶

問數時日夕侍先生聽教覺得學要專宗孔子
又覺得孔子之學以求仁為主不厭不倦則
所以求仁而好古敏求又所以不厭不倦也
不知是否曰所問是則是矣但其原日亦未
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
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

此老自
叙平生
所歷事
是實語

近溪子集

卷八

二十五

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奈
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
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奈却看
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
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為工夫每有窒碍
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
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
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
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

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

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緊喫苦又在省

中逢著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

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

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

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

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

句不相照映由是思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

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

近溪子集

卷八

二十六

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
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
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
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時又天
幸楚中一友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
傑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
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
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

敢輕授其復以師事之開戶三月亦幾亡生
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
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
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
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
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怪
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問
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
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

個章句我幾又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
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
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
是人之所同愛則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
之所共食也至若可作宗旨與否則非某之
所敢知也已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
取且極辯其非耶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
未會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

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為敬愛謂能先我不
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况又先於孟子
一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
意尚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所樂論也今
且道生之為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
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
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
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孽
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
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為人心之所同
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
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為言在古則可道在今
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
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
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
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
為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
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

此後
告子後
果能信
曰然孟
子更別
有轉語

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響
應承當則性機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
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
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已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
講說纏繞已乎有則願樂聞之曰此章所重
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
能尔若誠之為誠克實完美自然而成者也
惟成出自然而克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

近溪子集

樂

三十九

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為達道也已又復
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
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為之非誠
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
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
不惟己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克實光輝明著
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
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
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仁智而其

用莫妙於時措也茲已成則純然而可言仁
物成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則德率諸性
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内外矣性機生活道
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
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
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哉亦以其能自道也
學者其共勗諸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
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

近溪子集

樂

三十

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
平平常常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
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更之或離也此個
性道體段原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
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
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
活潑也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
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而中

問只恐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當時
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
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
養而太和在我

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終到極平易處而
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
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
服行中庸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

中庸

樂

三十一

言

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
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
即是中庸此真天下古今一大堆事願先生
為我更詳言之我將為先生即偏告之庶使
一世之人人盡自知之也曰天下古今事之
惟人之昏豈止一中庸哉豈止自是中庸而
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
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又
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分明自己是知

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靜靜思之我此半世

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

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

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

傳掀開天賜之寶箴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探

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器頑頑情

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已追悔

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

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君

中庸

樂

三十一

言

明命繼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德則
仁智中和皆在書冊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
則光燄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煥赫爾
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蠲消而且諸公
之功德無量矣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
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

衍則出徃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
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徃游衍皆天
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
分明是以天之命為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
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
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
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
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
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離

近溪子集

卷

三十三

三

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
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
切云為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
恐懼驚攝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
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
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
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至
更深某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

近溪子集

卷

三十四

三

直任則工夫便為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太
氣魄又更大夫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
則不免精神少少歛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
者矣曰弟子也覺有此歛索但皆倏然而來
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來歛
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然而
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信而任之但每每言
動則多過失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以故反
觀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
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
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作疑貳即其汝
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現今言動多過若再
不歛索過將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
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
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
歛索是即千金之子不戚坐中堂而竟日躬
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堂任肆者不將十
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

如此作
師說更

近溪子集

卷

三十五

言

是何學到工力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
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
也信哉紅爐之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問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治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之不
可無師久矣却又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學以
心為嚴師然則師豈專在於人哉曰道固當
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
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
覺覺後覺合人與己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
賢之言則有不答合者如智人之患在好為
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以與人_不覺互
相牴牾也耶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故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皆自
師之者言之蓋謂樂師諸人則可而好師夫
人則不可也曰好師夫人固皆知其不可矣
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是則方事

近溪子集

卷

三十六

言

於學而師忘於師亦似好為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為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
其全者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
渾然無外不能為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
言學哉以是為學固即所以學為師矣彼能
反諸心而莫識其全亦自許以心學者是雖
小道可觀或足善乎一身一物然舉而通之
天下萬世焉致遠恐泥矣故曰曷為天下善
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
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
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
註論語十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即大學也夫
大學者乃合家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其嘗
謂此一言我晦翁洞徹聖人心髓攝回淑世
精靈而天下萬古始有賴藉以準的依歸彼
昏而不知漫漫以為學草草以爲勸者庶乎
有省而發乎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淮象山一
人比之晦翁則尤為難事蓋年未十歲即

力電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為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為道之大以是為學始足以為天下萬世之師也已矣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

近溪子集

樂

三十八

三

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徒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藝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揭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

近溪子集

樂

三十九

三

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傳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為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邇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湯

近溪子集

三九

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傳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以一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日月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誤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

近溪子集

集

四

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光微發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人也承教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臻泊而心胞茫無畔畔也苦將奈何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自承當爾曰教我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腹次弄無畔畔便以不欲畔畔為腹次解纜放舡順風張神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大衆詳然曰如此果是快活余偏呼語曰此

此語略
混廣大
精微原
自不離
如此云
云將脫
略者托
大則疎
美沉痛
者托之
平精微

近溪子集

卷八

四十一

時諸君使我難十數人而心心相照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衆又譁然曰果是渾忘各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則即是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其友又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看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是簡簡淡淡溫溫醇醇未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實未嘗不廣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銳道理深遠而精神凝聚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

近溪子集

卷八

四十二

也豈微即是可應事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未解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圍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已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已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有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哀樂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明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別

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時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量濶隘則中藏冰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聞不專是囂鬪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慮下皆鬪也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

上漢子集

不樂

四十五

論語

得亦不專是貨利凡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澹泊樂施與財利惟去已之快及今年衰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全消歇而此則獨為所苦以是言之二

切固所當戒而舊說三事果尤為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

近漢子集

不樂

四十六

論語

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昭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為善謀將不為獨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母忽也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鮮白義惠伊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想群聖得到不思不勉之處晚學已覺萬分難及而巧智講求在近世皆知為作聖

先事可謂竭盡精神以相易謀矣今晚學茫
然拙射未曉鵠設何處况望其能發彼有的
舍矢如鵠也耶曰汝果欲智巧以而入聖耶
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之矣夫
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看
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
亦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
最先津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
而已是則世俗之常談愚蒙所共曉可謂即
孟子之巧於學孔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
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賴乃起立衆中而呼
之曰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學携有何物止
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
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
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為仁又指此
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
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
身總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總動而天下

之道即盡不為難知人之所難能
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舉足之
實也豈難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遠通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
語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時在人
宗祠開講四旁老幼不下百輩咸環坐與曰
如此談道吾儕誰不曉得如此學聖吾儕誰
不做得聽來果是痛快余復率衆舉手加額
曰我
太祖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六言真渾然先
舜之心而今日把來合之論語孟子以昌大
於時時處處又真是熙然同遊乎堯舜之世
矣大衆可不共惜此時光而尤共愛此人身
也哉
問吾儕深夜相遇莫欲閑教何如曰亦願請益
試述平時所蘊為何曰鄙性生來過於方整
於一切是非必欲分別不容少混曰君果以
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為不好也曰近

覺人情態落難舍心頗不安曰此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隨處落落豈人情盡皆非我或亦已欠和平乎曰今亦思欲和平却又不能奈何曰君但將往日喜好翻作厭苦則和平日進心志日安矣曰某聞禪家有遠離顛倒夢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遠離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遠離之所最急而亦遠離之所最難者君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夢耶况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有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克傷敗而遭劫掠者矣縱是痴兒亦何嘗被賊而諸官遭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微也曰某自幼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空有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脫尔曰此豈是夢象山所謂宇宙間事皆吾職分內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尔曰曰大之方其創三人集今因

儒魁即此小整頓無分也况望而其大耶曰大小不礙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請君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已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而禦之學既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之即如我太祖高皇帝人徒知其掃蕩驅除為整頓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恭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却是整頓萬世乾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而壹是無別豈非專以學術言耶况余接人亦多求如公之氣力剛銳心志宏遠者實不易得但困而莫振雜而無序我願子欲整頓世界請自今日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一身之精神始歌詩少間覺和氣充然共相語曰此真學者講養之大助也曰涵養和氣在尋常士人猶可

稍繼至吾輩作官則一時一刻不可已也嗟
居官之事遜俗而死冗生厭厭生躁厭躁相
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
子無故暴怒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中和而
為位育之本也因而嘆曰吾夫子永訣前日
猶曳杖逍遙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
吾儕其尚起蚤演習庶為他日逍遙地耶共
發一笑

問夫子臨終逍遙竊想其氣象不惟先能知得

近溪子集

樂

四十九

時節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大安樂不識可聞
其樂否曰諸君遽忘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
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
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
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
况其疆仆而死也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况
離形超脫則變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
即諸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
疑哉又何疑哉

問長生之事若孔孟則似未嘗言及何如曰孔
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
夕死可矣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夫曰夕死曰殀壽則死固不死矣未嘗不
而可曰修身以立命則死固不死矣未嘗不
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嘗生孔孟
之言所以為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淺近
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能化也

問某平生極喜談玄一聞人可長生真是踴躍

近溪子集

樂

五十

不勝但往往求師指示皆欲我將形氣修煉
其工夫若覺甚苦今聞本來面目之說方認
得長生是指此個東西然未有此個東西如
何下手修煉也曰此個東西本來神妙不以
修煉而增亦不以不修煉而減其最先下手
只在自已能悟悟後又在自已能好能樂至
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
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真則面
目雖露而隨物有遷移之心思毫絲之間倏

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妙淫修然而尚
人化物而天真之本來者將變滅無幾矣
可畏也

問往日看易經開卷便說潛見飛亢中間屢屢
形容神靈變化不一而足輒為遲疑不了今
將良知面目貼實思量方知聖人言語皆非
空說道理也曰精氣為物便指此身游魂為
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面目也因魂能游
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有死矣然

遊溪子集

樂

五十一

子

後段釋
引稍減
著相矣
一念清
明便是
天宮一
念昏迷
便是地
府於此
中所謂
中所謂
中所謂

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
可以通貫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
曰魂之游既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
實有天宮地府之處耶曰四書五經其說具
在固不必遠求也論語曰咨爾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曰予小子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敢蔽又曰郊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耶又

可文則
夫如想
夫如想

曰文王既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岳降神生甫
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于
帝庭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又曰茲殷多先
哲王在天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間又敢
謂其無耶後世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
謂形既毀壞靈亦消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
知併謂天地神祇亦只此理而無復有所謂
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如此言則今之祭天
享地奉先祀神皆只叩拜一個空理雖人之

遊溪子集

樂

五十二

子

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侮
肆然而無忌矣其關於世教人倫甚不小小
故不敢不冒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
曰細領所言以質諸孔孟果於鬼神之德未
嘗不嘆其盛而謂體物不遺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矣但樊遲問知却說敬鬼神
而遠之則鬼神又在所必遠也意又何如曰
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
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

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
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而語事
之意亦悉無所施矣語意更覺妥帖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本梓

近溪子集

楚黃友人

座中因歌天根月窟閑來伴三十六宮都是春

問曰此詩意思何如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
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則見之復姤故曰
一動一靜之間天地入之至妙至妙者此
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
設辭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
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

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
巽時地逢雷震乾為巽所自出坤為震所由
生所謂陰陽互為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
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
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
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
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為此詩打合吟詠欲令
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肯也問曰詩意固
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

氣氣則有時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
妬也其始呼即吸以為呼吸即呼以為吸原
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
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尤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
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
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
其微妙之幾而能得夫妬復互根之體亦未
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

近溪子集

射

二

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
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
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
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
開來閉往也耶答曰正是正是蓋來往不開
則有滯礙一有滯礙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
十六宮都是泰統六十四卦而純為陽也哉
問孔子曰志於道只此一語極是學者所當理
會亦最是學者所難理會蓋天下古今惟是

此道若此道真見則志自不容已志不容已
則學之不厭教之不倦精神漸次堅凝而聖
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間
真將自有入頭處也答曰誠然誠然但今看
來道之為道不從天降亦不從地出切近易
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
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
其時母子骨肉之情依依戀戀毫髮也似分
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

近溪子集

射

三

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
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若舍此不去着
力理會其學便叫做遠人以為道縱是甚樣
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克不去不止推克
不去即心身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
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
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個個公共而云學
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亦難矣哉

問今時有志之士多知收斂精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訓而一言以盡天下之道者是故心以為之根聖以為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達乎心根而敷榮乎聖界而為全株實樹者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中而涵育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員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

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為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為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為精為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樂

總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脩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聖善之至學之集大成而萬世無復加焉者也

問聖賢學問須要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何如曰愚質蠢朴原不曉得去覓宗旨但據書而論中庸專談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

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直至希天乃而不尋思自己已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致也耶反思原曰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說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也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已不慮不學的現在對同莫為

莫致的源頭我常教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
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
聖人也聖如孔子又對同得更加親切看見
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
戀母親懷抱却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
克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
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
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而位天育物
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曰赤
子之心渾然天理果已明白矣但謂群聖之
打對同與孔子之尤加親切却認只是個覺
悟所以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便其覺悟處也
曰謂之復者正以原日已是如此而今始見
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
說復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
也曰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聖人的心每每
迷而不悟想只被世界一切紛華物欲蔽了

而然耶曰嘗觀世人却也有有一種生來便世
跡淡薄物欲輕少者然於此一着亦往往不
悟縱說亦往往不信此却果如陽明先生所
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也蓋
人自幼年讀書便用集說講解其去離甚可
鄙笑何止集說即漢儒去聖人未遠之日註
疏汗牛充棟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輕不以
為意蔓延以至後世又何足怪故某嘗謂人
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迷於聞見者而實
不少也曰世上紛華滿眼又加群言滿耳此
個宗旨將望其從天懸下來耶曰孟子謂以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天下廣闊其間
自有先知先覺的人若不遇此等人說破縱
教聰慧過顏閔果然其可強猜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
子路則獨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
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聲者謂矜不成人然
則不是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

耳有四股即如無四肢矣真是要緊要緊然
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
之處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
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
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學問其做人踴頭
也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
蓋人到獨知再躲閃此兒不過縱是外邊遮
飾彌縫或也好者然中心不安難免慚惶局
促也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

近溪子集

射

八

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
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
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
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
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
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
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
慈祥過於峻厲也况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
不免萑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歷

此是此
老一生
心腸非
從言之

近溪子集

射

九

肯較量處每每每往來胞襟道之事務而
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長三年
而總且小功也况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
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
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
昏達旦胆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
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幾多若般
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
惱怒填膈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
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
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父子之道天性也然父之愛子與子之愛父
亦自有別即如子尚廉潔而父忿戾之違則
傷恩而順則損名也奈何曰須要假貸而處
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
餘書而子必欲取之以為不肖亦可從否曰
是則必須教之以正而決不可從也曰其子
有不肖出於性生雖教之必不能從又所生

一人縱欲天沒終於無後或者謂此無業只當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惡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有感而移況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若畢竟終不能感格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亦當就已說我命該當為子孫辛苦則可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子孫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己已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萬

一不幸遭際有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謂此也學者不可不加猛省

問天之與人均可言命言性言心故脩誦經書中有曰天命有曰天性又曰天心而於人也

亦然至聖人之言學也則只曰傳心而未聞傳性傳命者何哉曰子為此問意最親切豈學亦有所悟而然耶曰悟則未也而學之深究於其中也則固切切爾已第觀經書如論語之言心多於命命多於性然皆各言之而未見其合併也若孟子則或并心與性而言所謂動心忍性豈無仁義之心哉此豈人之性也哉者是也或并性與命而言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者是也至盡心一章則

次第而相貫分別而相推心性與命若不可混而同亦不容以離而異者此實悉心覃思而未之能得也先生則謂之何曰子誠幾於悟矣然微而未之顯渡而未之泰也蓋微諸易乎夫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微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而問之塞萬世之微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

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
地人之所以為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
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
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乎兩間萬世也化
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
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
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
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
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

名之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
為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
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
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
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
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
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
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莫能以自知也耶
蓋純坤之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

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
惟聖人迎其幾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
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
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
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
時者何也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
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
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

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
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况朋來而樂亦只
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
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
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
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
有倦故不愜人之不已知者正其不厭而不
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
括定雖問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

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哉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惜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

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儘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問看來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也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

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觀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物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播不成寫不就感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之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章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廻旋瀾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別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

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
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
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
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廢修之而為教其教則
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易為聖之時也果為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
時習將此立教也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強
不息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
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已

近溪子集

射

十六

鄭

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已而
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
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
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
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
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
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群龍无首乃先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

得見也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
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
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
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
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畔其所謂畔援歆
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
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畔之登不難而歆
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

近溪子集

射

十七

鄭

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
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
也耶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曰乾坤之
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
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
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歲即謂
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

成物及蕪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
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
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
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
曰復禮者何也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
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
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
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復則天

通漢子集

射

十八

三

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
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
乎已也夫安得不動之而為禮也耶是以孔
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
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止久速之
際自將無可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為聖之時然何以曰復者
陽而明也耶曰易之為道統天徹地純乎陽
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人也人為天

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
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
易而知也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
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問立身行道果是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
德親民止至善許大的事也只是立個身蓋
丈夫之所謂身職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
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

通漢子集

射

十九

三

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
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
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謂之弟也
是則以天下之孝為孝方為大孝以天下之
弟為弟方為大弟也曰若如此說則孔子孝
弟也不曾了得曰吾輩今日之講明良知求
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却因何來正是了結
孔子公案曰若如此說則吾輩未必了得曰
若我真是為着孔子公案則天下萬世不愁

無人為晉輩了也。即此可見聖人之心只困他自不以為為了。所以畢竟可了。若彼自以為了。則所了者又何足以言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大家須猛省猛省。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為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

近溪子集 二十

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却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已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茫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

是知此蓋因忘記故心莽蕩若工夫畏在則茫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為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著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况汝心原

近溪子集 二十一

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難說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自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

用功如此可謂得聖賢真傳

妙

近溪子集

射

三十一

三十一

如此用工則獨便是為慎的頭腦其亦便以
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動息獨則長知而無動
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
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之功原
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
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動已是輟
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
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故說心為茫蕩而獨
之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
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夫果明嚴須當敬
畏敬畏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
並言後却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
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
故坤以簡能乾是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
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移提
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
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

近溪子集

射

三十一

三十一

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紜其論
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
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
要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
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
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有實落而其工夫
便好下手且與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的
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
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
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
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
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
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
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為父子
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
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
一國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見人所同

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為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此豈亦氣質之為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為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

近溪子集

射

二十而

言小

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為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為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克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

明切明
切可破
世儒紛
紛動說

近溪子集

射

二十五

言小

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為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辯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夫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

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音而上海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為性也又請為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

近溪子集

射

二十六

一百七

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為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為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為氣質耶心以宰

身則為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也心以從身則眾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為天性率天性以為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某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

近溪子集

射

二十七

一百八

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快踴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俱在原來嘗專以玄微超脫為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汎觀今古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

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
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
而又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
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
是聖任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釋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心地原只平
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
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

若以忻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
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象為得則必
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
不淡使然哉

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安帖靜定此多
養未至故如是耳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
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法
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而

事來多金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
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
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
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
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
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問意思與心不同還覺未能解曰意是要心不
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
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
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
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
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
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
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
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
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
肯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

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為。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

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要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也。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為恕。心體渾然無

思無為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為。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又安能以如之也耶。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學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

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游優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蒞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孚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

兩段工夫也

問程子既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曰天地之太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已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已

近溪子集

射

三十一

仲

欲達不須在已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問人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

近溪子集

射

三十一

章

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安敢便謂不待培養而自生發也耶曰知有兩操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堯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着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繼去學問亦如導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難望其流

通克長也已

問孟子要關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線周迴十百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然世界所以為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迴此道

近溪子集

射

三十四

三百三

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過父母便生孝順過兄長便生愛敬過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夫久不變以至

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

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汝等一才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而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一經者自化而歸於經綸中矣又何足辨也耶問相待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何如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

近溪子集

射

三十五

三百四

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然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湏是回轉貪痴牙根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試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別數後如何用工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萬永之味也

問心性分別何如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為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急也亦

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為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微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觀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為隱則必有所示既稱為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審可相通一具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審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

是竊理事物將散殊以邇本原克私意念欲矯強以還純一意見亦在矣不觀老圃之種樹手枝柯則顯而現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為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探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哉惟吾儕共勗之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為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入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方好也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

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為難制。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踞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為碍。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為阻也。况所云念頭之難念。怒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已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難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推。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

四肢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占一踞學脉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示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嘗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嘗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途路之托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托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問遇事之變必湏善權。然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為不識權字。是否。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湏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直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執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

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書者
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
又何故屢屢對舉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
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
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
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
物為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
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則學
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
已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已
之技益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著高
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著亦高矣
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克養
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
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
犯不校何等慷慨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
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有得回令諸友曰
親也

問平旦獨處獨上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
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
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
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
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
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
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
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
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
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
須更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
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
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
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
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
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
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
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

不盡如此
此方得
完全

一也古今聖賢惻惻切切只為這此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

近溪子集

射

四十三

三

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行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由勉而安方無躐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

身山真
偽先須
辨只今
正是此

義行是南北分歧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

近溪子集

射

四十三

三

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為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處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咏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

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
若便從外面比做修為狗象執跡出門一步
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閑
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
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
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
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
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
辦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
此當與不患人之不知求為可知也同看
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
必反已以求為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愠焉前
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與禽獸何
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
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
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聖門以求仁為學其切要亦有可言者乎曰
孔子自己說仁平生只有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是他正解孟子却指實說親親仁也余看
人人孩提之初皆知愛親敬長果是渾然本
心而仁不遠人也若此良心之知瑩然昭然
於親長之間無所不愛無所不敬而又無所
不條理正當其人便明通而曰聖人也仁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却又只是個士之次者何也曰孝弟一也不

能因心以出者淺而忘本不善推所為者近
而遺末故必誠意正心修身而其為父子兄
弟乃可足法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人之父
子兄弟自法之也於是滿堂聞者咸翕然嘆
曰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
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物
不可以無格而如果不可以不先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
異子謂舜有大禹何也曰孟子所謂大小益

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哉因言舜事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焉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鳶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胞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問顏子克己復禮今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

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胎命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經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俟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修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為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太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夫根自復而化不可為者也夫子之為教與顏子之為學

要皆不出仁義兩端而仁義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辯。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略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充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

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為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問均一言教如何。看書冊與面命之間所得迥然不同。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冊漫讀。過是原本。

饑渴與以飲食。雖瓊液珍羞。將葵藿等矣。問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為金。曰如此譬喻。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鍊鐵。鐵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鍊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鐵。何嘗少他分毫。蓋有為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鍊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

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九夫而不得名為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像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為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所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九夫而為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為九夫又況吾

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九為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至於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著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為九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餐憤向前以求入聖途踴也勉之勉之

問昨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題意頗難理會余時憑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只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入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

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
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
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
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為較之於巧則精粗
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
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
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問早久遇而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

近溪子集

射

五十三

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先輩謂文字至譬
喻極處難予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其難之
難者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
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故
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
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
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
不可言求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
妙至易而至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

此門亦
非情也

此若此
近一步

近溪子集

射

五十三

神理寧非百千萬載之一大快也耶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兄維何曰聞
論天命之性見得我一身隨時隨處皆是天
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子若如
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
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
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
也、不知悚然生此懼怕却便侈然謂可順適
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
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此即便是戒慎
恐懼而上君子之跖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
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
命無所不在故本性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
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氣量褊淺便
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
爾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而何又曰君子

如此分
別下
一字
此老
字不
放過

近溪子集

射

五十四

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
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
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
為中發而中節為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
字可以槩言亦可分言槩言則皆天命之性
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
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
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
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
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徹皆命也故其
外之日用渾渾平平常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
順乃為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
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
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克潤膚體也故前此諸
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
常處未先提撥似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
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為
的確而畏敬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

近溪子集

射

五十五

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甚至不肖辜父師教
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
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惟願
諸君勿謂老耄不相切磋而救正之也何如
何如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本行

近溪子集

楚黃

問大學宗旨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
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
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
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主者
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
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
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
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
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
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
時薄海内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
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充舜禹
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修諸己而平
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己平人
故縱有作為亦是人道未治正亦是小治

近溪子集

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讀論語何如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若初讀
時吾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
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
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
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
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
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入目以
至蒞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

諸儒
問無
分門
五

史
卷
五

近
集
子
集

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其是
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敝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陽明學問微與諸儒不同何如曰豈惟陽
明為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
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
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
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
不同而不失其為同也蓋聖之為聖釋作通

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
皆王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
俟諸特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
主於通明然良知即明明不屬效驗良知
即厚自通又何必若此也從良知之不慮而

知而通之聖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慮
而能而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
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為此公首肯
而心契也已

問定性書每以喜怒為言何如曰吾人日用總
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
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
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跡而僻則

為天下僂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世道欲
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
便可識其功是否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
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
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
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惻惻惻惻則我與
孺子原如手足之相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
我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

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理會矣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

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

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

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

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

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

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

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

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之學何別曰體之為言最

可玩味夫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

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

也哉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曰仁者人也人天

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得萬物與我同體便

須反之于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地則足

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

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門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

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

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

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

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說要人欲淨盡天

理流行處方是故今日須先克去己私使心

中淨淨地便天理流行而樂矣曰子之論固

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得

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

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衆皆默然良

久曰尋源之功大家當共急之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芳自知學

即泛觀魚鳥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

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

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

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

若六班
故紙中
研經
見上卷
辨於此
實不錯
過情也

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
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
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
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
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乎通
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
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
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

近溪子集

御

七

此志愈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
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
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
精進即便是至誠無息亦即是孔門求仁即
是集義有事不忘即是靜即是敬即是致其
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
得手也

問志固是學而學必有個頭腦曰豈惟學哉志
亦有個頭腦蓋志是自家要為個好人有子

近溪子集

御

八

曰其為人也孝弟孝弟即為人頭腦也故今
日大家來會是學做好人也夫豈得已者哉
蓋父母生我原是個人既是個人便忝三才
靈萬物是他本等故曰父母全而生子全而
歸又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
立天下之大本也頭要頂天腳要鎮地以立
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
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
則教化天下必如孔子大學方是全人方為

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必要願學孔子亦恐
怕偏了此身小了此身若偏小了此身即是
羞辱父母豈必為惡然後為不孝哉衆共嘆
曰觀諸今日塔聖祠中便是聖賢明徵大孝
矣先生之論豈虛語哉

問孝弟為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
而君子不與之何也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
孝弟所志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為善人
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弟學耳弟學則

如瞽目行跬步或可避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墮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况於梓覓兄弟矣乎故曰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跬何異哉諸君相顧而慶曰吾族吾鄉質美而能孝弟者不少也如今而後瞽人行跬之失庶其免夫又徐為會衆申告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哉蓋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心

近溪子集

御

九

變動而不拘渾全而無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恒久可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為貴也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歸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

為人無歸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辨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于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近溪子集

御

十

言子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聩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

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晦庵先生謂由良知而克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克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於是坐中諸友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

近溪子集

御

十一

是春之句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睇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矚其聆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諸友咸躍然起曰先生其識得春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邪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

却又未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乃其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為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其為父子兄弟是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為父子是法不慮而敬方為兄弟是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

問良知即是本來而目今說良知是夫何必復言以本來面目也耶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

近溪子集

御

十一

是明曰

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市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

近溪子集

御

王

王

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而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是

問講學者多云只在當下此語如何曰此語為救世人學問無頭而馳求聞見好為奇難者引歸平實田地最為進步第一義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然須有許多仁聚禮釋家數

方可望收成結果也但到此工夫漸就微無先覺指點則下者便渾淪難入高者便放蕩無疆故孔子謂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可見中庸也只一般但不能如君子戒謹恐懼加以時習便泛濫無所歸着而終歸小人也眾共惕然曰此正今時學者大病孔子所以重愛夫學之不講而誨人不倦也

近溪子集

御

王

王

問有人山中靜養百事不理久之遂能前知未來此正吾輩不能及他處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妨着要及他也曰他能前知亦是其心明了如何到有妨曰正為他有个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有耀其光而日麗河山反未獲一覩也已諸友笑談有及於素共講學而未嘗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

頂汝自不知耳。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為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閤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者。正恐此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

近溪子集

御

卷

二

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羸於敦匠之餘，固為天下生民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是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己。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覺不察耳。

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如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近溪子集

御

卷

二

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坐中因歌坐起，咏歌皆實學。毫釐須遺，認教真。問曰：此詩既云坐起皆是實學，又有何真可

認將如何而認之耶一友云須以下句補足上句如認得真則其學方實也一友云坐起咏歌原皆實學蓋人生只有這一個實體是這實體坐起咏歌便俱是學也此豈惟吾輩即樵夫牧豎無不同然但認與不認則聖愚別矣時因一友用扇稍遽有詰之者曰坐起皆是實學如子此時用扇亦果實學矣乎諸友因遂默然無說久之啜茶歌詩謾及他語滿堂言笑嘻嘻隨曰工夫在日用間最要善用即如昨日諸友欲盡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真面目也以此作為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真而無不真矣若只如諸君適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虛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問會衆忻忻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也耶曰人心惟危差毫釐而謬千里故此會以百入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終身以百行成之而不足以一念壞之而有餘故此一

念兢所兢兢而舜所業業也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趨去千年萬年亦只是當下一念積成其其機之可畏而其務之當慎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易而必慎是以愈久而愈盛矣問靜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功可得不得不偏否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動隨靜皆是本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不可只任自己意思須時刻警醒必求無愧古之至聖如孟子姑舍群賢三聖以願學孔子夫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時刻刻將自己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力堅久則或見自己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証過後乃更無蔽若初學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自心未穩且當謙虛質正先覺決不可率意斷判以流於猖狂自恣之歸也問吾人之心本與天地相通只隔於有我之私

微

其知

近溪子集

御

十九

便不能合德也。曰：此警戒吾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惑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會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極惡之人，雷霆且奮擊之，難說其與天不隔也。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為之驚？痛是孰為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

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

一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肯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緣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候？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渠生恍然有悟。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同異？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

近溪子集

御

二十

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天生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為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為人久為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為物甚，而為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為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

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要識得難以用功必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為物類奴隸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起初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饑食渴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怨明明

白白停停當當原不與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蓋天的體既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物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為吾體萬年皆為吾體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徇物肆情一付借污濁雜擾會轉移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伴吾心體段與天地為徒吾心意況共萬物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處雖近壯夷而其真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神聖功化也耶故細細友觀今日

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不患天
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
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
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
來至寶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
落禽獸之域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
不容自己者矣於此可見朋友講學一節真是
人生救性命大事非尋常等倫也珍重珍重
問慎獨工夫曰慎獨一言並見於中庸大學夫
吾人生宇宙間自且至暮自少至老樞紐然
運只此一個虛靈雖靜處此子不上却瞞昧
此子不過所謂已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
徹于帝天獨之妙用昭察于率土中庸為性
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
命臨監無須使之感離故嚴恭實畏無虛是
之放忽是則慎之所自起者也大學明明
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繫矩之方謂如保

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積其心之
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為天下修
矣有象國者敢不嚴養乎哉鑑則慎之所由
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
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
者也要之忠恕二字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
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如心順應則隨所好
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家法真是約而不
煩簡而無外慎獨一言真是天德之宗至道
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
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為引而喜怒哀
樂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違禽獸也不遠矣嗚呼
平旦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
者何其親切而著明哉慎茲以往而須臾弗
離則中庸之明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
帝天而下光乎率土矣願我在會同志其共
勉之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在日用

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都莫能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考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此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乃憬然悟曰果核成樹只為他生氣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其消息也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也

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絕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恍惚而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个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愛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默而識之一章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已陳德而不敢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為善而不敢私也教學相長人己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何憂倦之有我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上物有對又豈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曰

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輓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識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輓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此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然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改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

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脈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要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願學儼然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炙者自

然善人共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將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笑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動一靜不為我喜觀人而人亦喜觀我必俱立成不獨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一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榮華祇滅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問先儒謂一貫為聖人傳心之法不知所云一者其理果是何如而魯子復借學者忠恕之華以形容之其意又是何如曰孔門直教只是求仁而求之之功只是一個恕字人抵聖人遇事遇物終日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

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國家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如曾子則說着便知所謂一者只是此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信而且決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自己說破纔發問時先云學果多乎我不多也一以通之而已矣即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直說施諸已而不顧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神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大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與曾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問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曰省其昔同否曰孔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故其立教始初即要人時習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動時靜時語時默之類謂曰時習却似習平時也

此時字習得得當則其功用便是時習而宜其根源便是博博而時出久久便可任止又達兩聖之時也已此是吾人徹首徹尾一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慍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真是篤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虛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了蓋子貢不知只帶在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上為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又只管追根未得邦家所以不見後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根想其築室千累六年不去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其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會失位只其位與人

行武

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而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把對人獨得之見亦與子貢一類看了今日非敢故為異說蓋因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大衆皆為悵悵悵悵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果是無知還是謙說曰此是聖人實說已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空虛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

近溪子集

四節

三

即扣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予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審思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前與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己意為之則好知者其蔽焉好仁者其蔽焉皆非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

也哉

問默而識之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之無所不悅亦是能默識心通矣但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子貢止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則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默識況學問有頃有漸不知默識之功還是屬頃還是屬漸曰頃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得而不的確曰語既的確則君在今日亦

近溪子集

鄉

三

當默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却耶曰曩在京師諸公常教之曰人人皆可以為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又有成法若學無成法則道雖有定體亦不為我有也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即默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為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者問自已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

是是是切切切

如功
小功

進學集

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
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卿愿的本事
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
頭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
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
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五
更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
之之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
何述而夫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正是斥子貢之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
子之所欲者而就夫子之所斥者自子觀之
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能守夫子
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
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
不息焉耳坐作偶有歡人心若道無通塞明
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
有去來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來

進學集

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
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
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
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
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
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
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
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
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
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
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
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
分毫也耶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
本章前而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
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
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

武王周公其達者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也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網緼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

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超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為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為能恰猶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入身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天

化所以下而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教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為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為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問仁之實一章曰此章書與論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

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哥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的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實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

不失又過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早聞故
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
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
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
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
時便原自不會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
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
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大可觀亦非是有
意要飾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親

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
弟匡和羹一團而宗族邦家也感通翕順雖
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
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
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融融之盛而樂樂之
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
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孝弟
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
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

效之妙所到如是若論其始初着力處則只
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
看來那一句話會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會離
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為王道明聖學
則以孝弟而為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
鄒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關之王公氣勢以
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
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
平生願學孔子果不為虛言也已

一友告別再求囑付因謂曰學問與做人一般
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
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
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
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
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
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覺戚
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實然如一大夢常時

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心去苦忻者不必去
 忻終是同歸於盡翻然真思過去年只是
 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道總百年都只
 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界也或曰聖
 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
 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
 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
 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于心未
 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
 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
 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
 為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吾儒宗旨同否
 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為治心工夫者
 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也曰孔孟之言
 何如曰語孟具在如曰荷志於仁矣無惡也
 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心
 者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也

龍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
 天何等簡便又何等方便也曰既是如此何
 故世人却皆不能盡如孔孟者耶曰此則由
 於習染太深間見渾雜縱有志向學者亦莫
 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見問難說不是天日
 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
 人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
 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
 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
 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
 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
 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
 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
 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
 譬喻莫如即個冰之與水猶為相近也若吾
 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
 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
 至有時其師友講論會次滿洒即是心

譬則水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
動亦勢所必至也況水雖凝而水體無殊覺
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
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
功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太平
於萬萬世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曰雖是一個工夫然
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
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

近溪子集

不御

四

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
致去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大約求
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
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發愈詳密其發愈
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曰如此用功與博約
不亦相類耶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
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
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
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

發用克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
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
也

問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畦純齋諸公講里仁
社會將數十餘年今更通諸一鄉一邑真是
君子之德風也曰孔子云為政以德可以無
為而治但觀今日之會昭然可見吾鄉老幼
聚此一堂有百十餘衆即使憲司在上也不
免有些喧嚷是豈法度不嚴奈何終難靜定

近溪子集

不御

四

是
及看此時或起而行禮或坐而談論各人整
整齊齊不待分付一言從容自在百十之衆
即如一人天時酷暑渾如涼爽雖自朝至暮
渾如頃刻更無一毫聲息擾動亦無一毫意
思厭煩此却是何緣故蓋是吾人之生不止
是血肉之軀其視聽言動個個靈靈明明有
一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性常亂走亂為只
是信憑血肉如睡夢一般昏昏懵懵不自覺
知以故刑罰也齊一不來今日大家到此

高皇帝聖諭叫起孝父母教尊長等事句句字字觸着各人本來的真心則誰無父母誰無兄弟亦誰不曾經過孩提發蒙境界今雖年紀或有老的或有壯的或尚幼的固皆相去赤子已久然一時感通光景宛然良知良能如沉疴忽醒則中心耿耿便於血肉形軀頃爾作得主起雖是舊時耳目而視聽却分外聰明雖是舊時聲口而言詞却分外和順雖是舊時手足而動止却分外敬謹故自然不

待拘檢而靜定勝如官牌在上豈止一身受用且其天機活潑生生不已坐間看着鄉里便大衆思要和睦看着子孫大衆思要教訓看着清平世界大衆思要安生樂業以共享太和只一心既收便萬善咸集此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而政刑所以不如德禮之有耻且格也何況此化良知人人皆同處處皆同間得有場好事無不喜做間得有場不好事無不羞做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用日

久一日自一室而傳至他家自一鄉而傳至他鄉自一邑而傳至他邑莫不翕然向風哉然歸一即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將復見矣此等風俗皆由吾鄉忠厚世積醞釀而成今堂上尊長年皆八九十歲世味嘗過多少聞得這段意思猶懼喜忘倦則幼而小者咸如出山之日駸駸向上又可不發個憤勇把從前睡夢着實打醒將以後光陰着實愛惜一舉足也不敢忘一出言

也不敢忘從一旦以至終身做個大孝大弟之聖賢垂名天下萬世也不虧了父母生育之恩朝廷作養之惠鄉里勸化之功也豈不為一代盛事也哉尚其鼎之問學以為人須要得個直截道路方今行者不問處而人人可做何如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己上至公卿大夫下及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

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後成就將天淵也奚啻千里而已哉如何是人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為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內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

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寬腹廬舍足以安身業是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出仕在家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條徑路然聖人說道從欲嗜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四肢之欲看了一脚此欲原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求非所當得外面雖而將覆而舟中未必光明其做人即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儉邪者再若行險機熱門而不顧耳得目亂於色口體饕餮四肢狠縱便墮墮墮墮墮自戕其身而為克人惡人以至於禽獸異類而真可紀極若矣究其根源也皆是要出頭做人但起初由身來一念嗜欲中來未流遂不可收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而小人一踏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裁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無極大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口鼻為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為所局故聖人

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
然冥然之中却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
自了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
點赤子時曉知愛爺曉知愛娘伶仃惻惻不
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真心也此個真心
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
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為
之開發良友為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
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
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
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為人若果千緣萬幸
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之做人的大路禮經
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
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推之
前乎千古而準後乎百世而準是則應天下
國家以為一身應千年萬載以為一息視彼

七尺之軀而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
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
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為大人真是格言至訓
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
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哉曰聖人者
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
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
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
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曰聖賢惻惻垂教天下後世有許
多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曰道不
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
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
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
謂率性為道修道為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

在觀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為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趣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自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今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又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也已諸生勉之于日望之

關晚來所繼商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又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况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觀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

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
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
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寧
不出諸涓滴之泉碩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
之種也耶諸生其益勉之予日益望之

問諸生此時聞教不止昏睡獲醒且覺志意勃
勃與動而不能自己矣曰此道生機在於吾
身原是至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
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

近漢子集

御

五十一

集

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
子良知之知此子良能之能却似有源之泉
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
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教足
受用固不盡剩餘亦無甚缺欠也曰先儒謂
隨時體認天理恐亦是此意否曰天理二字
是其自家體貼出此明道先生語也蓋明
道之學先於識仁其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
直是見得此理與天同體冲漠而無朕如何

索得運行而無跡如何執得然孩提不慮而
知是與知孩提不學而能是與能則又天之
明命在人自爾虛靈天之真機在人自爾妙
應故只從此須臾之頃悟得透信得及則良
知以為知若無知而自無所不知良能以為
能若無能而自無所不能所謂明德也者應
如是而明所謂率性也者應如是而率赤子
之心不失而大人入聖之事備矣不然從思
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執彼方自謂用

近漢子集

御

五十二

集

力於學而不知物焉而不神跡焉而弗化於
天然自有之知能日遠日背反不若常人雖
云不識向學而其赤子之體固渾淪於日用
之間若泉源雖不導而自流果種雖不培而
自活也諸生咸踴躍再拜曰吾儕自昨晚以
逮今日反求諸心果然昧耀而不明白亦未
嘗頃刻而不活潑也雖居人世實與天游矣
夫子之造化吾儕也何其大且遠也耶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極以

人事又豈或涉於玄虛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為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為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故以言其身之必具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焉以言其時之不離則曰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焉邇可遠在茲也則廓之而橫乎四海皆可久在茲也則垂之萬世而無朝夕此便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也後世不察乃謂孝之與弟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

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免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湏殺於源泉而枯槁溺於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芽湏萌於真種而榮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市親從兄之間以涵咏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湏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時方久旱而沛然下雨諸生乃舉手加額曰天之降茲時雨也其為茲會之發榮克滿而顯諸象也歟吾見淵泉之出於是益資其深聖果之圓於是益速其成美請次第其說以傳

近溪子集

楚黃山人耿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賜谷方公憲長西岩顧公
大叅同野李公禹江張公憲副漸江張公偕
予集會五華書院進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
學次頴洲季路侍又次富興貴是人之所欲
畢衆求賜谷公為之啓迪公作而嘆曰仕之
與學分作兩事此在後世則然若聖門立教
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須臾不是道

近溪子集

書

七

書

則無須臾不是學無須臾不是學則又何分
仕與不仕耶况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其
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君能致其身
者即是仕之優處吾必謂之學者即是仕而
能優處則其能學處也朱子因前章先儒謂
推子夏之言其流將至於廢學故此章遂主
張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
言之其流弊也大予承公之意因進諸生而
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

近溪子集

書

十一

書

為學個甚麼所仕者為仕個甚麼如大學
意正心修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
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
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
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
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為一事故孔子言志
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為個話頭看他所志
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
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
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緊此孝弟慈的矩
至六七十歲與頴洲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
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
矩也此矩隨心而繫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
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
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
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
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為一家而不

計道已之器以中國為一身而不顧自己多
身如泥而發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
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
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為天下
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
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
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冰之必寒如
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
貴又安足繫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飲

近溪子集

卷一

三

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而浮雲為天下之志直是如
此其切為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
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彼少
有繫累又安能超絕千古獨異群聖而昭顯
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西岩諸公咸
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
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

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
之曰聖賢望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
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
是悉心體認俾窮則可善其身達則可善天
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
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
章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而然不別加
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自
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

近溪子集

卷一

四

言

喜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
故此個道理克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
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
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
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
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
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
個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贊舜帝是大知而不
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

所循執帶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語言最是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為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修齊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草意思自家一般又

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率民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

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也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湯明諸老又憐憫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作興之善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次日太守請觀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聽講乃進而謂之曰汝等聽此聖諭也覺動心否咸同聲應曰豈惟心動且均欲涕下也蓋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為家常以戰鬪為美事吾民無老無少若蹈水火欲需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乃今變夷為華已去危而即安矣况又復得興佔聖明之化而共享太平之福也予因顧太守而嘆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為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

老幼之懷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為加切是雖饑渴之人易為飲食而良心固然則固不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業者固汝郡守之責而善推所為使合滇省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已

彌勒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

近溪子集

書

卷一

三

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為外王以精神心術為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汝為政以德的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曰即是此個政了曰無為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耻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為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為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

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處妻子家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便與哥哥一般的便與哥哥一般的便與丈夫一般的恭敬和愛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

近溪子集

書

卷一

三

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說與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為政不徒只開設條款嚴立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已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

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暴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皆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為政却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

近溪子集

卷九

九

而不可欺今只為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二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問關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之

近溪子集

卷十

十

臨安韓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仁一章子適衛一章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兵憲定齋許公同在因語予曰年夫平日最善理會經書請發揮所講為訓何如予為作而嘆曰通曉諸生講說六章似章各一義予即聖賢先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合群流而為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而不能然者許公暨諸生成樂有所聞予因進譌者問曰子初開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個善聖學只是一個為善此個善飲之一心而不見有餘放之六合而不見不足極是說得好曉但不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麼善生無以對予曰此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為善只稱克舜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克舜與人同耳且觀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會做過孩提赤子來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爭着

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
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
這個生性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與人一般漢
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大
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
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
之自盡自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
便確然覺如己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
便確然覺如己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
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
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
會歸于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箇仁
未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富
時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
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
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
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總說各人自己便關

連第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舜善
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總教顏子克己復
禮便曰一而天下歸仁總教仲弓所惡勿
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爲政者即
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
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
亦是要以首章為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
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爲樂方
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爲孝子在
天地爲仁人也方俯不忤於人而孩提無不
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爲大人
也方是若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
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
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乎仁則可
盡得一世明廉之賢才觀德視風弱羅興起
以與入爲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人皆可
以爲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責賤凡千百之

果然

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得
予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
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
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
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
夫有諸已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已也此信
字對疑字看是說樂正子半疑半信所以說
他只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隔礙阻
滯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即一陽

近溪子集

卷一

十三

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已而復者也中通而
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
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
其中從此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便是以所
可欲而先諸已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
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
則孔孟此路正脉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
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
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

真能發
前人所未發

處有未融合至我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
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靡曠遂致
真儒輩出如白砂陽明諸公奮然乃敢直指
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
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為曠古盛
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邦家天下之
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為魯衛先勞教養之政
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
如何為唐堯虞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

近溪子集

卷一

十四

此堂便是蓋此一個性善平平地舖在滿堂
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
不使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
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在於當處所以
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
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
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
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
也許公乃過呼堂中諸人而警之曰汝等

各須懽天喜地以共享我以太祖高皇帝是
當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石屏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顏淵問仁一章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一章既畢進講者
問之曰經書註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
為詳悉分別中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
個受用即如中庸首章說有性有道有教至
行遠登高却只說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
與人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說個仁是又豈

近溪子集

書

十五

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
章旨更當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
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入口說衣者雖
悉曉其織絰絲縷而和暖未曾著膚縱讀書
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共生良久對曰今只能
存此心即可無通諸書矣予詰之曰如何是
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
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說得
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

近溪子集

妙

近溪子集

書

十六

盡孝盡弟又只仍前說書相似矣生良久
進曰此時欲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予曰心
是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
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
曰吾心頃覺開明復詰曰恐還未然生曰豈
敢空言果覺開明予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
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
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
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
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
命之流行即已性生生處已性生生即天命
流行處但一顧認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警
覺悲然悚動而光輝愈加發越即是火之始
燃而一陽之氣從地中復也地中即謂之黃
中中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
太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即子心頃覺開明
所謂復以自知者也子心既自知開明又自
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

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
即名中過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
聽己身代天工已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
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
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
位之育之而其修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
己身中更不誤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
解克己復禮一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
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說
馬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
但恐子或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
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終有此知覺是則只
從道之高達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達原自
歲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達沙今日光輝發越
是心知之克廣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
出世是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
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
子便敬其心知了一視聽雖微也未嘗不脩

理喜怒哀樂雖弱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
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
內耶今時解說如父母其順做高達據孟子
說人之良知與人學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
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
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三章統會看來則孔
門宗旨渾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邇其根
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類無一毫之間無
一息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
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
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弟不教而養子自心求
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曰率性之道也
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教而修之
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先在透天命
其在我矣繼須顧讓天明慎畏將奉赤子真
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邇而可遠卑而可高禮
與天地而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

賴之以立。繼而物藉之以先生而吾自
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而希乎踐形
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道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
三樂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予
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心事。其
書說者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
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
子註得極好曰：學大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

近溪子集

卷一

十九

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只是
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即是興
仁與義。而修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
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
頭管着自己意心身，一頭管着家國天下。只
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脉原是兩頭都管着。
所以大學總說物之本便連及其未諱說事
之始便要及其終。克舜終克明峻德，便親睦
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綏追王上祀。

近溪子集

卷一

二十

便達之。諸侯達之大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
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字的達字解。達孝達
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
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
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
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不亦贅
耶？試看此時對着面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
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
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
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為此一條真正命
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人也無不忻忻然聽
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忻然要講與他衆
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
播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與仁，一家義
而一國與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
下，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
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稱學的定見却輝
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為我我記。

為天亦孺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已。已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間或未然。亦終身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孝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說成七篇仁義之言。恢張炳耀。與日月爭光。彩與宇宙爭久。大莫說秦漢唐宋之英君。誼碑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宰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

下兩個天下字。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虛空較說。乃是作用實事。蓋玉天下未必能無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王天下也。嗚呼。內而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敬長焉。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便可作今日所講二章之總破題。夫大衆愈加忻忻而謝子亦愈加忻忻而綠之以傳云。

激江諸生講君子三樂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

者一章。舜居深山之中。一章。郡守請為繹其義。子回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言夫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聖賢。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自今看來。又惟是大公者不失赤子之心而已。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懿。好是懿德。此好字便是樂字起頭處。何以見民生而即好樂乎。懿德也。哉。你試看人家初生的兒女。曾未幾日。父親母親哥哥姐姐。以指輕孩之便。開顏而笑。兒方孩笑。父母哥哥姐其開顏而笑。又加百倍。故曰。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然則有兄弟亦便有和順之心。此有物而必有則也。父母喜惟兒女。兒女喜惟父母。哥哥喜惟弟妹。弟妹喜惟哥哥。此即民之秉懿。故好是懿德也。這是生來自知而叫做良知。生來自能而叫做良能。且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我衆人一般。我衆人初生也。與大舜一般。父母哥哥姐都孩之。即笑而大衆

惟天喜地也。但衆人年紀長大不免分。始初惟喜孝弟的心去。惟喜少文。惟喜功名。舜則愛慕終身。只要父母喜。惟只要兄弟喜。惟所以曰允若底。豫又曰。衆喜亦喜也。看他滿腔滿懷。徹骨徹髓。過只是喜。惟孝喜。惟弟的意思。便自然喜。惟人孝喜。惟人弟故。聞一句懿德好言也。樂然取之。見一件懿德好行也。樂然取之。只逢着孝弟的人。便喜。惟不勝即叫做樂。取諸人即叫做沛然。莫禦蓋恨不得他。即同我一樣。我即同他一樣。若合衆水之派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善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而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當時道人性皆善。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敬。親長言必稱克舜。是見得克舜之道。只是孝弟而已矣。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怍。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

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為天下之孝。達己之孝。以為天下之弟。而樂於成其仁義之化。於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即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你看。大舜王許久。天下當時所行之政。何啻千百萬件。今時未必皆傳。而所傳者。只是孝弟。其孝弟。又是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的事。果然孩提之愛敬。可以達之天下。果然君子之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也。此言雖鄙俚。無異野人。然亦彷彿孝弟一善。但得滿堂諸友見之。聞之。惟喜奉行。亦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或禦。則一世英才。可以更無他諫。而親親之仁。敬長之義。達之天下。亦惟自茲。歟。江之邵河陽之邑始也已矣。大理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與商也。執賢一章。既畢。郡守莫君請為諸生答。迪予進令登堂。環聚顧諸生。語曰。適講說許。

多書俱是敷陳世間道理今太衆聚于一堂如此坐立如此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各以方纔口中談的道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予作而嘆曰適纔許多書却與汝輩身上一此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窓下之讀誦與他日場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

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欲理會道理來者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荅顏淵仲弓以至于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成註疏我國家制令又將經書註疏立成科試與有同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

將千百餘衆咸肅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予亦瞑坐少頃因謂郡守莫君曰試觀此際諸生意思何如莫君忻然起曰此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荅精神大約相似矣予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同即初講諸書亦可以一對同也蓋此一堂下如與從次如鄉約父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如郡縣僚屬其人品等級誠難一槩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

下地方遠近不能為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為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匯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為太過孰可以為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予與府縣以是意而先之勞之諸生諸民亦以是意而順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

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哉而
可復得也耶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
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
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便可以語仲子
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克之便可以語顏子之
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只是
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
此會今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
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觀面之視百千

近溪子集

書

王

三

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
一肅肅無二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
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
也又曰君之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正說此
堂我是個人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
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
識得當時所謂子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
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
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

此謂月
得力處
可想見
也

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與或枉也即愚夫愚
婦皆與知與能所謂用中於民也孔門惟顏
淵仲子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已便復
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為邦一可南面
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
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
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
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
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

近溪子集

書

王

三

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
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怠倦至如司
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
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說聖人為學決有別一
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于時滿堂聞者
翕然稱快至依依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
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
予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
風面目而愜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

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況天地生
機克長無盡自茲方而遍之天下自此日而
引之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
之勉力何如耳予敬起以稱謝于郡邑僚屬
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予致
感時方朝霧淨展采日空懸光曜臨階昭融
特甚予復揖諸君而申諭之曰太陽有赫吾
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即克明其明德而
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已相通心目炯
炯是則海底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願何人
執希之則是惟諸君珍重珍重

永昌長至謁 廟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
大知一幸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
君進諸生求教予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
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
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處
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
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

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此失世
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從容快活便
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
率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
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
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
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
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
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
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樂
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
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適言所用者却是
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
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
知而愚夫愚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
賢有不如愚夫愚婦處其次又嘆焉飛魚躍為
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魚鳥處蓋人到
愚夫婦之居室物到為魚之飛躍果然渾是

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
看一切作為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絕許多
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
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
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
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
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
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
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魚鳥至
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
可與知與能况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
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况既壯且老萬萬
非幼稚比耶於是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
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
暢光明若從平地裏湧出一股豈不與今
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况以此意而觀之一
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
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

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疎皆覺自率其
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
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
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是為天下造
太平為萬世開大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
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
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大平也陳君
同諸僚友共舉手加額曰今日為聖天子
稱賀太平自此其益萬世無疆也夫
洱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
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
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
道耶對曰殺之不忍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
者氣象如面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
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
是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
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曾

說以總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子曰
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為德以何為
仁也對曰若要直指可只是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已乎子曰汝既知此則何必
遠取即次講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
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
一國與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
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
孝民與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
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
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
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
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做來歷如樹
木然必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末稍結成
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
出個蘋果來也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
過於聖人也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
過於孩提之不知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

化而後生也况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
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
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
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
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
是樹木末梢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
的果子根梢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脈汝輩
于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
來人人皆知得愛親敬長來何故堯舜孔孟
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
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
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
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也志重於
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
機貫徹勃然克盛繁矩從心更不由他得失
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為他發嘆說君
子有三樂唯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說

之萬變至於天下處便盡了此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看只是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怍而為學不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美才而為教不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前日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不神

近溪子集

書

三

卷

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幹之参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昆陽州守夏子通從歸化尹遷益州治因請視學及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署州事鹿

江二守繼子即學舊基而為之者其前面海子昨以治海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為巨浸今下流既導田間惟溪水一泓餘則悉已種苗青綠盈疇民之髦倪頌樂者洋洋矣予謝諸戢事動績已隨偕坐少休客有指堦除栢林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牆多樹以克梓材樹栖群鳥俱徙巢他林宵無影跡昨分守同野李公命二守君止勿伐群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

近溪子集

書

三

卷

噪與諸父老子弟樂意若相關然予因憶向夏子尹歸化時以事至省予及分守李公延相談性學夏子兼以所見自執謂性命非下學可與予為辨析直繼日以夜後別且數月茲來同遊於泮林海畔聽鳥觀魚夷猶靜止似與疇昔之夜執語迥異乃訝而詢以所得夏子忻然對曰漁以俗習惜我天良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

於日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為其停當處雖古
之儒先賢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來考索
支吾雖不敢廢然甚不為拘迫而與力矣其
意將進而相謝予止而謂曰子之近得比之
前時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傳
當也潘子亦從旁笑曰世之人欲求停當二
字為甚難夏兄則去停當二字亦又甚難也
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予曰
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傳當
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栢林之
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畔
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
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
時而為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
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而子蚤作而
後察笑嬉而候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
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
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則

功如是修是則未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
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自
省作而應曰予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
體決不可一息有間况今當下生意津津真
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
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
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
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
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故
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
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說
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吾輩稍有志向
亦可勉而為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
予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
今以後日同諸生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敷布
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興孝與孝
相養相安共茲林之禽鳥而和鳴並茲時之
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春也

象行自毘陽而肇端以莫可涯量夫潘子復
從旁贊曰夏子初任而過承公昂詩曰人之
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而示之夏子也亦至
矣故共為夏子拜嘉云

楚淮分廵畢公偕郡邑諸君邀會于龍泉書院
父老子弟群然而集時兄諸聲歌間以鍾鼓
堂上下雍雍如也予共感頌我祖宗德化
之隆淪浹遐邇因徧呼士子各當興奮以仰
答遭逢之盛且啓之質辯疑義一生謂大命

之性乃中庸開卷第一義敢請其旨予復詰
以是章講說近亦明悉子今為問果何所疑
耶生曰因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寧靜之累
也予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
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
太虛無物予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
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人
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
靜處也予謂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

亦不切生及諸士子沉默半餉適郡邑命執
事供茶循序周旋畧無差僭予目以告生曰
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猶
未解傍諸士為忻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
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
可得也予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
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
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為日用常行
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操

工夫故每每以閉戶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
捉為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
而九矣曾不思量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
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
史不可離須史不離固尋常時刻所長在也
諸生試觀適纔童冠擊鼓敲鍾一音一響鏗
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句一字晚晚
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
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

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
生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
現成也子曰諸生可言適統童冠歌詩之時
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
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
說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
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
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
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
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寧靜儘是戒
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
然也伊尹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吾輩安敢謂有所知覺但復吾公祖暨郡邑
父師聽此嘉會決非是來為汝諸士子講說
章句期望利達止因為汝諸士子身心具有
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
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衣吃
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

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
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沈沈
過一生從余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
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以無負
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生育之德不必更
立門戶不必別做工夫惟即汝諸士子之今
日讀書作文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
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二月初六日丁祭方畢永昌兩庠生儒具在郡
邑諸君率之于書院會講予感而嘆曰人生
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為緊要然人於百年
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勤惕何等周
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著理著要
之總是不肯思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
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
等之勤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皆無
歸著便當時若移其勤惕之心以來勤惕志
氣移其周詳之見以來周詳問學豈不亦得

入于聖人宮牆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歲
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為吾
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
非夫矣於是諸生同聲起曰聖賢好做雖市
井愚夫亦當知之但徃徃求而弗得敢請示
以其方子曰聖人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
所立五經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
只草草率易將一切舊套俚說便輕信謂是
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俾而自己性命
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一生問曰
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子曰若依舊套理會
莫說汝輩老成即喚百拾童生命以天命之
謂性一題便個個可作成文章其於性命之
理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
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輩理會
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於吾輩哉
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
固差矣不知聖人當時却是如何理會曰若

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
旁詢其故則曰為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
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
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為言
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
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
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又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
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壽命
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
會性命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初至騰越警報方急中外戒嚴雖諸士人心亦
皇皇故謂廟升堂未及詳講繼鄉縉紳邀
會於來鳳山房乃陽明先生手筆也衆坐方
定忽報前鋒失利而黨衆猶尚負隅固遂
勿忙遣帥仍未終會越數日諸鄉達復脩會
如初亦坐方定而捷音疊至矣乃共饗歌相

慶頌我大中丞王公運籌決勝之遠而不肯
芳會建其遺之奇也諸縉紳因顧川守張君
曰吾瞻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
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此會堂以默識名扁
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而識之之識
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
則疾痛癢癢痾乃身即文事之修武備之
飭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客有問曰
公祖會語謂學不厭教不倦何有於我為不

難不知他章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亦云
何有於我則亦可得不難否曰此亦從默識
是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
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
已不得如無所解於其心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莊子且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
於我身也我客良久嘆曰子貢當時說夫子
不言小子何述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覓之
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為方便指以默的頭

而與他令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
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天子
不倦處州守張君嘆然喜曰此豈惟可以知
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與
仁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
不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
生者哉看來韓昌黎言博愛之謂仁也未為
不是予復進之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
人篇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仁舉蛟龍魚

鯢總而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
人此學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張君復起
而問曰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
正有欲把易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
所謂識夫仁者總只是見夫一也諸生復有
質問者曰曾子謂夫子一貫之道即忠恕而
已者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所分別也哉
予曰分別即不是總汝張父母云人與己是
一個四時與百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

知得孔子仁與恕處矣。諸君因共講。曰。此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澣刺雖夷亦可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赤子。如切體膚也哉。予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固有的。亦人人本該得的。孔子說仁者人也。今出世既為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為這個人。則其人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時鄉村。俚語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人。其曰是人也者。豈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中履不脩也耶。要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識不知。若知識得時。自便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知得是屯道則屯政敢自諉耶。張君今知得是州守則州事敢自諉耶。故屯田事州中事諸公一舉即問之亦多。不應若我與張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矣。

四境凡幾。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則可以言然而識矣。屯是州之屯。州是州之州。張父母之心便同公祖公祖之心便同張父母。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矣。客有年大者進曰。如公祖與父母則可謂純是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用藥也。予相顧喟曰。君老矣。不應復有此大受用。若說破此等受用。則豈止從今至百二十歲。即從此至千萬億載而無疆無盡也已。蓋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客曰。凡物有個頭腦。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二位公祖父母是一堂人的頭腦。學問無默識便邪。便亂。百姓無官長便邪。便亂。不知在主宰上先立其大而惟未流治之則雖盡戮莽人而遠鄙終

不得寧謐也已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
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亂亂只覺得人欲紛
擾一般今一叫醒則反而求之我自清早起
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結而踴躍
赴會扶筇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
聰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
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隻
情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我有復詰之曰學
問以默識為顯公祖請為諸生言個默識

近溪子集

書

四十九

三

頭腦乎予亦詰曰須先酌公巨觥乃與公說
此大頭腦也張君戲曰此所謂頭腦酒也予
解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諺不云
乎酒中不語真君子相發一笑張君復目堂
中柱聯有靜定之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如
是所以君子之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予曰
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太
學之定靜必先首之以知止也耶張君再拜
謝曰學難乎有得某于今日若近於慮而得

矣先生之賜孰大焉客從而讚曰知止而得
是明明德於天下也明明德於天下則以已
昭昭使人昭昭生民耳目俱舉觀天光而我
朝以大明建號不有徵於今日乎

此各非
常客何
不記此
名

翌日復會鳳山書屋舉城父老子弟俱一時駢
集客因起而謂曰俗語云人各有心以予觀
之是大不然蓋人生世間其秉彙好德原有
本心若感觸之下本心出見則我即是人人
即是我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而相向

近溪子集

書

五十

三

相通心却渾然合成一個也予亦從而嘆曰
豈惟茲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目辭去因令
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
於士民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早
復於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
曰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興三宣
臂則均是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
條堧塍今堧塍內都是茂盛禾苗堧塍外便
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眼

一同看者言說涕泗交下予時亦大為所動
大衆從旁贊曰公祖之感夷人若此真以萬
物為一體矣有一至進而問曰萬物一體誠
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
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
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仁
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
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
水禽獸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

近溪子集

卷一

五十一

三百七十一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
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獨貴者
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
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
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
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
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歉頭
圓足方耳聰目明手蔽口止生性雖亦同乎
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

知此說
得我心

調用乎禽獸裁制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
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差等
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辯別嫌疑以為夫婦之
道篤授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
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
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
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沌混沌之乾坤夫
衆復讚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
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予曰此心字與尋

近溪子集

卷一

五十二

三百七十一

常心字不同大衆在此須用個譬喻他總明
白蓋人叫做天地的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
身如天地沒人為王却像人睡著了時身子
完全現在却一此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
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
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
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長夜此
語誠為至言今我此身本可以為堯舜為孔
孟而顧自甘於禽獸以同污賤自淪於草木

自天地
間而言
以堯舜
孔孟王
聖人
言是
生作

以同朽腐其機誠繫於醒與不醒之間今日
責任又在於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而使騰衝內外同一常惺惺焉乃妙
也一生復進而問曰人之睡貴於能醒果然
矣但孟子鷄鳴而起學孳為善孳孳為利雖
均一醒而所為又有不同則將奈何予曰醒
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開
眼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處說醒若以
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

之外而比比以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
合眼之人耶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
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
屬便成僚屬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
成郡子弟豈不入道昭布於此一堂也耶曰
合而言之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可相同否
予曰論語有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為人
也孝弟之學只是教人為人孔子教人
為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於為人之
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
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
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
不生也哉於是眾共舉手賀曰今日滿堂真
是個個心日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
盜賊敢窺竊者莽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
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講
聖諭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
不能舍去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緣汝為
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
復是何如林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
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以恐林生所持者未
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予
乃遍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
少林林總總個個又看足而立傾着耳而聽
捧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在

此若
是知
者所
識得
大地
無片
土矣

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
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
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
氣之暄煦藹如雲霞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
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
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
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
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
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

近溪子集

古

五十五

明

司去後無由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
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
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
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今日風暄
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
今日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
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
能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
自然滋榮苗稼自然秀穎而萬寶是利無一

近溪子集

古

五十六

明

不生生矣况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
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
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
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
性氣於親長之前不好爭鬭於隣里之間不
多殺害於六畜之類以去作喪這一團和樂
之意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勝越地方矣
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
淫淫涕下予強止散去林生復同諸士夫請
予開示再四進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
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
予復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
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
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
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万萬變化化
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
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

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渾
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
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
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
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
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斬然以所持
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
何相爭如此之遠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也
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

近溪子集

書

五十七

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一大頭腦
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
作粥。緩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
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也。須為諸生
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予嘆曰若使某可
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得以用力執持矣。
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
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

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
師友請於明倫堂聯四日之會而後別

客有因子論書稱不費力徐為嘆曰程子見張
子正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
圖云分更分漏先生苦心今時在堂諸生止
覺公祖之流出者赤心片片而未始知公祖之
分更分漏原曾經無限苦心來也予感君之
言將備述先君先堂教育之勞與德前愚頑
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於不肖之歸

近溪子集

書

五十八

者情亦悽切諸公皆同聲和曰古今人品但
獲有所成立者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之求
學習者未有不經夫苦楚夫固不止我公祖
一人已也予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真如
諸公所云矣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
苦習某嘗在靜地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
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鏢極微之術如占角
織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嘗
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自

然各各會到家矣。索何眼前有兩場事。較之以上諸般。更是平順簡易。却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衆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場事。予曰。為學而做聖人。為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只因人有個念頭要做。便是諸般皆會。此兩場簡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為百倍。若人果肯上心。注意則豈有帝王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真儒也哉。此決知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緣吾人一念之未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近溪子集

楚黃友人耿

問學而時習為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今以聖時之時為釋。真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且明彰其仁道生生之妙矣。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之動靜語默。為吾心感通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以聖賢經書所載時中之矩則成法而習之已乎。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來。亦自三絕韋編於伏羲文王周公。

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明習者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有志學者幸共深省。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淵問仁。今說者似謂其相去遠甚。某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予曰。孔門以仁為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辨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某看却又不如心公理得。然又不如全體不息。也有應之者曰。此皆費力。總不如聖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仁人。即是個仁。耶。此却姑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

氣說。竟已領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亦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大渾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問曰。此等論仁道理。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予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必安仁。盡天下而為一人者也。於是諸君同聲約曰。茲會也。其容一人而或外也。哉。又其容一時而或離也。哉。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
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為
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絕歌邵子詩
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
必有順逆今日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
化陰而為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為陽人
世獨不可化逆而為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
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君子之道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

近溪子集

卷

五

已是曰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
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
遺即逆而順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
是與生為徒與生為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
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
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
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簪更杖道
遙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
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

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
間哉大眾舍共聳諸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
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
見相似耶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
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
聞又有辯之者曰聖賢道統亦說見而知之
聞而知之易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心故
道理只在活看若云不落見聞此語則某所

近溪子集

卷

六

不解也予曰二君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
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為活而所云活者
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看得活則見亦是
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為相敵若不
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
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
妨也耶辯者又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某意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
不用也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

天則者。非金不用知識。正是不著人力。而得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現也。辯者復曰。某想天則之知。正不慮而知之。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克之。耶。予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嘴。言物之各從其類也。夫心體固須擴克。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克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為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

曰。安而后能慮。慮非定靜之慮。而求天體之得也。其真驢頭而對馬嘴也哉。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曾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曾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恐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感應。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况聖人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

功夫也。固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為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為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為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為身修。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力。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修身。曰。致良知則修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所謂許多功夫。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修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修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貽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統而言之。却不只是一個致良知。即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即如今時見人氣質從容應事安貼亦有目為中和者此則僅足善其一已而天下國家未必推行得去故大學中庸開口便說個天下正欲恢擴吾輩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為大中和則為太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自有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

近溪子集

卷八

卷八

間也如此志願以為士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為一已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幾皆從其中妙應而為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為天下之達道也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處也中和

致極如此果是包含備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矣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曰不同曰何為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耶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即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

近溪子集

卷八

卷八

者雖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即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修身以齊治乎非即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庸尤為明白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精慎獨却是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旨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合也哉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如此此大學所以首重於明明德也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

知此理
其的理

滅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而
昏不得。如謂顧諟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
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以必學以明之也。
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即大易之謂乾乾也。天
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明明而已。
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為此心之常知。
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
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
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詞。

近溪子集

教

十一

論

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
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
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
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素
何據。諸家議論皆云性有氣質之雜。而心有
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便可率。惡將如何
率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
於是自心亦疑惑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
智違事。只得去為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

近溪子集

教

十一

論

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敢直率之。愈去而
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業
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
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
雜。無昏明之殊也。只能發得此個知體到手。
則便憑我為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
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耶曰。是因學者心有仁。時說
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
則此心之體已化為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
子克己復禮。便心不著物。即流通神妙。心又
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是仁。仁即是
心。處也。問不違。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曰。
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
鑒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為怒
所遷。為過所蔽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當
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

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是復以
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
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
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
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
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
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
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為言故借怒不
遷以顯其樂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學

近溪集

不教

十一

三

者但將孔顏論學處細細對過便自見得此
難以口舌爭也

諸友靜坐寂然無諱良久有將欲為問難者乃
止令復坐徐徐語之曰諸君當此靜默之境
能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疑定平時昏
昧今覺虛朗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
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在
於懷中却請諸君將自己頭面觀觀照若
心市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

此說方
密

念頭不免應俗則蓬頭垢面不待傍觀者
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
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于造
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
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
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
不知後因反已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
其常不放過耶先生喟然嘆曰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應朝夕也耶

近溪集

不教

十一

三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學者之病常苦於隨
知隨蔽又將奈何曰諸友試說汝心如何謂
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子路強
其所不知以為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
亦只是知得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
為善之時則外物私欲即自然蔽他不得了
曰諸友若果理會孔孟經書做孔孟門中人
品先要曉得孔孟之言與今時諸家講
套集說不同諸說所論的道理另是一樣道

人悟然
深者

卷之六

理諸說所論的工夫却另是一樣工夫與孔子孟子所論的道理所用的工夫真如天淵之相遠又如水火之相反夫不可以今時諸家集說去解論語孟子亦不當謂論語孟子即是今時諸家集說之所云云也何則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為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為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為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強所不知以為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然其是滿座皆浩然發諸慨嘆曰吾侪原有此個至實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是

數

十五

言

受用乃自孔子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為處妄肆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口而頓皆超拔也耶願悉書之以告所未聞者

近來子集

數

十六

言

問中庸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此論是否余曰陽明先生修道說云率性一言是誠者也修道一言是誠之者也一友復曰豈惟陽明中庸固自分之矣不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乎大衆論遂紛紛問者難曰然則戒懼慎獨俱只賢人分上事新謂是未曉曉舜之業業者彼皆非則余徐為解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口前實事今且將書本姑置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為著其的

來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為何物賦
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
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為一精光透露神氣
昭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為靈明者不失
其為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
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
地之靈明淵微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
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有不相同
工夫實無一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為分析
要之天命率性二句似落乎修道之端而修
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
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
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
實初先之時自然已不任修末後盡時自然
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順條分縷悉何
等精詳後而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
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
教也聊述愚忱以俟裁正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曰凡看經書
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子夫子非
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
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
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思致之
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
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
為善也哉曰今世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而赤子則亦無所知一無所能此解
果得根本乎亦還只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
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
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
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
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
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
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
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惡

也。但愁其不善不能其不善也。願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著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處。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親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其觀今古儒先之言心者衆矣然未有親切如先生者。余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為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已身分上說起便體段狹隘不見萬物一體之妙。此今聽教則覺無天無地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其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而異之也哉。余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徹通天地總然此是神靈以克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寂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塞實在心之為心也。原天壤克塞

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有寄。似寂而實則無寂。今合虛靈與寂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為親切也。已幸再思之。幸共勉之。

問心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但恐終是分折不得。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着句。況能指陳而分折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

則世固有知為學與不知為學之分。人之為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其不知為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為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著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假體滑馳。即成應病與藥。安樂也已。惟矣。明睿過人。近上解者。則工夫未清安用。而汲汲以知性為先。究悉名言。論求哲士。體察。

沉潜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誰說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

近溪子集

致

三十一

集

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熟讀孟子語意。則甚未妥帖。曰然則果如集註舊說乎。曰雖近。似而亦未得的。確若真的要的確。則雖從頭說將。起承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非其至者。必修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立教。而曰大。

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
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
哉其有未識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
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乎萬物之所
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
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怨之
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
惟在強恕將固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強
於體物而體物尤貴於達天非孔門求仁之
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歟哉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亦有要否曰周子謂無
欲為靜則無欲為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
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為俗情受
用然規矩準繩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
曰乳牛蔬水顏子簞食皆自有其樂者恐正
是此去處得力否曰豈惟孔顏我從古聖賢
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

一友中夜驚悸因起問曰何嘆也曰先生云學
在孝弟其有繼母初雖不順後委曲事之亦
能得其懽心至有一弟粗率屢年化之終不
見從須是何如用功曰君亦曾擇好友與之
處否曰未也曰即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
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
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悟余因徧
呼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君父則吾元首
心腹也吾輩有志明時願乃優游卒歲護持
解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
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
何所逃哉衆共誓言而興曰如復有不切於
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
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
出時入間斷廢常多純一處常少若不能樂
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
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

或倏然影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滅滅總無
準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
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自無間
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剛凡門戶磚瓦皆是
此廳却行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
而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
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
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先試說他此心渾
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
不是之理曰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算學
問之理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為而惡亦不
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
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
為善而違碍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
即便不善化而為善也非為善去惡之學如
何哉皆有所省

問晚來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間却云今時
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以切實而非切實

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非真
知也一友辨云意念上存想果然未徹本心
至於舍却覺照則吾人工夫漫然無可致力
處矣余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
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
儕今日却好起著大衆佳會放懷盡興將知
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知
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問曰此心知體
不過只是虛靈豈復更有別物余曰虛靈固
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
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
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個影響之見去真知
之體何啻夫淵蓋吾人為學云是學聖聖者
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
測則不神明不神明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
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
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為知果是
如何一友答曰知即王也易之卦爻俱是以

學問大
病且通

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余曰人
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足以知作主
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
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
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
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多
精神今學者緣理會得通便容易把個字
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
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必在遇人

近溪子集

教

三

其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
是四五十年的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
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根源直截不
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
合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
無修飾難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
也惟願吾儕大衆其堅一心共竭一力心堅
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成一個
大聖也已

論之今
人雖繁

近溪子集

教

三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
却如何結果回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
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
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
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
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
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為可欲便須審實
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
欲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
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
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
必不與他起手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
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
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
應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
測也只此些子善中包涵無限造化所以雖
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其所欲之淺深
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

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但人父母

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素願等待也或嘆曰然則孩提之童不止可以明吾良知宗旨而亦可以作吾用功樣子也竒哉孟子真教萬世無窮也我

會中有問及人家宗法者先生為嘆曰豈惟此

自然哉人心亦有之或問曰吾心之宗何如

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之同者也

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

之而為玄曾久分而益衆焉則為九族至是

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則統而合之由報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八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甚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我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未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齔齔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齔齔渾是一個也我夫盡四海九

川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
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能分
如木之許多枝葉而實以一本如水之許多
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
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
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明宗旨意思
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
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天亦可
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
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
萬古即一息可也說萬古即一息亦可也四
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
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
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
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
來今無限經綸章制輔相裁成底績變化千
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
人於這一個不得歸者則縱言道理終成邪

說縱做工夫終是敲行縱經營事業亦終
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
之體又何嘗霄壤也哉却如人家子孫衆多
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
至於相殘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會衆
雖然起而謝曰今日乃知合天下萬世以爲
宗而宗始大也請書以示天下萬世
問學者立心向道亦自有懇切者但入門下手
之方又在何處曰吾儒學術原宗孔門孔門
之教全是求仁然自己解註只說仁者人也
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至孟子又在截指出
天下之人其初皆是孩提赤子然不慮不學
却皆知得愛親敬長此可証人即便仁亦可
知仁必以親親爲大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是見得人皆有此良知也又曰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亦是見得堯舜也只是此個良
知也學者入道從此處起手便是桃李之核
着土定生桃李五穀之種着土定結五穀蓋

從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從不
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而親親長
長以致達之天下便即種核之着土而生之
惡可已而結桃李成五谷時也

問今時諸士子祇徇聞見讀書逐枝葉而無根
本不知何道可及茲未習也曰枝葉與根本
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首徹尾原是一氣貫
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
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

近溪子集

不數

三十五

三十五

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
解牛斲輪之賤技為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
得以明心見道而况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
所寄者乎若是個尋枝覓葉的肚腸則雖今
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一友平素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求見一脫洒
工夫乃止之坐曰汝且莫求工夫某亦無暇
與汝說但同眾講會隨時以食待數日有暇
則共商量旬日其友躍然喜曰近覺中心生

意勃勃雖未嘗用力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
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既承指示亦
能信得不知何如乃可不忘失也曰忘原與
助對汝欲不忘即必有忘時所謂引寇入屋
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豈止以此待人亦常以此處己看他寬洪活
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
而克之以至於恒久不息而無難矣

近溪子集

不數

三十五

三十五

必考古証今講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
良知乃得中正仁始不流於兼愛義始不流
於為我而為大學之道也有謂格之與知原
非兩件知即格之靈曉處格即知之條理處
如二人相對說話問著答應即我之知而答
應一句一句即是格也舍却本心良知以求
諸經書方為格物則便是義襲于外便是學
術支離久久不決乃有即二說以詰問者曰
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

矣口而成章吐詞而為經則格果不出於言
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竟之言又曰非法言
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王似考証講習亦有
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語者曰如
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殆必
近度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蕞蕘之言狂夫之
語亦所必察亦所必採而况聖經賢傳言而

世為天下法者可不悉心檢點也哉如此則
非愚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于心亦非
徒取諸外斯為合一也已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
章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果然皆為禮
經而發乎曰何待至此即看章中和一字便
開口說出此禮骨髓其後所云皆禮之皮膚
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

此問
全人
然也

氣象不知當如何觀予應之曰君不知如何
謂為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
象也耶我且詰君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
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予曰既謂俱無便
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
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
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
然與預先有物積其中者天淵不作矣豈不
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

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
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鮮綠點着便綠明
其節不爽則其文自著節文既著而禮道寧
復有餘蘊也哉

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又教又必要
多工夫以盡其性何也曰盡性工夫予且勿
論但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
發乎抑聽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
豈從人言實是自己見得予曰孟子當時三

說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章俱紛紛詳
辨雖樂正子名為好善而性有諸已尚在疑
信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說
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聰明豈
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
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
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字義
上着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
免是惡了子何曾見得性果善要之性善一

以漢子集

教

子

集

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
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
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盡
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命死拚生一段精
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問易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
與性性之說亦有分別否曰乾乾性性此語
近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
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

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
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為能存神
明白就其體段疑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
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雖
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犯
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
則散漫精神又至忽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
而能使骨肉俱為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
妥矣

以漢子集

教

子

集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
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
可望矣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
曰某輩泥於時說久矣其心誠不能不疑公
其何以解之予良久謂曰子聞不言乃遽生
疑耶曰然予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
欲之但不能不疑也予嘆曰是即為不學而
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予復呼之曰
吾子心中此時覺炯炯否曰其是炯炯曰即

欲不惛惛得乎曰不能已予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亦與聖人不
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予曰今日為學第一
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
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然
其正經註脚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
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為
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
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
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
曰知之似亦不難予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
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為執守久
之以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
即子貢原憲輩且信不及況其他耶所以曰
賢智者俱各過來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
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聖真
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
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

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是
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
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
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
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
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
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
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
長長也耶予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
家家戶戶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
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
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
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
也惟我夫子祖其真是見得透徹故教諭數
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特當時無孔孟
其人佐之亦是吾人血緣即見隆古太平也
其友至此大有感悟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曰朱
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紮矩也蓋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
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與孝長吾長以及人之
長而莫不與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
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

孟子集注

卷一

四

孟子

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群
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
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
用即孟子所謂樂則生則惡可已惡可已
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
孔孟相符至漢以後俱絕響矣

問孟子知言養氣初章與孟子言於養氣處
出許多工夫是知言與養氣全不相類都
夫豈知言便是簡易與養氣全不相類都

友國知言養氣原是一理亦俱簡易即如象
山指揚敬仲割翁訟為是非之端敬仲即一
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體知言養氣
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細看孟
子論養氣處於孔子則欲頭學於夷惠伊尹
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為
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即是言無不知也一友
又云以其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
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
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先生首肯曰必如是
乃完全也眾咸曰然

孟子集注

卷一

四

孟子

問大學格物其詳何如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
知所以格物也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
學多乎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為大人
學則大矣學大其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
善而善又有至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有
曾師弟信好古先敏求直達自首至尾皆是
明言如此為學方是為學之大如此為道方

發格致
精義
是詳明

是為善之至也。今日細細看來真是字字句句為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為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為千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為本為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即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晚得意心身之所以能為本而果足以該乎家國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晚得誠正修之所以當為先而自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停妥不亂。便近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學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棄乃為定靜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融乎千萬人為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為一世已爾觀其於

誠意章自穆穆說到而王所以不忘己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乎至善矣。後來正心修身及于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咏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是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句便是以盡舉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為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矱。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脈傳心之公案。美乎一得之愚願就有道者其共正之。

問大學工夫次第詳明果是入德之門曰中庸大學當相連看。若論入德到先中庸觀二十一章明說可以入德所謂德者蓋至誠至聖而渾然天德所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而大學則接過以為至善却是經綸立本而知化育之一大規模合而言之中庸則重天德而大學則重王道也。曰今世言至善者紛紛不同而先生却只以孝弟慈為明親至

此亦明

善之實是果何所見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
心却只是個孝弟而得赤子則便是個慈也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世間言德皆是慮
而知學而能惟此三德方是天然自明之德
矣人之相親須是骨肉方為至親舍孝弟慈
則難言至親也故孝經首言先王有至德要
道以治平天下然則至善又豈外此三德也
德也哉曰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如何下文

近溪子集

卷

四十七

此明
是精妙

只說治民事君而未及此三德也曰汝輩讀
書真是草率汝看他說治民便說所以治民
說事君便說所以事君今將克來細論惟云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協和則其所以治
民非正說孝弟慈耶又將舜來細論則四岳
舉他時除了底線相黨克諧傲象更無別樣
後柄則其所以事君非正說孝弟慈耶至於
治平本章則明白說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聖訓昭昭勿生疑貳

數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修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
夫却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曰大人
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
而家國天下即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
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
原止一物始終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
罅此是大學之大章肯也故其間非無工夫
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偏要說天下國家蓋
是天下國家之外無身心意也齊治平偏要

近溪子集

卷

四十八

此明
是精妙

說誠正修蓋誠正修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
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
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
機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
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
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
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為之者亦須大手段
也
問為學工夫如何乃能上進曰白沙先生云大

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為階級故大疑則大進
小疑則小進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
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有三四遭作疑時但
未見長進爾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
教多能妥帖然就中亦有不慊意處故常不
免作疑也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
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慊意處能
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
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

近溪子集

數

中

況大疑乎請為子設一譬喻如今奕棋者終
知通子對局者亦然則不數著而即取勝此
則學問慊意處也子謂學奕者即可以勝而
自安乎抑不可安乎以為不安棋已明白終
局以為安勝著不應如是容易若是精進漢
子此時自會遲疑自會去打古人棋勢自會
與向國手請教如是而疑如是而學則其人
亦自會見得前時殺局粗淺僥倖勝乎不審
奕之人亦自會見得所殺之局其中藏有無

此會
人陽

服神機妙算而我一時未能識得妄自尊
殺局也故疑之進道大率類此但竊憂子之
好為勝著而樂與不若已者對局爾

坐中因歌心齋先生入室先須升此堂詩句而
音韻聲牙不得和協或問其故曰此生於歌
調未及精通不知詩是平聲則有平聲之調
詩是仄聲便有仄聲之調不辨平仄所以調
必聲牙也曰聞歌調須是明得春夏秋冬便
好聽聞豈此歌尚未入調耶曰七言八句是

近溪子集

數

五

詩

唐人之詩又謂之律詩蓋唐人作此詩其字
其句其音韻其平仄如法律然分毫差不得
此惟詩社諸人自相傳受故其詩入律便其
歌高下自成春夏秋冬也至於講學諸儒則
止以詩詠學而其律少諳問或於春夏秋冬
之調難合爾一友遂欲予將所歌詩中意義
發揮予曰心齋先生此詩提警學人極是深
切而所言工夫亦極是明白不須更加發揮
矣但以前歌詩言之則為詩者有為詩之道

為學者有為學之道。若論為學則有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先生與心齋先生雖的親師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踐履。要知覺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稱賢聖。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力必先以巧。則覺悟踐履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紊。如此詩謂念頭動處當謹然。念頭動從何來。則未謹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所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討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清。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故某嘗謂我明幸生陽明。真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弟。藉以入聖超凡。而間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鉄而作精金也。已。惟諸君其共勉之。

學首先明明德。曰明字。日從月。天之所

此在
為良
其月
大處

以為天者。為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為功用。會知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曰。天無二日。人亦明德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耶。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故百姓日用不知。惟聖賢則能顧提。天之明命也。惟顧提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為大人也。已。會中所坐堂額。舊以復心二字題於其上。某因以此為問。曰。復之時義大矣。豈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為言。而茲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耶。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為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為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體

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為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為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為復。故言下看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融屬，而更不容二也已。一存道

河漢子集

數

五十五

然起曰：如先生此言，則復亦甚簡易。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翻費許多言說。耶。予曰：君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說，而忘自己此時重費許多言說，亦是復之所為。蓋復生道也。復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為春夏秋冬，於物為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即君聞吾言，雖然以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說自生，生莫過君離此

河漢子集

數

五十六

已其能以自己耶。曰：某有三十年前在此，學先生教，以通易某自是即好此書，熟讀詳味。今至袁老文義雖覺日明，其身心似覺日昧。他說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就七日来復，我却不見復，說休復，頻復我却不識是休是頻。他說敦復，速復我却不識是敦是速。予曰：君亦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君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即遠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是陽剛健運，健運則須周廻周廻則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然反則輕峭快捷，便是陽明，故卦辭贊復以亨者，因前則往不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者，以未交皆反復陽道，陽道既反來於七日，則其往為有不利也。成其象之以剛反剛，剛順行總是其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此學，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坐中有善治易者，從而嘆曰：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但不止

卦辭為然即爻之為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序應曰果然蓋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剝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剝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踳他取故其復為不遠而爻辭謂以修身者即所謂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二爻之休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適二雖陰不敢為泥自能下就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謂復之頻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自居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之敦則即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而人之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子夫子之言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為道者眾也。夫曰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為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師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害且災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至終爻而尚有不復者哉其時善治易者共參伍為論而聽者咸忻忻有省獨一友辭之不置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為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內熱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同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喪情忘識喪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君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親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方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教似謂吾身本自

有復但某嘗友親腔中固有靈秉炯炯之勝乃不久而昏惰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豈真陽既復之後更如是其不一耶曰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即江西一省之有都臺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君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為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君試反而思之豈嘗有昏中炯然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為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又睡著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先生明白指示如何乃得頭腦端的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君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骨次之炯然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為主入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

時此友亦隨眾稱快竊占其中尚未什然乃於飲酒之間再一叩之曰君今於復更覺何如其友赧然而赤曰某在此坐飲食俱不得安帖而只是惶恐無地也曰君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皆能復我輩如何便不能復今湏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什也曰君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君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為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也耶君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功亦將無用便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

無擾意見不萌君身不渾是個復而君復不
渾是個身也耶此友乃惺然自悟懷然自喜
眾共叩首中天而慶大明聖化之萬萬世無
疆也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本梓

集

數

卷九

七

師別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諸君

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臨期奉報心幾欲語行

辭歛然惟君珍重珍重

八月二十八日許盱川先生洛丘厚山先生浙問疾

師曰我於塵事不着一毫此心廓然矣

南城魯四尹文視疾請曰老師疾宜用玄門工夫師

曰玄門養生壽僅百餘若此學得力則自是而千

萬年千萬年猶一息耳孫懷義懷智復懇如魯四

近溪子集

首卷

乙

百

尹請師曰汝輩與諸友着緊此學便是延我命於

無窮不爾縱年歷數百奚益哉

二十九日辰刻師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

子環侍請教言師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

發背萬物峻極于天

師曰人生天地間須要有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

落實

師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可就罷須要發一箇不

惜身命心無一毫為世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有

成訖

或問修身爲本師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個仁便是修身爲本

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師曰諸事俱宜就實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師又謂諸孫曰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于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

師又謂諸孫曰我歸後遊方僧道一切謝却我本不

近溪子集

首卷

二

在此立脚但因其貧濟之耳力量有大小汝曹自斟酌之

孫懷智問師去後更有何神通師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我只平平

中午賓蘭萬左史言策問疾師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焉時江七十四

羅汝芳頓首書

自跋絕筆

賓蘭告退師猶正立拱手而送復端坐目諸生曰夜還來坐

九月初一日師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哭留師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至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

萬曆戊子八月晦羅先生疾且革楚同門弟萬言策往問先生色津津喜曰聞從者有行色不

近溪子集

首卷

三

能具祖帳予將弃茲遽廬矣幸可留兩日君當復來時門人環侍無慮數百人出先生言別同志語眎言策讀之矍然已執先生手診脉息蹶然請曰願先生終惠一言祗用夙夜先生命筆札爲真行書前數語授言策已拱立目送出出則拜先生于前堂猶致遜謝語云明日九月朔頃先生報少甦竊私謂庶幾無死乃竟如其言以朔二日午卒嗟乎先生當彌留之際持志堅凝言動不失故常作書字勢遒勁行列端整且

計日反真如歸故宅一切放下宗旨進于忘言
矣嗟乎先生薨而後已歿而不朽哉明日哭先
生歸再啓遺書手澤宛然溢焉隔世謹志之心
不知涕之潛然也是日言策敬拜手書

昔子與氏於魯大夫問疾以將死言善示當識
其言魯論記之昭如也以言足傳也吾

師近溪羅夫子手答左史萬元獻問終以詔乎同
志其仁天下萬世之心大可想見元獻綴數語
于後以質諸同門復走東繼臯曰幸即取過付

近溪子集

首卷

四

三百五

梓蓋欲推夫子之仁永仁斯民也繼臯叨列門
牆素司書刻謹併錄失子臨終大畧爰授梓人
嗚呼惜哉大弗獲已也嘗聞尼山云崩易水曳
杖孔子之歿也如是垂憲于今不衰史記有虞
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先儒釋其爲天地
鬼神必有以相之斑斑可鏡已今茲前期雷雨
崩從姑山一角折大林百餘株夫子自知其將
還太虛顧發于言書于楮冊形于群動毫不踰
矩追視二聖同符千古獨無默相於其所歿然

則天之將喪斯文也又將相斯文俾聞且見者
庶幾有續焉爾烏忍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
興起心也且邇者楊太史貞復曰老師活孔子
也會語八本乃六經之命脉精髓也竊謂當如
古人誦經之意每月會同志誦之一過益莫大
焉由太史公斯言繹之愚以爲是別言又會語
中之命脉精髓也尤宜日誦一過焉者又烏敢
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警策心也昔戊子重
九後日心喪門人廣昌聶繼臯稽首謹書

近溪子集

首卷

五

昔賢有言仲尼沒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旨
哉其言之也今習博士家言者甫束髮知章句
有所聞於塾師即曰道如是學如是也顧烏睹
所謂絕而所謂乖者又曷以也漢以來諸儒離
經衍疏不無功於孔孟然見其遠且大者或罕
矣矧與旨哉道不終晦而有宋明道程先生直
契聖真素爲之徒者不旋踵堙之嗣而象山陸
先生稍稍振焉逮我明運際文明而陽明王
先生挺生姚江所幸及門有心齋王先生若我

先師近溪子羅子之於姚江蓋聞而知者也倡學於盱江而傳習其說者幾遍海宇今其遺言如近溪子集四書答問五經翼編仁孝訓一貫編諸書炳炳在已微言大義庶幾執明而曦執儒雖不敏非阿所好者適哭

先師於盱之明德堂將道闡浙還吳值將樂揭君志點于雙峯三華之間揭君嘗東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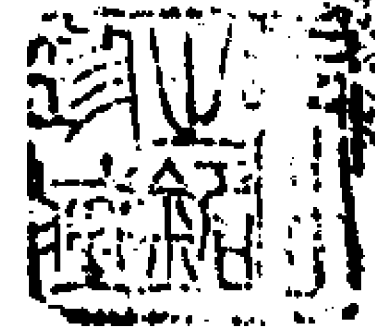
先師者且命其子一貫從儒遊欲聆師旨而謀刊師別言廣之同志儒趨之因題其端心喪門人

近溪子集

首卷

六

吳郡曹胤儒謹識



近溪子附集卷之一

盱江門人

黃承試李兆

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敬 羅懷本 梓

皇明理學名臣傳

雲陽後學譚希思撰

四川巡撫

公諱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建昌南城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差長罹火病遇禾川顏君教之習靜病日減

近溪子集

一卷

七

遂事如師因一意性命學居恒泛觀魚鳥獸禽愛其群隊戀如悲鳴相應惻然思曰何獨人而異之偶塗行逢客談笑竟日忘倦又惻然思曰何獨親戚肉骨而異之從此痛自刻責力祛已私善歸人過歸已益歸人損歸已初學時每清晝長夜揮淚自苦久之已日有克甚至不愛髮膚念念以利濟為急嘉靖癸丑第進士寓京師與姜鳳阿寶胡廬山趙鄒穎泉善耿楚侗定向劉養旦應峰諸先生聯同志會辰夕切磨各有所得維時分宜柄政網羅名望公寧觸忤靡少

染出守寧國衍 聖諭六言曰令講生發明父老子
弟依戀環聽者萬計公卽境卽言發其渾淪活潑之
機啓以並生同生之天有苦思慮起滅者則以心體
未透覺之有以中常炯炯爲得力者則以赤子原來
帶來正之有以持心不放爲工夫者則以意念端倪
聞見想像之錯認者提醒之隨問隨答惟是性靈朗
耀洞徹空澄而迥無隔礙自然圓妙迅疾一粒而九
有盡含一息而萬年莫竟總括之以覺字覺靈知也
言人心之靈動于感應其是非得失纖微罔不自知
近溪子集 一卷 三

學被効去或請少輟從時好公曰此學命根也某被
瀝矢心卽萬死不悔避或曰不懼黨禍乎公曰人患
無實心實心講學必無禍黨人者好名士也非實心
講學者也自是遊名山求友生涵泳理會日益精進
其言曰良知心體神明不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
及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
膚淺此後須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凝結心
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
近溪子集 一卷 三

應接還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張主
他只去想念光景蓋認意爲心之誤也又曰獨之靈
體通徹于帝天獨之妙用昭察于率土中庸指其爲
見顯則慎之所自起大學嚴之於好惡則慎之所由
施又曰學問原有兩路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箇存
主言動有箇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
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
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已亦
無從增長公之學惟從性地入手故從虛上用功坦

近溪子集

一卷

四

三百五十五

然蕩然忘垢忘淨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安
排無事賢愚兼收直欲心體與天地爲徒意況共爲
魚活潑又曰吾人日用獨處其念頭之慈祥恩愛者
爲仁嚴刻峻厲者爲不仁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宜
長惡惡宜短試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不免爲忍
人如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做得好人是又教
人切近處年七十四萬左史問疾公命具紙筆手書
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
相人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

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
可有耶願同志毋惑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公曰諸事
俱宜就實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又曰聖諭六
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能合之論孟以
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于堯舜世矣於作聖何
有言訖端坐而逝門人私諡之曰明德先生

諸儒學案傳

安福後學劉元卿撰

禮部員外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因號近溪其

近溪子集

一卷

五

先豫章人遷建昌父前峰公娶甯氏生先生甫三歲
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條
變也五歲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隨告母
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張洵水公學一日誦薛氏
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
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先生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
月而澄湛之體未復乃閉關臨田寺凡上置水鏡與
之對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而成病及讀傳習錄病
遂瘳丙申年二十二入邑學庚子見顏山農公因述

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卽是制欲。泐體仁也。又卽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同制欲爲先生悟。遂師事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聞父病不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于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間。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卽先生畧爲解說。胡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忽一夕有所悟。趨父榻前跪曰。兒今幸悟格物之旨矣。曰。何也。先生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父然其言。癸丑廷試授太湖令。先是邑多盜。先生修渤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擢比部主事。出審大同宣府獄。過魯。問道泰山。文人學益進。迨守寧國。教化大行。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未幾丁外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先生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益衆。聞山

近溪子集

一卷

六

農公獲罪。監禁留都。乃稱貸數百金。同二子及門人買舟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壬申當道引哀詔促起復。補東昌先生。治東昌如寧國。癸酉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壕。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無何轉藩叅。齋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命。先生欣然曰。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闕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晦偶疾。乃冠服禮天地祖考。近溪子集

近溪子集

一卷

七

近溪羅先生傳

安成友人王時槐撰

太常寺卿

萬曆戊子秋九月二日盱江近溪羅先生卒。後九

兩申冬其孫國學生懷智伯愚甫調于螺川子延之三益山房與對牘盡春回兩越月而後別子因得先生會語庭訓榮哀遺錄登紫焉子初以伯愚習聞先生緒談意其或襲口吻而無暇受新益也乃與默坐不漫出一語既踰旬試叩焉伯愚則若一無所聞者虛中密究務期自得予大快以為先生真有後可以續衍先生道脉於方來也伯愚以先生小傳屬予予顧淺陋曷足以模寫測量於萬一哉先生諱汝芳字惟德世為建昌南城人始年十七因有感於

近溪子集

一卷

八

三

有三陞左叅政得請致仕還從姑開誨來學偏涉撫吉洪饒楚粵閩浙留都徽寧諸郡大會同志東南之學不振蓋歸休凡十有二年享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先生云先生平生學以孔孟為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為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眾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

近溪子集

一卷

九

三

射賞罰之法行于漳南久之以靖山海寇警幸獲成
効壬戌予以內艱服闋入京先生時爲刑郎邀予夜
對壺壺劇談已而語人曰吾與王子劇談誠祝天願
其有契于吾言也其切惻懇至如此乙丑予爲符卿
先生以寧國守入 覲既見政府存齋徐公出語予
曰吾適見公首言公當勸

主上以務學爲急然必於其左右瞽御焉先之公誠
能使諸大閣知嚮學卽啓沃 上心一大機括也公
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公大以吾言爲然

近溪子集

一卷

十

因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卷談不足風世得 君相
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一夕先生招予過其邸舍
聯榻而寢比四鼓先生問予曰近日何如予曰吾惟
直透本心耳先生詰問本心予請示先生曰難言也
譬如蒸飯必去蓋乃知甑中有飯去甑乃知釜中有
水去釜乃知竈中有火信未易言哉予曰豈無方便
可指似處先生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萬曆戊
寅予歸田既久先生亦謝事還予買舟訪先生于從
姑山房請益先生曰學必有定向庶可決成予請示

先生直以一語酬答予憮然有省予留從姑踰旬見
先生天真粹朗彼已盡忘八荒洞然了無畛域語笑
動靜食息寢處神機自運不涉人力朝夕孟疏與客
共食客至盈座亦無增味熙怡竟日諸生不問則默
無繁言蓋先生以精神感人有出於言詮之外者矣
予見先生博大渾涵普愛同人畧無揀擇境隨靜開
不生取舍乃自愧予之淺衷局量耽僻厭煩誓當頓
捨宿障庶可通於大方也時有士人以專持佛號求
往生爲學者予問曰若此者何如先生曰得無全靠
彼乎予曰學者攝心方便之門不一亦均之爲有靠
矣先生曰此當有辯臨別先生送予舟行以勿復致
疑爲囑甲申先生過螺川訪予白鷺院中予試問玄
門之學先生曰豈嘗有所聞乎蓋言之予漫述艮背
之說先生曰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名爲鬼窟因
極口贊中庸二字曰平常是道何事旁求蓋自是別
後五年而先生終人聞矣先生既歿海內咸望風追
仰然予竊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彼徒見先生之標
末而未窺先生之底裏故或妄意以爲慕先生之學

近溪子集

一卷

十一

三

而未免失其矩矱蹈于縱蕩之歸也先生脫略蹊徑渾無朕跡人所共知而不知其中貞白無瑕一切外物嗜好都絕恭視千金儔然不悅舉以與人若拂輕塵寔出性成非由強作當太湖離任邑吏以公費餘金請受爲路資竟斥置官庫而行其介如此至鬻產貸金以急師友之難傾囊倒困以應饑乏之求卽人以禮餽隨手散施澹然其忘情也先生之薄利殆罕其儔而昧者以有慾之心藉口於先生之脫畧蹊徑遂蕩然潰防敗節以僭附於狂簡者不亦遠哉先生

蓮溪子集

卷一

十一

長

語嘗引何愚何慮曰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迺殊而爲圓化感而爲寂又曰感通其用雖千變萬化而莫窮然不動其體則亘古亘今而無變遷也又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嗟夫先生之學可謂大而有本中凝一而外融暢者矣彼徒見其標末而未窺其底裏輒號於人曰吾爲近溪先生之學而竟以恣情爲率性墮於無忌憚以反中庸者予故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也夫不知先生於先生

蓮溪子集

卷一

十三

長

生何病予特懼夫萬古學術毫釐千里所關繫者至大敬著其說以俟知言者擇焉

聖學宗傳傳

東越後學周汝登撰

會魁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

淘水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開闢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縣學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因自述遭危病失科舉而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

近溪子集

一卷

十四

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

之謂曰若我輩自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溪畧為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得辱此等苦趨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

近溪子集

一卷

十五

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溪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忌此皆君心痛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冒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溪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

脉循軌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觀見華亭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也近溪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尤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東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近溪毅然曰先生

近溪子集

一卷

十六

生此言知東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溪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其成事固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溪復曰先生以宗社為心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喜翌日大會霽濟宮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當勸主上

以務學為急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然之出而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寢室受其福矣迺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攀轅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溪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謂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

近溪子集

一卷

十七

信從益衆丙子轉藩叅丁丑責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為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於法近溪曰彼以講學羅文罔子嘉其志違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

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
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
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
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絕筆明日為
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徵飲
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
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
謚曰明德夫子近溪學以孔孟為宗以赤子良心不
學不慮為的以孝弟慈為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撒形
近溪子集 一卷 十八

贊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條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
未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
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
不悔避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
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
衆人心為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為身有官也而以
百姓之肥瘠為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
立達為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
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 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
近溪子集 一卷 十九

根於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
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
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
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
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
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建昌府冊鄉賢傳

嘉定後學張

恒撰

本府

知縣

參政羅汝芳南城人甲辰會試癸丑進士生而有作聖人之思夙已稟性天之旨自陽明王子倡良知之學本宦私淑其傳益加闡發揭孝弟為良知之本體指敬畏為致知之工夫謂信得過即聖賢實修當得起即堯舜事業于是人人皆直見本來面目在在可

保養赤子真心蓋直接孔氏之傳翼顏曾思孟之統而大有功于來學者也若其襟懷光霽魚躍鸞飛度

近溪子集

卷一

七

量汪洋天空海濶雖百家有一善拜受不遺雖愚夫生一問曉告必盡所著廣孝經四書問答五經翼編明道錄識仁編等書宗旨一血脉貫通允矣印正六經實非支離章句至如跋歷中外無論職任淺深因事燭照為民造福疾革之時細書別言心地足占寧澈身歿之後家徒壁立子孫不免饑寒近蒙批允崇祀郡庠竊以本宦非止鄉國之善士已也伏乞題請從祀裨之得附先儒之列與薛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同祀廟廷庶幾道統昭明人心激勸矣

萬曆十八年十月初二日送主入祠

太湖縣舊誌傳

嘉靖庚申年修

烏程後學王

杰撰

本縣知縣

羅汝芳建昌府南城縣人由進士筮仕廉介自守仁惠及人儲養諸生稱事餽給新建明倫堂文會樓累有興作不妨於農三年陞刑部主事民為之去思碑于城北以紀其化焉

太湖縣新誌傳

萬曆甲申年修

楚黃後學王大謨撰

本縣知縣

近溪子集

卷一

八

羅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進士嘉靖甲寅任每事倣古循吏不拘文法勸書院群學官弟子員下暨閭里童穉日講良知學而專禮高年獎廉節招流移抑豪禁姦至學校尤所加意建明倫堂買學田二區以助貧生之婚喪者陟刑部主事歷官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甫去民肖像生祀之名近溪羅先生祠

寧國府誌官師表

萬曆丙子年脩

南海後學陳

俊撰

本府知府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進士即中任政先禮教弛刑

威念坊民德建書院講明正學懋作人有古循良之風艱去士民遮道泣送之因見任例不立傳

論曰鄉三老嘗述 高皇帝時綜核名實法網頗密有司簠簋不脩輒見禽夷寧郡介山谷間民畏其上布令若流水敷惠若濡露可卧理也以吾觀于諸公器識才畧不必相仍然皆務農桑教化使百姓孝弟力田盜賊稀少矣袁廷輔及士顯並皆以身殉民尤為卓絕其尸祝于法當焉屬者方 名達時之節費賑舊敦尚大體羅 名汝芳之崇篤道術比屋絃歌王 名近漢子集 一卷 又三

嘉賓之簡訟約躬拊揚庭什暨諸邑令長亦猶有循蹟可紀以仕方顯不傳云

回脩江西省誌傳

新喻後學簡而參撰建昌府學教授

叅政羅公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南城人幼聰穎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苦樂倏變也識者已驚其異及長專志聖學力祛已私孝友純至忠盡性成嘉靖甲辰舉春闈寓京師同名士聯會切劘嘆曰吾人業孔孟之學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以繼

往開來為已任何必區區仕進為哉遂歸十載不

廷試習靜從姑山房日以聖學為念至癸丑學有成

始 廷試叨 恩賜同進士授太湖令用德化民政

幾無訟擢比部主事學益進守寧國覺民性靈補東

昌三月大治癸酉遷雲南副使轉藩叅政多奇績如

破酋虜開二計此其餘事也入 賀語張江陵以致

君堯舜張怒遂挂冠而歸先生宦轍所到群人而學

化行俗美至今遺甘棠之思致政日囊篋蕭然以故

後裔屢空自幼讀書從姑山後復納價創屋為講學

近漢子集

一卷

又四

所日講學于其中從游者益眾宛然東魯之區丙戌

偕門人游吳粵閩越講學問道忘食忘年津津靡倦

真孔氏不厭不倦之心也比歸戊子八月偶疾弟子

環侍者千餘請教言先生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

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曰人生天地間須是頂

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莫又曰此學玄妙入微不

是說了就罷須要發一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為世

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有成就至九月朔日沐浴禮

天地神祇畢命諸孫次第進爵各微飲拱手別門弟

子曰我行矣珍重珍重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汝輩
緊此學便是延我性命于無窮爾門人依依不忍捨
強留先生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中午萬左史言
策問疾手書數十行與之非先生宇宙在手造化生
身者能然乎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逝之日門
人雲集相向而哭聞者不問遠邇即愚夫愚婦莫不
設位而舉哀焉城市中悲號七日不忍聞皆嘆曰哲
人之委泰山其頽矣當先生接引人群隨機開發有
裨道脉最大自生民以來繼孔子而興者其在先生
近溪子集 卷一 五
乎先生門人楊起元等私諡曰明德先生事蹟詳於
都御史譚希思理學名臣傳禮部員外劉元卿諸儒
傳太常卿王時槐傳吏部侍郎楊起元誌師相趙志
臯表督學御史詹事講碣吏部員外鄒元標碑暨諸
名公之文門人董裕楊起元蕭彥鄧鍊等於鳳凰山
麓建明德羅子祠春秋祭享有近溪子全集行於世
槩其生平學詣玄深道臻廣大卓矣往聖之巨擘昭
然後學之芳規允曰真儒宜當從祀 廟廷擬入理
學者也

近溪子附集卷之二

盱江門人

黃承試李兆父編次
蕭應泰元之父校正

孫

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敬

羅懷本

梓

明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
生墓誌銘

歸善門人楊起元撰

吏部左侍郎

萬曆十有六年秋九月之二日明德夫子羅先生卒

近溪子集

卷二

七

誌

其未卒前十日謂門人黎允儒曰貞復典試在闈吾
欲與語子試往訊之起元聞之自粵驅而至則無及
矣相與慟哭於位於是門弟子百餘人暨諸姪繼宗
繼先輔載孫懷義懷智等謂起元曰子宜知師子宜
銘師起元瞿然謝曰夫子安足以銘吾師耶安足以
銘吾師耶乃即張子嶺袁子世忠王子湧萬子煜黃
子承宣楊子百里等所稱述暨起元睹記所及者次
第之吾師明德夫子羅先生生建昌南城四石溪其
先出司徒祝融之後至漢大司農珠始家豫章柏林

至唐侍御袍之子忠六公遷此代有厚德 明興季
文公新有室代父遠成永和公讓其產於二伯羅氏
孝義遂著於州里永和傳四世爲兩岡公兩岡生前
峰公公以師貴 封刑部主事配寧 封安人安人
夜禱北辰夢赤日入懷覺而有娠正德乙亥五月之
二日而夫子生夫子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甫三
歲坐火園俟安人未至而哭前峰公趨抱之哭止隨
思曰均此一身心何苦樂倏變也五歲安人授孝經
家人故亂其誦大怒怒笑告安人曰人言肚內藏會
近溪子集 二卷 三言十三

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欲非體仁也夫子問體仁
先生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夫子悟師
事之癸卯夫子年二十有九舉於鄉與同志會滕王
閣明年甲辰舉會試與同志大會靈濟宮聞前峰公
病不 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以待講學之
士矢心天日接引來學足不入城市戊申學易於楚
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夫子夫子知
其易有傳也至是幣迎之及有所扣不應夫子遂巡
却拜執弟子禮胡子喜使夫子息心而深思之坐三
月方見許可忽一夜悟格物之說曰大人之學必有
其道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
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
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
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
之妙術也前峰公詰曰然則經傳不分矣乎曰大學
在禮記中本自爲一篇文字初則舉而舉之繼則詳
而實之總是此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脈耳
公然其言庚戌約同志大會留都秋會江省月餘所

流至螺川集會凡邑同志辛亥會樂安會宜黃歸三
義倉創義館建宗祠置醮田修各祖先墓講里仁會
于臨田寺壬子撫臺夏夢山公登姑山請見夫子命
有司具路費促北上癸丑廷試年三十九時內閣
徐存齋翁定會所於靈濟宮夫子集同年聯同志日
至焉季夏選太湖令時靳黃英山多盜江防使者遣
兵戍其地民苦之夫子至首請撤戍盜不爲備領壯
士突入擒其渠魁盜悉平所至集父老從容訓誨之
於是小民聞風爭持果酒叩道傍求見湖賦素難辦
近溪子集 二卷 四
因與之約悉得詣縣自納設櫃于門民甚便之復流
移修庠序令鄉館師弟子朔望習禮歌詩行獎賞焉
立鄉約飭講規敷演聖諭六條惓惓勉人以孝弟
爲先行之暮月爭訟漸息有緩急難卒辦者父老子
弟爭相趨營之入 觀嚴氏欲以臺省要往見夫子
曰有命旣而擢刑部山東司主事時大司寇鄭淡泉
公亟稱太湖之政部事無大小悉與正之一時平反
從末減者甚衆前獄中每遇寒無日不報囚死夫子
命具湯藥熱飲食時收放囚乃不病已未滿一

恩封父母如其官庚申出審大同宣府獄沈青霞鉅
者嚴氏寃害之也死而株連甚衆皆欲殺之夫子悉
從輕減比返過魯問道于泰山丈人學益進辛酉歸
省學者大集壬戌出守寧國至寧國凡士民入府則
教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足以治寧國耶曰奚啻寧國已也數月教化大行遠
邇向風乃聯合鄉村各興講會清逋欠修堂廨建志
學書院與郡之鄉先生及諸生沈子懋學徐子大任
蕭子彥詹子沂趙子士登戚子恢郭子忠信梅子鼎
近溪子集 二卷 五
詐等講學不倦郡堂絕無鞭朴之聲南陵苦種官馬
力請撫按奏罷之築涇縣南陵太平城及羅公圩
修水西書院乙丑入 觀徐存齋翁詢以時務對曰
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翁是之遂合同
諸大會靈濟宮回郡王吉泉公按郡郡中寂然無事
公謂所屬曰太守誠以講會鄉約治郡命集父老子
弟而觀其歌詩習禮皆賞之未幾聞前峰公訃奔歸
士民縉紳送踰百里有追隨至家者丙寅建前峰書
屋于從姑山四方來學者日益衆戊辰聞顏先生以

剛直取罪監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
買舟往救或曰山農不及子子師之何也曰山農先
生在縲絏之中而講學不倦雖百汝芳豈及哉既而
賴同志併力設處得戍邵武已已居寧安人之喪夫
子毀脊辛未厝寧安人畢乃周流天下徧訪同志大
會南豐大會廣昌大會韶州由郴桂下衡陽大會劉
仁山書舍是行也遊濂溪月巖謁永州舜陵縱觀九
疑深入蠻洞陟日觀于上封讀禹碑於嶽麓酌賈誼
井泉挹汨羅廟貌而衡湘幽勝殆盡其槩矣壬申當

近溪子集

卷一

六

三

道引 哀詔促起復癸酉入京見張江陵公公問山
中功課曰讀論語大學視昔稍有味耳江陵嘿然補
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甲戌年六十
具疏乞休同志強止勿上季冬抵雲南治昆明隄今
從下者濬之省原估費十分之九與其父老履畝靠
水利復金汁銀汁二溝民便耕種焉乘暇遍歷郡縣
凡水之利害無不平治杪秋由大理入永昌潞龍池
引沙河乃適騰越州莽人犯三宣且逼州境夫子以
虛聲先之莽人不敢近兩院遂署行兵巡事莽人掠

迤西迤西使人告急夫子授以方畧大困之復遣人
馳諭六宣尉但能滅莽者即許居其地莽人恐乞降
丙子署提學事時選貢方嚴悉以正貢應署司事時
欲多決重囚竟多出少入真安寧二州城暇日輒臨
鄉約其父老子弟群聚聽講者重千計風聞遠邇
爭鬪漸息幾無訟矣二月轉叅政捧賀入京起元
受業焉 賀典既成曰吾今則可以乞休矣遂具告
吏部出城諸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
仕之 命而歸已卯入粵從南海歷惠潮至閩徧訪

近溪子集

卷二

七

三

同志庚辰修太平橋辛巳給諫鄒南皋公薦於朝
癸未門人杜應奎聶繼皋等及諸孫集刻會語六卷
是歲給諫楊宜菴公疏奏雲南邊功夏通臨川會
崇仁會樂安門人黃子廷寶徐子允修陳子樞曾子
如海吳子道南黃子宸詹子事講陳子致和等各留
會旬日乃入吉州訪王塘南公進安福訪鄒穎泉公
至永新拜山農先生下泰和會胡廬山公是歲按治
韓珠泉公以地方人才薦夫子乙酉大會江省同
志于會城丙戌麻城周柳塘公來訪同舟下南昌遊

兩浙至留都日與朱子廷益焦子竑李子登陳子履祥湯子顯祖等談學城西小寺未幾同志咸集會憑虛閣會興善寺門人集會語續錄趙澱陽公刻于太學別後大會蕪湖大會水西大會寧國從祁門入饒州而還丁亥門人爲建講所扁曰明德堂是秋建陽尹崔子肖迎夫子過新城與鄧子元錫傾論而別至建寧大會有建陽會語戊子夏靜養從姑山命諸孫勿往應試六月從姑山崩一角風拔大木百餘株八月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夜談學不倦念五日命姪輔三孫懷智門人聶希賢周廷桂董匠事姪輓長孫懷義門人鄭奎侍左右七孫懷祖門人王潛黃欽司賓客五孫懷敬門人黃文炳李大經司應酬八孫懷本門人王一元鄭時彰司書札以萬煜聶鉉總之二十九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中午左史萬言策問疾手書七十字與之自炫絕筆九月朔盟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哭留許

再盤桓一月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四夫子十有五而定志於洵水二十有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有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有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其他順風下拜者不計其數而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者亦不計其數身所止處輒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及門者數千人直下承當者亦衆配吳恭人生子二長軒號復初配黎次輅號玄易配饒女二孫八人曾孫十人逾月門人皆至凡數百人掖柩出殯于鳳凰山里人皆罷市盡哀既而諸弟子相與言曰古人之尊師也咸有私諡以志不忘若隋文中宋明道是也今安可缺乎又相與議曰吾師之學至矣蓋孔子求仁之旨的在大學大學一書是性體與矩式兼至者也秦漢而來悠悠千載其間豪傑之士聰明超悟者見性體矣而未必盡合其矩式高邁勇往者擬矩式矣而未必盡透其性體惟吾師之學發志最蚤自髫髻之年以及壯強衰老孜孜務學未嘗少倦然求于四方高賢宿德惟恐不及德無常師善無常主但聞一

言之益卽四拜頓首謝之會衆智以稽古訓并中庸以歸大學靈透洞徹生德盎然而其躬行密實殆篤恭不顯矣故其隨人啓發直指性體至所真修刻刻入神非言所及也每稱

高皇道並羲軒而六論乃天言帝訓居官居鄉極力敷演蓋畏天命畏大人學不厭教不倦平常而通性命易簡而該神化自孔子而來未有吾師者也今夫論者名言之跡耳惡足以稱其德哉天之高明也萬物覆焉其贊曰大哉乾元地之博厚也萬物載焉其

近溪子集

二卷

禮

贊曰至哉坤元今夫子之德合高明博厚而一之故語之以地則遺天語之以天則遺地殆無得而名焉矣於是又有言于列者曰然則欲求吾師之學者無如大學矣乎大學首言明明德則蓋以明德論諸衆乃交贊曰其可哉其可哉遂筮日告論曰明德夫子以某月某日肇鳳凰山之原銘曰赫矣

皇明會合貞元篤生夫子揭日月中天信性信古巧力具全大信大順仁孝自然祖述仲尼憲章

高皇履懷靡遺持載無疆物斯並育道亦並行大哉

夫子明德不忘鳳凰之岡肝水之原作人君子是升是遐聖遠言湮衆說紛拏遺我會語後聖莫加

近溪羅夫子墓碣

樂安門人詹事講撰 提學御史

先師近溪夫子以天年終於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計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太學生懷智持狀來徵講爲碣講於師寔有罔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

近溪子集

二卷

十一

禮

御君第六子近通始歷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大壯里閭季文生永和魁然以孝友著于家庭永和之四世孫爲兩岡則聲聲負奇節大九厥宗者也兩岡舉丈夫子三其季爲前峰公諱錦卽師之尊人封比部主事如師初年官公嫺於文詞馳聲章甫中籍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嚶嚶然稿矢東越安人寘夢赤日入懷生師師極樞時卽悟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禮甫長雅不好弄群兒以狎侮至油然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群弱冠受博士籍悟尼聖之

學有不專於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捧
賢書明年捷南宮人皆以爲華師歛如也叔子樂溪
怪而問之師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即
有一乘事業此壯夫終身有蓋棺憂也隨輟 廷試
事歸姑山決策尼聖面水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
仕者人謂寧安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爲進取計何
輕視若此安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第故爾當是時
介紹於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于中都轍跡所臨履
溢戶外聞者靡然顧化師卽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
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 廷試授太湖令太湖巖
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
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
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入 觀天官最其績擢比部
主政時大司寇海鹽鄭公也公素慕師比在屬謹甚
以爲得師晚事無大小悉與諮之所明罰仲抑者甚
顯迨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朴聲日惟講學水
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
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尊人外艱歸

歸之周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時江者師在
四方來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引 哀詔從起復
補守東昌間行泰山途遇盜將犯之旣聞爲師也拜
而泣曰吾意爲某某乃羅爺耶稽首而去尋遷滇南
副憲時莽人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涕
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爲開水利塹城壕省遙役
大布 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
從尤衆無何轉藩參 齋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
廣慧諸刹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
正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修撰沈君懋學
編修曾君朝節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
奚望遂具告天官浩然歸矣師之歸薦紳談者憾柄
國併唾言者欲甘心之師笑曰無庸記云君子隱而
顯且一時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
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下聯轡各郡走安城下劔
江趨兩浙金陵往復闕廣益張皇此學今
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衣冠謝皇天后土
召諸門人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章

丁寧 王史命各舉解相酌以別諸門人泣留留一日整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四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本道之大原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爲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寧也未嘗不運至虛而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宰至實而至虛故放之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真詮即研究有年透悟獨到

近溪子集

二卷

十四

一

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笑歌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洒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常以學請正曰學貴靜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至虛要矣何着講常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是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

一息有間于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令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爲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而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師不可測詳具楊太史誌中講不復贅云

近溪子集

二卷

十五

一

近溪羅先生墓表

古樓友人趙志皋撰

大學士

予素心理學龍溪王公謂予曰江右近溪羅先生雅好學大建旗幟爲四方來學倡戶履常滿東裝就業者無間遠邇予欲得其人兩相印可大愜所願爲快時先生尚守寧國已籍籍有聲矣歲丁卯先生周流天下徧訪同志灑然臨予新與公劇譚竟夕相得甚懽聆其的譚仁旨毅然身爲已任公嘆曰真顏氏子復出也予目先生爲中野服飄飄物外真若秋鶴橫

空毫無煙火氣味尚爾一儒生態也自是得就敘席
言言兩相契解而彼此貽簡牘交相責成互相訂正
無下數十紙逮兩成先生久解組歸擔簦來避白下
時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日會百計翕然從之予時
率六館師生延先生大會憑虛閣悉剖底蘊予得其
精緒者錄而梓之已呖呖雄鳴於世未幾先生曳杖
告殂嗚呼先生之學大都指點人心以日用現前爲
真機以孝弟慈爲實用以敬畏天命爲實功一念不
厭不倦爲朝夕家常茶飯人人可食何智何愚破觚
爲員言言中的徹天徹地高之不得率履不越庸常
卑之不得易簡通乎天載渾玄渾釋忘俗忘儒心涵
天地之虛量沛江河之決學之得其大者也尼父箋
箋一脉千百年來關而不通者直至先生而衍其派
矣世儒以玄疑之者是得先生清淨玄明而不得先
生冲夷恬澹以釋疑之者是得先生吟哦不設而不
得先生廣博無垠此皆遊其藩而不登其窠窠摸其
貌而不探其神情者也且名之不得窺之無似又安
容置喙其間哉第今之講學名家分門各戶競相標

榜稍相牴牾而氣不相下一窺影響而執之焉有
者舉在先生下塵矣予何敢私一先生哉海內自有
具隻眼者在先生孫懷禮懷智昔遊子門予得其兩
生狀一以慈和剛勝一以高明柔勝一種朴素真醇
毫無妍憤予心賞之卜先生後有人也茲捧狀乞予
表先生墓予何足爲先生表其積履一二哉若夫得
先生大誼之槩復所楊太史墓有銘養貞詹侍御墓
有碣俱昭灼耳目照耀今古者也予不容贅一辭矣
予特表其生平好學一事顯揭於墓道俾尚友者知
所稽云

近溪羅先生墓碑

吉水後學鄒元標撰

吏部員外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問無足述數者不足
論卽有足述數者顛顛學一先生言嚶嚶自信有告
曰道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塵虛於道
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
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
弗載也執一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

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蓋自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虛而忘我矣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教旨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來先生已爲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不覺于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懷智訪我雲菴以墓碑見委予閱諸名碩臚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先生姓羅氏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爲明德先生世爲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

近溪子集

二卷

十八

樟首顏山農者四已而師事之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廷試癸丑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叅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爲仕其學也以仕爲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而真誠惻怛盎然春育興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之戀慈母去而思歿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強致也元標反覆窺先生于微真令人心折神悚非後世剽譚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貪視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與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曙而怒解始起失顏橫難口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絏日貨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而得先生嗟乎卽此天地可格地

近溪子集

二卷

十九

三

神可動矧曰其他梁夫山因楚先生嚮田往援之有
諷先生曰夫山害道宜羅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羅
文罔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
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視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
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
真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已
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闕之或疑先生學
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
博本平地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
本其自統自純者為學而以意念把捉為統為純嗟
乎此學之所以難言也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
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
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
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蓋嘗論
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
適人尊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為心身與人
同以衆人身為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為禁勿
恤于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為學勿執于見

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
皆也 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謂先生有
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
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
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
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
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
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
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
濫竽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
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為知言今
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
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
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歿萬曆戊子九月葬二十
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

力弘而毅

嚙吸萬類

胎育元氣

蚤竭心思

晚順天成

何思何慮

斯道典刑

其心孔仁

其仁以身
濟濟多士
百世不忒

周疏海宇
私諡明德

物我皆春
繼往開來

讀近溪羅子集

萬曆癸未余敘近溪子集

觀近溪子集也第憶往所聞諸

近溪子與時所欲質於近溪子者

藉手杜生就正云爾不虞近溪子

卽以弁之簡端也越乙酉冬迺得

近溪子全集把玩累日不能釋手

俯而誦仰而嘆曰嗟夫近溪子之

學其日新迺如此耶蓋余自嘉靖

戊午獲交近溪子於京邸其時近

溪子譚道直指當下性真令人

反身默識絕不效在儒詹然訓

解文義辭則韓白用兵直搗中

堅寨旗斬將不爲野戰者甲子

以後近溪子博綜富蓄所學益弘
以肆其時譚道兩都間爲寓言以
提激朋儕而淺膚者或訝其恟怳
辟則武王克商借兵庸盧彭濮
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
甚不敏顧能引觸於言詮外也雖
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有豫知
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
夫惻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
日高明賢雋往左袒西方之教
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擬則失
近溪子借兵意矣余切痛之且
重懼焉今觀近溪子集中發明
孔孟學脈甚的指示孔孟路

甚明粹然一軌於正更無隻字片
言勦襲僣釋家語柄而僣釋之
與突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
殆辟之
今聖天子當陽離題辨髮之醜來
享來王大明一統而内外界防
亦自嚴峻倚與休哉余爲是益
嗟快無已也集凡六帙無慮數千
萬言總其指歸大都明人之卽
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具此良知
也知之所以爲良者祇此赤子不學
不慮之真機也於戲盡矣學者
循近溪子之言而自悟自信將沛
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涸魚

之縱巨壑卽一介凡夫倏然而立陟
天人豈不愉快乎哉吁近溪子之
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抑堯夫有
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卽近溪
子集中近溪子之道已可自足矣
區區一縷血誠願近溪子亦更無
事旁求也

後四

李宏甫曰近老解經處雖時徑已見
然縱橫自在固無一言而不中鼓率
也雖語言各別而心神符契誠有德
之言俾孔孟後起豈不首肯於百世

萬曆乙酉仲冬之吉

友弟楚黃耿定向識

叙羅近師集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曷難言
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
歌滄浪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
惟宣尼子與知其爲至理所寓而明之以
迪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
無間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爲甚速也講幼

近溪子集

後五

從外傳則爲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
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將安成諸先達
則又爲言實理之在天者卽吾心實心之
在我者卽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迥隔
數萬從事泮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
生會講疎山錄達道達德三章九經要皆
行之以一而所談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

心若有契乃備贊及先生之門徒還將士
餘載未之敢忘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
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幸先生以貴
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于時寢興食息
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
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
謂實耶斯之實也非所謂一耶心理神竒

近溪子集

後六

虛含昭曠物我天地妙合員融乃知聖人
為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
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
此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
經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脉請
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寔難其人
蓋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

不疑由於天人之不一而後儒以氣質
譚性則天且疑之矣况於人耶疑則性根
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耶我
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足以悟其氣足以
充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
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
罔極者昨備員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
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顧
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
宛然孔孟心法也是是以明道故名為明
道錄因敬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
云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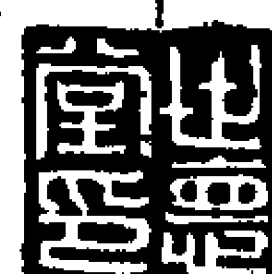
近溪子集

後七

萬曆乙酉歲仲秋之吉

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浙江等處督理監課撫樂安門
詹事講頌首撰



近溪羅先生集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歲
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
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
時走筆為之顧藁多散軼海內來學者願刻以
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季所
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錄之曩與先生之伯子
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錄中之
一二藏於家者與聶友繼臯書刻以惠同志刻
近漢子集

陳九

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
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
愚所能贊也子輅曰臣譽仲尼猶兩年捧土置
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
生亦云貴

萬曆甲申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會語續錄題辭

萬曆丙戌夏仲余同年友柳塘周君來
黃訪余從姑且欲偕遊白下決旬覺興致勃
然初從豫章汎鄱湖踰常山入浙江歷姑蘇
比至白下則朱明矣共周君約孝廉焦君從
吾輩三五知己聚首靜僻為結夏計得謝墩
禪室名永慶者脩篁如櫛暑氣全清同志蓋
甚且之未幾聲聞大老繹絡往來周君以
小恙言歸余未得去時諸大老於興善方
丈雞鳴偃蹇久亦聯有講會同拉余偕往且
論辨間多及之中稍一二當心即欲錄出以
補前刻會語之所未備久乃稟成茲帙題曰
會語續錄然猶媿駭雜未敢遽傳既歸而
大司成潁陽趙老先生貽音促付梓氏且云
興善會中
諸老先生意固均以此至六館師生想望尤為
切且殷也余不敢隱爰述所由以引其端
是歲長至時江羅汝芳謹書

刻會語續錄序

會語續錄錄時江羅近溪先生與南中各部
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所會講話也先生來遊
白下館於城西永慶禪寺都人士多從之遊
戶履常滿都寺諸大夫嘗以暇日會先生談
性命之理先生多依期赴興善之會余因集
六館師生延先生開講於鷄鳴之憑虛閣一
集數百人聞先生之言欣欣有感動意先生
之言大都指點人以心體至大真機見前通
會語續錄序
天通地亘古亘今不為卑瑣之論而一念為
已為人之意真有不厭不倦者耳其言而不
察則或迂之遠之余則以為坦平大道人人
可由家常茶飯人人可食所謂學之得其大
者也而隱微自得處亦可以默識之矣先生
於每會中所講退即次第其語錄成一篇皆
詳其指趣畧其間辨余慮無以廣其傳也爰
付之梓歲丁亥上元日古發趙志皋書

重刻近溪子續集序

近溪羅先生集楚侗耿公序之令人發深省
矣而先生門人熊生體信重梓續集問叙于
余二謏愚不學非有龍淵之利安能造庖丁
之門論斷割也雖然楚侗之叙以質疑要以
慨俗學之陋余安敢責人惟以己所自愧者
就先生請焉往者一會先生於從姑再會於
都下聞其言思之心猶有疑也欲再見叩之
而不可得適遊書坊適先生來會客所自午
會集續錄本
後談及夜分詰旦又談恍然渡河得岬披霧
見天曜如也又如臨大方銅鏡寫我形體皮
髮毛孔畢照無爽凜如也因得先生集讀之
又得續集讀之其書如乎其言其言如乎其
心蓋真見聖賢所以為天下萬世立命者直
欲以身當之視天下萬世為一人也余不佞
亦在陶鑄中乎先生之書摠之二言仁也孝
弟也赤子之心也而歸之性善歸之中庸不
佞少無他師惟先君之侍先君性嚴日教諸

子惟以不欺出一言先後微不相應則捷而
怒余習不欺之教惟謹然未能純如赤子也
年三十登薦書數歷中外皆執法持憲無錢
穀之染雖不能博濟近仁然自信無害人之
心早背先淑人五昆弟百惟先君之命將順
友愛雖不敢自附孝友之列亦不至族鄰鄉
鄰有所指議深自檢括加以切磋庶幾無背
戾先哲之訓顧動遭坎坷行輒齟齬事與意
違者不能先焉嗟二何以序先生之書哉先
會集續錄本
生日新富有守責行利脩之身驗之家庭交
之民物其筆之書者皆履之身者也憂深言
切慮遠說詳而漫遊之履日衆也謙益貶損
不施二以加人年彌高譽彌隆也余侍先生
之側讀先生之書惴然不能以自寧竊二乎
其有言而未能沃人之衷也終抑畏視人勝
予即無諸已亦不敢以非諸人也脩身理家
以交民物自求無媿皇二然見罪過之日增
也知性之善而不善未嘗不知也知道中庸

而偏倚未能免也是德之不脩也方將藉先生講學以明之遷善以成之改過以新之如夢者寤醒者如病者之得方而將服其藥也如藥之中瘳而幸瘳其疾也千古聖賢所以為天下萬世立命者先生當之而余賴先生之陶鑄也其不揣為續集序者亦欲全志之士讀先生之書者如余檢括其心以倡明先生之學必欲為仁人為孝子以不失赤子之心然後為無負先生之教也

會語續集序

五

萬曆丁亥歲重九日武夷山人陳省撰

近溪子續集

歸善門人楊

乾

朱熹
地補相
皇極無
出此稿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何如曰今日吾儕聚講憑虛是天下文明一大機會大宗師諸僚屬及諸俊彥不下千人皆應期而集以昌明昭代聖化於道脉固當光顯即文字精英亦於此須發露妙義矣諸君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為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

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多總是詳言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都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與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與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即如天地一團神氣要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却又能顯見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

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充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充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目躍然遂思作此中庸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形骸雖殊而此子子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友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源皆分自此但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

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其大旨埋沒千載而直至今日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也受用不了隆古聖

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繫辭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百姓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

着在心腎或疑其為惡或猜其為混或妄第其為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尊尊來畏敬敬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察蓋由其不見大用顯行徧滿寰宇便思於靜僻幽隱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崛險怪驚人以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逆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已竊謂聖人一綫道脉最是無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即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併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撥人心則頃刻之間宇宙之內生生化化皞皞熙熙寸土盡是黃金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焉

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以

于本學
人便歸
此病

領納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
私其學執一念以爲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
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脩竟不可得而眼前
錦繡乾坤徧界總成淒楚苦趣矣語傷太激
寔切由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問昨來傳聞憑虛講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
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
於天地乃爲察乎天地之功夫但不知此工
夫却從何處下手乃可入也曰此去處也有

會講錄

卷上

六

此難言且爲諸君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
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君今下此問却是
于執燈光以徧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
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
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
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爲至處又是從古及
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且說民之所以鮮能
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以
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能得聖人即是

于本學
孔孟爲
事作聖
門路故

自己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
殊不知門路一尋即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
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
聖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
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畢竟未有如此中庸
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
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足以該
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三句是
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

會講錄

卷上

七

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
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
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
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
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
此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此子氣力若要
通天只此便天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
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
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只

通微
地是
通前

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愚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所不知盡能聖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即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著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中和方是群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爲

首已時中後則編求以爲本中庸而作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子惟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將來作個家當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脫畧世故總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君更共詳之更共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無不欣喜然則從前誦道有體有用而兩端不容偏廢者彼皆非歟何先生之一無取也曰分體用拆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

此特其
足以致
步千言大

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
寰宇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為知而不假思慮
良能以為能而絕此勉強無晝無夜其靈妙
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為天命之性無晝無夜
其條理就事務舖將出去乃為率性之道此
則三才萬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
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美其有不徒有而有
得圓融了無滯著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
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
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
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
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分
明以費為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以中藏
無盡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即
說道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
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靈
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曰微之與顯固非
二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

此特其
足以致
步千言大

不可聞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
也况三十三章畢竟謂不顯惟德乃為天載
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已曰語道至於此處
句字也是難著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別也哉
即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未達
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為天下之至誠至
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繞環目
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繞環口頭而外
則又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盡
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
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
一段以言微此則總是葛藤不了予亦不敢
以願於諸君矣而况於其他乎珍重珍重
問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生
善於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開教以來
不止作聖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
相關切每思盡言請正而恐傷於躁易茲願
不惜底裡為諸人一詳說之于遲謝既久乃

個蹊徑以去息念存心別啓一個戶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于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此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日用之際閑往閑來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看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稚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虛話也夫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焉勉強工夫苦勞獲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智慮之通達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天

下之大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戶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閑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沓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著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以全其命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又與大學通貫無二故予自三十登第

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
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
久遠乃嘆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
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
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
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
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替
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
來便成上下古今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
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為大焉其將中庸
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
道盡然未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常明盡直接唐虞
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
天下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
見豈知我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
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靈數九

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變新之
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
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
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下
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
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
於其間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大明今日
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
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
我大明今日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
從真儒而出若我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
出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
把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
轉回脚底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
個大知以我所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個
大能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
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

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為難而保太平之
為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
是充塞乎天地此樣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
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敢謂其非
夫也已
問保太之急既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
又須何如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即人心和平
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非他即中庸之各事
其性而為孝為弟為慈平平而徧滿寰宇
常而具在目前者也此個人情萬古不變却
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代以
前帝王所以為治聖賢所以為學必先以維
皇降衷民有恆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
天地之性民為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
謹恐懼不惟自己不敢怠忽即上下一體於
臣人民物亦不敢或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
在如一有戍役一有征伐悲歌存恤不是念

其父母便是念及兄弟不是念其兄弟便是
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聯屬家國天
下也所以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曰帝
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
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霸則草穢禽糜無
所忌憚極甚而莫可及矣嗣是而漢晉唐宋
英君諠辟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聖之人人而謂天地
命脉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
竊有臆見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
真而不患其枝柯花果之不結蓋種核入地
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已即此學
庸二書自微言絕於聖沒異論喧於末流二
千年來不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付
無柰惟是一入我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
昭布而莫掩雖保太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

但芳之臆見尚多敢再為諸君商之予觀諸君多謂今時官司任法之過嚴以致生靈性命之未順從是而思以一致力焉予竊謂其非得策也蓋太之體以平而定則太之保以平為先平之用因心而出則平之心以已為至今時官司之法制生靈之調度吾儕安得妄與分毫惟此學庸語孟則是聖賢心法之所在生平學術之所存而亦國家之所責備吾儕以竭力而深造之者也况他年進用官司皆是此時作養英俊從前庠序循習此子規模即以後建設許大氣候予願吾儕有志之士將孔門四書自首至尾徹底掀翻果見天地之性不外孝弟而孝弟之懿藹郁人間涵泳周旋到得萬民與我我與萬民渾然相通了無二樣則愛已之心愛人愛人之心愛已自將勃然而不容已芳實親歷此個境界故切切為諸君願之幸毋以老耄而舍我也何如何如

問曰主張世道先明人心如此保太果是的論但中庸之理原常常宇宙之間則王道之蕩平正直何代而非此孝弟慈以為民生日用哉難謂必入我明乃稱皇極之世亦難謂只講此學便足保太平於無疆也予默然良久為浩嘆曰至道微渺千里差係毫芒學問心竈眼底渾成錯過孔門此篇中庸開口便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芳自當時省悟以來相似得個憑準竊謂天命一句即是庸德之中而率性一句即是中德之庸庸以中為體而其性斯達中以庸為用而其命乃顯故庸在百姓日用原今古一樣更無得說所謂家國天下未有一人外却孝弟慈而能生養成立者也惟是其中天命知與不知則俄頃之際便成各樣乾坤如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則上帝日鑒在茲恐懼何所不至由是而畏大人便是權歸君相體統正而朝廷尊由是而畏聖言便自學本六經師道立而善人

諸君止須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

問古今學術種種不同而先生主張獨以孝弟

慈為化民成俗之要雖似渾厚和平但人情

世習叔季已多頹劣即今刑政日嚴猶風俗

日偷更為此說將不益迂踈乎恐化未可

成而奸且竊發矣請自慎之無為衆誚也曰

主張學術聖賢大事芳何人斯敢妄與此惟

是學庸語孟童而習之壯而行之迄茲齒漸

衰殘悉心體會其文辭章旨理路歸宿統之

果若有宗達之亦若有據乃述生平鄙見期

以裁正高明大都俚語敷布不敢不詳盡矣

至於人情世習則又有說焉夫人情之克惡

孰甚於戰國春秋世習之強悖孰甚於戰國

春秋今考四書所載之行事言辭非君臣間

對於朝廷則師友叮嚀於授受夫豈於人情

畧不照燎世習總未等畫也哉乃其意氣之

發揚心神之諄切惟在於天經地義所以感

通而不容已者則其言為之通至物理人倫

所以聯屬而不可解者則其論為之尤詳此

不惟孔孟之精微可以竊窺而造化之消息

亦足以槩探矣夫天命之有陰陽人事之有

善惡總之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然天以

陽為主而陰其所化也心以善為主而惡其

所變也故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蓋主者

其所常存而變之與化則固其所暫出也今

以一杯之水救車薪之火而不勝則曰水不

勝火豈不與於不仁之甚者哉此即軻氏之

時言之若今茲則尤異然者矣是故仁親性

善之旨孔孟躬親倡之當時已鮮聽從其後

不愈遠而愈迷哉刑法把持之效申韓躬親

致之當時已盡趨慕其後不愈久而愈熾哉

故在軻氏水止一杯茲將涓滴難尋矣火止

車薪茲將燎原滿野矣於是較勝負於仁不

仁之間夫非大不知量者哉所幸火雖燎原

而究竟無根暫而不能久也水雖涓滴而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也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偽無所不至者終只是人不客偽者到底是天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至我

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異不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而克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舉手舉足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曰吾儕乍聞先生之論果足為斯道斯世慶矣但機權則有所屬而貫通

卷上

五

不無所待不知轉移之際亦曾一加念耶曰天下之事責之已者近而易望之人者遠而難其勢使之然也故今為世道計者請自吾輩之學問先之吾輩為學問謀者請自身心之本源先之今天下士人叨 君相作養自國子以及鄉塾不將億兆計哉然孔孟之四書群然讀之而四書之意義則紛然背之曾有一人而肯信人性之皆善哉豈惟於人反之已身有一人而肯信自性之為善哉於泛

先聖之學
知本

泛從事舉業者猶諉以原未體認至其中一二有志之士自謂願學夫孔孟者宜於孔孟之是從矣然亦未見有一人而肯信已性之為善與人性之皆善也夫性善者作聖之張本能知性善而聖賢乃始謂人人可以為之也聖賢者人品之最貴知其可為聖賢而於人人乃始不以卑賤而下視之也上人者庶人之所瞻趨知上視已以貴重而人人又安忍共其卑賤而不思振拔也哉嗚呼言至於此孰謂世道而遂無轉移之機也芳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近五十竊觀伍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製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榜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觀其血肉之淋漓骸骨之狼藉未嘗不鼻酸額蹙為之嘆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觀其當疾痛而聲必呼乎父母覓相依而

卷上

五

道德上
道之要

但信得
及即自
已堅凝

之物先
而融釋
而天下

亦為之
次矣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
皆不善于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
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
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
機當汲汲也曰先生語意詳切但天下勢重
恐難遽反曰子不見隆冬冰雪乎一綫陽回
消即成頃况庸德真陽平常充滿一覺具在
又非待消而回可同日語者諸君第目前日
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
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
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何如何如
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
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
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
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
於是其為學也其為教也皆是以仁為宗吾

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
天夫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
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
時行之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曰必以時而
習之習能如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
則潛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
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耄耋固皆時時變
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
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
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
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澤之
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
自述其學而不倦者不開卷而即了了也哉
夫學則乃爾爾為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
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友來必曰自遠方
朋自遠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
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樂不若與人與少
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猶物有則民之秉彝

學到得
處皆清
一陽性
性陽性
自此之
後方有
朋友之
樂比大
地也

好是懿德夫物則何聞於人人哉均此視聽
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
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
然自有然以時出之乃稱懿美而人之好之
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
於文而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
故即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況人多信
從而至於遠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先生所
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久則人固
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
是一團生意吾夫子平生自述其誨人不倦
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
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
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謗興德
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愠始表其為
君子也但不愠二字今之為說者皆云君子
儒為已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如此說不愠雖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

此後修
身無不
之學在
時習也

聖人之所謂已足聯屬天下以成其已豈止
天下即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
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
云不愠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已
知爾至反求諸已以求為可知則不至天下
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答乎人則自
已用功斯緩不愠乎人則自己反求斯切況
吾夫子以仁為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
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譬則
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
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痠痺痛痒不知夾不愠
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
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
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
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吾十有五而志學章其肯何如曰古書中言
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開或見之惟是吾夫

子則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菴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曰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之極其大則闊域幽遐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于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即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后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勳之睦族平

章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灰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而先後一揆即備考三王俟聖百世不外十年而俱可不謬不惑也已想象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情之懿好聯屬統同通天下國家而為一已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已是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怨矣忠恕求仁之宗的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言可無太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太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獨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自不過助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

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微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手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絮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怛慈愛之真盎然溢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辨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

是一個絮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个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為大志其仁方為純仁而其聖方為至聖也已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歸一之旨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天下大本而立本看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首顏淵問仁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知至已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為國以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王天下三重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

有禮以網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一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為命帝王之所以為心聖賢之所以為學天下治亂攸分總在禮之立不立而尤在立之善不善與善之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為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也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強為如擬議強為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傳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說之騰聞見之資而也博也者考古而證

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徧質百王之建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一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者統之則為三綱分之則為五常而詳之則為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中其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均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徧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為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違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

精刻

首至尾總是擴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綴
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綴
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
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
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
此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
弗畔於仁也夫其弗畔於仁也夫
問克已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
何又專作勝也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
亦均意在求仁但途徑却分兩樣今若要作
解釋則克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
總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
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
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

古本見
心之狀
矣

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則
古今人無一二而心爲可厭者則古今十百
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
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
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
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
神妙在中者終身更無端倪幸天生我夫子
聖出天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
廣生潛孚默識會得人物物都在生生不
已之中引線之星大纖燃鏡砲之剛中爆發
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間仁體充塞乎天地
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爲教
只是以仁爲宗期以號呼群生之醉夢而省
覺之無奈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抵牾惟願
子於其言語無所不悅故來問仁即告以能
已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即其生生所由來
歸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
仁然心尚滯於形跡自思心之不仁只爲

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
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
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
頗覺傷殘漫付之一嘆曰可以為難矣蓋怨
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說仁
則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
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
不如已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
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
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
此至有宋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說
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
於後入我 皇明尊崇孔顏曾孟大闡求仁
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設
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
也哉衆共勉之衆共勉之
問學庸二書會語中論亦續續然其通貫合一
之義更請詳為發明庶便人人從事也曰此

二書却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
以盡其梗槩蓋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為
聖人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
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為作聖之規矩者
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己性之善而更
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說
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
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忘愛物表而個個見出
人群但叫他盡己之性則肯叫他信己性之
善以盡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為堯舜則從叫
他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及
門之士且然則其他私淑教言以至後來想
聖人來者又將何如聖人於此也無可奈何
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不言而學脉永
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為篇而通貫
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所以
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
性善所以成聖之脈絡具在也今且論天下

中從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從何
名乃中等平常之人也今此中等之人名以
庸常之輩者又豈不謂各隨已性而簡易率
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為知其知不須人思
慮却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照耀也此簡易
率直以為能其能不須人學習却是陽和充
溢而天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
之謂性矣夫此不慮之知既為天知則舉千
萬人而可以同知此不學之能既為天能則
舉千萬人而可以同能故道不徒道而曰脩
道之謂教矣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教
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吾人與天
又可一息之不畏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
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孩提皆良後來
無所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
而喜樂輒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輒至過甚貪
真橫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天之明
命性靜時惺惺然戒慎性動時惶惶然恐懼

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
上帝之臨照慎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
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為知而
日夕安常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為能而隨
處有親有功既無喜怒哀樂則性善之
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從其出入矣此則
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賢聖不二之定守也然
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因物來
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和合
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己立而教不自己行
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
而歸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
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
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
使人人之皆和要之惟日用敬順其天常則
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
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
已之命為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

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敏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道名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下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為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為純粹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已或從已而贊之

卷上

聖賢

於天雖備稱其為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為不慮不學之常終則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為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為明德新民之規矩格則也此今細心看來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說庸德庸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為天生明德也中庸說脩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興仁興讓為與民相親也

會語錄

卷上

聖賢

中庸說身心處或畧家國說家國處或畧心而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說脩齊平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即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且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涵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成德以為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月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月則良知也知為己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為己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為己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為學之大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為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

乎於其善之至能知止之斯於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蓋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終始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終始一事也他卻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物格知至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肯趣要此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可以舉末末何以歸本學且未也而况

於善善且未也而况於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芳不量力主張茲說極知妄誕但聯絡文勢頗為貫串查對石刻古文亦覺不相背戾况下文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脩身為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躬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下盡乎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說在太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定立本舉末之主意即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靜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後詳所以沒世不忘都是親親賢賢樂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背將樂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

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為一
物終始相共為一事學問規模果然是大所
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德業一一俱是
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之不紊會以通
之而體統之可一學問格則又果然是合於
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孝是孩
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
子若非中庸推原出於天命之性標顯率為
平常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為古今之
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為千
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厲而
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
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為
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為事故曰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今者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
可以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
述荒謬而漫為之辭其亦思效涓滴於滄海

而益纖埃於崧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孫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本重梓

近溪子續集上終

近溪子續集

歸善門人楊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既皆主
偏全分別不識此外更有他說而可相發明
否也曰人得其全而為人物得其偏而為物
此專屬形氣而且明白現前凡有知識所共
聞見不埃賢哲而始通曉者若孟子此個幾
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氣
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乎性體而所指性
體亦且最是微妙况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
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
氣窺迹而輕易言之也哉竊謂此章歷論群
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於覺
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為人之異於
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
竝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
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同一靈
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

覺字
最重
從太
源觀
來

此說
人與
同
習主
張覺
字
百變
覺與
聖人
有此
極有
助

便布護從早至晚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
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
其靈明稟得尤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
尤為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
悟則超群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
物類冥頑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
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子小人或存或去猶
似更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性之湯武反之
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同焉爾至
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往
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
反之覺又不總是太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
惕勵生於覺悟警醒此人物之所為大異君
子庶民之所為不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
矣但謂聖賢逆知之覺又有大小難易之分
者不識亦可見教否也曰觀之其論大舜禹
湯亦自可見蓋聖賢存此憂勤惕勵原是以
完全已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

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著此子意思亦不費此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聖人却似從庶物之明人倫之察以去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勵固是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昨聞先生在憑虛論人異禽獸幾希而及於
易經其性反覺悟大畧已詳而易之遙數今
則敢請爲諸人一盡言之予嘆曰夫道一而
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聖人盡性
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哉
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
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
方能與之脗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
聖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

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因啻入頭處也請為諸君詳之蓋易之為易其充塞寰宇樞機造化惟是一神以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成形凡所成形象萬萬皆乘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為知能是以周徧活潑體段若可區分而真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帝則繼承謂之已性而實則渾全是為易理也此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

知之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固靈其端倪心神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著故以象言爻也者效乎此者也以其稍隱故以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負融也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即象之以不息之自強自乾龍之初爻而即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慎其動也哉然其

一簡
健在此
四句不
得只缺
也勿誤

中每以卜筮而為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
之為靈而以龜著之出於無心者証之而其
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為妙而以玩
占之周於萬變者証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
之言在卜筮而意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
而執泥之也問曰聖人之神幾善易幸已聞
其梗槩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
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說似又
不可不預講已蓋易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
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
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
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
最初宜先講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
也者天之性情故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
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
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外矣天不外乎
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運則乾行不
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

此篇重
在講乾
尤須口
授

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
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
陰陽之内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
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
逆吉凶不過六虛周遊而乾之健一盡乎此
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員矩一立而
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
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四之外復有
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出行仁義以明乎
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
於群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
也哉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惟諸君不罪
狂瞽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問易經於群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敬
聞命矣然孟氏平生最尊孔子謂遠賢堯舜
至願學尤專以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
見於言外矣乃茲叙統帝王之後却捨易而
以春秋果漫及之耶抑更有說也曰孔孟兩

於治國安民者乎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
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荅子路
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又嘆已夢久不
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說周禮果能盡善而斷
然非已所為乃即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
伐出自天子的影嚮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
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
正飛龍卓冠六虛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
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

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
皞皞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速強仕觀京師

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
差審錄而宣大山陝取道經由至藩臬屯田
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南極至海涯
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有天地以來惟是
我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孝父從兄道
德雖萬里而無處不衣冠文物廉恥內外
風俗雖頃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世
自堯舜三王以來惟我明足稱獨盛乃今
証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觀則
直信言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偉即今齒
已衰殘思之猶深踴躍況諸君時當壯銳其
欣喜又復當何如耶珍重珍重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比
孟子得之蚤也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為之
必有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
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強制與孟子不同不知
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
如黑白米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

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
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如黑白米炭
之相遠也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
聖賢言意細細滋味且問孟子所長他說出
兩句話頭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
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
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心不動的根
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于於孟子此章晚
去言銓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
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
純而為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
下古今群聖群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
言之為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
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
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
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天地正是盡成
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今古不動的根源所
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

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為直矣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為直矣豈不又從心體不動上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為心孟子心之所以為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將說是不動而未嘗不動將說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沙漠而無從抵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能更向人說矧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強名狀以相應酬俟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動心比我更易易也敬囑吾儕勿復草草

問告子之心其心不同處亦可得而聞否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為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為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况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響却總是諸大儒先初起志向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情強生見

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睺淵日而遽增光耀
 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
 為靈竅視諸塵寰遂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
 儘為學好無柰覓真不着乃就假而不疑入
 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共濟反詆為
 狂妄而疾之茲幸斯世忽躋大明吾道已逢
 昌運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盡心一章曰此章書是孟子自述其平生
 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
 受之于思子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
 皆究極根原了無疑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
 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
 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騰
 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
 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爭強辯更不服從雖
 以樂正之質美以好善亦在疑情之間孟子慮
 想諸人皆以性在面前漫多自許能知而本

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詞先入作主
 真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
 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
 去心上求知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
 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為惡為混
 為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
 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若能真知則天
 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今
 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
 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
 段工夫盡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
 時盡而不間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
 則性自條暢明明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
 夫體顧謂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
 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為純密但我去事
 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壽夭終
 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

此篇王
未希在
盡心二
字缺滿
宿和在
性善二
字學答
性善不
能盡心
便是心
之盡也

理恐亦難矣惟天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
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
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即知
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即事之密處若
論曆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
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
而從入則屬心知蓋心者身之神明則主宰
於一腔之中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
不已者則為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為性自
其統攝無端者則為天人惟心知不妙則神
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
希矣故善觀此章者亦重在盡心二字便頭
頭盡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
時得力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
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竝舉以言而先
生却謂存心不必別用工夫果是何如曰天
下道理自有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

今言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渾
融得好然沒個頭腦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
看孟子著此一章書大非小可而一章之言
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
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
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
天贊化總只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心
分量即天地之廣遠而其併包民物之衆盛
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
潔淨微巧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
是為先亦最是為大然却最是為難也所喜
人有恒言隨事勸人皆云盡心盡心而況此
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
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
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即竭神明自來那
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
已是強為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
豈不一齊俱到也哉美止曰知曰事就是最

詞氣森
容不迫
切便是
次生手
平處

會中一友偶從外至又平素共仰慕者大衆不覺欣然喜色予為嘆曰今日此坐信良會哉其友躍然興曰某平生坐講會最多會而稱良者亦多然覺徃徃皆成虛過今請詳發

其意庶不更至虛過此會之良也何如予靜思半餉曰人之恒言凡事務遇有善處便多稱良則良亦似只是善而善亦似只是良無太分別然經傳中又多以二字並舉言之則又似不能無所分別於其間者即今想像而言善則博大於良良則真實於善要之善是成熟得自人爲處多而良是根源出自天然處多故凡事務以善稱者皆形跡之顯著而可指數凡事務以良稱者皆端倪之渺漠而

THE

費形容即如此會長幼依序坐立而少動作
師友從容問辯而多簡默旁人觀之未見有
甚好處然情思欣欣浹洽氣味藹藹和平又
難說有甚不好處所謂無善而無不善者也
良之面目大都若此而茲會之爲良會也亦
可以類推矣時坐間朋友咸各各快意予復
更爲囑曰諸君在坐毋將此良字只當解說
昔子貢贊孔子盛德而曰溫良恭儉孟子指
孩提知能而曰不慮不學即是而觀則吾人
學問始同由良以出終亦由良以盛此良此
身渾成一體者也故今日更以人良夫會慎
勿以會良夫人把柄一差則功效迥別矣坐
中有聞而笑之者曰人以良夫會雖美而難
不若會以良夫人更近而現在況如佳釀當
前肯放懷痛飲則綺席即散而醉中之趣醒
亦難以言傳也予亦笑而答曰世固有中山
之酒一醉而千日者若吾孔孟此酒醒出神
功潤從灌頂則熙皞冲融不將億萬斯年而

無朝夕也哉

會間外來之友平素篤於修行且嚴於持心而學問根源向未加意至聞前善良之論方切疑議乃其時廳事廣濶人數衆多予居主位席在東南下方而後進諸生班列西北上面講說不便聽聞中多遷就予席之前後左右者其友見而不安遽然言曰君子學務時習須於坐立用功今西北之席位虛曠而東南之坐立雜沓長幼失序人已相妨以為善良恐不可信予徐應之曰此等去處語之以善果是動容草率然語之以良則實為意念真純故雖未足以語其善而亦可以言其良也蓋良字訓作易直易也者其感而遂通之輕妙處也原不出於思量直也者其發而即至之迅速處也原難與以人力所以良知謂之不慮良能謂之不學却是慮與學到不得的去處也如今一時問辨親切恍惚新美殊常後進聞所未聞即踴躍而前急欲聽受坐立

少有參差亦照料不及正與孩提之不慮不

學稍稍相類故不避忌諱而輒許其近於良也其友拂然曰此在孩提則可在學人則不可故我觀孩提年長一歲則知能便壞一歲壞至如今其良無幾故先生今日教人只宜催督用功方有憑準而無失也此友時方司訓隣邑予為起而謝曰君言及此果是一方斯文之幸但人皆知學問之難而不知立教之尤難也蓋學問善否所係只在一已而教則及諸大衆毫釐或差謬將千里今當為君設一譬喻夫琢玉以求文章追金以作器用其文章之精美器用之整飭則類夫學而求善者也若玉先辨其體金先等其質則教而求良之類也今執硃硃而漫琢之範銅錫而漫追之惟曰吾取其文章器用焉已矣是尚得為良工也哉試觀今時章縫之游庠序胥徒之侍臺司儼恪端莊非不禮文閑熟然窺其底裏可以語良者則千百而鮮一二也故

忠信之人始可學禮粉地之潔始可繪畫學者不思希賢希聖則已若萌此個真志便須把孔子之仁者人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細細體認我此個人如何却是仁我此個形色如何却是天性次則將孔子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孟子之良知不慮而自知良能不學而自能又細細體認道原不曾離我我今又何曾離道良知原不待思慮良能原不待學習我今縱不會思慮而知便豈即非良知縱不會學習而能便豈即非良能哉久久反躬尋討事事隨處觀察冷灰星爆火現光晶赤子天性恍然具在于時覺悟別開途徑而意味另顯家風孔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了然親見面目而非憶想遙度由是凡從前聞夫古聖之言論見夫古聖之行履儻載於四書五經之中者或相為感通而其機愈顯或互為對証而其益無方如覺已所知能輕易而失之大過則以聖賢之

成法而裁抑之如覺已所知能卑弱而失之不及則以聖賢之成法而引伸之務使五倫之綱常百行之酬應皆歸純粹之中而無偏駁之累則良不徒良而可以言善且善不徒善而可以言至善矣竊意中庸之庸德庸言多就知能之本良處說大學之至善物格多就聖賢之成法處說論語之知及仁守莊以蒞之而動禮未善則多就聖賢之學必求其至極處說良實以為善之張本善實以為良之歸宿若知能本良格則尤善而學又必求造其極至則是崑山粹玉而加以追琢之巧麗水精金而貴以文章之妙其荐於明廷升諸清廟不人人共羨奇珍世世永為大寶也哉

前論畢踰時此友復曰吾平生為學於每事酬應惟恐有一不善果是點檢此心時於此性本源實亦未嘗敢忽故諸儒氣質之說生平極詆其非尋常自謂已之知性有一切人所

影之
知在法
眼前只
一動便
出更假
不得

學者多
作此見

會讀錄

卷下

主

提提
犯不可
不決

不能及者予即請曰君於此時可云與聖人
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是知性豈又
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
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則已去聖
遠甚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
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遜讓
恭恭予執茶既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
敬持既之事今且未見既面安得遽論持既
恭謹也曰我於既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
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也不
能如古昔聖人之恒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
合把既子作譬原却不即是既子也故既子
則有見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既子則有持
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
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君今既云見持不得恒
常則是可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
非是性而君只認假為真不自覺耳曰此性
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我平生最

知性之
人心珠
此境所
謂脫胎
換骨
是實得
有始到
此更作
假不得

會讀錄

卷下

主

為用意於此者乎予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
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聖
賢格言為主不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
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故天未深知則
性亦不可為知也君試反而思之果曾如古
聖賢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矣乎今時受
用果許得如中庸天下至誠惟能知天地之
化育矣乎即不論心思聰明之難盡天地化
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傳生瞿嘆其
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
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
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
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或為夜光而無所
不照或為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
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我知
其必然未曾有知也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
平日有個知處却是從赤子胞胎方雖知識

北見
一動

未顯那時渾全一箇天理的確決其為善
少長以至今日則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思
情欲一任防閑掃滌方纔少得光明安帖以
見真體若意思怠忽則機括便似仍前矣曰
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兢舜云業業
恐聖賢未有不如此者也曰予且未詳堯舜
聖賢但據君於已所性真決其為善則是初
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
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
之時周子云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此友沉
思未有以應旁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
見得我此身心自早抵晚無大失錯即童僕
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
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時
一二童子捧茶方至予指而嘆之曰君視家
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
樣頃之予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
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滯滯予曰君

此篇
不如此
未悟

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
光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於
是沉思之友遽然起曰我看並未翻帳先生
何為此言予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
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此君兩樣
矣曰此君果差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
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
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
時隨眾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
時又隨眾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
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
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
而其道光也其友乃恍然自覺怡然解顏
笑而謝曰吾輩果平日用工未全的確今不
敢不勉矣
此友再越旬日過訪向予欣然謂近復得個悟
頭甚是透澈予請其詳徐曰向時見有未
每云自己心性有時而得有時而失顛倒

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
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
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
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
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
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予咲
曰君此悟雖妙然終又還會自生疑障也其
友甚不服從予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
悟性固常在矣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為之而
不善則亦性在時為之也吾子以常在而主
張性宗是又安得為全善也耶此友恍然自
失問將柰何予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
體而為善為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
用而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
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
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
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
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

者也此友快然別去數月重來大眾具在向
予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
小子也則是死而復生之矣願大家其敬聽
之
會中一友用工每坐便閉目觀心予恐其門路
或差也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
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柰何予曰且
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
安得不是且大眾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
未之有改也予曰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
頗有不豫予乃遍詢諸友又舉心性之說申
之若謂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
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大眾聞之欣
喜而其友又評道先父先母之孝友樂善予
為泣下其友又復解以他事隨歌詩一首予
感之乃徐徐請曰君纔敘美先人安慰小子
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
為也况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為根源

語也
折騰後
語也

又微諸庶人之心以為日用君纔言常時是
合得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
與大眾亦不一般也其友顏色少解但猶口
此段工夫得力已久至此難教棄去予曰感
君垂念先人欲直言相報若果直言君恨棄
去不蚤矣蓋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俱存
日無多適纔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為今
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
前能以天明為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
至歿身不為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為明
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為鬼
者亦無幾矣老丈方謂得力豈知此一念頭
翻為鬼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其友遽然起
曰惟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
寢魂自在若其日中光顯太盛則夢魂紛亂
顛倒令人至不堪也非過先生幾枉此生矣
大眾為惕然惕然而此友間言意見亦頓開
通感慨向予謝且懇曰學人茲病殆遍寰宇

安得明公手挽天河為舉世淨滌塵垢也
問近時用工殊覺思慮起滅不得寧安謂之柰
何曰天下事理當先本根本根既正則末節
無難矣今度所論工夫原非思慮之不寧實
由心體之未透也蓋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
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
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
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也歟
哉譬之庭樹如許紛亂然生意則皆根幹之
所敷榮世固未有外根幹而為枝葉者譬之
長江波浪亦如許紛亂然洋溢則皆水性之
所流動世亦未有外水性而為波浪者易曰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
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果無思慮也惟一致
以統之則迥殊而為同化感而為寂渾是妙
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
也已衆共快然以為疑念頓什久之問者曰
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而渾然妙體但不

肖邪思安保終無竊發不知將更作何對治
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
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
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
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在坐諸
君咸舉首加額曰吾儕幸生

大明開天之世共宗心元統一之學則清寧
泰定不延之萬曆而永永無疆也哉

問昨來論心雖極詳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吾

六言語錄

卷下

三十一

王

儕須是靜坐日久養出端倪方纔下手用工
不至浮泛而有實落處也曰吾人為學本是
學聖而聖神學脉豈容輕易故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即如孟子離母從
師顏氏依依陳蔡孔子天縱亦韋編三絕今
欲學為聖人而非特立堅志親就良朋且却
脫塵煩專居靜地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其
能有成者蓋百無一二矣但請教公之靜養
欲求端倪意向又是何如曰學聖無非此心

六言語錄

卷下

三十一

王

此心須見本體故今欲向靜中安閑調攝使
我此心精明朗照瑩徹澄湛自在而無擾寬
舒而不迫然後主宰既定而應務方可不差
此今乘暇用功亦於坐時徃徃見得前段好
處但至應事接物便奪去不能恒久甚是令
人懊惱也予時慨然興嘆改容起曰明公志
氣誠是天挺人豪但學脉如所云不無幾誤
乃公矣雖然何啻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
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悞却平生者殊不
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
究根源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
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
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
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
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
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
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
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

又一時
才極微

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為宇太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與言及此情甚為之哀惻奚忍明公而復蹈此弊哉曰某亦惕然不敢更作前想但要靜坐下

卷下

三

手不知如何方是曰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為而即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閑靜

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之不真道之不凝而聖之不可學也哉因請述之以足前論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為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

明白條

會語錄

卷下

三

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人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為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

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澈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問易經首重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今謂易簡為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靜趣而事為多至脫畧未必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脫畧乎煩難也惟是知能則首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為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茲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赤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子孩提此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子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潛通默識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有志者盍盍之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
示個入處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
知所能其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
講得明白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問今
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
知不求能哉予聞此語爲捫心浩嘆曰世之
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少見
所知少見所能哉曰如此說來豈是人有兩
樣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樣曰既有兩樣請
明白分別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
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
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又棄其大而
求其暫矣曰意想公之所謂知是良知所謂
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
之爲至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
及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樂
其大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
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

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性之原
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奈他知則自然而
知不假學子思想能即自然而能不費學子
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
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
志之士捉摸這個不著遂從新去學問以開
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已
而成個能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
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又更有許多大執持遂
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
今數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
決隴淪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
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說講套所云云
也哉曰據公所言今之爲學果是人自爲聞
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
著力則存不著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
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
聖否曰世間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況以

道而爲學乎孟子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脗合所以浩然一章歷敘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表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即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即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時之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所共見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來究極中藏底裏如許之大如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是作何境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無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人認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之蘊也此今欲得其蘊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通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

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忘路絕而難輕以名狀也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已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窮索以爲知分別以爲識皆吾人之作而致其聰明者也今曰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日監在茲然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曰順帝之則則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旣息則神理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乘除也况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剛至大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忘於聖神造化之蘊

者其尚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問中肅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又欲諸人探索底裏作何境界作何端倪常亦中夜單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以為神執靈明以為精運動作以為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強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精神而精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遠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岳之弘鉅而迥無隔礙靈明朗曜即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統古

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埃合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為知執學為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心各殊中間知能已自

不可比而同矣况造化知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却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也哉予默然久之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為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為賢人可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泉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予復嘆曰爾曾據此

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
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
習氣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功當精妙之理所
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
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
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
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柰
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
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
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綠映物以成昧者指爲
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
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工夫只著在一已見上
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
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
志豪傑須蚤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
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
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

箇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闢卒
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
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
天統地而為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
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
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
於義軒闡奧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
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敷陳心性縷縷而不已
且鑿鑿而可聽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曰
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
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
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
不徒乾乾而燕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
以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已益而震
蒸赫絢橫亘直達遂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
化而克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
節序無不停妙網緼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

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凝一氣而貫徹群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跡莫之為而為焉莫之至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出矣興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旁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絕無畔岸微妙迥徹纖毫藏用於溥博淵泉而實昭然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異也顯仁於語默云為而實總是天機人也未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賢大聖乃足承當難以遽望初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近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

求知得明白乃即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為聖賢及講求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滯著方寸曾襟便云是存心體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箇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為絕學却不想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須詳細為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為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也而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為道聖賢極口傷嘆我亦頻年叫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

非初學可聖。其果先人之言習熟成性而終迷不復也耶。幸急急猛省猛省。

問程子云：孔子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子有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顏氏之子。庶几却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為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几，健足以致決久之純熟，則天理全而聖可學矣。予曰：此是諸儒為學的宗旨，而近時名

卷下

聖

公從而主張，後湯云為深造自得之要。予早年未遇真師，亦儘是捉這工夫去做，亦喜其說為得。易經之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先乾坤乾坤須先後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相並。六十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乾來應照，蓋復之為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則其時為春，首於六氣則其氣為溫，煖乾曰元亨利貞，復則是元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可愛而為卦之善。

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善者哉。今要解得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復善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例言也。有從旁應之者曰：吾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舊物也。曰：此與興復恢復却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復，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失言者也。曰：原

卷下

聖

無得失如何。又說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說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至陽回之復却又似有两樣矣。予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稟受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充滿而真機躍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

問者難曰如此則孔子稱顏氏何獨只把知不善說起予曰大學言恕是說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施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其中也耶况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太

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說以修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頻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頻頻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為道也要之復之為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內及外渾是一團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笑大聖神竟無他分吾儕生長大明之世其福德實是無量願大眾共加慶喜亦共勉力也

問連日為會領教亦多不識更有可加益否也

曰諸君各陳坐問所用工夫果與昨日所論

天人之關對證何如一友自云還不免遲疑
一友自謂已不疑但長時猶費照管又一友
是同年子弟予訊以家學所傳應以質曾無
所知識予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
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及
至坐下恭敬溫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非
學如何顧在汝自擔當爾若肯擔當莫說是
汝即途人皆可以為聖賢若不擔當莫說是
汝即是聖賢亦不知所終矣於是大眾同聲
請曰擔當果是要緊但須以何為先曰以信
為先蓋聖賢垂世決非相誑若人性與聖賢
有二孟氏肯自昧本心而斷然謂其皆善也
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
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
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衷核提知能良
善又皆可指及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
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謂吾
性為皆善又斷然謂聖賢為可學便精神爽

氣折躍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逢其
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
也其何有哉其何有哉
問經書所論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
難說只靠自信善便了况看朋輩只肯以工
夫為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
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于沉默一時
對曰如兄之言果為有見請先以未後二句
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為
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
可自考亦且眾共見聞若性地為先則言動
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
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已亦無
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
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
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
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慢為之耶也
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腳蓋其言原自道不可

離未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
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
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之所
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
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
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
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
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
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
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託壅培之厚而秀
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
效者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
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揔在今日
問今日大衆在此學問亦儘講得明白然只少
個發憤不知何如乃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
也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
大事但點檢從前豈無人得之點檢所得之
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察見若此

以為聖以為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
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為聖賢
其受用百倍中舉者却又不思發憤是尚為
能充其類也哉諸君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
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
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
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充類之甚者矣大衆
乃悚起問曰不知孔子當時果是為何乃如
此憤發不能自己也予嘆曰此却用得一個
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
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
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
屬家國天下以為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
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
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為自
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
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

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孫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本重梓

羅先生鄉約全書

盱江門人

左宗鄧景賢父 編次

馬煥賓賓王父

羅懷祖述甫父

校正

孫

羅懷本季立父繡梓

寧國府鄉約訓語

直隸寧國府為地方保甲事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准本府知府羅 關節奉各院劄案申明前事

近漢子外集

鄉約

除先通行外竊照守令之設職在親民保障之功機存易俗惟上之禮教未崇斯下之向方無定今府屬各縣訟獄日煩寇盜時警家殊其俗肆爭競以相高入各其心逞刁奸以胥虐是宜各院勤拳多方督切但法立則弊生每畫一之為難勢懸則情隔必大同之是貴爰循古人鄉約之規用敷今日保甲之意事先體要敦德禮以潔治源而章程則在所略行務融迓萃人心以端趨向而譏察則居其次待斯人以長者之風獨 明時以隆古之化庶你副 各院德意

少塞本府責任也等因關府已經申呈
按兩院詳乞遵行外為此今將條約刊刻于後

計開

一保甲門牌今立為約簿城內外則以鋪號鄉中則
以村落將各戶挨門填註某一門共幾人習何職
業盡一舖一村而止為一簿

一木鐸老人每月六次於申明等亭宣讀

聖諭城中各門鄉下各村俱擇寬廣寺觀為約所設
立聖諭牌案令老人振鐸宣讀以警衆聽如半

近漢子外集

鄉約

年

年以後果有遵行聖諭為衆所欽作者每約各
舉一二人以憑旌賞至一年後約中猶有違約作
非者公舉之以憑懲戒

一城市人少者共為一約多則四門分五鄉居須以
大村為主其小村在二三里內者附之每一處選
年高有德者一人為約長又二三人或四五人同
心助之知禮讀書者數人或司禮以行禮儀或司
講以演聖諭又令各約內教讀率領鄉館童生
侍列歌詩其餘士民無分長幼俱如期赴約其

中仕宦或見任歸省或養高家食亦與鄰里會以
正約禮

一同約父兄子弟各須仰體

聖諭敦孝友務和睦士農工商各勤職業舊染汚俗
咸共維新間有戶婚爭鬭一切小忿互相勸導或
聞知約中從公辨別侵犯者歸正失誤者謝過心
平氣和以杜後言事干各約者亦同一體其或晚
昧不明跡無指證止可敷陳禮法微言諷諭毋得
輕發陰私以開嫌隙毋得擅行決罰以滋武斷

近漢子外集

鄉約

年

一居安思危防之不可已也團保義倉之講亦舊矣
終鮮寔效者煩擾故也今即前立約簿每簿內擇
年壯有力一人為保長每三十戶置鐸一銃一鎗
竿或十或五遇有寇急鳴鐸聲銃互相救援各村
中或有惡少強竊賊盜明實者即行首官擒拿毋
得故縱又每簿內錄戶貧富各出義穀若干以戶
之空閑倉庫收貯至秋熟以新易舊量力增加約
衆眼同封鎖遇水旱有急方許散賑官府止印記
文簿不行查擾

一前項約中文簿俱設圖里長老送官用印給發
各約收執其約長等衆俱免入府縣以妨農業
一遇約期已刻約衆升堂俱端肅立班候齊集贊者
唱排班班齊復唱宣 聖諭云木鐸從傍振鐸高聲
皇帝聖諭孝順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父母大句畢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分班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各就坐坐歌生進班立於堂中序揖平身分班
歌生分設講案具案鳴講鼓擊鼓初進講講者出
立兩行設講案具案鳴講鼓擊鼓初進講講者出
位皆興揖平身講孝順父母尊嚴 揖平身講孝順
皆坐聲歌南山之司鼓擊者各擊三聲班首唱詩歌
進茶具進再進講講者出班皆興揖平身講孝順
訓子孫二揖平身講孝順皆坐聲歌南山之司鼓
南山之二章畢擊鼓詩歌南山進茶具進三進講
山之三章畢擊鼓詩歌南山進茶具進三進講
就講皆興揖平身講孝順皆坐聲歌南山之司鼓
班皆坐聲歌擊鼓詩歌南山進茶具進三進講
如進茶具進皆興揖平身禮畢在約諸人仍以次
前進茶具進皆興揖平身禮畢在約諸人仍以次
宜倘各約有開爭犯約者即時具白解和各相揖
讓不許置酒食如無事解和即散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原」必另演曰人生世間誰不由於父母亦誰不
曉得孝順父母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者是說人初生之時百事不知而個個會舉着父
母抱養頃刻也離不得蓋由此身原係父母一體
分下形雖有二氣血只是一個喘息呼吸無不相
通況父母未曾有子求天告地日夜惶惶一遇有
孕父親百般護持母受萬般辛苦十月將臨身如
山重分胎之際死隔一塵得一子在懷便如獲個
至寶稍有疾病心腸如割見兒能言能走便喜權
不勝人子受親之恩真是罔極無比故曰父即是
天母即是地人若不知孝順即是逆了天地絕了
根本豈有人逆了天地樹絕了根本而能復生者
哉故凡為人子當常如幼年時一心戀戀生怕離
了父母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則必告反則
必面遠遊則必有方又當常如幼年時一心嬉嬉
生怕惱了父母好衣與穿好屋與住好飯與吃好
兄弟姊妹全時過活又要常如幼年時一心爭氣
生怕羞辱了父母讀書發憤中舉做好官治家發

憤生殖置產業間或命運不扶亦小心安分啜菽飲水也盡其權也箇個好名聲在世上凡此許多孝順皆只要不失了原日狹提的一念良心使用之不盡即如樹木只培養那個下地的幾種子後日千枝萬葉千花萬果皆從那個果子仁兒發將出來又如尊敬長上或是府縣官司或是家庭宗祖伯叔哥叔或是外面親戚朋友前輩皆當尊重敬者也然孟子說狹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亦是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六

也只要依着那個幼年不敢干犯哥哥的心謹慎將去莫着那世習粗暴之氣染壞了則遇着官府逢見賓客族長其分愈尊則其心愈敬如竹之節如樹之枝從下至上等級森然又豈有毫髮僭差也哉況天地生人代催一代做子未了就做入父母做弟未了就做人哥哥自己所行別人看樣古人說願新婦他日兒孫亦如新婦今日孝敬彼是婦人且能如此我等為丈夫者又可作不孝不弟樣子而使子孫效法受苦終身貽笑後世也哉會

衆宜各勉力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臣羅汝芳演曰人秉天地太和之氣以生故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亦以同生為美張子西銘說道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蓋全是乾父坤母一氣生養出來自然休戚相關即如今人踐傷一個鷄雛折殘一朵花枝便勃然動色物產且然而況同類而為民乎民已不忍况況同居一處而為鄉里之人乎夫鄉里之人朝夕相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內如

近溪子外集

鄉約

七

婦女妯娌相喚幼如童稚儕等相嬉年時節序酒食相徵逐其和好亦是自然的本心不加勉強而然但人家偶因界畔田地借換財物交接往來稍有相失便至懷恨爭鬭或官司牢獄必欲置之死地殊不知天道好還人垂致異我害鄉里之人鄉里之人亦將害我冤業相報致身世家破猶不自省孟子說得好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今只自反踏傷一隻鷄雛折傷一朵花枝尚心不忍豈可以同居之人却忍下此毒手此意一

則不愛的人也愛他不敬的人也敬他至再至
三雖鐵石的人也化過來愛我敬我盡一鄉之人
如一母所生自然災害不生外侮不入家安人吉
物阜財豐全享太平之福於無窮矣以上孝教和
睦之事既知自盡又當以之教訓子孫蓋我的父
母即是子的祖孫的曾祖我的兄弟即是子的伯
叔孫的伯孫祖我今日鄉里即是子孫他日同居
的人一時易過百世無窮既好了目前也思久遠
之圖故古人說道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

近溪子外集

鄉約

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若人家有子孫者
肯用心教訓則孝敬和睦相運不了讀書者可望
爭氣做官治家者可望殷富出頭就是命運稍薄
者亦肯立身學好如樹木枝幹栽培不歇則不結
果子種之別地生發根苗亦同甘美是光前裕後
第一件事也凡我會衆各宜勸勉以和睦鄉里教
訓子孫

安生理毋作非為

臣羅汝芳演曰上來四條孝親敬長睦鄉教子是

自盡性分的事此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二句是遠
禍害的事蓋人生有個身即饑要食寒要衣有個
家便你要事俯要育衣食事育一時一刻不能少
缺若無生理何處出辦便須去作生理然生理各
各不同有大的有小的有貴的有賤的這個却是
造化生成命運一定如草木一樣種子其所遇時
候所植地上不能一般便高低長短許多不同人
生在世須是各安其命名理其生如聰明使用心
讀書如愚魯使用心買賣如再無本錢便習手藝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及耕田種地與人工活如此方纔身衣口食父母
妻子有所資賴即如草木之生地雖不同然勤力
灌溉亦各結果收成若生理不安則衣食無出饑
寒相逼妻子相關便去幹那非理不善的事求利
未得而害已隨之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刑獄傷殘
眼前作惡之人昭昭自有明鑒凡我會衆各宜勸
勉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臣羅汝芳曰此六條

聖諭細演其義不過是欲人為善事戒惡事然善惡

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這四句言語雖則與聖諭不同其實互相發明且如我如今能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能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能各安生理不作非為推此類則事事要學好這都是心上的好念頭身上的好事便是德了把這幾件幹將去件件做得是件件打得成沒一些不到處成就得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人這便是業了德業雖是自己的事若只要自好不管別人則是自己德業亦有虧損矣所以又要與同族同鄉同會

近漢子外集

鄉約

十一

之人彼此更相勸勉大家要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要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要各安生理不作非為彼此相勸但有言語便相勸這幾件但有行動便相勸這幾件有能行得的便大家推獎他使他益肯學好却又自反於已說我亦有此好處否都要做個好人這却不是德業相勸麼德業是好事所以要相勸勉若其他一發不脩德業不遵聖諭的這就是作非為的人全然不可勸化的必須官法懲治了至於能自勸勉德業之此六條都能行得

近漢子外集

鄉約

十五

但就中稍有不到處這個喚做過失過是所行太過欠停當得宜失是無心失理偶然差錯然這過失雖是自己做差的自己却不知道必須同族同鄉同會之人或曉得某人做差了某事事小的就直言無隱若事遠理法及曖昧不明難以直言的便宛轉戒諭他使他自改又將他的過失自反於已說我亦有此差失處否有則速改我能如此日後我有此過失人也肯現戒我做個無過之人所以要互相規諷各各改過自新方是今日立會的意思若坐視不理人有過與己若不相干如此做人是在別人固是一件過失自己也不規戒他既是自己一件過失了過失豈可不相規至於聖諭和睦鄉里一條呂氏約中尤備詳謂和睦者不只是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亦不是專事煩文耗盡財用在古人自原有個定禮在一鄉自各有個習俗在今日生長同一方源流同一族交游姻戚同一親厚各有相與之情所以出入起居射婚喪祭拜起坐立往來交際凡儀文節奏之間既要循禮

不要從俗若不循禮未免過當若不從俗便不通
方皆不是禮俗相交的道理如今出入起居則長
者在前少者在後冠婚喪祭則即今校酌文公家
禮奏要行之拜起坐立則敘尊卑長幼之今不得
僭踰往來交際則有歲時拜謁不得簡略有飲食
徵召不得虛靡譴浪有問餽酬酢各要稱家有無
彼此相諒大抵期於不失古禮不悖時俗果能如
此自然情誼浹洽風俗淳厚矣然這禮俗相交却
只說平日處常時和睦鄉里的事至於人家有患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三

的緊急患難處我能憫恤拯拯得他甚于平日之
惠况皆宗族親戚朋友原是我相厚的到此田地
何忍坐視如今與會的人誰不有個鄉里若能把
這相恤的事行得那有不和睦的况且自己若能
拯人則人人都說我是個善人萬一自己也有患
難處人誰不來拯我如此互相矜恤却不是患難
相恤麼會衆等仰悉

高皇帝教民至意將以前六條躬行實踐又將呂氏
鄉約四句相兼着體會而行則人人皆可為良民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四

在在皆可為善俗不惟一身享福利其子孫亦
久久昌熾若或反道悖德弗若於訓是乃梗化之
頑民小則不齒於鄉大則必罹於法而身家亦不
能保矣尚共圖之

騰越州鄉約訓語

羅近溪子至騰越鄉士夫中裁吳二守登南陳中翰
諸君入謁謂曰首駐界日久遠近震蕩吾輩既恐
外侵且虞中變獨賴鄉約
諭朝夕宣揚故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

嚴今憲節遙臨不可不首舉也近溪子唯唯越五日父老百人來懇請舊講分城內外二所俱止僮舍近溪子合諸縉紳通議會合於儒學然是日值墟市之期前此以驚報日急商旅不行民間經旬罷市及期聞賊解去村屯歸市者較常倍之萬衆且願來聞鄉約諸士夫計庠舍難容厥明師生報改以就演武廳近溪子喜曰茲偃武脩文之兆乎忻然風駕至則縉紳率父老迎入候行禮逾時鼓三通而遠近奔趨徧塞場中不下四五萬衆步履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五

縱橫聲氣雜沓跪拜宣揚雖講生八九人據高臺同誦亦咫尺莫聞也近溪子以無益為苦良久階除進諸童子清歌初陟岵一章衆譁稍定再凱風一章又更定三歌南山二章乃率堂上下士夫生儒全聲相和復合以管簫間以笙簫于時太和洋洋充滿流動而萬象拱肅矣若無人矣州守張君治方請曰士民翕然願更有以訓之近溪子進父老前曰堂均此堂也場均此場也上坐坐於堂下之立於場人亦均此人也然初則縉紳而

司聽聞今則靜默停安而略無紛擾此其光景何啻萬倍汝輩諸人不省適終所講孝順父母者何如為孝順蓋能不逆不拂說靜便靜即孝順也適終所講尊敬長上如何為尊敬蓋能拱手端立一心悚聽即尊敬也適終所講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如何為和睦教訓蓋在此同立同聽者不是你們的鄉里便是你們的子孫今能順從而不違恭敬而不怠則鄉里即成和同而子孫亦好看樣乃為和睦教訓也夫無我無人無老無少皆能一般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六

孝順一般尊敬則豈不是各各安其生理而各各免作非為也耶故適終講的只是口裡說而此今相對方是身上做也大衆全聲曰感謝上人提醒果然口裡說得好不如身上做得好近溪子又進而前曰你們果然心上曉得好耶你們再靜定靜定聽我講道學與你們聽蓋此個孝順此個尊敬緣何却得身上如此好蓋由你們原來心上曉得如此好也原來心上曉得好便是孟夫子所謂良知不待你們思慮計較生出來自自然然便都曉

得你們但看家家的孩子那個吃乳的時節喜懽快活不隨着母親父親又那個聚隊的時節言動舉止背背了教哥哥姐姐只因自幼曉得孝順尊敬所以你們到老來還得身上如此好也然你們到老身上如此好却寔是不容易得蓋由皇天初生得我 朝好

太祖高皇帝立下這個好教民榜文二百餘年又生出今日好

聖明天子好賢宰良相任用得你們省上好軍門老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七

爺催我出巡來看顧地方纔得與鄉士夫及父母師長各官同為你們講明此個好鄉約會也若不這個好緣好分積累將來則三宣撫地方的人其初曉得愛親敬長與你們一般以為遠了王化便做成夷俗不能如你們好了三宣撫還可至於迤西木邦猛密的人則又不好了迤西等處還可至於暹羅老撾車里八百現受莽酋之凌辱殺害其不好又更甚了父老開言舉皆淚涕交流哽噎不已曰某等年記到此正愁怕如他國吃着莽酋

虧也近溪子惻然曰你們不消怕莽酋為亂但只怕你們一州軍民不肯聽從

太祖高皇帝的聖諭又怕不肯如今日對面切寔好生躬行若肯大家散後去也如此這等好年小的也如老者這等好鄉下的也如城中這等好遠屯的也如近鄉這等好則官府不待問斷隸卒不待勾攝刑罰不施兵甲無用和氣致祥感通天地太祖在天亦庇佑你們山川鬼神亦擁護你們從此三宣撫之人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迤西等處人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八

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則莽噍喇將歸順之不遑而又何怕懼之有耶於是萬衆踴躍聲動地咸曰我等果然生得時候好遇得官府好今又不徒一處好且可以望萬方皆好不徒一時好且可以望萬萬年皆好矣州守共諸士夫謝且慶曰千羽舞而格苗文德脩而來遠不圖今日乃親見之遂瞻

天叩

以拜而散因筆之以識其盛云

其日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塲
聖諭講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懸環聽不能
舍去近溪子進林生時譽而問曰適繞汝為諸人
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
林生對曰時譽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近
溪子顧諸鄉大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
心也林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近溪子遍指
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
個個互着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九

得也近溪子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
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
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為
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
團和樂今日
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樂生理守分閭閻
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
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結實苗稼自然
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不成矣况人家一和而
其興旺繁昌亦有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素童
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
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
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
氣於親長之前不好爭鬭於隣里之間不多殺害
於六畜之類不去剝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
萬載長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遲而
怕其去速耶言訖皆潸潸涕下近溪子強止散去
諸士夫復請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是本心

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近溪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死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論一發精神千千萬萬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論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死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堅

近溪子外集

鄉約

二十一

而去心益遠故謂之曰不是心亦可也林生正發復進而請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夫子斷然以死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近溪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乎諸生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炭盡終不可入口也少頃吳君中峨曰意念與心既不同須為諸生明白指破渠方

不至錯用工也近溪子嘆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用言執持矣陳君登南從旁嘆曰然則不可着向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手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為講會沈君南谷問曰論語言治德禮在政刑之後而禮經云政以一之刑以防之却云在禮以節之樂以和之之後何也近溪子曰論語是較其效之淺深如

近溪子外集

鄉約

二十二

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論其次序則聖王之治專以德教為主明刑飾法不過輔弼德教之所不及而已欲與德禮等且不可而况可居其先耶坐中諸友咸曰往見各處舉行鄉約多有立簿以書善惡公論以示勸懲其約反多不行原是帶着刑政的意思在若昨日公祖只是宣揚

聖訓併喚醒人心而老幼百千萬眾俱踴躍忻向善而不容自己真如草木花卉一遇春風則萬紫千紅滿前盡是一片生機矣林生正發進而問曰

生機是物本有故一遇感觸便自止遏不住但不
知昨日所謂本心與此生機又何分別也近溪子
曰此亦難言蓋心與生機雖是一體而可以兩分
雖兩分而却原只一體也今須借物為喻即如面
前桃李許多花葉芬芳是何等生機勃勃究其來
皆從原初一個果子仁中發出今若花葉不是果
子仁則花葉從何而來若說果子仁即是花葉則
對花葉更覓個果子仁而不可得所以登南君昨
日謂指不破執不住為本心正有見於此也林生

近溪子外集

鄉約

二十三

復問曰生機與心固有分別不知林生時譽所持
意念與此生機又有分別否近溪子曰吾心中意
念本是生機但執持不妙則只可名意念而不可
以言生機矣施生大節問曰兩日領悉所教真是
覺得心自了了矣但不知如何乃可保守近溪子
詰之曰子勿慮保守且將所聞之言試脩述之施
生曰大節之意大約謂我此心即相似萬物萬物
之心亦相似天地之心但其初無有善善後頭却
被物欲拘蔽所以今日方纔見得又方纔要為保

守他也近溪子曰若言汝心相似天地萬物之心
則是心有兩個而可分了若言汝心原先便善後
來不善則是心有兩截而可斷了此謂是汝所自
言之心則可謂是子所傳告之心恐不可也大眾
默然皆有反省

里仁鄉約訓語

閭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崖純齋諸公講里仁社
會將數十餘年今更通諸一鄉一邑真是君子之
德風也近溪子曰孔子云為政以德可以無為而

近溪子外集

鄉約

二十四

治但觀今日之會昭然可見吾鄉老幼聚此一堂
有百十餘衆即使憲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
豈法度不嚴奈何終難靜定及看此時或起而行
禮或坐而談論各人整齊齊不待分付一言從
容自在百十之衆渾如一人天時酷暑渾如涼爽
雖自朝至暮渾如頃刻更無一毫聲息擾動亦無
一毫意思厭煩此却是何緣故蓋是吾人之生不
止是血肉之軀其視聽言動個個靈靈明明有一
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使常私來亂為只是聽憑

肉如睡夢一般昏昏惛惛不自覺知以故刑罰也齊一不來今日大家到此聽

高皇帝聖諭叫起孝父母敬尊長等事句句字字觸着各人本來的真心則誰無父母誰無兄弟亦誰不曾經過孩提愛敬境界今雖年紀或有老的或有壯的或尚幼的固皆相去赤子已久然一時感通光景宛然良知良能如沉睡忽醒則中心耿耿便於血肉形軀頓爾作得主起雖是舊時耳目而視聽却分外聰明雖是舊時聲口而言辭却分外

近溪子外集

鄉約

十五

和順雖是舊時手足而動止却分外敬謹故自然不待拘檢而靜定勝如官府在上豈止一身受用且其天機活潑生生不已坐間看看鄉里便大衆思要和睦看看子孫大衆思要教訓看看清平世界大衆思要安生樂業以共享太和只一心既收便萬善咸集此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而政刑所以不如德禮之有恥且格也何況此心良知人人皆同處處皆同聞得有場好事無不喜做開得有場不好事無不羞做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

用日久一日自一家而傳至他家自一鄉而傳至他鄉自一邑而傳至他邑莫不翕然向風截狀歸一即孟氏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將復見矣此等風俗皆由吾鄉忠厚世積醞釀而成今堂上尊長年皆八九十歲世味嘗過多少聞得這段意思猶懼喜怠倦則幼而小者咸如出山之日駸駸向上又可不發個憤勇把從前睡夢着寔打醒將以後光陰着寔愛惜一舉足也不敢忘一出言也不敢忘一旦以至終身做個大孝大弟

近溪子外集

鄉約

二

聖賢垂名天下萬世也不負了父母生育之恩

之惠鄉里勸化之功也豈不為一代盛事

近溪子文集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其學出於
顏鈞承姚江之末流而極於泛濫故其說放誕自
如敢爲高論著述最易成編多至四五十種卽其
集亦非一刻有近溪子集其門人杜應奎編有近
溪子全集其孫懷祖刊有批點近溪子集耿定向
所編有批點近溪子續集楊起元所編有明德公
文集近溪先生全詩集近溪子附集近溪子外編
有從姑山集續集並其孫懷智所編有明德詩集
其門人左宗郢刊今多散佚此集則其曾孫萬先
所刊也

潛學編十二卷

〔明〕鄧元錫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左右宗鄧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潛學叢十

二卷》提要

鄧先生潛學編序

黎川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
隱德弗曜著爲詩尙書三禮禮記
繹春秋通串史皇明書各數十百
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尙若干萬
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第
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
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
何君三畏教諭項君元濂校而刻
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

潛學編

序

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
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
莖尺寸而枝幹粵實具焉夫學以
爲道而已道殺爲事事載爲文六
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

潛學編

序

三

教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
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
政之記大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
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順以爲其精實微眇寓是也所言

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
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
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取
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
而後世無以尙焉三代而降道喪

潛學編

序

三

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
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
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
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
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

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况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壹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

清學編

序

四

文經義之文又判然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構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

經義余雉而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閔市集潦積薄流淺佻悅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

清學編

序

五

至此而交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肄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

雅奏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
有幅纈有溫珠玉有澤蓋明興以
采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
氏蚤歲負牆發五業之肩笥聆三
長之雅論躬稟度律妙捐累莖師

潛學編

序

六

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
會之有歸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教
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按治
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挾隱旌淑治
好所以風厲鐫曉其道具至厥有

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手
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
布傳嘉惠來學俾海內讀先生書
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薄歸之
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

潛學編

序

七

悅景賢之義敬爲之序云

萬曆丁未春仲後學會稽陶望齡

頓首謹序

清學編總目

一卷 子集

賦

辭

樂府歌行

四言古詩

二卷 臣集

五言古詩

三卷 寅集

清學編 總目

五言古詩

四卷 卯集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五卷 辰集

七言律詩

七言排律

七言絕句

六卷 巳集

序

七卷 午集

序

記

八卷 未集

墓誌銘

墓表

九卷 申集

清學編 總目

行狀

壙記

祭文

十卷 酉集

傳

雜著

十一卷 戌集

啓

書

十二卷 亥集

書

山陰縣監生王應遴督梓

總目終

清學編

本總目

三

清學編卷一目

子集

賦

詒玉琴賦 有序

辭

反延春辭 有序

招來辭 有序

樂府歌行

君馬黃二首

漢秦宮

清學編 本卷一目

豫章行

巫山高贈曾氏

石流行爲印泉圖作

胡君謠 有序

七噫歌避地登簫曲峯作

久雨謠

平陵東 有序

城門開 有序

歌風臺

齊謳行

長安行

伏雨行

善哉行

西山行廬州遇雨宿村庄作

今夕歌二首

北風歌訪劉先生至洪川遇風不濟而反

開冬行贈邵武守吳公入覲

數圻行送張斗陽公令上海

齊學編 卷十目

二

芰荷行和夢岡邦君見懷

畫工行書湖天覽古圖贈張紀善歸巢湖

白雲行秋夜宿應仙峰作

顏碑行

紫陽行

龍湖水

四月行江泊感懷贈胡竹牕二尹

有所思二首

南至行別南豐譚勺泉曾璠浦二君

桃溪行壽觀園楊二丈人八十

雪山篇贈吾宗楓林老人

國家行送邑侯懷槃章父母入覲

麻姑行贈南城侯范公上計

漳南行贈陳思源

桂樹行壽涂少溪翁七十

採蓮曲二首

渡江曲

天馬引

齊學編 卷十一目

三

履霜曲

四言古詩

瞻彼有序

勵志有序

榮木有序

停雲有序

湯湯有序

爰兔有序

世澤恩榮卷詩有序

邑侯湯公全城紀功詩

有序

潛學編卷一目終

潛學編

卷一

四

潛學編卷一

子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樵李項元濂閱

賦

詒玉琴賦

有序

琴之有玉尚矣淮渚報贈齊諧志之紫

瓊貺遺李詩重焉豈不以輕重相從曰

潛學編

卷一

一

潛學後寫

朱雲龍

得細大不踰曰平於定心氣禁邪尤益

耶往僕得蒼石之琴質膩精堅音幽以

清或以爲珍顧於僕靡當投贈明哲侑

以斯賦抒抱比志效厥情爲匪異物也

以爲好也

伊余幼好此介石今洵華英而瑰奇物有微而

正性兮音有眇而揚徽肆大冶之命質兮蹇獨

得乎粹夷肪瑩膩而精堅兮繁文理之陸離凝

乾坤之貞一兮自混闢而已載崑玉先其溫栗

兮荆璞避其耿介歷黃虞其猶葆翳兮閱夏商而逾邁淹日月以千億祀兮亦云澤其異采表獨立乎縣圃之上兮抱昭質以自持工倕邁而追琢兮恍受式於希夷穆宮商以歸大雅兮師舜桐以爲儀播五行而函六合兮飭八風於四時日余得之鴻罟之埜兮儼成連其先路曰太音之有遺調兮羌謹守以自度孰稟貞而不亮兮何潔清而不固爰懷音以締衷兮忽歲時之遲暮肆玉振之聞自昔兮揉絲桐而成調胡朱

清學編

卷一

三

絲之加哀玉兮合清越之與要眇凝和液以爲滋兮懷雅音而自好諒鼠腊之不足珍兮姑云守吾璞而終老搏琅玕以列軫兮錯黃金而布徽製文錦以爲囊兮羌什襲而藏之慨重華之忽焉沒兮孔聖喟傷夫蘭漪抱我我洋洋以終古兮諒知音之曠希惟夫子之完光英兮皎縣黎之與明璫綰白虹以爲帶兮攬青霞以爲裳憑水文之玄璧兮導卑揭之文昌洵獨宜有此嘉美兮薦文貝於龍堂相靈修之可貽兮披所

珍以爲悅割明鏡以資鑑兮授莫耶而助烈意異物之忱足貴兮感嫵行之修潔幾中和以約聲兮疏雅歌而緩節昔彥伯之捐玉琴兮詒淮浦之有女投紫瓊於所親兮竭綠玉之可伍苟余情其斷金以練要兮何出海之得阻式進御於君子兮艷斯美之得所惟太和之網緼兮充垓北其上下景霄閭以冀明兮望曜靈而延迓登明堂以理南薰兮扇蕃殖於穹宇表獨奏於緇帷之林兮疏洞越於千古亂曰有美豫石爛有皓兮剡中爲虛類載道兮四時氣備參玄造今暢幽發靈神所勞兮終和且平洵足寶兮下女可詒永以爲好兮

清學編

卷二

三

辭

反延春辭有序

庚申春湯侯許行春修禊飲事會屢以
冗奪至三月晦而讌集始成謂春且暮
然冀可延也名延春集云集邑中薦紳
章逢之士咸服在列時風物惠柔萌生
豫茂侯類然中處賓從列侍流觴賦詩
與物皆春蓋亦一勝會也未幾而閩廣
發難宵夜扞禦干戈召募齋送之費繁

清學編

卷一

四

旁午糾轡暇輪俎豆讌集事哉已諸賓
從咸薨然散又踰年而物故代謝遠役
中棄至不可放物而侯亦且謝事以去
蓋時慶康然冬矣春尚可得延哉時運
而往事推以遷會合遭逢真彩雲流空
不可揣搏如是也達者悟為適然矜者
執為當爾然後信委運之為達生而悲
春之為強作也屈騷尚矣楊子作反騷
以為戲諸延春有辭侯行索冊爰賦反

延春辭亂焉匪曰曲終奏雅姑以識哀

樂相生如環無端已焉

耿余心之信懷春兮何春日之不可延景風淒
其變節兮和曦匿于重淵既青陽之為朱明兮
朔雲滋其翩翩莽曜華之與露零兮墮芳澤於
下泉何百舌之間其無聲兮鳴鳩化而鷹鷂陳
椒醕以願侯兮悵鸞輅之不旋灼鸞鷁以為容
兮休鷓鴣之我先駕蒼龍以何之兮遶西陸而
北轅玄鳥退其養羞兮何倉庚之得前載荒忽

清學編

卷一

五

而引望兮逝八極以猶隘肅烈侯以充宇兮知
膏霖之不再昔春陽之時動兮儼顧復於九圍
跂行既以畢途兮裴生曜其榮暉物欣欣以自
私兮民嘒嘒以維祺曾日月之幾何兮眇重陰
其感發冰澤忽其腹堅兮何萌產之能達信春
秋之序代兮眇不知其所都進欲延而無從兮
退將反而自娛委大化以縱浪兮何涸坎之能
拘信玄冥之司令兮宜暘谷之為墟意繩繩其
未敢忘兮心行中其澹澹惟樂天以無訖兮何

剝落之能歛時不可與謀兮知春之不可驟延
歸來乎屏南山以爲家兮翳郭東以躬田

招來辭

有序

嘉靖己未秋八月日友人鄧元錫傷秋
露之既零哀逝者之不作爰陟東臯登
先友觀泉朱君之墓感焉命工累石封
爲玄堂已泫然休迫酌而爲之辭辭曰
星露回易兮六週灌莽殷翳兮荒丘埵如子息
兮去寥廓行役予靡靡兮焉求追初志兮耿介

潛學編

卷一

六

悼今行兮謬悠時冉冉兮不復將前功兮曷收
招子來乎玄宮策余駕兮天遊

樂府歌行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流赫臣血汗方駕萬里臣
得將朔風吹黃沙君行萬里臣也胡爲家商風
激寒水馬毛獵獵張角弓馳決起

其二

君馬黃臣馬黑君馬駭隕臣馬特願逝萬里無
羽翼熙風奏陽坡朱鑣組纒臣也鳴驚和疾風
蕩平野躡雲蹴日鳴角弓雙鵬下

潛學編

卷一

七

漢秦宮

漢秦宮馮子都寶刀帶腰粧明珠刀鏤似雪雪
不如倚鞍飛鞚橫皇衢咄何人者當我車夜黃
金加白璧咄須何官朝可得千秋萬歲常赫赫
朝得官暮拜恩若何人者逝我門嗟翁父梁家
霍家漢如虎朝爲曜華宿夕莽漢家梁霍今何
許咄勿言咄勿語手提寶刀刀擲汝寶刀不擲
汝南阻

豫章行

古豫章今跳梁夜發給舍屋朝乘尚書堂堂中
庫高中多藏中夜鼓譟頭裹黃上屋發庫下探
囊何膽不栗魂不揚豫章城高去去城中藏君
不見中城徐府嚴府傍嘉定石蜀柵梁棄土石
塞湖中央

巫山高 贈曾氏

巫山高九九天漢水下下三三泉客從何來何
往旃方舟多風石梁嗟害前蒸蒸夢澤彌塊堦
晨風假之鵠我先明月欲贈蛟墮涎巴陵愴望

潛學編 卷一 八

天亦憐巫峽安波沅湘美淺淺蘭桴桂棹逝欲
鎬豐河洛嵩高延泗水拍日泰岱騫壯夫南遊
何時還

石流行 為印泉圖作

石流流水流清湖沉天浴日海隩區蓬島島石
皎明珠石磐磐坎坎歌鼓歌可漁湖上軒臺琴
以書石流石印方有隅雜樹之松桃舒舒彼美
者居

胡君謠

胡君謠美胡丞也丞憫勞盡下寬恤勤
惠有愛民之心乃頗不理於上托民謠
以風云

楚胡君丞新城中心恒恒勞吾民 解一我胡君王
事勤勞不坐乘巖谷巉峻側足行下竹採木心
惇惇 解二我胡君催科平期日明信鷄犬寧晝爾
具饁晨我耕 解三我胡君嗟胡君世尚蕭艾薄杜
蘅彼何人斯懸鑑衡我懷胡君口舌難發與爭
解四嗟胡君嗟胡君日往月來費將迎彼何人斯

潛學編 卷一 九

顏若榮胡君哀我車救馬伶傳 解五我胡君民所
屏署我縣治四境平恤我寒苦勞叮嚀馳我禁
網解煩蒸 解六我胡君生不辰周世察舉漢使躬
循行 帝聞天高今難與明願君萬壽壽與山
齊并 解七

七噫歌 避地登蕭曲峰作

陟彼簫峰兮噫天日靈沉兮噫城郭安在兮噫
林樹巉巖兮噫疊疊嵒嵒兮噫氛祲鬱回兮噫
空濛縱橫兮噫旋顧大荒兮噫巖穴終藏兮噫

久雨謠

噫吁彼蒼乎雨綿綿城築百堵人田田健兒築
城誰者田彼田之莽蓬蓬兮嗟予命之逢兮

平陵東

有序

戊午秋九月盜入新城南關焚其郭鄧
婦王死之繫涂氏僮于城東問城可攻
否曰不可連詰之終不可而死是日我
焚盜旗賊敗進

平陵東松栢桐誰張旗挽弓我城高堅那得攻

潛學編

卷一

十

城不可攻頭可截城那可越蕭蕭桂葦莽出血
莽出血雙箭捷轟轟礮砲大旗裂

城門開

有序

城門開刺尉洪亥也徐尉亥守關繼所
部攘掠苦農民民訛言盜至亥駭走入
保人蹂踐門死縣侯護尉以捷聞

城門開彼僮來翩翩者旗遮崔嵬提刀彎弓轟
疾雷胡不走何誰解城門開彼僮呼縣官踉蹌
去汝何恃者敢爾徐兒啼婦哭塞路衛當衛臥

屍血模糊叩天呼天乎

二

城門開彼僮去彼僮

不來誰迂女縛我鷄犬蹂禾黍我呼僮來走群

鼠

三

走群鼠事可哈城門蹂死無是非僮去報

功

四

君得知

歌風臺

湯湯兮大風烈有猛氣兮從龍湯六合兮靖妖
昏浴杲日兮回之東沉濁廓掃兮叩高穹海波
澄兮不風龍歸來兮玄宮嗚呼雲門闕兮渡武
作臺歌風兮風孔碩

潛學編

卷一

十一

齊謳行

青齊負海古沃區山河十二東西都尚父風烈
霸勝餘魚鹽女紅稱絕殊今地烏鹵田萊蕪雜
沓樹者楊棗榆家鮮蓋藏民瘠羸往往歷舍無
聚廬茅茨肆客爭挽車立門戚施入籩簠食之
麥飯黍菽且競設駟驢焚錙銖下者子女牽裳
裾時有椎劫當路隅牛車婦挽交中衢筐篋金
莒行載塗帝閭可扣當獻書湯大風今何如
平野封畫可井廬無乃吏治更隆汚地運况也

相乘除齊兒爲生嗟噫吁

長安行

壬戌二月七日風霾長安地震

西北風如車塵土爲之輪驅之九垓昏咫尺何
冥冥地軸掉以搖震如雷殷殷都衢馬仆僵郊
迷不知津去去勿復道南山可終老

伏雨行

伏日烈於火伏雨漂若河行人且莫行聽我勞
者歌東阿城南暑雨多東阿城北車轂摩水深
泥潭傷馬骨疲爾當奈暑雨何我行不前苦鞭
漚學編 卷一 主
迫安得長寐從山阿鳴蜩依蔭蟻徙穴人也驅
迫長奔波吁嗟軒乎乘學士當塗君歌乎歌乎
安得聞

善哉行

天有明命其命明且清無爲不宰太虛善膺或
直而遂或曲而伸或微而權或衡而經洪纖遠
近遞除互乘幸甚至哉天命明且清
天有顯道其道正而常寒暑冬夏不忒其方日
月分至不爽其行五品萬善之絕之綱奇表謫

怪終焉披猖幸甚至哉大道正而常

聖有謨訓其言明且信易象其道書陳其政思
一無邪履毋不敬危平易傾謨明訓定倬斯斯
亡違斯斯病幸甚至哉其言明且信

聖有至德其心大而公天無不覆地無不容兩
曜普炤河海弘冲奉三無私天下和同兼愛澤
及草木昆虫幸甚至哉其心大而公

西山行

廬州遇雨宿村莊

西山雲起突如馳迅雷號號轟交岐我行其野

漚學編

卷一

主

雨四塞我僕庸矣行安之農言此雨禾黍宜滾
滾苗浪翻綠瀾沃之如膏實纍纍泥土惜也沾
裳衣但令公等雨足禾黍碩我行沾衣泥首亦
不惡

今夕歌

今日何日兮汎河中洲夕何夕兮得與王子同
舟中洲曲何兮芳樹四周香氣襲合兮穠英豫
采鼓蘭柺兮寫憂共迴波兮夷猶日臨臨其欲
下今且去復留東方明星兮星有爛耿君思兮

寢且旦

其二

今日何日兮飲河中央夕何夕兮得與王子翺
翔蒙知結好兮擢秀采芳山有椒桂兮隰有杜
蘅爲君製佩兮紉君裳樂洩洩兮繾綣得忘有
桃園兮桃成蹊君惠我思兮我所知

北風歌

訪劉先生至洪川遇風不濟而反

北風湯湯兮水增波舟子招招兮不我過雲峰
迢遙兮柰若何

潛學編

卷一

十

開冬行

贈邵武守吳公入覲

開冬兆寒風獵獵使君驂馳光煜燁兒郎竹馬
行且止聽我長謳鼓霜鋏金臺王氣文成龍五
色盤護蓬萊宮七臺瑞靄逐旌旆蹠蹠萬里如
有從使君昔通金瑣籍平明謁帝飛雙鳥白
簡時陳鱗角章巍冠日珥螭頭筆朝回却走黃
公壚招邀高李相歡呼土奄騷雅下羸漢北蹴
碣岱南衡巫何知瘦馬江閩道十年不踏長安
草金鰲玉螭無消息雲谷匡廬恣探討只今臥

握千里符一麾五載樵楊鄂已看劒佩爲黃犢

坐使感篋成笙竽昔年高齋謬見客迴山倒海

看紆畫閣間燈火細卷青衙舍空澄水雲白竭

來奏績鳴玉珂長安孔道平如波貞元故人幾

人在短歌繫碎金叵羅使君有才負經濟文章

況也通元氣白衣蒼狗化烏有萬古江河流不

旣東南藪澤仍鼓刀邊城烽火聞蕭騷公車上

章日交迂翕訛翻覆同波濤今皇如春日方

旦紫宸景晏朝初散定知前席問蒼生直擬乘

潛學編

卷一

十五

槎上清漢潁川賜金何足多白麻制下金鑾坡

許身稷卨此其日要使四海赤子藜糗含元和

數圻行送張斗陽公令上海

數圻不同用千里時同雲一氣有如大龍唾唾

爲珠落爲絲芬大儀播物名洪鈞鼓鑄煥熠久

乃淳嘯爲人豪起命世鵬激九萬翻連淪夫君

髫年賦五色奚囊竹馬嶠困陌凌風倒折西華

蓮少室氣奪黃河窄歸來嘯歌宿金斗時時四

壁虬龍吼藜杖宵抽石室函叵羅煖醉黃壚酒

每疑珠斗橫心胃爲復高水懸秋空世間才俊
詎得伍况也服善心能降竭來上窺古淵學天
倪陽谷探磅礪遼海無勞水槁穿溟波坐見鯢
鯨躍鄙夫齷齪數澤姿每服後乘參前綬鞭霆
流電不可逐絕筋拉脅難爲師乃公見我動顏
色寫意傾心物無隔玉段長倚異姓兄金蘭謬
許同心客君今獨上青雲梯新捧除書下玉墀
身繫蒼生心北極鸞鳳千古今來儀鸞鳳鸞鳳
東海湄誰云百里非鸞棲要令祥風甘澤益區

潛學編

卷一

去

縣豈但白日霹靂驚蛟螭東南民力公親見

張平

日詩此語耳聞心獨善瓊瑤持以奉君行崑璧

南金未云美茫茫江海環名都先公曾分竹虎

符海畔雲沙逢旅鴈江邊耆舊侯仙臯吏立馬

君登車山中擬補循良逸此日虞卿合著書

菱荷行

和夢岡邦君見懷

菱荷洲前花氣清薰風十里清湖陰懷人不見
勞予心王孫目對西山雨幾捲珠簾動遠吟

其二

堤楊影斜白鷺飛潛夫閉門鳴鳩鷄所思何在
湖水湄羽觴飛送流霞綠仙客長賡玉露詞

畫工行

書湖天覽古圖贈張紀善歸巢湖

畫工畫湖何畫山臥牛峰枕飲牛灣茫茫平湖
渺何許排蕩宇宙非人寰君家堂開湖水曲殷
殷空濛畫一幅風雷入吼撼天絃日月迴輪旋
地軸舒廬之間神符藏二象萬古終混沌蒼梧
帝丘不可卽箕山有塚令心傷張君才者何翩
翩俠氣吞吐焦湖烟勒銘擬鑱劍閣石拂袖今

潛學編

卷十

去

賦歸田篇湖山有田水可漁湖中巢許招歸與
遠心欲寄春空樹逸興時唾鮫人珠審余頑心
真好古膏火煎熬耳爲苦澄湖却洗知何年恨
不同牛飲江滸君歸湖旁何者丘爲愛浮漲揚
輕舟相思難寄空飛曲請看迴波天上流

白雲行

秋夜宿應德峰

白雲就我巖上眠我與白雲同在天天邊明月
白如玉雲裏澗壑成浮烟劃然長嘯渾沌上林
谷嚮應天亦憐君不見昨夜墨雲起山塢蕭蕭

長風作秋雨墨雲將月入溟濛萬仞青蒼誰作
主勸君對月須盡歡出山回首雲漫漫

顏碑行

神僊可聞不可道石門斜日生秋草雲中鷄犬
是春秋海上烟霞邈瀛島今年旱魃熾作威田
家處處啼兒妻柳條束頭向天拜元女真人無
是非藥爐冷烟白日靜烈風澹澹松枝勁十年
羽客談丹砂泉下今來呼不醒神僊若道不可
知那得山有魯公碑

潘學編

卷一

六

紫陽行

神僊可聞不可見顏公下筆傳僊面蔡郎學道
得蛻形化去千年重此宴王僊乘虬控鶴駕凡
憑玄雲自天下麻姑須臾亦相值鳳膏麟脯酬
良夜丹砂狡獪不可言海水清淺三千年豐碑
落落傳遺事秉燭夜讀心茫然若道神仙如有
路紫陽那得山椒墓

龍湖水

龍湖水青如藍白如練劒履仙人不可求崖側

龍根自蟠蹇天風吹霜萬木號厓石刺天龍峽
高丹砂黃金不可問古亭照碧生秋蒿龍湖水
深不見裏馮夷宮中眠不起星霜一夢九秋寒
泚泚玄雲空萬里枯椿一夜春水生砒厓裂壑
神蛟騰湖邊白石流不去長對龍宮的的明

四月行

江泊感懷贈胡竹窓二尹

四月輕舸江上宿北風卷雲寒逐逐長安物候
愁人心不到胡郎半窓竹世間萬事五更風汀
花岸絮隨西東美君十頃琅玕色絕勝梁園萬

潘學編

卷一

九

點紅

有所思

我所思兮青城山欲往從之江路艱我昔流落
君解顏百寶裝贈雙金環我今遠道遠莫攀昨
夜夜夢涕潸潸醒來淚落沾羽翰木桃苦李知
報難

爲座師高侍御

我所思兮雲霞出欲往從之湖水艱我昔遠遊
君解顏贈我東海白玉盤玉盤曉夜光桓桓何
以報之雙青鸞青鸞一去青雲端跂而不見心

凄酸 爲劉侍御

南至行 別南豐譚勺泉曾璫浦二君

南至之日雨聞雷客子中夜起徘徊遠卽長路
中無媒誰其將之百里來褒衣冠鵲何崔嵬雙
劍乘壁光皚皚我旣覲見心孔諧達旦擊筑行
兕壘欲別難別心已摧下土沉濁不可懷秋冬
採巢攫鵲嘉樹黃落朱草摧爾有八駿我所
材逝欲遙舉東蓬萊上極玄壤下八垓君不見
蓬山琪樹茂不落鸞鳳庇之恒康樂

潘學編

卷一

二十

桃溪行 壽觀園楊二丈人八十

桃溪溪流瑩如玉千春自浸屏山綠溪山中有
靜者翁日遶桃源看不足名園開向溪上堂手
種芙蓉雜修竹白雲粲粲盈砌生紫氣臙臙當
戶浴更開別墅臨芳池酒爐茶竈行相依一軒
如斗乍容膝居然太古檣巢時南薰吹動屏山
石半履閑眠人不識千篇賦就祇自哦香色無
端迸空入昔年躡屐桃溪遊興來直走龍山頭
翁爲愕貽叩天笑鄧郎逸步追雲虬開尊池亭

自焦鰲奇談雜嘲雙耳熱狂歌不覺東方高殘

月蒼茫笑成別翁今行年已八十駘背龐眉黃

鶴立舊草長留雲月寒新篇尚灑丹霞濕我今

貧病無顏色經年不出城南陌龍門頻夢錦屏

春苑園每憶清溪汜溪邊夾岸多碧桃瑤池露

井爭相高待君桃熟三千歲盡飲中山萬斛醪

雪山篇 贈吾宗楓林老人

楓林老人行八十吾戴吾頭雪山立長眉自秀
五嶽雲白眼那知百煎急少年一再登公府出

潘學編

卷一

廿一

事神君入將毋持文無害世廉平不索一錢佐
歌舞朝郎行隨計吏車翻然核唾藏身珠浮生
自醒夢中夢妻子自笑愚公愚年來卜築青山
郭四壁成家殊不惡次兒陽也氣食牛玉友茅
君恣揮霍歌成馬角凌層空龍湫鼉窟生雄風
滄溟怒騰古雪下神奇倣詭驚而公婉孌諸孫
走堂下蘭玉森森總盈把環堵居然一禿翁雲
林日月增瀟灑今年 恩詔來 皇都父老曳
杖權相呼衡門白粲雪狼戾烏紗短髮霜模糊

天恩浩蕩知何極欲報顏齡乏筋力筆耕舌
耕付汝曹酒酣自岸江天幘

國家行

送邑侯懷繁章父母入覲

觀

國家承平二百年忽復吏治熙宣前 天子恭
已相君賢坐使四海歸陶甄與我共此者守令
盡斥資格旁登延已聞南城健令直如弦更見
我邑章侯仁且廉章侯廉清誰與肩况也愷佛
心淵淵雨露三春綠綺奏星霜午夜朱絲絃紙
兵一飛人立前無復隸伍謹索錢藏朴不下期

潛學編

卷一

三

安全斷射巨獄無深堅有時庭空如水吏人靜
白日堂上水壺縣鄉社約禁井有篇六書禮教
如流泉煦嫗提命春陽宣宵柝衢路聲喧闐城
門月旦更相鏘惡少安作人晏眠佳聲滿耳耆
舊傳我侯爲政如烹鮮亦如考牧後者鞭敬老
慈幼哀顛連口碑歷歷笑不謾天台華容難爲
先我今長病輟北轅逝欲却掃終丘樊君侯起
之登賓筵紆轡入市虛左延顧我衰薄才力絀
爲君報稱當何緣侯今綰綬行朝 天雙鳬冉

冉冉霄烟撫字蜚聲聞遠凡 重瞳回曜光金
蓮燕賜蕃渥行超僊信美鸞鳳非鷹鷂我邑江
右稱最偏羨稻鼓涼人便便邇來風習忽下騫
幡幡捷捷多謠言青山頂頭今種田亦復行買
走四埏夏來旱魃勢熾然我侯徒跣纈上玄皇
穹恢恢答侯虔膏雨四塞風颯然禾黍如沃黃
雲綿惟復陽九疾疫聯村墟因病突不燂狂巫
夜鼓聲填填侯今日遠誰爲憐行行送君越陌
阡回易冶化侯有權文武並用古靡愆奏績竟

潛學編

卷一

三

矣遙其旋黎山青青照人妍黎水如練美濺濺
兒郎竹馬衣褊褊嚴穴老人白覆顛願得借冠
使我心降目豁上有滄浪天

麻姑行

贈南城侯范公上計

麻姑瑞氣紛成龍五色照耀南城東南城仙吏
戒明發匹馬上計明光宮君侯皎皎水玉潔白
日臺前三尺雪飛鏡能令鬼膽寒運斤忽見醜
解折南城之東叢萬山蛇虺狐兔盤其間一轟
霹靂妖黨破瀘溪清淺成人寰仁心况復重風

節每式段間下巖穴烈婦真飛六月霜忠魂不
作千年血君不見范侯馬瘦行步工風骨凜已
成青驄

漳南行

蕭陳思源

君不見漳南陳布衣團蒲兀坐如有思扣閣謁
帝談經濟鹿柴偃臥風颼颼又不見南海陳公
甫陽春三月澄靈腑一朝學覺契無爲直造渾
淪天可補彼皆布韋修閭然拔茅自奮鴻濛前
嶺南閩南永相望千里一瞬滄溟烟陳生蒿萊

潛學編

卷一

苗

翳門巷黃蘗白黍欣相向箕疇大學契玄同欲
揭日月曾霄上救衣躡屨首燕路笑芹溫曝歡
無度登聞欲擊闔闔高啁啾燕雀謹相還竭來
訪我清津南霜飛冰合月在簷時時一編披古
易除夜青燈書矻矻春回膏雨忽夏初漪蘭吐
杜芳相覓寒余綿薄愚成翁崦嵫已迫意向慵
恨無長繩繫白日豈有餘力噓雄風古來倜儻
多貧賤昭代二陳君自見精鏐欲煅百鍊剛帝
鴻自治蒼球硯

桂樹行

壽涂少溪翁七十

秋風吹桂樹有爛黃金花北斗酌桂漿玉壺注
丹砂滿堂置酒考鐘鼓飛來鳥紗髮本髮髮猶然
主人起揖客身被綺縠冠烏紗髮本髮髮猶然
鴉誰能七十無霜華當年而翁頭皓白吾翁斑
鬢同賓席君方妙齡我毀齒持觥讀約盤行炙
爾來嫻三十年萬事眼前水流陌即看斑斕舞
盈砌又見孫曾遶翁膝亦知中閨古孟光持家
井井行有齊眉案舉行抱笄任君日醉逃其鄉

潛學編

卷一

李

君今矯健顏如童我病衰頹儼已翁款段自肥
鄉曲馬雲泥誰問去來鴻嗣郎秀俊稱吾壻坦
腹群經貯其笥廿年朝氣欲凌雲比日秋風猶
塌翅安得雄風一夜掀百川共看鵬鷗摩秋天
採蓮曲 二首

蓮生我池中漱澗浴秋水莫採池中花蓬蓬有
蓮子

芙蓉望秋風紅衣卸寒泚翻是木芙蓉清霜曜
明綺

渡江曲

郎但渡江來我自迎潮去不怕潮頭高但怕郎
先醉

大馬引

匹練光滅沒迢迢出渥洼不難行萬里但問阿
誰期

履霜曲

晨起踐嚴霜風刀欲斷腸不愁霜折指何路入
回光

潛學編

卷一

五

四言古詩

瞻彼有序

瞻彼追先德也追養莫逮結言永思焉
音載號以究慕衷

瞻彼日月載叩于天有崔匪山有浚匪泉皇矣
我鄧侯周作藩迢迢萬流邈焉其源
初祖發基象岸翼翼祖顯顯思規墟爰宅有墳
高丘天錫其特是生介孫以昨有德
皇皇介孫繁于高祖及國之隆金閨通武蘭

潛學編

卷一

其

臺牙冠粵臺繡黼沈沈其仁綿綿斯祚
悠彼菴斯穆光聞如守博以約葆哲維愚亦有
休聞辟登公車抱醇自沈咨命矣夫
綽綽王父瑩其如玉曠度海涵弘慈春育載義
載宣武富武毅有子如林綏斯百祿
於惟仁考靖方謬謬揚休凝立如山如嶽光潛
衡門譽流方岳鴻碩推賢巨編高閣
孝弟址基禮儀尺幅蛻利如汚履幽惟燭以併
以禮以庇家族過門者趨以莫不肅

庶姓之爭望間質平群疑就吝膠轉歸明亦有
休暇枕書席經豈必有位宣猷乃程

藐孤卅角靡怙靡欽繼芳弗揚抱朽陸沈先塋
坏土廿年於今感感靡騁實海我心

時日云邁霜露交沃瞻仰昊天休如有觸誰游
洪川汎舟捐舳誰登修途展軫說輻

嗟而小子曾是弗振乃嫂爾儀乃渝爾真不愧
于人不愧于親將其來且沈屯以啓

大孝顯揚命縣諸天用力用勞亦隕於泉匪義
潘學編 卷一 七

曷修匪仁曷金斯斯夕斯庶其仔肩

勵志

勵志勗志道也

二儀六虛大象玄漠日月繩規寒暑交薄庶品
憑生譬彼橐籥而甄三才一其式廓

入函諸心不二其命中局太虛萬應綸井譬彼
黃茂華實秀穎於圭粒中各正有定

曠哉惟天藐焉者身何尊匪道何靈匪人大心
無外厥微靡倫一日克復天下歸仁

嗟而小子誰或隘汝凡此途人可堯可禹物別
森如慎其布武行既有格言斯有主

誰實膠汝不靖以蠲誰實眩汝沉冥翩反中園
既室外方以刈借曰未知髮聿其斑

墨悲染絲楊泣多岐絲染失素岐多增迷中弗
靖蠲神明救虧曰棄其命凜其殆而

凌波者驢一柁爰駕如組者轡馭此六馬獨知
孔靈纖翳莫假儼如帝臨庶幾夙夜

日月既流縱浪實多被髮者叟狂馳于河河水
潘學編 卷一 八

湯湯公無馮河公竟馮河當如公何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

苑彼榮木朱皇其華既夕隕而溘焉泥沙眷言
內傷有生無涯弗力弗競何及遑嗟

榮木煜燁薄言觀者成蹊無何莫過其下靜言
孔念時日予假力競弗逮而遑多暇

先師有訓鏜鼓其鼗四十見惡若其無聞已而
已而孰畏其臻途人可禹柰何弗勤

嗟而小子髫而有覺日漸月流迄今逾邈誰實
膠汝而俾前卻途人可堯心焉如灼
二曜一轂決驟駸駸往者弗及來者未任力所
可寘曰惟斯今失今不力實痠我心

停雲

停雲思親友也

停雲在宇容容不流自爾索居邈焉寡儔晤言
莫從誰與交修佇立以望我思悠悠

停雲在渚英英其白將予就之菅茅澤澤自爾

潘學編

卷一

苑

索居誰與交掖日月遄流我用紆抑

停雲在郊被于女蘿往觀予笑悅心寔多商兌

夷猶漸于觀摩倏其遠而我勞如何

停雲一曲曖曖斯微誰併予笑願言多違予且

予瑕孰繩孰規邈其遠而悵焉內悲

蒸蒸者雲濛濛其雨二氣氤氲八埏靡靡九德

師師四科虞虞瞻予望之邈其千古

湯湯

有序

湯湯刺也留部缺儲士脫巾而呼卿貳

死焉忱不知大難所伏

洪流湯湯既沒岸碣亦漸于岡毋寧是將吁嗟
乎崇岡

洪水洶洶既懷彼山亦夷于墉毋寧是風吁嗟
乎崇墉

湯湯洪水齧于城趾誰實基止本始歆止無然
披止

湯湯洪水齧于城堙誰實削止本始薄止無然
拔止

潘學編

卷一

手

錦章煥兮孔雀爛兮帶鏤之金今國儲是經兮
邦之明兮

翼翼者陵穹穹者城桓桓維師糾糾維卿國

全全豐民食靡不盈朝畿戰寧

爰兔

有序

爰兔諷也小人攸箴君子伏焉忱莫知

大幾所定

有愛者兔羅于羅羅于羅兔則實訛心之憂矣
我請以歌于惜乎張羅

有鳴者鳩投于醫投于醫鳩則實冥心之憂矣
如瘖以醒于借乎張醫

有豐者屋閭無人止有揚者流莽無舟止悠悠
蒼天特無仇止特無仇止耿予憂止

世澤恩榮卷詩

有序

稱世澤我公祖憲大夫王公追其世
庚繹其先澤哀歷官諸所得 貤封綸
音若大夫士所誅歌爲卷而名也蓋公
王大父令武昌廣庇民爲德以積忤其

潘學編

卷一

世

守解官去而武昌人祠祀之學官後十
百年而我公守武昌奉蒸嘗焉武昌人
謹曰以吾父母之遺也而有吾大父母
也其祠也思也其思也世也洋洋乎其
澤也公作繩武記志焉夫古桐鄉之祀
也而不歆其子穎川之治也而不聞其
先今武昌公能其官少絀於官而以其
餘遺授公起科甲自奮又適守武昌若
遘而合非期而期洪源淵淵曾澤祁祁

而茂實榮名乎歸也則天人交贊之也
武昌人榮之曰是世澤也爭歆焉詠焉
已公開臺建節于湖東文武爲憲澤被
於湖東人湖東人榮之曰是世澤也又
歆焉詠焉嗣是公以方岳澤四方坐廟
堂澤四國爲澤無旣於爲榮若恩亦無
旣而所以澤之者世也雅韓奕之篇曰
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美世也
魯泮水之頌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

潘學編

卷一

世

有不孝自求伊祐美世澤也其闕官之
篇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則邦大夫
庶士之所爲作也於是肝昨鄧元錫殿
之而作詩詩曰

皇皇天明詘信冥昭孰抑不揚匪培曷翹深源
洪洪豐幹修條無競維人孝立忠劭音韶奕奕
武昌學殖奧博負篋眉山虬騰鯢躍風雲未和
分符郢鄂大德庇民厥聲濯濯音二戴星鳴琴德
音孔和心存撫字政薄催科孰是者守東濕求

多忍浚黔黎而避緇磨解三天閭載高憲臣危諍

矯矯之子全楚一令忍以墨守而摧勁正翮其

解組安之若命解四郢人徬徨攀轅末從庇我字

我而瘁厥躬胡以永思祠之學宮蕙蒸蘭藉有

穆其風解五後十百年聞孫踵武五馬一麾出守

于楚郢人懽迎復覲父母何斯違斯載恃載怙

解六公曰耄倪余梓余桑言念我祖于美于墻煦

煦祥風熙熙朝陽繩我祖武歲澤湯湯解七春秋

藻蘋言修祠事陟予皇祖歆于爾嗣芹藻思樂

潛學編

卷一

世

崇陰蔽芾矧也謳謠亦永厥世解八開臺湖東涯

澤沈沈肅是百吏訓敕勛芟夷稂莠衽席羸

冠聿繩祖武不替有光解九展孝于忠宣忠者孝

孰釐匪臬允也弼教百吏承式胥則胥倣睦頌

聲興繩武有耀解十綸音載敷令聞渙如大夫庶

士以莫不俞曰維我公浩瀚者澤始于金壇終

焉四國解十一巍巍大義洋洋平羌渺渺慶源厥

流泱泱有昨矢詩匪風匪雅依魯陳頌用諗觀

者解十二

邑侯湯公全城紀功詩有序

國家席奕代不平之運學士大夫類

沿故常文瑣言慮不動於經遠以爲固

然而選蠕脆柔締交養望之習日異月

滋古貞臣節士臨難應卒之義眇棄不

省民散弗戢卒隋弗簡迄於今彌甚間

名世高虛之士鑒靖難始事創鉅痛深

遂貶挹風節倡明哲保身之論而士習

益靡然趨利違難矣夫風之靡也如決

潛學

卷一

世

川民情之渙若搏沙文移武備紛若聚

劇循今之道無變今之軌忱靡測所留

矣新城於江右爲東南徼山連谷迴列

若戟雉宣德中閩南有沙尤之警武

廟之季汀漳盜數數起而邑不被兵於

是民愈玩不設備嘉靖戊午盜至民創

而城始修庚申盜又至兵不戢將舛而

民大譴潰辛酉盜再至民始入保卒始

能負城垣發機矢砲石以摧敵於是邑

縉紳學士始嘖嘖太息而頌言邑侯湯公全城之爲功往庚申廣賊入守備址死難而城內空侯內顧無與守者乃設疑覆於近郊以乖賊曰城三面險不可攻攻必於東南隅乃分僚佐於列門而親乘東南隅曰事迫矣民怖潰不可集卽吾不致命吾平生節毀盡矣乃陳公服列堂上以待賊是日諸隸卒侍者環向泣而侯飯食言笑如異時會盜以喪

酋折氣見疑伏愕散去而城全先是盜發難侯具議上往盜作去解莫迹其原今盜起閩廣有主名脅黨公行莫曾忌顧勢且亟不休願蚤爲防禦規議格不報乃顧以他議迂當道指而侯得譴是年冬盜果越邵武襲光澤而來侯編保伍於諸宗委以城守而保伍名籍悉著城牒分信地更休遞上禁謹呼而城嚴優將卒吏士度可用時出游徼以恐賊

賊怖宵遁而城復全夫世之平而陂也其來也微而末乃至鉅也理道淺薄耻尚失所苟生之爲見罔以卽義苟利之爲見罔以規功故隱污之行揚於時而忠慮之士廢於俗於是乎媚嫉滋衆而謗誹朋興俗敗壞流放溢末之挽也古志士患之矣侯丁盈平之候適風靡之會疑阻阱覆者沓至乃毅然以一身當其衝臨難節著而累至行明也將國

家輔元氣而基國是繫於是乎賴抑豈徒完城庇民之足功侯名建衡字平仲負異才疎節心信然可覆有古孔北海張紫巖之風云於是邑人鄧元錫次其事而作詩詩曰

於皇定命人真其衷隆天垣地惟孝惟忠孰毀而修孰靡而從於赫皇綱顯明昭式俾忠俾孝陳藝作極建侯樹長山崔卉殖世風漸漸乃訂乃燔蔑義顧利就夷避難如臺圮基譬波揚

瀾矯矯湯侯天倬厥性有類者風不貳其命履
險若平在危逾勁閩寇鴟張侵越我疆將殞於
外徒旅殫亡颺怒電掣波騰木僵侯如岡屹不
震不拔城東南隅親乘其缺有儼公服矢服其
玦寇既去止民汔康止乃鳩爾居乃陳我軌升
陴禁謹畢力一志寇之再來氛祲冥冥有翼其
守如坻如京亮節貫日堅操歷氷孰惑讒言搖
之筆端衆著如日積毀乃寒孰比於荼孰欣於
安我雖末學義素情質聞之前載狐黃烏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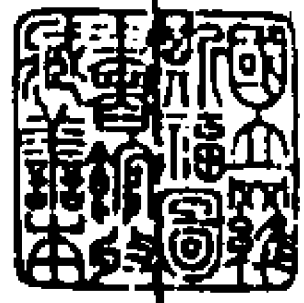
潛學編

卷一

三

予不信有如此日城既寧止行亦明止讒言孔
多職亦勞止孰完可虧孰崇可圯百爾君子肅
守爾經臨危思忠履難惟貞桓桓大猷奕世載
程

潛學編卷一終



潛學編卷二目

丑集

五言古詩

擬古前十九首

擬古後十九首

詠古四十五首

雜詩

雜興三首

雜感十五首

讀易吟十一首

潛學編

卷二目

雜言五章別執友傅陳二兄

報別三五劉先生四首

擬古四章送穉翁王先生上南容臺

古詩八首送王子仁北學辟雍

江龍溪謁選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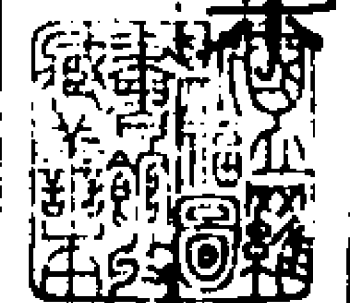
贈王北川四首

別江子三首

雜詩八章送內弟張養叔會試

寄萬思默

卷二目終



潛學編卷二

丑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孫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何人肝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橋李項元濂閱

五言古詩

擬古 前十九首

行邁逝何之悠悠卽長道綿綿廣陌風翼翼路旁草婉孌一何晚生別愴其早出門望極北黃

潛學編 卷二

雲滿秋草征鴻各有投連理亦有枝我心非木石奈何懷路岐棄置勿復道行居各自保

其二

澤國有佳人容華曜朝日當憲理絲桐飛鳥爲辟易幸蒙眄恩千金買顏色墨車來何晚良媒判難覲燕婉當何期參辰永相隔鸚鵡前我鳴難附晨風翼掩涕望復關復關宿雲白儻同未照光長暝歸此室

其三

翩翩雙飛燕營巢借君屋黃鳥鳴前林曉音如玉閑房深以閒幽草上堦綠夜夜明月光流輝照羅縠良人不顧反冥冥敦獨宿

其四

客從青海來遺我鴛鴦綺不忍製帷裳留裁合歡被朱絲組爲紉著用芳澤止扶桑眇予望崦嵫迫西屺過時豈不感爲娣良所耻時無梁伯鸞歲月從靡靡

其五

鬱鬱孤生桐托根濛汜陽幸被初旭榮葦葦燁其光有實鳳所食綠雲陰玄岡金井一夜秋颯颯令心傷

其六

煌煌芝蘭英烈烈赤水涓馨香襲幽林澹淡中自持日月奄與流采者當爲誰女蘿附青松亭上春枝永念三秀草飄搖從風披終焉等蕭艾秋風焉得知

其七

仲尼恬曲肱顏淵樂簞瓢所樂者何物貴富不
相饒於我如浮雲千載心迢迢美酒服純素爲
樂豈終朝客養盡有時何能晏逍遙

其八

客子多所畏遠行不如歸假寓天壤中久留亦
何爲夸父信慨慷二曜競決馳精力一以竭立
枯當告誰長衢多狹斜大鹵莽欲迷終無頓轡
日且復投前綬

其九

人皆願延年延年欲奚爲一夕復一朝忽與千
歲期誰能繫西日置之崦東崦流赴巨壑寧
復在山時子安不盡年八公徒嘲貽秦皇與漢
武但爲方士嗤亦有無窮門無窮吾不欺

其十

人皆寶榮名榮名寶何爲釋筭累前行黃棺焉
得知不見春妍華已與芳樹辭當途擅權命恢
恢揚英暉八表既飈振千載亦昭回於身竟何
有夜臺生夕吹豈如隆茂實保上全其歸

其十一

人言固窮易固窮良獨難入門內交譴賢豪未
易干一歲袒褐衣一日應糲糲空仍不繼於
何免饑寒一身亦云已俯仰增酸原生履可
納榮老索就利志誼明萬古高風浩漫漫

其十二

富貴多令名貧賤集詬辱詬辱澗水泥令名慶
雲郁濁水不可湔慶雲浩難拘美惡等漸盡胡
爲長戚促滌蕩從心志懶心焉不足

其十三

代馬感北風蕭蕭動雄心願馳朔門缺直抵天
山陰彤庭敞以華對仗立沉深驅馳力不効汗
血徒淫淫我願一鳴斥不願默以瘖默瘖違所
性殺身安足任

其十四

娟娟舜若女夕凭臨高臺明月懸綺佩清防倚
開皆歌舞窮玉漏芳時信悠哉一朝時事易飛
身委蒿萊繁華竟何有薨闕空崔嵬

其十五

來者不可禦去者吾得留人生寧壤間泥如瀛
海舟朝隨東溟風夕與碣石浮英英蜉蝣羽拂
拂如好修蜨螂負土丸累蹶不自休誰與晏無
營龍蛇以爲仇

其十六

城南有高樓下下臨廣陌曲河三重階飛甍百
餘尺日月行檐楹列辰手堪摘中有食霞人當
憲理靈瑟行雲紆不流飛鳥垂其翼爲復陌上

潘學編

卷二

五

人知音邈難得千載鍾子期浪然淚霑臆

其十七

夢回不思夢痛後情還嬰形骸有固戀神理寧
久縈豈知百年盡奄復大夢成王侯與僕隸悲
歡一如傾所以人間世不異水上萍彼哉夸毗
子米炭徒忡怔

其十八

南州翩翩鴻孤飛鳴何哀一鳴清霜激再鳴高
雲迴問子爲何與慷慨如有懷言從塞北來風

翎得所偕駕言逝衡陽中更臨當乖失路彭蠡
湖迢迢粵南隈荒山鮮清激林薄翳其涯不惜
長饑渴但傷力應墮旋顧無儔匹矧繳將見摧
我欲假羽翮雲遠眇何階

其十九

萬生此有情有情此相物聚散歟既信同林鶻
斯擊彼鵲甘腐鼠子母相仇足螳臂亦何事而
與車轍格怒氣憑相加麋爛安所惜所以崑山
鳳琅玕以爲食

潘學編

卷二

六

擬古

後十九首

二儀莫高厚曠然邈無因玄酒者何物能洽天
與神至味有真澹湛元洞清明醇醲日嘉美誰
哉反而真

其二

大火能燥石不焚玉井泉水澤腹堅日穴土常
煥暄二氣互回薄中有要眇權姤復入六地夾
剝窮九天至人握其樞冲微以自居

其三

冬日何可愛一陽動初暎洞壑蟄六龍融融啓
天門聖人謹元命閉關塞重閣靜翕歛無餘產
室時溫存三陽一以泰萬彙荒紛紛藏心美於
淵玄淵沐靈根

其四

洞酌彼行潦挹注爲餽饌當其職漑灌棄潘於
塗泥百縣秩薪芻上爲郊廟需及其共烘煤爨
燼靡有餘湛湛明水火洋洋格天神貴賤惟所
用用安得不珍倚與水火功用無施不通

濟學編

卷二

七

其五

七竅升清陽餘竅下濁沉腑藏轉灌輸吐納何
深深不信萬物備請看醫藥神調劑草木滋孫
絡如引繩旣用淪六沴亦能葆和平人生豈不
難役物勤其生

其六

曜靈東西馳羣動視作息六龍南北陸百種依
稼穡含生大化內能違自然易邪寒裘狐貉當
暑理絺綌誰於苦寒候肉薄羸羸智者鑒自

私貪天爲已力愚者冥日用役役不知極誰與
安處順蕩蕩由天則

其七

中林椽瓦置微行擷柔桑彼姝者士女何德當
明王祁祁紆以徐肅肅敬而將畔援一不萌歆
美亦兩忘鄙事無鄙心樂天順其常

其八

往者吾不及來者吾可期有生得自力將無在
今斯請觀穆穆運成著必於微積時月成歲積

濟學編

卷二

八

抄忽成時抄忽見在心昭昭天不移真僞在只
今之言不吾欺

其九

繪繡成五色繪空竟無文利刃斷金石分水終
無痕人心本空水萬感羅紛綸順應寂不宰太
虛常不撓小人物化物志士刻自懲聖心與天
通知常以爲明

其十

人有神明宅潛天亦潛淵潛天天而道潛聖士

以賢柰何失所潛羣動紛成愆利末析秋毫爭
名逐汗羶舍爾天靈龜甘此蝸殼涎昭昭文命
符誰哉滌真源

其十一

烝民有物則物則天之矩仁以禮爲體義依時
作主德偶淑威儀樞機慎言語付物一以物敵
應不相與仁人不過物孝子亦如之愆愚識諸
心昭昭烝民詩

其十二

人心至圓神物則方以知易貫通其會幽微是
名幾眇眇戴巍巍參兩爲之尸曰人天地心體
一化與齊古學始格致達天此其基兢兢三字
符瞬息毋自欺

其十三

人心惟好惡惡陰好其陽好色與惡臭以類謹
所當好仁無以尚惡惡如探湯有所之其所兢
兢反其常以能公之人蕩平無迎將上下與左
右絜之惟方正誰云無好惡有之未云微玄見

蓋所闕漫漫祗自欺

其十四

虞帝哲且濬玄德何不邇好問察邇言兢兢用
其中爲復舍已難從人展其公人情各自我好
惡轉相濛三歲間無覲謁屋猶居豐滄海善下
下曠爲百谷宗柰何惡逆耳逆耳言良忠

其十五

元氣鼓橐籥品彙隨所型回風動地發偃波立
爲陵况乃蕭艾草東西忽如傾所以名世士樹
表慎所程玄虛命固然晉室以之傾曠達豈不
適荒淫訖何成

其十六

翔陽曜炎景列曜爲天章昊穹握其符萬古揚
晶光朱華燁熒熒日夕零道旁况復剪絲爲工
緻良可傷令德崇太祗鸞龍郁皇皇

其十七

世儒通六藝墨守成膏盲棘端工刻獮寸尺持
短長世賢厭其然瑰琦競韓莊庸庸德與言詆

欺蔑其常豈以食者噎懲之廢羹湯豈以厭弁
髦而衣皮卉裳願啓文命符游息從俱翔

其十八

死生天所命榮辱俗以名人理有絕續天道故
虧成顏淵豈不天終古心澄澄大程世再紹太
和益充盈原生貧非病王子死猶生志士天自
定至人澹無營

其十九

糲以厭而甘步以徐而安四體既不勤亦復得

潛學編

卷二

十一

加餐肥甘或美疾疾驅成憂患寡欲易以足無
營得無干獨寐獨寤言碩人一何寬

詠古

四十五首

曜靈沐虞淵曹閭覆初暾萬象乍馮翼聖人正
愚菴是謂象帝先三皇絕名言聰明藏混沌文
質在胚胎譬生的未徹渾渾未笑孩太素固無
質可存難可階誰云七十二玉檢登封來

其二

洪荒昔初載崑崙磅礴幽萬品芳草昧二儀日

迴游一朝旭日曰天光煥恢恢帝者握靈符神
功浩巍巍璣衡範圍象封濬釐方州側陋無遺
賢庶工得咸鳩蕩蕩被格功六合靡不周是名
天地交暢也和澤流刪書首勳華勳華邈難儔

其三

放勳德何峻則天蕩難名二典德之元匪且長
兢兢將無筵扣鐘而首標欽明人心危乎危焦
火寒凝水欽翼一少懈危者何由平欽明本天
德上聖惟夙成不戒常栗栗不顯常惺惺聖敬

潛學編

卷二

十二

湯日躋緝熙文通成歷撰前王明張侯謹其正
秦穆聖之修憂艱思怔營聖人大改過取之對
儀刑百篇元一轍尚書亶天經

其四

勳華既協德神禹亦祗承甄陶百十年大化流
穆清柰何后啓初有扈倏徂征三正既怠棄五
行亦汨陳都俞成誓命帝王遂升沉世變江與
河流波逝駸駸遼哉班師贊恫矣泣辜心

其五

阿衡在莘野公望都磻溪當其耕釣日獨抱千載期悠悠張直鈞囂囂誦書詩既已友麋鹿焉知夢熊羆鷹揚與造攻得爲乃爲之誰云負鼎俎負鼎空遺妣

其六

鹿鳴燕廊廟關雎奏房中君臣既會和夫婦允肅離假哉陳天命皇矣揚先功維清格三靈冥漠精潛通宣政在於雅治化曰惟風殷薦頌尸之天人乃和同周衰樂失次典職寄眊矇旦旦

潛學編

卷二

十三

尼父心累宵夢姬公自衛反魯初雅頌歸其宗洋洋一慨歎師摯初何隆婉孌季女思懇欵羈臣衷旁采繼前微駕言復先庸誰云樂經亡六詩今泯泯

其七

公旦裴宗功郁郁乎文哉五典羅萬務六官統羣材纖曲研幾微動用靡不該廟廊既嘉會閭闔亦昭回大火貞南離長假遍九垓物則具歲綱常展恢恢行葦澤泥泥玉燭光煒煒是名

長物府終古欽巍巍

其八

成周監二代匪曰尚其文忠質既交喪禮樂反之淳清廟瑟洞越愀然如聽聞房中奏關雎哀樂綿不動大饗金奏作賓王乍入門登堂樂已闕孔子歎屢云古於旅也語未旅終溫溫儼恪以相示不言湛存存周衰滅其質此意誰與論

其九

麟經首王正本天重其端無事必具時時具天

潛學編

卷二

十四

德完是時天人否六氣沴以殘兢兢爲謹書特筆恫魯桓月正不書王間不具秋冬天道或幾息傷哉人理窮絕筆於獲麟明以天道終屬辭與比事元精貫環中明五霸功罪紀周典敦庸正是非權衡司曲直折衷履微不處極內恕用其忠大義炳數十日星避昭融後賢億以臆穿寶鑒垣墉柰何聖者經俾爲城旦宗

其十

北陸窮朱明奄忽成素秋華葉何槭槭高飈激

林丘馬圖既寂寞鳴鳥亦不游西狩路祥麟素
王涕長流民勞雅黯黯黍離風颼颼托始於魯
隱國史時刊修大義制事辭渾樸伴墳丘屬辭
義端慙用忠意何悠比事惟直書曲直榮可求
爾當尚言世盡刻文繁稠丘明本國史欲傳義
所由一二扶微隱稽古徵前修誰云富以豔知
音邈難酬

其十一

天道有寒暑人情有悲懼怨容從怨容暑寒自
清學編 卷二 十五
暑寒豈以百丈石而回千尋湍違道千譽名何
譽之得千桓桓輶羸裘投之云無郵

其十二

晉師迅飈激邊吏奔相呼齊女辟且問問君銳
司徒邵子耨中野赤日烈廣嶙肅肅行饁婦敬
相待如賓造次無違禮顛沛不爽貞齊君捐石
甯晉侯用爲卿既徵王澤遠亦見秉性真世風
日以逝此義焉所陳

其十三

后稷粒烝民司徒敷五教代天布元德殷周基
已兆歷世撫寰宇綿綿有焜曜伯翳烈山澤亦
啓秦與趙無乃握殺機綿世終弗邵請看汧渭
馬雲錦自相照

其十四

皇天有歷數三五如環連損文致用忠漢配夏
當天靈蛇告赤符牛毛蕩苛煩三章一申約八
百祚已綿禮樂云未遑周澤彌八埏制作夫如
何德積需百年

清學編

卷二

十六

其十五

漢祖造丕業神武百代無雌伏鴻門謝龍蛇漢
中都一朝出陳倉旋握百二符榮陽成臯間桮
且守其株回顧齊魏燕奄有溟渤隅九江扼東
海彭王燔楚郭垓下圍已合鴻溝講何愚五載
成帝業密謨踞鞍初吾捐關以東一網羅八區
神謀歷千祀猶足讐胡雛大風雲飛揚壯士經
四方

其十六

曲逆本亡命終侯給吹簫蕭曹持文法毛羽何
脩脩一旦乘運會六翮搏九霄蕭曹故比肩在
勢不相平何推賢惟參參畫一守成諸呂既已
王灼焰天可熏千金一交權遂握南北軍經綸
屯蹇初紫極終細縕近代名賢儒文質何彬彬
處位相倚齷誰念王國鈞我願漢椎魯不願舜
若榮椎魯能協忠舜若競身名

其十七

皇皇漢鴻明溫溫文太宗元氣五百年天人一

濟學編

卷二

七

會通振貸及春和跂行畢昭融三光有適見負
疾如慕容政本敦元元務稽劭田農止輦納郎
吏按轡伸元戎閭閻厭梁肉弋綈先后宮念能
勝衣冠慮不及宸穹謹母輕議軍兢兢候邊烽
遂令荷戈役不異眠崇墉爾當踐祚初固讓何
冲冲皇儲請豫建至意猶匆匆駕言懷南楚秉
德陪朕躬而曰豫建子於何昭至公遽疾既彌
留敬明尚侗侗惟年之久長恒懼於不終生死
自然理母遺吏民恫通喪誤比率初不在令中

是時太和洽寰宇扇醇風俗厚民滋殖刑措幾
不庸遙遙霸陵路終古拜幽宮

其十八

羲姚垂聖統皇皇則天明作卦先仰觀曆象在
璣衡恢恢天人對唯唯聖哲程迹古反之天言
天驗之人春秋大一統一大先王正王正本正
心正心正朝廷及其正驕王格王唯正身雨暘
一以垂縱閉如有神後儒智不遠小智鼓其唇
未悟天人閎譌詆災異論請看禹箕疇皇極道

濟學編

卷二

七

最尊肅又哲謀聖恒時并綸綸

其十九

文章關國運光嶽自陶冶開闢六經來先漢光
古夏雄深最史遷高峻推傳賈渾淪近古初妙
用通造化當其狀形神如見欲見者沉深比亭
毒磅礴連九野千載幾知音曲高和逾寡頗遜
顏與冉詎出商偃下相如亦詞雄近推兩司馬
發篇信溫麗神理詎容假鳳凰鳴高岡德輝表
明王暈秋亦五色決起搶榆枋豐肌骨以沉毛

羽徒煌煌

其二十

薄姬來魏宮子夫出王家不問亡國餘豈羞閭
門花蒼龍既成兆蓮勺亦再華顛鼎利出否禍
福紛何涯太宗德最尊孝宣治莫前當其誕聖
初天命邈難言既異清虹日亦殊履武年渺哉
倚伏機微纏互糾纏知識與識知焉可得而詮

其二十一

廷尉昔未貴奔走三長史及其既貴侶摧折令

濟學編

卷二

七

欲死一朝三謀合恨恨雉經子雖復轉相禽牛
車瘞蒿里丞相請田宅灌夫罵盈口及其赴東
市睚眦起杯酒辟席半膝席於事亦何有相死
恨不置巫言鬼共守乃知怨毒心焰焰烈不朽
平心得所遣天光發其牖

其二十二

素王成大業素臣倏來臻英英守六藝兢兢謹
傳承拔蕩歷戰國坑焚逮狂秦沉晦雖自韜泥
壁何辛勤陳王揭竿起張楚乍戍軍抱禮器奔

走爲恐素業淪魯公既刎頸豪王方怔營乃於

圍城下尚聞絃歌聲中感發長歎風教誰比倫
過魯親祀祠太牢登兩楹遂令陸叔孫得以口
舌爭綿蕞開東郊朝儀一以新雖被兩生斥猶
令天子尊挾書律既蠲廣厲路彌申歲時孔廟
堂習禮紛彬彬低回不能去達者龍門生河間
敦其質武皇尊其文平津起在位後賢益姓姓
傳經匡孔輩白日登天閭世祖未下車博訪先
儒紳肅宗彌抑抑受書桓先生九載著學錄稱

濟學編

卷二

七

蒙無知聞每設東面坐執經問循循白虎殿曠
敞石渠閣嶙峋遺逸盡網羅諸家亦博存豈獨
經術重抑且人師尊論世千載下古漢俗最醇
季末清議激猶足破重昏大姦窺九鼎却顧猶
逡巡儒何負於國誰哉倡玄言

其二十三

周公辟居東天雷電以風我公一西歸天雨風
反之睢水方龍蛇大風晝揚沙滹沱避疾兵風
烈河水冰乃知天人際赫赫當明明大塊載神

氣神莫神風霆何當閭室中而達謹獨功

其二十四

博陸秉鈞日應嗤諸呂愚三王南北軍不庇七尺軀及其陰妻謀於呂曾何殊新都興已暴亦復疾淪亡賢者隲與武愚爲閭與梁既已更相笑旋復相憐傷至微體至尊寵溢胎禍殃天道所不右人能處其彊明德有至言再植根再傷

其二十五

漢季閹放橫清士義所激耻爲孫自保行行揭藩學編 卷二 王
天日善善同其清汚惡共忿嫉彼閹握司命曾是兢以力虐焰突如焚焦燬盡玉石名稱齊李杜顛沛復何惜卓哉此貞媼綽有烈士識人生豈不難千載淚沾臆

其二十六

魏祖何雄武眈眈視九州橫槩賦短歌大江明月流百戰以僞定一身幾沈浮赤壁燔舳艫太行摧鉤輅當其截髯走僅已餘臚喉塗高受禪日典午已先驅傳業四紀餘井龍壹幽憂空餘

銅雀臺寒日照高樓曩令分香時赤心嘘炎劉永激烈士肝誦義終不休請看隆中龍終古風颼颼

其二十七

黨賢重節信棄身等鴻毛曠者鑒其然誓將解天弢無自焚猶薪無自焦如膏天地生於無萬物乃其尻繫蕭蔚莪異迨秋等爲蒿始欲逍遙游因之麴蘖迤滌蕩快情意遂不羞貪饕嵇阮揚其瀾王何鼓其濤六經旣糟粕禮教爲牯牢藩學編 卷二 王
堤防一以決狂流遂滔滔徙戎議成虛崇有論徒勞中州旣陸沈九有偃颼颼流颼被江左荼蓼難復薈宋隋齊梁陳並亡標元經

其二十八

六季天閉道玄風扇頽波至理難終窮榮光發汾河恢恢述六經炳炳開四科婉言旨可繹端言法相劇深言有遺味且也格言多皇極載諸心蕩平無偏頗千載如見之真意益太和嗣孫述我系參賢贊司空前薪乃見凌駕言亡是公

其二十九

寰寓久輻裂皇靈觀四方元魏幾有君宇文臣
頗良後明復不繼暴隋突鴟張乃眷西北顧唐
宗履明昌車軌同禹跡羈組窮要荒除亂擬湯
武至治參成康五百有餘歲先漢陪有光奈何
蟬螻色昧昧于紫薇隆古先哲后側身戒危幾

其三十

呂后真而主人璵瘡居厠昭儀穢紫極二姬骨
皆醉悄悄媚妒心戈矛起牀第怨毒相禽滅種

潛學編

卷二

五

誅有餘志顧命臣同僚貴強相虛置彼美周房
中關雎倡斯螽

其三十一

臨淄陰結客羽林盡雲從一夕天隕星詰晨淨
妖訕及其正宸極文治貞觀同棣萼吐春華鹽
梅調天工姚宋奏密謨張韓德樸忠寧令一身
瘦坐使四海充暘暉乍失曜偃月將長虹白龍
竟魚服馬鬼悲回風

其三十二

靈武龍在野朔方師雲騰大呼震六合一正天
地傾廟社再汛掃讒言忽交凌中使馳尺一跳
身歸闕廷流涕發先壙引過中自辛叛將構二
虜京闕空胡塵風雨集涇陽死靈瓦欲震免胃
見虜酋我父來何神萬騎辟易去海宇還晏清
安危信昊天卷舒心自明大忠終無已堂堂許
誰倫

其三十三

于房佐興運轉主如戶樞鄴侯善納約自牖批

潛學編

卷二

五

其虛愛欲豈不膠嫌疑已交齟羽翼既橫絕黃
瓜尚纍纍一洗日月光功成復不居回視強諍
功難易無乃殊脫屣赤松游拂衣衡山隅世人
詎能識龍蛇以爲徒

其三十四

十郎讐反胡嘻嘻稱必死及其相國忠視如蟻
螻耳衛公在中書三鎮可指臂崔胤乍當國外
阿中自斃物性有相制制物有機牙善惡雖殊
塗輕重在咄嗟士勇倡優拙恢恢明莫邪

其三十五

朱滔初旅拒燕士如髡鉗駢首就白刃奮不從
俱南其後既成習逆亂轉相激哀哀田大夫刺
心自明赤處勢戒其重凜如御馱驥控縱一失
調決膺四紛馳始以姑息從終用桀驚疑遂令
藩鎮風與唐相始終

其三十六

赤光表靈符五星集奎壁涿鹿產真人九土定
於一文治守良順禪代取終逆幽朔猶阻固將

濬學編

卷二

五

權已冰釋神器祗掩取廣輪限禹跡唯不嗜殺
人皇天爲昭格垂世既十數歷年且三百皇皇
柴世宗實基混一功

其三十七

元氣久復合太和滴當醇昭陵昔在宥率土歸
洪鈞鄭公既蹇蹇范老益振振忠獻乃間氣自
抱泰宇春獻替調國是崎嶇靜邊塵忽逢國多
難手扶日月輪羣疑方岌岌正笏獨申申信美
絕人度展也社稷臣請看紹熙日兩宮否且屯

引裾徒謬謬敞闕空嶙峋

其三十八

皇皇宋裕陵兼資仁明武紆意康黎元抗心齊
隆古間氣鍾河南絕學紹鄒魯爾當臨御初袞
職期有補啓沃當上心肝食過卓午一語戒未
萌欽容首爲俯君道本天德十事陳王矩千載
此明良風雲曠然睹奈何荆舒相褊心氣多忤
欲違簡易規而以紛更取輻負大車載曾是棄
爾輔空餘皇心眷佳士在洛否盈盈一水間脉

濬學編

卷二

五

脉不得語

其三十九

漢黨閹相命唐黨權相鐫宋黨一何異英英盡
名賢龍門千載儒東坡百世士兩心各未明反
唇驟譏訾爲山當育材爲雲矢從龍奈何兩相
厄厥黨紛乘墉寰宇故一家而岐洛蜀朔高天
烏雲翔洋海魚波躍彼美上世英師師復誰誰
豈忘吁與咈閭侃得禮容

其四十

宋代多俊乂天子守恭和胡然成功少爲復議
論多古追時爲理適用乃爲嘉反者道之動奈
何用相加天下無皆非君子豈微瑕云何足已
見索垢日謹譁跋扈詆韓專濮議斥歐邪不惜
國棟榦寧爲念王家建置利害間何異唯與阿
必欲相激射當如放決何下使相道奪上使主
聽訛雨暴無膏霖絃急靡和聲志士耻名浮君
子無所爭

其四十一

潛學編

卷二

三

玄象職弘覆大德終無頗萬品自騰躍區畛當
如何滄溟旣浩浩高山復峩峩淵泳風則翔哀
泣樂乃歌百慮本一致舉一廢則那請觀暑燥
石何異冰塞河相反乃相成是氣名元和儻必
寒暑平正中無炎苛朔易無所事能無廢南訛
青田契本心建安精琢磨棄短集兩長何殊曾
四科

其四十二

昭昭金匱約藝祖矢勿諉誰謂燭影日果殊灼

艾年學究稱再誤誤主負所天武功旣中隕泰
王不盡年天道所不右康靖舉宗遷巢毀卵盡
破遺孩無復全壽皇終受禪沂靖亦承傳得之
十世後失在百禩前天道信明旦其事終好還
爲問陳橋塵何異航海煙

其四十三

潛學編

卷二

三

舜禹丁瞽鯀勲華有朱均無憂惟周王作述靡
與倫豐陵閉幽戶流言播王垆鴟鵂誠已哀寶
龜決東征儻生孔孟後執方寧海濱何當傷天
彝而顧便自營一成周公過千載難與明不見
陳思王哀音何曉曉系獄辭成文終古不見招
誰脫譽毀韁駕言晏逍遙

其四十四

古德逝不處往事難具陳形跡未可膠寸心祇
自明古公創洪業世嫡重千城奈何采藥去迢
迢適蠻荆寢門問曠疎龍轡返誰憑自非至德
歎千載何能名去死與囚奴何殊炭與冰三子
不同道用等歸之仁聖人本天德萬善善曲成

後儒尅核之執方迷其情憤懣嗤屈原招過詆
申生寂寥莽大夫蔽罪符命釣學釣棄前魚積
蘇蓋前新誰與自靖獻濯足明河濱

其四十五

天險說條記胡粵各有門聖防護會戎一明中
國尊石晉決大藩契丹遂長奔雖能暫成霸禍
中其子孫京貫愚啓侮二帝竟北轅逆檜姦內
矚南宋終苟安運移天地不靈沴白日昏蒙古
起朔漠嗜殺性所敦萬里遙合圍大獵窮中原

清學編

卷二

元

劇盪盡黃口哀哀此黎元九土遂奄有大變古
未聞撫憤酬百王呼吸正乾坤猗與皇祖功
終古配昊穹

雜詩

晨出郭北門古樹陰蕭森游目散紆悵遙見北
原墳北原有回島悲風搖白草

雜興

三首

昔我游冀北北斗杓天中今我旋南州瑤光耿
幽穹仰瞻璿璣運游儀會有窮始知大漠北斗

南如轉蓬漢江沈淨練河淮揚濁虹越南燕其
北周漢名土中九州一何隘八極將無同惜無
鯢鵬翼冷然御長風誰開無窮門駕言反鴻蒙

其二

京畿雨不發徐沛水渙渙渡淮時雨足越江乃
苦旱始知九土域自有截然畔神氣載風霆山
川列其限聖人疆理之州寓秩不亂分天與因
地神功以交贊在人十二脉經絡陰陽半在天
十二野爛然錯星漢粒粟含化工小大以一貫

清學編

卷二

辛

文禮會所心喟然起長嘆

其三

危岑雙濫泉淲淲分兩流相去不盈咫奔騰各
有投南流忽北折東驚而更西涸汨各異道千
里不相知澤潞不成麗殊方無乃睽末路何縣
絕始乖在初岐勉旃各努力赴海以爲期

雜感

十五首

溟渤曠無際乘桴問其津瀛壖竟安屬崑崙邈
何陳中有若木枝扶疎若爲親情無凌風翰忉

恒祗自辛

其二

漁父悲靈均揚波餉其醯至人豈滯物大化紛
自馳高舉亦何事而令遠放爲滄波渺蘭楫超
然空爾思

其三

幼安客遼東冰雪澡其腸匡坐一木榻耿介懷
黃唐龍不見成德鳳覽輝而翔皂帽高切雲表
我卓余望

濟學編

卷二

三

其四

孫登見阮郎劃然發長嘯混沌萬古心以茲觀
衆妙曠哉岐陽音孰識華胥調至今嘯臺風蓬
蓬號天竅

其五

鷓鴣得腐鼠嘶之嚇鷓鴣一飽聊自足長饑亦
何愚食豈必琅玕飲何期天渠鷓鴣終不言一
舉摩九天

其六

鯤鵬徙天池剛風承其翼扶搖九萬里六月以
一息灝氣足自充豈復須啄食翻爲斥鷃嗤失
路將安歸

其七

海翁一忘機鷗鳥翮其下旦朝色乍動高舉不
復顧世人習舞智入井紛下石歡然好相命復
不殊膠漆人心愚至神鑒華察其微奈何背反
側而欲面謾欺

其八

生前重富貴死去惟文章用等尸譽名兩有不
相妨寥寥魯司寇何敢當三桓落落齊客卿七
雄未易于司馬賈長沙漢文最高古絳灌相漢
廷東面坐椎魯李杜文章在光飲長企天當其
制科日曾不得齊年原生自曳屣齊士甘乞墦
先師固有云於我如浮雲

其九

鄙夫重乾沒云無須世名世名固靡靡乾沒何
營營請看銅爲山亦視蠟代薪富貴誰等比奄

然成埃塵王何薄名教高談揚清芬等籌復鑽
核污濁甚齊氓身死排牆間九宇亦土崩請洗
肝肺腸上對秋穹雯

其十

淇厠多鰥夫長門有思婦百年未歸室白首終
相慕南隣富熏天貫朽粟紅腐北舍突無煙寒
餓不相顧一共蒿里游何殊蓬上露矢欲晏道
遙請自平欲惡

其十一

世賢欲命世言樹道德幢偃波立爲陵激雷鼓
其風唇吻一相訾腹背爲異同奪幟走趙壁斬
關乘秦壙登壇執牛耳魯衛不相容張陳以隙
末蕭朱亦終凶不欲多上人奈何處其雄

其十二

綬下競雕龍談天炙轂過累丸欲千仞鼓勢傾
四坐卵毛雞三足流轉不可破天倪旣盤礴地
軸亦揚簸漆園謝突梯竺墳證奇果能令人駭
胎亦復謬唱和一比於已高已銳得無剗措之

動用間跬步立坎壈爲樂不下席小辯古所墜

其十三

湛露感和節凝霜知玄冬邁邁委時運冥冥安
足窮長城行備胡羸祚已告終武王在宮掖睚
眦萬夫雄嵩公啓謫誕爲禍無終窮京生塞涌
水郭公盡日中吾憐管公明老易居玄同

其十四

迢迢棲霞山遼遼幾萬里中有神僊宮去天不
盈咫尺虎豹守其關日月羅其裏駢肩綠髮叟丹

濟學編

卷二

五

成府於此定中聞神訣冲受不以耳三光有洞
零玄符無劫紀時來亦下游緣合奉慈旨携我
入山去復出度人耳莞然對之笑天神爛然矣
而胡得真詮任世蓄妻子龍臺與牛車浩然各
風沙欲與世人別安事營丹砂

其十五

西方涌異人金輪妙殊相王宮厭愛染雪山屹
高仇經宿去桑下八載窮罔象儵悟生寂滅寂
然樂無量盡十二種生翻爲大寶藏妙明中

現一一頓無上按指海印光轉瞬妙華放壁金
不爲鑛陽焰隨混濔寥廓包大羅普度及魍魎
森森具足戒淨洗貪癡障無明本妙淨羣動失
所向中原王教濶大地皆跌踢六官既輻裂五
典幽不皂文儒類醢雞達士甘甕盎機鋒遂長
驅六合成版蕩卑者警綠業高者藉豁敞利根
一揚瞬頃刻登沆碣嚴粧七寶足長筵雨花廣
愚冥愕以胎中智羣瞋莽生人失本業學士恣
荒曠臺城既餓死姚秦亦淪喪象教終宏濶勝

潘學編

卷十一

五

大無與讓焚書事總虛毀戒義誠枉願言毋高
論淨律審不廷奈何輪迴心躁兢填嗔妄而覓如
來果聚螢燒莽蒼請君薙玄髮脫屣拔茅往

讀易吟十一首

大易至鴻朗乃見先天圖何名爲先天成理乍
權輿羲皇聖乃神虹渚啓靈符心同天地元身
際渾灝初仰觀大圓運俯察方域區遠近畢求
取灼見玄黃樞六虛惟一實六合函一虛實陽
精不二虛陰質斯都爰畫奇與偶用標二儀摩

太極有貞體萬象開大塗偶二圻爲陰奇一垣
爲陽相摩生四象八卦森成行遂爲六十四本
一幹乃雙始微起自下旣生漸敷彰左右中擘
之陰陽各居方細分陽中陰亦有柔中剛枝枝
自相對葉葉復相當揆方分順逆各各有真常
規此圖成圓矩此圖爲方方與納中規周洽而
旁皇不丕冒羣化朗朗恢天綱亭毒此闔闢二
曜此繼明四時此序代鬼神此施張誰云混沌
遠指掌如洋洋

潘學編

卷十一

五

其二

圓圖何所象象此渾天形渾天象雞子中黃外
含清規圖虛其中居然見混成天上覆而尊地
下載以窺日月司寒暑東西以爲經連山起西
北大澤東南傾雷風一相薄相耦如得朋崑崙
一太虛羣有資陶型一陽震何載陽復介然萌
巽陰起於姤一一從中分五九以爲節昭然見
天文震起東北偏離兌二陽形駸駸起溟澤六
龍登天庭巽陰豈不微下降得其情歷坎至艮

坤積陰遂下凝復命之謂逆數往爲育神向非
來反功其能動滿盈卦位象天體卦運用乃行
左旋正象天天德自下升是名易逆數數逆名
生生誰云先天體何體用不并

其三

方圖象方輿揆方自何來乃從橫圖內分積庸
布基橫圖主八卦八宮各町畦斷八宮爲八疊
沓積乘之八八體既積有截儼四圖南北以爲
經東西緯不迷天造見神矩均正而方齊從中

潛學編

卷二

三

細探討震巽何眇微恒益含而方中方不容
兩地數所倚萌生乍根抵天上施成潤日下照
名離既未濟既合八方徧芳蕤艮山巍地上允
澤與天稽咸爲澤上通損見山下陂萬物悅以
止君藏乃在茲坤土盡東南乾莫西北維天處
九地下地極九天涯細分八宮觀一神之所爲
八宮八貞卦衡觀一不移縱觀八悔卦第次無
差池試令一更置立見乖而睽以此觀寰宇大
德惟方知有如禹敷土分畫成郊圻四隩端可

宅八表平如砥問君何能爾得偶方不違大圓
何恢恢方儀納中規高穹與厚地儼爾周無虧
神圖止奇偶乍畫何離離九鼎鑄忽就皇皇曜
天倪說卦傳數章一一從筮攤邵公終日言程
子中夜思曾不能離是舞蹈不自持紫陽易五
贊學子得繩規蒙闕詎能幾在昔余多師

其四

羲皇去已久大易淪幽昏連山夏首艮歸藏殷
先坤豈不握化機成理失渾淪文德尚天載魏

潛學編

卷二

三

巍道彌尊是尊乾首易爰啓不二門天載何聲
臭確然健而純其爲物不二六合同一元大塊
隕然順翕闢載以行寒暑司其符日月秉其精
山澤通其氣風雷流其形物無非天者一體體
萬生否泰著其交富有爲日新剝復見其端履
微謹初萌屯蒙未致功同大火持衡一體爲首
尾一氣互屈伸卦爻紛總總一一昭天明出入
舉以度吉凶勝惟貞君子行此者屢遷帝臨臨

其五

日南萬物死日北萬物生白道萬物虛青道萬物盈寒暑御六氣二曜爲權衡日月一升降四時以錯行離坎天地中反觀之如繩坎亨心有孚離亨利於貞坎孚自誠明離貞明則誠明誠虛而通誠明實以成虛實一以交天地爲混成上經終坎離坎離天地精

其六

山澤通天氣雷風暢地靈大地惟山澤元氣從降升地道載神氣神氣爲風霆澤降山瘦損澤

潛學編

卷二

五

升山冲英風雷交不交益恒是相乘曰人函諸心心體卽咸恒致虛通物感眞常物不櫻忿慾沈以濁遠害在室懲遷改達諸天長裕無留行自非握妙符學作焉所程易用莫大是書紳宜兢兢

其七

下經首咸恒夫婦人道先二少與二長正位各不偏損益致其交兩相與斯專漸進異歸妹吉凶遂相懸終焉致其別震艮爲起止兌巽自相

偶男女辨而理易道安可望皇皇建人紀

其八

下經何所主陰陽處其偏震艮與巽兌反觀之則遷體在天地後用在天地先咸恒奠其位損益司其權於焉四體具能使萬用全法艮以止止法震斯拳拳法兌說渙渙法巽入淵淵各以性所稟用爲學所專理窮性以盡於命何間焉先天地無始後天地何窮大哉水火功大易以是終

潛學編

卷二

四

其九

河圖中中宮易數之所倚中一圈天一一物斯兩體有一此有二二爲一配爾一三五參天二四地兩只於焉中五備萬化從此始奇圓圍必三偶方圍必四自然之所形形匪由此惟此參與兩本出圖中宮囊括造化權是爲大易宗三畫八卦成兼兩名因重三十六十有八上下篇所同總之三十六參兩於焉終六十有四卦二篇經卦全三十有六宮於經何當焉天地陰陽

純坎離中不偏得純用其中反觀之不遷各各
擅貞體交易體乃傳餘卦反觀之一一不相沿
彼此互為體推移如通環是之謂變易嬗變茲
綿延願中乎類坎大小過類離反觀亦不變區
分惟所宜以斯十八卦二經無偏陂三十六宮
春化為六十四天地此并包寒暑亦鱗次古今
鼎鼎流易外餘無事

其十

後天有圓圖更置先天規更置何所明五行播

濬學編

卷二

聖

四時青陽振東陸天火貞南維金虎位西偏復
命坎勞之八風一循軌大用無端倪變化既成
物一神之所為乃用何非體立本陽所尸天地
尊嚴氣金天專其司統三男居北萬化從根抵
育神必以仁長女代母儀坤茲統三女用柔復
何疑天地微眇幾亦名出入門艮上終始物役
養乃在坤連山尚其止歸藏攝其竟至精諒斯
在周易倚與尊

其十一

天道有變化人事有云為變化運乎氣云為隨
乎時六氣一以沴災祥遂紛披云為爽時用所
向咸乖朕聖人謹未然息息惟康幾健順隕而
確險阻周以知有孚坎心亨麗正明以離動止
與悅入巽無施不宜履正尚其中寂感萬不違
譬當二至日玄黃乍端倪凝冰與裂石天心終
不移亦如二分候平秩隕以夷各正說時澤茲
萌沐春熹中和載諸心妙用惟所施六龍既時
乘牝馬安與馳卦乃象其象爻惟變所之居安

濬學編

卷二

聖

樂以玩昭昭天在茲會通行典禮陟降恒遲遲
五十以學易宣尼不吾欺

雜言

五章別號友傳陳二兄

羲娥無停轂青陽忽朱明柔條奮翹柯原隰何
青青往者日以徂來者時其榮嗟予至寡劣希
聖徒有營邁往信不力逾覺時月傾所以立我
身豈不恃友生奈何同心朋中道各有程感之
增紆思薄言寄深情

其二

江河浩無窮象緯耀有爛元氣無邊方昊天信
明旦曰人函其心至虛耿靈煥混元一以涵通
理詎容亂聖賢日兢兢博約以勿畔人見區畛
之局方弗思反情從識焉迷習以性所玩幾微
一有向逕庭遂相萬逝將執其樞靈樞邈難盼
逝將浮其游天游泮無岸古聖有約言敬修茲
可願

其三

傳君余所欽深衷暢和穆洗心息狂騁天牖炯

濟學編

卷二

四

靈獨惟此虛實機是名生化谷昭昭無欲訣炳
炳時所服蹇予昧知幾耳目浩馳逐苦欲刊剥
之勞詰不可束對之喀有忘矢得觀其復如病
藥其煩如暑濯之浴願言崇令德儀刑慰遐矚

明應 愚齋
戊午經元

其四

沙城共鳴騶星紀逾七週爾當彈冠初多士如
雲浮我師炳巨臚得賢如有酬實於驪黃外識
于峻骨道常念伯樂心寄以行道周愧愚錯其

間砥砭雜鳴璆蕩蕩江以西象山卓前修當其
制科日刮目殊凡儔之子信英特恢恢擴前猷
無俾負師門眷言卒相求

其五

昊天有明命五氣持其衡聖人則天明攄微著
之經既紆列聖謨亦具往哲程所以糟粕之爲
欲咀其英旁言紛多岐異學便自營人心信靈
幻卜臆宛若成安知殊所向不遂燕越行玄天
虛無量道體極寥廓之子握靈根管道願洪博

濟學編

卷二

四

先民有恒言稽古以正學

報別三五劉先生

陽 一舒
三五侍御

遙遙雲霞峰三五高桓桓望之南山隅鬱如天
際蟠駕言往從之乃邁心所歡始攀歷幽窈窮
陟敞大觀日月出其底列曜羅其端松桂有餘
枝願附雙飛鸞

其二

雲中有仙人授我青瑤篇浣手啓讀之過日生
雲煙如探禹穴霞如唾蛟宮涎皇皇振幽眇玄

文五千言洪源室涓流修衢拓重關再拜謹護
持永言勤歲寒

其三

青青洞門菊奕奕含其英惠雲郁靈根高露承
太清青鳥時雙下松桂錯前榮既陪几席歡兼
感抱甕情願幸如此菊遙遙倏孤征

其四

靡靡秋已中烈烈多涼風時雨淨郊道我行思
鬱冲三五明月夜夜半三五峰列曜爛可結玉

潛學編

卷二

中

宵曠難從何當舍之去飄飄如轉蓬紅塵亘四
野浮靄彌長穹行役倦所之冥鴻附遐蹤

擬古

四章送稚翁王先生上南容臺

瑤京厲涼風玉除欲清霜修衢結華轂鳴騶起
前行容臺古秩宗夔龍儼人望清寅格重玄肅
穆孚昊蒼孝熙達上心八極耿有光四縣
宮廷充九變威鳳踰皇靈動天衷夢弼神所
將眷茲九德佐鼎鉉需日襄薄海生華滋濛汜
淑朝陽嘉謨及茲辰齊氓幾樂康

其二

帝載須良輔盈冲古來然皇皇國基命歷祀
二百旋皦如炎景中耀若素鬼圓公乘明光會
保大夙所研南觀徹百粵北矚橫幽燕金甌日
覆名王猷坐敷宣諒秉難進節璠璣視貞堅屈
仲茲有衡燮調詎無權上有千載期下有無窮
年樂矣元凱登康哉黃虞前

元宰數援公與奉
玄文公退托不從

其三

潛學編

卷二

中

元極列兩儀至道昭古今涖泗洪修源濂洛傳
微音後賢倒置之忘源逐蹄泮泮渙析文字支
離故難任彼哉西方教靈朗信所心三綱既滅
棄六籍成陸沈夫子恢道紘秉中放邪淫大義
周靡缺微言極崇深蕩如渤澥波屹立碣石岑
側聞古睿聖赫喧百代欽抑戒方自此皇矣上
帝臨

其四

峩峩東嶽山黎川出其頂南國稱奧區自公始

發聞王言渙綸綍正教揚清芬光嶽何斯年東
南氣初振粉榆仰前軌蒸蒸士如雲知有七畧
富知有六學尊賤子至矣劣狂瞽而童昏被蒙
陽春液需以膏雲溫荒遐阻及門浩蕩嚙湛恩
願言終末照引領扶桑暎

古詩

八首送王十自北學梓雍

萬里愜壯游豈爲須一宮南修展吳荆北紀臨
代韓若以甕盎小曾知天地寬匣有蛟龍氣蕭
蕭風雨寒

清學編

卷二

聖

其二

大風揚海波澹澹燕山雲乘鴈雖其鳴塞垣迂
夫君棄繻當妙齡豈學踟躕羣鴛言及清時策
名樹高勳

其三

友于古所敦師資古所隆况乃棠棣華鄂爲邦
國宗司成公時
官北雖慎子令色儀抑抑多溫恭橋門
風雨夕醺醺定從容

其四

季子觀上都擇交用其良翩翩求友禽熠燿毛
羽光寰海多俊人皇都固難量金蘭得所乎慎
爾持堅芳

其五

披物寧非風風勁物乃殃駕車寧非馬馬疾車
以僵百獸咸騶虞衆禽景鸞凰豈無鷹隼姿搏
鷲難爲良

其六

京洛多貴游九衢交行輶千金買輕貂屢舞臨

清學編

卷二

聖

青樓快心閱秦姬順耳歡齊謳繁華披樹枝無
爲本實憂

其七

賦詩忽不樂念子行遠游豈獨重離別甚感知
心悠熏風匝修轂涼月迎鳴騶旅宿多所懷鴈
鴻寄綢繆

其八

親昵並集送舍棲餞君行聯姻况肺腑視我猶
同生榆枋捨鷦鷯雀泐解揚鯤鵬無爲傷我懷去

矣青雲層

江龍溪謁選北上操廷介汝州判

位卑不可處君子誠獨難松柏陰廣路草萊捐
道間明珠委泥潦洵美誰爲觀夸毗據崇墉溢
中作驕顏磬折身如泥每易于憂患東園曄桃
李容色如蟬娟流落墮塵土悅者不復歡惜爾
千金軀鬱我心憂歎

其二

位高不可處易用見傾危李公據盛滿寧悟黃
大悲松柏一以薪日夕化爲灰高車摩穹昊彈
射將見摧義和馳東軌冉冉忽西頽方朔金馬
門沈浮與時偕關尹棲幽谷果得心所諧卑貧
良足賴寧復歎蒿萊

其三

朝出郭北門送客萬里道西北多浮雲蓬蓬不
堪掃萬方初邁難生辰恨不蚤卑棲良足憐高
危不可道君子秉德義窮通無醜好何職非王
官何官非王臣恪爾持貞則先民良可經

其四

種瓜東陵下根深實纍纍種桃南山陽柯碩花
舒舒念子世種德處厚流芳譽禮賢列金繒周
急推帑儲或歸直生牛或望王子廬用等稱鉅
姓往往羨不如湯湯原深廣沛沛東海隅

贈王北川

澤蘭種豐丘盈春芳氣烈良苗懷沃臯望秋嘉
實結君才邁倫夷駿氣填海碣曩余披麗藻歛
衽欽截臬星霜歲華易幾共天峯月秋鵠風力
微翻使毛羽鍛及今適運會長肅南都轄南都
殊列藩羅士隆所缺侍臣奉黃麻宵降明光闕
珠斗森夜堂鑑衡洞毫髮鵬鶚御天風鯨鰲偃
溟渤所願策高勳二曜同招揭

其二

巖谷窮層陰狡兔闕其宅曠曠蕩宿靄雨露交
和澤所以君子心晶日中天白處暗無著善在
微不掩忒豈學佞邪子險巇邈難測累臺有崇
崇傑觀侈輦輦力耕逢沃田及秋富其獲遠將

復何言努力崇明德

其三

夕鳥次北林朝雲爛東隅渰興陽谷暝景霽寒
花舒行邁結修轂言將把其袪君乘明昌會慎
執玄化樞與其奮英聲殷殷振天衢不如揚惠
澤恢恢橫九區美子襜褕美欲贈明月珠積中
久未宣茲以告僕夫

其四

徘徊湯橋陰蕭蕭鴈與鳬清瀾及羣游觸之增

清溪集

卷二

七

煩紆昔年此橋夕大火當南隅言饒季子游有
懷愴難舒今宵龍角中餞子臨郊墟君有兄弟
好而我傷離居楚婦泣著替詩人重枌榆世好
義不薄親交情有餘願因熏颺起借之適雲衢

別江子

韓

山泉

露涼暑氣平林曙晨光煥漫漫卽初夜旅宿忽
已旦扣舟問何來追呼情眷眷故人感我別馳
送何橋畔欲爲扣舷歌離緒愴已亂十年幸同
心浮雲倏流散勉之明素業頽光疾如翰

其二

良農程歲功豐凶非所諳良賈經儲積利鈍皆
所甘曾以水旱故棄捐任與負曾以貿易薄棄
捐絲與布十年經世業料理亦有素奈何乘輶
輶中達思改驚人生各有職治職各以勤永誦
蟋蟀篇儼然念先民

其三

明珠走水盤磊落誰能干車轄一以脂千里誰
能羈處世苦其濁願勿揚其泥古來守方人能

清溪集

卷二

七

辨方所宜百折豈不曲不回端在茲願秉君子
貞小諒奚以爲

雜詩

八章送內弟張養叔會試

晨光耀初景丹霞約其章臨臨一陽復悠悠念
冰霜凝寒豈不畏葆和及陽春慎爾多旃裘朔
風凜予望

其二

高良梗以枿托根在南氓宮殿遘其材迢迢發
吳荆巖廊奏膚功柱石力所程諒乏貞幹姿桃

李徒熒熒

其三

枯楊榮其梯下榮良所宜枯楊一以華光華能
幾時董茶豈不苦展也甘如飴母爲快目前君
子念始基

其四

行輶戒泥濘君子慎厥初一蹶難復張兢兢謹
修塗鑒言察其色奉身祇所如完璧誤詣投誰
哉前其汚

潛學編

卷二

五

其五

嗚呼百君子肅肅思民艱省材山多童遵澤魚
久殘潢池亦已戾逼迫饑以寒皇皇周漢基封
略豈不寬耿耿多杞憂因子發長歎

其六

大厦構巨梁毋枉桷與榱桷一以圯楹軒將
無頽策名在天府職當思其違篙楫及同風相
維濟其危所患力不任毋爲憚厓隤

其七

樹蘭亦盈丘拮据采其芳殷殷懷所思歲晏未
有將豈不念過時淒露烈以霜征騑亦已駕莽
莽歎大荒持贈下女行真之湘江旁

其八

江北江南樹同根連其枝及爾同飄飄及此春
陽暉努力借春暉芳華難自持秋實諒所須無
爲美成蹊

寄萬思默

廷言

白湖何萃律亭亭菴前楹中有矯揚人氣與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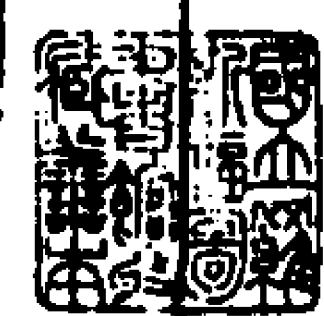
潛學編

卷二

五

嶺平我欲從之游山陂念前征蕭蕭草蟲夕策
策涼風生所念川嶽姿足爲羣庶屏上有千載
期下有無窮榮海早下百川嶽不辭埃塵君亮
慎明德平康基所營

潛學編卷二終



潛學編卷三

寅集

五言古詩

別陳大丈一泉

雜言七章別傅伯

月下遊桃李園懷張七丈

汶上雪懷張七丈

春暮懷張七丈

秋日賦菊招涂荷亭遊廩山

賦得山中梅寄舊遊

潛學編 卷三目

投贈吳使君二十八韻

酬贈潮海周唐二丈

夢傅愚齋

訪朱易菴隱居

贈吳二丈扶持尊翁秋官北上

送金溪蔡童子四首

別內六首

別傅爾成二首

贈王泰嗣五首

報贈譚勺泉九首

和程叔庸紀夢

送涂士舍上選部

寄嚴郊城

有序

毛從龍歸省適山房芝之卽席賦

書懷十二韻代簡王念溪

賀張母封孺人

贈饒南田

酬曾璫浦

潛學編 卷三目

今夕行贈李文學

答涂近塘

初秋同黃敬所夕飲南樓

答贈張斗陽公

送丘泉州公入覲

贈涂賢良赴進士舉

送馮仲達

送王學博時遷會同掌教

古意四首

壺漿篇贈邑侯章公再觀

謝別萬默文學憲五首

謝別魏敬文僕卿五首

首夏下弦夕涂叅軍舟泛途陳先生王君

餞宴作

擬古三章別郡公祖許公

送江思益北上三首

壽江山泉

別聶賢良赴春官

濟寧編 卷三

別左景賢四首

酬父執黃廣濟翁

秋日過涂順德墓

歸舟自豫章卽事四首

秋日遊天峯

重過福山驥尾泉

九江道中望匡廬

阜城論拾麥者

平野

桓山

登徐山遇鹿

遊大慈仁寺登閣眺宿宇公房

夏日西山紀遊三十八韻

題雙鳳圖

詠紫薇

雞雛行

閭門哭

黎灘書舍王景爲王四丈賦則仙樓雪
窺物臺

濟寧編 卷三

改宅二首

偶得

答問四首

蔡孝婦

贈張大夫還官二首

贈章先生三十二韻

贈王秦關先生六章

贈呂侯之湖州

寒上行二首

青青水中蒲答王四兄

雜言四首贈士友

雜感四首

潛學編卷三目終

潛學編

卷三目

五

潛學編卷三

寅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構李項元濂閱

五言古詩

別陳大丈一泉

源

三星列南隅熒熒揚其光金石鑠可流遙歸欲
何將昨宵盈盈月今魄載其旁孟夏草木條中

潛學編

卷三

一

夏疏節長十年數爲別每別心爲傷奈何未淹
時數數分袂裳新荷起綠水隨風烈芬芳秋草
淒以榮敗折旋爲霜南山故所歡泉石婉清揚
卜居有成言久要日余望

雜言

七章別傅伯達
信五
今御史

元順

春暘冉已暮吾生信雲浮世羅幸見蠲廻舟卽
康流中流蓮之子促席眷有求澄坐訂心曲旦
夜環七週天門忽中啓靈光爛廻游玉宇湛無
霧恍然洞洪幽信誓君謂何終生結綢繆

其二

若華曜東海是爲扶桑暎四裔鑒若髮九衢啓
重昏明光問何由虞淵浴其魂本悟勿輕眎欽
哉湛存存

其三

潭潭一澄原四瀆未云喻曠爲百谷宗湛深渺
無住沐景發天光受川翕群注浮槎蕩以搖深
洪詎能泝濬哲獲所心皇皇卓玄路

其四

天德湯嘉生萬彙同一官忍以元元命而快鷗
與狘聖者弘覆之瘡痍信瘵恫疾聲覺其眈惻
惻周疲瘡黎萌既康阜波餘及昆蟲成湯決前
驅宣父悲作俑奈何肝肺腸遡若馬牛風

其五

條條萬枝葉巨幹作其依浩浩百川流海濱實
所歸是以聖哲長標世張其維天工一俾益百
適甘胼胝矯如神龍騫奮若黃鵠飛彼哉完軀
士閼閼安得知

其六

游氣日擾擾貫與塵事冥始如室魯醪終辨淄
與澠達人簡省之錐刀曠無營所以處榮觀超
然澹瑩瑩

其七

西疇覆嘉種流潢茫浩浩芄芄將何冀穡功徒
爲早刈此下泉浸懿彼深澤草喟然感初心防
危以終老

月下遊桃李園懷張七丈

陽今田部主事

潘學編

卷三

三

天天桃已舒娟娟月如沐纖雲淨天表靚原藹
初綠芳春信明暄良宵况清淑義馭西不回秉
燭光可續同心悵何許道遠感長躅空有千載
心盈盈渺難掬遙寄空飛音陽春候新曲

汶上雪懷張七丈

是歲張以病不赴公車

景短道里長激風震穹林和暘渺何許春侯悵
已臨孤鴈有前侶江湖迴其深南雲不可見空
此歲寒心

春暮懷張七丈

青陸夕不處朝華零路衢華零亦何惜感此
月除天南梧桐枝玉表今何如下枝蔭長滿上
枝覆鴉雛清廟薦琴瑟珍此絕代無未逢匠石
顧芾芾峯山隅亦欣材者壽但惜知音疎願爲
連理樹永日同渠渠

秋日賦菊招涂荷亭遊廩山

儲德承 輒用

楚菊生幽厓英英吐其芳頗悟楚人心采之不
盈筐神清淒以穆味薄澹乃長昨夜山月明白
露寒爲霜憐爾賦騷手中感屈宋傷懷古理清

潘學編

卷三

四

曲遠遊欲有將意者江魚腹不食靈均腸采英
遺下使駕言幸同翔應僊鬱蒼蒼高溪流洋洋

賦得山中梅

寄舊遊

山中有佳樹經時鬱含芳手植懷其榮歲月忽
已長泠泠冰雪中烈烈白玉英彝鼎何當和迨
此晞初陽歲晏百所思眷焉念相羊

投贈吳明卿使君

二十八韻 國倫 今大參興國人

閩嶠高造天清源發其甸驅車欲有從果觀心
所彥君侯古彥聖秀朗燁如電河海地粵府象

緯天奇絢妙齡登黃閣英聲溢區縣鴻名衆所
忌鳳舉翻成譴以茲昭武區數載被光炫文翁
揚清芬渤海聖荒綫經文緯以武翼爲邦國奠
親友誼夙敦易諒言有踐賤生至闇劣髫年事
柔翰經墳窺瀚洋藝苑理荒宴稍慕漆園達亦
厭長卿放時守毛公箋頗綜九師渙材驚道若
遠歲月稟已晏學殖落不豐所志嗟漫漶恒念
他山鐵入冶希百鍊詎意文丈人幽遐動光眄
蕪詞幸欣賞贊客語欲徧昨遊在前綏情親若

潘學編

卷三

五

爲串虛榻時下縣開閣延日見隆禮殷以亟愧
汗神欲顛逶迤憑虛閣曠敞空王殿洽夕接晤
言飛旆卷寒霰恢奇雜玄談博雅敷前獻申以
伐木章情誼何婉變博愛古所難在貴每忘賤
中感心如結一日三長嘆

酬贈南海周唐二丈

光緒 耿西潮州人 伯元 署台金進士

懷歸願行邁得歸乃茫然天涯結交親愴別長
風前唐生皎玉樹亭亭島花妍周郎念家學西
山耿懸懸二俊橋門遊講繹得所便趣古啓長

途瀟精汲玄淵平生渺渺思惻惻冀有宣何當
臨中達蒼然各風烟廬阜千里色寧度庾嶺天
悵惘以彌日載枉瓊琚捐南紀開粵門鑒自混
茫先曲江始奮迹相國稱獨賢雅音振唐宗風
誼恢八埏邇來陽春臺翕闢靜所研渾淪見初
心元命賴以傳願言嗣徽音百代雙鳳鸞行瞻
羅浮雲上上羅浮顛日服采菊章申之丹荔篇

夢傳愚齋

萬生各有命命豈不在天得之或頑嚚失之乃

清學編

卷三

六

俊賢夫子百代下聚德焉與淵何當一簞瓢屢
空亦宛然穆穆堂上椿霜下失靈堂絕其心獨
苦負米力所憊夢中見眉宇粹盎無復前豈以
讀禮目而凋承歡顏中和諒有節至性容自殘
覺來如見之令我涕洟瀾苦言寄遠心勉爾加
爾餐

訪朱易庵隱居

調一以相
安福人

勁風烈郊隰客子驚遠秋巾渡揚白瀾鱗鱗威
前洲爲念夙所歡蚤歲從君遊霞館弄明蟾仙

巖撫蒼虬十年再見之愴此時日悠駕言訪其
廬沃原激清流居然見四壁山圖儼丹丘瑤草
秋已實翠栢枝相樛宴我瓊玉漿意至難獨酬
靈樞剝玄象微言聞弘幽蘭玉森後塵丹青炳
前修願言金石交終古同綢繆

贈吳二丈扶持尊翁秋官公北上

朝宗
今府州

遐征逝何之綿歷周漢區蕩蕩觀大風洋洋涉
洪渠况侍嚴大夫飛蓋馳長衢千里如臥遊宴
宴春陽舒詩禮日驩酬何異趨庭隅一日直三

清學編

卷三

七

公斯遊古疇如恨無晨風翼執鞭授長綬

其二

同疆異區井山川抱離憂况復遠于將蕭蕭千
里悠回風激芳郊和澤樓道周瞻叩慨靡卽感
涕濡春裘聊結芳澤蘭駕言寫綢繆

送金溪蔡童子

四首蔡如喜子
朱觀泉子瞻

始我年十五所師在青田恢恢明本心炳炳白
日懸爾時志方奮適往思與肩忽弁忽已壯未
免鄉人焉爾居象山里早悟者無賢及茲心尚

童夙夜時勉旃毋爲我所歎老大曾少年

其二

始我年十五聞之魯金溪令我誦六經聖學斯
指歸如稟山鑄銅如規深爲池稱此未婚娶誦
習時所宜爾時事枝業茫茫心如馳周歷榛莽
場根本終在茲星霜勉燈火流光疾駢駢毋爲
我所歎迷途萬千蹊

其三

始我年十五欲養已莫當爾歸弄絲衣際此重

讀書編

卷三

八

慶堂登堂拜老祖退謁嚴慈旁欵欵竭孝愛肅
肅儀色莊問業對以業步武端以詳衍然悅父
祖視舊差復強儻令心尚孩終歲何所將先民
有遺言孝友途路長

其四

始我年十五冀鴈亦已婚爾時心正童如走奔
逆豚豈獨惑心志凜已傷神魂至恩感我師拯
迷輔其缺今以多病身精力尚未竭回音懸萬
里朽索凜欲絕爾今亦蚤婚栗栗戒其蹶慎毋

荒以嬉前車有覆轍

別內作 六首

戒爾勿沉憂沉憂傷人神木石可翦伐況此百
歲身我行謹舟車眠食靡所嬰結交願鴻碩問
學幾日新豈學道旁草在莽隨風塵戒爾息百
憂毋爲念征人

其一

昔我少年日皇皇經四方況已經壯齡遠圖宜
自強風雲幸斯會羽翮今有將馳驅一繫念夙

讀書編

卷三

九

志儔與償甚知功名薄甚感故意長拭淚勉爲
別白日回回光

其三

欲別重回首戚戚傷我神高堂及桑榆累汝難
獨任豈獨饘粥謀諒在敬愛深溫存及蚤暮欵
欵罄素忱所愧爲人子驅車遙遙岑望雲鬱余
思頻寄寒暄音

其四

廿年唯一雛乃吾親生之幼小罹愍凶忍獨鞭

以笞顧念爲人父勞誨時所宜我非工冶良忍
使無裘箕篤愛甚感子側若毛裏遺潛然讀苦
言涕下不可揮

其五

世異饘粥憂官煩時事乖錙銖一失檢喪失未
易涯我秉介然分仰干非所諧東山有桑麻躬
耕已焉哉布荆有遺味純綺多餘哀明農終素
心毋爲歎蒿萊

其六

潛學編 卷三 十
古人重出處今人重高官官高一失已高官良
獨難極北積冰雪遊子常苦寒黃金投昏夜白
壁恒見殘我念哀褐溫不願綺與純勿謂行當
久去矣吾將還

別傅爾成

點齋先生子持叔
楚湖君狀來索銘

秋氣凜欲暮况感長恨端乍見涕成霰言別滋
楚酸而翁我石交驂駕期歲寒何當臨中達一
去不復還索銘我當任操翰良獨難千載有道
碑誰憑刻噴岼狀文不可讀未讀起長歎讀竟

三太息令我不能餐江介多北風玉露淒其漙
何輕千里來兼旬卽征鞍燭影慘不暉明從黯
無歡願子終歲留藥石可盤桓小祥亦何迫時
日疾飛翰握手別自此天霜夜漫漫

其二

鄧林富杞梓豐浦多蘭芝况乃丹穴雛五色爛
已披而翁爲我言簡也未全癡十五解求心心
與古人期渾如未雕璞矢欲加鏤追忽忽痛終
天大業當及時耳目一馳放浩如決防堤六轡

潛學編

卷三

十一

馭可調兩石危能歆務德宜日崇譬堂有前基
遺編續燈火所戒惟荒嬉簡李翁舊游善染慎
素絲我言過諄諄此心良不欺

贈王秦關

之十一 陝藍田賢良

闕西敞華刹駕言肅行游乃邁同心歡信宿成
千秋締盟等山嶽感誼心已投孔道有遐軌勉
旃戒驕驕

其二

岐函啓周王文德尚天載遺緒今茫茫千古邈

不再逝欲觀其風綿力憚行邁送君道嶠函感
慨有餘歎

其三

六龍登天衢炎光曜八極鼎鼎西復東終古逝
不息人心函天明皦皦如白日澡雪願自茲昭
揭無翳蝕

其四

秦關百二重雄塞聞自古中有沃衍區坦夷號
天府君子立萬仞矯矯力孔武平康慎所基綿

清學編

卷三

十三

邈衍平土

其五

春懷黯莫舒銀銓暖無光一別萬餘里我思匪
其長言結芳澤蘭贈子永不忘茫茫豐陵蒼昧
君日予將

報贈譚勺泉

浚

南豐人

十年茲見君曠如昏復晨倒裳往從之慰此平
生親林鳥聲相求淵魚偶其鱗乍感契濶言深
秋鵲陽春

其二

軍峰何迢迢百里越與秦的的青琅玕嶙嶙上
秋旻望之日子依卽之邈難親安得凌風翰御
之入穹岑

其三

秋分暑未處赤日烈廣路感子故意勤趣駕未
云暮曇華何斯年粲然雨高樹清飈拂蘭裾澹
月澄竹素終念鳬與蘿長濡玉山路

其四

卜室休窮岡游思極古往疋力誠已殫楚音結
虛想乃邁同心歡高旌惠然枉微言共徵詰天
人啓鴻朗促膝繼自今玄文共遐賞

其五

登高縱游目最爾黎陽城簫曲浩差我東巖鬱
嶽岑川流靚可泛龍湖澹虛清竭欲從觀游崇
深窮所經採芝負青烟扣舷控明星抱病耿莫
遂悵焉念遙征

其六

清學編

卷三

十五

軒岐道遠廓垂統本聖真三才洞化原八石宣
神明末途嘆迷方一班竟云云明哲天所授五
六洞玄冥中握要眇符驗合太史春一粒起沉
疴寸七通圓神惻然多所念窮閭有嘖呻

其七

一生非百年百年幾同仇奈何授來綏忽已翔
歸輶薄酒不足御遠谷儻可留蕭蕭白楊風攬
之增離憂

其八

潛學編 卷三

十四

峨峨白豸峰屹立龍丘旁層石齒青冥悵然悲
遠將龍江清且漣魴鯉潑可嘗桂樹一夜秋颯
颯情內傷

其九

有鳥來天池矯然圖南翼饑餐玉田芝渴飲瓊
洲液何當來斯須倏去無遺迹七日成千秋結
言愧平昔

和程叔庸紀夢

主人豈無夢宣父言夢周終古一几席八表茲

行遊程生志大業夢我行同仇膠庠中道前忽
恍登丹丘如聆鈞天奏復愜瑤池留蕭然示病
身曠也隘九州六籍譬二曜炳炳垂千秋歲月
惜不居皇皇念何求逝者悲浩川來者如雲浮
撫章增所懷緬焉感前修

送涂上舍鏡川上選部

懋光

青陽沃林木潯潯盈葉露感此綵綵心豈伊別
離故謀言慨莫從迪德悲寡輶亭亭孤生栢鬱
猗邈難步人生信若浮策名苦其暮及展振長

潛學編

卷三

十五

綏宣力在遠路牧民思遠猷守官肅貞度無然
悲染絲終戒墨與素

寄嚴郊城

有唐

泰

予幼讀子華子愛其養性約身辭旨高
素公蒞剡城夫子傾蓋之郊在焉千載
之感寄言微悰

我懷郊城東清沂流其清中有婉陽人玄德播
清芬先師昔周遊傾蓋得所親三感美人歎東
帛著交新由也悲野合嘉禮古所珍邂逅適我

願何以展心懃予亦淡蕩客束髮慕清真玄鳳
去不返千載空所聞求之道阻長常瞻岱宗雲
幸君牧古郊爲我謝靈氛古廟有遺宇葺之薦
芳芹架閣存遺書魚魯簾繽紛風教一以尊民
俗坐可淳鄙屋大有釐野田雉當馴

毛從龍歸省適山房產芝卽席賦

隴麥何薺薺沃桑何離離平疇淒以綠遠楊翹
其枝亦有桃李樹何言竟成蹊君子有遠業所
戒惟荒嬉余諄耕石田祖礪敗其犁勉哉及青

潛學編

卷三

七

陽迅往胡當疑井岫有高雲雲中秀丹芝

其二

上山莫捕魚下水毋搏兎予行日迷謬適燕越
其驚轆轤豈不勞迂邇卽迴路巖巖姑山石群
賢散如霧奇文爛天葩玄修卓高步况乃丹穴
雛琅玕美無度毋爲共荒蹊林深莽難汙

書懷

十二韻代簡王念溪

長江耀歸橈芳草春欲歇朝暎翳江烟澹澹照
明滅驚柯孤鳥畏遠水雙魚絕白雲渺何許望

望心欲結黃金散浮埃永歎身世隔南都信巨
麗咫尺成隔越所感君子心意會言不徹千里
亦何事飄飄蓬瀛闕長卿遊已倦鍾子望彌切
阡陌枉相存骨肉恩所竭涕霰不可揮心刀大
欲折悠悠長江水瀕洞浩難掇

賀張母封孺人詩

洵水白於練遠除流洋洋兩峰雙玉簪霞氣爛
有光中屹雲林居壽母羅紈裳百歲尚未足九
十年正當黃髮兒齒生船背日有將問今何能

潛學編

卷三

七

爾福祚渠未央長子比封君志義明秋霜石峽
市萬人言出心總降季子亦人英題輿佐名邦
曾綰禁旅符丹鳳來天章秋日啓壽筵霞帔登
高堂感香多親賓珠履森成行大婦薦吳綈少
婦進楚綰諸孫各有獻調絲吹篴簧百歲復如
此永日方相佯

贈饒南田

諤

古人重意氣今人重錙銖意氣輕千金錙銖捐
命驅錙銖委軀命等之亦何愚南田者誰子薄

世吾所都談笑解紛糾却金如蛻汚彼哉冠與裳女婦空眉鬚

酬曾瑤浦

廷易

中夏劇熇暑澄江如沸湯舴艋苦熒燐沂游阻修長念子亦何事百里來予將中更不克俱市鬻獨旁皇食茶不知苦食鹽不知酸至性有固然烈心多慨慷

今夕行贈李文學

希哲 心葵 宜黃人

今夕復何夕明珠連城壁無因來我前錯落光

濟學編

卷三

七

綺席長跪前問客此寶安所得客言良苦辛滄海崧山側明月扶海波白虹剖山石頗遭真宰怒亦被海若格十洲風雨作缺烈鞭霹靂劃然萬籟徹中夜自披拭熊玄圃曜粲粲赤水白行持叩帝闈帝闈高可闢行持示隨卞隨卞驚辟易念此天下寶當為天下惜常恐混沌死墮落蛟龍宅高明神所忌敬慎理不忒襲以山龍袞葆之縑籍飾無然委緇磨緇磨無終極

答涂近塘

本 良仁 滁州判

炎曦燭秋杪繁霜厲初冬二氣回薄然人命將無同賤子至凜坎行與嶮谷逢游精豈層霄曳

尾常泥中耿介信初志低回欲終窮豈不號長飢叔伯靡與同海若笑精衛巨靈嗤愚公日短道苦遐蹇步能為工履地祗自踣捫天思煩躬圖南詎有期踴涼竟誰從豈無同方朋然諾貌為恭風波一相失歷亂如飛蓬甚愧丈人厚艱難罄深衷湯湯東海波峨峨樹幃幢翩翩裁騷雅穆穆來清風煌煌詠丹芝鬱鬱哦青松眴眴

濟學編

卷三

七

既已恩推援意何冲胡寥寥空山而足音寔寔我聞魯陽戈却日回天東精冥石可貫誠至天為通高倡予女和我雲子其龍願諧百千歲驂駕遨鴻濛

初秋同黃敬所兄夕飲南樓

欽 汝止 南城舊同學

別君一何長十年此初秋纖阿回西陸登我池上樓殘暉澹餘英淨荷芳已流瀨氣起遙水依依薄林丘飛觴願無停能復此會否束髮同心信眷言達相求回首念往事絲棼不可抽唯復

如宵夢信美非實游請自中聖人素娥暫茲留

答贈張斗陽公

張公湖海豪靈異秉在昔太白孕金斗重蒼植
珪璧神精理自異氣鼓物不隔風胡扶浮雲金
鏡光晶日古調朱鷺高雄篇玄菟窄陸沉載浮
湘高舉自騫翮不愆報主心信美絕倫識負俗
豈誠累勒名諒金石賤子締末交奄已歲華積
雲泥一以異誰與保膠漆排蕩一世豪標表千
載色契濶聆讌談申章荷明德

潘學編

卷三

辛

送丘泉州公入

觀浙厚山

言別九岡頭迴景倏已夕淒風奏遠響迴佇情
何極夫君荆山璞不礪光自白淑氣熙臺溫亮
節朱絲直泉海沛膏潤明光佇佳績一麾已五
載九天縱長翮金蘭叨夙誼玉葭倚新色驅車
送行邁誰與決胃臆卑棲我自恬修名君已力
出處歸有條期無負疇昔

贈涂賢良赴進士舉

雲鴈

荆璞乍逢剖白虹薄青冥無瑕輝自溢已足徵

連城之子稟神秀鬱鬱揚光晶惠心託素雅遺

我英瑤瓊邇標賢書來淑問聚已盈鳳舉諧噦

噦麟趾聞振振及時厲長鑣行與昌運并雲升

望爲霖薦鼎思調羹嬌節慎素履秉衷在丹誠

古道有修軌狹斜無坦程薄謠擬贈鞭迢迢壯

南征

送馮仲達

渠謙川
赴春官

清霜肅林薄凜已更玄冬長川惟清瀾高岡多
緒風曩結君子歡敷華及春工蘭澤暢光英繾

潘學編

卷三

壬

總情獨鍾駕言採秋實明庭薦筐籠可以登清
廟可以羞王公無然羨煜燁林薄徒爲容我生
比病翼復類孤生桐葉歲良已劬寄言罄丹衷

送王學博遷會同掌教

土膏善養苗主明善養士惠風一以暢品物欣
自美登第周作人勸學漢修禮奈何狂狷心用
爲章縫理窮山故淳質士行鮮敗圯使者薄責
之尅核終不已晏晏王先生屹立衆所倚疾威
終弗屈居然見君子官遷仍素業青衿行宴喜

澹澹春陽回勉哉樹桃李

壺漿篇

贈邑侯章公再

觀

令辰肅嚴駕清霜搖路衢父老更相呼壺漿共
携扶我君今有行鳴珂謁皇都矢將登要津
豈復還窮區我君廉且仁子惠近吏無往當氛
侵後瀾瀾澤如酥雪涕泣民瘼步躑行大雩惠
愛齊鄭相摩柔類鞭蒲五載今奏成君請視郊
郭既申藍田約亦表周宅間倉侍振貸粟學有
膏火租視內僅四壁曾留饋將魚恢恢君子心

潘學編

卷三

七

心與古人俱與聞汝怨詈鴈鵠屬天衢寧爲鸞
與凰怛怛煦以嫗監司文覈田洵美期不舒雖
有簡書迫亦以疲瘵蘇明詔存高年黃髮填
路隅冠裳何楚楚風教一與與日者豫章行倫
兒滿村墟竹馬朝日旋穴鼠夕廓如何知嗣來
者繼美有是無竭來載修觀騰騰起雙鳬金
屏名儻登宣室席寧虛有轍知難臥征雲互前
踰我聞慘以懷古哲言匪誣政美悅以幸其人
慕躍躍豈如王國風化日優以徐回首多所懷

三嘆耿莫紓

古意

四首

多病倦行遊避人固其理何爲鹿皮翁攀跼狐
裘子
秋風凋綠樹漸黃漸銷落鏡華日夜零朱顏人
不覺
翩翩堂前燕昵昵語花叢刺綉誰家女開簾玉
露中

潘學編

卷三

七

屣徐

謝別萬默文學憲

五首

夕陽下高春華月已滿地青鳥馳芳問上客千
里至是時秋向中林丘爛光霽涼風吹孤臺玉
露皓盈砌窮山如埵井射鮒泉感涕眇哉龍鸞
儔矯矯安得致故人哀末路高旌沛然惠嘉惠
何當逢願留百千歲

癸未八月
望先夕

其二

結宇翳窮閭層樓構其阿凭高一以眺群山宛

諧和舊游聞客來
藹藹相經過
雖厭理巾裳亦
美聆切磋斗酒永
今朝草席流金波
霏談詰名
理清歡洽游歌
劃然劍見解
四坐甦沉疴
中心一以信
然諾豈必多
客散叩秋旻
澄空杳明河

其三

南山秀鬱盤亭亭
上空界中有紫陽翁
顏堂向千載
光景不可瞻
精爽颯然在
湖西曩經過
吊古一慷慨
夫君冰玉立
琅琅作其配
凌晨趣命駕
空翠濕瑤佩
秋蟲響澗谷
笙鏞雜仙唄
石丈

潘學編

卷三

古

羅修條翠華
偃飛蓋谷深磴
盤曲縹緲已天外
精廬暫假憩
殘編耿相對
運斤挾浮雲
含蓄包蔚蒼
一丸森萬象
披剝欲無內
安知百代下心期
欸然會引領
白雲謠鐘聲
起天籟

生所編一峯羅先生有留詠

其四

人生一動物
浮陽日怔營
凶咎觀每多
悔吝况日生
夫子夙得師
攝有歸靜根
中宵啓玄鑰
先天契元精
渾淪洞虛中
卓爾見混成
二儀方吐

儒群有宜未呈綿綿息以踵
天光渙其新清寧一與位
萬象蠡斯生連山標止止
歸藏葆苞苞是謂大易宗
淵淵愜新聞恍如蛻凡骨
言汎滄溟津但恐防危難
時幾勅存存

其五

陰霞浴晨月踈澍來遠烟
飄颻浣我裳亦復沾行軒
如憐岐路側中意黯不宣
信宿咸雲蓬別促會日延
爲問優曇花一開定何年
江介木芙蓉含英未鮮妍
持贈非所當衰林比蓀荃
卽看

潘學編

卷三

古

婚嫁畢逍遙何峰巔
靖廬許過從白首期周旋
謝別魏敬文僕卿

五首

春雨濡宿根
休時省先丘
中身感翳如
白楊鬱修修
誰馳尺素書
鼎若白日流言訂
千載盟前綏
達相求所以成
我身豈不怙
同仇達駕軼
疲儒至誼誰能周
發書沃夙素
不覺涕泗流
生我者父母
管鮑明千秋

其二

斜光入墟落
南山藹晴嵐
時復空濛中
縹緲見

秀纖高軒過衡宇童穉走相歡春園樹三段錯
之背荷盤微言破千古天人灼其端人受天地
中重險何間關微軀海一漚自度良獨難自非
出幽谷何以敞達觀感公明素心炳炳英琅玕
陶生有至言八表須臾還

其三

乾坤大父母至德惟生生坎離表誠明曰人成
其能虛實動靜機中有不二衡聖門有遐軌兩
驂顏若曾濂洛紹遺躅猗與二先生稽山踵鄒
濬學編 卷三
孟逸駕前無朋後先五六公晨星曜長庚歛之
在一編奧阼森戶門先猷坦可卽昭哉破童盲
三才豈異人肅駕從先登

其四

古稱三十年往并世一週自我附修轄奄與歲
月適良時不我與薄願未克疇東萊非蓬瀛而
久堪宿留六乎御公氣若華撫蒼虬洞壑眇余
望惜哉無方舟嘗聞駕逐驥蹇蹇行道周十駕
未云憊庶也期與謀行邁方自此彼岸寧悠悠

其五

賤子冥物務昧昧苟自知孤生寡所諧落落吾
得欺所願追古學且復與世辭曩今希成名無
已迷先幾夫子鸞與鳳朝陽鳴萋萋曩者立清
朝風誼肅九圍茲行上應廟接武夷與夔夔予
何貿貿不異江海龜塗中豈不苦曳尾諒所宜
脫爲豫且得失路當安歸長跼從此別衡門可
忘機

首夏下弦夕涂叅軍舟泛送陳先生王君

濬學編 卷三

餞宴作

送客下河梁西峰夕森爽松厓千丈碧倒落黎
水上中流舟一葉翩翩集吾黨太丘固耆宿右
軍亦清朗良晤不易諧明星漾蘭漿新夏林綠
交微風動虛幌命觴錯玄言觥籌互來往德將
固無醉道論彌暢廣童殺雜詠奇游魚聽高響
所欽我友敬懿戒申自襄沙頭暮烟積斷岸弦
月上抱衾侵露華結纜依滉濛明發仙舟移晨
光渙林莽

擬古 三章別郡公祖許公

辭家促行游行游欲何將委紆歷城邑崎曲越
井疆乃者與世違泉石成膏盲汲深下幽澗采
榮上玄岡胡然欲有行于役牽蘿裳江介多勁
風寒雨成流潢爲言所將者一代不數當蕩蕩
無成心坦坦登周行好善劇渴饑令儀穆輝光
幸視我同心折節相嗟堪在貴多忘賤處疎易
離傷中心一信然相得道益章百年幸一逢此
諾安可忘報知古謂何澹澹秋旻長

潘學編 卷三

文

其二

誰言知心易知心良獨難明月夜投人按劍生
憂患所以被褐人抱璞矢不干賤子至困劣曳
尾龜常寒長饑謝粒食朽甲終泥蟠何意丈人
恩譙談古相看遐深洞玄矚昭融敞弘觀玄經
九九篇一一親披繡甕之縑藉飾薦以青琅玕
古稱信後世千載需其還何當日莫際而遘天
地寬新知幸有託遠別慘不歡願偕晨風翼迢
迢上西關言結華嶽雲終古同漫漫

其三

太極列兩儀二曜持其衡天經爲人紀物則森
以呈伊人固之心洞虛圓靈形氣一以拘卜
臆僉斯生信心殉所見胡越各有行夫子悟至
善中正純粹精伊欲達天德翼翼惟欽明時幾
凜其勅止止安無傾三易闡神矩五典昭王經
有如帝尙稽一一從受成尼父古上聖生民來
莫京曰心不踰矩過物非所程聖修此其的示
我無窮門願言愛景耀皓首期齊并

潘學編 卷三

文

送江思益北上 三首

東海貢翠羽南交薦明珠在境難爲珍出疆稱
獨殊吾子本異才瑰奇曜崑墟土溥道里遼久
擲行嗟吁翩翩同門彥振振各天衢豈以美遨
遊而憚長馳驅金臺高造天名琛良所需願搖
郭隗鞭決棄終軍繻

其二

嶰陰孤生竹鳳凰鳴朝陽截之十二管伶倫在
黃唐上有萬年枝下含千歲霜古調今所厭棄

置中路旁持贈遠行人各天永相望請奏熙陽
春無爲奏清商

其三

鴻鴈歌劬勞谷推歎猗維久平俗靡靡民命當
如何慨忼謁承明修鱗濯洪波願秉精白心一
聽勞者歌毋官毋來反毋貨毋虞羅資斧行其
充豈復憂無家去去保榮名行行戒狹邪無爲
塗山狐九尾終願多

壽江山泉

清學編 卷三

三

仲尼歎逝川亦復感歲寒蕭辰奏涼籟忽忽追
前懼一履天峰雲幾共冰玉餐握蘭心滋勤采
葛絲婁殘荏苒四十年萬事成翻瀾予髮白已
滿君無蒼其顏有酒不欲御有琴誰爲彈願結
芙蓉裳峨之竹下冠就君歌白石天霜任漫漫

別聶賢良赴春官

二首

北溟有化鯢垂天奮其翼扶搖搏層霄乃以六
月息英英爾彈冠揚鑣振京國遲回耽善養星
霜十迴易培風日以厚流光豈虛擲激湟今其

時御氣周八極

其二

古人慎好惡履平就其康權衡爽鏘銖鈞石難
復量淑慝固有恒取舍寧無方所患者有已朝
玄暮爲黃行行薦鄒廟奕奕英珪璋靖共好正
直吹笙謹其簧兢兢戒狹邪肅肅趨康莊臨岐
繞朝鞭側側申斯章

別左景賢

四首

端居塊無朋林秋已零葉有客惠前綬清揚溢

清學編 卷三

世

眉睫胸蟠五龍文扶背光煜燁繾綣同心歡晦
朔忽復涉遙山共登陟高深宵如接洋洋天人
統渙渙先古業願言愛景曜行赴心所愜

其二

巨鼇駕鐵航神驥噴瓊液白雲封重關窈冥常
不測爲復秋已中蕭蕭時策策乃知在人境而
有天者宅地文燦靈府玄壤恍乍闢丹笈何森
嚴網照見歷歷期君慎優游卒歲同此席無爲
出山雲一過成棄擲

其三

會仙鬱岩堯青蓮琢其冠上有玉龍湫濯濯白
日寒駕言陟其顛長颺激層巒賜曦上晶晶流
雲下漫漫有如鴻濛先而覲變化端園方既混
合八表如一搏高堅何終窮瞬息勤仰鑽

其四

重九應候至歲云陽之陽人世名佳節愉此日
月長陰崖來回風颺然中清商游子懷歸思庭
闈儼予望窮路在回車獻饑言何將無已巖際
雲五色爛有光贈結繡繡文行補亮衣裳削壁
採石芝雲中秀煌煌服之可延齡堂北登壽觴
勉旃千載期堂堂重堂堂

酬父執黃廣濟翁

并岑

龐公巢鹿門玄識湛秋水岡高鳳方雛雲臥龍
未起一朝謝鑒賞王業堪料理黃公負水臚素
月耀東汜千秋洞一照况乃當世士塞予困迤
蒙林下拜童子遠興憐才嘆重感同聲喜賦詩
惜坎珂篇章沛流駛陽和沾枯夢河潤溢九壘

詠之鱗羽奇空負風雲擬白日下寒山棲雲宿
巖岷重霄邈予望前修卓遐軌

秋日過涂順德基

昔君歸此室杳不知前期未相執紼哀悻悻每
心悲高秋逢佳日間遊過乾溪遙遙白楊下幽
闈云在茲有如故人別經久忽來歸直前就相
訊茫茫乃何之披草見宿莽登丘無留碑商飈
撼撼至浪然淚沾衣赴壑野水白出山孤雲飛
已悟慟深地終天從此辭

歸舟自豫章卽事

四首

幽蘭死平堤狂流摧其根寧爲念芳烈而以滄
波吞管蕭亦何事言樹丘與墳此曲不可竟易
竟難忍聞

其二

晨出章江門江門莽浩浩平疇化巨洋澤國偃
瀛島舟游浪崩溢高坂泥潢潦行役傷獨難臨
淵以爲寶

其三

古稱行路難疑未達其會少狂無不可肆意今
始悔暑雨咨長途風瀾互違背寰中一甕益猛
志歛且退自非凌風搏誰能縱寥沛

其四

北風迅行舟南風迎歸楫噫氣紛相遮留連若
爲發平湖與天一遙山渺毫髮中有汎汎鳧波
洞互興滅槿華被堤岸朝榮知夕歇達性諒有
存羈棲謝明哲

秋日遊天峰

清學編

卷三

書

羲和無停軌高秋當奈何緬懷素心人千載能
苦多白露泥原草淒風縮陽和商林啓幽籟層
巖鬱岩我游目睇遠浦流雲紛經過誰能駕孤
舟縱逝萬里波昨雨霽西山涼月被女蘿稱心
眷茲遊曳繼聆行歌蘭菊有餘情徘徊望中河

重過福山驥尾泉

萬巖瀉瓊液如赴洞壑求翩然白龍墮倒掛千
丈湫沙沸度岸嶸澎湃上崎岑凌雲自籟籟飛
雨何瀏瀏奔騰出雙峽豪鷲不自休如嗤蒙霧

露近欲還瀛洲危厓疊嶂壁巨靈亦冥鏤罡風
日夜號凜覺寒颼颼虹梁欲下飲垂涎噴蒼虬
架天橋古佛避神瀛卻立面石頭山有佛爾當
少狂日拉客同觀遊兩崖漱寒玉鰲背中崢嶸
一躍坐其頂雙袂凌寒流恍如駕神駿負圖擲
天球觀者毛髮豎背汗驚不收膂力忽已愆坐
對澹若浮唯應從禽向濯足老丹丘

九江道中望匡廬

我行雲夢野匡廬鬱盤礴平湖漾青沙坻島自

清學編

卷三

書

縈絡遙天出楚岫點點蒼玉卓鄱湖昔經遊五
老面成約茲行撫其背橫帶潯陽郭廣袤交吳
楚崇深極寥廓秀色不可攬飛動神欲薄行役
勞心形愧彼雙飛鶴

阜城諭拾麥者

暮色入阜城列火爛中野就視竈星屯蓐炊高
柳下藍襖僅弊袴童呱及孩蹀問之爾何爲云
是拾麥者豈遭年歲惡暫去枌榆社苦云地土
瘠微生痛難假征徭紛隸卒孔道絡車馬旁境

及先秋微與獨矜寡傾間更相呼流離土堪赭
腰鎌代之獲遺穗婦堪把拾以備日炊庶且及
秋稼慣經色無惡創見涕欲灑愀然念先氓曠
哉古陶冶

平野

平野昔分畫畎澮距百川轍迹交阡陌桑麻亦
茫然今爲榛莽場無復疆理田畧雨行其野泥
潦不自前始知窮途哭彼也心淵淵

桓山

潛學編

卷三

其

山以懸墓名今墓在山趾頂有孔廟

司馬造石柳茲名蒙山阿微服魯中生翼然殿
巍我權力擅一時百代誰不磨聖道水東逝狂
心正如波如波枉崩騰終注江與河誰語樽中
人歲月忽已多遺骸知在亡久速能相過枵然
餘白骨不朽當如何

登徐山遇鹿

徐沛立萬峰如結萬旅屯巉巖一以眺黃河正
東奔黃流溢平阜原陸安得存草間蹴麋鹿蹶

然惕神魂

遊大慈仁寺登眺宿宇公房

步出順成門徙倚招提境香積分僧供耆闍現
初景宇公啓真觀危閣敞華整五雲護雙闕八
牖俯萬井伏塔松連蜺薄地勢猶挺胡桃大如
斛榦古氣益騁矧當倦遊初頗脫塵網頽拂衣
定自今深巖得玄省

夏日西山紀遊

三十八韻
時學北雍

丘壑夙所慕客行久坐埃况復樊籠之居忍安

潛學編

卷三

其

可哉天中及佳節休暇庶徘徊西山爽氣動
然遇蓬萊呼朋言出遊十訊不一諸獨往興頗
劇商歌覆成哀牟生有仙骨衡瀛山結其懷竭
來京華遊頗帶木石數競晨並鑣行曉光爛如
堆青蒲綠野水高松護長陔已探石洞窈更歷
幽岑崔但覺興飛越寧辭馬底隤是時薰颺動
千巖走萬雷毛髮生秋爽炎曦凜如摧來青忽
入眼駕言憩其佳碧雲起西巘香爐構南崖瑤
閣玉玲瓏寶閣金果息石鯨吼瑤漿瑤猊據穹

崖自非役鬼功能無殫民財西方教清淨豈兆
木石灾側身更東望群山盡飛來鰲極奠土中
明光屹崔嵬繡甸萬里錯金甌八方迴始知幅
員廣黃唐避恢恢願調玉燭和招搖握其魁京
邑翼以安所籍棟榦材我生本齷齪西南翳蒿
萊不逢承平運詎識壤閭開但恨歲月淹無迹
多所乖朱華苦易零 帝閭逆難排爲幸心所
歡抱璞光同埋聊爲扣石遊枕流沿其洄爾腐
會心處氣欲移却徠浩歌清籟生縱飲孤山頽
潛學編 卷三 世

題雙鳳圖

碧梧生穹厓葦葦蒼玉柯初旭濛汜生熒熒曜
其阿上有雙鳳凰霓裳舞僊僊一鳴海嶽曙再
鼓天人和我願致此鳥芳時惜蹉跎

詠紫薇

庭中有佳樹吐華何煌煌一苞散六萼盈林發

朱光中黃何蕤蕤含情如有將幽芳不自歇徂
暑逮微霜既競赤日暝奄與秋颺長結根昔華
省布植舒皇堂佳名擬極垣政府樹不忘何當
荒陬林繁露婉清揚空谷多蘭蓀幽谿有瓊芳
貴賤惟所遇無庸心側傷

雞雛行

嚶嚶鄰雞雛徬徨獨行悲嚶嚶晨夕鳴求母哀
悽其出卵未十朝九日與母離母離引群雛啄
啄行相隨雛聞啄啄聲嚶嚶難自持奮望群雛

潛學編

卷三

世

行告雛久渴饑母雞氣何驕怒喙張如鴟頂吐
磔黃毛血肉傷離披雛逃母腹下盤辟怒相追
竄身伏栗薪急難何繫繫須臾痛初定喔咿望
徘徊傍母東西行行行重遲遲或亂衆小群或
借屏牆依心念覆育恩不忍與母違母見啄愈
怒破頭裂如龜我見感我心我心愴以摧致詞
問鄰姬雛非母雞兒姬言雛在卵翼覆籍雌雞
雛憎他雛子疾視相排擠寄言謝鄰姬爲我善
護之此雛古恭人閔凶嗟獨罹小弁怨投鬼嚴

霜苦晨昏父母詎無恩但恒傷天葬爲言雞有
子慎勿易伏雌嚶嚶鄰雞雛爲女三噫嘻

閭門哭

秋風烈原隰遊子驚所聞乃有閩南盜下瞰我
里門我里邑東偏前當黎江濱飛爲東企雲馬
嘴南連大一夫誠荷戈百萬禁莫前盜乃從何
來里間盡燒燔妻女何劫汚白骨救平原家有
老慈親中侍荆布裙誰當負之去嶮崎寧當存
五內崩欲裂澹澹白日昏我宗僅一綫煩愁誰

潛學編

卷三

早

與全宵夜間道走東宿盧江烟盧江昔賢宅朝
旭明櫺軒宅傍纍纍丘蘭玉埋芳堅入門恐得
報涕泗愴已漣主人美飲食問信尚未愆忽駭
家僮迎愁劇喜欲顛果符邂逅卜吉兆開我先
爾當賊入郊風雨過東山東山我私人緩急多
所全見賊踰跟走走報得最先幸免荼毒患先
廬亦苟完盱江始閱報家已分荆棘念得老母
全爲幸良已極歸覩骨肉同誰能不欣憚直前
抱慈親沾膺淚如霰達遊未踰時乃復罹此患

獨計入門啼絕勝中遶歎 國家如金甌瘡蠶

近稱亂南倭北戎虜閩浙交羽翰西江視四方

帖如衽席上我邑江最西百年無兵革藐矣山

藪區展也巖險國近遭長吏惡數數漁竭澤盜

旗樹東郊天昏日無光環城盡深谿丈五高莫

當睥睨顧之歎城固弓弩強此城久已隕邇乃

修其缺甚感馬中丞森恢恢布明法繫城量民

力人自任版鍾官僅督勤怠吏不聞調發公事

如私家俄頃完百堞新功見突兀如山信難拔

潛學編

卷三

早

倘令事屬官于今尚樞兀 祖宗設坊箱記籍

各有聯一呼民壯集惜不藉外援承平日已災

誰復虞未然邇盜疾驅來志欲掩其卒見利不

顧患百里上將驟是夜追強兵此賊坐可殺柰

何釋之去剽掠飽所欲哀哀鄧婦王抱姑當天

哭賊毋殺我姑殺我我不辱我姑喪翁早青春

二十五完節長我夫年歲忽已暮柰何劫之去

驅迫同俘虜姑死婦隨之相抱泉臺路皇皇節

孝門暉暉英終古瀾瀾水尾洲有血不化土行

人無涉水中有節考昔長官驅民兵追賊尾之
行監軍者胥吏寧不念自焚遙見賊反旗大呼
衆已崩哀哀散河卒積莽成丘墻李郎氣何壯
挺身殿賊軍手刃三數人賊見駭欲奔爲復衆
已散孤身竟難分但爲我輩死豈學爾曹生李
郎黑高鼻義槩衆所尊往往重然諾恒復念顧
恩邇時出巡警戢靜過里門聞賊焚南關走歸
氣欲吞惜哉紀律輕傷此義烈魂我嘗憂天圯
今乃哭地裂閭里何蕭條野哭逮明發富室愴

潘學編

卷三

聖

已墟貧餓窮欲徹奈何艱難秋追呼固騷屑邑
地非必爭邑山况荒崢嵒祗須練民兵莫召外郡
卒卿勿憂外卒外卒尚自可絕勝閩浙楊狼達
疾於火

黎灘書舍三景

爲王四丈賦

則仙樓

仙人何所好所好在樓居高軒切泰清綺閣開
雲衢兔華俯可拾流霞襲裳裾我生慕玄理金
光叩靈符誤服瓊玉英聰明猝難祛靈景眩未

照無能守玄虛常恐青鬢變淹與歲月除近從
王子喬去去天蓬壺

雪甕

蓬壺眇何許乃在冲靈谷斗室光皚皚丹房敞
深隩冰霜湛玉色六月寒起粟精全膚理瑩神
守虛白足竭來瓊瑤侶澄坐烟靄獨緇塵淨以
蛻內境滅若沒時來衣鶴氅品簫鳳停竹天光
浩發新高臺麗晨旭

觀物臺

潘學編

卷三

聖

晨旭生高臺達觀啓玄矚心冥萬物會神解寧
以目秋明白榆淨春液叢菁綠鴉黔誰爲緇鵲
白寧以浴四序遙相糾兩曜旋相逐機環會其
通樞闔觀其復呼吸天地根萬軌妙一轂眇哉
元化機凜凜不可觸君看庖牛解意滿心爲休
脫屣自滌蕩微纒苦煩促天風夜蕭蕭曉發臺
上屋

改宅

二首

吾廬昔面市喧呶日加遺一從徙宅來頗與願

不違開軒鑑澄流日夕親漣漪瑤山排闥入欣
得相屏依曲巷入圭竇窈如通深谿延賓敞虛
堂追遠嚴先祠一榻峙西樓萬卷羅東垂迢迢
景行心望益良不欺營作多所費養殮念誰尸
深感父老言洋洋可樂饑

其二

錦鱗樂深淵靈鳥巢崇岡况我聚族處百年屋
山陽土中類冲夷水曲茲森茫高臺一以眺四
野團青蒼溶溶碧玉流瀲灩青霞光闢壤仍先
潛學編 卷三 閨

偶得

希世無覩顏管道有烈心况復老將至能無惜
分陰是時冬向中寒氣迫駸駸素魄耀野水清
霜凋修林草蟲歛和響賓鴻遺高音門巷無結
轍兀然對瑤岑叩見天宇高何知歲華侵初陽
晞予髮澄潭滌予襟細函散圖史一一予夙欽
何當釋之去朱墨相凌尋知足政爾足過求非

所任

答問 四首

索居苦無朋有客過我間踴涼閣其獨見調無
乃愚人生天地間度世各爲娛身名願俱泰何
爲守窮廬書成祗越絕賦就將子虛何不策高
名車轂能丹朱青雲生廣坐白日曜前衢果哉
末之難已矣南山隅倦翮息修蔭潛鱗樂淵居
受性各有諸多謝徒區區

其二

潛學編 卷三 聖
經術本經世非爲長苦辛 昭代重甲科俊乂
期彙征爾當棄繻日衰然冠群英及門資六翮
鵬騫亦鯢騰駕言俯循之何詎勤無成棘院嚴
峻防頗失待士程亦云汰欺濫掄材需其真枉
尺尋可直無然自沉寘高駿恥唾面巨魚羞損
鱗逝將直鈞往往釣滄江濱

其三

阿衡甘鼎俎仲尼吏乘田豈必據要津策名百
吏前十室宰民社侯邦佐承宣威稜肅秋霜煦

嫗生春妍快意百年內亦足稱豪賢何爲守窮
困坐使日月延薄有難馴性折腰非所便時清
閒有味默默終守玄

其四

波驚無恬鱗林颺眇棲羽楚狂既歌鳳綺角亦
鴻舉洋洋北海濱迢迢富春渚撫世多所愆依
時義各主寰宇今一家主聖相公賢泰階既
清夷王道亦便便含靈各矜奮有翼思騰鶩何
當耦沮溺而耕東臯田予謬感子規賤子實尤

潛學編

卷三

果

違請以大易對屢遷非一辭在疊尚其事在邈
邈而肥曰何漸之進而或漸于達寥寥冥鴻羽
云可用爲儀素履坦其往幽貞庸爾爲不見龍
在天正中見于田其下確不拔勿用潛淵淵當
其在人位夕惕朝乾乾尊道道乃尊全天天者
全

蔡孝婦時世家張君樓女子子也以刲股
著孝事具世父秀屏君所爲傳中爲賦

古言一章以風

刲股禮所無葵心中自安中心一有當質禮寧
獨曾純純堂上姑婉變夙承歡浹旬邁瀉虐奄
奄漂不完皇皇走祈望戚戚心楚酸纖纖濯素
手翳翳甘自殘人肉能已療此語諒不刊豈愛
尺寸膚不與同憂患刀尺一以秉烈烈白日寒
蛇肌就鑊湯惠心暢其閒神理冥可通大命疇
復還睦肅內外門孝德標華軒駕言繼芳躅高
風浩漫漫

贈張大夫七丈還官

二首

潛學編

卷三

果

新知洵云樂未若故誼深試問凍雨飄能如露
霖霖自我結君子好合諧瑟琴潛鱗樂廣淵萬
羅比高陰時以蟋蟀唱感君鸞鳳吟賴困資匡
扶苦甘費調料念不異形骸而調殊升沉頽年
逝波流華髮忽滿簪居然一旦暮晶晶耿夙心
大篇近加遺現璧麗南金其言明且信晨光避
蕭森稟天質古聖一一標丹忱文士古相輕儒
賢近崎嶇柰何女與牛而成商若參報知古調
何涕下霑裳衿

其二

孔公思乘桴亦復願執鞭誰與樂塲坎日夕摹
空言夫子盛世英高舉層冥顛有如大龍躍展
已雨百川貝錦者誰子矰繳乃見遷遂令高空
閣蒼茫臥寒烟茲行被簡書纓綬復相纏宣室
席尚虛賜環恩已偏眴勉應嘉命棲遲戀丘園
願展丈夫雄出爲王國肩霜刃磨水礪十年一
龍淵入水剽玄蛟抉雲開青天諒懷希世珍著
信久乃宣功成儻歸與合并桑榆年

潘學編

卷三

景

贈章先生

清三十一韻

豫章古名都章貢流其陽長風蕩洪波水天何
滂洋盱汝環其東滙澤迺其疆中衍奧沃區扶
輿耿明光龍沙何從來隨風颯颯颺屹如白虹
起歲久成崇岡地靈故無匹人傑凜相望巍巍
三數公矯若龍鸞翔夫君最通明不專門局方
微言探玄理通衢拓康莊一室圖以書左右森
琳琅游儀步玄象條紀裁黃裳近身遠庶物觸
目皆自常學之乎物理學之乎皇王學之乎天

地廣驚而旁皇三才與九疇布衣攝其綱陳櫟

懸以下多賢美而墻旣標高士名亦表碩哲章
賤子至寡劣內顧靡一當束髮袍微志中身尚
劬勩久矣厠末交微與終自藏曩年豫章遊再
登君子堂始知閉門車合轍同周行千載一會
心目成得相將別來五週星霜言永不忘元春
並高賢結轍來窮荒巨澤麓成潤連山並而將
昕夕洽晤言荒墳錯筌簣露霖治新聞淵微闢
浩穰頗疑精冥合彌感故意長嵩高昔降神江

潘學編

卷三

景

國今儲祥願協沙城卜熙明耀扶桑

贈王秦關先生

六章

我我秦嶺松湛湛長江水漫漫道苦達渺渺去
天咫豈無尺素書誰與致鯉鯉亦有魂夢飛塊
若在南岬不謂故人心高義輕萬里旣凌九折
坂復亂三江汜道成德莫並年且及指使怒濤
與峻坡凌頓胡爲爾乍見驚相扶涕下不可止

其二

僕夫走相命有客來自陝客行怯扶曳白日已

西崦驚詫問誰子知是疑慊慊夫夫苦未疾何
得易阻險披衣出門望前綬來冉冉驚魂不自
定百節痛莫斂翻疑夢寐集心旌搖憺憺燭至
相勞苦酒行轉歡慘恒腸感經時谷風送淒淪

其三

太華屹中天洪河浩榮滋夫君生其間展也河
嶽姿于城立萬仞棟榦森九圍矢心希古狂夙
宵勤奮苗動靜循檢桺立誠修言辭於今見古
人繩墨不復疑豈無命世賢考衷省其私精華

潛學編

卷三

五

誠煜燁出入何多違鐘薄無震聲土薄無芳藁
願言樹高軌卓爲顏風師

其四

昔君達于邁步履蹇已艱諒懷四方志倚杖行
游觀孔堂久低回鄉嶧窮躋攀旣瞻杏林檜亦
閱顏并韓魯林與仲里一勤征鞍精靈颯然通
千載如面搏茲爲江表遊北風凜其寒一舸一
奚囊友教何間關行潦可餽餽鹽梅劑鹹酸敢
造矇瞽辭式薦心所安玉體未康愉德心勤仰

鑽願言淨滌濯天光浩漫漫

其五

天明運五氣地維宣八風一元握靈符吹萬何
雖離心官思曰睿平康主責重知來以藏往百
條一無總如樂無不諧五音互爲宮人見莽紛
披卽見成人功始焉別區畛旣也高垣墉于宗
一以異于野何能同昨夕聞至言耳聆心爲聰
觀變於陰陽觀禮於會通以此觀天人神理諒
可窮請謹事斯語循之爲始終

潛學編

卷三

五

其六

中宵起攬衣傍徨仰參辰惻愴難爲心送子行
歸秦一別卽萬里各天遯難親遠道多渴饑誰
爲展殷勤操舟遠于將新漲凌芳春迴復歷浦
淑棲遲宿江濱客辭獨反難主意耿未伸豈無
南歸蓬且復延昏晨人生諒一葉聚散如飄塵
獨有千載心如結恒如新努力勸教德白首遙
相隣

贈呂侯之湖州

昔我遊辟離潮海逢多賢皎皎唐與周遺我新
詩篇邁君成均西契濶二十年尚思酤飲時願
顙櫻桃鮮余歸遂拂衣長揖行灌園抗手謝人
群息心古真詮頗似漢龐公移家鹿門邊隴上
有行饁城府無留躔日君起家來分符此黎川
扣門挾雀羅捫腹發弊氈爲念疇昔好握手勤
招延瀛洲深竹寒濯纓么荷研掃雪呼僵臥臨
池倚清漣幾約登南樓鬼魄三四圓倏分銅虎
符五馬催行轡是時美政新芳譽傾四埏邑如

潛學編

卷三

七

逢岐扁積瘵祈安痊胡然秉麾去誰與拯顛連
空餘黃口兒叩訴倉浪天戒行追舊盟賦詩報
周旋先丘撫古松危樓瞰芳阡采荷吸華滋陰
柳申攀奉曲逕歷幽窈迴坡涉芊綿冉冉日已
墮娟娟月初弦酒行曲未終離思黯已牽君爲
時循良我耕東臯田我耕盈宿春君行乏養錢
請畢今日歡願效狂瞽言吳興古名都人文今
朗宣湖山清且夷信美堪留連爲復俗下衰利
末多機權亮懷璫璵美遜保非瓦全

塞上行二首

生長在江南言從隴頭戍遙見砂磧光怪裏不
生樹

少小不識冰磧上冰數尺淚墮冰滿衣不沾別
時臆

青青水中蒲

答王四兄

青青水中蒲乃在蛤湖洲雙雙蒲下鯉潏潏爲
誰留

青青水中蒲出水不盈尺西風采其榮十幅雲

潛學編

卷三

七

如織

雜言

四首贈士友

榮名非所寶所寶非榮名爲問漢四科何如魯
兩生

深淵伏潛虬頭角漸欲化阿香何處車驅雨喧
昨夜

愛國願賢登力田冀終畝焚香此山中夜夜學
禮斗

學道二十年頗識榮枯理君行登榮觀澹然

君子

雜感 四首

儼有徑寸心投君望如結何悟楊柳花不是市
林雪

游魚投濁水水濁中多泥泥多不可活跋扈爾
何爲

飛鳥不擇樹巢我墻下榆不知蘇合彈寧畏子
雲廬

春來種棘時望歡作重樊不恨刺人永刺眼上

潛學編 卷三

五

堦繁

潛學編卷三

潛學編卷四目

卯集

五言律詩

初夏同涂毓用登天峯眺三首

寄贈吳三丈遊金陵

早春懷丘七丈

東岳紀遊八首

寄江良汲林居

別嚴郎

贈潘子西遊青原石蓮

潛學編 卷四目

送王念溪再遊吳會

答贈

聞月

元日立春抱病作

矮桂

賦得高桂呈川師

雨中湯令君往西倉發糶

臘盡別李良卿

江二丈惠竹數箇助修山樓欄

春望同湯令君

臨汝舟中雪

長安張婺源弟送酒

江行遲厚山兄舟不至

答別張七兄

丘厚山讀書麻姑山見招不克赴

王北川攜酒過天峯尋訪

寄題桃溪新居爲外舅楊翁賦三首

別江朝宗謁選北上

潘學編

卷四

二

包帥直六月之師過山寺訊

懷李北野寄聲譚勺泉

謝吳二丈

寄表兄張四參軍

春已三暮缺然出遊劉余二君來登人石

作

王念溪送酒以忌辰不至招荷亭飲

初秋夜集別和識

送江山泉起舉

送江生

送包將軍上都騎

花狸木几送張七丈

懷江龍溪兼寄致聲蕭江夏

送鞠二守視篆還署

盱還毛先生追送至揚渾

送文學應山西聘主省試

拜東郭先生墓

旅泊閔年丈舟忽相失答見懷作四首

潘學編

卷四

三

過鄒謁孟廟

寄懷涂荷亭

京邸得程叔庸書喜賦

別聶鳳泉

別曾以章

初夏宴王四兄田園二首

別余子

秋日懷傅蘭溪

送張七丈遷判眉州

贈傅蘭溪最績還任

江行別黃華麓

留曾瑤浦二首

傅侍御巡茶陝右遣訊寄贈

十四夜月

落第後餉文蓮山酒

訊謝蔡泉

旅夜書旅二律呈謝吳二丈

送傅金州

潘學編 卷四目

四

別王五丈四首

送茶從事告予歸慶親壽

送吳會海判保寧

送揭丈宰柘城

贈何後峯宰寧化

題菊隱卷爲胡太醫賦

題靜軒爲黃子尊人賦

後菴高翁姪雙壽詩爲高子賦

戊寅六月晦日風

秋日涂近塘翁攜酒枉山樓集一首

春日涂近塘遊赤岸桃園和韻

朱四丈送酒同近塘飲臨清臺二首

和王念溪病中見懷二首

留陳先生二首

宿業會仙崑喜黃宗理至五首

送黃宗理

下層坪回望會仙崑

登覽天堂砦

潘學編 卷四目

五

和魯沂南江上卽事

長至後一日天霽曉山如画呼沂南起隱

和韻

哭良復二首

天堂寺二首

菊

建寧宿李氏東山山房二首

弟元薦雪中代發社倉粟却寄

黃宗理假館休養數日不至

雪中許沅陵過飲

奉和黎學博午日

早春雷雨二首

人日過吾宗季子答贈二首

懷寧王明府枉廩山見訪五首

遊武夷度飛鳶憩古祠幽陰留宿有序

水口

武夷雜詠十首

坐仙奕亭

潘學編 本卷四

木

再謁紫陽先生祠

隱屏洞中有感自笑

大王峯

相送

過程口謁游定夫先生祠

秋仲望前三夕

改席得月

過清修寺

中秋宿江整望月

再過天堂院

寄吳南嶽四首

五言排律

持慈顏圖謁張七兄求贊

茶花嶼

賦得先春雪

壽羅近溪先生七十有序

五言絕句

移居極樂院漫興十一首

潘學編 本卷四

七

京旋途中雜興二十二首

田園雜興十首

別友

懷王秦關二首

出京

楊源夜失舟假宿上洋野店

全景樓十二詠爲王北川賦

題画

雪中訪覺上人遇

贈僊長

題夢龍卷

潛學編卷四終

潛學編

不

八

潛學編卷四

卯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橋李項元濂閱

五言律詩

初夏同涂毓用登天峯眺

三首

江城開宿雨孤嶠共躋攀龍氣留蒼壁鶯聲響

碧灣危峯斜帶郭幽徑曲盤山不少東林酒迢

潛學編

不

一

遙未忍還

其二

黃梅初應節陽雨變無期日射嵐光動風颺澍

瀝披沾衣人不覺欲暝鳥先知更羨巖栖侶烟

霞細入詩

其三

積雨開初地澄江送晚暉竹團斜景動燕趁暮

光飛碧落月已上蒼茫人未歸幽居多勝賞欲

共老霏微

寄贈吳三丈漸海遊金陵

元宗

風雨送蘭舟金陵信美遊龍文團帝闕鳳吹

繞神州天外三山落雲間六合浮談經春院靜

試上閼江樓

早春懷丘七丈原山

浙

庚信蕭條甚終憐管幼安清川行自淥皂帽影

相看柳動風前色松留雪後寒早春江郭靜誰

共倚闌干

東巖紀遊

八詠

潘學編

卷四

二

崑遊何所樂海日出扶東谷暗雲初白雞鳴天

已紅星猶臨虎谷珠忽啞鮫宮晞髮殊光上千

崖窈窕中

其二

巖遊何所樂弦月下三更近水低還照歸山氣

尚衡風林寒淅淅虛室白盈盈珍重安期侶微

陽子半萌

其三

岩遊何所樂千吼長風谷靜濤神怒星寒劍

氣雄千崖驅魍魎萬壑走豐隆應有垂天翼溟
南徙大濛

其四

崑遊何所樂觸石見雲根不作陽臺雨長封玉
笈文飛來衣乍濕忽去望如分把玩無由得何
堪舉似君

其五

巖遊何所樂松古臥晴烟幹老根盤石根樛勢
格天憑雲龍欲化帶雨瀑新懸若見徂徠侶風

潘學編

卷四

三

霜各問年

其六

岩遊何所樂長嘯海雲高閩粵元襟帶雲霄識
羽毛猶雞霞外牧禾黍霧中膏尚有風塵夢栖
遲悵未牢

其七

甚愛巖遊樂同遊幸有將高談雄頗蛻玄步蹇
難忘風動瓊瑤帶雲滋辟荔裳夜闌大外語雲
月湛玄堂

時涂荷亭同遊
譚險不任步云

其八

甚愛嚴遊樂君來共此襟飄分雲液白衣帶石
花深不減山陰與真嘶谷口心高山流水意盡
付一囊琴

明日江龍溪携酒抱琴至採石耳爲供故云

寄江良汲林居

樺

遙林晝方永幽思復何如蘿薜雲成幕流泉玉
在除不開三盆徑應盡半牀書木榻今穿未臨
淵莫美魚

別嚴郎

潛學編

卷四

四

郊城東魯近地氣亦中州海色涵樓動雲光戴
嶽浮斑衣娛永日庭禮學初秋傾蓋何年事高
風百代留

贈潘子西遊青原石蓮

蘭船將爽氣遠泛過龍沙鷺影青原白蓮高石
洞華古壇寒聽雨傑閣迴餐霞病翼滄江外真
憐斗漢槎

送王念溪再遊吳會

二首

詩識鍾山路今遊定每過燕磯分月小牛首共

江多鳳聽虛臺賦龍吟子夜歌吳州秋氣動歸
棹問如何

其二

客路此爲別離歌耿復情劒琴衝暑去磯嶼絕
江迎龍虎雲中闕鯨鯢海上聲因君念王懷飛
動忽平生

答贈

作賦慚司馬琴臺只偶過酒醒江日落吟罷野
雲多忍獻東封草能忘白石歌壯心空老大滄

潛學編

卷四

五

海柰渠何

聞月

遙夜天峯月空聞兩度圓霜華零翠竹水色接
高天伏枕何多日幽栖憶往年終宵玄石洞匡
坐對鮮妍

元日立春抱病作

青陸陽回早孤臺病起遲日從春合朔時與願
何違鼎鼎百年業悠悠千載期柳條與蓬鬢冉
冉不勝絲

矮桂

種桂經多歲高枝未出簷繁霜青蓋在微雨翠
華添采采黃金粟盈盈碧海蟾凌風翼難假溥
露自沾沾

賦得高檜呈川師

高檜移栽日根拳氣不降先生親落蔓小僕代
陪缸鸞舞今驚坐虬騰欲決江十年多病色高
枕對蒼蒼

雨中湯令君往西倉發糶是歲饑余斤數

濟學編 本卷四

六

金糴稻入社

零雨隨星駕膏雲霽野田不辭霑皂帽上可答
皇天秀麥回春壠新炊亂晚烟不知垂白叟幾
見漢官年

臘盡別李良卿

本遂

燈火三餘盡迴腸九曲真歲寒終閉戶獨夜只
思親自茹冰霜苦難回泰宇春臨風看別路江
柳會津津

江二丈惠竹數箇助修山樓欄

標

聞道龍溪竹團圞立萬竿喜分青玉節來作碧
闌干映水含秋爽凭雪覺夜寒客來堪盡興爛
醉控青鸞

春望同湯令君

屋山平附郭野望遠成奇並塢桃相照江濱柳
盡絲兵戈殊曩日饑饉况同時賴爾絃歌宰春
和政不遲

臨汝舟中雪

擬峴臺前雪風帆撲每斜深雲看漸樹遠水望

濟學編 本卷四

七

疑沙剡曲王郎棹銀河漢使槎何知同旅鴈栖
泊暮江涯

長安張婺源弟送酒

城闕融初雪皇都坐早昕寒威鐘漏盡曉戒禁
烏聞地遠真懷日天長只望雲所親供臘酒強
醉抱和醺

江行遲厚山兄舟不至

遠客憐同侶知心况不群難招遙浦月空共隔
汀雲歸路青山合行歌白石聞無端笑牛女脉

一河分

答別張七兄

論才當世士之子故空群
鯨室明秋月鯨波湧
夏雲浩歌欣有托握別若爲分
把贈漪蘭在滄江道自存

附斗陽公原韻

萬里同心侶依依似鴈羣
聯聲傲高漢接影驚
歸雲路入江城盡人從古渡分
臨岐千載意眠食幸溫存

潛學編

卷四

八

丘厚山讀書麻姑山見招不克赴

愛汝岩栖靜條然思欲仙
傳經兒畫漏問字客披烟
何日開塵鞅依山乞買泉
神功吾豈敢分贈碧池蓮

王北川攜酒過天峰尋訪

山閣何年別高驂更一停
新梧堪聽鳥舊雨共囊螢
閒榭風清暑歸途樹戴星
故人香積老魂夢幾時醒

寄題桃溪新居爲外舅楊翁

三首

桃許新開閣屏山舊宴家
幾椽真避俗萬樹自團霞
鳴鳥三竿竹停鷗一席沙
漁郎應問路遮莫種靈葩

其二

春燕旋依主秋鴻肅傍沙
先居爲此乍開玄度宅擬種邵平瓜
朋好留三徑孫謀富五車
風塵江海靜隱几足生涯

其三

卜築今何處桃源別有春
丹砂新受訣玄酒故潛學編

卷四

九

稱醇清夢依芳樹狂歌頌大椿
楊雄知有宅不似武陵津

別江朝宗謁選北上乃翁時參軍武昌

源

燕臺秋色裏莫望武昌雲
鄂渚月初上南湖鴈正聞
濟陽書自讀賈傳策稱文
珍重承家意風霜袂此分

包師直六月之師過山寺訊

六月動霓旌林臯眺晚晴
囊螢懷舊館躍馬壯新聲
飛動當年意留連此日情
途君殘照外嶺

嶠暮雲平

懷李北野

析

寄聲譚勺泉

浚

舊識湖邊草今逢醉後歌大風鯨海動細律鳳
笙和琴石眠何處軍都勝許過寄言謝譚子古
雅莫蹉跎

謝吳二丈會海

朝宗

物情從萬變君諾自千金泥土存知己世人誰
此心貂裘霜下盡龍缺斗邊沉寂冥秋江夕悲
歌莽露深

潘學編

太卷四

十

寄表兄張四叅軍

棟

少湖

一水洵如染雙峰峻入雲是宜金馬客清金玉
虛君鴻鴈天邊起鷺鷥日下分朝回應貫酒酬
勸共斜曛

時發源弟方
內召故云

春已云暮缺然出遊劉余二君來登人石
作

江郭雨初定芳郊翠轉勻山光無二妙草色枉
三春人石雲關外仙居峽水濱十年廿一臥猶
愧未閒身

王念溪送酒以忌辰不至招荷亭飲

雲館之初熟風軒薇正芳白衣空命酒清話欲
連牀劇暑迎風歛先秋得月涼知君興不淺零
露候飛觴

初秋夜集別親識

玉律涼初應清宵興未央傳花喧命鼓縱草助
行觴夜燭寒搔斗秋蛩響近牀遠行勿爲念明
發是他鄉

送江山泉赴舉

潘學編

太卷四

士

把握難爲別所心安可論十年燈火共一榻簡
編存秋草已滿地星槎欲問源屈伸吾道在久
息望飛翻

送江生

初秋已爽氣江水澹無烟玉宇中宵迴金波一
鏡懸修鱗元躍海健翮足摩天持氣如空水風
雲只湛然

送包將軍上都騎時吳公守邵武

韃服君何恨堂開主醉翁揮戈旋命酒散帙出

臨戎昭武城邊月樵嵐水上峯何當談劒地旌旆自生風

花狸木几送張七丈

楚楚岷山木裁爲徑尺牀玉肪紋有爛翟羽臚生光移置文昌府居然太乙旁異時登八座爲念久升堂

懷江龍溪兼致聲蕭江夏

不見參軍久音書阻各天別離三歲淺悲喜萬生緣拙宦堪浮白歸山尚草玄絃歌江夏宰佳

濟學編

卷四

主

續任君傳

送鞠二守視篆還署

借寇山城淺星輶忽別途江花晴乍吐水鮒暖方蘇竹馬迎何暮金雞望不孤瘡痍如繫念新令勗鞭蒲

盱還毛先生追送至楊潭

柳外追呼至沙頭白幘逢素心明共照交誼久誰同綠樹澄江夏玄蟬曲岸風翻僧絮澗水日遶滌門東

送張文學應山西聘主省試

乍覺朱明轉隨看紫氣遙文衡重山嶽星使上雲霄夜月縈行旆秋風逐錦輶祝羅覓麟鳳未羨得鷹鵬

拜東廓先生墓

再過青山宅高原空有碑暮雲深宿草斜日下淪漪嶽瀆精靈在雲林訪業遲金針千載秘一語豈勝思

翁戊午別詩有好事金針識者稀之句

旅泊閱年丈舟忽相失答見懷作

文卿純齋

濟學編

卷四

主

別久今何夕沙頭一再逢風烟同浦淑湖海混魚龍初旭輝宣室祥光徧禹封卽看前席召三策幸從容

其二

驛驕曾獨步冀野尚風塵齧雪行何意追風步有神黃金誰問骨白社老相親稍喜青陽動皇都散早春

其三

天畔盈盈水懷人日似年宵長寒淄淄野曠望

綿綿世路行難盡歸山臥卽仙所欣青瑣客投
贈白雲篇

其四

契濶成何事故人終素心不慙葭倚玉猶許李
酬琳渚月縈牕白林颺夾岸深魂消今夜夢汀
莽若爲尋

過鄒謁孟廟

樹古千章在碑殘百代尋岱宗涵海起鄒嶧帶
河深擾擾七雄世皇皇二帝心孟林秋夜靜天

濟寧編

卷四

古

賴想遺音

寄懷涂荷亭時謁選都下

二首

太息涂生老悲歌問尹詹微官亦何物旅食每
長淹髮白衣俱短時清祿未沾誰教詩酒劇陶
阮日厭厭

其二

驚見新篇在翻憐俠氣徂豈緣更窶困稍覺費
支吾帝闕山河壯天門日月紆得閒能命酒
遊戲碧雲無

京邸得程叔庸書喜賦

勳

萬里緘書至深心誰與論歸與吾道在展也我
思存六籍羅終古三才統一源河汾吾豈敢汝
莫負程元

別聶鳳泉

錄

山閣秋逾淨相逢乍輾然那堪津市別又似薊
門天月白欲窺榭風高正灑筵分攜無限思孤
坐對澄鮮

別曾以章

濟寧編

卷四

五

千里辭家意終年鼓篋心病多淹歲月時過費
追尋紫洞摩天碧南沂入地深承家遠業在行
矣慎分陰

初夏宴王四兄田園

二首

徑曲深開洞沙平美可畚卽看臺榭合又見隴
苗初萬卷書能讀千鍾酒不踈若爲湖海思尚
寄輞川居

其二

漁唱元依浦農歌乍起田薦祠耕玉粒入饌膾

銀鮮自識三三徑來披九九篇杯深忘漏永曙
月湛高懸

別余子

一丘常獨臥之子故懷音岸芷綠堪把江籬芳
所心鄱湖秋水落廬阜暮雲深卜宅君其側高
天更一尋

秋日懷傅蘭溪

汝水秋如玉難將過潏川同心勞別夢望遠幾
潏然鸞鳳心誰似絃歌政已傳南樓頻引眺落

鴈暮雲邊

送張七丈遷判眉州

遷客過三峽迢遙信羽翰龍眠秋水定蛇影酒
杯寬好弄峨眉月休歌蜀道難海邦聲績在行
矣勉加餐

贈傅蘭溪最績遷任

蘭陰花滿縣此去况春深露冕行何日隨車舊
有霖風清時閉閣調古只張琴宵旰君親見無

忘

聖主心

傅爲蘭溪時值大旱走山精禱雨蛇表異謝雨隨車地大才銷它境

者不

江行別黃華麓

倦客歸期合通家更風歡千江雲共泛萬里月
同看會涉湖天遠應知宇宙寬過庭如有問歲
晚莫明寒

留曾瑤浦

萬卷崑巒上千峯枕幾中秋江多皓月樹古足
高風八載一爲別孤尊安得同無言君吳訝請
聽荀林鐘

潘學編

卷四

七

其二

幾年聞避地獨往臥中林種樹今何似誅茅日
已深堂荆春有色庭桂晚宜陰耕鑿存吾道方
知素位心

傳侍御巡茶陝右遣訊寄贈

死友吾惟汝平生誼不踈去家真萬里遠道致
雙魚雲錦茶官馬風霜漢使車籌邊應有畧早
晚達宸居

十四夜月

不覺秋行半鬢驚涼露飄兼段天每曉叢桂月
偏饒霧散明河淺星稀玉宇遙尊開休盡醉光
滿待明宵

落第後餉文蓮山酒

聖代忍淪棄二毛行颯然青雲不可問白日空
高懸欲以玉壺酒沽君寶劍篇由來千里志伏
櫪尚翩翩

訊謝蔡泉

憐君念垂白黽勉赴儒官會見翻騰易能無扶

潛學編 卷四

六

侍難城烏迴景集官樹露華溥失路嗟同調開
尊善自寬

旅夜書懷一律呈謝吳二丈

二首

數枉肝腸語真將藥石痊啓函心百折捧牘淚
千行事往從天定愁多覺夜長辛勤門戶意肉
骨詎能忘

其二

行藏依末路中意豈君同驢展堪長駕鵬搏况
御風時清閑有味調苦拙難工布笑虛磨且無

然季主從

送傅金州信吾侍
御之兄

乍委經生槩隨分刺史符 聖朝重良牧西土
待來蘇古驛斜通陝專城勢壓巫駐驄曾令弟
致理佇良圖御史九年視
察馬駐此

別王五丈冲泉檄

肝浦春雲棹燕臺暮雪羈將軍望不極待我楊
常懸去住心如結交親誰實然都門今日別那
更杏花天

潛學編 卷四

七

其二

結束待知己悠悠三十春後時吾敢悔抱玉爾
誰倫京國碧雲散郊原紅雨頻風烟各自保身
在豈長貧

其三

君歸豈不適爛彩上高堂敞閣融風動虛簾晝
日長槐陰添遠色棣萼足輝光更羨西齋楊柳
然靜夜香

其四

八世漫然諾而君良獨過推知讓善

冲襟契聖空心切窮源力未任祇應與朋好且

惜分陰

君在贈言有學問源窮孔文
章古通泰及有與聖真之語

送茶從事告予歸度親壽

認

京闕碧雲暮虛過否死春况當孤客邸又別故
鄉人薄宦亦何物高堂有老親翻然行獻壽此
意共誰論

送吳會海州保寧

三巴風物好五馬副車榮莫以迴輶地猶輕坐

潛學編

木卷四

手

吠聲題輿青鬚在此馭白雲生為踐刀州夢迢
遙壯遠征

送揭丈宰柘城

古邑舊朱襄分符此日光黃河避阡陌黎庶願
耕桑馴雉初迎日行驄定肅霜獨憐垂釣者飄
泊又滄浪

贈何後峯宰寧化

漢代黃丞相 皇朝先宰衡循良光信史接武
況難兄五華秋雲白潭飛水氣清老倪諸姓字

竹馬定歡迎

題菊隱卷為胡太醫賦

陶令東籬日靈均楚澤時落英寒自掇佳色達
誰知羨爾金門隱難將聖世遺二賢千載上霄
漢豈勝思

題靜軒為黃子相尊人賦

開軒臨路水霧樹隱城扉巷喜迴車少門憐問
字稀漆園無蝶夢渭曲有漁磯昨夜春風動牕
虛白鳥飛

潛學編

木卷四

世

後菴高翁姥雙壽詩為高子雲漢賦

頗悟名菴意隕然居後情牽羊行自減夢鹿覺
誰爭饒壠龐眉共稚并鶴髮明是宜子羔子獨
行振家聲

戊寅六月晦日風

蓐收烈初令風伯將天威儵也千厓白翩其萬
木飛力疑搖白日勢欲拔重圍涕墮先丘木盤
根巨十圍

秋日涂近塘翁木攜酒在山樓集

東郭先生履來尋仲蔚廬巷深長掩戶徑曲枉
迴車入坐山園合登樓水鏡虛濛染終日意元
不爲觀魚

其二

載酒君何厚玄亭我不如山光空擁闥草色自
侵除却掃吾生拙釣術疎傳觴勞永日華
月落聽虛

春日涂近塘遊赤岸桃園和韻

杖藜過小徑春色此中偏處處武陵路家家綠

清學編

卷四

廿一

嶺烟丹山明皓髮藍玉酌紅泉未信桃源上相
逢不是仙

朱四丈送酒同近塘飲臨清臺

道

觀山

洲沃花難謝臺孤草自榮春光天地滿斜照水
雲明心賞歸忘晚行歌世豈縈追陪堪日醉吾
自足吾生

其二

幽居僻自愛春秀晚山榮危石當江上孤臺浴
日明時平甘獨笑性拙謝多縈病起逢深釀臨

流況友生

和王念溪病中見懷作

却示維摩病真同醉墮車漆園身外蝶鴻寶枕
中書未忍詩篇廢休教藥餌疎攝心兼省事長
渴復何如

其二

愛日朱明遠疑年綠鬢縈爛衣班正絢豸服製
初成獨覺囊中夢深知病後情裁詩皆肺腑誰
實似同生

清學編

卷四

廿一

留陳一泉先生

源

乍觀疑同夢追年感別深解顏無此日愁病不
如今莫惜千年調應憐十日霖薰風江上滿紆
意撫孤琴

其二

古道相敦琢生平唯有君天峯秋榻雨簫曲暮
天雲白髮青山照高歌皓月聞渴思方有沃底
事欲離羣

宿業會仙巖喜黃宗理

海

至

五首

遠景幽林白長懸
萬壑多開門驚木落依石得
雲和隱几南基老吹笙子晉過太清端咫尺賦
就莫高歌

其二

斗室雙趺榻孤峯萬仞厓
龍湫侵座入鳥道向
雲埋一食分僧供單瓢喜客偕
初冬林笋茁來信是清齋

其三

仙巖幾片玉翠律上青天
簫曲鶯三摩二山培

清學編

卷四

苗

塿石數拳到來身似蛻
坐久日成年莫問岩栖
事吾生別有緣

其四

海日諸天迴雲靈下界深
遙峯時出沒大地已
平沉幻化疑玄壤空華見淨心
何當窮谷上縹緲得同襟

下界參雨雲平漫如鋪紫山中
霽日當空僧呼為上陽天云

其五

西林紛絳氣瑞謁浴斜暉
鯨浪無天動霓裳夾
日飛迷羊嶺將忽去潭燕潭望還歸再見鴻濛

百應知與世違

送黃宗理

敏妙垂髫識蕭條曰髮生空山勞枉訊飛嶠愜
同征不踏重霄路曾知萬象平途君延望意紆
磴共盤縈

下層坪回望會仙崑

誰鑿青蓮室居然碧玉冠石錯注雲液虹磴掛
飛湍白日天門近清宵月殿寒言歸下山徑回
首隔仙鑾

清學編

卷四

莖

登覽天堂砦

此地誰從闢雙鐔夾澗懸千峯盤敞谷萬壑塹
飛泉蜀帝通關日秦王勒石年猶應烽火靜今
况樂堯天

和曾沂南江上卽事

貞志

寒江收宿露遠水澹長空莫弄澄潭影來驚洞
壑龍停雲環堵外太野酒杯中未信濠梁上冷
然獨御風

長至後一日天霽曉出如畫呼沂南起眺

和韻

平郊寒靄積疊巘掃難開萬樹晨光動千山曉
色回殘更初警枕握手共登臺乍去華胥境于
于闐苑來

哭良復

姪孫應陽

不見剛五日悲歌復一生何知詩作祟不復酒
稱兵牧麓蟲書散空梁鳥跡明商飈激林薄總
切夜臺聲

其二

潛學編

不卷四

其

命薄身難達吟豪氣正增二親猶白髮少婦已
孤燈子弟才何濟箕裘業莫憑飄蕭舊人盡寒
日暮雲層

天堂寺舊逼虎蹲巖而廢徙數十步岩端

揖其前華蓋羊稠諸山環抱完密儼然

城闕賦此

石室新開寺天堂舊得名世猶傳米穴吾自愛
震城豁虎雄全伏稠羊臥不驚散花疑上界標

其二

其二

紅水名嶺意不盡天堂衮衮高深谿蹲石虎絕壁
湧金鼇人迹無前境仙靈似夙遭雷鐘莫輕扣
恐使谷神勞

菊

菊厭天南煖年年九日過欲爲霜下隸故向雪
中番落落槎時晚皇皇稟露多臨風獨立非
爲惜嗟蛇

建寧宿李氏東山山房

二首

潛學編

不卷四

其

一徑晚躋攀寒星漾碧灣路投林火入亭隔市
賢閑勞苦如相夢悲懼問別顏深尊思就枕垂
老苦間關

其二

曉白開層嶂林青俯曲湍城居千室滿臺據一
峯寒帶水圍於壁金饒翠欲搏祇應謝安石來
共老嶢岼

弟元薦

瀛

雪中代發社倉粟却寄

近浦寒雲滿遙山暮雪多凌兢勞日盱分貸赴

春和深谷哀猿嘯茅茨凍鳥過開尊遲歸馬欲
聽北風歌

黃宗理假館休養數日不至作此

避館延佳客開囊拂素琴須爲千日醉共豁百
年心酒薄宵更永爐寒雪色深空齋留未得中
夜起長吟

雪中許沅陵過飲

與君共南郭門巷曲相親樓背梅含雪牀頭菊
釀春玉山遙入座瓊樹恍迷津不是辭彭澤能

潘學編

卷四

六

逢五柳身

奉和黎學博午日同鍾先生過天峯道院

見訪不值作

鹿門歸采藥別館閉松牕忽爾香山侶來攀石
室高新蒲迎節酌芳杜戀同袍林暝聆清籟蕭
蕭奏廣騷

早春雷雨大作吾宗文學君見枉答贈

此日真何日元春早見登雲雷初構象風雨途
縱橫豈是天池水能翻渤解鵬江天搔短髮春

事未予憎

其二

一息元千載三才豈異人乾坤予隻眼彥聖爾
前身好惜青陽日同遊遠古春蒿萊渾欲闢門
巷未全貧

其三

岐路諸直久蹉跎愧此生康莊平似水學步蹇
難行莫倚屠龍技能高絕代名鍾期今古思三
疊調同聲

潘學編

卷四

七

人日過吾宗季子答贈

嬾慢便高枕庭空不設羅祗憐吾有侶非作客
相過宇內知音少生平閱士多滄溟許同泛蘭
楫上如何

其二

辟世非吾願商歌敢避人何知同社曲忽爾遘
交新投玉驚危調探環識舊身遙遙懷共本歲
晏更誰親

懷寧王明府在廬山見訪贈別

此山何太幸高駕枉相尋絕壁紆雲細幽林宿
雨深來蘇昨庶意共治聖皇心訪舊能移玉
論交許斷金

其二

江城烟樹外翠律此峯高人夜來風雨排空作
海濤壯心翻百折幽意轉蕭蕭應是蛟龍起雲
雷護寶刀

其三

岩立千尋石崎嶇鳥道斜振衣成晚眺躡屩上

潛學編

卷四

三

青霞有客堪同調行厨遠餉麻夜闌推華戶月
色滿林華

其四

召復君何恨聲名舊不孤湖田諳伏雉吳國識
懸魚入境風先動行春日載舒絃歌知暫爾宣
室席應虛

其五

岩栖淹日久凡案獨韋編頗悟虛爲實粗知物
盡天鸞鳳寧枳棘龍馬正玄淵塵榻留相待相

期廿後年

遊武夷度飛爲蘇古祠幽陰留宿

有序

余甫冠志學則時時從當世先生大人
遊指摩煨煉深矣已念本心之學今
成行卽研測微密不質古昔稱先王將
陸沉於風習莫自覺也吾其敢束書不
觀爲遊談無根哉昔人有言經有五讀
其四獄有五遊其二四十前當讀五經
百子史爲尚友四十後余其爲五獄遊

潛學編

卷四

三

哉今經史粗畢就摹矣欲遠遊而歲月
荏苒力不能從心壬辰秋患俗好讒欲
避地匡廬舟至盱聞學憲行校士南康
乃徑飛爲入武夷宮棲焉成武夷遊有
詩且記吾遠遊自此始

古樹山山合高谿曲曲迴碧光流几席秋爽上
林隈乍入飛爲路欣逢控鶴臺瘦藤綠未淺挂
處卽蓬萊

水口

閩山皆西北起亦皆向南口南陽

洞舟來水際閩海此溪分
洞抱山成玦波搖石
作紋龍工供客爨喬木從
江濱高夢驚湍上前
朴已夕曛

武夷雜詠 十首

天遊登絕巘上有妙高臺
水卷天潢曲山驅碣
石來隱屏雲際落仙掌
日邊回孤嘯今何世清
秋萬壑哀

其二

汎舟經九曲祇見水淙淙
上上天臺望回回壁

潛學編 卷四

世

月彎乍滌星峽去忽傍斗
岬還抱一今成象無
然問大園於天臺觀
九曲水

其三

憑虛試一臨萬壑落峰陰
龍象羣飛動龍龍窟
迴深危冠歛紫玉嵒壁削
青鐔爲問鴻濛字無
心儻有心天臺觀三十六峯
宿臺中三晝夜

其四

接笋開初地接笋峯崖石如笋中
斷忽復接者二故名居然古洞天
鐵絙橫鳥道玉磬發秋烟
忽踏雲霞頂何知象

帝先汪劉今已蛻勝迹到何年接笋岩汪劉初
闢地也汪鄉溪

人劉予里人也借葉家學道板葛登是岩嶺悅
之從崖下側結茅栖焉今題汪麓陽得道處構
精舍峯嶺四望豁然榜隱屏真境嘉靖中二直
指行天下訪仙刻石崖壁標訪二高士汪能詩
無慮佛覺無碑語入神品壁間猿鶴面太極
二五象渺渺欲仙劉號古松專虛靜百應務惟
汪然皆不長年汪踰六十其徒累碑室若穴焚祝
其外祠之稱二祖師云劉張予不能十數歲而
化去已二十年選若古人二蛇穴側有小栖今
援石相沿轉上後百十年梯磴累碑圯壞窮然
石壁有白骨轉上後百十年梯磴累碑圯壞窮然
此人骨肉脫見風日久不腐象有牙於百獸骨
飾器皆能久仙神去蛻存有之然何足異也

其五

潛學編 卷四

世

行經仙掌石回首忽雲中
隱凡遙山繞登臺碧
漢通枯嶮殊秀竹碧水帶丹楓
一榻秋雲上開
腹鼓子雄四宿接笋岩
鼓子峯名

其六

危磴雲關外迢迢上碧霄
窮石藏鵲觀飛棧接
虹橋石上仙桃碧桃在洞門無土條長碧數年
一易柯數年一實云玉蟾所
種雲中玉液饒門前方井
鑲玉液泉不飛滄海錫誰奏絃

山齋宿碧霄洞白
長春得道處

其七

曾厓飛霽雪長灑洞門簷玄女雲留液藍山壁
作簾入池聲細細露草露纖纖山海逢蓬蹠間
從問玉蟾過水簾洞逢蓬蹠客頗能詩出所撰山海藻相似

其八

不徧武夷勝那知此地玄隱屏中自小曲澗抱
長圓萬壑空中現千峰鏡裏懸義圖三十六未
許世儒箋

其九

九曲黃河淺三山古洞多客同雲縹緲骨共石

濟學編 本卷四

古

差我爲惜秋將半誰憐鬢已皤商山人去遠能
續紫芝歌

其十

洞壑何神秀仙靈此奧區雲浮僊掌動月到太
王孤手自攀琪樹清如坐玉壺安能黎水曲汎
汎比舒鳧大王峯

坐仙奕亭忽贛州張守備攜二客微服來

談寧夏事感賦

仙奕亭何地攀蘿忽有人能傳寧夏塞翻共朔

胡親宵旰勞 明主艱虞問相臣久平思倚伏
江海一沾巾

再謁紫陽先生祠

隱屏捫葛下更拜紫陽祠遺像知誰是像與古圖記所
斯文不在茲智仁堂稱德敬義室堪師古木
秋雲外蒼茫獨有思

隱屏洞中有感自笑

久自偕禽慶人猶問葛龔龔冥鴻翰自舉鸚鵡賦
誰攻少豈從書記年今望下春蕪段人宛在露

濟學編 本卷四

世

白渺難從

大王峯

在冲佑觀側相傳魏王子喬隱骨有神貴客來觀有紅光人爭求見

西北魏天遠海山閩粵孤况當七雄代知有子
騫無宴罷昇霄漢嵯頭有髑臚憑誰掩遺骸一
洗世間誣

相送

自抱朱絃古知音悵獨艱高秋忽搖落歸夢滿
關山白髮不盈握丹梯能再攀寒泉將白石相

送其潛潛

過程口謁游定夫先生祠

宋學南閩盛儒賢皆我師行過文肅里又拜薦
山祠立雪緣何事披雲正所思荒碑秋草裏延
望益凄其

秋仲望前三夕宴徐亭同陽坡翁約夫君

錫二彥觀月得雨

此夕月未滿真將後夜看新知逢二妙耆舊許
同歡靈雨灑秋竹水輪隱夜鑿談詩堪秉燭休

潛學編

卷四

其

問夜漫漫

改席得月

改席門何敞高歌興欲闌驚看深霧散忽湧素
娥寒四美良宵合三秋此會難吾衰能復得立
馬且盤桓

過清修寺宿潭上人房

在青林

此地饒栴木千章蔭梵堂留雲凝碧潤礙日吐
幽光老衲開禪室衰年慙夜涼酒醒庭月鐘
定尚聞香

中秋宿江墩望月

擬看中秋月應於九曲舟江墩雲鬱滃旅邸夕
喧湫中夜君平肆翻成庾亮樓瓦盆瀉銀液忍
負一輪秋

再過天堂院

誅茅開此地精舍忽蕭森谷秀看逾俊林幽步
轉深寶泉今能早種竹總成陰仙宰留題地飄
飄塵外心

熊縣主有杜帖蕭然有塵外之
想今以誣論夫官見之惘然

寄吳南嶽公

四首

潛學編

卷四

其

向同歌郢雪誰並古稀齡鳴鳳三朝瑞元龜五
總靈虞庠應憲乞箕範備康寧沆瀣三天酒何
誰問獨醒

其二

長霄占紫氣南極是星分耆舊家三楚風流晉
五君高樓翩舞鶴大澤迴生雲再奏鈞天樂千
秋此地聞

其三

自下昭陽榻頻瞻楚嶠雲飀蜺披著草騷雅見

斯文嶽秀南天色蘭歸大國芬山川何契濶
首又斜矐

其四

山中傳尺素片語定千秋出處關吾道知交向
古求朝恩存老馬衰病有浮鷗短疏成長往來
移漢口舟

潛學編

卷四

其

五言排律

持慈顏圖謁張七公求贊

有客揮毫素慈顏得展春不傳堂北慮祇寫鏡
中身半世康家日勞生鞠子辰鳴鳩觀一德毛
裏惻深仁風雨篝燈共星宵績紡勤傳經知擇
傳養德誨容人牀第留恩妾簪鬟解禮賓先人
蒙記憶沈隱樂清真相德閨門肅箴違管史頻
慈雲真蔭物惠雨每沾貧德疑慈作性心暗道
爲憐夫子文章伯春秋斧袞陳譙談叨後從文
潛學編 卷四 其
史仰前塵念母恩勤厚懷君道義親露毫一披
寫百代感如新

茶花嶼

江閩通一嶺盤複萬重雲水自東西去天從陁
隄分停驂看遠甸踰武上高雲北嶺霾陰霧南
岩晶矐矐坡陀鄉語異道里險夷斷下木欽岑
上飛泉激壑殷山迴風驟變谷轉語遙聞俯察
知條紀踈觀辨坂貢大鈞疑善幻陶鑄得無勤
懔憶先秦代殊方矐矐羣江湖今奧國閩邑亦

人文世以時遷易於地輟員二儀昭法象終
古見氤氲

賦得先春雪上大司成王穉翁壽

玄冥猶肅候星紀已東陽通閏時過曆先春雪
兆祥六花紛壽域三白徧崇岡上瑞占綿邈同
雲接混茫華滋流琤樹協氣溢瓊漿不夜明恒
烟時寒物用康靈臺曉氣色銀海足輝光自頃
冲英合爰生聖世良孟陬貞斗柄紫府挹魁
筐鳳沼元鳴珮磻溪屬釣璜洛閩推道術燕許
潛學編 卷四 四

壽近溪羅先生七十 有序

元錫束髮事近溪先生倏焉四紀顛毛
種種望不親學時矣先生已七十春秋
追往感今賦五言排律一首爲先生壽
風規禱頌語無不竭糞土之賜不能爲

纖好色澤語固其性也先生讀之豈以
爲更斌媚乎

日永逢堯世年深惜禹陰望洋波浩淼瞻岱氣
蕭森念昔勝衣會欣逢結珮心摶蘿窺佛影佳
杖屬泉音自爾三生慶如逢十日霖淑蘭真必
烈薑桂幾調斟習習祥風靄熙熙愛日臨每紆
千里策時拂一絃琴可散蓬萊月燈然廣慧林
睽然回後武展也失前禽不謂韶華隔鬢然鬢
髮侵造車空自苦合轍竟難謀地湧金蓮辦天

潛學編 卷四 四

橫碧漢參陰陽疑晝夜風雨躍蹄泠耳駭雞三
足魂搖十日侵人終迷結習道豈限高深黃髮
齡彌峻朱明候轉沉教弘催二乘輜重橐千金
壽燕艱趨走窮廬久滯淫姑山香複洞肝樹沃
膏淋紫氣扶雙馭青牛度九峯花能回故萼鳥
自念初林尼父心從矩姬公髮盡簪無然空煦
煦展也畏欽欽一簣功非眇千秋鑑在今叩祈
無盡意敢寄越聲音
潛學編卷四終

五言絕句

移居極樂院漫興

十一首學北雍作

灼灼安石榴移齋爲相求何當風倒折新檜獨
修修

嚶嚶林間鳥好聲野相和下簾清晝思兀坐爲
離多

魂夢羽翼夜夜萬里歸堂前萱草花綽約生
陽暉

日夕望帛書春鴻適何晚子海夏水深荷心日
清學編 卷四 聖

舒卷

車輪轟如雷南轅卽廣路願作輪上泥不隨秋
草暮

間步白楊下長跪人不知爲憐雙慈雅咿嚶來
喬枝

肅肅清廟陰日永不可極摩挲石鼓文千載炳

前迹

西泠起晨鍾疎雨滴如澆已聞堂傳呼散班歸
六館

試士總街枚竟日寂不譁儼然兩宗師危坐抵
日斜

風起塵不颺山明月如沐好似江南天黃梅雨
初熟

綠槐陰森森菽芣五經館草深明道堂斜暉上
高榜

京旋途中雜興 二十二首

驅車萬里道匡坐尺五榻輾轉過都市與儂不
相涉

清學編 卷四 聖

蟬聲雜和鸞噦噦高柳陰薰風泠然來如聆五
絃琴

麻黍如人長離離立道側顚顚田父心望望歸
雲白

三庚蘊隆暑一雨涼若秋夕風翼行較颯颯壁
月流

赤日下西崦雲雷喧東郊相薄不相射神功安
可膠

激雲作怒雷中駕蟬螭梁一息森萬狀偉哉安

可量

九河迹已堙漕河登其墟河水東南徙嗚呼民其魚

河水走平土郡邑何偏側君莫問河防河防無上策

肅肅青衿子鏘鏘被路衢展也我思存歸哉秣我駒

世路固多岐岐中又有岐岐岐各有適泣也爾何爲

潛學編

卷四

四

明星駕晨門華月聆宵鍾豈云行驅車泠然御長風

黃雀檜麻黍麻黍潏如雲鴻鵠胡爲者萬里空離群

引泉昭陽湖築堤揚其沙湖水清且漣漕舟寂無譁

方丘大饗時京邑雨如膏如何徐沛間泥潦翻巨濤

徐沛雨苦淫廬宿日何烈信矣行路難荒哉古

車轍

平疇生蓬蒿田父掩袂泣滿地黃金花不成白玉粒

沃野亦良苗乃無疆與畔人功自不力何以御水旱

火雲如立車班班列前吸安得往駕之長空信舒卷

驅車學御心冥冥忘昏晚忽憶農家言大暑稻可飯

潛學編

卷四

四

驚羣白於玉澹蕩我不如上有青楓林下有清流居

客行信已勞客路殊不惡千山色如黛飛翠流衣屨

北涉憚朔門南旋倦江湖遙遙尼父心浮海思乘桴

田園雜興

十首

出門見梅樹英英被江津如何霜雪裏忽滿十分春

南山有佳氣可望不可原
遠樹與歸雲香然何

處村

捷石作水坊
寒竹密相織
年年春漲高
上岸百

餘尺

堦下種決明
時時看生否
人言黃金花
能開花
上霧

亭亭山上松
種時君莫睨
肯信參天長
乃在徑
寸裏

黃蘗苦多刺
中實有苦心
滿園遮莫插
爲得靜

潘學編

卷四

四

中林

薔薇正開時
園亭爛如綺
稱心忽有言
幽林安
用爾

菖蒲出水時
識早皆爲藥
但莫誤投人
非干草

根惡

祇林稱薔薇
人喚玉樓春
君自生分別
林中儂

自真

家住古黎灘
黎水清濺濺
日夕川上行
不知春
草徧

別友

曾有鷗盟在
難看鷁舫開
不堪巖嶺月
冉冉過
江來

懷王秦關

半生剛一見
忽忽見無期
爲復長相憶
何如未
見時

江魚不入河
塞鴈不歸秦
空有相思夢
何堪贈
故人

白雲萬里來
莫向秦嶺去
欲寫空飛音
寄與藍

潘學編

卷四

四

橋樹

出京

盧溝橋畔水
忽忽柳條春
無人相折贈
嫋嫋獨
含顰

楊源夜失舟
假宿上洋野店

今雨眠何處
孤村醉不迷
府門雲樹外
露宿上
洋西

全景樓十二詠爲王北川賦

有序

樓初名則仙稚翁以爲有山水有橋梁

有城郭有洲渚有村落有林中啼鳥有
遠浦歸舟有漁唱有樵歌有西山返照
有東嶺朝陽稱全景云

屏山削方玉靜對如嚴賓淡蕩萬古色時時挹
清真

帶水淨於練白石爛可數湫流我有心相期在
終古

虹橋枕長波如聞仙者言橋底濯寒玉濯已橋
上眠

潛學編 卷四

南八

山城雉如鵠亭亭立樓側大隱此可棲深妍靜

者宅

兼葭水中坻鳬鷺日來往東書時一觀靜女沙

頭浣

附郭蛤湖洲聚廬自成社年年春雨深拜約桑

麻下時司成公方
行黎川約

間關飛來禽終日鳴花陰平生求友意開徑爲

誰深

賈客來何處萍蹤難定言風波千里事懋息郭

西門

江動虛涵閣天空月漾沙漁歌杳何許極浦泛
星槎

辛苦新標意千山薄暮雲一聲江樹外嘹唳若
爲群

夕氣已通津蒼蒼出墟郭斜暉擁波光突兀上
樓閣

東巖膳初白主人已危冠娟娟纖月在湛湛露
華寒

潛學編 卷四

兜

題畫 七首

絕構青霞上林深不記年春風來昨夜總樹覺

蒼然

青壁千尋上飛泉十丈秋團樂修竹裏人凭最

高樓

風急雨忽下山寒雲驟飛短策將艇去前赴釣

魚磯

茂林依翠壁湖水帶高秋誰子滄江上蕭蕭白

板舟

忽見雙白鷺書罷欲籠去碧草生墨池真之草
深處

芙蓉落水曲點點丹霞鮮何當迎長風駕我青
蓮船

離下黃金花化作丹霞色昨夜過瀟湘道逢羽
衣客

紅菊

雪中訪覺上人遇

霧合山疑海峰高雪盡雲雲中真有洞洞裏不
逢君

潛學編 卷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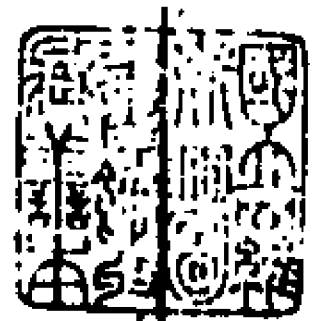
贈僧結長期

折蘆人面壁飛錫地開場粒粟藏真界天花雨
品香

返聞聞不斷枯坐坐成灰妙嶺天常濶雲門瀑
自雷

題夢龍菴

萬劫燈無量千祇夢本空石獅真伏虎底事更
看龍



潛學編卷五目

辰集

七言律詩

諸邊四首

首夏招黃廣濟翁遊天峯

得朱明府書寄懷

重陽後五日

冬至壽馮翁

雨中遲聶崇野

壽竹峯江丈人七十

潛學編 卷五目

送嚴生省覲剡城

庚申元旦立春和湯明府

病中有懷呈陳廣文

落梅疊前韻呈湯明府

附湯公和韻

病起步小園感園桃開落

附湯公和韻

疊前韻酬湯明府

懷涂荷亭

答王子仁問病

贈涂丈鶴舟

送王仲子扶守備將軍視歸饒州

讀張七丈挽王帥詩

寄張七丈

贈包護軍

題王將軍祠三首

送劉少尹入覲

卜行附湯公和韻

壬戌人日東平道中懷涂荷亭

沛上逢王山人

清學編 卷五

汶城南遇雪

重過小孤

江上夜值風徑度懷小姑作

和張七兄舟次感懷

別江四叅軍之桂林

題李文新居

早春宴王公子池亭

壽陳翁八十

贈包護軍入閩

寄廖慎齋師

酬王大司成初秋閣望見懷作附釋翁原

壽塾師黃雲屋先生七十

賀楊大舅新居成

夏日重宴北田學舍呈釋翁

贈莊二尹部運留都

夏夜宴楊氏池亭

昔遊

宿從姑答斗陽兄訊附斗陽原倡

清學編 卷五

秋夜宿雙玉樓答羅近翁訊附近溪原韻

同近翁登從姑嶺答莫歸見懷作附近翁和韻

酬鄭立所

愚齋兄約會龍沙况郭翁吏部來赴答贈

別李郭凡用韻附郭凡原韻

傳信吾枉就山中贈別

司寇大夫吳竺翁年伯壽和釋翁韻

送鄧學博之化州

送張侍御弟應召還朝

奉酬穉翁夏日訪潛谷仙居作韻附穉翁原

和峽中晚釣附穉翁原倡

秋夕餞舊遊赴舉

送縣侯入觀

雪中表兄張四參軍送酒京邸

廬州驛樓晚眺

壽涂前溪

寄鄭武平

壽碧崖毛翁八十三首

潘學編 卷五 四

庚申秋鶴舟丈人繫官北上

暑中聞吳文學計

答王北川登樓見憶

暑中諸友集仙居講業值雨

留一翁外舅

望吳樓爲合肥王氏賦

送王北川上金陵

秋日穉翁枉山樓集步韻附穉翁原倡

送李明府入觀

雨中東吳會海兄

題沈府尊去思卷

秋日集朱氏水亭

稚翁在天峯集月夜登絕頂有作和答附稚翁原倡

答羅石溪

西鄰

懷涂近塘

潘孝子卷

潘學編 卷五 五

秋日羅石溪過訪天峰

諗安仁楊賢治俗病

贈朱四丈

壽近溪先生

題小瀛洲次稚翁韻

夏日飲二鄒兄池上

五月十三日稚翁招小瀛洲舟泛二首

悼俗兒有片

聞張七丈自眉州量移蒼溪

長至大水復心弟問門前洲起未用韻報

季夏小瀛洲再泛疊前韻

贈江府推之延平任無致懷廖慎齋師

送李可山宰泰寧

江上望小孤

秋日訪近塘翁不遇見懷有作和答

和近塘早冬有感見懷作

題酒慶樓獻稚翁

良復姪訊春遊詩作

清江雜錄

卷五

下

屋山嶺逢涂近塘

數日新漲如海

王念溪良復姪對雨見懷却寄

懷丘泉州

會仙巖讀書感興

感贈涂仁軒

和王大司成三首

附原倡

壽江竹翁九十

早春懷張屯部

同江司理餞聶賢良

畿府江兵曹七十

朱觀山徙宅

贈周大貢春官

棘樊

索居

羅樵南自金陵遊歸

花朝教諭兄拉遊赤岸園

至日讀易廩山

清江雜錄

卷五

七

送劉學博擢教漢州

題陳侍御雙瑞卷

和涂鄧二丈遊赤岸園之作

上仙山先隴

何黃程吳四君以郡守許公命召集不赴

贈別

秋日借鳳泉靈谷山謝客勒枉訊賦答

厚山丈爲尊公建天申坊

旅泊瑞洪阻風

小圃醉芙蓉

黎文學過家上汀洲作三首

王職方過訪

送王職方之留都

送丘厚翁任滇南二首

別程鼎卿

別王允用

別聶賢良北上

呂令公拉遊小瀛洲

潛學編 卷五

答章斗津賦別

七言排律

寄題張二表兄新居

七言絕句

瑞昌王孫杏花樓

待月

山樓對雨懷念溪

春日過念溪別墅

麻姑七詠

丹霞嶺看霞生

憩丹霞聞漸海秀屏至洞天

桃花書屋三詠爲劉知州賦

別朱易菴三首

三五先生送別書岡頂三首

舟中聞鴈

送客

送涂郎

挾策金門卷爲王貢士題

潛學編 卷五

送梁學博遷永嘉二首

得王宗甫詩二首

陪湯令君三首

瀛南湖雪

江女吟

競渡吟

午日竹枝詞五首同張七兄賦

懷江龍溪

得龍老遺布

見月

別謝蔡泉二首

答贈傅陳二兄三首

附原韻

筠州諸兄訂明秋集龍沙賦此

別陳張廖三兄

附陳旗峯詩

別聶平岡二首

別吳明卿使君四首

附原韻

調包將軍用來韻

秋日過朱氏柳臺候荷亭丈不至

清學編

卷五

十

寄題朱松崑書屋

贈彭雪蓬

三五先生約舟送成岡四首

附三五公別詩四首

書岡舟泊聞鴈

送楊朝聘湖州省觀

九江道中見螢有懷

春日遊王氏園四首

飲李園

夏日再過李亭

答曾沂南攜子枉就

附原詩

送沂南出遊

招王北川泛月不至

同諸生遊赤岸園六首

觀瀾亭四首為稚翁賦

題方壺卷二首贈莆田林公子

乾山風木圖

河上送客還江南

題喜雨冊為劉令君賦

清學編

卷五

十一

寄懷閻士人二首

首春遊赤岸桃園六首

附涂近塘和詩

近塘翁過賞薔薇

宿叢會仙巖

贈了空上人

題苦節編二首

送黃少府入覲二首

悼逝五首

訊阜平傅陳翁二首

過桃園追念涂近塘

謝李君南豐來手書

題貞烈卷

王念溪見訪天峯

送章令公至百順

早春從北川乞柳栽

夏日王念溪携酒枉天峯訊

晨起醉芙蓉乍開皎如玉色折贈鄧瑩初

春日江太學携酒赤岸桃園過小堂集三

潛學編

卷五

三

首

遊武夷九曲擬權歌作

戲題大王峯

潛學編卷五目終

潛學編卷五

辰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樵李項元濂閱

七言律詩

諸邊

六飛一駕北庭空况復三犁淨遠戎誰綰漢符

行塞上翻令胡騎獵雲中甘泉紫氣通烽火大

潛學編

卷五

十

漠黃沙接合宮莫是廟堂多風議諸邊首尾

少成功

其二

西北金湯萬里邊薊門榆鎮勢衝連大寧此日

還荒服東勝何年輒內遷古冀北垂今日月居

庸南度可烽烟侍臣欲疏籌戎議好覆輿圖

二祖前

其三

府搜河有奏書翩翩橫海氣誰如蒼蠅白壁

功成譴盧矢彤弓事總虛九曲層冰非萬里三

城荒礫有遺墟尚書莫賦華亭鶴譜入邊笳過

塞廬時兵尚書賦病鶴詩有云雲漢無歸路風塵落宿緣羽毛何足惜最愛頂丹鮮

其四

羯胡跳浪莫深悲 聖代今逢虜運衰州郡兵

恬鳴析夜河淮漕苦及瓜期島夷歲構潢池動

山礧風連海汛吹玉燭金甌千載會祀人揮涕

幾低垂

首夏招黃廣濟翁遊天峰

潘學編

本卷五

二

絳桃曾約探芬菲翠竹今看長十圍一井峰前

芳樹合九龍潭上宿雲歸閑谿藉草林光淨香

積清齋菜甲肥肯許高軒過小徑卽陪童冠理

春衣

得朱明府書寄懷

得之近蕭陽明先生門人

聞君移縣古桐廬驛使天涯尚素書釣瀨却驚

千里外魚緘況是四年餘燈前沐雨披心日壇

上吟風識面初兩地相思秋色裏何堪落月賦

離居

重陽後五日招嚴賢良山樓集

泰

省吾

菊花籬畔晚猶黃竹葉尊前熟更香佳客新歸

天極北韶光已度歲重陽樓臺後夜當筵月江

郭高秋落木霜應有龍山前日興不妨歌帽切

雲傍

冬日壽馮翁

主人卜築水南洲垂老何妨臥一丘負郭桑麻

雲百畝經霜橘柚歲千頭早輪租調供官賦晚

課詩書爲子謀更美汀沙飛白鴈杖鳩冠鷗看

潘學編

本卷五

三

清流

雨中遲聶崇野丈

廷璧

今憲副

征衣尚濕建溪雲邂逅逢君甚感君墨綬吏誰

青眼客黃冠人或素心群雪花入酒春俱淡梅

意緘寒臘乍曛獨有綈袍心耿在石潭烟水欲

平分

竹峰江丈人七十壽詩

從吾父

海門山北春欲暮安濟橋西野色多柳絮滿城

雲已暖藥苗生砌雨初過心閒避客亭陰臥耳

熱呼兒酒後歌最美百年行樂地竹峰千頃綠如何

送嚴生省覲鄒城

方嶽黃唐首岱宗湯湯東海表王封孔壇化雨常霑檜秦事浮雲尚在松已喜而翁官海岱欲從吾子訪龜蒙各天留滯空憐汝吊古行歌萬里蹤

庚申歲元日立春和湯懷南令君

建衡宜興人

元春正歲同元日四序三辰協史占斗柄乍依

潛學編 卷五

四

青道轉日華隨解朔水嚴明堂迎筴諸神會農正行田百卉纖況是漢宮總循吏惠風早晚遍窮簷

病中有感呈陳廣文

春回病起雪猶存野日荒荒宿霧渾涉世稍深知味薄酬心空許竟難論川開青鏡搖蓬鬢樹散紅綃照客魂苦憶廣文官舍近疎梅淡月自黃昏

落梅疊前韻呈湯令君

春臺霽雪照瑤軒夜塢東風謝小園地徧英瑤心總折界空香色味誰論藐姑自蛻仙人骨玄圃能招玉女魂信有陽春飛白雪誰家橫笛弄黃昏

附湯懷南公和韻詩

湖海元龍豪氣存年來抱病似文園落梅佳句傳新詠古雅何人共細論羽士步虛聞奏笛玉人尸解賦招魂廣平鐵石肝腸在猶惜幽姿生月昏

潛學編 卷五

五

病起步小園感園桃開落竟是日諸生來

卒業山房

小桃溪畔昨含暄紅雨朝來訝許渾生事匡牀虛日月春容青野識乾坤授經老大還隨俗別業高原合閉門川谷種桐今萬樹定棲何日石牛村

附湯令君和

雙爾山房隔世紛春溪過雨水流渾物華往往日成趣塵鞅荒荒未息奔却笑簿書無長日即

看桃李已盈門投簪擬欲尋幽伴種竹栽松
上村

酬湯令君

春風吹柳柳絲紛春霧蒙江江氣渾問字客過
人尚病雨花僧去夢時奔雲開屏闥山回席更
散衙齋水到門大隱君今彭澤宰賦詩何美白
雲村

懷涂荷亭

空齋翠栢積高寒黯黯風雲氣不殘南浦相思

潘學編

卷五

木

春獨立東田卜築俗相看門無好事人供酒老
有家兒業未完我亦窮愁却憐汝白頭舟楫慎
風湍

答王子仁問病

病久懷孤不可居東溟渤海問何如十洲蓬島
遙何處一徑蒿萊迴不舒曾賦遠遊思健翮欲
橫大漠覽方輿三春臥病形骸在空撫莊騷幾
卷書

贈涂鶴舟丈

琮

放鶴湖天憶舊遊凌波雀跡共誰謀三山風雨
嚴更夜五嶺蠻烟鼓劒秋豈是晨門堪白首元
知關尹識青牛縞衣京洛黃塵滿河上仙翁擬
一丘

送王仲子扶守備將軍觀歸饒州

難兄戰灑黎川血令弟行招楚澤魂沙上鵲鴒
衝雨急天邊獵虎哭星淪悲笳高傍秋聲發丹
旄遙連野日昏秋水江湖慎波浪承家報國在
王孫

潘學編

卷五

七

讀張七丈挽王帥詩

搖落秋聲響暮林新詩纔讀涕盈襟姑山風雨
橫天起香水波濤匝地深掛劒已傳千古淚焚
圖真慰九原心異時張仲如經國江漢車攻大
雅音張故與王將軍善張載有東坡公所題此
雅音風勁草圖王請之不得後王死難張作詩
哭之甚哀又焚圖為贈云

寄張七丈

十年孤迹屢差池有夢難憑寄所知江草自青
水已暮漪蘭空秀采何遲時來八極看長馭別

後三生慨坐馳斜景高樓傷獨凭丹楓皓月
勝思

贈包護軍

班生少小真投筆終子時來得請纓閩嶠連天
風尚鬱島氛絕地氣初勅擁旌聞爾雲隨蓋仗
劒憑將海洗兵束髮壯心今老大月高江觀聽
吹笙

題王將軍祠

重雲疋馬黎灘水返景朱衣石峽湖此日精靈

潛學編

卷五

八

還走敵當年論議慨非夫艱危一劒千秋白坎
珂孤衷百段紆閩海風塵誰定息南天佇立迴
愁余

其二

新祠突兀倚山阿千載龍湖土薜蘿人世盡憐
金斗大天風高傍夜臺多路翻黃葉秋疑戶廟
俯澄江水不波他日總戎東出峽停輜立馬試
經過

其三

三年同地昧平生掩袂西風幾愴情多難生前
惟雪涕論功身後竟浮名龍蛇陣逐江烟散牛
斗光留劒氣明欲起九原挹蕭爽滿天涼露月
盈盈

送劉少尹入覲

二載衙齋倚碧峰兩都風景逐行蹤將漕乍課
南臺最王會行參北闕鐘曉陞鸞鸞高雪霽天
曹鴻鴈瑞雲重漢朝知擢蒲鞭吏會向長安馬
上逢

潛學編

卷五

九

卜行

六年長臥更驚秋中夜狂呼攬弊裘十里青山
身欲老四方赤羽恨難酬劬書爲復便兒讀輸
策還應爲國謀欲向城南訪嚴卜百錢今已下
簾否

附湯令君和韻

國士丁年報主秋風雲莫漫戀菟裘振衣願過
壯遊去仗劒行看知已酬赫奕人文元自信尋
常龜策爲誰謀明春上國觀光後還念疎狂俗

更否

壬戌人日東平道中懷涂荷亭辛酉是日

於東田看鶴

春日年來酒伴多尋春載酒日從過東平忽見
山光動故國當如草色何馬首凍雲橫萬里雞
鳴曙色動山河懷歸不盡天涯夢只在東田看
鶴坡

沛上逢王山人

沛縣城南歲正除偶逢湖海客蕭疎河淮水合

潛學編

卷五

十

談今事芒碭山高指故墟擊筑定酣燕市酒浮
槎幾釣剡溪魚聖朝羅網寬於海且盡椒花
酒莫虛

汶城南遇雪

長途病色侵寒色旅邸逢人卽故人馬上雞聲
辭沛水風前鴈影問邾津北車慣轢堅冰渡南
各初嘗積雪春苦憶高堂今日淚天涯椒栢共
親

重過小孤

何年神女大江椒雙挽銀河避鵲橋彭蠡雲光
依浦住湓城月色共波搖思登絕壁題天柱每
掛高帆上暮潮忽憶十年曾旅泊涼颼寒火夜
條條

江上夜值風徑度懷小孤作

玉女亭亭上遠空暮帆凝睇羽人宮霞標忽向
雲中過瓊島虛疑雨後通鼉穴水蒸波浪濶鯨
房霧擁翠華重扶搖一夜成飛度始信蓬瀛解
御風

潛學編

卷五

十一

和張七兄舟次感懷作

川水已發夏向中江雨初斷雲裁裁茂高林深翳
漁櫓綠返影斜連賈舶紅短褐湖山甘浪迹虛
舟天地信飄蓬停橈日暮陽瀾水未信匡廬夜
半風過小孤夜值風渡湖

別江四參軍之桂林

撰

吳泉

薊水朔雪逐征驍桂水秋風送別船擊筑行歌
燕市月長纓孤嘯粵門天梯航琛賁宗周日邊
微輪蹄大漢年明聖出來慎封守參軍南去莫

徒然

題李丈新居

學士新堂鳳石邊
江舊宅亦先賢
兩姑返照青能動
大阜朝光紫下懸
架閣藏書真萬軸
前廳容馬幾回旋
知君宦達家聲在
不作樓臺擬木天

早春宴王公子池亭

春晦

江城曙色動僊池
柳檻名花靜欲披
丹藥懷春紅待雨
天桃經雪絳含枝
卽看賀燕喧堂構
乍

潛學編

卷五

十三

有游鱗趁暖漪
公子憐春真不俗
賞春祇賞早春時

陳翁八十壽詩

華山高臥白雲隈
黃髮今來又爾孫
市廛烟霞迴枕席
江湖魚稻自饔飧
快心事省常憑几
識面人稀每杜門
更美孔璋名欲動
會看洪澤發深源

贈包護軍入閩

鼎臣

來列帥不如君
武庫詞壇兩擅群
拂袖霜鐔

寒射斗揮毫雪賦思凌雲
天邊貔虎今何似
海
上鯨鯢不可聞
昭代晉公今仗鉞
前籌好爲策奇勛

寄廖慎齋師

甚慚少日負深知
渺矣冥鴻見未期
燈火冰霜空歲晏
門墻桃李尚春遲
不辭原憲貧懸甕
苦憶申公老下帷
十載一緘裁奉訊
黎山劒水豈勝思

酬王大司成初秋閣望見懷作

時商業天

潛學編

卷五

十三

一經長負碧山清
十載巖居思未平
貝葉堂開空月上
桂香臺古况秋生
山中北斗懸高閣
竹下匡牀困短檠
羅逕華門人共棄
晚蘭猶許擷遺英

附王稚翁先生原韻

秋風初動玉峰清
天外森森萬木平
虛閣捲簾輕雨度
長空對月白雲生
靜懷羅逕分山屐
遠憶松牕續夜檠
何日攜琴聽皓鶴
共君細擷紫蘭英

壽塾師黃雲屋先生七十

童髻就館及丁年誰信霜手便颯然眼底駿駒
曾步武篋中魚蠹是殘編病餘風雨歸詩草老

去參苓湧醴泉自怪侯芭真懶慢玄文罷閣日

高眠余嘗時初學聲偶頗見奇出一聯云步武
有人當道可翻桓典馬余應聲曰情陰在

我及辰須
著祖生鞭

賀楊大舅新居成

陽回冰雪湛虛無佳氣新堂動彩符雙溪

堪躍鯉臺森古木合巢烏家聲清白傳非忝架

潛學編卷五 古

閣丹鉛望不孤見說庭除饒隙地春來剛好植

龍雛

夏日重宴北田學舍呈稚翁

出郊大埜迴涵虛背郭樓臺靜有餘落照迴光

依錦席殘春留色秀平舍舊穿薜荔深深合新

種蹊桃宛宛舒愧倚仙舟頻學釣祇臨淵渺羨

遊魚

贈莊二尹部運留都

巨艦遙遙又帝都連翩白粲下龍湖輸將漢吏

今稱最撫字唐賢世所無百里間閭後活鮒二
年京國久飛鳬物稠民耗君親見急待旋輿展
壯圖

夏夜宴楊氏池亭

桃溪桃熟午陰陰况復宵筵水竹林清瀑落堦

寒滴滴明星當戶漏沉沉部喧鼓吹知池煖水

湧水輪覺坐深不爲迎秋篋統扇滿天涼賴自

蕭森

昔遊

潛學編卷五 古

鄱湖危浪昔曾經廬阜雲蒸雨氣冥山影有無

天浴鏡濤神飛動地飄萍雙橋風展圖南翼一

舵宵驅不夜城伏枕鬱孤山四塞乘桴誰遣寄

平生

宿從姑答斗陽兄訊

姑石岩堯一水頭欲依清嘯破孤愁滿江涼雨

滄浪暮萬井高梧碧玉秋蘭菊有懷期洞府兼

葭何意隔芳洲青鸞白鶴時延佇忽枉瑤華思

更悠

附張斗陽公原韻

誰采孤英自挿頭短筇高嘯送新愁風雲不放
魚龍冷燈火偏宜鴈鴛秋幽意久懸黃鳥谷江
容纔上白蘋洲不堪相見還相隔欲奏清商思
轉悠

秋夜宿雙玉樓答近翁訊

樓高雙玉碧雲頭上引清都蕩却愁落日石林
生爽氣青天江郭帶高秋薨櫺已遠人間世島
嶼虛疑海上洲回首十年空夢覺望洋東面轉
潘學編 卷五 末

悠悠

附羅近溪先生詩

憐君高臥玉樓頭孤夢相牽入夜愁劒引星芒
分月霽帳涵風味與天秋助筆早卜麒麟閣雅
調無論鸚鵡洲擬共層臺干氣象日峰簫曲望
中悠

同近翁登從姑嶺答其歸見懷作

層壁垂簾欲下懸天橋飛屨上翩翩危厓俯瞰
疑無地東峽中窺忽有天鹿苑幽雲化始現象

堂鐘梵侶同玄不堪日暮嚴城隔山月淙淙下
碧泉

附近翁原韻

虛楊山樓共下懸樓前鸞鶴向人翩雲光掩映
雙江水霞彩玲瓏十洞天望入夕陽秋更野語
深塵利意俱玄蓬壺他日延清爽應憶巖頭聽
玉泉

酬鄭立所用前韻

美人家住鳳岡頭叢石當軒翠黛愁霞散巖光
潘學編 卷五 末

江閣曉雨滋樹碧洞門秋深慚避地棲愚谷不
分幽居接閩洲空谷行歌知爾暫佩魚冠鵠望
方悠

愚齋兄約會龍沙况郭翁吏部來赴答贈

匡廬秋爽接洪都紫氣西來霽色符仙鶴雲中
遙自舉冥鴻天外影相呼夷門趲赴侯生駕小
乘來過叔夜鑪蓼渚龍沙明月滿疑從鮫室挾
珠

別李郭凡用韻

天峰下榻空延日石峽停橈亦暫時江上沙明
秋色遠山中木落暮光宜論文宇內知心少結
友生平識面遲去棹杳然歸路賔桂尊蘭艇爲
誰移

附李郭凡原韻

爲戀風流移席處特邀月色過溪時洲前杜若
秋逾淨水上芙蓉晚故宜燭影搖林青閃閃簷
花近酒意遲遲非緣投轄留連久自愛論文情
解携

潛學編

卷五

六

傳信吾在就山中贈別

長蘆放舸春風裏日岫留居暮雪時四海交遊
誰骨肉百年道業獨心期山中桂樹團團淨江
上梅花黯黯垂特贈所親君莫棄索居歲晏不
勝悲

司寇大夫吳竺翁年伯壽詩和稚翁韻

江城曙雪散春光壽域天開九萬疆霄路冥鴻
身尚健漢宮雞舌夢俱忘繞軒栗栗琅玕淨當
戶層層玉笋長栢葉椒花擬登頌鳳山雲樹隔

深蒼

送鄧學博之化州

新水溶溶滿棹春水邊桃李遠將入天涯薄宦
仍傳業海畔登樓莫愴神六藝元供枚叟老諸
生自愛白公醇高凉山色應無恙綠酒行歌且
入脣

送張侍御弟應召還朝

先皇恩詔重霄下萬國遺臣掩袂看龍去鼎湖
天路迴春回閭闔露華溥都人解避青驄轡漢
潛學編

卷五

九

史仍裁白豸冠未美埋輪家法在好懸肝膽五
雲端

奉酬稚翁夏日訪潛谷仙居作

雲帆忽在沙頭棹星履來登江上臺瑞靄自浮
蘭槳動野芳如迂綺筵開湖山萬古風烟色松
檜千章棟榦材此日追歡真已泰更酬大雅若
爲裁

附稚翁先生元倡

爲訪高齋移釣艇幾經曲水見丹臺董帷遙共

玄關入阮屐危攀錦石開潭壁靜盤龍虎氣
林長護棟梁材沙頭月色分歸槩咫尺相望思
莫裁

和峽中晚釣

古壇高閣散明霞改席邊潭坐晚沙層壁日曛
留倒景芳林春去尚幽花垂綸幸奉磻溪釣貫
月俄登斗漢槎搖曳劃然烟水外翻臨飛鏡惜
年華

附峽中晚釣原韻

潘學編

卷五

丰

峽外千峰冠夕霞峽中移席釣鷗沙歸舟萬里
孤帆影懸石千尋四月花烟裊絕厓褰繡縠月
橫高樹漾靈槎持觴不盡磯頭興莫遣流魚失
露華

秋夕餞舊遊赴舉

暮凭高樓盡此觥龍沙天末是洪城脫鞬鵬鶚
橫秋上出匣風雷入夜生天霽星臨湖水動月
明入向鏡光行十年此路生深省的的雙亭漾
玉清

省團在洪城東湖上有蘇徐亭在焉余往就試時月色如畫二亭宛在水中央

有謂同志曰不惜逢
就第二君笑人耳

送縣侯入覲

玉堦仙仗日華新影入千官美遠臣手握銀章
臨百里身依彤陛望三辰晴雲路轉清淮曙霽
雪行銷御路塵黎水風烟重回首碧桃花下不
勝春

雪中表兄張四參軍送酒京邸

棟少湖

都門載酒春偏雪蕭寺停驂暮定鐘青眼天涯
君骨肉黃塵京國我飄蓬繫官禁衛心終遠投

潘學編

卷五

廿

牒明時力向傭稍喜故園歸不惡披雲掃石自
西峰

廬州驛樓晚眺

碧樹丹霞晚弄鮮廬江山色秀歸然持杯野水
啣殘日倚檻風林帶暮烟海上瓊樓非異境人
間絳闕此停驂塵緣頓醒三生夢頗覺黃梁夢
亦緣

涂前溪壽詩

忽憶平山無錫君幾年投老此溪云堂開秋水

明於玉閣倚芳洲靜自薰笑悟冥鴻辭赤縣旋
裁龍種上青雲年深詩債貧難索敢向親交懶
作文

寄鄭武平

淵立所
大理寺副

平生愛讀循良傳解贈仍攜漢吏篇驥展君才
寧百里鸞棲治效在三年嶺偷地近耕收早海
展風多雨露偏馴雉懸魚君自愛好音今滿路
人傳

壽碧崖毛翁八十詩

同年文圖父

漢儒素業最毛公

歲傳經事偶同講

下諸生

森立鵷庭前令子久翔鴻陽回芸館晨光滿星
動雞胞夜氣冲不用延年問仙訣姑厓高候碧
雲宮

其二

淳龐目遠人間世古雅如翁俗豈知家政翩翩
朱氏禮士風念念孝皇時結交垂白心逾素
守嘿人群慎自持老去願公長健飯狂瀾砥柱
待何誰

其三

曾弄柔翰藉壽觴又看今宴敞初堂蒼厓不改
風烟色南極常留牖戶光手種高槐雲氣合晚
開別業柘陰長腐儒老大慚詞客欲展新篇思
森茫

翁七十時請俊游繪碧厓
南極二圖為壽予叙其一

庚申秋鶴舟丈人繫官北上余作詩一律
為贈有招隱之意今十年矣丈人已棄
官南歸攜卷見命用前押致賀云

十年湖海倦追遊二畝田今稱所謀湖影青天

高士棹夢回明月羽人秋乘軒不省曹為馬泛

舸今成穩駕牛底用蘇耽扣仙訣但藏孤壑即

丹丘

暑中聞吳文學訃

繼宗

雲海

飛霜六月撲人來三疊秋風思轉哀荆璞未投

心獨苦萊衣自舉夢難迴孤舟盱浦燈前賦

見初

疋馬燕臺雪後杯更欲從君天壤隔玉

樓何處亂雲堆

答王北川登樓見憶

蛤湖洲前萬里流安濟橋邊西一丘軒臨滄波
白石爛八臥翠壁青霞浮為憐獨鶴交頗懶忽
躍雙鯉情何悠促君片帆下明月莫為詩苦空
登樓

暑中諸友集仙居講業值雨

萬柳堂開雨氣初炎天烈暑片時徂偶從結夏
依瓊圃得似迎風坐玉壺新漲自浮丹嶼起飛
雲忽送遠山孤虞絃一曲千年調此日南薰興
不無

潘學編 本卷五

廿

留一翁外舅

出郭逢迎四十秋重來人迓是天遊不憐季女
握衣泣請看童孫挽袂留津浦雲流山避席江
城月上水登樓桃溪咫尺呼能至爽氣諸峰日
夜浮

望吳樓為合肥王氏賦

樓在合肥望錢唐吳山王先人故宅

魏王城塢越王都千里風烟兩畫圖山落鏡湖
還舊國地連淮海是新區雞豚社古心同遠鶴
雀樓高望轉孤想像春秋登眺處蒼然風露下

平蕪

送王北川上金陵

龍湖雨過流明霞湖上水生高漲沙南風五日
金陵樹西顙八月銀河槎身凌絳霄夜有色袖
拂玉宇秋無涯復陽客仙訊醺醪洞口爛熳笑
蓉花

秋夕稚翁在山集更從溪泛步韻

尚憶垂髫宴待年聽詩重覺思冷然秋江高閣
魚龍定落日山臺薜荔鮮豈有庾樓供勝賞幸

潘學編 本卷五

廿

從蘇艇御飛仙灘聲樹影相將曉疑共乘槎泛
九天

附稚翁原韻

一賦俄驚三十年南山秀色故依然身當碧落
虹霞繞樓壓秋水樹鮮空外歌聲流古調烟
中燭影洽群仙等閒又試新豐棹乘興都忘欲
曙天

送李縣主入觀

簡書經歲政方新環珮今來向紫宸竹馬望

凝三極北鳥見高傍五雲春絃歌里巷風直行
桑柘間閭俗頗淳祗恐蘭臺宣召早鶯聲山郭
綠空勻

雨中東吳會海兄

時會海徙寓大明門東

金臺獨夜抱春陰微雨濛濛結遠林天闕踈鐘
聽漸曉禁垣鳴鳥好懷音群芳自動青陽色高
調誰憐白雪心苦憶經時蘭藥共層城迢遞隔
長吟

題沈府尊去思卷

清學編

卷五

七

一麾天闕乍鳴騶使節翻爲象桂留臥轍不知
龍水路塞帷憶上鳳岡樓千家澍雨甘棠日數
載祥風黍稷秋露冕只今行百粵郡齋惟見月
華流

秋日集朱氏水亭

秋渚城東千柳樹拂拂自送孤臺陰眠鷗浴鷺
得所性白石滄江空遠心百年舊遊欲華髮落
日勝集聊幽尋流光塵事竟何有但見素魄期
同斟

稚翁枉天峰集月夜登絕頂有作和答
曾侍峰頭瞰月升今逢望夕愜重登舊同勝賞
人誰健不改寒光夜自澄清磬遠隨林籟發濁
醪香借露華凝水雲一片空濛上忽忘中州何
處陵

其二

彩霞飛盡月華升樞袂相從絕嶺登十里驚濤
寒嶺遠一天秋色碧波澄人占東井星文聚天
遣南州瑞氣凝山館夜深留不得躡雲飛鳥下

清學編

卷五

七

中陵

附稚翁原倡

珠林共待月華升兩度危峰望夜登別壑松濤
來復去連城江霧泛還澄酒搖碧尊金波合歌
入鈞天皓露凝勝地佳朋能幾會聞雞悵望下
中陵

答羅石溪

松關却掃三春雨山閣危冠五夜鐘豈有文章
鄰琬琰忽驚雲藻下瀛蓬詩筒高適老逾壯經

筇邊韶業久慵何日論文許猿鶴斷雲初月
門峰

西鄰

西鄰開圃幾年深滿逕幽葩靜自尋芍藥非非
垂曉露海棠灼灼弄春陰看花學士門留句結
社幽人酒共沈應笑東家草玄客竟成底事因
分陰

懷涂近塘

曉寒山閣迴無群孤磬泠然正憶君桂樹雲過

潘學編

卷五

其

臺縹緲菊花香動石氤氳青蓮許結匡山社丹
笈同披玉洞文蔗境瓊枝堪自愛海門水滴欲
平分

潘孝子卷

傑南城人事具邑志

撫君孝行幾淒其白首情深祇自知風雨一丘
逢虎後星霜午夜聽猿時仍聞晚節心尤苦每
薦春祠手自治愧我一瓢空救水對人能補白

華詩

秋日羅石溪過訪天峰

松關忽枉論詩客冠屨翩翩問野雲萬壑秋聲
寒欲動一屏山色晚含曛看君不淺青牛氣愧
我終慚白鶴群散漫杯盤且乘興天峰泉石好
平分

諗安仁楊醫治俗病

通子頻年病苦疋一瓢千里意何長承聞鍼石
投來效會有刀圭肘後良江觀月高風定暑山
樓雲起樹生涼憂多無柰憑誰寫甚憶倉公擅
禁方

潘學編

卷五

其

贈朱四丈

白頭東郭一先生背郭移家事事成水碓枕流
新浦出柳臺當戶遶山迎閒齋草上南華席別
塢花侵濯錦城津市小堂通一水汎雲步月往
來輕

近溪先生壽詩

姑山傑閣冠危峰碧玉潭潭紫氣重花散荀林
千劫雨雷轟鯨海萬年鐘息陰擬共珠林鶴縮
地能攀葛水龍少小登堂今向老一枝長美洞

門松

題小瀛洲次稚翁韻

洲在石峽水口中稚翁樹築而名

天上支機不可遊三山海外說神州誰驅碣石
來平野却導龍門作穩流大象混茫終不宰扶
輿靈秀屬陽侯疏江鞭石渾閑事此日高風萬
古留

夏日飲二鄒兄池上

天錫天祿

觀我養吾

池上當年弟若兄佳晨何日不經行開尊喜見
青山在照影驚看白髮明潏潏遊魚投釣出駿

潘學編

卷五

辛

駿芳草上階平分陰向晚真堪惜抑戒盤銘共
此生

五月十三日稚翁招小瀛洲舟泛疊前韻

北渚初攀彩鷁遊盤江出峽見芳洲天連四水

團於壁檻帶滄波宛欲流沙上乍分緹圃種醉

中新拜渭川侯

是日竹醉種竹故云

風光永日歡無盡歸

棹還爲霽月留

其二

落日回檣錦纜遊洞簫徐轉綠楊洲村童少女

手窺影月榭星橋曲漾流禁死久推青瑣相雲
林無判素封侯磻溪會入飛熊夢早晚能爲洛
社留

悼俗兒

并序

俗以壬申五月三日死今年三年矣其時
勉以禮自制乃一感觸輒爲潸然是日
過其墓不忍視夜宿東山悼之所謂痛
定思痛也

久矣兒亡不可呼傷心猶似斷腸初七年瘴閉

潘學編

卷五

世

開千卷一夕殘生尚片蒲

俗患瘴閉痛不可忍然好讀書左史之

文垂死語之性命之故即瞿然起坐豈爲白頭思故犢真憐玄首

失童烏無窮此去端陽節昌歎青尊對眼枯

聞張七丈自眉州量移蒼溪

忽聞劒外又移官果若人言蜀道難仙宰清時

多霧變故人幾載尚泥蟠開堂玉壘雲迎蓋鼓

棹峨眉雪送寒詞賦由來楊馬敵蜀江天遣故

盤桓

長至後大水復心弟問門前洲起未用韻

報答

黑風疾浪走蛟虬江上孤臺渺欲流別渚忽成陽鳥澤前汀誰問白鷗洲雲蘿簫曲黃流合浪拍津橋大地浮兀坐高齋無那久乘桴思共海天秋

季夏小瀛洲再泛疊前韻

一月龍門兩度遊爲探醉竹步長洲沙乘波濕排空起雨途山光入座流衮衮壁池羅俊彥崔崔礧石重王侯峴山賓從悲千古誰共揮戈挽

齋學編

卷五

世

日留

贈江府推之延平任無致懷廖慎齋師

少年夢筆故空群雄駿先鳴又美君千里黔黎三尺在一官清白九霄聞旗峰雨氣消殘暑劍浦龍文上暮雲東郭老師如有問祝雞牧犢尚江濱

送李可山宰泰寧

推

連峰中斷翠成蹊九折岩堯峻可躋旌旆自縈青嶂出衙齋行與白雲齊四郊禾黍火方熟百

聖家山望不迷 聖代循良光古漢應將桑梓視黔黎

江上望小孤

東南天柱立江湔白浪蒼厓萬古寒誰借巨靈批月斧斲成仙女疊霞冠番君宅瞰眠蛟窟楊子波搖控鶴巒濯足振衣無此地風帆咫尺畫中看

秋日訪近塘翁不遇見懷有作和答

寒露江天暑尚蒸高臺思共晚霞凭望深玉樹

潛學編

卷五

世

風難御病渴金莖露欲承明月忽投光自炤青山無恙氣如增炎涼底問人間世海嶽長懸不夜燈

和近塘早冬有感見懷作

近冬霜氣被嚴阿敢向流光嘆擲校商谷芝無十日秀徂徠松有萬年柯途窮阮籍愁何事臥憊表安得已多金壁看君堪衛武時裁淇澳詠

如磋

題西慶樓賦雅翁

樓在王氏先祠後東

涇慶樓高俯閼宮金盤佳氣四時同象山自抱
牛眠氣龍峽長迴鳳沼風萬里霞光來繡闥千
家瑞靄上深松極知鳥奕靈根舊卽看蘭芽長
玉叢

良復姪訊春遊新作卽席答

愁病文園苦見花開尊時復昔年華武陵日月
遙何在潘令風流去不還沉醉難同歌露并題
詩空見茁天葩只今烟雨青陽減孤負傷春興
轉加

潘學編

卷五

廿

屋山嶺逢涂近塘春望移時去歸見懷次

韻奉答

一別春山春水生郊晴乍喜蓋重傾日暄萬綠
光如濯雨過千崖氣轉明呼酒欲遮陶令醉遷
鶯剛送戴郎聲不堪草色還分袂曲澗陽坡悵
獨行

數日新漲如海枉近塘詩訊賦答

巾裏園花爛熳開高溪急漲轉喧豨翻空銀漢
懸頃瀑下峽驚濤作怒雷遠嶠忽從天外落孤

臺真到海邊回衝泥杜甫君能似皓首青春莫
厭來

王念溪良復姪對雨見懷却寄

蘿逕春闌閒未開橫江高漲日奔回林間不語
黃鸝濕雨裏懷音布穀催流潦憑陵龍峽去急
濤還向鳳簫來美人憐我傷春老片片飛雲下
石臺

懷丘泉州

泉南城外海水飛泉中老守今何其已聞雲漢

潘學編

卷五

廿

憂雨急况復鵲鵲當夜啼浮沉雙鯉不可問早
晚孤鴻天外歸窮愁故人苦相憶臨風獨立沾
裳衣

會仙巖讀書感興上稚翁

卜居歲晏倚穹蒼極目玄雲思淼茫世遠唐虞
元渾灝運回周漢自文章愚公何日能成谷河
伯窮年只望洋萬壽願公長海嶽高深終古藉
梯航

往予薄遊都下涂大推臥具避場欸餉之

今再歲矣今臘君復北上告別感贈

燕山水雪皓差我輓輅逢君一笑歌燈下解懸

高榻煖馬前留醉妙醪多故人聚首傷時暮往

事驚心奈別何風雨莫辭征棹遠天涯春色到

渾沱

和王大司成中春九日潛谷邀遊赤岸園

作三首

荒郊行樂豈名園童穉爭迎國老軒冠蓋拂花

添氣象笙歌將鳥送頻煩萬年枝老虬龍動五

潛學編

卷五

其

沃花開燕雀喧南極一星明斗下却分光彩到

丘樊

其二

溪上晴烟萬樹春遊人謾擬武陵津何來仙馭

雲中下轉覺霏肥雨後勻津路望遠皆紫氣蒲

輪行處總成茵自傷桃李公門滿垂老林垞翳

此身

其三

春回日日訊花時一雨千花放欲疲幸自繁香

侯座入從教淑景共雲移江山勝賞天相命風

月高臺地故宜

相傳赤岸即古赤溪李說書有赤溪風月臺

激電轟

雷歸騎擁祇須秉燭悔分攜

附稚翁原韻

出門桃李遍郊園野店山橋度鷗冠村豎却驚

知姓字江城回望隔囂煩林巾鳥已呼農事澗

裏泉如助客懽徑路欲迷相問訊石頭南岸有

丘樊

其二

潛學編

卷五

其

赤岸桃花歲歲春白頭今日始知津一朝暖旭

開能遍萬樹穠芳醉已勻便點杯盤成錦席忽

搏蹊路作文茵麗情却憶皮公賦猶擬前人鐵

石身

其三

主人文史富當時愛客尋芳不厭疲苔徑盤迴

花金遶桃林迢遞席頻移笙簫度水春堂迴雷

電生空夜雨宜滿座豪英歌勝會獨慚衰朽負

招攜

江竹翁九十壽

竹峰千頃綠如何鳳翥龍孫歲歲多霽色滿林
蒼玉潤野光團戶白雲和即登衛武淇園日好
和康衢擊壤歌青鬢廿年曾獻壽祇今漸已頂
毛皤

早春懷張屯部丈

屯部平生鮑叔如論心總角贊毛疎歲回北斗
光東揭雨過幽林氣自舒天地幾年容駭辭江
湖垂老獨樵漁高空傑閣春雲上會有新篇慰

潛學編

卷五

文

索居

同江司理送聶賢良飲餞仙居時江有雷

陽之行識別

層壁澄湖敞閣盤遠將歸艇出長湍青山草席
行杯久白首同心向別難雨露春回天花暖風
霜秋入嶺南寒獨歸茅屋江干靜木末夫容耐
得看

畿府江兵曹七十壽詩

振藍泉

龍樓曉色閃旌旄虎旅更待漏勞偶逐冥鴻

還栗里即看仙鶴在林臯雲中花柳搖津市海
上烟霞覆極高名嶺乍入稀齡逢四美不妨壽年
醉春醪

朱觀山徙宅

君家徵士稱才子居傍城南劉翰林

朱楚良性與劉子憲

紹國初以在昔萬金非買宅于今三徙遂初

心月花往會曾攻玉歲晚論交尚斷金卜築功

成惟教子學宮槐桂蕭陰

先友觀泉子存時官故古韋氏為月

化會以敦俗日延十為之對講惟觀山迄今不變信義鰥然又嘗聞學官旁國初朱聚族居

潛學編

卷五

文

甚廣後益散今徙復故居焉

贈周大貢春官

桂義所

束髮論交忽二毛櫟飛何者健吾曹諸生文學

推高第郡國賢良冠譽髦折柳青雲生別袂看

花遲旭麗征袍懸知上國觀光後祇為斑斕夢

獨勞

棘樊

插棘編樊露未晞非貪春到競芳非倦遊自笑

為生拙貧病何知學圃非玉有溫香移簷葡萄霞

分五色種薔薇不嫌開徑當溪面已信蓬門過者稀

索居

索居日日問春回春到柴門午不開並水桃花紅自照臥沙鷗鵝烟如陪看雲隱几俄成蝶問竹臨流獨傍梅最是青山無恙在不厭貧病雨邊來

羅樵南自金陵遊歸過枉有贈答韻

黎灘秋落是清渠三徑蓬蒿翳舊廬遠道風烟

清學編 卷五

四

歸暫耳高軒雲水過相於

杜詩良友幸相於

花臺幾聽

顯公法鍾阜真遊六帝居怪得新篇湖海氣滄浪長帶夜堂虛

花朝教諭兄拉遊赤岸園

晚歲清漳乞得身日從玄圃樹芳隣喚回雨夜池塘夢同步花朝露井塵坐上青山橫紫氣曲中流水度陽春風雷忽送龍門色又看斑斑玉笋新

至日讀易廩山公先生惠詩見憶報用

韻

陽至巖居獨掩扉薰爐古易坐霜威緹宮律轉遙相寄寒谷春回顧不違敢謂書前窺太始祇從靜後戒危幾石堂負笈虛年少日短窮山歎道微翁嘗於石室著易附語時元錫未及童未獲受業今以為恨云

送劉學博擢教漢州時補任僅數月

都門幾日動征轡一雨山城正灑然雙槩忽搖彭蠡月孤帆遙掛洞庭烟留題雲樹高吟外惜別江湖反照前詞賦蜀都人自擅好將經術業

清學編 卷五

四

才賢

題陳侍御雙瑞卷

繡斧行披滙澤烟迢迢江表識堯天忽從星渚流瓊液更向芝城湧瑞荃九疊金光盤綺戶一泓靈乳湧青蓮還朝不獻東封草霜簡冰心上御筵

甲申春涂賢良鄧文學遊赤岸園歸暮集

瑩初紀事有作用韻

江城春色太漫漫萬樹緋桃照碧干已恨木冰

洞石幹忍教花雨散園官瑤池仙侶雲中下緌
嶺霓裳霧裏看垂老勝遊能復幾苔裊草席且
盤桓

甲申春上仙山先壠陳黃二老丈王懷寧

昆季岳賢良貺集作

盱北春雲一嶠孤古壇中敞羽人居神山地拔
芙蓉嶂鑑水天開日月湖風樹幾年悲宿草星
堂每歲藉生芻獨慚魚救何多日不是男兒是
病夫

潛學編 卷五

四

何黃程吳諸君以郡守許公命召集盱江
不克赴贈別

雨過山南翠亂浮何來鸞鶴下滄洲袖攜尺牘
千秋色臺映澄江萬里流惜別中宵移劍郭離
歌斷岸已扁舟麻姑光霽黎灘外吟弄無邊美
俊遊

秋日借鳳泉靈谷山謝客勤枉訊賦答

靈谷年來夢思多憐君同病柰君何秋陰石室
眠三日雨色芳樽枉再過谷口雲根留復穴風

門琪樹散晴珂華岡千載紅泉外何許辭家共
薜蘿

厚山丈爲尊翁贈公起天申坊

于公種德百年深此日初酬燕翼心冉冉鸞書
霏雨露桓桓石闕起天陰澤流泉海千家潤隄
作河防萬丈金總是大椿根易奕盈前蘭玉肅
森森

旅泊瑞洪阻風奉懷郡公祖許公

時還陝西督學

鄱湖秋抄驚風雨天際孤帆泊暮烟荻浦雲深

潛學編 卷五

四

群鴈滿楓江夜久一燈懸陰晴物候牽行色南
北行藏信所天此日軒輶雲樹外明看旌旆斗
牛邊

小圃醉芙蓉和鄧瑩初韻

秋圃芙蓉世共誇何知海上得仙葩只憐飽齧
陰山雪不謂曾餐赤水霞白紵歌闌朱鷺下霓
裳隊入羽衣斜靈根合種靈臺上猶向滄江伴
釣槎

花初開白
午後紅

黎文學過家上江洲任詩留別用韻賦答

三年從宦一青藜千里章逢得所師鼓瑟調隨
流水去傳經心合碧山知何論遷秩官仍散稍
喜儒曹路更夷都講鱣堂今上相石渠雝館重
相期

其二

漲落龍湖水不波何來峽口唱離歌卽看歸夢
春臺滿又掛征帆貢水過汀曲青衿迎穆白詞
林玄思薄陰何分攜無奈江天暑柳色蟬聲向
晚多

潛學編

卷五

四

其三

登臺底事忽茫然有客將歸嘆各天病起頭顱
着漸雪跡踈城市不知年青陽舊業臨岐惜落
日離心客路牽敢謂王猷無聖域千秋猶愧子
雲玄

伏日王職方過訪山堂集

衡門赤日下星輶邂逅清揚暑自消爲眺南樓
過竹徑况逢西岫落松潮漪蘭偶向風前合叢
花何當月下招卽看乘槎霄漢上之官誰道是

遷喬

送王職方丈之留都

漢官何似使君賢赤縣三更美政傳更向刺桐
看海色遂留膏潤滿閩天六軍筦鑰留都重百
代風流建業偏篋裏有書人不信始知金石自
貞堅

送憲伯丘厚翁丈上滇南任

登臺千里朔雲迴滇海銅標叱馭來望重主
恩今摠憲時平邊鎮借賢才昆明波色褰帷出

潛學編

卷五

四

金馬霜威建節開珍重聖明柔遠意盡寬漢
法事招懷

其二

晏歲相看擁傳車新從百粵解戎綬不緣靡監
勞耆舊肯使皇華更遠墟宦迹東南家俎豆中
原冠蓋日除書懸知不厭冰霜色釣直何心問
得魚

冬日別程鼎卿

三才上世遠清芬循吏先朝况絕群瓜葛諸

孫還爾在謳歌赤縣至今聞一尊湖海寒相勞

千里風烟袂更分聞道壯遊多翦拂好將新賦

獻凌雲

鼎卿祖范馬卿南樓公令上元時稱循吏時有吏部嘗謂天有月上元程麟月

無雲之謠

別王允用

斜日高臺敞石蘿扁舟忽爾遠相過十年一榻

爲歡少晏歲通家柰別何芸草欲萌霜後葉梅

花乍放水頭柯看君標格如藍玉好愛分陰自

琢磨

潛學編

卷五

梁

別聶賢良北上

公車薊北日紛紛有客天南重解羣把袂一尊

開落日裁書三殿向春雲吹回陽谷水全暖駿

入燕臺價自分十載天人應滿腹佇將上策答

明君

呂令君拉遊小瀛洲有作答贈

碧樹都門識面秋蓬蒿一臥歲華流分符再覩

青天近出郭時招勝日遊江上花封傳美政雨

中菜色動春愁何當四野歌桑麥醉把漁竿楚

水頭

章斗津丈賦別用韻答

蒿萊身世一荒庭上客相過否頓亨星聚草堂

添夜氣春回林鳥變和聲琴中山水朱絃古天

上圖書紫府精此地何言曾此會白頭俛仰曷

勝情

七言排律

寄題張二表兄新居

谷蘭相

白雲峰頭佳氣深白沙嶺下平疇陰藝蘭分秋

潛學編

卷五

梁

已百畹榮木陰夏還十尋聚家近遠團虛落結

屋高下依瑤峯黃犍督耕春濕濕青螢課讀宵

沉沉泉井土肥大行谷地僻境異桃花潯兩峰

之下雙溪上十年卜築生遐心

七言絕句

瑞昌王孫杏花樓

滕閣秋高鴈鷺寒
杏花樓春暖萬花攢
湖山真賞專千載
絕勝陽臺燕裏春

待月

江上孤雲一片秋
長風吹落白蘋洲
水輪忽湧鯨波色
銀海茫茫獨倚樓

山樓對雨有懷王念溪

黃花岡北讀書臺
雨夜登臺酒獨開
何許雨花

潛學編

卷五

哭

臺上客吳門
烟水未歸來

春日過念溪別墅有懷

楊橋東畔鑑湖開
雨過春從草樹回
知有舊時花鳥興
蔣山鍾阜獨徘徊

遊麻姑

六首

仰向差栽半入雲
紅泉白石氣氤氲
遊人躡屐休回首
塵土烟霞自此分

右半山亭

其二

白玉虬龍下碧泉
化為建練此中懸
翩然東下

滄溟去更鼓鯨波
雨八埏

右瀑布泉

其三

仙都羽客出門迎
郎去飛雲第幾程
惟有丹霞峰上月
雲輶時照列仙行

右迎仙橋

其四

冷於冰雪淡於河
嚙入元臺四氣和
麴蘖人間緣底事
空名徧誌碧山阿

右神功泉

其五

危峰上與絳雲連
濛汜崑崙睥睨前
自有法雲

潛學編

卷五

哭

陰下界更無氛
侵到諸天

右丹霞峰

其六

西華峰頭萬丈蓮
移多洞府碧泠然
離離烟草今何處
海水桑麻一惘然

右碧蓮池

丹霞嶺看霞生

脚裏明霞拂袖生
金光縫氣疊連城
卽今已在飛霞上
肯斷虹橋便玉京

憇丹霞聞漸海秀屏至洞天

青鳥雙雙下紫微
仙壇雨過碧蓮肥
峰頭神女

遙相待散得瑤華滿路飛

桃花書屋三詠為劉知州賦甫

播州纔罷復連州頗嘆劉郎不自由何似石橋
流水外桃花夾塢兩三丘右桃花塢

其二

南州仙伯賦歸來自引清湖理釣臺盡卷絲綸
三百丈投竿剖粒得魚回右理釣臺

其三

山泉曲曲抱亭除分得滄江萬頃餘不為飛觴

潘學編 卷五 五

傳白玉自憐活水決清渠右流觴池

別朱易庵調以相安福同志

卜居歲晏倚雲霞十里青山一徑斜古易牀頭
天咫尺爐薰茗碗自生涯

其二

萬丈雲峰臥紫雲披衣夜半我攜君峰頭手弄
中秋月人世難聲那得聞

其三

冲玄十載水雲多偶共峰前臥薜蘿後夜千峰

何處月憑將秋色寄銀河

三五先生送別書岡頂三首

碧玉岡頭萬翠虬南村佳氣望中稠書臺定是
陶公作丹木黃花自好秋岡有臺相傳陶淵明讀書處

其二

五老蒼蒼俯石渠雲峰莫卽是匡廬落星記得
湖邊石一枕差我玉檢書雲峰有五峰書岡石如落星石

其三

霞館中秋夜不扃九天華月渺蘭汀今朝微雨

潘學編 卷五 五

潭頭望嶺亂離愁幾點青

舟中聞鴈

山城殘暑客離家千里三看素月華昨夜夜深
秋雨裏數聲寒鴈落汀沙

送客

幾年不見潭東老江閣今來識客星聞說兩都
風王遍勝縉山海十年經

送涂郎

盧龍塞上經投筆司馬壇前許夢乘落日平原

秋草裏橫稍躍馬臂呼鷹

挾策金門卷

爲邵武王貢士題

王郎射策叩君門十二匡時策最尊西望汾河祝明主高懸虞日照乾坤

送梁學博遷永嘉

二首

新官素業兩相宜舊雨青氍向越溪驛路相看盡桃李春風早度玉山西

其二

去家千里久如何涉嶺浮江路更過思遠樓高

潘學編

卷五

五

春莫上玉簫聞罷月明多

得王宗甫詩布陳劉推獎語因寄宗甫

太丘老去道彌尊

陳學博元祐間人

公幹才名少已喧

劉源南陵人

獨抱太和春萬斛自凌溟漲水孤鶩

其二

十年疇易定鑽研木榻今來靜合穿天上龜龍遙有象江頭花柳淨無烟

唁湯令君

三百

枕簟西牕忽聽秋離離江樹拂城樓年芳已恨

留難住底事商飈起暮愁

其二

南山秋色氣相鮮况復尊鱸美可憐傳語督郵青著眼長官久賦倦遊篇

其三

掉首漁樵未擬回十年心似不然灰無端更見風波惡白石青簑喚不來

瀛南湖雪

昨夜蓬壺水忽冰化爲瀛海白龍城城邊萬樹

潘學編

卷五

五

瑤華滿斜日凌兢疋馬行

江女吟

江南白苧雪如鮮不製寒衣上綺筵冰殺自裁新舞袖綠雲凌亂舊花鈿

競渡吟

郢水茫茫日欲沉懷沙千古汨羅深吳兒自闔魚龍技不吊湘波逐客心

午日竹枝詞

五首同張七元賦

上江風北日南風昨夜江豚拜東未了仙郎

白雪曲石尤將雨助風颭

其二

燕山歸來江水漫江南風景最宜歡饒是東湖
波浪濶魚罾魚網傍離安

其三

進鮮淮上簇紅船處處江船急進鮮潏潏鱗魚
雪花白阿誰打得暮江邊

其四

午日青青水上蒲老親堂上看諸雛日永捲簾

潛學編 卷五

五

通乳燕水高開筍進游魚

其五

午日青青水上蒲斫來張戶任奚雛多是清魚
還濁水不勞遠水寄雙魚

懷江龍溪

時官武昌衛曹

芳草連天思益孤郢陽仙客不堪呼欲招黃鶴
騎相覓烟水蒼茫是楚都

客有自湖南來者得龍老所遺布乃家攜

閩產也戲作寄龍

紅塵陌上大悠悠玉帛金繒似水流何許衙官
廉吏在戔戔白亭餉行舟

見月

江上流雲片片秋長風吹下白蘋洲水輪忽湧
鯨波色銀海茫茫獨倚樓

別謝蔡泉

二首 國光
高安同舉

十年相別此相知抗手風烟有遠期燈火孤舟
君莫忘射陽湖曲水中坻

其二

潛學編 卷五

五

射陽湖曲水中坻南指筠州路不疑楊子江邊
春似海蕭仙壇上月如規

答贈傅陳二兄

二首

南箕星畔化生身手挽天杓挹漢津欲借銀潢
濯凡骨浪花猶在璧湖春

傅說星在箕十方

其二

天涯去住感君同轉瞬韶華又夢中骨肉此生
那得忘薊門冰雪廣陵風

其三

仙帆飛度廣陵灣咫尺風輪萬壺山江水碧空
茫一色不知何處是鄉關

附傅愚齋詩

明應 高安人

一自逢君盡托身崎嶇還涉幾重津共言昨夜
春風好移棹輕過甕水濱

其二

迢迢天外一身還領得仙人八寶丹白日羽翰
真有此到家曾見萬重山

其三

潛學編

卷五

五

黃埠津頭一語深君心憐處我心欽春風浩蕩
湖山外日日忘君八字箴

其四

兩地相看一別遲我心欽處爾心知乾坤瞬息
浮生寄翼翼朝朝共所師

附陳省齋詩

道川

同年學道獨難兄龍馬神龜萬古經出岫洞雲
如倦鳥行藏用舍一身輕

筠州諸兄訂明秋集龍沙賦此

龍沙城邊秋月明真州城北暮雲平雲山不隔
來年約莫遣沙城月似冰

別陳張廖三兄

二首

平湖東望思如懸萬頃湖光浴碧天見說師門
愚有訣聰明黜盡獨惺然

其二

前年爲別迎鑾津此日津頭愴別神爲問此生
能幾別別時能更幾回春

附陳旗峰詩

二首 一理戊午舉
愚齋先生門人

潛學編

卷五

五

簫峰盡處碧雲深曾聽師門極口欽甕水湖邊
風月夜親知句句是心箴

其二

細草青蒲笑語遲乾坤何處更心知慙慙別句
尤堪省獨立惺然愧我師

別聶平岡

二首

肝上逢君氣不群五陵宵鍊軼高雲夜闌一語
緣何事正目玄淵歛十分

其二

蟬翼千鈞重不群好將富貴抵秋雲丈夫動忍
真難事泥土康莊自此分

別吳使君後登空明閣賦如贈章寄謝

四首

西塔移尊夜未休屏山今雨更淹留虛堂酒散
心無那秉燭還登最上樓

其二

閩嶠峰高尺五天飛來清漢鶴溪縣麻姑只在
江鄉外不遣明霞近坐邊

其三

潛學編

卷五

五八

北海尊中客盡賢虎溪一笑共蒼烟樵嵐水上
山如簇若箇孤峰乞數椽

其四

避堂何者可當公下榻真存漢吏風底事山僧
能愛客夜深分供雨聲中

附吳南嶽公原倡

四首 國倫

朝來紫氣入閩關何處天風落珮環爲挾麻姑
能羽翼片雲來去幔亭山

其二

麻溪雙瀑濺銀河下有巖扉菴薜蘿只怪明霞
飛不去仙踪却在此山多

其三

命駕迢遙見所親相逢無語鶴溪濱山門送客
成三笑太守何如閭上人

其四

蘭衡爲珮玉爲裾雙鳥名山信所如太守避堂
留未得當年北海事應虛

調包將軍

二首 用朱韻

潛學編

卷五

五九

鶴嶺何如日岫看浮雲咫尺面君難祗餘長嶮
峰頭月尚照當年石洞寒

其二

飛騎驂驪寒漠清擬將劍氣作長城翻憐鈴閣
秋風裏長擁維摩一座經

其三

躍馬昭陽故不群青蛇袖裏靜風氲可憐跋扈
鷹揚氣壓盡孤山一片雲

秋日過朱氏柳臺懷荷亭丈不至

清流西岸深高臺青郭柳成陰籠鶯狂客
眠何處渴盡臨池看草心

寄題朱松品書屋

師泉翁門人

齋居聞傍北巖松若憶巖前十丈龍半入青天
半玄壤主人何地看高筇

其二

高臺山外石崑開花竹春深日日來獅子石頭
泉脉動幾回化雨點丹苔

贈彭雪蓬時主復真圖書閣事坐臥一小

潛學編

卷五

本

樓如蓬牕

上界仙居十二樓樓居憐爾亦天遊不開東壁
圖書府便上西華太乙舟

三五先生約舟途成岡余舟先發即君追

至爲別且致贈言賦如章

十年有約重相赴千里酬心心所憐爲苦別難
先放棹不應棹放轉淒然

其二

即行手授一函詩聽罷潸然問底爲歐冶干將

精自合吳門正練氣誰知

其三

鹿裘親上祝融峰夜半虞淵瞰日紅拂袖星辰
光燦燦候陽鴻鴈唳離離

其四

雲關霞洞未留眠更許溪山後日綠海上崑崙
天北斗自占瑞氣到華巔

附劉三五先生原韻

四首陽
御史

舒

十年空作雲霞夢千里重過骨肉憐爲我揮戈

潛學編

卷五

本

回薄日青天白首一昂然

其二

山中宰割又刪詩家法河汾魯叟爲莫嘆貞風
千載邈有風自我共誰知

其三

囊璫璫文章府到處遙占斗氣紅人在西方
君莫憶如今鳳鳥可離離

其四

夜深伴月欲無眠惆悵寒岑後日綠此別遙遙

占獨往應酬舊許泰山巔

書岡舟泊聞鴈

讀書岡北當年路落鴈西風悵別難何事酒醒
孤艇夜鴈聲一片雨花寒

送楊朝聘之湖州省覲

三首

浮玉湖邊玉不如清茗斜雪湛涵虛經逢簞笠
簑衣客莫只青錢問白魚

其二

儒風千載盛蘇湖安定遺風尚無緇卷瑤函

潛學編

卷五

李

燈火倦試憑俊傑訪三吳

其三

一官湖海夢難忘墨妙亭前乍見郎劒技幾年
渾夢裏土花初拂紫鐔霜

九江道中見螢有懷觀我兄

露下螢流濕尚飛草頭點點上人衣恍如二十
年前見共學齋心古刹西

春日遊王氏園用韻

四首

蛤湖雲暖樹芊芊江閣招賓醉紫烟我病懷春

春強半忍教沈酒負花前

其二

桃花幾樹太分明飛盡春烟宿雨晴恍是輞川
圖畫裏霞觴玉液豈辭傾

其三

江干遲日可憐花把酒看花日欲斜春事怪來
忙不徹遶城絃管問誰家

其四

尋春漫漫得歸遲麗景心知隔歲期步入松關

潛學編

卷五

李

燈火亂一天風雨倍相思

飲李園

雨裏尋春幸未遲紫荊花倚絳桃枝主人愛客
能無賴喚得輕風滿意吹

夏日再過李亭

近來好事中山劇一月看花便兩迴葵葉當風
能灼灼山殷裊日故堆堆

已巳春曾沂南攜子枉就有作賦答

雲龍湖上泛扁舟滿榻圖書拍岸流驥子鶯花

渾不隔暖風旭日共天遊

其二

年來同學故多群酒思詩情獨許君渴向黃梅
呼玉盞醉於芳樹賦江雲

其三

手種芳桃一井春偶便深柳臥陽濱君來不盡
看花眼手綰垂條十丈新

其四

新豐橋水放舟頻橋畔江梅約又新惟有分陰

潘學編

卷五

六

堪自愛疾於流水是芳春

附曾沂南原韻

三首

鬻犬金餘贖買舟滿江波浪接天流片帆忽落
春風裏不是山陰雪夜遊

其二

朔風去棹君憐我春水孤舟我訪君握手不堪
無限意一蒲青草坐江雲

其三

桃李芳菲萬斛春山空鳴鳥暮江濱野人不盡

登臨興一度看花一度新

送沂南出遊

風雨離離此問舟朔雲東走水西流送君不作
尋常別不唱離歌唱遠遊

招王北川泛月不至

月霽天澄暑暫消晚風輕漾木蘭橈玉人有約
來何暮獨鶴庭前自品簫

中春四日同諸生就冲前念溪新泉遊赤

岸園闕展作得稚翁春遊六絕追賦如

潘學編

卷五

六

章

雨裏春遲自掩關忽驚春色滿晴山何知學士
天遊日恰共窮愁此破顏

其二

雲和沙暖盡芳苔十里桃花曉風催天與韶華
天不負忍眠幽谷負春醅

其三

觸眼春光太不禁絳桃鋪繡柳垂金能堪樹裏
殘山碧可柰花前錦浪深

其四

樂事年來劇欲分舞雩三兩漸成群花陰危坐
能終日川上行歌解過雲

其五

穠李天桃水一隈堆堆綺縠怕重來漁郎撩引
緣何事笑指花源勸盡醅

其六

別塢移尊日已西催歸歌鳥四如啼草初習習
眠真得祇恐雲深去住迷

潛學編

卷五

李

觀瀾亭

四所爲雅翁先生賦

舊識天峰玉几巔何當雄旆立楹前卷來海岱
風雲氣時作龍門急雨濺

右雄峯遠黛

其二

憑虛臺館俯通川不盡歸帆天際連忽逐斷雲
來近浦又隨白鳥入蒼烟

右帆飛曲水

其三

楓林迴合片沙青澹澹閑亭自不局無數鴛鴦
信來往何人知是狎鷗汀

右鳥下平蕪

其四

芳杜人家遶碧溪雲中雞犬語黃鸝漁郎欲入
無勞問處處桃花路不迷

右小橋烟水

題方壺卷

贈莆田林公子

神山海外說方壺金闕芝宮定有無底似壺公
臨洞壑天門日月恣招呼

其二

翩翩公子氣誰群更上雄峰立白雲海畔明霞
飛不盡袖歸好作五龍文

潛學編

卷五

李

乾山風木圖

乾山宰木鬱蒼蒼萬竅嗁呼幾夕陽縱有丹青
能畫得一天靈竈起玄堂

河上送客還江南

馮夷秋望水連天江落潮高思渺然此日乘槎
何所似支機石畔鵲橋邊

題喜雨冊

爲劉令君賦

蕭蕭雨氣薄江城城下填填土鼓聲多少令君
待雨望令君何以對蒼生

寄懷閭上人 二首

空明閣上暮條條
用色秋聲坐次寥
飛錫不知今夜月
鯨音何處轉清朝

其二

十年火宅浴青蓮
羊鹿諸機等世緣
得似白牛車上路
大千俱壞獨楞然

首春遊赤岸桃園 六絕

二月看桃亦不遲
早春被塢錦垂垂
天開萬曆千年泰
故遣和風特地吹

潛學編 卷五 六

其二

萬樹桃花曉風蒸
瑤山碧水靜如澂
劉郎此日遊何處
不是天台是武陵

是日劉竹泉父子同遊

其三

前年赤岸踏桃花
萬斛東風十里霞
回首看花人散盡
蒼烟紅雨自汀沙

其四

穠花錦塢自成村
蜂蝶紛紛日過門
一樹冬青數竿竹
板橋南畔獨閑尊

其五

拚醉新豐酒莫辭
卽看赤岸柳成絲
新豐橋上人如水
解探花源問阿誰

其六

繡陌芳阡次第過
臨清臺下夕陽多
一尊更對清流飲
林露春星奈客何

附涂近塘和詩 五首

倉庚聲裏日遲遲
錦簇花枝遠近垂
扶杖板橋深處望
東風偏向萬花吹

潛學編 卷五 九

其二

步入桃源煖氣蒸
錦文乍吐靜還澂
桃天不墜千年咏
此日哦詩豈杜陵

其三

昔聞南浦赤園華
今逐香塵踏紫霞
爲愛酒紅花共媚
不辭狂酒臥平沙

其四

洞口花神笑客辭
世人忙裏鬢如絲
君今尋得桃源樂
久領桃源更待誰

其五

水上舒鳬兩兩過酒光饒取夕光多春臺親見
調元手林鳥圍花意若何

近塘翁過賞薔薇有作卽席答

水上薔薇爛不收水心花影若爲留花神應笑
簪花客獨樂園中最白頭

宿業會仙巖聞黃宗理枉省至福山迎寄
凌空佳興浩漫漫晏歲危峰遠共看白日雲門
飛雪裏遙知身並玉龍寒

潘學編

卷五

七

了空上人者真人也鍊魔伏牛西登華嶽
瞰佛光蛾眉浴佛五臺禮佛燈南海其
人調御穩順問前事輒自稱安心云
峨眉雲色五臺寒南海紅蓮玉井看祇是色身
邊上事世人天外憶龍翰

楊希

先生持尊堂苦節編求題予時方在

草土未有以復也今六年矣先生更在

責前諾會予崑樓未遇留題賦答

二首

避地頻年畏壘山翩翩飛屨訪柴關樹瓢自語

峯頭鶴不共長房縮地還

其二

孤帆忽下山陰雪一榻空眠谷口雲歸路相思
君不見直隨明月送夫君

送黃少府入

觀二首

一騎凌兢曉出城紫霞飛彩上衣明路人不識
神仙尉祇道黃郎太劇清

其二

澹霜殘月上瑤京便踏滄沱數尺水帶得歸來

潘學編

卷五

七

散花縣古黎灘市作賢聲

悼逝

五首

毗迦梵誥孔衣冠三教瞞肝一色看何許瘴雲
疑似墨無爲乞得大還丹

其二

一駒南嶽復江西踏殺人儕棒喝齊却見廣州
丹荔熟翩然葉脫向曹溪

其三

任君參路要真師一遇真師却屬疑試問焚香

焚掌日如何易簪結纓時

其四

棲玄山上集靈臺
肅領群仙膜拜來
何事茶毗冰雪後
幼心到了未曾灰

其五

蒼梧淚竹恨茫茫
禹穴稽山萬古傷
此日神仙仍野死
人生何處不他鄉

春初代簡訊阜平傅陳翁

二首

上林積雨未全花
何處鄒枚醉紫霞
儘得庭園

潛學編

卷五

圭

春自好
剩知晴旭滿長沙

其二

憑將郢曲唱梁園
枚叟年來道最尊
賦罷縱無人解讀
麻姑白雪照初暎

辛巳春日過桃園追念徐近塘舊遊悵然

涕下

醉爾天桃底
事情年年無恙只東風
舊遊何處清尊在紅雨
明霞總夢中

李君自南豐來手所編書見投却謝

翩翩孤棹曳霞裾
授我緇函問魯魚
老去之無渾忘却一庭涼
月草堂虛

題貞烈卷

赤地繁霜玉毀年
回看甲子已週天
祇今生氣龍淵似長夜
飛搖北斗邊

王念溪冬日見訪天峰

三餘一榻萬峯巔
肯信楊雄不是玄
問字客歸山閣暝
古松高帶一溪烟

送章明府至百順壺漿盈野感賦寄贈

潛學編

卷五

圭

鳳池驛外路漫漫
歲歲朝天送長官
垂白幾人逢此日
壺漿夾道淚闌干

早春從王北川乞柳栽

復陽洞口柳如絲
春日黃金散碧漪
欲借一枝南浦上
和風歲歲寄相思

夏日王念溪攜酒枉天峯訊

二首

井畔梧桐拂檻青
夏雲邊笥又層冥
情知白首經生拙
無柰西崑石聽經

其二

廩山兀兀度春陰又惜天峯結夏金古井峯頭
君試汲龍湖百尺未論深

晨起醉芙蓉乍開皎如玉色折贈鄧瑩初
奇葩朵朵霧中開始射仙人下玉臺拾得瑤光
君自愛日高休遣醉酡回花午後色變顏而名

春日江太學攜酒赤岸桃園過小堂集
幾歲西峯共石君花行竹坐嶺頭雲崦嵫飛駕
那能繫尋得桃源又夕曛

其二

潛學編 卷五 五

却笑先生煉九還月爐霜杵鬢成斑如何別塢
穠花下纔酌流霞便住顏

其三

迢遙京洛客衣塵却上匡廬問正因此日虎溪
橋畔路桃花流水不勝春

過大乾廟有序

大乾廟本祠隋死義郡守世傳謁其祠
能見夢知未來之吉凶

人世紛紛大夢中却從夢裏問窮通石牀一覺

真前夢好與秋雲付太空

遊武夷九曲擬權歌作

頻年飛夢武夷多九曲迢遙柔若何此日幔亭
成獨往扁舟一曲任高歌幔亭相傳魏王設彩幔宴曾孫處

其二

二曲娟娟玉女峯雲根淨秀接高岑春深膚寸
成霖雨豈比陽臺只夢中

其三

壑船三曲駕雲濤峭壁年年力自操東望蓬瀛

潛學編 卷五 五

歸不得何如海上跨仙龍

其四

四曲金雞峯名去不回更傳仙蛇徧崕隈只今惟
有崑前石飛翠流霞日夕來

其五

大隱高高五曲深古室廟貌肅陰森回瞻喬嶽
人何在兩岸芳蘋一片心右文公先生祠

其六

六曲蒼屏倚澗開茅茨猿鳥總悠哉年來稍喜

陳司馬構得賓雲玩易臺

其七

七曲天壺

接天壺
峯名

俯翠寒樞歌聲裏上危難由

來佳景中藏樸白石青蘿處處寬

其八

八曲巖獅吼石湍鍾模鼓子靜相看遊人欲上

長年倦空負風烟十里寒

獅子崙鍾模鼓子峯

其九

行到三三水未窮桑麻雞犬忽雲中回看蒼壁

潛學編

卷五

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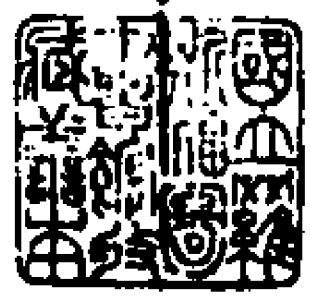
鱗鱗處中關天門走玉龍

下大王峯戲題

十嶽三山了得無龍鍾人怯瘦膝孤始知范蠡

歸來日只泛扁舟向五湖

潛學編卷五終



潛學編卷六目

已佳

序

經釋小序

三禮編釋序

禮記釋編小序

尚書詩傳釋小序

春秋傳通小序

周史上下編序

周史下編序

潛學編

卷六目

家譜序

家世存實錄序

二哀錄序

牧政釋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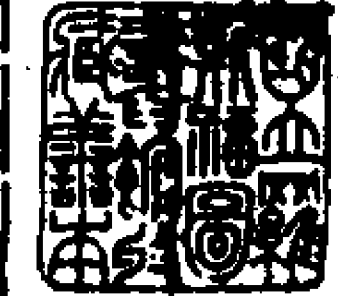
念初先生訓言序

三五劉先生洞藁序

新城縣志序

名家文選序

涂詩選序



包護軍詩序

羅氏野草序

棠陰鳴愛錄序

學易齋易序

潮陽呂氏族譜序

潛學編卷六目終

潛學編卷六目

二

潛學編卷六

已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橋李項元濂閱

序

經繹小序

昔尼父上聖天縱之自生民獨盛矣而下學於
好古疊疊也尚嘉唐虞尊典謨爲天人統夏殷

潛學編

卷六

一

周撫世平成之烈訓誥誓命術焉乃五典六官
萬務之經曲郊廟會朝燕饗之雅頌移風宣化
蓋寤寐志之至其本明聖之軌裁當世之變屬
辭比事一衷於天用則春秋之所以教也易昉
太皞周備繇辭而造化人事之動贖畢具播一
實於六虛攝萬用於三極俾人開志成務而神
易之原得研而際焉語上而督於物語下而達
於天故書詩禮樂春秋天之五運乎易秉奧符
則其元命也於戲天道恢恢豈不大哉神明默

成之至矣精知質行庶可以用中

三禮編繹序

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名古經必有記記經所未備若異由者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蓋曲禮本經余聞之李大經云南豐李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生死之有其介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

潘學編

卷本

二

體各品節之以立教蓋贖不厭動不亂而幾微畢察委旋時中也命之曰曲禮槩其目曰三千非質三千言微乎微耳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察而高明廣大都焉時著時察之謂知隆此由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經人義之大端也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婚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儷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

體又爲朝會聘覲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比時豫物將事也有體是儀法之大者命之曰儀禮譬天儀象乎則二十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

潘學編

卷本

五

興王治之大順也仁者人也禮者體也隆禮者尊仁由禮者體仁禮無體則復於禮而仁全蓋仁全而天全矣周衰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猶及見舊典禮經歎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其感也孔子欲觀周道適周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歎道盡於禮也又贊之曰郁郁乎文已夢寐志之世莫能遵明於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蓋重禮

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篤好古始博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備冬官之記高堂生實始傳儀禮經勵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勵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諸侯大夫昏喪既夕虞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

潛學編

卷六

四

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類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豈孔子存周禮於魯而王朝禮業不得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與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異乎九容不修九思不慎六官不建五禮不秩而三綱九法從淪斁也余讀禮手錄曲

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敦本實致微眇約身理家可服存者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若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經記缺錄表記坊記緇衣語精實於經通者附焉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記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故五篇近儒取五官聯近冬官者迴互更定以爲冬官未嘗亡也然何從質是之也經所存終遠也故周禮經仍五篇二記

潛學編

卷六

五

中與二官相發明者與工記附焉其科條見禮記編繹序中匪敢銓訂庸便誦讀云

禮記編繹小序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禮舊或記變禮或兼記體履之務異經者也豈七十子之徒若高堂生孟卿后蒼之倫所記與漢初湮滅有間已漸出至元成間而備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魯德刪爲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九江守室嗣四十九篇曰小戴禮彌約近奧而於經不

倫今取諸記儀曲禮者各附本經後如編次漢
興文皇帝感上世列爵分土建官任職之道路
不概見也命博士諸生頌論次所聞爲書曰王
制制雜出夏殷與周禮不盡合而義相出入以
近經又自有記故首王制列周禮六官後它二
記中記古治天下國家之度制器數錯出者爲
王制下附焉孔子語爲邦曰行夏之時說者曰
夏小正之屬不必然也然而近之矣呂覽十二
月各有令時有秦令焉而古制以存蓋秦令建

曆學編

卷六

六

亥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以其時秦未創
制天下自恣睢也不韋獨令諸儒生獵取前經
成書亦猶古制哉故次夏小正月令學記王世
子記國家建學作人之灋略具與周官司徒學
正相表裏記武王踐阼若經解古學造在焉又
次之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
獨劉子政所得二十三篇中十有一篇具存今
樂記是也記通論禮樂之事又禮先樂後又次
之百工之事至微末而道 考工記非冬官而

固冬官屬也則或冬官記也事理爛然精矣附
焉它諸聖門與君大夫若門弟子縱言及於禮
若統論三禮之事者類深奧有微言間乃紕繆
記之者失之也然亦眇矣故首哀公問仲尼燕
居閒居次之觀上之嘆本陰陽造化帝王因革
之變鼎鼎輪輪矣曰禮運禮器卽物有宜稱言
之也運行而無迹器成而有方運其會之通乎
器其典常也故禮運禮器次之大戴盛德篇他
工記中語三禮錯出者類附焉夫禮得之者昌

曆學編

卷六

七

失之者亡於觀戒至遠也而莫亟於春秋檀弓
諸記得禮之事失禮之禍與春秋互發又次之
夫禮無不體也洋洋大哉乎聖門通論道德仁
孝政學之語何非禮也出二戴者博矣孝經經
也孔會之宗傳在焉記之冠冕原本也故首孝
經大戴記主言入官小戴儒行次之表記緇衣
中粹者入曲禮記餘與五儀小辨用兵並類惟
矣然古書今及見者甚眇何忍棄也與本命
焉宗語故自爲編以其記孔門答問及弟子

事與禮記相出入又附焉子曾子傳大學古
最粹宋儒表章之而道尊其出檀弓曾子問者
顧往往雜矣其粹者乃在大戴篇慤而深微而
粹存之閭閻持之勿勿進之慤慤靡有息也又
一言一藥卽麗義贅辭要無傷其大都故受之
曾子終焉嗚呼詩書禮經而下莫近於戴記類
爲編而三禮書大具失倫者咸各歸其官俟世
君子得考觀正焉

尚書詩傳釋小序

潛學編

卷六

八

聖經猶天象然古注疏蓋推步家豈必盡天而
時有所明不可廢以因用測天也宋集傳法合
諸家爲訓最善諸采用若已意不復識別恐碎
辭迂經也大都放經文訓釋爲近蔓言病已然
滯言失意故時釋其意以通經焉其諸儒訓釋
者姓氏則各標於本經篇端

春秋傳通小序

五經惟春秋傳最高古以丘明受素業公穀精
義類亦游夏之徒也雖時有錯迂要無傷其大

都其諸儀象乎猶璣衡之遺也故各標本傳
棄經而任傳淆矣調璣衡卽天也宋程傳最竊
當胡事辭主於格君故時有蔓言亦容有鑒思
夫屬辭抒意比事明教非直可字句求也作統
言以通經焉其諸儒訓釋者姓氏亦各附次於
篇中

國史上編序

潛學編

卷六

九

予歷世史志載考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迂
合之變王路隆汙道術善敗之故悱然嘆之也
曰有以也夫易首乾象天春秋尊王於天表一
大於元非以天統元氣甄陶陰陽難謀而謀靡
常而常大一統爲其貞耶非以合不能無離離
必且合卽迂不合惟助上帝者必常德焉統萃
其渙合于一耶洪荒首君躬上聖神智易貢之
德以兆於政化邈乎尚矣三代之英以亶聰明
之資都作君師之任兢兢於欽明抑畏之本亦
曷常不官三才府萬物播九德於六官舉以其
世而奠又之乃其時宗臣王佐四友十亂之倫

恭乎和一又何其景附響臻也迨其季葉道隱
於耕釣辱在囚奴迄矣既厥終竟集命佐命宣
訓行疇以顯也豈非元氣未漓誠精聚合爲會
之元也與哉周衰王迹熄而道術四裂終莫能
宣明仲尼觀天於獲麟觀人於轍環莫遇也於
是乎上觀唐虞下采夏殷西觀周室修祖述憲
章之業而持載覆幬生長收藏之用一軌於天
行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
文也後死者以得與於斯文也而由有周而來

潛學編

卷六

十

帝王歷數代天子民之統終莫之能屬則天下
之生久矣代而彌散蓋其離也三代而降受帝
天之命能混一六合以啓統衍世者曰漢曰唐
曰宋雖道沿世降而治以代紀均之作生民命
而上下幽明屬焉漢得天統弘寬簡忠恕之政
太宗恭敬溫文有君人之大德措黎庶於篤醇
而惟年久長懼于不終迨彌留弗替聖統存焉
而終已鮮輔董江都明天人古今之統劉更生
稱其庶幾伊呂而生適後時曾不得一當主也

唐宗起南北六季之後基命昌明成太平之烈
垂意於仁義教化海寓晏然考厥佐命則河汾
房杜魏三賢實佐佑之而用不究於禮樂文中
子前見之歎焉彼其以孝弟爲社稷以不言爲
宗廟以五常爲四國以無不通爲富貴以無不
極爲死生者三才九疇卒屬之布衣焉已也宋
興神器得於掩取禹迹限於職方雖其本已淺
積百年而仁祖恭儉始幾小康神宗銳意堯舜
三代之理於仁明武庶兼有其資矣而濂洛諸

潛學編

卷六

十一

大儒者作以誠爲本以敬爲門以太極二五盡
神明之容以誠神幾妙性情之德以太學爲戶
庭以中庸爲閫奧以孔孟不傳之學爲得之遺
經也其言曰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懿
哉道乎而純公於裕陵又相見相遇合而竟以
中阻也夫非皆五百歲至精之期會乎而適不
相值蓋元氣之散久矣離久而後合雖其合而
不免於離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明興 天純
佑命光古夏而軼漢配天 高皇帝驅逐裔狄

復帝王自有之中國 成祖表章宋哲由濂洛
以上達洙泗納天下人士於理性命之塗熙宣
天順之世風俗篤醇言信行質純師純法之儒
蒸蒸出焉 肅皇帝嘉意皇帝王師之統渙焉
淵衷章施於敬一克復之訓而其時有學有師
有傳有習以獨知爲良以良知爲聖卽博卽約
卽知卽行直上附於鄒孟蓋仲尼歿至是且二
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五星集於
清廟文教光焉乃列代英君誼辟格輔碩臣鍾

潛學編

卷六

三

間氣之英貞性秉道以戴主奠民者雖合離久
暫未之能一抑又何臚炳而彪列也此記謨訓
述之所以志也於戲書有之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君之言尊也宗也師之言資也亦宗
也故道通元命德配天地則命之帝矣建中表
正統一三才則命之王矣燮調元化密勿與樞
則命之相矣明天地之統苞君相之業闡理性
命之奧作生民耳目爲後世法程則命之師矣
故帝以道配天相以道佐王師以道達天儒以

道得民其分不同其極一也易乾五上治曰飛
于天乾二時舍曰見于田而均象之龍語並德
也屯初宜君曰貴下賤蒙二宜師曰子克家而
均繫亨貞語同道也故帝之有紀明治之有統
也翼以謨而明穆交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
也翼以述而庚衍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
在下則述而藏之微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
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或問之曰惟然
則紀謨訓述而足矣它傳志何爲者也曰贊王

潛學編

卷六

三

統也天一而風雨露雷山川河嶽各宣其用以
有職司於天王一而六官九列百司庶府各殫
其共以有職司於王語曰三十輻共一轂轂其
樞乎而微輻則不運在昔名碩靖共爾位一志
畢能秉信履義輻輳于其世豈苟而已哉入則
効忠出則宣力居則嶽立動則霆擊主媿則順
而將之闕則拂而襄之治則張而相之亂不避
難不舍勞瘁蹇蹇乎身殉之也此王國之幹也傳
良臣貞臣若爭臣論諫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庸

勲親親分九土五域以爲天下公而王政有根
世以丕平王迹熄而一匡九合之勲迄數世終
賴秦而下罷侯置守郡國師帥之選備六官之
務靜生民之業撫薦慰安民命繫焉是明主所
與共天下也乃遵法糾俗媿快於功效孔子所
爲免而無耻者哉抑時有用焉帝者得之以立
事而勝茲傳周列國漢而下傳循吏能吏皇造
始基蓋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沉幾密畫
鷹揚燮伐禍亂戡焉以耆定厥功及代承平內

清學編

卷六

南

靖外攘合散坊潰繫桓桓赴赴之夫是賴故將
者國之輔生民之衛也故紀附將謨傳列名將
述焉夫忠節世道之所倚也臣死忠子死孝然
後人紀立而國統尊故孔門之教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上達節下毀節自志士以
至仁人未有不約之于節者也誰能違之激爲
氣節下乃捐戾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
人之邦國危則亡之節也傳忠節其傳經學何
也曰先師之志也昔先師章志貞教陳天道人

事之紀世爲儀表莫大於六經矣豈無辟儒失
道之本真執方局見支訓蔓辭以迷離其質乃
賢者重傳承守家法上關獻納則明聖之閱議
揚于王庭下廣教授則六籍之微言徧於閭宇
誦而思行知而乃言進不枉道必以其義退不
失義必守其道久相待遠相致久幽而不改其
操患難而終相爲死也豈榮貌哉故兩漢經師
之承傳最重而風俗最淳其於經譬則臺史乎
豈必盡天而歷日月星者終莫之能廢也且聖

清學編

卷六

五

遠而言湮庸知夫後有作者不窮經而遵道乎
故傳經學也傳文學何也曰昔天下之治方術
者嘗衆矣陰陽名法道德各得道之一察以自
好而不該不徧靡救而莫知其極也儒家者流
游文於六經加意乎仁義深而通苑而不褻膏
沃而光燁各具有其質文用能上拓典謨下披
雅誥晰六藝之歸涉百家之奧明天下治亂之
統紀與故能言其意而必行於遠也以會歸於
聖人論其世而出處語默進退之際可以弗畔

也亦豈非命世之英卓然有繫於世路之興替
道術之正反者乎且文顯而道隱庸知夫來者
不因文而見道也故傳文學也昔先師之設科
也先德行思善人有恒其品士則行已有耻使
不辱命於孝弟信果庸並而列諸世師資道缺
有間矣而淑人君子氣鍾其粹性命於德篤躬
者淳至而淵乎似道也是百世之儀矩也何可
間也次者本仁惇孝率義由禮行不越乎矩立
不易其方辭受取與之際介乎不回疾焉亦先

潛學編

卷六

夫

民之有作也何可簡也使漸涵於聖門不有進
於首科品之上士者乎下此則獨行硜硜然賢
於毀枉者多矣傳淳行義行獨行易有之曰鴻
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詩有之曰皎皎白駒夫
皎皎者儀之表也時命大謬遜肥于荒深根寧
極與時偕藏利害不滑歛德閔光貞不可亂是
微之顯也風之表也卽炳幾遠害蚤見豫待視
溺焉不止者遠矣風貪頑者莫大是傳隱逸造
化物曲之精至微眇難識而占候十遠乃藥之

技稽天驗人顧往往前知命中如影響蓋其微
也雖其小道而贊天生民之事均出於六官故
通其道則聖局其方則惑志方伎天生五材帝
用六府民並用之以爲天下公蓋其理也故貨
惡其專之身亦惡其棄於地力惡其盡之人亦
樂其效諸已用天分地而正德以幅之則民生
厚焉志貨賄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非獨其主德茂也蓋必有妃匹之助焉乃其燕
女溺志淫黷淪敗則覆亡隨之雖憑賴先德身

潛學編

卷六

士

致鴻業莫能違也必且受其禍敗若反中其子
孫下至匹庶家道成於女貞民俗風於閨範以
爲是人道終始家盛衰由焉故詩首關雎魯桓
舟雅美周姜任姒春秋卒宋共姬錄記季姜其
重也夫述內紀列女傳書稱咸若爰及昆蟲禮
通八蜡不廢貓犬易象萬隲乎及豚魚明物曲
有性也明乎物曲之性者不敢用非道暴殄之
矣志物性終焉總之三代而上可考見於詩書
禮易者爲世表素王有年表漢而下各以記謨

訓述傳志次世代科條其文爲世若年表標興
亡之統紀先焉而天人古今之故續備文取材
於史義稟質於經去其猥重存其典正其申治
也詳其危亂也確其褒善也周其懲惡也隱詳
以周故盡其辭備論其行事以著法隱而確故
嚴其斷挾其志不盡其辭俾懲省深痛識早友
力無使狎機事萌逸志而滋亂焉蓋黜其不經
者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
爲史學要刪乃其詳則正史存焉於戲法象衡

清學編

卷六

六

陳於上晦明否泰通塞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天
也九域分布於下神明糞土隆污回易而不失
其方者地也五性參兩於中治亂廢興進退存
亡紛綸糾錯而不失其正者人也故消息者時
當否者位卷舒者道貞一者志得全者全天心
天而道不得全全人畏義而節帝者之所紀相
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所
裁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完下至
幽人貞士庶婦季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

不可見天地之性哉燭幾者昌處極致亡敬明
惟理逸豫以荒故明君望未萌之欲而聖人謹
未然之防有以也夫用歸於毋逆天道毋絕地
理毋亂人紀俾物各得其極而已矣詩曰風雨
如晦鷄鳴不已語處世之有恒度也詩曰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語吉人之
有恒心也詩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感往者之不可及俟來者於無窮期也述函史
上編需明哲訓定焉

清學編

卷六

六

函史下編序

易六爻體天地之撰範九疇盡經世之務古聖
后先民諸應天撫世弘道覺民之業亶彰彰具
上中編矣乃其天經地義民彝物曲有倫脊可
循沿不於時變革者則有之天官之分九野也
方域之奠九州也人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之
道歷萬世而同條貫者也故首天官次方域次
人官天官莫大於時令曆數以紀之災祥以驗
之而天人之際大備故次時令次曆數次災祥

方域莫大於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有土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又次漕河人官莫大於封建封建政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校其本已故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有學校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天地之序樂宣天地之和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長國家而務貨賄乃其來久矣

潘學編

卷六

五

於是乎小刑明刑大刑制兵故次貨賄次刑法兵制殿焉春秋謹嚴莫謹於華夷之辨矣故次邊防次夷狄異教爲常道裂也自道術之散始也當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易二象以盡意疇五行以成務書不盡言史何敢當焉然三而九又九而大備而天下之故亦略具矣瀕穹懸象徵表爲國故紫宮二十八舍三百二十中外官於王朝邦國官府下逮人民畜產類仰較若一也而二曜五緯八風雲氣時從權焉

故王事臧嘉僭忒迎從之際於天象若景嚮斯已嚴矣明主司天人之契謹察眊爲兢兢釐天官書第一

天以河山條紀峻胡越之介裨海環之而諸夏方域奠焉皇皇禹功殫之于封濬分畫蓋其理也故群生康毓功濟於來今迨世多變縱分衡裂首體不屬而生民糜爛耗矣帝者統寰寓爲一慎封守爲兢兢條方域志第二

元后法天御極三公論道弼化原而無職司六

潘學編

卷六

廿

卿分職庶宋承序百辟宣德輻運而天地官斯人紀所立哉自教之衰釋道而議政主德罔弼而守牧之政紀闕如也又遷代已數人官曠焉述人官考第三

天以一氣播三統五行於四時消息發歛示聖者之度故時令於王事爲最重孔子語爲邦曰行夏之時贊易曰後天而奉天時故上德一天中奉天畏天下智不能逮紀紀以民正下者恃天以亡後儒狃兵志賞罰之權曠經常之令辟

矣夫晝宵亦何可得違也述時令記第四

天道至恢恢矣由欽若曆象而來世紹遵明即星官曆師能按部推驗不爽於軌度則天行有常聖者創法而人之聰明能紹天也然昆侖玄眇豈巧曆能盡獨時有推明故堯命羲和以欽天追舜受終即察璣衡以齊天詎顓守法哉總之以隨天推候爲本述曆數志第五

天合日月星辰海山嶽瀆人羣鳥獸以成天譬則人乎合頭臚肢體五臟十二腑毛髮骨理而

潛學編

卷六

三

成人故五事僭理而六氣類應猶覘氣於肺腑之變而絡脈所注隨病也倣忽者殃彼拘而鑒者惑已乃即占候爽而詆應非類何至言之不察哉故知類應者爲知微述災祥考第六

天以丘陵川澤阜百物而土中稼穡作生人之依諸彊理裁成導利均布繫王人是賴故君之言宗也生德之大宗也田不井不均居不里不輯卽有生鮮遂矣帝者體天弘覆立元元之命其惟井野乎然非久長人之官不任次土田也

七

王后身三統六事九正之重修和理叙而天時地宜人官物曲之利興焉其則壤定賦任土作貢因民任力卽百代不與易也然損上益下而益損下益上而損剝安附地夫忌居德斯理亂所萌哉司計者覽詳於貢賦登耗舒促之變宜可爲懼然懼矣述賦役書第八

河之爲中國患舊矣濫溢懷襄帝用震傲得禹而九州寧乃後卒橫放莫底也夫黃河於川江

潛學編

卷六

三

導諸夏同功而河爲中國陽性勁又西北水泉少而河身脰隘雨水時行半天下之洪燎都焉其潰決固當乃江於天下爲右陰水泉所從出者多夢澤巨而三江五湖之潏潏灑灑焉其險而不爲敗亦其性哉今河益南徙獨全淮受其委而鑿齊魯之墟以運漕議者顧以爲天數神力不可治謬其本矣作漕河志第九

王者法星土方域之文紀畫國分野庸勲建親而天下康君宗幹輔府事依焉則自然之符也

附枝大而心披柯葉彫而本瘁亦曲防過矣今
大藩坐擁無功之奉而材不效諸用支蘖稍疎
則司國計者朘天下膏血以贍之而日昃昃
患不給也蓋交病甚矣作封建志第十

自唐虞登庸若采之訪翕受敷施惟九德爰陟
至申命特命交讓之風穆然而黜陟幽明之典
不替也故辨官才惟德推官能惟讓考官治惟
庸乃後世以浮言程士以資格限官以案牘譽
毀課績也悲夫夫設官而不知所任亦無爲設

清學編

卷六

苗

官矣述任官考第十一

昔王之教學也綏帝降之猷定民命之衷令無
危于天地之性故學者學也所以興德勸行陳
藝而漸之道也校者教也主化俗而導民今教
不列而學溺士於浮文悲夫夫設學而不知所
以爲教則無爲貴學矣述學校志第十二
六經之爲天下治也尚矣易象作而三極之道
畢具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
詩書續備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典禮以教中

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觀全經而知夫大道
之恢恢諸子百家史傳作而華繁寡實矣乃其
初亦詎非出於六官之流裔也哉剔源疏流俾
嚮道者有所統述經籍記第十三

自聖王本天經地義民行以制禮禮理而安安
則樂樂則天而樂從生焉故禮體也體神人百
物萬事之極而節文宜適之者也樂者樂也樂
繇乎道也禮由中制樂以和行中和者性命之
精鬼神之神會天地民物之統也故聖王上之夫

清學編

卷六

五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仲尼之所志歷千載而不
效於用悲夫沿源譜流俾言禮樂者有所統述
禮儀志第十四

昔王本天地太和而作樂以斟酌調適令反之
乎性故樂也者樂也樂得其理也理大理而後
和理也者節也故樂以節樂後之人以侈爲樂
咎生於不知樂之情也而遂欲不反必不合矣
夫樂本於黃鐘之宮聲以宣之律以節之呂以
助之而候氣諧聲其準也和平以爲極述樂律

考第十五

天立君以生民非朘民以生諸古今富民富國之變表見土田貢賦中者蓋略具矣 國家承百王之末而兼受其猥一切之政咸用乃鹽鐵茶馬之賦遂爲課稅經此亦何得簡哉通變節適稱時追俗而無虞於其本固爲理之大權也語曰原大則饒基削而仆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述財賄考第十六

昔者哲王隆德敦禮政有紀而後糾之刑故刑

濬學編

卷六

其

者成也法天之震曜慘慄直主於成物又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慎焉迺棄德禮不務釋政而任律又釋律而任例悲夫司刑者念天元命考衷於典禮制民於刑之中其必毋官反貨來毋苟一時之權而破名析律述刑法志第十七天以陽生萬物肅之以陰地產五材金用不廢故兵者聖人所以昭德保治禁暴亂爲生民衛也好之者殃故兵制則國全隙則輔缺與農合則交利分則交病乃重內其本哉秦而下興

壞治亂之數端恒起於兵故制兵制國者之所甚謹也述兵制考第十八

天以兩戒定胡粵之限崇山峻谿王公因用設險以無虞中國蓋安不忘危備以無患也乃本務篤在於內修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述邊防書第十九

乾坤以兼覆並載爲大德而華戎中外之限一何其有截耶大哉聖人之馭戎也舍逆取順治

濬學編

卷六

其

續子女以爲奉調矣彼已將帥席主威揚中國怒毒天下而不恤烏謂天德哉易曰高宗代鬼方三年克之蓋非之也故曰德述四夷考第二十

隆古元哲通天地神明之德而別宜分類幽明死生鬼神之故爛然乃禮導樂和因物之精而納之極也夫是以疵癘不興而誕悖不作迨德衰而二氏者採神理性命以自詡末流益譎妄爲神姦故攻之者難則所據者深奧也然世教

滋病作異教考志焉

家譜序

鄧元錫皇思家先世之故泫然而歎之也曰譜其恐無作夫又其敢無作夫我先祖顯翁本象岸支子又高祖考少孤舊譜亡焉碑獨著五世今譜本碑自高祖考所知而下居荷山梔源者僅乃有世系從曾祖而下居南津者事傳始可詳失弗詳後何覲焉將無遂淪乎夫從曾祖昆弟從祖昆弟至從父兄弟親莫昵焉其上殺下

清學編

卷六

六

殺旁殺卽親盡而恩存故著其系牒論次其遺事曰家譜明不敢標族也夫世系者名實之所從出也天親之屬竭五世譜五世一提卽引引繩繩如貫珠而孝慈可興生卒諱字丘墓若外氏繫焉燦如指掌歷百葉如觀也故譜世系夫子孫而不論撰其先人是諱亂之行也古人不忍也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古人不敢也先祖有德善勲能勅身刑家效于邦國者論撰之以存孝思比焉仁也舉與其來許復焉比焉教

也古人不廢也故譜事傳有世系而後名實具名實具而後事行詳事行詳而略者可省繹也况興僨隆汙之故時臚列乎是勸誡之道也夫家道成於女貞民俗貞乎閭閻女德者風之隧家之所由盛衰也故姓氏從夫列世系懿行特紀標內傳內傳次焉夫葬者藏也藏體魄以送往祠之言思也思精爽以迎來葬日中而虞營宮室先廟古重之矣今自巫醫夏畦之賤歲時未有不灑麥飯於其先人之丘墓者戚之也體

清學編

卷六

苑

魄之藏春而秋露之思有無重乎故譜祠墓古有田則祭謂田祿也今庶人得有田士大夫家各往往有祭田是祠墓所以守也故譜祭田嗟遺文至重矣先世精神心術行業之所寓手澤存焉家存惟乎水火傷乎耗矣乃得其片楮隻字是音容再覲也今行萬里途聆鄉音而喜况歷時閱歲先人及見乎故重遺文家彙次之夫薦紳先生世交承有道切磋有義此贈送記序題識尺牘若碑銘哀輓之所從作也况先行是

徵於珙璧駟馬乎何有故譜贈言禮者體也藏身之固家所以爲幹也徽國文公家四禮具矣世頗遵用其文然書早逸未訂余讀古禮經質奧而淵深竊不自揆原本禮意疏俗流失銓補其一二附焉諸儒先家範格言頗類載其中嗚呼詩不云乎縣縣瓜瓞瓜瓞瓜也瓜一本蔓生而末大覩世系感焉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覩事傳惕焉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撫遺文歷祠墓傷焉思焉曾孫之穉以爲酒食畀我尸

潛學編

卷六

三

賓古幽雅重田矣乃尊祖重宗永世克孝隆禮由禮以保明其身其必由學乎然不虛道存乎其人作序譜

家世存寶錄序

先高祖王父以御史事 成祖 仁宗以憲僉事 英 仁二聖自筮仕輒被薦服行四方者三十有餘年避中人振乃老於敝歷最久所交從豈淺鮮哉雖時方淳實而文詞不概見也曾王父起學官弟子時見調爲醇儒大父以義署

階郎多貴游得吟詠至富尋逸不復存先府君恫之曰余臯也夫則家更水火卒失檢故也於時隱居行義諸所得名公詩文珍藏護惜不敢怠已受諸梓并蒐先世遺餘勵存者附焉寶之也元錫至下劣束髮束修卽幸不爲仁賢大夫所鄙棄間出爲四方之觀往往以慙慙受宿碩深知雖性簡寡交杜門居學之日久而講道勸義勗德規過贈處尺牘之篇爛然非適逢世乎而我師我保又何敢遐棄之也詩有之曰投我

潛學編

卷六

世

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忱念永好卽木桃寶之况瓊瑶乎附先世爲錄以鄉國天下爲倫次摹百帙藏焉曰存寶存之家塾後世世寶之非敢舉似人也抑用勗聞修已焉嗟夫揚先人之清芬沐仁賢之敦琢繼自今錫乎茲日栗栗懼矣

二哀錄序

昔夫子讀詩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喟歎夫詩之好仁也乃未見其止苗不秀不實蓋屢太息之夫鄉道而行未有至也又

焉豈非以年數之不足也若身之既老也欲至止末由耶又非以道紛於他岐隱於榮華志沮於餒氣歟於情者之衆也卽鄉道用希耶故夫鄉道孳孳俛焉日詣俛焉月將俛焉瞬養息存如有追莫及也寧至中路力不及前廢而已矣終不憚中廢而却不前也不死不舍非甚篤好其孰能喻於斯始元錫束髮受學與邑彥朱可夫僅者俱可夫日勗予澡思訖欲繩言檢動條古人切要語交儆也後稍徑驚然終自惇倫洽

潛學編

卷六

三

族始視友過如疾視家如身充其志將不詣於極不止也又十二年而得程勳叔庸冲默深造終日欽莊如有對越又甘而不苦也於道業可謂旁達而直遂矣乃皆踰三十而天所謂鄉道而行以年數之不足也而廢非耶比屬續皆神志疑一諄諄切琢死其處而無異慮所爲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非耶夫以鄉道之難而二子之篤好如此而蚤死可悼已可悼已二子死元錫既經紀其喪葬存其家手檢其遺墨藏焉

題曰二哀錄庶其見之若予觀而予異乎斯後死者之責也昔人於友生收次其遺文不敢懈曰麟角鳳毛余誦其意而悲之朱論學語數十條文三篇詩一篇程生文四篇詩三篇尺牘三十七附哀誄若干首

牧政繹編序

牧政繹編者我郡主漢哇路公申前守敬菴先生許公所爲牧政略而庚繹頒行之者也編諸科保甲鄉約條規社倉社學事宜畢具而蒐律

潛學編

卷六

三

令坊民治者彙之曰律纂酌四禮宜民俗者行之曰禮要里社儀附焉錄成授郡昨鄧元錫簡俾爲序夫牧之言養也政在養民虞咨十有二牧播食時之政周列六官倡九牧而王教莫先於鄉教自下起故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以推之族黨鄩鄙而達於州鄉縣遂皆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和親有慶賞刑罰則相及以受邦職而役國事此保甲之所從起正月之吉州長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四孟月吉黨正各屬其黨之民讀之月吉族師又各屬其族之民讀之春秋祭祭由焉屬之也者聯之也各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書其敬敏任恤者而糾其過惡則鄉約之所本始也唯然故匹夫爲善於家可得而舉爲不善於家可得而察漸之仁摩之義導之於禮樂而要其化斯其路也乃民有老孤躋阨羈旅凶荒遺人又以其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待之若食不能人二鬴廩人倉人又以其九穀之藏者頒焉其

潛學編

卷六

苗

州序黨庠以視化明教者下達於比閭則社之有倉也學也依周官而來夫聖王之法懸而不犯以其教象刑象懸於象魏有司者得屬民而讀之也 國家律制詳具皆 高皇帝所明敕其切於民治者散見於六曹條中不教之民日冥冥焉冒貢其中而莫知罪故纂之以便講讀古司徒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冠昏喪祭者人道之始終具焉宋司馬溫國朱徽國文公本儀禮稍附時俗爲之制 國家頒用而民鮮克

由故約之以便通行嗚呼此教意也此化本也近世王文成公令廬陵督南贛撫江右至起而平廣右思田皆汲汲於鄉約社學而加意於保甲有以也爾時爲郡居江右上游爲山水奧區國初自長樂謝公而來循良代作俗以近古易於興化蓋至於敬菴先生起文成公後通於天命人心之奧爲教本日群士民而訓迪之惠誨不倦而躬先之以德禮有出於聲色條章之外者俗用丕變家私尸祝牧政略其略也今郡

潛學編

卷六

五

公讀而歎之曰法相因則易成政由舊則事習而民安焉以吾爲牧于茲土也而幸前政者之牧政爛然吾即欲善俗興化舍是奚適矣乃咨耆老追俗變稍增損而循用之大都無改於其舊曰吾非能張而相之獨庚而繹之也云爾於是聞之監司兩院下之官司吏士致誠而力行之躬親化導上本 高皇帝聖諭六事爲之綱下引經書要語爲之翼令諸生誦說以風諭之又作詩歌以勸相之期不以簿書廢會不以寒

者較觀者嘖嘖聽者翼翼人敦親睦家尚禮則有倉既盈有學秩秩畏威者懷刑入禮者出刑蓋當許公今郡公之世挹漢官之威儀遵周官之治象化行而俗成也郡之人沐浴咏歌之曰今郡公之政其古列國之風乎何其深以篤也豈非盛哉抑許公當今上初下郡國行丈量之法當事者舛縱民大謹而朝議罷丈公舉古司徒地治之治躬親先勞率耆宿賢士度土平則而田賦大均矣已夏六月郡鄙邑有洚水涌

潛學編

卷六

某

泉之變城廓橋梁盡圯漂人畜以數千計由正德已卯而來未有也已卯之變王文成公撫茲土於干戈倥偬中獨租發賑如嗜欲我郡公遇災怛然閔念之如躬自疚將請於上舉司徒散財薄征弛力釋禁諸科聚遺民而保息之荏苒之盜四起則特嚴保甲而民靖將二公媲美並曜有光於前聞錫病億願少須臾觀德化之

念初先生訓言序

今奉常念初先生王公官成均時門人彙公日所講廸造士者刻之曰申教錄矣改官容臺門人復刻諸所著爲彙集中石堂燕語與錄義寔相發憲使淮海孫公謂公錄若語所爲訓大也屬南城令梓郡中曰訓言云刻成公過家授元錫讀之俾爲序恐懼辭不獲竊自惟念公閑道立言至意具公所爲錄序著矣顯道作人之功亢太史序之最詳則何容言抑人有言曰飲江河者各充其量嘗鼎臠者各言其味元錫陋於

潛學編

卷六

某

訓無所窺識竊有味乎公之訓克已爲至深切也昔孔門之立教至矣及門之士猶各循其性之所近以爲學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未知所裁而由賜之徒便於馳達至啓莫知之歎言游上夏子張競用所聞轉以相非蓋道之難全也久矣漢而下高賢大良志扶衰起救者不渺然經專師而道微傳專門而經散王仲淹患之近代儒碩講明倡率於求心析理卓矣比其末也是心者非迹專外者遺內執方者疑道超行

有薄器其圓靈自詡者至蔑棄修學混儒釋老
莊於一途而競相劇訾譬之防川然視河勢之
所趨雍防之以自便防峻而激激極而放裂奔
潰卒出於其所不防故善爲道者道之其次訓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爭生於見見
生於氣稟習尚之偏是故聰明博大者病於馳
達志慕高遠者戒於簡曠思慮湛密者傷於苦
索持守矜莊者患於狹隘因性成習積習成見
見膠成已同是異毀轉相陵高則防川其類也

潛學編

卷六

世

公於異時之學知各有弊而各知其不可廢循
先聖之軌率大中之道不爲高奇可喜過激之
論以眩俗特標克己以爲宗的錫至寡闇伏讀
熟思思而內自克而知公之訓克己爲至深切
也公弱冠志道受學於司成呂夫子所歸闢室
石堂日攻苦茹淡規極道要者有年而約禮禔
身至隆貴不倦奉太恭人孝愛篤至踰所生舉
先產盡畀其諸仲誘誨後學孜孜不怠邑人士
知嚮方好古者皆仰公之爲功公文演 王言

學爲 國師勲業日銘之彝鼎矣顧元錫鄉人
也知公素具著之末簡庶後觀者蓋原本所自
云

三五劉先生洞藁序

元錫次劉三五公諸所爲洞藁蓋屢復而歎也
曰王夫子見之矣始公逮事王夫子也王夫子
時開府虔學徒日遠近至語心質學者衆矣公
負笈冒風雪造焉王夫子一見異之語諸學徒
曰是子享予清福者今讀公詩次其所爲文若

潛學編

卷六

世

洞語繹其志嚴察其辭懼約其行儉質其操廉
慄慄乎懼泥滓之污得毫毛入其心昭昭乎志
揭日月而行之也嚴險阻之幾故辭危而懼窒
易從之欲故行節而儉秉不磷之堅故操貞而
一於物也蛻故寓言也達於道也進故指言者
深讀之者如采薇首陽茹芝商谷服菖陽九節
而聆幽泉之活活也汚者可以澡其行頑者可
以改其操易者可以肅其辭懦者可以立其志
懷忠敬慈孝之素者讀之不知涕泗之無從下

也記有之曰清明在躬傳有之曰風之者達若斯葉者義兼之矣夫柔木與溫恭之詠蟋蟀謹太康之防伐檀歌食力之勤洋洋暢樂饑之懷固詩之所以教也或曰公於詩文也亦意之乎今之言道者易其辭而可矣其意之何也曰理精者旨遠氣渾者辭朴心平者音舒道要者語約誠易其辭而可則典訓雅頌又豈文言果如今之人言否耶是故公近體諸作蓋猶有蹊徑存焉古歲銘詩則商敦周壘古潤黠積矣今洞

濬學編

卷六

四

語則上尊黃目清明中通矣固雅俗乖和所以異也曰首陽清之聖也而險隘何聖也曰難言哉難言哉同塵而和光德者一之混者污焉公樂善如已出語人善將推而進之也惟懼其不昭曰遺世之行達人尚之公其達也夫吁不志蕩者馳而識遠者曠耶乃遠遊天問之篇凌雲子虛之賦其辨矣公於天常至篤其官芒碭也稱循吏焉嗟夫蓋太上有中行者作焉吾未之遇也若公者可謂靖矣可謂靖矣

鄧元錫曰余西遊安成歷青原白鷺之址宿南山梅源興遐思焉既得見諸薦紳先生及采里俗童稚耳語也數數稱侍御公之爲人及陟三峰索所謂雲霞洞者棲焉接款語連日夜蓋心誠厭服之公於生亦戚戚乎相然信以心也已屬校其詩文凡六日而竟凡若干卷復爲之題其端如此

新城縣志序

前太史大司成邑王公作邑志十篇科條義類

濬學編

卷六

四

篇諸所序列詳矣其大者揚揭聖謨綱紀治化義不詭于前經可述而志焉蓋昔者仲尼述史者三萬世經之矣書紀虞夏殷周宣化平政之烈詩紀王列國民俗風謠美刺隆窪之變而明天道述王事本忠恕匡亂世之乎正莫辨於春秋蓋史也實經也自尼父莫能與三桓並庸於魯又歷聘莫遇覲在位者沈湎冒縱肆行而末之忌也書降於誓命小雅盡廢而詩亡也大夫士不說學而多辟也於是乎觀大道於唐虞

觀夏道於杞觀殷道於宋適周觀周而莫之
也則反魯而嘆曰吾舍魯何適豈不以易象魯
春秋猶存而周禮斯在乎故春秋者孔子志大
道之行三代之英而有作者也非直褒風刺之
文已也其自言曰吾志在春秋以爲是世之沉
濁而莫忌顧也豈其獨冥亦典則播棄而諛從
臾之者衆而瑕缺莫覲也於是乎假父母之邦
以見志初稅畝書作丘甲書下至門臺城築丹
楹刻桷靡巨細畢書列國之策書赴告卽大慙

濬學編

卷六

四

具書其書也非以直而加諸人也直枉則道廢
吾誰毀譽直以明道而斯人之心有微也庶其
改乎則魯斯東周故春秋者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其自言曰我欲見諸行事深切而著明
國家稽古定制由郡縣而上一稟於六官乃
大詰擬周會典稽夏雖追時適治詎不欲子孫
臣庶繩守勿替哉邇漸久利弊大紆小弛日熙
恬裕宴矣郵視有官艾用有民弁髦視國憲
矣王公蓋憂之於是乎假邑志而壹存昭代

之故諸 詰令憲典頒政敷教文經武緯之統
紀畢備邑山川風物田賦繇役於謹俗美惡政
化與什篇致意焉乃前政往獻守官祇身下至
庶夫庶婦言行足觀採者一軌於王路且也削
僭亂祠墓以坊一統依大義斥異端以尊皇極
簡帙複重而志兼述作綜纘浩博而義歸創感
紀載偏遐而用式天下他纖曲未論此其卓犖
大者於春秋豈異指哉我父母邦君覽而曰政
無紀矣又曷謂化稽國故徵前政而守官有不

濬學編

卷六

四

惻然於民庶物產豐耗劇易之變思農政厚下
乎我薦紳學士覽而曰道彌散矣又曷謂學稽
國故徵往獻而襄教有不惻然於師儒道術經
奇鮮黷之故思正學定志乎我大夫庶士父兄
子弟覽而曰俗靡靡敝矣又曷謂風稽國故徵
往獻以出官入家有不惻然於澆淳敦薄貞枉
廉汙之異尚思頌共壹反乎我 祖宗遺教尚
有賴哉達之天下職思其官式憲遵度右文
武以鞏我 明億萬年無疆之祚是志之所

志也明乎志之志者相天下可矣始公以雄剛
正直之德在禁林論思於天下之故至熟抱大
業而家語未嘗不及於國之故也蓋十年而
志始克修邑大夫滇李君亟以聞督學邵公嘉
用右勸公杜門纂修交贊並絕梓人食弗續又
捐貲成之已屬元錫爲之序元錫方在疚不能
文公敦迫者再曰志有志焉懼覽者莫予察也
涉祥發篋勉書之然迷罔塞已

名家文選序

潛學編

卷六

四

名家文選者邑劉侯出居學時所選近古諸名
世文刻之以造士者也選自左國下迄近代諸
論諫章疏賦頌序記若雜文咸具大都陳事軌
道據忠匡教而蒐異采者間得錄焉侯自言
曰非以爲選也善故選也由吾識力所極選之
起時習痿陋爲多士承翼焉耳屬邑人鄧元錫
爲之序序曰文之選詎易言耶夫語文至六經
而極非以其紹天覺世章志貞教以載道曰文
耶書春秋降而左史詩降而賦頌禮易傳降而

書記叙論日豔彌濫非以記繁志寡意辟識支
卽載道用希耶故六經至矣業不可得選代而
降選而後文之變可概也是故左國當有周尚
文之季世稽制憲度比類屬辭猶之郁郁其文
豔富失誣昔人疵之而劉康公之語中語命晉
司空之語敬語學衛北宮文子鄭子大叔之語
威儀語禮魯敬姜之論勞逸懿哉粹乎於道也
篤矣漢興秦燔滅文學之後公卿椎質士循誦
古昔者往往雜申韓黃老災異讖緯家言然風

潛學編

卷六

四

氣規模朴略簡遠賈傳之雄高董相之雅馴太
史公之深渾弘厚爲漢文極盛施及宣元匡雅
圭劉子政楊子雲之倫摹經宗雅爛如其溫文
也豈非距古未遠王教間存風習龐固不期文
而文存耶一何盛也比東漢實始傳文苑競新
濫而文乃下衰至齊梁而極唐盛於貞元元和
宋最嘉祐熙寧昌識閎議卓騫震發極意於六
經孟荀之文則韓柳歐曾王蘇由此其選也是
故上世之文典以厚其義精叔世則否麗猥而

已矣盛世之文深以渾其氣完衰世則否激肆而已矣治世之文簡以質其事核亂世則否靡濫而已矣惟人也亦然才士之文豐其失也傲碩賢則謹達士之文曠其失也誕格人則法狷士之文節其失也戾元夫則平枯于見者其氣爭憑於勢者其辭溢湛於欲者其義鄙殉於能者其志矜孝友之人溫如也莊儉之人肅如也仁義之人粹如也乃心天而道則文約禮博氣冲旨淵窮高遠而測深厚至矣不可有加矣經

潛學編

卷六

吳

是已故考其文知其世察其言知其德觀於文而道其可知也故文也者文也道也者實也得其文靡當於實者有之未有篤其實而不得於文者也是故攝群言之契審淳漓之決均雅俗之辨博觀約取以毋迷於文之統者識也性不眩于俗情不滑于欲氣不揉于氛藏之淵涵發之盎溢以克詣於文之極者力也廣狹中度多寡中量直中衡平中準方圓中規矩尺尺而寸寸者法也因物鎔裁因勢順化隨時推移高

高而天下之者心也乃其本自然之經循至當之軌毋迷天之道毋佚人之紀道通其大方義批其大理超然獨與道者游而無意乎贊毀其必由學乎邑爲方陋然山高而水清文儒代有而深於道者本也敬薦所聞幾吾黨之士采焉庶亦猶師帥者造士之心哉彼以辭焉而已者細已侯所爲刻選之意荒矣

涂詩選序

余與荷亭子涂先生交未嘗不低回俛仰歎彼

潛學編

卷六

四

以其才竟不遇而老且及之也時時往從之游又未嘗不曠然自釋讀之詩沉適流宕當快意處若江河厯渾吞天浴日寓恍壯於冲曠寄簡達於流麗淫佚之中則咨嗟三復手之而不置也曰是故其所以自老耶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者耶萬疑水釋不撓於物者耶若先生者卽不遇可矣可矣夫古之人冥天地方類象形物我之一體達順逆通塞修短小大之同分安時順變能化而齊也則莊子之達矣而晉阮籍陶

潛抑又其人也莊晃洋縱恣滑稽突梯於其文而適無不可俾萬智巧者冥未能自解而遠遊天問亦恣睢睥睨上窮無倪下詰無際一發之於抑揚吟咏節簇之間而與之遊乎無窮彼其人皆遭世之沉濁而無與明也進無與遇退阨窮困約而無與處也故覽變化而達也陶君隱志冲澹至矣而阮子者繫時委運有憂生之嗟而達攝萬變之契而適寄言簡遠卽百代而下難情測也荷亭子之造悟予未之究原矣獨

潛學編

卷六

見

其詩高者冲夷類陶簡曠擬阮而流麗頓挫滑稽光怪亂莊涉騷庶幾哉成一家之言斯其人彭殤堯桀猶將冥焉遇不遇奚擇矣荷亭子名儲新城人爲南昌世家居闕闡冠纓踵接又女媯國諸王乃戶外蒿萊也家故富晚益旁落甚家人問家事輒瞪目不答餉之酒輒數斗已餽餽睡出與里中子歡笑謔浪由由然無間也顧時無知者而悲懼愠喜一不入其心而發之詩詩又尚古調不能錙銖律度而知者益希然

知我者希柱下史貴之矣荷亭子不自貴重其詩稿漫逸不檢余披其存者手選若干篇適什一二錄以傳夫自王侯至於有位衆矣皆適時而榮若槿花然荷亭子窮老且一官官不必揚也而所傳惟詩然有傳已顧不重耶夫莊子之於書屈於騷陶阮於詩皆寄也詩誠傳直蠹魚筐篋中物耳昔詞人詩傳者無慮千百家今其人與骨皆朽夫安知之哉卽不傳莊騷陶阮謂至今存可也然予爲謹其傳者非重傳也亦以

潛學編

卷六

見

見惜才感遇之心焉

包護軍詩序

包護軍詩者新城包鼎臣彥和所著詩也彥和屬隸軫事中丞欽南溟汪公公開府闕彥和領府中護軍稱護軍云序曰昔周官太師教國子六詩首風曰風曰賦曰比曰興而後雅頌衷焉蓋主風也夫天地播陰陽八方之化經雨暘燠寒之運惟其風風屬之時時叙而風從故詩之言風也風之言時也仲尼刪詩言列國風尚矣

亡而楚聲作屈騷冠焉被於漢而漢祖樂楚聲祀神房中若軍吹鐃歌無慮皆楚聲五言古肇西京而十九首沉深渾厚無慮多東京詩昌於魏靡於晉迨宋齊梁陳淫矣而聲病爰起已濫觴於律律研於沈宋而大昌於開元大曆之間五七言絕生焉蓋聲詩之變備於此則知詩也者由風生與世俱者也 聖代混一鴻朗登於周漢 國初詩已萌芽至弘德間而昌極於嘉隆上自騷漢樂府下迄歌行律絕靡不擬議

清學編

卷六

五

錯綜日新於變化蓋北地信陽濟南江東之倫先後震發金石具而八音復完今天下叩標者景動附響者颯起大者鐘鏞細者竿管高者岱霍卑者鄒嶧湯湯乎颯颯乎由 昭代之詩氣完體備兼前代而成風規護軍可覩矣始護軍為膠庠弟子員厭制科文不學去以貴為成均司子又不能居忍去以貴為邵武郡都尉方為生時父事里大司成王公前稱詩司成公首一調實有詩緣在成均師事武進學憲薛公

薛公贈之詩有壯懷欲上陳東疏幽意還同謝朓群之句奇之矣比入閩事邵武守吳公吳公故善詩又好汲引後進生能詩者敦琢之而詩成因得事汪中丞中丞令典護軍寔以詩移填楚介之吳興徐公公贈詩從更之詩具青蘿館集中嗣是護軍益得旁與並世稱詩諸豪俊人游所未見獨王李二大夫耳以故詩引類連萃音諧節美每一二篇出眎予予未嘗不稱善也可謂曰詩方護軍棄儒髦而韋附里人相與竊

清學編

卷六

五

笑以謂失畫第藉令護軍終守博士業不脫去何能為大人游不能游諸大人自潤益又何能乘風會起稱詩成名如今編也護軍既沒子弘策彙其稿刻之謁予序甚懇憶予宿業天峰時與護軍實同舍少相歡也顧予志闇修日掩關於護軍興趣而護軍時時命詩來賦思美人遺之既入官即倥偬戎馬間每過里未嘗不走館下謬恭如平生間出所著詩全帙示之予未有應護軍曰君薄吾詩耶何墨墨也予笑曰君

以詩方行海內予何敢薄君詩抑聞之詩逢於時昌於風漸於習乃默成而信者人也古風雅未論君所稱靈均子建太白少陵揭日月而行之天詎詩乎哉其質不可磨者真也令真者猶未卽擬議逼真能屈乎曹乎李且杜乎君謂優孟於孫叔敖果得當否矣故詩鏗然者音也義洋洋者風也森嚴者律渾然於篇成者氣淵然於篇中者思超然於篇外如或見其人焉者真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

潛學編

卷六

五

潛在淵君亦默然者久之弘策齒少氣銳好稱詩其易吾言乎其亦有味於吾言已乎

羅氏野草序

昔仲尼之教四蓋學文修行而主忠信也忠信本也其自言曰文莫吾猶人於躬行君子則欣然以爲未之有得豈不以行勝于文猶之本實存焉文浮不慙則華而不實君子棄之耶近世士大夫好稱詩亟矣一有著撰動自流布而詩有別才性諸天未易以卒合乃其所以爲之者

又本之宏畜厚力有格有識有音有律加之色聲香味而後神雖性才近之猶未易以卒造也无遠之者耶故流布未幾漸滅隨焉則何益之有矣夫行之言行也猶手持而足行生而有之而實入道者之穀率也孝仁友恭惠和謙冲性諸天而何患於不能患不爲耳顧不設誠焉行之而雕蟲爰亟亦爲謬於所操持之統矣營溪樵南羅君其人忠信其事父先意承志於所愛愛之事諸母諸兄如母兄其教家謹其臨財廉

潛學編

卷六

五

其睦姻恩意誦如也其與人交甚信蓋循循于古六行者從兄石首丞亟稱之不置兄捐館君遇之甚恩所爲詩其友人爲刻布焉斬余爲之序余爲序其質行如此俾君知當務者在是益疊疊於是而深於其本俾人之讀是詩也者知君之稱詩有本不當槩以詞人之詩目之也

棠陰鳴愛錄序

元錫讀封太史先平和令王公令平和時民所爲謠諷之三四復慨然曰是非古遺音耶是古

漢東京音也亡久矣今胡然來哉其音質如藁木聲止而息情愿而固則猶古之遺焉其辭曰中堂王祿造吾民福次任三年漳屬咸樂太平無報願遷相國鄧子曰蓋吾次詩而深感于洛陽令王君之歌云夫王國之化尚矣王國之化深以洽是故風厚而思深死而諷之比物而昌之無質言也而其情長是故懷其政羨懋之甘棠思焉懷其人丘中之麥麻感焉政散民流矣谷推傷其曠乾無致怨也下泉悲其冽浸無直

潛學編

卷六

五

辭也其楚樂其荷讎無疾聲也斯非文中子所謂仁義存焉者乎漢而降世守令荷歲月遷代之速也而慢急部使者簿書期會之督也而疾政弛不綱事散莫紀其甚也日朘民以生而懼夫日之不足也於是乎民殘而怨讎興焉臨淮之歌快其疆直五袴之謠樂其安作鴈門之行權其擁護音質情愿矣而君子取焉非以政善民康猶古之遺而里巷童耆樸素之音視文人學士雕蟲藻績者殊耶夫文人學士之言文矣

而非盡其質也其刺也幾乎訕雜乎嘲則何風之與有吾以是深感乎平和謠之情之質也惟質而風矣洛陽令死民歌之以祠王公去民謠之以思思祠之矣洛陽令之歌聞漢天子詔褒異王君拜子石爲郎今觀風陳詩之典廢惜無以平和謠上聞者然公元子太常公方以文學行業受知當宁公諸嗣又駢駢未艾益以是知天之報施善人者厚而平和之遺澤洵達也元錫以先執故父事公公子木妹婿也手授

潛學編

卷六

五

鳴愛錄俾爲序序以錄所著謠王子者知風者也抑見民所感者質有其深也公疑重簡達負偉度官平和直邑新造諸禦盜庇民有駿功會上大禮皇儲疏忤旨歸然忠慮宏達矣

學易齋易序

學易齋者子萬子曰忠甫所名齋也曰忠甫所著易原易說凡二篇言易精易繼準易大傳上下篇曰易原蓋準宋易通云夫易天體也天德大生體萬物而無體故命之易人受之爲心故

心常生生其應感起於物常發而常未發故命之中而天地之心存焉故首原中明卽心卽天唯常發逐於感而未能自反故心動而炎上日與物媾憧憧焉而失其所歸唯發常未發故火反藏之水潤而下天地之心復焉藏心於淵深之至也其深眇幽微之至也其行冲夷平之至也其所安止之盡也則圖書實先之故次原圖書一六皆下坎位也火下旋而伏則不燥而金從金流不耗而彌精介乎其貞復之乎坎

潛學編

卷六

五

中爲天根冬日至而專凝於黃鍾之宮藏焉藏以發而木道乃行渾乎天德而仁歸坎爲之源易乾象龍乾初象潛龍陽潛藏而下於下也則淵乎心象而天人致一也已綆有盡何可以及深毛有倫胡可以語微波尚之風不能以自平木鼓之風不能以自止殆矣心危以動而坎爲重險矣人道之患始此矣曰忠甫憂之闢未發以指中杓易圖以發中而約之退反反而藏之乎密微深乎微矣而攝之於平夷冲質忠信篤

敬深懲深窒深自下將之學之的也不動於意不起於智於黃中乎正位奠體而思不出乎是也則發未發之中一體無體之易坤從乾而道德之樞歸焉吁噫此入聖之機也舉是機藝之乎聖人不能也故四科六學各資以達材成德以施於人官隱此機秘之乎聖人不忍也故圖書二易天府寶之三公守焉以論道而格心學易齋易入於幾出於幾歸欲人卽人之天達天之天不二其體不離於宗無秘乎此幾而已矣

潛學編

卷六

五

古老曰有德司契無德司轍是篇也者其司契矣乎曰忠甫少高邁於人鮮挹下已學於羅文恭公中夜於石蓮渙然悟先天之旨就文恭質焉文恭深賞服之自是收攝保聚日嚴官學憲而歸沉心抑氣夙習銷汰疊疊於退藏日深舉以其三十年專致所自得者爲之言別而圓深而通玄而質指約而致博讀之深心守氣益如溢言表也乃或以言詮求之以言詮圖象間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有以微言達意者

有藉古言發意者有一言而用意多者有多言而寓意一者又乃有意在言外無可尋迹者言何必同易立象盡意圖何不具各指所之而爲言何不可也蓋易通通其意而不注於辭錫也固從曰忠甫游以遇合中稍闊晚入簫曲造膝武夷堂聆其言時而渙然時而冷然又時而淵然曠然已中自失而窅然也彼其感人者詎以言哉讀是編者其毋以言求之也夫其無以言象間之也夫

潛學編

卷六

五

潮陽呂氏族譜序

呂氏譜者潮郡侯大夫君世華父所爲其家譜也譜稱系出藍田祖宋銀青光祿公銀青以言事謫判閩汀州卽海陽之東林蓬洞山家焉傳七世而知縣公沂登紹興進士又三世徙潮陽峽山里盧岡則機學公也機學公後八世而有封文林公若大夫君父子則保世滋大矣大夫君令荔浦十年而民大和以優行起家令新城三月而政成遷今官荔浦故廣西荒徼地民雜

洞僚公不鄙夷其民而一體視之焚夷荒阻而安全之比內艱民號挽留焉蒞吾新適歲稔撫摩疲瘵出赤子於溝瘠而厝之衽席之上無何陟民頌慕保留之懇懇也大夫君故及元錫游太學濱行授簡俾序其家譜近世家有譜譜有序熟爛甚莫知所爲言而公歲時有聞問未嘗不眷眷於序譜也最後曰君豈忽忘予斯爲言耶乃考所授狀質其事按古氏族世譜呂得氏自四嶽虞伯夷封於呂曰呂侯以其爲夏后氏

潛學編

卷六

五

股肱心膂也商末太公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封於齊而呂國始微因爲姓漢唐代有聞人迨宋而大著其在陝藍田者本出汲郡已爲藍田人汲公大防兄弟出焉其在壽州者本河南文穆公始顯至許國申國公而大顯以遂爲中原文獻宗迄宋南不替舊譜稱銀青公爲汲公大防非也史汲公以紹聖黨禍竄循州至虔州而卒一未嘗踰嶺又未嘗判汀州其爲相秉國官金紫非銀青又未嘗遷閩則居潮陽蓬洞山者

銀青公非汲公也名逸耳且也譜澄海譜潮陽而足何必藍田譜有知縣公機學公若封文林公今有大夫君又何必汲公夫譜固譜吾之所自出也竊獨考觀古今稱家範則莫如申國正獻公觀其勅諸子嚴有法具載徽國文公小學書讀之怒然有感於人心而汲公弟大鈞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躬行之於家家諸冠昏既夕饗祀若飲酒相見之禮絜有文可觀又與汲公爲鄉約以敦俗秦之人渙然於古禮義可施行

清學編

卷六

本

於今也張明公亟歎之則呂氏之爲二郡望者自正獻公汲公兄弟始也大夫君視官如家視民如赤子於所試輒效今又譜祖之所自出而及親若身之所出譜親若身之所出而及親若身之所同出以正獻公之教家者教其家以汲公兄弟施之家者修之家而推之鄉禮相維義相勗樂相慶憂相弔反愛敬之本而致行焉俾人之稱之也曰今之潮陽古之藍田今之世華古之汲公正獻公也於爲譜豈不重哉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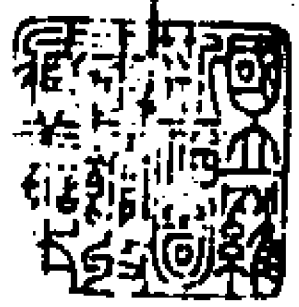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大夫君其以儒生熟爛言視之乎其亦有味於家難思致行之已乎

清學編

卷六

本

清學編卷六終



潛學編卷七目

午集

序

贈許敬菴公祖題夢學憲序

贈呂雲台邑侯擢湖州郡丞序

贈信吾傳君令蘭谿序

贈馮仲君令泰興序

送聶長君令宿遷序

送左長君上天曹序

送李先生歸高州詩序

潛學編 卷七目

一

送許沅陵君歸田詩序

贈曾君立夫出遊序

壽右司冠楓潭萬翁序

封刑部前翁羅老先生榮壽序

壽山福海圖序

壽涂少溪序

壽江母黃太孺人序

壽羅母魯孺人序

壽黃母傅孺人序

壽仰松劉先生序

壽張徵仕翁序

記

新城縣學尊經閣經籍

新城縣義倉記

新豐橋記

潛學編卷七目終

潛學編 卷七目

二

潛學編卷七

午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構李項元濂閱

序

郡公祖敬菴先生許公擢陟學憲序

自虞廷稱德曰惟善政其稱政修府和事正德先焉則知德非徒善也惟其政政非徒法也惟

潛學編

卷七

其教至於允命惟攸居而政醇敦學半以典學則德政教學其極一也一於德而已矣比中古而知德者鮮政刑之不如德禮善政之不如善教孔孟且亟歎之况於晚近取必於簿書期會之間爲大政課弟子受博士業轉相授爲興學極其所至如漢蜀文翁韓潁川之倫而止又烏睹德化哉郡公祖敬菴先生許公吳興人也以愷悌大德爲率先身教無日不討其民而訓之仁讓恭恕無日不討其士而訓之德行道藝人

之可聖盡人之可達天也剔浮蠹簡淫僻褒表

賢善旌揚節行凡可以正人心而敦末俗者靡

不悉意回易之雖嘗歷銓曹更憲臬敷歷中外

二十年而安心職業矜矜抑抑處一以化未嘗

幾微期於速化庶獄庶慎一以爲天刑天獄天

工天職疊疊翼翼不敢有一毫苟且玩愒之心

也好善之心亟於饑渴並生之德旁洽幽遐人

見其政平訟理吏稱民安以爲漸於上理而所

以爲理者豈其或知哉其大政在南城有覆丈

潛學編

卷七

二

在廣昌格

王庄在瀘溪議輕齋爲百世美利

先是天子用輔臣言念田賦匿於隱占而貧

弱負累也詔盡丈天下田而奉行者不勝其

指意以額外美田爲功以一則起科爲便甚且

魚肉貧弱以爲豪右奉公覲還南城民訟牒

日千餘上則大感如躬在病瘵而是時廷議

業且以丈量爲生事旨罷丈獨欲詢民所疾

苦稍清釐之矣公以爲失今不治後冊籍漫漶

貧富益懸既莫延且無極具覆丈狀上監司持

之豪賢爲游談尼之公獨與一二篤敬謨議矢必行首責親供爲案底慎選公正任開文精簡通書算者佐之而邑無不丈之田以魚鱗冊爲經以田圖小票圖小總票圖大總票戶總票頒諸民爲之緯造鱗總冊戶總冊若黃冊藏之官以待質卽有齟異得案籍而稽焉詳覆而平之延卿大夫士廉直勁正皆監督之而田無不覈之賦分上中下爲三則而田均通官民爲一科而賦均通廣鄉狹鄉爲一體而政均故畝小增

潛學編

卷七

三

於舊而賦顧損於初豪右不加重而貧弱者如倒懸之及解也他如廣昌民有孽子以產投益府爲王庄民大不靖力爲請於王罷之以廣王德瀘溪新設地阻險賦稅錢於官官復糴於水次民大不便力爲請於監司改輕齎以便民蓋公以千百世之畫任之一旦以千萬民之命寄諸一身以是非毀譽付之人以成敗利鈍歸之天卽德爲政卽政爲學直以天理爲罷行而已矣比三歲而督學陝右之命下郡大夫

士庶逮於鰥寡屬婦靡不戚然於公之去而不可得留屬邑諸令君亦靡不戚然於去公靡屏依也介我邑沈侯屬元錫次其事元錫至賤劣卽辱公知甚深其何敢干郡邑賢士大夫之權而伏在草莽聞閭里耆老父兄之言甚熟又何可無紀則爲論次如此乃公以憲臬司學政依於德爲教依於教爲化其必將譽髦斯士有德有造爲天子使矣

邑侯雲台呂公擢湖州郡丞序

潛學編

卷七

四

我邑侯呂公前爲荔浦令薙草萊夷巖阻而創造之業用考功最得贈封其先人矣督撫若部使上薦書者幾銓部以給事御史闕且徵矣會有以剛過尼者不得徵尋以內艱行荔浦民號泣攀慕枳車足不得行旣外除補新城適歲大祲公拮据吐哺起疲瘵民而甦之芟夷其蝨賊甫三月而政流銓部以侯任荔浦之日久法當遷遷吳興郡丞邑之人貽愕失色若生甫辟甫笑而奪其乳哺也若罹沈瘵積歲瘵養甫還

視聽而斷其糜粥湯藥也則狂走走府道走省
司走兩臺涕泣祈保留鄉縉紳大夫若衿韋士
助爲請念以爲邑十百年無善政甫有之而遽
奪之也會有伎者獨文移轉輾詳覆示事端不
果留於是縉紳大夫士嗟咨太息於其去相與
言邑介在江閩谿谷中距郡城且百里而遙監
司不時至部使者更十百年不一至吏治良窳
不可問民緩急無所控憊甚矣前之歲旱昔之
歲澇又加之螟蟻歲比凶民流亡展死而當事

清學編

卷七

五

者莫以告也秋甫登米斗九十文上之人方以
爲邑不告饑地故饒粳稻責平糶郡南倉粟糶
軍餉狎至也於是邑多盜桂蔣間業盡盜地犬
牙錯閩境者閩之人伺田未穫夜秉火羣爲盜
民保伍起相挺有亡溺死者而邑署篆者永不
詰盜詰保伍責盜所由死狀苛罰之閩境人因
赴府投牒懇不稱盜捕拒死稱行商衆頌敘攘
之死也蓋是時邑幾無天公下車則問民疾苦
與咻之請於府罷平糶軍餉粟曰邑周饑民無

所投命奈之何椎肌瀝髓爲旁近邑奉也邑保
伍用閩訴牒逮會逮者數十百人盡菜色縱遣
之爲請曰是保伍人拒盜者也非爲盜者也閩
投牒訟欲株連困之者也奈之何逮保伍相助
民十百獨以爲敘攘者快乎負販民有犯鹽官
令者又縱遣曰鹽民食所急邑邊閩食閩鹽固
當奈何責負擔者爲私鹽威之令淡食死也且
荒政故舍禁而薄征於是發公帑走閭右有居
積者勸平糶而市價無踴民盜斗升自活者釋

清學編

卷七

六

不治廣耳目盡得其盜魁若窩盜者王名掩捕
之斃之獄因用其黠者王微巡而邑銖兩之姦
畢具知盜耕牛窟室畢具得也盜迸之他境而
民安自條鞭法行他邑民不與官出納邑獨以
八班直日如異時公甫至四差分季徵置法權
於堂皇徵而四差外毫無須也邑官俸鈔攤酒
戶無幾吏程督以什伯則散四差中令以時
輸兩造至大者斧斷小者刃剖庭無留
淹囚手爰書成牘吏吐舌退禁下
語而贖

緩釋勿問也強黠者不得肆細弱者且爲給批
照護之爲後事防市猾有負商直者兄病死以
毆死想匿不出公發卒起屍致之場就檢猾乃
出責納狀曰死有傷必盡法脫無傷若納其死
狀反坐矣猾大恐服誣罪當死謝罷去他服砒
霜死若縊死什勿問而被誣者不破家愚自斃
者得無枉死也他諸陳條教禁奢靡以導俗申
約法懲陵僭以飭紀禮賢優士館穀賓旅以示
化更僕未易數也嗚呼以公之政令少留期月

潛學編

卷七

七

庶幾哉民有蘇乎而亟遷奪之斯遵何過也且
也公最在考功法當遷則何必新城旣補新需
政成而遷何後焉又何必吳興公嘗以給事御
史闕且徵需後廉謹明信卽以給事御史闕徵
可矣又何必階高權縮屋厖一郡丞爲也夫木
數徙而痿炊數颺而失飪冬而補之迨春而遷
之獨奈何使賢者僕僕於奔走居者困送故迎
新爲也相與走鄧元錫問焉元錫曰噫噫吁文
中子不前言之乎郡縣之政殊異乎列國之風

也列國之風深以篤其民因郡縣之政悅以幸
其民慕邑之民得公悅幸矣乃不卒撫我也而
慕自六季患之斯何得免哉且歲之杪微公具
卒瘞何渠有視息歲之春微公盜四挺起何渠
得帖席民散久矣日微公漢循良之政終不獲
少覲於悅幸已泰則夫慕又安所得辭也曩郡
守許公牧吾盱三歲有大造於民政甫成而擢
民今祝尸之時先令爲黃梅章君以仁恕得民
中蜚語力保護而免日憲副房公巡吾盱歲大

潛學編

卷七

八

款民倚疆糶爲盜莩鋤之而定乃許公居恒款
款歎以謂新之乏良吏已久也二公皆吳興人
見呂公其將以得公佐郡爲吳興喜亦猶以新
久疢復失公爲吾民惜哉諸縉紳愀然久之有
間曰雖然吾終無以釋吾慕請遂書期語識吾
慕爲公贈

贈信吾傳君任蘭谿序

信吾傳君學成舉進士入官出爲蘭陰令過學
潛生問政焉學潛生曰生學於潛者也病學之

未能何政之敢知無已謹誦所聞而吾子取材焉記言之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之先志尚志也語志其學也官之先事正事也語事即學也今挾策以劬聚斂而講命之曰學乃釋學入官役役焉簿書期會獄訟斷射爲大故曰吾先事是役事非學也且夫牧者之求牧與芻也必察其肥瘠焉時其飲食焉其肱之而升擾之而馴者順其欲也故政在附民烏獲之力舉千鈞如錙銖然或掣之肘即一羽弗舉也故政在獲

潛學編

卷七

九

上龍之可參而醢也虎之可檻而弇也欲惑其靈也室有牖以爲明而播糠眯目牖弗能自爲明也故政戒苞苴而繩左右最急天之有風不以宣四氣之和而導五行之順乎疾威則順然不肅則不威故政時有猛焉昔人水火之喻善喻也爲子太叔言之也鳴鳩有子七而養均者其心一也而貳妃耦嫡以愛溺而或偏衣周於身而風俞之處必襲之喪政之先斃獨是已無異於其平也夫一邑之命寄一人而一人之聰

明羣蔽胥惑焉耳目之所摘發心志之所通億其與察者幾矣必取之於人語曰十室之邑有忠信焉百步之地有茂草焉語有人也君行求焉得忠信直諒多聞之士而日孜孜焉咨度詢諏無已之爲狗而天下其孰能蔽之大匠之治室繩墨定而拙工弗辟羿爲射而彀率弗定即欲中無絲也守令有繩墨彀率焉國典有須知是已今忽而爲具文是所以無政也夫蘭陰非浙西之衝乎事禁如絲矣治絲者毋厭其焚

潛學編

卷七

十

毋煩懣其心凝於一而理之於學也庶乎語已學潛生退謂其人曰傳君必善蘭陰人曰子何自知之曰吾何德以加傳君而傳君下之其下人也其好善也夫好善即學施於政必達矣

贈馮仲君令泰興序

始予之得馮仲君也蓋寶若荆璞然時仲君甫冠耳乃所遺尺牘燁燁異采則大驚謝自謂不如省其私中澄澄如濯於物務脫如也與之語無悟弗超愈益喜日夕敦琢之仲子亦嚮信甚

顧子學未有立無能翼之道也居久之弗雋觀
侮逢彙居忍動拂而塵罔亦少冒焉則時時竊
太息之今年春始克成進士銓令楊泰興歸過
家而志意矍然語稱其志意蓋予喜而後可知
也君之言曰渠少不嬰物自衣服食飲畢無擇
自先生所明也頃得舉念不欲以筐篋溷有官
幾什一而更乃大困今幸有官卽有沒沒者此
其智與傭夫販婦等耳非夫也渠京邸祁寒堅
卧一簣結夏一葛食一孟同進者卽解衣推食

潛學編

卷七

十一

弗受也弗受也者念且倍親而仕當攻苦茹啖
爲國家守官豈問家哉注銓時或請偵所得邑
則掩關卧聽注服以爲惟上之所使之旣得銓
謹往從故人長者問治官或語我曰令非能自
爲賢也乃其衡在上又赤縣多諸直指使者獨
伺使者所欲予予之欲奪奪之所深欲力致之
名薦剡稱賢者迂矣渠謝曰幸甚公乃教我抑
僕不能從夫是婦而冠者也吾守官豈伺上意
哉又或語我曰泰興饒然地多豪猾非武斷

莫可勝任矣渠曰幸甚公教我抑吾聞牧民也
者牧之也非芟刈之已也吾必先諄翕誨諭之
已申督之又不聽乃刑抑渠也固而闇於事今
幸在事懼弗任事也敢受箴而行予謝歎曰潔
已政之本也守道守官之要也強教悅安政之
上善也君慎操此三者而設誠致行之於事官
何有無已其藏用乎吾子固希世之寶也其處
璞也久矣今其奮則藏之益也今恢恢乎登諸
大廷必善襲而藏之惟恭與慎可以守方惟惠

潛學編

卷七

十二

與和可以養威惟靜事居忍可以保廉古之人
不擾其心亦不擾人之心藏器於身聚百順於
道故方而不閼威而不殘廉而不剡也廉而剡
威而殘方而閼是用而不藏也不藏且缺如政
何且吾聞東楚之俗近徐淮剽輕而易發無論
東楚江以南恒患之君無忘君之言而將之以
慎事重發庶矣泰興君起拜謝曰渠不佞居受
學之日久其敢忘渠之言卽忘渠言其敢墮先
主疇昔之顧訓

送聶長君令宿遷序

今天下之爲令長者有恒言皆曰世以資限格
官卽達與藝如冉季終繫而不獲聘也世以監
察糾官卽廉如由夷周慎如子羔終以索瘢指
瑕見疑而莫之信也世以遷代頻亟任官卽戴
星而出日中昃不暇食宵星而入日猶然不給
也則亦不察於古今之變矣予讀孔氏家語夷
考其時齊魯宋衛晉楚之君有恒尊於上而
國高晉六卿魯三家之屬又各以其國公族大

潛學編

卷七

十三

夫專政而擅君何渠不若今之監司按察好下
順已而專擊斷乎其時之用田賦用丘甲豐取
虐與刑政之頗辟又何有異於季近世之所爲
也仲尼之徒七十子之賢高者佐國下者宰成
宰蒲宰武城宰單父莒父而止志何渠盡行卽
孔子之聖其爲中都宰年旣五十矣後四年而
爲司寇踰年攝相事而齊人歸女樂也沮之而
遂行又孰爲久任之哉中都之治漸於化男女
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幾無論矣而季路治蒲

以三善而蒲治子游治武城以絃歌而武城
子賤任人彈琴而單父治巫父馬以戴星自
亦又治子羔治成成不變而蟹匡蟬綏之歌風
焉曾不以君卿大夫或掣其肘爲解也斯遵何
道也三代而下獨漢天子與二千石長吏共民
治而刺史監之直指使者時巡行焉故循吏特
醇唐藩鎮擅土州縣吏類不得有爲於其國宋
法舉甲科高第廕廕判於府丞簿於縣久之乃
得令則今制舉賢書者畢得以令宰入官亦

潛學編

卷七

十四

豈爲不遇哉誠父其父子其子恤孤幼而哀
獨可以附民誠治官而平臨財而廉事上恭而
遇下順廉平恭順之節不易也可以獲上誠虛
已下賢有所爲父事之者有所爲兄事之者有
所爲師而稟度之者絃歌風行愛人易使匹夫
爲善爲不善於家如家至日見之也將何以爲
神明王而百福宗之斯豈盡監司守邊闕我而
不得自爲也且夫仕以爲民非以安身仕以自
益非以取譽仕而安身取譽乎末矣而孔子難

之以不獲乎上民不得而治也故安身難志行
不孚名譽不流欲獲上無由故取譽難身不安
譽不流欲道行無由故安身取譽難乃其致之
也惟反求諸已勿專善勿怠教勿遂過勿留事
而戒先於忿速慢易怠惰奢侈專獨而距諫也
皆反求諸身今監司之糾察也已急而吏治之
匿不見情也日甚獨伺其顏色逢順其意欲而
事之故俗以日偷誠循古之道順今之俗平其
心易其氣而將之以慎蒲武城單父之治何渠

濟學編

卷七

主

不相及哉予懷此次矣未嘗敢以聞諸人鳳泉
聶君與予游二十年其為人明達而周慎好賢
樂善又明於事情與權今令邵之宿遷過焉別
則具以其說告之餞之郊謂之曰君無薄宿遷
是古宿乎之國也地薄河土瘠而民勤勤則思
邑之文士大夫寡而民靖靖則安又南北之衝
也政善民從則譽易流而身安吾且以君之行
上古之道宜於今矣

左長君上天曹序

左長君者盱人也家世居學麻源第三谷中阮
雋受學於郡公敬菴許先生有造矣許公遷陝
督學走贊來問學元錫謝朋從久歸贊不敢當
與之入蕭曲登會仙巖切磋焉以君有味乎靜
體也則偶坐默對於天命平康時幾之則時悟
時證時切磋於危微之間而長君渙渙乎有入
也爰賦詩贈焉已成進士慨然曰母老矣念不
能須臾則謁告天曹歸歸信宿而過予問質臺
臺也會內艱毀甚而以其間建家祠咨古制爲

濟學編

卷七

主

寢堂門庶秩如也家乏贏而歲時推少周族鄰
沛如也外除且北上就銓來問言元錫曰錫何
言國初尚親簡賢而取士薦辟於舉貢並重
後他塗闕抑唯獨重進士科士之登是科也如
其登康莊也內臺省外方岳即上之禁垣省闈
無不可自致者而君則既擢巍科矣良馬逐惟
與衛目閑而又何難焉長君愀然曰嘻詎無難
乎何渠無難之者乎曰有之然而難言也請問
焉曰程記不云乎古天下如溝壑理成之難

功而壞之粹未易壞也今天下譬一大陂澤也
粹難就一傾則潰決而未易收夫 禁闕非輔

上德地乎古上下交今天大臣近臣者不時見
或歲不一見也卽見靡獲自盡也臺省非秉國
是議政地乎古官有分守今獨循故常舉職司
自盡而可矣國大政官聯采錯非能以一人任
以一意行也國大議則發言盈廷各以其意劑
之何知夫一事之所定當事任則懷媚與居間
交作牽掣因之瑕譏從焉外服非以保大定功

齊學編

卷七

七

庇民乎古田功民功郡縣之所得理者而監司
持之卽郡守弗得專察賢否覈廉汙省臬之所
得理者而撫按奪之卽監司獨名相維屬已也
以上願示指下逆意趨事獨工爲文移以相覆
今仕者推難惕易安祿而養交其舉職司盡瘁
者又苦代亟也何能立事矧曰庇民且也天下
神器 國家一統三百累十年譬晝且耄矣日
保攝之梁肉猶然難之而蠶裕否積平陂之運
億然欲飭治傾否無繇也是則難長君威然避

席曰吾何將而乘其易又何操而勉其難吾終
且奈何元錫曰難易者天也亦人也心惟其難
事居其易素位遵職察時幾而兢業將之者事
天治人之則也夫人心則恒危矣危何能知微
不知微又何能乘時是以上易肆下易靡平易
泄泄危易惑以懾也嚴天之時命省其幾以入
微鎮喧以定處棘以平爲難於易處易以難爲
於其所得爲不爲於所不得爲得爲乎勉不敢
惰不得爲慎審其可與以爲行衛以爲衛以居

齊學編

卷七

十八

上居下而時行時藏夫何爲哉幾及時而已矣
君深心沉智視君猶親視天下猶家族乘時而
致行之天下其孰能難焉於戲此易道也敬菴
先生深於易時行於京師其有以進君矣

送李先生歸高州序

邑博士鰲江李先生晉官王傳已浩然歸也其
弟子族立偶語攸乎愀乎恤恤乎其不能釋也
則行咨坐謠呻唱吟和有頌有禱有風而詩品
業成冊矣乃族立而言曰是思之所存也吾儕

事先生有年矣心誠嚮屬之故思辭以抒思也
辭豈必工惟其思則題之曰泳泮存思又族立
而言曰始先生至監司屬署邑篆先生曰是宗
祝而與知割也不可且人有民而使之吾安得
而尸之吾不能卒謝篆事去其有謝也以有違
也是不曰靖乎先生身視處子利視土苴推薄
祿歛諸生之貧不舉者口不言有無士釋菜而
贊或貳以傳先生曰是蠻序而錐刀也不可且
吾有士而師之夫安得而資之卒讓不受是不

潛學編

卷七

十九

曰廉乎又靖而無挺廉而罔劇日默默焉休休
焉處羣不爭履卑如素無遽容而有守氣是不
曰賢乎則羣走鄧子屬論叙并其端鄧子撫卷
不言者三已而嘆曰久矣乎予之不聆於斯作
也今聆之有思焉感焉諸彥曰何思也則愀然
者久之曰曩予少時蓋及事延年廖先生廖先
生口峻峻不能道事辭深中篤厚信然於士心
去之日而謠而歌而壺而漿自城東門屬之郊
袵袂相接也彙其詩冊曰桃李留春士罷業去

者有苦李領春之詠焉後有之乎乃今見李先
生故思曰然則何感鄧子曰曩博士君有羣士
於佔俾嚴士於辰酉日劬劬勦勦者矣乃士不
德也二先生不言而成蹊人詠歌之夫其樹桃
李也夏得其蔭秋食其實焉荆棘有是夫其在
泮壁也可濯可憇又清可鑒也故游焉泳焉漬
汚有是夫蓋吾感夫誠之可以被物也羣彥曰
善請遂書斯語爲斯敘

許沅陵君歸田詩序

潛學編

卷七

二十

沅陵令許君官於沅三年矣政通人和聲籍甚
監司守薦慰君剡檄交馳也以賦課甲楚郡邑
致一欽獎蓋全楚令僅君一人云丁丑春君自
沅入覲時天子宰相方以明作核吏治略
資格拔乙科若貢官郡邑有望者輒超擢鄉人
私億君且以治行最顯擢無異也君歸自覲
行抵家則弛然卧不治裝家人請爲裝君應曰
唯唯卧不起再展月親戚若沅胥吏在行者交
趣裝君又應曰唯唯度且滿三月則具狀稱病

請退修家人愕不知所出胥史貽愕泣曰公方爲沅陵天何爾爲也賓戚交勸曰公方爲沅陵庇何爾爲也君笑曰吾志決久矣需時耳或問何也君曰今之令非昔之令也昔之令令人者也今之令令於人者也誠令於人卽善爲令直善爲人使者耳何志之得行吾志決久矣需時耳曰誠若是公胡不夙戒君笑曰令夙戒志靡得決乎於是胥史持署狀悒悒去辰中守得狀讀之貽愕曰今方爲邑長最何爾爲也問胥史

潛學編

卷七

王

若長官信病乎曰自署狀手授吏不知病也曰若是則何可得去再趣駕而君竟謝弗復起於是邑人士咸太息泣下稱其賢當是時撫臺陳公業復具君政狀聞上矣於是鄉人士歎始之億君者尚淺也自教之衰士靡於利祿家於官匪曰家之直身命視之一失之輒黯然色如土涕下也有能信一旦之決如君者乎雖其決之妻子昵之曰榮塗百足也牽之矣親友歆之曰無仕可卽也繫之矣僮僕聒之曰百望攸屬

也休之矣有能不告妻子不謀親友成一旦之決如君者乎世固有棄印綬歸不足難者矣比察之則上不獲上也不然民難使也又不然資地難自奮抑年且及也君兼有上下之譽營畫精力非引年時也又適當天子震刷刮靡之候固自奮之會也而能信一旦之決成不可奪之志可謂真知輕重內外之斷者矣於是競爲詩歌以壯其歸君門人陳子璜哀爲卷屬鄧元錫爲之序

潛學編

卷七

王

贈曾君立夫出遊序

曾君立夫者撫華容大夫之子也始嘗學於歐文莊公慇懃乎自修已受學於近溪先生聞體仁之教意恢恢大也遂慨然有四方之志過鄧元錫而問遊且徵言焉曰遊以爲信也元錫曰予聞之矣古之君子學之鄉國焉學之古今焉學之天地焉而後益爲無方而睢睢焉盱盱焉寸一丘一壑一先生之言以自好是丘里之言一末者也昔顏子親在而貧乃從夫子周遊

焉之匡之陳之蔡不顧養不廢先師之志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是遊之益也抑聞之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步蹙者不可以行遠必也其學乎是故心惟虛而後能通天下之志心惟幾而後能研天下之慮心惟弘而後能大天下之畜虛器入水靡不入也有物焉實之靡不郤也以不虛也反者道之動而局方者迷微者幾之神而滯言者徇幾不研也道則廣矣大矣培塿之登曠然天壤郛屋豐而日月之明弗覲也言貴弘

潛學編

卷七

王

也先師之教曰王忠信忠信譬則杖乎杖所以行詩曰葛生蒙楚蔭蔓于野則不擇之過也夫東風湛而酒醴疫風行而人病景風至而吳江之鱗浮已則竣夫世亦有風焉今千言一律者是已然中之者病願吾子之擇之也詩曰探情知華覩著知微故微言可繹而病其易忽願吾子之繹之也夫古之君子乃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而世有三遊荀仲豫患之勤遠廣求徐偉長疾之誠病其賊德焉不然夫豈不知遊之

爲益也錫也固欲登覽名山川以自廣就有道求質焉以毋老而憚遊於君行壯之矣君行遊歸其有以發我夫

右司寇楓潭翁萬老先生八十壽序

元錫始讀詩南山稱萬壽無期讀閼宮稱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以爲適臣子頌祝之至情也云爾豈必其信比讀易玩文王後天圖表天地久成之用而後信詩人之言有道也夫後天圖出震齊巽見於離而丙炳丁章盛矣比長夏土

潛學編

卷七

王

王之候溥潤上行隆極蘊蒸畢殫方於柯葉華實天地之精華疑於旣竭故曰致役乎坤致役云者譬毋鬻子贏之爲充殫心誠於顧復爲之役也於所爲役宜甚寶惜之矣至兌而厭飫悅懌物欣欣自私而民夷若其已泰然比坎則專靜寧謐退藏產室玄淵自佚舉向之所爲役者則落歛藏若一未嘗以美利利之舉無愛惜而歸之反一無迹也譬勞而行休無所復之此天地所以長生而久成也是豈非爲復於時爲暢

月禮磻而息老爲酒以介眉壽勞焉而旣蜡不興功大人法天秉輿握符厚自勞而順時行休於萬壽豈有期哉然則詩人所頌而禱之意固天之道也右司寇楓潭萬老先生事 肅皇帝宣力中外爲時名臣三十年乃老又二十年爲萬曆甲申介壽八十替僕卿敬吾魏君過元錫役爲文以頌元錫避讓則曰學憲君實命之學憲君者翁家嗣曰忠也元錫於二君無能役况能以文役乎獨念曩得從二君游實始慕翁之

潛學編

卷七

五

爲人以爲嶽立山時殆其不可迫而親也間得謁則翁德威禮恭卽後進生嚙嚙與爲禮私竊歎以爲下下之盡也下下德之柄福壽之所歸也已從薦紳先生問翁行事具知翁所至宜慈惠和一主於樹恩居恒言人所爲貴仕宦者得廣樹德耳不然庸仕官何爲夫人依於德樹德生人之大德也福壽之本也乃今得萬司馬所爲翁事傳讀之已又從二君所得詢翁飲食起居狀而後知翁樹德下下者深於道也福壽之

宗也嘉靖中天下適生長豐懋之運 天子特衡繩尺於上勅工肅度恢恢乎明威翁於時起家進士効忠勤自奮自縣令給諫藩臬長貳以服在九列靡不職也自兩都以至四方東青齊南閩粵遠逮於湖貴之郊靡不歷也爲令時務節愛撫摩稱循良未論卽入爲司諫驅逐權閹條振風紀一何卓犖也他諸守憲臬則姦宄備出旬宣則惠澤流清軍實則枉濫滌凡可爲國家役爲蒼生社稷役者蓋不遺餘力辨治之揆

潛學編

卷七

五

於天道可謂致役矣及返初服一不以等威自異怡愉宴豫與田父畸人相過從無間與後生小子相唯諾不倦而田夫孺子者且相忘於賢愚相忘於貴賤日與過從唯諾相忘於無何有也回視其平生更歷勞勩名位勳業若晴雲太虛舒卷無際以藏用於無爲今登大臺道刑德尊踵息深深而學憲君日研精於真靜理性之學七箸之暇時以其說佐修黼元命之符日握以固日勞以暢神守泰而氣凝南山闕宮之稱

豈有間哉曩翁遜碩膚而歸也論者頗以未陟元輔柄鈞樞爲翁歉而不知固天之所以壽翁也矧八龍五鳳林立盈庭且將舉所遺餘未盡者厚蓄時發以爲後事端詩稱祚胤易言成艮是之謂矣邇學憲君見命之詩曰心以下方小神從藏後圓竊味之以爲匪直聖學突與妙詣此卽長生久視之道宜不出此而元錫不足與於此也因魏君命敬書之爲萬壽祝

封刑部前翁羅老先生榮壽序

潛學編

卷七

七

始子羅子志希聖達天之學舉進士歸養以內承其親蓋父母昆弟仁孝翁如烝烝也已而學行乎邦之人邦之人靡不變者又久而行乎旁郡邑旁郡邑士率煢煢嚮方矣居十年而子羅子入官又八年拜 貤封之 命而封刑部君前峰翁若母太孺人適偕七十壽子羅子會又以部使者奉檄至獲稱觴於庭若有天合者然吾邑諸人士志學者胥謀所爲壽元錫之辱於子羅子者最久蓋每見而未嘗不得其所欲也

比今見則矍然顧化茫然不得其所爲方以然若忘者屢日或問之子從子羅子之所來乎曰然曰子從子羅子之所來而若遺若忘何也曰有諸曰有之曰有之則信矣予一不自知殆其悸也曰子羅子何如人也曰恢恢乎子羅子之所爲人吾揆其方末由也矧有以措吾辭雖然試言之子羅子之爲人博大而無涯浩浩乎莫測其端倪充充乎其無窮彼其視堯桀彭顏化之齊而齊也然吾得繼見見其居矣其中閭閻

潛學編

卷七

七

其動申申其與處熙熙翁年耆德刑稱道不亂而內安其孝二季協順安其友而亡其慈其於人無不愛且容也而近遠小大忘其仁若未見夫春乎元氣始至葇甲萌生蠕動昭蘇而熙陽之登景舒舒然遲也故曰旭日旦者鳴鴈雖水膏動者萬物從蓋暘氣煥沐斯生生者引端無窮也記有之曰心天而道傳有之曰見大而泰吾以方揆之殆猶之春然生德暢而仁體完然吾猶人也吾安得以吾方而揆夫羅子之爲人

或曰今羅子曰躋華踐要日承親子顯榮彌壽亦意之也否乎曰天有所獨厚人有所獨至天有所獨厚福善是也人有所獨至敦孝是也天之嚮應善人也篤而報効者徐子之顧復其親者備而應之者遠封君之積裕者久光施者未耀而食報也遲矣是故年劬而麗榮紹而光母隆而莊昆弟子孫胥翼翼以將養也其養備故形以不衰其志懌故神以不搖形神全故能與天地久長是故慶若天合壽若天篤榮若天錫

潛學編

卷七

三

而滋至也今夫春景舒而遲生日引而滋物日長以訢訢榮也是引年之徵也是子羅子之期也故百年日期頤然吾猶人也吾不得以吾方而揆乎羅子之所志矧知乎天之所命諸同志莞然曰子之言天人之際淪淪乎具矣請哀之爲萬壽祝

壽山福海圖序

我厚山丘公之守泉南也惇大弘裕致惻怛之愛敷惠和之政爲天子尉薦黎元躋之於仁

壽稱循良焉晉憲臬居東職防河乃公念東人殫弊於河防驛傳勞費無已時閔閔也慮不獨在河所巡行語郡縣吏謹節愛母令民失職爲國家憂會歲大稔民嘯聚起相挺爲暴公請兩院以單車行部大興發振貸之煦嫗遺黎招輯反側則又起捐瘠之民而安利生全之蓋是時黃巾綠林之變旦夕叵測而公以一軺車宣上德厚下勝於十萬師之任也時頌共以爲尤功方守泉時屬令有憑幽巖爲恣睢者公廉

潛學編

卷七

三

逮其私人輒護庇方命則慨然曰奈何憚幽巖故令一人肆於民上爲禱祝也亦無爲貴三尺爲矣竟絀令居東時所舉按亦然而閩督府奉上相指欲有所釋憾見其指謂公公屹不爲使當道者恚公沮格陰使人迹公事以快意而公自未第時杜干謁嚴取予不以一毫加諸身起家登甲第二十年官二千石力尚難置一區宅迹公者無所發忿則爲飛語四中之公以見糾賴泉人士頌共爭之廷乃竟白元錫束髮兄

事公視遇於骨肉不啻底裏洞徹無所間而上諸事一未嘗挂口於督府有夙誼悛悛乎語若其厚遇之有加也獨泉人士及他知舊爲予言如此此其度豈世務赫赫爲名高者倫哉今公異時者以其身爲社稷榦剛柔時措不激不撓而招麾之不來去也古所稱社稷臣公近之矣彼其伺柄臣指危人以自安敗人以自成幾幸寵利雖有小得旋即失之其爲賢不肖何如矣公所志樂道人善務惠獲上信友而不逢當路

潛學編

卷七

三

旨危其身以安人於人無不厚其然諾可信覆其廉靖無濡染人皆信之而矯矯有大臣風節卽深知者未能或知之也譬之高山大嶽宣六氣產萬物鎮定凝靜而蓄雲雨發光英以爲丘阜林藪宗譬之海納萬川引晦濁自廣其去江河汴澤不可爲量數而一未嘗以不多也故山海者天地之房國家之寶藏在焉公具體之矣始公官兩都覽山川鉅麗未論其守泉爲泉海其居東所按察爲東海岱宗在焉世之祝頌人

福壽恒必曰山海以公德厚而又有得於山川風氣之助如此後十年二十年且以黃耆立廟堂爲國柱石於祿位名壽誼有涯哉元錫私於公謀所爲公祝頌者親恒情十百會有爲山海圖見遺者則以爲山海莫如公效祝頌宜莫如圖爲著論其端如此

壽涂少溪序

新城族望稱涂氏乃族姓姁聯涂鄧爲睦自高王父御史公於崇德君友厚善如一人而中山

潛學編

卷七

三

小隱翁又曾王母所自出他諸世叔母若羣從媾涂者甚夥予女子子又爲少溪君子懋文妻蓋耳熟其世家自南溪公而來至觀瀾翁登八袞三世矣載考郡邑志涂氏登仕籍表著者未論卽隱德自建可公而下與紀載者四三人一何盛也豈所謂富壽康寧好德於錫福均耶抑德必福耶今年秋九月少溪君六十矣知友北川王君輩委壽言余方杜門卻酬應謝需後而懋文助爲請曰願有勗也予乃言曰惟少溪惟

乃父暨予父以耆老聯鄉會胥禮讓胥訓誨老
不懈彌嚴時君既壯予尚少業見之矣以予所
聞誦覽洪博孝友恂恂修鄉人士君子之行至
勤賢令長手勒書詒以決事是中山翁之行也
承先德身兢兢退讓敦敬敏任恤至勤郡太守
召見諏民隱賦詩贈焉是南溪翁之行也孝友
剛介崇儒紳則蕙菴翁之行也彼其年皆登大
耄邁古稀君承家行又資明果無綺言今年且
及耆古杖於鄉時也杖之言杖也以扶老亦以

潛學編

卷七

三

家鄉行可憑杖也君誠嘉父兄前人之行隆禮
敦讓期 毫不亂俾鄉人觀焉杖焉於爲壽不
多乎哉卽不然登期耄而耄焉何益亦無爲貴
壽爲矣且而不聞而南溪翁之言乎或問翁君
壽而康者何豈有術然乎翁應曰唯唯否否一
介老唯清心寡慾而已是壽符也必持而往抑
又聞崇德君官吉士時遺二弟詩勉平方寸毋
求多日懋文脫躡芳科第君尚循循抑抑其無
忘崇德君之言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式穀

之謂也北川子曰美矣夫夫之言可服踐繹思
也稱其人及其世祝其年勗諸德君其勗諸君
而勗諸後十年若四三十年夫夫且持左券質
君矣

江母黃太孺人七十壽序

先十年吾友江君棹母太孺人黃壽六十矣鄧
元錫以通家故念欲爲之文濡毫已輒咄咄罷
曰遲之遲十年所矣其遲也蓋待也已豚子儀
娶江氏婦產二子矣爲孺人女孫今年夏迫七

潛學編

卷七

三

十壽辰儀請竟文爲元然坐者久之既乃言曰
嗟乎儀吾豈能顧忽忘爲言耶往吾與江君友
厚善蓋少也日切磋於古研精理性之學已寢
食一榻者十年今榻故在也顧吾少也孤乃江
君之孤尤少也吾有母老日喜懼交於心乃江
君猶然加苦焉斯庸忍言邪始孺人并歸文學
江公文學早有聲黌序間無何遂捐館時孺人
未三十齡也長君櫓方數歲乃江君適襁褓中
乳乳矣孺人勵勵柏舟之誼日儀特自勗蘋蘩

拮据舅若姑安焉今白首思不闕於載馳蓋義
自斷也斯其事忍庸言耶長君至仁愿寬江君
猶中自勅已聞學咸自力乃孺人慈子甚不欲
勞以業曰兒無自苦即業如先人胡益長君遂
棄儒生業業善養矣予始勸江君學曰必無廢
先人老母以內嫻故勸孺人許同學曰必無廢
業始共學業之窮旦夜閱寒暑矻矻覲少有立
也今二母咸黃髮江君徒螢案自苦予偃偃潛
學猶昔也故難言即言難爲心杌杜不云乎期

潛學編

卷七

五

逝不至而多爲恤小宛不云乎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吾與二君者之謂矣誠懷二人即明發能
寐耶乃不寐不迫明發邪曰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誠念所生不夙夜自必求無忝耶即忝之
能夙夜耶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夫感親之年
誠喜之復懼之矣乃而我日月亦征且邁耶誠
征且邁不懼之耶繼自今繼嗣我日益栗栗然
懼矣故遲之遲而又久有間儀請曰問君子之
言也必時今太孺人壽宜衍衍言乃言之黯黯

斯何也鄧子曰儀爾一不三復於柏舟之篇乎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故夫富若貴不必永其親
誠賢永之矣貧若賤不必忝其親誠不肖忝之
矣其無忝也其匪懈也能懼思也是壽親之善
物也今夫藥苦已而氣厚完故藥壽竹勁已而
節峻故竹壽即言壽宜不能釋予之前所言也
識之

羅母魯孺人壽序

予燕居考觀當代作者之述志縉紳先生於閨

潛學編

卷七

五

閨女婦之事縷縷也乃壽而爲之言亦比比有
之漢而上未論即唐宋名人別集著者猶未有
壽言竊怪之以爲世靡靡乎殆其文也夫文感
而情微及讀詩乃知詩人之愛而祝也必曰壽
曰萬壽木樛之頌福履成焉令妻壽母魯頌著
之然後知質文代變而所謂情者與生俱者也
蓋依古而來况夫縉紳作者之爲言夫孰非其
姻婭戚黨也而焉可得廢也營溪羅氏於邑爲
一姪於予宗爲世姻魯孺人國選君半川先生

之配也子長君女歸爲子猶子景德妻子從兄
又孺人子壻也故孺人閨閣之行獲時時聞之
爲歛容敬起焉今年冬魯孺人壽七十矣子德
請爲言夫洪範錫福成終於壽考而內則王教
肇功於姆儀魯孺人事半川君宵夜績以相讀
而半川君鬱有文爲時髦斯爲妻令哉孺人事
姑順事母孝而牀第賓接鳴鳩之愛如結也庶
幾哉樛木之風半川君捐長君方學太學孺人
亟治含歛徐綜家務井井以待長君而長君歸

潛學編

卷七

三七

有立也今又爲壽母卽如是雖微媼姬戚黨之
聯猶當爲之言况其有婚媼之屬乎媼姬戚黨
之聯年及耆而耄也必壽而爲之祝况內行可
有述乎獨怪余非作者不能如古人詩人爲張
而相之揚詡而傳之也夫言與其文也寧情予
不文然視夫不情之言則遠矣

黃母傳孺人七十壽序

始黃叔子於頑兒儀齊齒也儀甫入家塾與叔
子偕事外傳鄒丈人當是時伯子游鄉校仲子

系從子治朱氏易甫三月而彬彬焉文矣時叔
子方毀齒警秀甚予愛之每授儀講業必令叔
子偕而叔子津津焉媚學也乃家大人念老且
及訶止之曰若伯仲治經生業未效也若何爲
者亦咕咕囁囁爲乎當誰爲乃公治家人產也
傳孺人顧從中調之曰幸有師聽學幸兒嚮於
學獨奈何禁切之令勿學乎則潛具饘飴餉焉
久之叔子於予益親疊疊於古學讀敬齋箴持
之渙然於理性矣嘗問省其私則神志惚恍如

潛學編

卷七

三八

失居數日異之問焉墮涕曰渾母恙日者有後
言念歲製未具以爲憂予爲閔然益知黃氏母
子於慈孝相成也又久之伯子廩於學仲子以
恩貢起家官柳城令著聲矣叔課試往往冠諸
生而季亦青衿振振爲聞家則毋尤熊之力也
今年七十矣予先祖郎官公元配黃於叔子昆
季爲祖姑叔子女又姁於儀子悽爲婚姻禮俗
壽有言叔子亦請曰願以爲重也予曰夫子何
能言卽言亦安所重哉而仲子旣已綰百里符

歸有章服榮母有膳修養母矣又以顧養歸不
絀於吏議惠流于柳城而昆季又皆時俊國皆
善養亦安所俟言哉顧獨念予未壯見子於苗
矣既壯見子於秀矣今且老思食其實禮曰孝
子成身又曰孝子成親鄒孟氏括以一言曰不
失其身而能事親若曾子可也實之謂也子誠
念童時毋潛勗於學今三十年遼遼也有無感
乎思少長念母衰旁皇於懼年愛日幸三十年
康履也有無喜乎念少者壯壯者老而老者之

潛學編

卷七

三

念少壯三十年一日也有無激且奮乎爲新學
者曰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似也於一貫近也嘗
觀子曾子乎其一貫也其忠恕也其三省也其
一貫也其貴乎道也其敬身也則虛實之所以
辨也敬身而成矣誠成身即壽母于千百齡可
也是成親也敬書之爲母壽司契且以質伯仲
得交傲於成焉

壽劉先生序

仰松先生劉翁吉禾川人也爲吉州聞家自運

使公而下至石潭先生若文安公爲最著予從
其宗老三五先生侍御公游具悉之而三五公
時時稱正統景泰間好古篤修則莫如吾石潭
先生也耳熟焉願望見而無從乃今見先生先
生惻惻易亮無城府於眉睫間得之而以其賢
其長禮行遜出易所謂謙謙君子也則見先生
亦何殊石潭先生見矣先生元子學博君試南
省署新城教事需後晉具爲元錫言家大人生
十有九年而王父捐更家多難退讓隱忍居厚

潛學編

卷七

四

處默由若也游膠庠有聲而家旁落事嫡王母
忠養之王母病遂弛業不解衣帶躬湯藥爲養
親黨交爲急曰君日侍疾弛業如業何盍以間
修業哉家大人曰走方寸亂矣奈何以章縫故
妨湯藥奉乎公等謂諸生於吾母孰重矣其篤
孝如此比走與舉薦竟棄士業爲逸人於酒人
乎游先後邑侯禮重之請爲鄉約正謝不獲則
繹 高皇帝聖訓及藍田氏所爲齊民約俗者
討里人而胥訓誨之貧無歸也合社爲之倉以

備賑死無後也合鄉爲厲祭以宣化諸所爲勸率者甚具鄉之人歸焉邑大夫嘉焉今年既踰者矣爲壽言者多祝頌罕及其事行敢以有請蓋無所用其慕情元錫高王父侍御公獲幸於文安公爲之銘曩西游於學受三五先生知特深今又獲交於學博君固世通家也則祝頌安得已夫天之壽人國也非獨其官材茂也蓋必有壽俊龐碩之賢修於鄉匡失俗垂教舉其民於仁壽而國祚賴焉其壽人家也非獨其才

潛學編

卷七

三

雋顯也亦必有壽俊龐碩之賢修於家樹行業邁種德約其家於仁讓而胤祚昌焉方盛明初太樸未散石潭先生旣以其德樹藝而播殖之矣乃今有先生以其德崇蘊而培植焉則樹德而滋之也石潭先生作其始文安公以蒐文嘉謨用施於廊廟先生成其終而學博君將日大光之樹蓄而發流寒而長固其理也哉抑世爲長生家言咸祖柱下史稱其歷商周代不衰矣柱下史不云乎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

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觀國觀天下觀之此先生則旣修之家矣旣修之家矣又修之鄉矣是善建不拔之業也而抱之勿脫修之身而真以其身壽也修之家而餘以其家壽也修之鄉而長以其鄉壽也爲國天下壽恒必賴之齡算云乎哉學博君之慕情其大慰也矣

表兄張徵仕翁八十壽序

今萬曆辛卯冬十有二月日則興國判徵仕郎張翁年八十初度矣其子壻江生伯溪詣予請

潛學編

卷七

三

曰溪以先君子汝州君之好獲奉汛拚之役於翁翁字之子也先室捐翁字之如女存篤嫻也夫今距懸弧且日耳願翁壽敢請一言爲翁壽予喟然久之曰何獨吾子願翁壽乎哉翁篤嫻詎唯吾子然哉曩先人於君先封徵仕翁從女弟夫也篤嫻如昆季先舅氏旁落予少小令工侍君顧鞠於予母太孺人而洵溪嫻嫻孔睦如故也則翁及翁長公谷蘭翁之以也今四十餘年如一日何能忘願翁今進於道矣壽無窮期

矣無爲問年矣伯溪避席請何謂也曰而至戚而未知翁丈人心且而未聞而翁丈人少時事若今指所向乎居吾語汝曩余髫髻時翁丈籍庠校有聲棄去爲國子生一騎連翩京師也有無僮從忘之矣迨余長及見貴溪方士張真人者憑 肅皇帝寵籍邑猾氓獻追數二百年前事自言 上請清理前數十世田畧夔索矣長公憤發持不可翁不挾僮從一騎伶俜走京師扣 帝闕訴焉蓋其俠也迨謁選則攜一子從

潛學編

卷七

四

至潞河疾作夜脚氣從湧泉蒸蒸上翁自嘆曰脚氣上衝心者殆矣蹴榻子醒終睡不醒也則危坐俟命而脚氣上抵臍則復下曰幸矣當無恙蓋於是渙然於疾愈劇若安若殆儵忽事而悟無愈劇安殆也既選爲豹韜衛參軍數奉使之遼之薊門而同官者遷矣工侍時爲侍御史翁請爲君間侍御曰安之兄今奉使之外藩也州縣官抗禮乎曰以重 朝使不抗也侍御笑曰則補外孰愈在京衛久乎翁於是又渙然於

官升沈顯晦等耳而悟無升沈顯晦也既遷守興國判官棄官歸蕭然頃畝不增益而建小宗祠安先靈命九男子析著自居一靜室中朝南華夕淨明事古天竺先生以自老間過予問曰覺者訣要曰常惺惺夫寤也攝之常惺惺而可矣如寐何予應曰寐若寤何間寐神棲腎寤棲心寤未寤間則棲脾猶之旦暮然旦日晉地上暮宿咸池夜半則入重淵中也乃昊然不旦旦乎而寤若寐常惺惺何異也翁莞然曰善又渙

潛學編

卷七

四

然於寤寐之升沈顯晦無二也無寤寐升沈顯晦也彼其於天竺先生之教無相者有人也無相者無我人衆生若壽者相也其視我人衆生若壽者如夢幻泡影如寤若寐如病愈若劇如宦升沈顯晦等儵忽耳何倏年子無爲問年矣伯溪曰溪也固聞儒者之祝頌必曰壽曰萬壽於佛者殊科洛忱願翁萬壽也敢固以請予莞然曰而翁丈人之壽何期乎天竺先生語身命曰四大結成而所稱阿彌陀者華言無量壽也

佛華言覺南華等彭錢於殤子而天游物化八十歲以爲一春秋也翁丈人知壽者相如幻則非幻不幻者知壽無窮期而他何羨焉吾儒者之祝頌曰壽曰萬壽而禮以百年爲期願願言養猶云期養之適至是耳則所云萬壽者有指也其無期者也詩有之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予從子景星請曰星也翁女弟甥也翁爲婢亦忱願翁壽今釋然於翁之壽無窮期也請子墨卿敘之爲翁壽

潛學編

卷七

聖

記

新城縣學尊經閣經籍記

念初先生王公之敷南成均也憫學者不繇其道而師倖申先師博約之教諸稽古正學廸士於德行道藝者章章備矣又身之以蹈方綜博於時六館之士咸奮游意於古淵學渙然且復祖宗時賢關語說循習之盛也已念邑里爲山水奧區士多淑靈而載籍鮮少聞見狹隘欲致道靡由也學尊經有閣歸然且觀於是出史

館南雍所摹構者書牒送之學宮置藏藏焉而六經諸史百子集若類纂書及聖製諸書略具蓋十年矣迨公釋大司成歸里第發故牘檢焉復增繕所未備者數十種於是爲制書者十有二經傳二十有四史二十五諸子十集十有三類纂書十有八爲帙者千二百六十有奇於戲盛矣邑博士吳君山慨然感公惠嘉來學之心感也扁書目懸閣端令諸生得按籍發藏讀焉懼久或湮缺復捐俸立石借訓導鄧君鵬

潛學編

卷七

聖

若諸彥屬元錫紀其事夫天命之性靡形已自有聖哲來曷嘗不資載籍以章道必犧至邃古矣洞天人之奧極神明之容圖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續備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化禮以教中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故經常道也道恒性也性天命也觀全經而知夫天道之恢恢故經以顯道道不得則不章經以著教教不得則不刑經以表心心不得則不盡天下之方盛德

也其教自京師首善而下達州鄙其官自司徒樂正以至庠序之師均之術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至三易則天子寶之爲國宗訓三公論焉以變理寅亮有大過從龜筮受命焉而其時之學者各視其資之所宜以離經而受學離經者麗經也子貢問聲歌所宜於師乙是也已敬修之爲業業成又博習以洽其道諸志樂羣取友親師日循循焉及其成也通天人之際明道德之宗得一守正凝天心而立民命其次考道

潛學編

卷七

聖七

循教得成德而達材下焉者亦漸漬被服占藝效庸而不悖於教則學校之設於經籍豈非致一之理而道之符哉先師孔子統一聖真考是而訂齊之易詩書春秋之文大具七十子之徒從受學焉攷其自爲詩書執禮雅言之不厭其於易曰沒身而已焉蓋其聖也夫周末至靡濫矣文滅質博溺心而仲尼終不廢此之爲務卽百代可知也且性命道德之懿其致淵微而其究廣大類非夫人之心思智慮所可究而原也

故析諸子裂百氏則各得去入是道之一察子集具而道之全可睹也不可簡也史文繁志寡矣而治亂之統紀畢備是後事之師也不可廢也天下之故蹟矣類而聚之各歸其官以時適於用又胡可缺也夫徒博寡要玩物喪心乃上哲戒之矣博者約之塗約者博之原學者誠遵祖宗之制憲先師之經毋迷其原毋絕其塗及之性情之微而凝是精靡之體攝關司契要歸於蓄從而弘道是學非苟得而已夫有所約之

潛學編

卷七

聖八

也懲博寡要者而師心曰六經者吾心之糟粕也吾心盡而經窮雖聖知能獨驚謂聖教何將高者夷曠簡忽至諺誕而極下者侗顛寡聞如面牆然於道奚益矣其又甚則圯教傷典矯誣靡漫而悖亂階起則胡不引三代之盛洙泗之俗宋齊梁之變而鏡觀之也公申古德行道藝之教有大造於成均又推波餘以及黨序而博士君與助宣之將學者循習焉以適於道元錫至闇昧服聞公教者滋久具著所聞爲吾黨之

士誦之或有補焉說者曰治公斥腴田若干畝
爲諸生費今又具載籍以教之學昔范文正推
所卜宅爲學宮而狹者祕論衡以自潤人於度
詎不甚相懸哉抑末議也今卽未論後數千年
考學術興壞天下治亂之原者尚且信先生稽
古正學之爲功

新城縣義倉記

萬曆七年夏五月不雨我邑侯章公殫精誠徒
跣禱而雨而民說明年夏四月不雨六月不雨

潛學編

卷七

四九

侯禱如初而再雨而歲再不敗民大說侯惻然
有憂色憮然曰嗟乎古不謂積貯天下之大命
耶古饑而不害不以蓄積多而備先豫耶且昔
之歲十日不雨且無苗今之歲五日不雨種不
苗後此稼不穡矣夫預備倉非 聖祖所爲恤
民隱救荒之具耶法小饑放三之一中饑放三
之二大饑全放而近 令必請必覆請乃放也
不得擅則邑民所仰哺者獨厪厪二三君子社
所儲私粟耳而誰與給之且邑田收非乏也幸

及歲不敗做古義倉法里迤戶出粟儲之社而
以社倉法時發歛之庶有備無患哉且是固吾
民世世利也於時爲詩歌勸相諭其意且曰諸
發歛而里迤互尸之吾不以胥隸誰何而里也
於是里迤競勸各投牒願出粟願社各樹倉邑
貳尹杜君尉黃君胥奔行走行營視倉地蓋都爲
倉一通縣爲倉者五十有四爲穀六千百十石
有奇於戲侯於旱禱之餘一措注而倉儲偏於
境民庶幾復見宣德弘治間阜平之舊也豈非

潛學編

卷七

五

盛哉楊溪里故有王氏義倉在邑西坊倉大
司成公又捐金助焉公弟子中任其事甚力爲
里迤帥先倉以特壯且伐石立倉所來請記昭
侯德曰以爲後事規予惟倉廩人之設則周官
尚矣彼其時民有恒產而門閭縣都之積以養
老孤待凶荒司救以節巡國中郊野以王命施
惠焉蓋恃不專於倉漢耿中丞常平法豐糴饑
法宜欽欽故因其利於民故法宜於民宋朱微

國文公居鄉建社倉穀本請於官貸息取諸鄉故法宜於鄉三者異由而民無恒產於爲凶荒備一也而恃專在倉矣黃東發言之曰社倉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隆慶初天子用科臣言行社倉法於天下無何吏移他抵至勤兩臺申抑勒移用之科矣近良有司行之後事者按稽氓有負粟五斗者謫罰錢過適數倍故曰莫不善於在官今侯既鏡照之界里通爲發歛禁胥隸誰何之矣則胥保惠有敬守非吾

濟學編

卷七

五

父老吾二三兄弟之事耶吾父老若二三兄弟之在事也其務體侯意不專於法耶抑務存侯法不深體侯意耶且是法也惡兼并倍息病民而爲之者也而法不能不貸貸不能不取息以爲不貸不息則儲蓄不廣儲蓄不廣則賑貸不周賑貸不周於備豫猶之不豫也故取息非得已也勢也又是法也爲閔農而優之也其閔而優之也爲其寒不得避凜栗暑不得避燠澇而耕以耕甚且腹不充藜藿以耕亦病矣迨於

有秋滌耒與耜輸租輸子錢而子婦告饑矣伐薪樵自給矣夫非天民耶而必貸必取息感之斯豈獲已也然可諉者曰貸以春夏貸以不給取諸秋成又息薄不害也不有歲大穰卽春而糶賤歲大侵卽秋成粟貴時乎方穰而貸之秋侵而收之農未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苦固不若義倉歛之豐歲平歲予之凶歲之爲善也且是法之行箠獨之民義不可以不貸脫有凶歲遺秉滯穗於何乎取之吾父老兄弟必思

濟學編

卷七

五

曰歲所貸幾何所寬息幾何譬活鮒然升斗爾從其寬毋庸曰官固貸若若償官固當而倚法以削也必思曰古之義倉也不以息以優民毋庸曰今之義倉也必以息而因用感民也幸而及於儲蓄之盈也必毋息不幸而及於歲侵若饑也必毋息又幸而及於儲蓄之盈成也舉以與老羸矜弱者共焉庶我列聖憂民隱督社建倉之至意章侯承宣保愛之大德哉卽不然知官法之利而蔽於其害與虎後顧何異而侯培

德厚下之意則荒矣元錫束髮而規鄉社今數十年拮据矣而蓄積單寡念欲及其盈倣古廣惠倉法舉與無告者共焉困於窶而未能心媿之然反復於社倉利害羸縮之變至熟樂侯是舉備書之爲執事者告焉侯名宗理楚之黃梅人廉仁有惠政茲不具具著其重民食建倉者如此

新豐橋記

萬曆己卯秋七月新城南新豐橋成先是歲戊

潛學編

卷七

五

午廣盜作秋九月盜入我南鄙焚其郭橋從燬焉越歲戊寅橋始克修踰年不克成邑侯黃梅章公來泣治成焉始侯出縣有夫走於橋而墮溺爲具樽瘞之掩涕曰噫噫吁斯不謂已推已溺也與哉且辰角見雨畢而徐道天根見水涸而梁成古之政也今何得息諸且橋爲邑要津道南閩出入者必經焉燬且二十年而不修修而不成謂有以何於是慨捐俸助焉四發帖勸焉人士更相告語僉實爲我子來攻作不三月

而橋成橋距邑治所二里而近曰南津弘治中鄉耆艾許式盛劉恢朱萱若祖義官府君家伯父塔始醺水因巨石累石造墩七以橋今因爲構木爲鸛雀數其上以支梁構巨木梁其上以爲平上砌之石石覆之屋凡爲屋百五十有二楹爲亭三其中亭太僕卿張君櫟建焉橋之陽亭者張俊四其陰家教諭兄濂建也橋周翼之版辟風雨塔辨以石人涉級登焉廣丈七尺有奇修二十四丈五尺有奇約之費金五百兩有

潛學編

卷七

五

奇旣成行者翼翼觀者嘖嘖如履康衢如登穹室丹雘奕奕孔固且碩父老咨嗟拊膺太息方難之殷鄉間燔燬里之人自不能保其闔廬斯橋與焉斯時也惜不知難之所定念以爲恐不復見世乎成如疇昔矣今天悔禍臺靈濯濯兇慙夷盪而我邦君父母承宣惠和橋以屹屹誠不自意於今乃復見弘治中嘉靖初修舉之盛也具礪石謁文記其事余惟事有輶細大足觀世者橋是已方世之隆天子考德論官吏皆

端直政無苛慝民以寧謐百廢舉焉橋梁道路
端焉修焉世亂則官墨官墨則民勤黷貨風行
盜生心焉將百舉盡廢誰能興之何有於橋昔
嘉靖初 中興改紀矣邑父母蕭葉二公臨焉
而廢舉墜修夏太常安濟橋碑記之後稍墮圯
有司百吏其無乃怠率作而黷於寵利四郊之
壘實繁華 今上明聖復修 孝宗 世宗之
烈核吏治惟審而我邦君實來桴鼓不鳴疆圉
不驚初政殷殷藹其頌聲橋爰以興不日而成
潛學編 卷七 五十五

邦之治亂顧不以人哉昔人以洛陽名園之興
廢卜洛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亂言小之規大也
予於斯橋亦云是役也僧光榮盡斥其衣產以
從道士官京槐首發橐揮七十金飲焉邑人李
賢二輸金最多得附書

潛學編卷八目

未集

墓誌銘

傅愚齋先生墓誌銘

陳一泉先生墓誌銘

涂近塘先生墓誌銘

傅信吾御史墓誌銘

涂鏡川先生墓誌銘

楊一山外舅墓誌銘

涂秋宇先生墓誌銘

潛學編 卷八目

張斗陽別駕墓誌銘

丘惟正彥士墓誌銘

蕭溟南君墓誌銘

管溪羅樵南君墓誌銘

吳少谷翁暨配黃孺人墓誌銘

左母蔡太宜人墓誌銘

外姑江母余孺人墓誌銘

王母梅孺人墓誌銘

季母廖孺人暨姑鄒墓誌銘

墓表

黃在川先師墓表

江龍溪先生墓表

潛學編卷八目終

潛學編卷八目

潛學編卷八

未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樵李項元濂閱

墓誌銘

愚齋傅先生墓誌銘

昔孔門七十子之倫通四教六藝著至衆而獨稱顏子爲庶幾決克復歸仁於一日喟然之嘆

潛學編卷八

十

蓋其覺也然且終日不違如愚若虛以默成乎德行宋濂溪周子以無欲標學聖之的程伯子妙齡指掌躍然於吾與點也之意而敬正涵養渾然元氣一會於天成蓋闇然之章上達天德能有造者鮮矣邇江門稽山之學興天下學士無慮言證悟求其默識默成居安深詣如愚齋先生傅君余及見一人而已先生名明應字國卿筠高安菱湖里人也其先出清江自遠祖君志始徙居菱湖傳十一世而祖以明遷水東之

蓮花山大父墳又卜居珠浦墟生義泉翁維孟
先生父也先生生有至性始學時郡學博樂昌
鄧公與吉水七泉周公講稽山之學於筠筠士
未有應者先生獨從父弟菱湖君賓應造焉二
公日默對無啓告而先生津津有人也已教之
修念內觀一日遊城隅體呈露隱隱語友人友
人以謂鄧公鄧公召問之先生面發赤背汗浹
而內省愈深然念擴益進欲汰愈生懲克力至
體爲羸瘠而未有以得也於是與賓應走匡廬

清學編

卷八

二

入鹿洞卽三賢祠棲焉已果有所遇澄心危坐
竟旬日而釋然於諸欲無欲諸念無念諸境無
境本心之體洞然也萬膠氷泮學覺超於無爲
於是命侍子具浴心開目朗諸觸處爛然如有
光自是精神以明其言曰嗜慾叢中纏縛窠裡
惺惺者予誓還厥理神明神明俟其予啓自茲
內忘并忘其體一氣氤氲歸于太始又曰元氣
未復病于夏畦元氣既復泳于淵藏焉息焉
允握乎元樞修焉游焉將元化之與舒蓋自其

始覺而篤信不惑已如此於是歸與新喻簡君
守貞上高李君應時諸君悅日漸磨於學忘饑
寒暑雨靡昕夕怡愉以懌也愈久愈質閑邪若
臨守真如保而居愚用晦走桐江石蓮謁東廓
念庵二先生從學焉而其造愈淵其言曰不求
人知而求獨知是謂真知不求獨知而求人知
是謂無知又曰皇天降命纖穢不入一念忍戚
然如斧斤之伐心一念私黷然如鬼狐之奪魄
蓋翼保純至又如此心不貳於一故諸感不擾

清學編

卷八

三

事不迫於阻故履險不驚言不離於幾故動人
者微而觸焉者立解其貌翼然其氣冲然望之
儼然卽之雍然見眉宇者咸知其爲有道之氣
象然也其言曰體莊氣和心正可知心焉不正
氣體必移是知直內方外如明之與照融融液
液何內外之可岐耶先生於所性洞然徹視無
間以爲此形上之體乃天命人心之本當深養
完復求爲無忝諸日用應感與百年事業獨當
素位盡分因物循則順而應之於此體無涉也

故不大事功不矜智能澹然內足無復餘美雖文章功業仙舉禪乘世賢智之士希慕期冀以爲不可必得者而先生介然無所動其中乃人世得喪譽毀用舍屈伸生死壽夭視之如蚊蟲之過前泊然無有也其言曰此理坦然百姓日用但明此盡此卽無近非遠無動非神又曰吾人處世盡道俟命如舟行江湖載滿矣需風爲行止又嘗言世有大人先生諸皆明了獨叩以欲根未有不憚然自失者蓋達者鮮也嗚呼微

濬學編

卷八

四

矣先生自弱冠造體守不離於宗者三十年有學造而無回易有完養而無操舍故氣習渣滓日有澄汰而水泮霧釋莫知誰之所爲病亟時奄奔床褥百楚備嘗而靜正不亂整衣冠以逝所謂涵泳從容未嘗著纖毫人力而平生全力盡在是也先生孝友成性義泉翁客滇南母歐陽孺人疾不能興日夜侍愛敬恂恂時年十五不學也歐陽孺人命之學於是湯藥外日手經

勸側劬於學義泉翁還自滇歐孺人沒事繼母

葉於歐孺人無間也內外以曾閔稱葉孺人涉義泉翁手書計曰而母以某月日傾背臨終獨言無以報若恩蓋慈孝之感至於此伯兄早逝撫二孤不啻已子事仲兄友恭篤洽於群從兄弟子姓驩如也身任其經紀護翼之勞衆倚恃焉倡構家祠祠菱湖始祖以合族乃群應如響先生戒勿亟而衆益悉力自奮也祠成以其餘買田爲祀先瞻族費而灌薦瘞餒畢申訓比禮可觀矣處家靜而理馭重僕庸而恩遇強暴格

濬學編

卷八

五

而化家故貧然持身冰玉皜然無濡染而於人最恩嫻戚有婚喪未嘗以貧約故不周於禮也

有友人喪京邸殯心力經綜歸其喪諸事擱郡邑利害風俗隆污者幾可反必悉心圖之其求友汲汲如饑渴所與居分更漏切琢不厭卽造次旅泊拉同志交臂虛心求益不是已見人有片善欣然樂取心所不欲勿以施之人故動之而從率之而風訓之而興起者渢渢也故生而無賢愚咸親之病而無內外疎戚集禱之歿而

無貴賤上下畢哀之蓋徵者達矣嘉靖戊午舉
江西鄉薦第三人入宴日御史徐公執手太息
曰余出京至張灣業已聞君名今幸薦君得藉
手報國矣試南官屢紉戊辰以父老將需一官
爲養會得葉孺人訃奔歸已又有義泉翁之喪
喪葬毀頓是年有 詔舉郡國鄉科久次有文
學行誼者都御史劉公筠守鄧公以先生應
詔事且上而先生疾不起矣配教氏子二長士
簡娶新喻簡李士約聘李女適新喻簡應麟孫

潘學編

卷八

六

女一生正德庚辰正月廿一日沒隆慶己巳十
月十有八日年適五十暮嗚呼哀哉吾盱距鄉
七百里壬戌始邁見先生於京師莫逆也比再
見益親與陳君省齋共眠食砥益者三閱月始
聞變卽日走菱湖哭焉會先生有治命遺計矣
明年士簡奉從弟君狀來請銘竊自念先生於
予子翼孚化保危解惑德不後師保而讓善推
此咸受異與蓋相視如一人此其誼至深顧安
所得辭惟是先生終生隱約又鮮所論者世未

之或知其德行純懿造詣精一非深於道而通
知其所存者又未易及知也顧又安能言然中
心怛怛竟不容於辭避爲也益難言難言矣爲
著論曰先生始悟近陳公甫持養如李愿申悟
而不肆養而不迫中和具體漸於程伯子矣而
國博文君似韓哭之詩直以爲貧如顏樂虛無
不校云系之銘銘曰於維先生有覺淵淵敬修
乾乾將予溫之肅穆密綿履常立中有截不偏
劉彥修有言韓子云軻死無傳殆不其然華門

潘學編

卷八

七

圭竇中默契聖心如面承傳亦何代無旃亶其
然矣

陳一泉先生墓誌銘

萬曆丁亥夏四月望日一泉陳先生考終于家
之正寢明年葬祖塋陳家山子以果奉學論吳
君所爲狀來請誌曰先子之所屬也元錫謝讓
曰有萬學憲君在學憲君戚而賢戚也知深賢
也言傳則爲書懇焉學憲君報曰泉兄之所屬
也君其誌吾爲之傳乃敬爲之誌蓋先生成童

受學於里人吳子金先生業已聞東越王先
生之學請事之矣既冠與司空曾公少司寇萬
公相觀摩司寇公自誌之比壯從吉永新顏鈞
先生游顏鈞先生者泰州王先生弟子也其學
以人心妙萬物不測也爲卽性卽命欲以心運
世而頗訾古儒先爲見聞理道格式實障道以
自詡爲恣睢先生游學揚泰間悅之從渡淮渡
江從入衢信建越歲矣盡領解其說顏鈞先生
喟然謂門徒曰吾與若輩言從情耳與惟德言

潛學編

卷八

八

從性與本潔言從心本潔先生字惟德則大參
羅先生字也蓋其學以從心所欲爲極致故高
標許如此當是時先生尊信顏先生甚久之中
自疑若已盡其學然學何容易也會從西游吉
見安成師泉劉先生劉先生王文成公高第弟
子也篤而深顏鈞先生嘗師焉就訊之劉先生
愀然歎以爲獨苦夫功利之入人深也先生心
易之中自語何卑卑及是則請曰聞之學以通
性命原本爲大宗功利乎何有劉先生曰爲功

利從有性命來入之耳時先生悟固高而人本
忠實不自欺內自省知自名性命而心所潛藏
隱伏者則盡功利也乃大懼蹶然起曰唯然將
學何自成劉先生曰唯然何成是炊沙而飯之
也於是退改悔臥不帖席者三日更往謁劉先
生請曰吾猶亡人哉功利種種欲滌祓而無從
則奈何劉先生喟然不答者久之已而曰第能
於當下蕩掃廓清見無欲真體度矣於是先生
恍然有省而夙心舊學倒囊盡棄如蕩長風而

潛學編

卷八

九

濯大波也明日入辭顏先生請從劉先生居顏
鈞先生以爲背已怒謾罵之諸同門爭挽留則
對曰曩源所爲事先生者學也今學殊指貌爲
容而留事先生以迹不以心吾不忍爲也竟去
從劉先生鄒文莊公於冲玄廣衆中歎之曰若
陳子可謂大勇矣於去就較然不欺其志意豈
不毅然大丈夫哉於是劉先生盡以師門致知
之旨授焉小麤曰知麤是知不麤小昏曰知昏
是知不昏少懈曰知無力知常明常徒小有過

曰知無過夫知常止過常化知常一過常精也
而以見過內訟爲自致要機問悟曰悟乎悟吾
未見不卽悟卽病者也必也其學乎學者覺也
時著時察不住悟故知惟學爲無病也於是先
生儻然於學有入矣比貢之京師則學憲君官
祠部魏司空官都諫皆懿戚相切磋因得並海
內論學諸君子游而學造愈淵嘗夜半攝衣起
坐妄想心銷落澄然內明若有與天通者喟然
歎以爲內潛之力也而下學於潛語具萬學憲

潛學編

卷八

十

贈別序中於是時得諸學憲者最深已入銓得
池石埭縣訓導石埭人興於學督學使者耿公
禮重之徵爲書院七學師遷諸暨教諭諸暨人
興於學如石埭已稍遷崇王府教授蓋先生爲
學官者九年矣署邑篆者再而家猶壁立則又
之汝寧內艱歸復起補阜平王教授又來盱眙
故先生舊游也時大參羅先生官益尊悟益超
夏說益宏濶勝大而譴學作益急先生以故交
往往抵捍之而疵之曰君柰何尊其道而紆其

身羅先生熟視久之曰聿公事學久衰白矣而
終不回頭不悟當如公何先生微哂曰曩吾方
悔所悟公更令悟所悔乎理程門語曰祇恐回
頭復錯也而歲時過新城留必閱月或旬或兼
旬反復於知天知人之旨本心本天之辨甚晰
而吾盱人士稍近裏就實者顧往往依先生以
爲歸先生恒言曰人生於世染於俗聲華勢利
乃其命根卽痛摧折之不滅也况從栽培之乎
此根在卽高見玄悟多諸伎倆亦培養此根之

潛學編

卷八

十一

具耳又曰吾自省日用應酬大槩於人心中出
沒幾微之際欲從未由正如老年看花不惟眼
力模糊抑且心神蕭散又曰近驗此身於此學
日有查考日有磨鍊益信有切實研精之學不
可須臾離又曰近驗此學稍覺有終食不違意
又得二三篤實老友與朝夕事焉庶枯楊之梯
哉嘗遇事壹鬱以自訟曰吾過也吾祈其化又
不欲其速化懼創懲不深蓋學平質深力至於
此丙戌冬得微疾遽請假還而卒今少濡忍者

旅死矣距其生正德己巳秋九月日享年七十有九按狀其先世出江州義門宋康定間徙南昌蠶溪世爲南昌人國初濟亨公以經明行修薦知安陸州子廷堅復以薦授南兵武選司主事而文學石溪公璉先生父也母魏孺人喪先生早失父能事母魏忠養蓋母沒而七十猶毀也撫弟濂幼授書長授室卒立之亦以貢爲學官介弟頗跼踖時時割囊中裝爲償責終已無憾悔少貧甚而多長者游同學與之約曰必

潛學編

卷八

主

絕游從專於業先生許諾杜一室攻苦間偕同舍生出遇饒廣生旅見旅勞問甘之夕饒廣生投刺來請交則惟先生也於是同舍生始媿歎以爲君非博交實人樂與交其溫巽善入人易親得之性也官石埭余及見石埭生石埭生慕誦於旣去如一日署邑篆恬而不煩民謹然奉公官王郎請王日講請王諸子曰聽講而日親鄉後進生從游學甚衆多顯人至郡守郎從宦娶羅孺人賢早卒繼王氏子二長以栗府庠生

娶鄒次以果娶龍女二適羅祥羅垣皆羅孺人出孫男三舜賓娶雷舜臣娶朱舜卿未聘元錫未冠辱知于先生迨白首彌篤於先生爲學本剴具見之且誌之如此卽不文庶其錄哉銘曰聖學本天以道物身而不過物近學本心冥心卽道過物爽則自有生民以來有心咸危卽主聖大賢微志以道寧欲無危而不可得也君謹師傳潛悟深省自知自克矩矱繩尺非所謂出入不悖所聞而有造有德者耶噫

潛學編

卷八

主

鄉先生近塘涂公墓誌銘

予言之道之難成也人人失其所好夫人失所好卽嚮道用希雖其嚮之必衆咻之咻者衆而德卓然篤信不惑也之死靡貳也非甚篤志其孰與於此公諱木字良仁號近塘自幼寡嗜慾性敦朴肫乎似道也居學時讀洛閩語津津入念欲檢言動自敕而朋游衆誹訢之中自沮然意終耿耿不釋也比歸老見族鄴子弟故舊逸宕就循敕怪之問知爲從予學也嚮焉時予謹

業天峰就聽之忽有動已遂忘寢食日夜相切
劑也中頗以性習難思難汰內自苦予於一息
間卽所舉危微正反幾判析之遂直信曰吾心
目豁然或咻之曰學貴力行庸多講何爲公笑
曰吾往國云然今切琢時有造日有詣烏謂講
講固所以行也或咻以勞曰古之人懈諸勞固
所以安也或曰公老矣毋自苦曰老而自棄乎
寧老而有聞也自是日翼翼以循其後他銳進
者稍懈圯而公持不變對必終日語必訂學卽

潛學編

卷八

五

行遊賡唱遠托近諷必歸於省克勵翼也予方
期公輔之成今年夏忽折簡來言木病瀕死矣
囑猶子雲鴈敢有請也年至七十已謂古稀今
過之何望辱開誘於此理粗知嚮方未竟請爲
恨耳居無何而卒且卒囑雲鴈曰必往事鄧先
生受學毋失也嗟夫公於余所謂以齒則長德
則賢者也而信於學如此勇過余百矣顧予荒
諄當如負公知何哉公之先出南昌族於新城
爲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煥公少穎父督教

嚴甚身日夜學於外比卒以不得日承歡爲恨
毀頓如不欲生事嫡母張生母黃順孝殫至有
弟二人遇之一體也遇諸子如子養育訓誨如
不及諸子病檢方問藥至竟夕不寢貢爲滁州
判官廉靖約已登第宜民常俸外一不濡染也
署州篆視民瘼如已歲大旱由龍潭徒跣行抵
太清十五里爲民禱暴拜烈日中以得雨滁社
之栢大十圍壽數百年矣以風板亭長昇至庭
曰木宜壽請以爲臥榻具則壽公曰壽在天木

潛學編

卷八

五

何有哉歸諸公嘗有疾庫子饋新米若雞公以
陳米易新歸其雞州少魚或饋之巨魚堅不受
自是州人無敢以其私來饋者衙齋懸磬無以
待過客慨然曰欲取悅過客而取怨於民吾不
能也諸聽斷極詳慎小大之獄必以情或頗聞
其不決曰古用獄必服念情實未明而決之如
冤抑何兩院僕寺交致獎例置匾爲觀公曰吾
耻爲觀蓋忠質至於此居三年遷襄陽王府審
理除人士驚歎慕戀之不置或尼使母行公曰

何居是以利鈍介吾意也昔文王之化被江漢
得一往觀游足矣乃浮江遵漢抵襄沔登峴首
徜徉者久之乃老歸益信泰昌年武寧得見其
面府貳守署篆舉鄉飲酒於大司成王公王公
以年且及起赴飲曰介必良仁良仁年亦且及
有行也學曾監時公實歸事王公而王公引重
之如此嗚呼近世名學者眇行誼遠矣譬之
官墻墉峻則宇深敗垣缺墉於室家乎何有公
晚於學有深造以夙昔提身慎守官廉自慊也

潛學編

卷八

六

無是餒已公生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十有七日
卒萬曆戊寅夏六月二十有九日無子以仲弟
棋之子子騅季弟秩之子雲鵬爲後配楊氏先
公卒葬十五都某山且合葬雲鵬具狀來請銘
狀恻甚篤有其質文銘曰古稱晚聞如莫而火
孔曰朝聞夕死而可莫衢以燭道以弗迷况其
有聞天壽化齊荷公行誼嚼其不滓守身守官
結約一軌行爲人表學於道歸昭是幽官敬勤
銘詩

監察御史信吾傳君墓誌銘

萬曆戊寅夏四月日吾友侍御信吾傳君疾卒
于苦次鄧元錫哭之慟歲既陽葬矣先期兄金
州君以伉來屬銘元錫泣曰嗟噫吾忍銘吾友
墓耶吾質死矣將誰爲爲文耶已伉致君內封
孺人之命曰夫子生所心事者惟先生垂草曰
必先生銘願貺之銘嗟噫吾精消亡方屬君以
後事顧後死銘君耶乃杖涕次其事君諱元順
字伯達封廷評石井先生季子也母封孺人黃

潛學編

卷八

七

其先自建南豐雙井而遷遷撫臨川之石井居
焉曾祖諱某祖某石翁高悟灝養以其身任東
越之學官郡博罔顯有二子日期勗以河南兩
先生之業也榜坐隅以見志昕夕磨淬而二君
咸兢兢奮也踵得舉而君中內不自信以昏茫
度日爲歟乙丑遇元錫於潞河之曲與俱南舟
次切磋深密君渙渙有省入也偕臥起者三月
君於時神志專一完攝慎固出河淮歷維揚涉
紛華不蕩入江值風濤舟幾覆眾恒懼而君恬

泰端凝自若也歸石井翁目逆之而喜已內外
乎洽有同志自金溪來翁迎謂之曰近學子有
深造吾不及也蓋訊諸客請其人久不答客復
請莞然曰予季元順耳蓋是時君始有造業志
然如此矣自是數相過離訂而學詣愈淵奉隆
慶戊辰進士出宰蘭溪以所學蒞官振教作人
風泐乎風也葺黌宮修之存孤振窮褒節表孝
行鄉約擇其人爲約長以勸率民風興焉邑當
孔道舟車日鱗鱗至君酌盈節冗視賓旅爲供

卷八

太卷八

大

億視冗間爲羸縮而如意審省視民財力不啻
其脂膏邑故囂於訟君懲大胥市猾之爲奸府
者每訊刺審克迎刃懸解而敦教化於刑罰訟
萌芽折之退懲改有效者慰薦之悍不辜者使
退得自思終已乃法他獄囚前成讞冤抑者若
疑者若無死法者一不憚平反於是民大感而
旁郡邑滯訟之求理者願屬蘭溪君矣豪右匿
稅拱摘無遺隱而細民消肌股膚之害廓然諸
共蘭士民所爲政紀錄中今憲副魯源徐公歎

以爲君爲政在導宣淑氣務完其生生之仁有
味乎其言之也庚午夏不雨君徒跣炎埃赤日
中索名山而禱焉有靈蛇自神座下蜿蜒出就
君君御以歸澍雨隨注他境壤與犬牙相入者
不用則誠至之感非聲色能逮矣辛未 召入
大理爲評事輿望未厭萬曆初以特簡入西臺
爲監察御史時方尚綜核君端亮守大體時論
益孚乙亥奉 命按陝西行視茶馬事君蠲倒
失包賠買種馬廣牧清積茶浥爛重死寺官體

卷八

太卷八

光

貌而牧軍役死寺者諸無名溢費軍革之一主
於承宣間修文昌書院以造士購典籍業之所
至以褒節孝表遺逸爲首務所舉劾平允不掄
伺爲小苛會地震督所屬招撫優恤無遺力時
督撫都御史持勦苗互市議有端君疏爭之曰
洮熟番列匪等族羈縻中納之日久雖間剽所
離官追究輒還此何足深過哉臣愚過計以爲
於甘鎮立廠許西海廣互市舉以甘西寧易馬
餘茶篋畢給之則國之隱患也凡 國家於洮

河寧建茶司招番中馬者非利馬也以番夷估
茶爲命吾通市以中擣其命使世受約爲外藩
格虜令不得越番而南也今用茶以市虜而虜
得轉以市番將各番資爲命者不在我而在虜
大不便議上事得寢蓋爲經國遠慮如此且瓜
代君念幾先當自引又以石翁年且老急求
就養以疾請得予告父子歡洽無何而石翁捐
館矣君以得奉終爲幸哀敬飭備又無何而卒
距其生乙未月日年僅四十有四嗚呼痛哉君

潘學編

卷八

手

元配封孺人周無子妾謝生子都慶隨天以金
州君次子宜福爲後嗚呼命也夫元錫辱於君
昆季並篤卒君所以相信者金州君不及信也
譬以挺扣鐘然豈挺實能鐘爰發聲蓋其遇也
乃適鍾錫乃遽銷沈豈不痛哉自君之亡忽如
無生乃今得其誌其壙中卽不命其承元重以
金州君若周孺人之命銘曰汝水一曲二吳三
陸猗道爰屬有傳石翁篤後啓公大圭黃鐘政
紀在蘭俎豆在漢汝川孔訐終古渙渙

徵仕郎鏡川涂公墓誌銘

徵仕君旣已官秦鳳翔府經歷已轉楚沅州衛
如前官宦十年矣仕有聲人意君仕優且廢學
而君歸日切磋於學不置也君恒言人何可一
息廢學夫王事若龍學焉得習自孔氏弟子患
之况下此數千載學於仕益岐簿書期會錢穀
獄訟勤居將往無已時仕於學何當而何謂學
也今經生受學嘗有造者往往以離索久而怠
學問之曰日理帖括訓詁語而妨學審如言卽

潘學編

卷八

手

學何時何地得自致耶以今觀徵仕君宦久而
日深於學卽官而卽切磋於學則知不患妨功
患奪志之言尤信矣自近學興名世者務索玄
窮大以自蓋曰性命性命至存誠反躬恂言質
行若以爲不屑爲者乃其言彌高其行彌濁其
心彌廣其識彌狹其悟彌卓其忠信彌薄苟自
快一席之談若可凌前聞侈後觀而虛蕩之風
愈煽俗彌濫以惡也乃今徵仕君獨拳拳立誠
反躬言恂行質造次於修學顧不難哉有言學

它可勉乃剛柔輕重遲速得之性者難卒變也
君曰無自恕有言事難如心者曰無自寬有旁
及釋典玄言者則浮大白謫之曰何爲讀非聖
書蓋君之學自信於知寸行寸知尺行尺尺寸
之不失如此也可與共學矣抑且比有立哉先
是予從師友講業天峰僊居間君遣二子來受
學亦時時來質學既翹然奮已入銓適先師在
川先生貢禮官在都下同舍同食切磋而君
以有立也君語及先師必追悼慨慕益以信學

潛學編

卷八

三

之不可已矣君諱懋光字伯明別號鏡川其先
進賢人宋季團練使伯一公徙新城國初登
甲第者三人曾祖某進士欽曾孫也祖坦軒翁
洛父梅例冠帶未官卒自君未聞學執父祖喪
能喪事祖母朱母潘能養比入官能官世以資
限士君起例貢而官聲籍甚也在秦視汧陽篆
在楚視會同篆者再所至字民慎獄清徑平賦
賑饑掩骼政具舉而苞苴餽遺毫無染也間勦
秦徇賊議建縣治楚五開填峒夷尤偉當道下

獎檄者十有一撫按會

奏薦者再

欽獎者

一嘻君之能官學之力也官久且更陟而君念
母老求歸養甚懇監司挽留之不得聽致仕而
獎檄沓至多美辭其大者以爲居蓮幕介冑歸
心八年一日攝花封閣閣頌德萬口一詞且謂
其未老以孝養歸爲士林盛節云然君歸痰疾
作乃無何卒生嘉靖戊子九月日卒萬曆乙酉
六月日年僅五十有八第藉令君不能信一旦
之決少濡忍幾幸一遷不克一面母而客死卽

潛學編

卷八

三

目何能瞋矣人安可無學也君室璩子世增世
陞繼室楊子世積世慶積少而端慧余造君君
必令侍令問經問學予奇之無何天予爲悼痛
而君安於命勉寬譬不過戚也曰令慧者不夭
則公俗子今存令爲善者必有後在川先生何
竟乃之嗣也俗余季子亦慧而天云噫達哉言
增婦黃陞婦裘繼劉慶聘璩增子曰大亨女二
適劉宗濂郭子然葬某都某山先期增陞慶以
君從子世修狀來請銘銘曰君仕有聲者華耶

學有程者實耶華不竟曜實不竟成者疾耶疾不永日而既有立死不亡者貞石礫礫

外舅一山楊翁墓誌銘

隆慶初 登極詔下郡國舉耆宿高年有行誼者給冠帶粟帛如章外舅弟鴻臚君仔來言從曾祖兄一山翁者於宗鄭稱善人又年且八十於明詔最宜稱惟吾子圖之愧元錫不力而有司者奉德意不稱罔念聞也乃六年正月四日辰刻翁卒矣元配吳孺人生煥燮燁燁而早

潛學編

卷八

墓

卒繼黃孺人生子美及余室人某先二年夏五月八日亦先卒萬曆二年冬十月日美奉柩與黃孺人合葬聽源之鳳毛窠首震趾允於是冢孫庠生塾狀翁事來屬銘翁諱桂字維芳世居邑桃溪曾祖某以尚義旌門祖考東軒翁某妣朱孺人翁少師事進賢朱待御治詩爲邑庠生以弗偶又失怙恃遂罷業奉例冠帶翁簡質忠信足不履城市口不談是非既罷業而終手經史不釋也居閑愉然諸煩溷一不入其心行不

甚達人而人翕然附信之二守鞠公署邑篆賓致翁鄉飲謝不起嘉靖末閩廣盜入寇族罹于寇翁耄矣感異夢前出走免已行失道有村父明寬者識之曰翁善人乃今抵此耶置所攜筐篋導之行以得完已盜得所爲冠帶像者詰之知爲翁也曰是善人毋燬嗚呼平居忠信卽有急神明相之無識不識憐之卽盜賊右之非積久著信耶彼以善爲無益而弗爲者謬刺者言之也翁生成化丁未五月日寅時距卒享年八十有六黃孺人享年六十有九子煥婦吳生子曰塾城塾婦童子思時鄭出也城早世美婦余子四人應鳳婦程應坤婦鄧應國婦童應麟未聘女孫三幼倖適涂伯修金鸞金鳳未聘銘曰水寒信冽火著焚忠信蠻貊行罔蹶來者不信徵此碣

潛學編

卷八

墓

鄉進士秋宇涂君墓誌銘

君諱良偉以字良韓行也避廟諱易今名世家邑湖東之陽嘉靖乙未二月八日生辛酉舉

于鄉明年母長兄歿喪之哀語具余所爲見泉
君誌中并其世詳矣又明年中夏念日而君歿
年二十九其友人王子狀其行甚哀而文鄧元
錫歸自會城謁司成王公于盱邸公逆謂曰邑
有異事聞乎對曰未聞曰涂子逝矣對曰聞之
聞何速也對曰日之夕行臨汝之郊遇邑人言
涂舉人患霍亂昨亡矣蓋爲貽悞者久之已驚
詫失聲公曰夫夫也性旣通敏趨又端良嘻後
進中茲可冀望者也爲歎惋者久之他日坐客
潘學編 卷八 其

明蘇州府別駕前進士奉政大夫工部屯
田司郎中斗陽公墓誌銘

明萬曆辛卯秋八月二十有六日盱斗陽先生
張公卒于蘇郡邸又明年春某月日家嗣國學
生奉柩葬某鄉某山先期具狀走百里詣予稽

穎曰先公深敬信者莫如子敢請銘元錫方病
店出迂客涕交頤乃言曰夫是非錫之所能任
也抑知先公深者宜莫如錫何敢辭乃力疾次
其事按狀公諱嶺字子謙世家盱城南金斗窠
別號斗陽系出宋禮尚書簡肅公大經高祖德
厚公以子禮尚書文僖公昇貴贈如其官尚書
生處士草牕公某處士生贈都城兵馬東軒公
某公王父也松江府別駕前山公忠公父也前
山公配吳封孺人蚤卒繼黃安人嘉靖丙戌冬
潘學編 卷八 其

十一月晦先夕而公生則斷乳子也伯仲叔皆
各以其世豪輕千金一擲公加之節俠愈益豪
前山公居深念但之諄語黃安人生五男子總
不悅學自底也黃安人退飲泣不自休公見之
踞請故則大慟相對泣退取針刺順親用功四
字於腕中力於學日盡數萬言文恢奇入膠庠
爲弟子而前山公爲訪真之遊坳武夷山中徒
跣奔奉喪歸家乃旁落業無以庀喪鬻舊宅矣
而是時公業工古又辟工真草書不顯顯博士

家言然才力饒兼之既免喪試高等壬子舉于鄉本房請以爲舉首方伯閩蔡公總場事以嘗官督學使者行部未之前識也抑賓第十名入宴見君年少玉立詫問曰曩僕嘗校士貴郡賢安在對曰在望室蔡始釋然曰吾自度目當不失人至於此與交懽再上春官歸而黃安人適疾病中怏怏以吳孺人事夫子無子而得封我生五子劬瘁顧不得封以爲望意以激發公公泣矢之曰所不能以一命顯母者有如日戊辰

濬學編

卷八

八

成進士補上海令中蜚語謫眉州判官改知蒼溪移應城稍遷京兆理官歷廷評轉工營繕主事員外郎進屯田司郎中又中忌者見察久之補河南藩司理問遷通判蘇州遂卒官上海爲松江府屬財賦甲天下形勢家通負累齊民而役人乾沒者得藉以影射公因審編置二籍一民自爲籍曰民甲令糧長區催輸一士大夫家自爲籍曰官甲官蒼頭遞催輸蓋籍臚析而豪怙者不得僭乾沒者得伏法卽賢士大夫玉石

分而不蒙愒赦聲先事以白故元宰徐文貞文貞喜答書言昨巡臺見存嘆公理官如家上下一心也公受一月之勞百姓受無疆之福願身親見之有以御史大夫潘謂變亂既繁提公者公曰吳中故以黃冊歸戶白冊征稅獨于白冊中分官民耳豈謂變亂哉以實清潘唯唯戒族子弟聽要束而法行海中丞公時撫吳器重公公白開吳淞江通水利故事工役竣乃給直會年饑公諭民能任畚鍤助開濬者日給直於

濬學編

卷八

九

是民總至饑不害而工成衆頌以爲神得特薦海公故持風裁抑豪彊民蠶起告訐至有佃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公從中爲調護民以稍靖辛未覲薦剡交上法當擢會有爲蜚語者言公前觀政天曹時陰訾其朋儕丘兵曹尼之者當路信之幾削籍松江守力爭猶左遷而丘公轉北於政府白事無蹤影侃侃也公入蜀無遷人有幹濟而政行署彭山縣俗輕生爲尤賴公俗事佛則撰收苦經言佛說非正命死者地

府不收錄爲餓鬼爲游魂刻付行童徧宣之俗
不變而不知誰之爲之者蒼溪地儉瘠公安其
淳簡與休息乎無爲徵與場事稱得士應城孔
道苦供億弛邑壕池漁稅代爲役理京兆歷廷
評刑清轉工曹修 穆陵修 景仁官會 大
婚造喜蓬已造制錢先後大司空簡屬焉諸皆
與聞共事公善以談笑調其心而節縮得行省
國費無量數以 大婚覃 恩封父母妻而黃
安人得封成其言戊寅 命葬益恭王益國郡

潛學編

卷八

年

城中法驛有日餽公曰吾桑梓地也敢勤官却
之今王欲徙寔公曰吾桑梓地也忍勞民持之
問悉橐裝贖庀喪時舊址得前恭公指示群從
曰此余童子時所押字也衆就視乃草書暫字
咸驚歎謂竟成其志云比報 命擢屯田司郎
中會榷木商有以豪居間者弗許豪銜之掇同
舍郎事中公公不辨而事白坐同舍郎忌者愈
益急竟織之當調引疾歸不調八年銓司有知
者欲起用以法調移判蘇司隄織稅歲例餽

六白金織戶歲呈段樣價千金盡卻無濡染中
歲未擢則以差便堅臥家具狀兩臺乞歸休不
允趣赴官欲面請不持齋資行而前相申公蘇
人也予書云君舊有吳淞之績未報也安之且
特擢水憲乃無何而公卒矣公娶寧安人賢事
公順安忍不內妒遇側室泰如也子卽本娶羅
女二適鄭某黃某鄭有外孫曰某有異才薦賢
書矢側室子曰未娶李曰夢齡聘朱女二一適
王憲幕子維燦余女弟子也一適鄭廷評子應

潛學編

卷八

年

節公長元錫四歲所並冠而偕故大叅羅先生
游莫逆也嘗是時公遠志卓悟業已調聖可立
至視游夏爲不足爲矣間爲詩詩工軼永徽開
元爲文文豪漸漢東西京其後羅先生學益顯
說益闕濶勝大時時目攝公公降體北面然時
相抵忤元錫兄事公而公虛已讓善相下不倦
久愈敬遠彌親四十年無旁狎色卽時有微辨
無間言錫也固盱眙明儕談羅先生學者厭修學
忽易之公群居論學當衆心人擊節避席則歆

然曰嘻茲潛谷子之說也衆爲憮然晚贈之二
大篇至引天援聖以相命疾作時手疏與本言
兄欲爲君子乎當立致誠心必毋以近師當下
卽是之言忽實功嗚呼公於詩若文才足以極
其所至而未竟業於大識足探其所統而未
竟詣於仕官才力足繼而前而時露芒角骭
麟不諸世而人莫諒其爲心是恒拊膺曰士自
知者心吾一片丹心可剖也吁噫嗟古知心者
難矣乃公於詩於文若大道卽未竟造不可謂

替學編

卷八

世

通才無識拓關鑰能竟造乎哉執此可知公矣
爰杖涕爲之銘銘曰嘉隆世肝有賢洵美異才
識全登孔道慕詞垣有探闢無高堅仕盤桓中
道邇斯不謂所可致者人所不可必者天耶

明彥士丘惟正墓誌銘

萬曆癸巳春予壻丘惟正有疾病予往省與語
令靜攝屏萬緣而亟以可托者天曉譬之父方
伯翁語之曰丈言善余曾祖給諫公之喪也祖
水鏡翁尚乳哺危如綫叵測矣蓋迨吾父吾兄

弟而後繁衍數十指也謂天不可托哉死生
亦大矣兄委命可也惟正爽然有省予亦慨然
於翁之爲達生也病稍定余返棹復遣人往視
則惟正逝矣時月正十有三日巳刻也予哭之
慟旣踰月撫棺哭焉隆慶辛未翁官北兵曹秋
八月廿有八日生于官邸生六歲歸接親友儼
然成人年十四從官濟上今尚書撫舒公見而
異之試之文立就公大許之曰未成童業成章
如此何遠不到也時致音振翼之事母王恭人

替學編

卷八

世

孝長兄幼事寡嫂順時時勸王恭人念婦孺伏
之也有違言不報與兄子山立年相若引掖無
間然山立移葬祖母先恭人江出私囊佐之曰
父當與先恭人合塋也課季弟學不勸公門生
故吏居顯處者有贈遺必均之翁撫猶子侃如
子惟正與同學同寢食如一人翁起家郡司理
至憲長年且及以清介進今階歸顯融矣竟不
家於官頗內爲身後憂惟正居慨然曰是余責
也夫其敢爲弟姪費蓋丘自贈中憲公而來以

孝友篤行稱雖其天性亦漸於教然也惟正名
征以翁命先娶余季女婚三年先卒翁爲誌其
壙稱孝婦焉繼室王王恭人宗女張司馬蒙溪
公外女孫生子山良惟正遺言囑婦曰兒稍長
當嚴束防必毋好華靡毋習驕傲毋令好動狎
邪人是年月日葬經湖方伯公以狀來請銘曰
使孤孫異時見銘如見父也乃杖淚爲之銘銘
曰古德有言可信者天丘世德縣之子象賢後
必其延天曷爽焉謹護斯阡

潛學編

卷八

世

瀟山君溟南蕭公墓誌銘

瀟山令蕭公者盱南城人也蒞瀟山後十年瀟
邑志前宦稱廉吏焉蓋去任評也故稱瀟山君
君諱鵬字伯羽別號溟南毀齒時入家塾日兀
兀坐誦讀不啓齒叩之洞然鄉賢陶刺史公偉
視之贈以詩有擊壤叢中子最奇之語入鄉校
爲諸生郡倅薛方山公造之業奇之曰吾晉陵
試科文古義疏也屬之子矣君喜益潛心朱氏
詩稱研精私試常高等然弗雋也以歲薦入辟

誰瞿文懿公時祭酒得其文驚問年君以質對
則太息曰若吾蘇常文當少雋何落落抵今也
予差命歸省曰必毋選會有識者又久之弗雋
乃自詫投筆入部銓得瀟山令瀟山南直隸邑
也地爲南北衝而民囂多訟君至瀟見古漢朱
邑文翁循吏坊歸然太息曰必無負兩公邑賦
煩貪猾多乾沒賦弗登君申期約平權衡置櫃
收受之諸秤頭火耗畢具革親登記時查驗校
之吏無所措手民樂輸而賦登四方之輶輶輳

潛學編

卷八

世

至役總多包募役者至中途輒亡匿宿多望君
籍夫馬名編刻之以赫蹏墓藏之哀中賓至禮
符訖卽裂赫蹏所籍名差次遞應之免其首一
人任負命總諸役者周復始而役均四方之賓
如流水無壅也造丁糧冊清飛麗察詭寄積書
爲弊孔者嚴剔而負版清有以常例金嘗君者
峻却之曰此豈常祿乎於是諸遺餽盡絕興學
勸士約已裕民比暮月而吏民嚮信獄訟衰少
臺院交獎豪右歛迹其賢者畢嚮信慕之也會

止指使者有求格不應以不及論調君奉檄笑曰格於資也夫効貢士也耳豈謂瀟山令哉或勸益赴調公道且章明笑不應曰歸休乎吾旦夕禱祀而求者也庸赴調何爲拂袖歸不調不持衙齋一物歸諸臚遺盡却獨攀者壺者枳路而君喜可知也曰吾不負官官負吾獨民不負吾哉始瀟山君與鄒同錄並膠庠有聲鄭嗜吟咏君見之輟輦感以爲非博士業也自瀟山歸鄉貴人宴集招坐客非偶君咄咄曰吾尚可偶

濟學編

卷八

集

世人居游乎日杜門苦吟取唐詩鼓吹日賡和若與之游從上下然鄭國錄序以爲津津然開元天寶之音潤蓄雋永有餘味也或曰君老矣庸苦吟何爲君笑曰吾以代奕也云爾題其稿曰代奕題其齋曰秉燭謂暮而學也足不企公府而賢令晞陽范公郡守介石王公禮爲鄉大賓嗚呼君於人間世所謂蟬蛻而蜉蝣之者非耶是深於詩矣君五世祖學諭梅坡公者直義有高節父澹菴公某母劉孺人元配王繼吳孺

人子四人長紹梅側室梁出王孺人所置爲廣嗣胤者也曰景梅盛梅殷梅吳孺人出紹梅娶夏景梅娶梅顓榦令梅公女孫盛梅先卒殷梅未聘女六人長適張文僖公會孫霖次適夏郡丞公子校次適趙適胡適張幼未聘孫男一人女孫二人君生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初七日亥時卒萬曆庚寅秋七月十八日戌時是歲臘月日葬某都某山先期景梅以遺命介狀來請銘聞之君事父母孝晚嬰疾瘳矣時時如夢中語

濟學編

卷八

世

獨昵昵問劉孺人寒燠湯藥如平生或曰亡久矣則大慟而罷蓋其性也瀘溪陳布衣希聖者好古獨行君謝歸親禮之日延致商古今訂所爲詩篇無廢夕而布衣爲余言君純實有隱行王孺人沒時有富室娶求孀者挾七白金以先弗聽也其介如此是可以銘君矣銘曰學斷於施貞方自持而厄於資仕實不逢追琢厥詞以暢其衷雖厄不逢吏以廉稱老以詩鳴視世之蠅蠅營營泯泯者不謂激而徙於南溟也耶

將仕郎益國典儀樵南羅君墓誌銘

邑營溪羅氏於南城磁龜四石溪同宗嘉隆間四石溪有近溪先生羅公以心學名世於君屬稱兄君率群從昆季受學焉先生故善招徠而於君特親所爲賦扁舟江閣外日日望君來者也元錫固時時從羅先生游不盡名其學而君愛信之時時來問學與之語心休肯時津津如有入也與友朋連日夕敦琢無間遺子鐙來受學後余以病困杜門君訊問不絕既病革鐙

清學編

卷八

八

泣請遺言張目曰吾生所心師者鄧先生其必先生銘而終身於先生乎依歸吾瞑矣已遂瞑則萬曆辛卯夏五念有五日也距其生嘉靖丙戌五月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冬十二月四日鐙奉君柩葬某山之陽以南城潘君狀來請銘嗟夫余忍銘君乎哉君諱子林字仲良晚以母寔南臺山自號樵南以旦夕南臺墓側可樵也會祖敬菴公祖洪山公父東昌公也母全宜人君生有至性事父母孝與其季子桂友愛如一人

東昌公引例入都下需次君綜家遺三數僕齎資絡繹走旅邸爲供具其官東昌也亦如之以故東昌公處旅邸如家卽居官不留一錢私其家全宜人病躬湯藥劬養走數百里祈望一步一稽顙禱焉病以蘇已東昌公致其事而歸君亦以益國府典儀自引歸構一室聯珠峰下旦夜具甘膳承懽先意肯順事東昌公好吟咏卽席賦流離滿紙君珍如敦彝已隨聲和之蓋父子陶陶泄泄然餘二十年一日也全宜人沒執

清學編

卷八

九

喪毀徒跣行卜兆足龜裂未有當也忽有指南臺山可窆者老僕婦聞之走語東昌公曰其是乎其是乎天以卽君哀頓甚遺之也曩避寇南臺主母指山中一丘曰是可歸吾骨令覆視尺寸不爽也東昌公有賤妾嬖而悍君敬禮事之惟所欲必致且戒內人躬下之曰是善養吾父東昌公安焉比公卒君年耆衰矣苦塊孺慕如母喪其友發苦視則地沮洳苦白毛茸茸終不易其篤孝如此族鄰待君舉火者若日就食者

愛敬供具色不見德也居陋隘闕片地爲爨室
構垂就而旁宗人謹請贖則徙木石歸居鄉坦
夷周慎有賤氓侵賴其山界終不較豕踰笠出
走鄰家僕追之入鄰以爲其家亡豕也爭之君
亟呼僕歸已而鄰得其亡豕來謝君笑曰若誤
耳何謝歲連祲君焚券已責者甚衆司廩者多
侵沒不深究族子欲究者病其縱曰叔壞吾例
君笑曰寬者寬究者究孰爲例其居厚至矣乃
群從子俠而酬君百凡讓不校也已有獄論死

潛學編

卷八

四

族與閭閻者輒詆愬終不敢加君比得脫誣其
妻外淫言於官請逐祈君證君毅然爭爲白其
妻冤則又其介也最後東昌公所嬖者女中不
安其室請他適君委曲曉譬終不得則厚齎資
遣之余從父兄石首丞於君從女兄夫也去官
家如洗君迎致課其孫厚飲之兄沒助歛葬腆
厚而石首兄旦夕嘖嘖嘆以爲君內行淳備口
之不置也今年夏鎧卒業南雍受司成楊公知
試魁多士距省闈近一日忽心動請急歸匝月

至而君故無恙頗以不就試爲快居旬日而疾
作喟然曰幸乎予得於女乎歸也已談吐平生
曰鄧先生最余以六行余愧之然亦有自信者
予生無他長獨見人善詎必全美卽片善必心
服心服之必亟揚之揚之終不能置之也見人
不善詎獨小疵必內省內省必爲之諱之且終
生不發之也庶百行之一乎女必識之又曰伊
尹一介不取與以明節可矣家幸稍贏一介不
取可也柰何一介不與令鄰里鄉黨缺望爲乎

潛學編

卷八

四

嗚呼考觀君行事於古鄉六行殆合矣卽在成
周時族師間胥於歲時讀法得具書况季葉世
乎君旣沒余遘厲瘡疾不獲親哭君以爲憾今
小間則胡忍不銘君也君娶涂孺人先君卒子
二長卽鎧次鎮早卒女一適劉自堅鎧婦潘繼
劉妾楊孫二長憲秋聘黃次憲科張君與南城
潘東厓厚善自髫髻識臨川孝廉周君穎雋自
兒時疾作呼潘君與訣潘君百里外疾馳至而
沒則哭之慟以遺令狀其行甚哀而文益足

明君之善於人交矣銘曰賢賢易色迄于垂白
事父母殫竭心力與朋友交言必其物不當薄
宦乎欲致身而未由得也雖曰未學令卜公見
之謂之學必矣

將仕郎少谷吳翁配黃孺人墓誌銘

按狀翁諱文祥字國瑞少谷其別號也系出小
竺吳氏曾王父爲孝子懷英孝子幼失怙事母
表孝鄰失火延燒數百家孝子負母走風四反
室歸然獨存黃叅議清題其廬清修重遠邇純

潘學編

卷八

四

孝感天人云事具郡邑志孝子生燦燦生邑文
學崗鳳娶孫孺人生翁文學公疾革翁甫髫則
手書遺族兄司寇大夫竺原公託孤焉大夫許
諾視翁猶子也大夫公遇諸子嚴坐終夜諸子
恒立侍與翁俱督教之少長苦無同產支門戶
則出應戶役已爲新城邑曹掾邑令張休者酒
粲貴人子也怙倨驕嗜酒酒輒酗爲狂顧見翁
敏達愛信之夜參半忽徒跣至翁扉索酒飲酒
半曰吾所嚴邑勢人幾得寺地欲甘心寺僧則

於何爲罪翁心計勢人吾所嚴事者然奈何殺
人媚人爲也爲緩頰竟寬之已張敗諸曹坐謫
配者六七八人翁獨以文無害全撥辦留都金吾
衛翁於司寇大夫公至深衛距公宅密邇時節
召家宴則入非是無入也卽入語終不及他隣
有貸子錢者過期不能償已忽來問所從來法
然曰鬻兒子耳翁亦法然曰子難子息忍以子
錢故鬻而子哉立焚券歸金其操行類是已入
銓得潮惠來倉大使倉固冷局例必支絕而始

潘學編

卷八

四

代翁株守久之困矣會邑令詣臺使聽察屬翁
守邑藏莊廉訪者過邑則出餘裝爲供張莊喜
問知爲江右人益喜問有子廩學官愈益喜委
署驛會府委攝縣捕事又得代守其官而終介
無濡染也舉以公費任滿起文將轉選而當道
委丈量不聽去出入蠻烟瘴霧中子世卿來省
謁請曰大夫柰何以先大父之遺體行殆趣之
歸乃遂歸而家益蕭然已丑疾幾殆而愈屢鑠
自如壬辰世卿以選貢入會城疾復作而逝則

夏六月十二日丑時距其生正德辛巳秋八月十九日子時壽七十有二矣司寇大夫子寧國守會海公率弟往視含歛爲經紀其喪翁元配胡繼鄧又繼黃孺人始產子曰世卿用卿晉卿女適雷世卿婦危繼徐用卿婦鄧切晉卿天孫某聘陳黃孺人賢始歸翁家貧拮据奉姑孺人爲忠養翁頗嚴難事莊事之孫孺人歿旅邸盡脫簪珥治棺衾翁薄宦遠不能從之官績一燈佐世卿學作女紅累織微資世卿爲大人游

潘學編

卷八

四

翁棄官歸而遂卒十年而猶然淺殯也生嘉靖丁亥四月二十二日巳時卒萬曆壬午四月二十七日未時壽僅五十有六是年月世卿以寧國公狀又自述行畧來請銘世卿文程君爲余言世卿事親孝翁課之學嚴稍意忤立索杖世卿奉杖進跪蒲伏受杖杖十百不敢起矣霽威欣欣退而學也迨壯有室猶然旣得廩所爲供二人者出入廩金中務得其懽心哀母孺人終窶死爲寤櫛有標則狀其志之吁噫何吳氏孝

友著節之多也懷英公之風者遠矣銘曰服官卑乎行則昂爲母也陶妻孟光有子孝德炳

左母蔡宜人墓誌銘

蔡宜人者進士左長君宗郢母也先是長君赴南宮試念母年且及則走帝時太和山爲禱祠祈年旣成進士觀天曹政命官矣念母生嘉靖己丑一之日迄今萬曆己丑適週六十基於懸輓日爾慨然曰吾奈何羈一官故不亟歸爲母壽乎郢日夕夢寐惟吾母郢不能少須臾則

潘學編

卷八

五

請急天曹者三乃得歸歸及母壽辰陶陶煦煦而後喜可知也君子曰孝哉左子不以官故遺其親長君有同產女兄適於胡又少寡母憐之以疫卒人莫敢省視長君則親往收之挈其子若一女以來而疫行長君有男曰君孺生十五齡玉立矣母憐之甚中疫卒母念兒以姊故收其子乃以其甥故及孫也則哀不自制亦遂卒則庚寅夏五月之廿日也長君辭歸哭欲死曰姊之收也分也兒之亡也數也乃遂及吾母耶

蓋厄絕而後甦嗚呼陰陽之沴中於人最慘卽
貞常之理不正勝需其復而後定故君子戒沴
也抑可謂命也已。是年冬月日長君奉母柩葬
郡北徐家源負已而亥具狀來請銘按狀蔡宜
人其先吳蔡經後也父茂六翁以謹淳爲鄉飲
酒大賓母氏呂能佐翁致富貴又以富行其德
者也母儉勤寔式之加以懿度知大體始文學
君與約婚而微國胄子委禽焉母不可願歸文
學君竟歸文學君時生甫十有三年諸姑姒咸

潘學編

卷八

果

女育之不謂婦也而母雍雍恂恂舉婦職惟謹
治女紅操井臼修隨井井也姑朱宜人大喜曰
來婦幼諸長婦群從婦顧不如天昇我也夫文
學君狷中少容蓋獨行人也母事之臬恪卽逢
怒面無忤背無懟也伯使酒難事日閱言母如
不聞也者而閱之文學君時不能居忤慰解之
曰伯爲酒使故爾醒解夫何知不安忍人將謂
重激侮而輕天親君爲釋然左世有顯人世清
白而文學君嗜學不治家人產母出其所齎資

佐之蚤夜支吾無遺筴王舅王姑安之舅姑喪
解髮珥襄事一不問諸伯叔也諸伯叔之喪又
伏之舉焉文學慷慨爲義時急人之急族鄴有
婚喪貧無告者舉欲周母調劑而力勦之已家
益旁落文學君困數奇不偶生宗郢晚矣課之
學亟母舉子艱雖甚愛然不姑息也引郢手掩
泣摩頂嚙之曰而父平生力於學獨期紹前人
光今弗售困已意屬汝信其志而奈何弗力將
父母何望於是宗郢乃大感相嚮泣奮於學得

潘學編

卷八

果

舉矣母儉動自將如異時旦起盥焚香祝天誦
內典數過乃就食晨食必蔬素以爲常宗郢成
進士怛然曰吾君子未獲見兒第也施于未亡
人未亡人何心對賀客潸然得告歸日警誨修
德培先澤報君親恩見馭下稍嚴曰寬之以
此治民將病猛見日酬應劬甚曰徐之以此居
官將自疲見有求者應喜曰廣先德也適適歲
歉命持簞食撮米需之門有叩者應又爲左子
置側室以廣嗣嗚呼母諸所意念深矣德厚矣

而食報未有當故曰命夫命又何可得免也母生子一人卽宗郢女二長適吳洛次適胡某婦張氏事母順及君薨今祔母墓傍繼婦李側室陳始長君過聽念欲從問學入白母母喜曰而先子所謂高賢大儒者也欲遣汝受學屢矣必速往無後蓋自是元錫展先壠于肝母治款具必躬親今年春適長君出上壠未返母迂勞之使屬於路益虔丘憲伯見之太息曰嘻之古義也夫賢哉母也元錫不文何能銘吁噫抑何能

潘學編

卷八

哭

不爲銘乎銘曰天虹山北母斯阡奕奕大左洪慶源寶慈寶儉仁淵淵教寬教敦恒身先解囊剗薦古與肩我銘不信狀燁然曰視孟母奚讓焉子與往矣今景賢視此貞石矢勿諼

外姑江母余孺人墓誌銘

鄧元錫先妻之母姓余氏諱某事江南溪翁翁稚少文而湛酒而母中有恒不自亂也翁既酒終不問家人母生產拮据勤綜日夜凌雜米鹽刀尺曲計之以無廢箸於家翁既酒時謹吸增

多口卽昆弟子姓間得過輟以口母遇諸伯諸姒諸從子一婉順不爭彌縫之以無失睦於宗翁日游於酒人乎時時東向坐多狎侮客顏赭終不顧母出殺羞佐酒令侍子慰藉曰翁醉而狂勿異也以無失禮於人翁猶子延平司理君曰幸乎家之有叔母也不者殆矣蓋元錫自爲外婚姻入見母而母油然而喜未嘗墜一言於人亦未嘗失一禮節於家年八十有一周敏勤慎如壯時也萬曆辛巳夏四月疾病呼元錫手一葛

潘學編

卷八

哭

與爲訣曰吾待銘而瞑已而泣曰曩吾夫喪吾子感堪輿家言擇風水幾福利蓋十年不克葬而效茫然也吾恨之吾死必歸骨先丘獲侍吾先姑族而葬足矣母久留腊吾骸蓋耄期稱道不亂如此父諱普母氏王祖爲州刺史子男四孫男八曾孫男十二孫女三曾孫女四墓在某都某山銘曰荆之壁礪諸石美不蝕光有奕明萬曆甲申春季之吉歸此室

王母梅孺人墓誌銘

萬曆丁丑吳江最令王君自吳入 觀以其間
屬其友鄧元錫銘厥內梅孺人之墓蓋孺人以
丙子春二月日卒太湖之官邸歲餘更矣君語
次容有憾意恒恒有願也元錫謝不敏又明年
狀孺人行以俾來督銘蓋讀狀而知君成學效
官者孺人有厚助且信君刑家有道其恫孺人
以義非昵也孺人贛榆令梅公諱璋之女爲南
城世家母傳孺人生而淑慧長而順孝并而令
儀甫嫁之三月吳江君補博士弟子員矣族鄺

潘學編

卷八

辛

頌歡慶孺人卽內勗君於學曰士君子立身揚
名何渠止於此毋庸歡慶爲也於是夙夜執女
紅時饋餼相君學甚力已廩於學而費孺人內
立解釵鬟出應之曰學益而費善費也何愛以
故君得專於學而雋而孺人循抑愈自韜甲戌
君舉進士第宰太湖以所學蒞官疏茹糲啖念
孺人疾而羸也意難之孺人覺而曰君立身揚
名方始此君光融我與在淡泊性所安也於是
執女紅謹鹽鼓饋餼如夙昔加苦家重子行旁

反外尸立叱入之監司署君考有應門不窺
鑰之語蓋廉實也居無何君以堪治劇更而孺
人卒矣嗟夫自門內之治缺而雞鳴之傲牽於
衽席羔羊之節靡於華腴職乏輔故也孺人相
夫子于有官乃米蕖自勸學時厥志誼皦如則
君之恫之也傷失輔詎直爲閨壺悼哉始孺人
以孝恭爲贛榆公所鍾愛歸事舅姑曾王姑曲
得其歡心諸諸適內外委款周至其歿也恫無
不委頓者孺人生嘉靖戊戌夏四月朔日卒年

潘學編

卷八

辛

三十有九子男五長嘉儒聘 次嘉胤聘夏嘉
師聘黃嘉猷聘饒季嘉丞未聘女一適范墓在
某鄉某山予及侍贛榆公遊而辱於吳江君昆
季襄於學特篤敬諾而爲之銘銘曰太湖茂宰
稱神君亶也學道能愛人有來窺之聞其門門
內孔治穆無聲爰厥相學自初嬪誰與淑善梅
孺人艱育以病中路淪子乃多有後必振我最
志誼勒斯珉後考信者覩此墳

李母廖孺人暨婦鄭氏誌銘

讀詩邶栢舟綠衣諸篇而歎夫莊姜仲氏之
遭也以塞淵之性抱匪石之心而終不能回所
入者之瞠也謂天只諒人耶然邶首栢舟不謂
其獲心無詆足風耶余觀李母廖婦姑事悲焉
往離陽生李本遂之來學也或窮年不一歸念
其篤也問有母乎曰母喪久矣葬乎潛然曰葬
矣然猶之淺土也已而泣曰遂母生十有二年
而歸家大人事家大人順也事祖母錢尤順錢
患風而廢母事之劬甚喪之哀以失寵於家君

潘學編

卷八

五

也不得近終歲依外氏居焉而婉孌宴宴也終
不有過責其內嬖之心余聞而悲之嗟夫斯於
莊夫人無已類耶他日本遂歸則遣人護之歸
見其投鄰氏祠棲焉累累也內氏鄰藍縷績麻
泉自衣衣其夫終窶矣而遂不敢以其故念內
也解橐出所得薯芋遺弱子某致諸父爲養嗟
夫不已感耶後十年而父疾病始召遂執其手
而泣曰嗟夫余乃太過手所業分之又析而分
遂次子某曰以後吾次子某也嗟夫斯所謂其

天者竟還耶於是遂內人又死哭之慟葬矣已
泣曰必葬依吾母母土淺當復也婦事母順母
疾祈以身代於是改葬焉求請銘又踰年復請
爲之銘銘曰生同穀歿同復

潘學編

卷八

五

墓表

先師司訓在川黃先生墓表

萬曆初元夏五三日先師子黃子疾卒于京邸鄉人群聚相弔哭里人涂經事伯躍爲買棺視含歛訖承師志盡却部若旁郡官京師者諸所賻遺金已又歸其喪比自京師還手出師遺墨授師門人鄧元錫曰噫噫茲先生疾革時起端坐手所書也方書時若平居偶漫書無謂者已瞿瞿若有屬也故藏以俟元錫起再拜謝神怵

潛學編

卷八

五

心恒不自知涕之淫淫下也已受書亟讀之書在一故帙帙端其書曰偶爾一疾詎意遂成長往天降之殃敢不自知永念平生上負父母之恩下負師友之誼今一旦已矣言之拊心其負在虛行徒修實踐未至影見亦妙終非真誠來者尚以我爲戒云末著虛游子遺言五字識焉元錫奉之泣曰嗟夫是師末命也命至矣翼來學爲至深則徧以視諸門弟子門弟子讀之泣曰嗟夫師末命至矣身沒萬里外拜微官甫月

耳家懸磬子幼而妻妾處室不顧念而來學爲遺憂當是時門人奉師柩葬考府君潯坑之墓下同兆有宿草矣於是元錫列師訓具表諸墓上曰師末命不其可深長思哉忱深長思於成學不有的哉人有恒言皆曰學無庸多言爲也顧踐行何如耳言華也行實也今觀之猶之行也乃虛實顧辨于其間耶師事親終老孺慕處鄉閭恂恂翼翼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由由無間也與朋友切偲忠告懇懇結其心臨財廉然諾

潛學編

卷八

五

信言徐動矩卽造坎事變雍如也有守氣而無亟心疾威不懾見侮不怒所不爲不欲確乎其不與易也師在膠庠中最久督學使者下校官察士行校官集多具楮硯則人予片函令各舉所知發視皆師也最後一生至問之曰若何舉對曰廩生某也曰某何狀對曰立心正大行已端方學諭君爲降歎者久之於是督學使者數更蒞而師以德行旌不易也中丞吉陽何公敬所王公有特旌嗟夫師於實踐不茲茲著信哉

乃猶以虛行自訟嘆嘆也無亦以知之所主行必至焉之難耶無亦以修之昭昭者人知之伏之冥冥者心知之心嚴之耶中一不自憊即飭躬厲行亦厯免顯然尤悔爾矣於不疚無惡者終遠耶嗟夫危乎微乎固學之大辨也自南粵東越之學興人有恒言皆曰學不見性即修行義襲耳汲汲然一見之爲快乃見有影見耶乃影見亦妙耶即見妙於真誠終有辨耶自師始志學與三五同志密切磋於真靜無欲之體屏

潛學編

卷八

五

見聞黜思慮凝立危坐以求入不即終夕遶榻行以爲常日收攝純固也於造體益親始見師泉劉先生於洪都一見語合意時宅名公有招劉先生宿者謝不往曰黃君學有靜根吾所願與切磋者也就師館敦琢者累晝夜始見東廓鄒先生於冲玄首質格物逐物之辨時夜坐門廡間百十人不辨色矣鄒公喜曰誰與問者對曰某也公曰善哉問與往復久之已元錫西遊吉二先生語次未嘗不於師乎拳拳也師於學

辨念於意辨意於覺而約之貞靜以立本於也卓矣乃猶以影見自訟嘆嘆也無亦以有見皆妄即玄見猶之見耶見之爲陽焰見之爲空花見之爲泡影廓然無物也於物也蛻矣斯影見乎否耶故鴟游蝶化見妙矣然恣睢轉徙於無何有之鄉冥莫能自反而爲魚飛躍造夫婦察上下一實萬分者固誠之不可掩也嗟夫此學之大辨也彼以虛行自蔽者務外者也語命之小人之儒以影見自詡者眩內者也記目之

潛學編

卷八

五

無方之民蓋終身闇闇終身勿勿終身慥慥而後能以其身誠也故曰師末命至矣翼來學爲至深元錫以卅角事師師覆字特恩已誘掖備至後更推挹之已甚也乃知罔行殆無足爲師門重心愧之顧推其媿心之言爲之表用自勗勗來者踐修誠一庶其繼師志無負哉即不然於末命謂何矣師諱天祥字文明建昌新城人以貢爲邵武府學訓導未至官卒宅世系生卒始末具壙記中茲不復悉云

汝州判官龍溪江先生墓表

昔周官司徒務士於五教六行而比閭族黨之
察舉行焉教自下起俗以行刑善舉諸微官辨
於素蓋其豫也當是時諸孝友睦婣有學者若
敬敏任恤者族師閭胥於歲時讀法屬民而書
之鄉大夫於歲大比而賓之而興之於是乎大
樂正敦之學大司馬材諸位而官非此族也不
在仕法近世以浮文取士以資格限官取之也
已沽用之也已隘於是乎質行敦素之賢如吾

潛學編

卷八

五

龍溪君者沉下僚困官守曾不得一展也噫噫
舉士不干鄉則如勿舉論官不干行則如勿官
亦無爲貴舉官爲矣龍溪君諱操字廷介禮教
鄉極高嶺人世以長厚敦裕爲名家迨厥考還
齋翁尤著余所謂賦種瓜者也比君承先志而
益務於士君子之行事還齋翁若母孺人張欸
欸無違志長兄卒事兄嫂恭恪一節嫂以安始
還齋翁事其伯兄順推負郭田宅畢歸兄而舉
以極高嶺堯堯田自予能讓矣君從弟經歷君

揆語余言揆母死步自邑請極高請仲父所營
地以葬仲父意難之揆不無少望弛然臥不食
兄自外至業聞之入撫揆背曰起起羹定矣何
快快臥也揆辭以疾則入見還齋翁曰父敦孝
讓順事伯父母白首矣推所營地爲伯母安固
當令伯母世子孫福何詎非吾福耶宜可許於
是還齋翁莞然曰吾頗斬凡以爲若也若旣云
若是吾何愛乎卒畀之里俗入堪輿家言最深
即君酷信之而如此它可知已君慈恕惠利裨

潛學編

卷八

五

祭田以祀先收族族之人德之家諸義倉義塾
若轉假振貸利賴其旁居人旁居人德之聞光
邵人道其里給飲食如所親後家稍訕矣子太
學生伯會意難之謂少齋君憮然不應者久之
已而曰吾家給食光邵人載世矣奈何於今乎
齋之吾不忍爲也給食飲如初人緩急有叩輒
應弗能應爲赧然若已之負之也人或委之事
即風雨寒暑弗憚避委之財銖兩愛惜即已貲
不啻也居恒無誑語一語戲爲誑余輒得之戲

疵君何誑我君莫測也問之余笑曰君語誑
微哂粲然見面耳夫以君內行曩令在成周時
質閭族師所具書盡合矣嘉靖季年閩廣盜大
作當道嚴比伍之法以御盜徒具文君於時一
太學生家居耳獨能以法制鄉導主用部署其
旁居人可指臂而使也兵巡鄭大夫破常格手
勒書相勞訊比入官爲武昌衛經歷衛兵耗圯
甚歲蒐閱尤具文撫巡行閱視率募市傭以充
而有司餉餼不時給君至憮然曰武昌控湘漢

潛學編

卷八

李

壙山壘江古所稱一大都會也承平久而軍圯
至於此脫有急庸詎有及哉具以白總兵安達
侯柳柳惠以爲見長形已也頓辱之公論爲不
平後以見効罷去已署通城篆卽舉行鄉約以
善俗請免逋負以甦困通邑小疲劇則請更以
江夏撫民主簿助爲理邑界江湖間多盜則又
請於寧州界南樓嶺者建巡檢司以爲防諸爲
地方永利者具如此他諸平訟省賦回青以寬
察以平者比比也於是民驩然謠以爲古者

德而邑崇仙修行恭下諸里逃亡者具復業自
歸其署嘉魚也亦然嘉魚繼志者於余爲同年
生與余書以爲前此借寇龍溪公百務具飭士
民嚮服難乎其繼畫一遵守可幸無罪也當是
時藩臬撫巡獎勸皆美辭撫臺鶴樓張公持風
裁凜凜矣而進君以爲君子君子事多咨委之
分守林大夫署上考曰行存古意質任自然署
兩邑而百姓去思居十載而一貧如舊至以爲
古庚桑之化舜若已美然乃以資僅遷汝州判

潛學編

卷八

李

官以去居無何而君卒官矣曩令君在成周時
見察舉出長入治其敷歷可勝道哉嗚呼行不
愧於古而用不揚於今予於是深悼夫古今世
之不相及有以也始予有姊許字君而天君于
先君先孺人終身子壻也於予先後左右如舅
昆自君之亡邑士習民風彌益薄利沒義誕毀
信日甚背死忘生者滋衆也爲表其墓之碑若
是俾後論世者知取士于其行毋徒文官材于
其能毋循資考俗者知先民古誼如君者吾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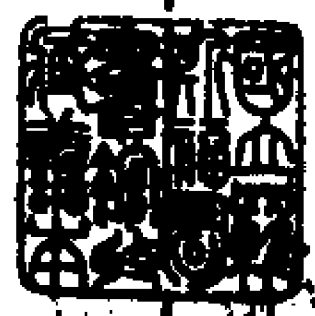
擊身比之非誠古今人不相及也其亦可有省也夫君醜涂繼璩子三人伯會伯源伯洛源爲長兄後爲荆王府典樂長厚有父風宅諸世系生卒葬墓地在誌不具

潛學編

卷八

李

潛學編卷八終



潛學編卷九目

申集

行狀

王稚川先生行狀

先妣張孺人行狀

壙記

先妣劉孺人壙記

季弟元夫壙記

幼子俗壙記

祭文

潛學編

卷九目

祭鄒東郭先生

祭劉三五先生

祭劉師泉先生

祭傅愚齋先生

祭羅近溪先生

祭王念初司成

祭黃在川先師

祭傅侍御

祭涂近塘先生



祭黃井峰先生

祭涂荷亭

祭涂鏡川

祭曾山人

祭程叔庸彥士

祭涂時學

祭許子實

祭姜太翁

祭左宜人

潛學編 卷九

祭黃實菴

祭張斗陽

祭李可山

祭張少湖表兄

祭丘惟正

祭幼妹

行鄉社法告土神文

潛學編卷九目終

潛學編卷九

申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江心源左宗鄧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樵李項元濂閱

行狀

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署國子監祭酒

稚川先生王公行狀

公諱材字子難建昌新城人世譜望自太原宋

潛學編 卷九

建炎中進士迪者監場務南豐因家南豐再世

徙新城五世祖益永樂中令霍丘九年霍丘人

詣闕上書請得留又六年遷無爲州同知高

祖灝舉鄉試第八人授寧都懷安教諭遷河間

府教授曾祖鼎早卒妣黃氏祖建德司訓公達

妣李氏考中憲公祿令平和邑新造疏闢來輯

有大造於民嘉靖初疏大禮未正皇儲未

建就逮免平和民祠祀之妣包恭人自中憲公

而上世增修於德宗伯涇野呂公所爲扁其堂

曰世德流光者也正德戊辰正月六日公生五歲入鄉塾知學未成童業邑庠有聲甫冠舉嘉靖戊子鄉試第九人辛丑舉會試高等賜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癸卯留吏局官檢討乙巳奉特旨管內閣誥勅太廟成單恩進階徵仕郎平和公封如公官階母包恭人繼母曾恭人元配鈕恭人具得受贈封是歲閣題補大明會典纂修官丁未充會試同考試官是歲丁中憲公憂外除復官壬子遷南京國子監司業

潛學編

卷九

二

乙卯轉北司業丁巳復出南太常寺少卿滿三歲進階中憲大夫而中憲公包曾鈕三恭人具得今贈封辛酉陞南太常卿壬戌命以寺卿署南國子監祭酒事無何免隆慶登極進階嘉議大夫萬曆初進今階始公家學時中憲公嗜古學自經史先秦西漢若近古名家文宋理學群書督課公誦習之矣比讀中秘官史館縱覽觀學益洪博而紆意於飲國典朝故官方政紀爲經世大畫不屑於浮華每朝退及鍵

戶恂恂統究如儒髦

本人理寺卿葉公鍾敘文

先是

誥勅

撰述隸

內閣閣機務殷重

委署郎摺據爲具

文久益猥下閣議推史館公等五人者掌之公

卻請謝幣絕他酬應文專綸綍之思所爲草上

本國家張官列職若采亮王之意若異時判

合增裁沿革之變俾知官有守而人勗前功程

後効務以宣天子憂民阜俗沉深懇至之衷

會廟恩制目填積而力持簡重得王言體多

雄深爾雅之文文具外制集中

學士並公份書奉讀外制集雄

潛學編

卷九

三

深簡健上追漢人不但國初成均造士之法積與唐宋名家金傳而已久刊敕肄業積序爲具文而時學騫高窮大忽尋教不省公申古德行道藝之教以克已慎獨爲本著訓讓戒速規儉勗勤文務之於躬行勅諸生宿號舍嚴矩矱昧爽坐堂廂以衡石程業日中晏不倦以爲常間歌詩習禮射而絃誦聲興大寒暑聽就各堂講習而危坐廂堂聽請質不廢也諸具稱嚴核而成賢造士意由衷信然于士心諸生中有患難死喪又隱恤勤備士初

苦其難而後乃便安之久之學成業進有當撥
歷者願卒留而受業也愈久益思至頌共歎以
爲 國朝任南少司成者當推公與整庵羅公
爲稱首也事具南雍申教錄中教北雖如南章
化別弊巨細畢飭而太學志久濶祭酒高平郭
公舉屬公續修公上稽 皇祖勸教作人 列
聖敦學嚮儒之至意諸典制謨訓畢有紀官師
生徒之法守儀則臚哀類別坦然可指之行會
南太常 命下得自諉而殫力校訂至秉燭盡
潛學編 卷九

夜漏而成也郭公歎以爲奕世曠舉將來不刊
之書志存大學中蓋公患世之任官者循資積
日待遷陟郵視職守積弊蠹貽於後而百事從
圯也一典文衡三蒞南北成均冀必得真材爲
國家用厥造士誨誘竭兩端日經史制書講
義咸自著務理道精徹校日課評騭嚴密衷於
理禮闈校士不獨專經義綜三試文具閱校上
下之幾以得通明該博之賢或謂其過勞曰國
猶家也教人如教子也樹人如樹材也治官不

如家課人不如課子樹官不如樹藝謂職業何
夫勞固無所得避也在南雍廟門彝倫堂東西
兩廂六堂若齋號若屬官廨畢具飭廨地街渠
爲居民侵冒者清復之在北雖亦如之或以侵
冒且十百年非一人任而市怨盡已諸曰國猶
家也官寺舍猶守宇也處家世守之產宇不以
尺寸攘之人而官否謂守官何夫怨固非所得
避也在奉常修寅清堂作持敬所置博士廨舍
而香帛祭服諸藏庫下至養牲庖漏諸所咸飭

潛學編 卷九

五

治煥然歲 陵廟薦新具嚴勅諸宋屬若舞生
羽流立要東肅之預修會典值禮館儀章文物
沿革尤繁會衆觀望未卽業則日夜讐綜式制
森秩事需後未就而當事者讓其精 總裁學士張公治嘆
曰安得人人 至以他官攝他局尤群情易玩斤
斤辨治倭難作以清卿督守神策門人 以爲不
屑而公條城守事移兵部務節紓民力便防禦
機宜疊疊也最後領成均僅數月南人士素習
公教令更相慶得師公亦劑寬嚴之中條酌儀

法為涵育率勵之具不一專於嚴績用方起而
言者以左聞彈射公被 旨問住矣公固用世
才又能委身力為 國家使令得盡才力在要
地自展於幹濟豈有量哉故用才難也始公之
成進士也貴溪分宜在政府內猜嫌有端公輒
誓不就吉士試會族父貢入京致中憲公命曰
不試毋歸蓋中憲公自歟歟宿學洽聞宜館苑
曾不得一試也以屬公公勉就試而貴溪得公
所試文則大驚以為大受器及入見長身嶽立

潘學編

卷九

七

風度端凝愈益禮重之分宜故雅辭好折節則
傾身相引枋館試者頗有所軒輊分宜力持之
曰是宜留禁林已二相深相傾而公端亮一無
所左右以得處兩難之地而全也于介州公書
皆江右人俱器先生爭欲得先生為重而先生
中立無所偏倚何時持正論進當其相為軌而
獨無疑於先生及其後有所負勝先其後分宜
生又獨自如業以先生且大用矣
獨當國公起家艱過貴溪弔文愍廬有加禮而
分宜聞公至則虛居第東一大宅俟之曰此晏
元獻所以遇宋子京也公遂巡遁避不敢當分

宜曰便早晚商略文字耳何傷公固謝不就曰
處大第非分也有商略惟命當是時分宜偉視
公援自近無間而公終守純固就而不欲入也
時時持謙論進格之善類有忤意得過者又時
時為管收學士高公儀序言先生立朝正色直
躬耻為俯仰而危言正論雖遇權要
人不肯少貶以徇其意王大參應鍾書言弟以
愚慙為分宜所惡翁周旋曲加救解不啻已之
兄弟骨肉此情此德歸林時 天子方興祠祭
禱祈之事簡詞臣撰奉玄文分宜首謂公公固
謝不習知也分宜曰即道家焚修科儀潤色之

潘學編

卷九

七

何庸習乎且公等家居何獨一無所禱事而得
云不知也對曰家世貧無之曰若家世儒即里
隣何能無舉乎曰縣小民貧舉者亦少分宜忽
內自愧發恚言曰我江右稱建昌為殷實若為
輒言貧乎若固道學耳歐陽南野言必勉從
上此一節吾志乃得行真達人也自是諸同官
撰奉玄文者驟貴顯受殊渥公久次常調分宜
亦自是浮慕公中疎外之矣已分宜久柄國而
毛子世蕃漸干政為佞諛所浮夸晚甚而分宜

內護之權賄薰灼公持正諫曰若分宜噫笑曰
早之母高論若學庸語蓋言固當如世不用何
於是公掌誥日給不復支大官以母老音問疎
自引求便南南遷矣其後兵郎中繼盛疏分宜
十罪五姦至目為賊嵩逮 詔獄論死會公轉
北雖迫大獄議決中丞弁州王公者公禮闈所
舉士也時為比部郎於楊善走調公公於楊非
素相善顧走分宜即臥內探取楊疏草出示之
曰吾意也公泣且拜曰救之善 朝廷尚不可

潘學編

卷九

八

有殺諫臣名可以翁令後世有此名哉願趣疏
上分宜陽許諾而意內卻之則稱引國大體家
後禍為危言分宜至手顛竟為佞媚所深沮而
敗語具楊所自為譜及弁州公所為忠愍行狀
中世蕃故猷公意至是大悲公非望乃附言者
傾我家時坊局無一官館僚為公請改中允署
篆持不可請遷提督四夷館少卿又不可又南
遷公曰留都近家我所安也公既南嚙不以其
事語人而語籍籍聞縉紳中咸為公危之而分

宜罷相世蕃謫戍逢諫者得劾則反養虎遺患
語以中公流布都下言者遂露章紀公調忠愍
死由公也尚書潯陽董公以百口誓之曰此我
所親見柰何以救死伯仁為殺人曾子乎然公
在館局時固守高疾婢阿刺刺面質撻不避又
於分宜固親為柄臣所內卻竟去位而公在南
久縉紳士庶且孚信無不扼腕咨嗟太息於其
去也 楊忠愍公年譜略云司業王材渠門生也
諸適伊心腹大理少卿某太僕少卿某力沮之
某爭之目繼盛死不足惜然關係 國家甚大

潘學編

卷九

九

老先生還當為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董公
書云昔楊子之事兄也竭盡心力為調停其
機將成而竟阻之於彼說徒負兄之苦心已令
慨嘆矣而阻之者欲脫其罪遂為文致以嫁禍
于兄者三年不知送為騰沸冤莫甚于此王公世
貞者世貞三年來幾處冤莫甚于此王公世貞
平生交游長者雖然吾師之容城生雖有世貞
而明者不能終默然也始容城生雖有世貞
無一人可居問者獨吾師也始容城生雖有世
有此不願就政有此走見嚴氏辨其力辭甚苦
幾入矣會養虎遺患此走見嚴氏辨其力辭甚
為此說者未聞有指其實者何也陳給事歸世
貞而詰之渠曰吾始聞之故始大悔恨失言又序
不佞之友楊仲芳生論糾糾相居當見法念非
生無能救者而難發言先生曰吾不識仲芳作
何狀即不諱為 朝廷累累且及相君爭之力
君之爭不諱為 朝廷累累且及相君爭之力

君爲色動會中他飛語不果先生雖秘弗洩然其語已稍稍聞縉紳中咸爲生危之而相君有遺患於不侯乃稍寬先生最後相君罷言者乃謂先生有不侯於仲芳而荷極之使去位夫回博飯參殺人不侯於仲芳而荷極之使去位夫回且時時引古以責其人以繼默而欲學自宋嘉定來岐窮理居敬爲二事而知行先後辨廉級已嚴令學者且謂物理必知之盡乃行也便文析說之儒爭支辟析句字爲窮理而身心罔措於是王文成公實始悟知識非知卽心良知爲知踐迹非行得本心真知爲行而尚書增城湛

潛學編

卷九

十

公本師說以勿忘勿助爲心之中正爲天理自然隨處體認之也人士洗然內反其視聽而學焉者薄典訓卑修省一比於已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饒湛氏學矣公往造業投刺見閣者擲筆抵掌歎蓋歆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院地直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還歎曰

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矣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于奉常邸學焉呂先生世所稱篤志力行如宋司馬君實者也而呂先生得公歎以爲任重之器歸闕室石堂寒暑一裘葛博綜約守亶於學不厭造請盡絕泊如也又明年復就呂先生于南宗伯邸凡諸生所記錄先生語盡披質其疑誤先生以爲獲切劇之益焉比官清近受時相知引顧居信悒悒扁其堂曰念初旣改南雍人方以遠秘近爲少望而

潛學編

卷九

十

公顧自喜以爲整巷涇野往躅超然幾得遂初志而嗣前修也於廨東隙地作見賢堂以明志解本羅文莊公所卜而堂後檜則文莊手所樹也於是日與諸生語身心性情之要克已慎獨之功刺經道古收偏飭怠期無負於教學而初心盡還其言曰常存戒慎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智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毋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古人所未發立

本深矣雅言之事必師古學乃有獲思不厭九
勿不厭四曰莫善於勤莫不善於惰莫善於自
知不足莫不善於自調有餘益孜孜考擇持循
爲平實密切之功於餘姚增城二先生之論又
各探其要領而折其衷其言曰餘姚之論信本
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以勿忘勿
助之間卽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言
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爲空知
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

清學編

卷九

主

也蓋權衡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調卽悟者
真有觀察卽爲外馳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
闢之以爲殺陷虛蕩妨教而病道曰以吾從諸
名哲後不敢不力也比退居中濬外融益遂請
於古學隆禮自度造次言動必於禮家冠昏喪
祭具如禮而凝攝愈淵念列官侍從而肅皇
帝居西內朝講久輟一意於玄修墨墨抱忠悃
不得一少有效也哀詔下入遙臨伏地流涕
嗚咽動旁觀於內閣拾得藁閣臣所記載

上御札數葉殘缺無次者奉之爲館記記上
初年勤問學注念於經子記擇任大臣記河清
甘露謙抑却勿賀記禁內官監移役團營軍記
大工雜役禁浪費禁株連勞民記上初度朝
天等宮齋醮並停止諸明德大訓足程法者皆
謹書仰贊咨嗟太息於其盛以識追慕瞻仰之
深意其後記載缺然則於國大命討大典禮
大災異若大姦大忠元老直臣是爲天下繫者
又一叙載以爲後事師曰以吾從史官後不

清學編

卷九

主

可無志也念國家經世大務備六官達於郡
邑而歸主於阜民乃恬熙裕宴之日久吏治苦
廢典制蕩然民莫奠其生閔閔也於是假邑志
以一存當世之故凡夫祖宗之誥令憲典頒
政敷教文經武緯之統紀畢因事備書邑山川
風氣物產登耗謹俗隆窪政化興小篇致意焉
諸修農田水利以阜民稽戶口丁年以重民平
貢賦節徭役以宜民廣儲蓄蠲災賑災優老振
窮以厚民若訓士訓俗教敬教讓約法申令之

具皆原本經典仰稽 令甲下極弊源志兼述
作義歸感創讀者以爲公未盡之相業寄於此
由有郡邑志而來未或有此也 都御史耿公定向書彙領珍集
莊誦卒業即中論學諸篇欽服我師道術之正
實秉宗盟暨讀家乘邑志又嘆我師經世之業
淵乎有本秩乎有倫即其開家教邦人者舉而
措之天下可知已又書師所著貴邑志爲天下
生民而發非一邑之書也關世官而治教者孤
已錄成二帙發梓未成其原胥誨齊民者已即
傳矣大都公博物盡釋官其考故盡史謀校讐
經子如法吏旁皇周洽洞矚先見要考衷於六
經本諸心整之身彰施之家國天下期有當也

潛學編

卷九

南

觀石堂語申教記館記若邑志可觀矣公長七
尺餘眉目森秀大耳豐下而髯山立林徐玉色
陽煦儀觀輝如以光望之知爲頃人長者中憲
公教家嚴公齊慤桌桌包恭人早世鞠于曾王
母保抱劬苦語往事必沾襟事曾太恭人日孺
慕豐養迄白首與諸仲時饌藥問寢與節寒煖
裘葛左右扶持御輕軒時行遊家園務竭其忠
歡家世科然仕未通顯至中憲公益旁茫而多
男子歸耕楊溪拮据俛仰幾十一營生產遺之

也公惻惻念既鄉舉攜二弟子楊子文出寓讀
寶林飲食教誨之作敷衷賦矢讓產寬父心後
竟成其言構三宅並五弟以居且析已產飲之
學南雖時聞祖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官吏局
聞中憲公訃被髮號頓痛欲死水漿不入口七
日從父昆弟喪歸老矣製功服哭歛奠待弔哭
者事訖乃即休調程氏有始祖先祖祠祀上世
而朱子頗以爲僭則伊川世家洛陽庵乍徙閩
見因以異也倣程志創始祖先祖祠以聚族謂

潛學編

卷九

北

墓祭非古墓有田歲霜露省墓有祭爲墓時
古也自初祖而下至于彌畢增其墓田家祠祭
比時具物春秋省墓必抵墓坊堂下灌興奠伏
慙如也宗祠有規家有論而族以肅雅念邑俗
故淳質後稍澆倣藍田約敷 高皇帝尋令傳
今事爲科條群父老子弟於月吉讀之躬親勸
勞而禮俗勃興邑故僻壤鮮載籍士以寡聞則
出雍館所購蓄四部書至數千帙于尊經閣業
之割腴田資之士靡然鄉風已念邑往獻前修

所撰者愈久益堙也咨故家搜遺牘得宋四賢
及國初名碩詩文存者類編之曰黎川文緒
藏焉至其視郡邑利病如痾癢在躬未嘗不縷
縷致側但爲監司守令亟言之也大者廣潮盜
起督府議建團營叅將請東營管新城意實避
難公爭之督府曰迹盜所從來自汀邵而嬰害
乃在南豐屯南豐卽東援新城南應廣昌北衛
郡城皆一日而達也令管新城距廣昌治二百
里而遙距其界三百里而遙其何以應之且新

潛學編

卷九

七

城徧非列屯處也而守備司定南豐御史行清
軍限清報縣必及六分不者罪吏承風旨峻刑
法勒妄承以赴限公爭監司曰清伍本舊制而
年深久戶絕者何可清今所承皆不勝刑毒以
戶絕爲有者也以戶絕爲有詎百姓無窮之害
而於軍實益猥冗不克充也仁者之心何寧忍
此他如議驛通水馬邑偏重議清匪至簿責百
上非法意議四差責小票徧查至大脫重納邑
毛悅恩之矣公恢廓自信而於取與辨嚴中坦

夷無城府而外秩秩有體不以片辭假於人與
人交本誠心爲質而以直道行之卽久要無墜
言晚益和粹終規切侃侃卽雅諢有風刺可繹
思厭世賢招徠引取強顏爲人師也慎擇寡與
而學子從質經問學試藝考業者兩端畢竭厭
其心禮闈却所舉士贊曰薦賢爲國敢爲利乎
攝他局却日所得堂隸金曰攝非實歷敢冒濫
手以司業過家邑豪有鬪暴殺人者因所親橐
千金爲壽丐緩獄謝不可所親要說百端終不

潛學編

卷九

七

可以奉常友初服浙直督尚書胡公牒郡管居
第郡城公辭曰郡連被寇忍營私乎謝不受郡
守以意自遺之終不受考太常滿時吏部勒供
狀不可部操之急曰故事也不可廢公曰京尹
臺叅國子監申轉運司皆故事而退之正叔持
不可要於義而已諸介特類此晚作北田學舍
營農圃其間觀稼垂綸各有亭行石峽水中洲
構舫齋其中四水環抱樹竹茂密命曰小瀛洲
時泛艇游焉朝紳絕書問南充新鄭二公繼當

國皆故僚書厚南充書再相存竟不答比去位
乃答監司守以 恩例察舉輒謝免於榮途如
蛇而憂喜每聞於朝廷 國家進退刑賞有合
宜與否欣戚恒然見於面也自二氏之學興高
者探神理性命以自詔而卑卑緣業者務譎怪
爲神姦世賢陽攻其名陰竊其似以命令當世
甚且助爲譎張欲決一世而從之公於其圓靈
空妙者既逆塞其原以爲虛高而無實而諸混
三教爲勝大者引繩批之以爲且敗垣決籬將

潛學編

卷九

六

中不能以自存諸言長生再生者直詆爲貪欲
曰寡欲以養生修身以俟命形精魂魄一由大
化庸留滯何爲或諷以讀佛書曰吾儒書未之
有盡也何縱濫爲乎曰解縛耳曰吾未嘗拘或
曰性命之致非內典不徹曰大傳言窮理盡性
至於命豈顧他藉哉乃神怪罔兩之奸人貽悞
神奪視之蔑如也家故絕座視喪葬一不用浮
屠氏法卽堪輿日者以禍福伺喝爲榮惑一介
然不入其心官南都柳灣有館云多恠人憚不

居公祭其土神曰有美宅而人弗居神之理
也徙居之而靖戊寅冬公年踰七十作邁詩言
邁錄條治命甚具依於古歛薄葬微之義且曰
必無微後 恩先是卜壽藏慈明寺山壬午改
營北田曰吾宦歸行游耕釣處也或以風水間
曰吾故闢堪輿家言謬悠不足信信有之是禍
福懸於地不於天信求之是有智巧而無義無
命也癸未刻石堂答問答問者公微時具錄宋
明諸大儒所釋學庸語孟及周易語爲成學

潛學編

卷九

七

要刪而以已見補其闕曰附語者也至是刪訂
所附語刻之已莞然曰不增一贅言乎今日未
耗不猶有贅此者乎感學無已也先是公族昏
喪視親疎有恒給其老無子鰥寡廢疾莫養者
有歲給祖母母恭人嬀有寡者若祖姑父姑有
歲給至是歲深久諸仰給者盡矣則出附郭田
爲義田以贍族而條其歛散分給之法著於碑
已莞然曰卽有施施者約矣有濟乎卽濟能博
一既心無已也是歲太恭人曾卒公瘍作而劬

禮執喪病幾頓先是公嗣子國學生維熙卒年既四十矣當置後而諸弟之子當後者未有子待之又七年矣至是公疾病愀然曰吾卽死誰適爲喪主何可以無繼而諸弟之子年長矣卽立之於出入撫教非便也且又吾多內人於是聞於祖禰聞族嫻聞郡守縣長擇季弟子維炳甫六歲立焉曰以後我而虛其產之一待諸從子舉子者立之後維熙諸未得繼者且各以田宅勞焉甲申夏病小瘳已益進發篋出繒帛製

潛學編

卷九

子

襲歛衣諸弟意不愜不謂帑所存屢屢也公莞然曰昔范文正義田倍我五之三沒之日家無以爲歛豈必已美哉固吾所安也先是疾元錫往省疾輒冠履揖讓與爲禮已折簡謝曰必無辱俟有急以告也先革七日忽延入則謝醫藥絕梁肉二十餘日矣曰淨濯肺腑還吾真獨火內焚不能興元錫入拱手謝元錫曰翁臥久願百無留念曰百念化久矣獨內熱甚祈速化已耳元錫曰翁一視大化而又何苦樂久淹計

乎卽祈速化亦念也時火蒸蒸上需水飲曰疾劇苦後未知當復作何狀元錫曰陰陽之變叵測何得知第處之者能化而齊耳邵稱觀化謂炯然者一得觀其化何狀也已爾公屏氣忽如不息諸仲驚以爲續且定不知公固自凝攝也自是時延對與語語名理語學間語古諸知命達生事唯唯不自休又二日命汎掃堂宇又二日命出就正寢北牖東首明日命廢牀地寢命侍者柔四體體一人已命屏婦女勿復前已遂

潛學編

卷九

廿

絕時萬曆甲申秋七月念五日巳亥辰刻也先卯刻猶唯諾如平時續且定仲弟子楊曰公目不盡瞑元錫前呼曰翁生平百可無憾已遂瞑嗚呼異學以且死神志不亂驗定力公平生不讀釋典不接禪宿而泰定精明乃如此調理性命必旁籍二氏也豈不謬哉是可觀公矣公元配鈕恭人生長子天女一適鄧經歷子幹繼室楊恭人今室吳恭人側室黃張陶靳陳子維熙黃出也婦涂氏子維炳前立爲後者聘張僕卿

女陶有女適南城吳比部公子惇宗公屬未命
焉斬女三適涂朝賀適南城范州守子柳今以
貞孝聞次適江經歷子伯沂陳有女適南城張
舉人子紹文女孫四長適涂朝元次適范貞孝
繼子庠生燾次聘吳州守子可傳次聘陶州守
孫行堯元錫賤齒後公以倍無能爲役而公樂
取過與身以其賢貴挹下之至序其所爲書斤
百金募行晚益隆洽而元錫小有造皆出公指
臂少有立皆自公翼成乃非幾感志雜學紕識

潛學編

卷九

三

往往嚴憚公以潛消而定也公垂革命撰具其
行事求碑誌表竊不自知謹述公平生論著及
諸縉紳所序論若家譜年譜及所目擊者狀述
之如右抑識其小者近者已耳庶大人先生立
言命世得有據論發其大者遠者云

先妣張孺人行狀

隆慶壬申春正月二十有三日我母張孺人卒
于適寢孤元錫仆地痛欲絕已傷罪逆重痛自
恨不死今閱月日矣家父兄相與前欷歔言而

母過苦而先人之冢嗣也過且傷既又言今葬
且有期蓋謀所爲襄大事者乃勉視息營寔事
於是命豚子儀走內弟太僕少卿檟所謁狀曰
孤五內裂矣不能辭吾子於吾母至深蓋辭諸
於是內弟狀母行卽來孤讀之哭讀已擗地哭
尋自念母於內弟至深然內行卽內弟豈及詳
乃忍死次其事嗚呼始母之歸先君也舉兄姊
不育則慨然嘆立爲先君置二側室而孤生生
而日夕腹之已子也夜呱呱泣乃抱以適乳乳

潛學編

卷九

三

已抱復寢錫生三歲患癰疹而痢劇矣則旦夜
抱之泣卽穢面塗體不厭少蘇能啓口母爲喜
若更生迨就傳絕甘分少勗之學迄于今視之
襁子也世嫡母慈有是夫然微獨錫也弟妹生
而鞠於母儀生鞠焉恩之猶錫也嘗抱妹適外
寢而仆家人走就視毋逾量而妹完不傷已甦
問之曰方仆時見地有重机惡護兒而身傷痛
儀發失恃字之聞啼聲卽當浴不啼巾往也儀
多病憂桐如在躬故母喪妹若德皆毀頓而生

母劉行哭爲失聲嗟夫世嫡母嫡祖母慈有是夫又微獨子女若孫也祖義官府君捐館時諸父幼母鞠之母也諸叔母歸母提掖之姑也從父兄洛婦張母從祖兄女也字如女歲大疫兄病嫂又病家人病積死至庭無行人而伯父伯母官嶺南母左右扶掖無日夜或危之曰盍避諸曰吾至戚也吾何避如之獨不聞疫癘不相染乎抱持竟病痊乃止從兄淦從姪孫景星雲咸鞠於母慈蓋母慈天性也母至仁有豁度然

潛學編

卷九

詩

明達理道事舅姑孝惟意欲奉順先君剛方峻潔疾惡時過嚴母調適以惠和內外肅雍先君之喪孤甫成童耳乃事事惟孤有覆白輒許曰吾婦人何知知從子也已耳弟婦張母異母弟女子子也一訓以義方愛未嘗踰家婦曰冢婦當爲後方舅家落時先君時有飲助母若罔聞知曰吾婦人內夫家暨舅喪母營其棺歛具已又攜內弟歸鞠之至深矣然僅令治生孤請令共學方命之學孤逾戾多志卽督學過苦母獨

背自泣曰何至是而陽獨爲好語解之乃其志內弟不學語怙怙甚苦也課儀德亦然孤日夜劬學于外間旬日乃歸念之矣比病甚孤侍湯藥猶強之出學曰無負汝平生孤陽以他語對乃已嗚呼母至聖善乃孤惡逆罪莫追矣莫追矣令卽欲屏諸室爲養豈及悔哉豈及悔哉母諱妙京系出洵溪張世爲邑著姓先外祖父諱韜字廷用外祖母程氏肝奉常卿南雲公女孫生丁未十一月一日迨今年年八十有六先舉

潛學編

卷九

墓

子曰漢六天女曰婉容許字江汝州判操又天元錫有母弟曰世洪亦又天女弟今爲令弟子仁妻錫婦江今婦楊弟婦張今婦敖孫三人景儀景德景俗儀婦江德婦羅俗辱於翁許字爲子壻儀有子曰恂曰慄恂聘郭慄聘涂德有子曰慎未聘元錫將以閏二月五日奉母柩葬于豐義鄉熊川源先塋之右從治命也痛自悼錫生十有五而先君傾背母辛勤撫教冀有成立今踰強仕僅得一舉竟不能一日有三釜之養

貧困顛躓迄於今覩食息不死則何敢復言竊
惟念翁文行道業爲世德元而不肖孤辱門墻
至深敢介張卿若從弟狀丐一言爲合葬志
諸先事具譜傳中不復能繁聚成文別楮上儻
終賜矜憐錫卽死長瞑不任哀禱謹狀如左

潘學編

卷九

某

壙記

先妣劉孺人壙記

劉孺人臯元錫之所生母也世爲三十三都蓮
塘里人事顯考南山隱君府君爲貳室事顯妣
張孺人恭順相成也孤始生先府君以權命命
他母饒鞠如子比稍長曾不知爲母出也孤室
江生景儀取江室楊生景俗慧而天母鞠之甚
劬語具俗誌中弟世洪室張繼教教生景德娶
羅儀子恂德子慎而同產妹完卿適王上舍木
孺人生正德丙寅十二月二十三日辰時卒萬曆
甲戌七月朔日辰時南豐曾廷易推所卜南城
縣仰沙洲仙山之穴爲孺人幽宮首酉趾卯卜
葬旣達後恐遺忘孤之罪也夫孤之罪也夫冲
秋辛酉日孤元錫泣血記

季弟元夫壙記

嘉靖丙辰冬十有一月先晦昧爽鄧元錫有弟
元夫之喪旣戊午孟夏朔日始克舉其喪葬焉
將葬業爲之志潛然者久之曰嗟嗟弟始吾少

而厄孤尚有弟弟今亡而吾益孤斯忍庸言乎
已號咷曰吾少而閔凶叢其身丙辰之苗吾傷
吾心焉六閱月而家更二喪入之內室無人弟
室數日嗚嗚哭弟女子蓉哭善苦而哀則又何
忍言既自思弟死而息景德僅過再林卽不志
誰語德弟咳貌者乃爲之志志曰弟先隱君府
君季子也高祖考官監察御史金廣西憲事爲
相匡府君諱義曾祖考貢于鄉爲忠孝府君諱
時康祖考以尚義授七品散官爲望蒼府君諱

濟學編

卷九

七

璋先隱君府君諱植老母出洵溪張生母劉自
先隱君府君而上行業蓋世可紀云先隱君有
二子伯世澤季世洪既伯氏以字行李行亦以
字先隱君之生二孤也晚垂艾矣更命弟曰晚
奇故弟小字曰晚奇三歲而患寒泄劇醫投燥
熱劑冀已泄泄已而目隨熱腫因遂失明然性
剛整慧先伯考大尹公於先君友愛隆洽坐間
門日二子就塾師歸輒呼來曰啖若芋若棗栗
若屬對弟應口對又呼曰更啖若芋果棗若背

謂所記憶書弟應口背所記憶書問之義義盡
了公喜呼曰若目盲若盲中何有而狡獪若是
弟應曰胷中有天公大喜更予芋棗栗始先隱
君憐弟瞽也屬之醫醫曰目羞明當可治弟卽
作羞明狀隨問醫效不弟卽自詫曰效幼未令
就塾師卽自請就塾師十有三年而惟先隱君
府君之喪於是弟有婦矣婦張氏歸五年先卒
弟眉角秀粲肌瑩白乃幼復溫惠師事在川黃
先生先生日受之六經子史家言受一過輒成

濟學編

卷九

七

誦仍兼綜大義諸共學者顧往往從弟解說課
之詩出語輒驚人問語以學卽又善譚學諸問
學稱先覺者與質疑難問無不關節洞解於是
先生言諸悟性養心治身約情之旨蓋津津入
矣已矣師久予亦身卒業于外蓋時月不一歸
於是弟學謳學鼓琴學吹簫奕棋諸里中無賴
子日益狎而弟復善謳善鼓琴善吹簫奕棋而
諸聲伎貨財狗馬舞唱諸種種戲雜然入其心
一日間就兄說曰夫談說仁義而終身賤貧古

達士羞稱焉母老矣兄業專于學良苦家多故
儻不乘此時量輕重轉移幾什一之息後卒更
死喪婚姻諸往往鉅費卽費安從出幸分予我
產令分予我產五年我能致殷實如里豪富人
於是鄧子分畀弟產作弟訓告焉而弟治產輒
不效於是愧悟悔而疾作矣日予歸省夜燕坐
弟慨然嘆余問弟何歎弟曰吾始聞人言謂富
可幾求吾有產渠輔之富可驟致也而不效吾
悔之夫死生旦莫也富貴儻來也乃吾以旦莫

濟學編

卷九

三

之迫而冀儻來之獲吾誠舛哉於是極談死生
嬗變人與異物升沉靈幻之事旁及星命修短
前定之數纒纒至夜分余曰嘻言何調哉古之
人蓋存而不議然私惟其語異故常泄神秘而
幾誕也以爲不祥而弟竟天嗟嗟弟弟之病也
咳血上出師戒之省思絕慾且曰必無念家必
無奕奕心機也况又若盲弟還曰不有命哉生
死吾何知焉死先父氣上升如鼎沸然猶語兄
莊生諸知命達化之言嗟嗟弟弟資悟峻絕諸

算數卜筮百家技能經心出手靡不詣極然隨
能破其說無當意者言滾滾博喻旁說間支門
戶見官長亦反復自竭如等夷上下爲疎訝或
問琴曰古音亡矣今音急而繁古無是哉或問
盲何能奕曰奕務讀攻擣巢乘虛兵法也吾必
先諸此余讀書構文間意悟心契時語弟弟輒
領解仍能探意表微旨相詰正與論人高下卽
古人亦鮮克當意者嘗曰兄識通然余識遠設
我不盲益究繹宏學何渠不若兄噫神忌太著

濟學編

卷九

世

物忌太異弟聰異無已著耶卒距其生辛卯九
月八日年纔二十有六女二蓉許潘淑許黃今
墓在下羅洲之山師子黃子卜其處

幼子俗壙記

陽童景俗者鄧元錫之幼子也生嘉靖乙未沒
隆慶壬申僅中殤乃甚淑惠知孝能順又甚聰
警嗜讀春秋左氏禮檀弓等書父嘗得古孝經
善本乞得之兄景儀未之知也見愛之攜去俗
無難色亦竟不語兄故母楊有鬱意百方寬解

嘗天寒絮單母欲爲營具俗愀然曰今父方北上苦寒家多務難活獨奈何念兒衣乎又於人其恩乃竟患瘡閉八年經萬苦而竟夭此皆其父不德之所致也俗旣患瘡穢入祖母劉孺人出從叔父元薦瀛授兒業保抱之甚劬俗且死憊憊二恩未報以爲恨父語之生死幽明之故如響泰然逝盛暑越宿殮玉色如生茲寔骨熊川源楊竹窠距祖府君祖妣張孺人墓百步而遙首良趾坤張孺人先三月葬而俗夭孺人生

潘學編

卷九

世

最愛俗令必提掖俗父未死今髮履墓下得日撫視俗俗其無震恐乎俗生時大司成王公許字以女未婚不宜及志之感王公知也是歲夏五六日記

祭文

祭東廓鄒先生文

天有明命人固其心而寓諸庸匪閭匪深聖哲不作學支以辟譬於皇堂自鑒牖室高者玄覽刻鏤空無卑者章句佔俾伊吾稽山奮興上紹鄒孟指知以良大嘑群瞋翁百傳心虔臺夜虛如入海藏而挾玄珠曰惟獨知時謂文命庸德庸言惟翼惟慎高匪躡驚空何得凌全體支分小何得成卓其大中示我穀率群謹衆嗽持衡

潘學編

卷九

世

秉一曰此良知寂其廓然大公順應物何間焉耽寂者虛逐物斯病二者有間胥失其正接引來學言必先師敢以登堂而疑河西四方逢掖遠自千里立中履庸不二厥旨肩摩踵接煦育招徠如飲醇醪如登熙臺元錫童昏曲荷誘掖徹原兼旬披心造膝瑤篇言別示我金針曰惟好學靡古靡今不鄙木訥諒其誠至道體何窮三才有寄于時休惕實凜心神期循期省敢負洪鈞代不數人百年再見山川遼邈樹雲興盼

河清難俟山木易摧聞計廢食爲位興哀茲焉
雲霞敬踐宿諾高原入望儀刑溟漠言采藻蘋
敬薦封丘矢心抒辭浪然涕流尚饗

祭三五劉先生文

稽山真承卽知卽行卽博卽約爲不二門近哲
玄超務新視聽俯視修學上茂誠正曰悟真體
何修何爲曰造古初何考何稽弘闊勝大淫爲
異學狂蹶疾顛如瀾赴壑荷與我公獨得其正
蚤及師門密勿印證炯然者天湛其內存純粹

潘學編

卷九

廿

以精何欲得淪瞬養息存知乃不昧庶幾夙夜
以無祇悔度臺夜雪稽山晨鍾迄于白首高明
令終亦綰銀章芒屨作牧慘怛忠利海涵春育
精神折衝黃河遠徙膏澤淪沃瘡痍咸起乍登
蘭臺虎豹當關引疾扣疏貞孤不引允如飴
肥遯接浙嶠其不污龍蟠鴻翼旣懸我車亦來
我徒絃歌紉繹樂亦在而稽山之學徧于海宇
豈惟安成克光厥緒賢哲如林萃聚一堂巽與
咸受沉默以將二三同志清齋對榻惟扣斯鳴

春容鐘輅隆慶初元屢 詔賜環引年自委丘
壑盤桓時語時默時行時止展其不愆聖門之
軌暨于晚歲道行德刑群望真孚衆允質成貴
賤小大童耆愚智奔走及門操几撰屨山頽梁
傾家吊巷哭公祠專祠俎豆尸祝元錫末學年
德屢遼徹原清書雲霞連霄翁實降挹剖心相
信接遇基隆恩禮莫並平生論撰咸委核譬汰
擇環壁磨瑩琳瑯片言容疑應手輒改我投涓
滴公本滄海雲霞有約十年再酬骨肉手契心

潘學編

卷九

廿

祭師臬劉先生文

悲大道之洵夷兮鑿牖戶以專門主一說以自
覆今莽求尚乎前新惟稽山之良知今秉鼎日
以耀明何萬象之弗察今云一丸之混成傷近
學之倡披兮羗憑心以日聖情萬變何可蓋兮
從滯淫而離正曰天機終茂修學兮將嗜慾之

放競走狂途以疾顛兮猶藉口於頓逕翁始悟
詎不焯爍今日滿地其南金哀衆情而作鐵使
今孰聆乎無爲之眇音衆屬目而畫貽兮忽稱
心而自悼紛玄覽以失度兮孰迷行而蚤造正
明目以內觀兮何纖翳之得留既精精而粗粗
今并源源而流流性太虛而惟一兮命有贖其
吹萬不研精以修命兮何正性之得聆匪全力
以遂詣兮孰親乎知之爲良譬晉明之出地兮
乃焄耀其耿光衆群嘗以失宗兮翁自信其不

潛學編

卷九

某

迂考作室而我堂構兮固師門之所許審識力
之不愆兮老屹屹其猶壯攄易經以鑿混沌兮
超群罔其獨上歛三才於一掬兮析千古於毫
芒畜衡天以既亨兮浴咸池之耿光登天壽以
平格兮卓師門之焄耀信自道而自成兮任群
蒙之誹訕今乘箕而長往兮邈鯤化而莫攀哀
我人之失資兮孰啓鑰而抽關既百年三繼見
兮感敦琢其獨契比復真之再造兮荷獎掖之
至悼千里之爲遐兮奠椒醑以何從綴斯文

以寫哀兮靈沈洋其來降尚饗

祭傅愚齋先生文

惟賢哲之間淑兮何駿越而長淪傷往者之不
可弔兮孰斯今之彌屯惟先生清和其具體兮
又將之以翼純既蚤洞悟於心要兮凝粹穆以
自成縣果日以灼體兮穆如風以被人滌玄見
以無瑕兮儼恪度於溫文自遘見於長安之邸
兮共食寢而乎敦惑定予以中正之符兮迷指
予以不二之津輔予孤而翼飛兮時予化而冲

潛學編

卷九

某

淳善收過以全好兮尤持危而葆存洵予所真
啣而潛激兮曾他人之得聞審稱心以自揆兮
藹修美之無度進宜孚元德以格心兮遐將亢
淵學於在古微天將生民而淑世兮何斯人之
遘觀叩終生於目成兮驟願駕於前路偶季夏
之嗣音兮云將問舟乎東浦指玄堂以索銘兮
申盟好於夙懷知將引我於歸止之域兮期合
弁於遲暮予欣懌以無厭兮爰報章而勸馭曰
窮鄉之交青衿兮展信直而不浮方循循於靜

一好修之矩今克邁志於博約之途譬鑄劍而
莫之能收今洵有覲於玄爐予何德以致君今
亦云無釋夫吾徒再申緘以訂期今朝涕延而
夕歧何歲次之離蛇兮乃訃音其突至羌失聲
而長號兮爲一慟而委地悵輔德之弗周兮導
予前其誰冀遂挈舟而西津兮忽耿耿而自疑
豈昨夢而有聞兮抑迷聽之猶非古觀德以知
數兮何難謹而易睽敦天道之明旦今寧翩反
之若茲違筠郊而傍詢兮曰山頹其良信隕予

潛學編

卷九

八

涕以如霰兮剗予衷如逢疾予豈惑志於死生
之故兮悼斯文之不振譬行邁之無與騁今將
遠邇而未進儻大命之可贖兮將百身以願從
筠水逝其莫與兮蒙山黯其雲重悵九京之不
可作兮誰晤語乎玄同冀神靈之余哲兮俾勿
迷於先庸千里今彷徨凜冰雪兮日寒無光緘
辭今紆哀儼明靈兮洋洋尚饗

祭羅近溪先生文

自東越之學興指獨知爲良卽良知爲聖使人

一洗其支離眩驚之習內求諸心可謂充功固
者爲之惑心在內以人見之知爲知以耿耿之
小明爲明而不通於本蓋二三傳而失者益遠
至先生實始悟人爲仁悟同人爲爲仁以良知
爲覺以三界一心爲大覺指惑之端卽舒鴈舒
鳬同群樂生皆歸於仁體指人之天卽旅行群
宿訢訢依依並暢其本心論赤子之心則胎晚
乍分初與母離卽哇哇一啼直明其不忍論未
發之中則喜怒哀樂未有交接卽平懷一種深

潛學編

卷九

九

信其泯然於是標孝弟慈之真心貫通乎家國
天下謂仁淵浩爲在我和光於日用人倫此先
生之學所以爲獨見其大不離於宗者也彼及
門之徒卽心自信信心自足或乃流於猖狂自
恣甘於隨俗習汙者固爲滯其言筌而離迷於
本况世之人卽江海之混混而疑其深廣卽形
影之妍媸而訾其鑒照者又豈足與於先生之
真哉元錫未冠及先師先友從先生游四十一
年於茲矣自最初發心謂同嚮方招來引翼業

植之爲町畦中之蓀荃迨大圓鏡智現諸影
像彼是歷然終并包之爲藥籠中之薑桂蓋先
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燠其押闔欲羅之
於範圍在元錫之所以事先生者時同所同時
異所異以自附於助我迨於今夏過余衡門晏
晏晤言曰惟心源君言及此予心釋然指乾坤
之二體爲兩曜之高懸一飯三遺起坐留連而
何悟中宵綢繆之語卽終生永訣之談也耶霏
雪冥郊走哭一奠絮酒隻雞有淚如霰尚饗

潛學編

卷九

早

祭大司成王公文

明萬曆十有二年秋七月己亥大司成念初先
生奉常王公考終于正寢承學鄧元錫既視歛
含訖越七日爲八月乙巳謹以牢醴束帛敬祭
于尊靈文曰光嶽曜靈南東奧區間氣發祥挺
生碩儒道稟聖模德標時矩有行有文繩衡藻
黼於鑠王氏濬源洪流列郡稱望比屋填休惟
先中憲五世載德公續其聲鏗錡赫奕髫年穎
雋甫冠賢書匪絢匪采鬱其璫璫賢關得師高

陵嶽嶽範德歸周營道逾博旣登禁林掌國

絲綸商誥潔峻漢詞深淳時競妍華文浮沒質
不損其死而茹其實申教壁雖古訓是劬由約
之博兩輪一驅時競高虛淫爲異學折萌峻坊
倬時先覺乃領留均髦士如雲飛章朝聞夕旋
衡門危言相庭好是正直誰子含沙陰讒反射
乃卷而懷益藏而修羹墻洛閭寤寐墳丘惟廿
斯年時與日競道由學淵德惟敬勝廟堂多
故有感其容鄉閭疾苦如疚在躬世學獨披守

潛學編

卷九

四

貞彌恪世風瀾倒操行彌卓造詣日深風規方
延詰人其萎柰何乎天元錫賤劣靡一公對名
德實懸年後以倍公拓前路啟之聖闕許以玉
葭命之金蘭黽勉勸登從容醴醕以漆以膠時
藥時石蕪言列呈帑金立揮曰世之寶與世共
之我爵爾縻人技已有豈伊斯心而可多偶居
恒喟而吾生幸逢及爾如貫誼協心同晤語一
堂毋曰易觀豈無來者殆不可復時易斯言泰
痛已淵豈謂今斯更嘗實然運斤質亡撫琴絃

絕人各有心何憂可掇屬者嬰疾卻食罷醫
定精明以全其歸爾留之旦隅坐執燭晏如平
時切劘往復至人達生能化而齊登假靡憾而
又何悲惟是人理感今追往山頽梁圯何宗何
放矧我承學祖遇篤深骨肉不啻實海所心自
公之亡神情俱往忽如無生僵臥惚恍式晦斯
朔來復其期觴酒崇肉遲公來歸遙遙白雲涼
颼颼然孰知我哀公神在天嗚呼哀哉尚饗

又

潛學編

卷九

四

客歲初冬倅來以幣曰疾彌臻迫不自濟知我
之深則莫如子其狀吾行以徵信史敬以有請
惟子其諾諸元錫稽首敢謂曰知觀法習稔其
敢有辭然固後此二十年若三十年事也眉壽
無有害豈必豫哉敬再拜歛金幣而歸焉何謂
今辰星紀末周公已長馭騎箕鞭虬爰構斯章
以踐前諾追行撫膺字涕俱落惟創痛之鉅深
則規猷之懿鑠神精消亡才力綿薄凡前後忘
天事辭抵牾者蓋向來有之而莫能自覺也敬

庶其覽許可商訂公庶幾訓定之嗚呼哀哉尚
饗

又

潛學編

卷九

四

古稱蓋棺論定不磨既夕釋算亦榮其多夫君
子之於譽名泊如也乃沒世不稱尼父疾焉豈
不謂沒齒無聞則以不聞終耶亦無爲貴有生
爲矣惟公魏文壁穀圭桓時班時韓惟公卓行
雄剛正直矩矱繩尺惟公學作守程篤朱爲世
楷模方具生年豈無讒人亦有後言迨于今日
里巷耄倪輿論嗟惜官詹宗工幽房勒名君實
希文誰能改評司寇豐碑行路目豁曰秉宗盟
弘深肅括則在公可無憾以沒世而爲山川發
祥邦國樹表者奕世有倬也惟是元錫夙承有
造皓首無成知孰與翼行孰與橄微言大義疇
咨疇程譬丹靡維若車失輔日暮途遠憺不知
曷卽夫先路也惟公尚想終之暑雨載塗靈輿
就駕一奠終天有涕如瀉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師在川先生文

痛惟我師盛德弗報長逝萬里幸茲靈視獲返
故鄉藐藐冲子屬在襁褓元錫等愚罔攸識敢
奉柩葬于南城潯坑仁考栢厓府君之旁順師
孝德上仁若考經師精鑒吉壤特宜將以厥明
庚子就窆敢告發引神道紆回無任哽絕敢以
牲醴用伸虔告

又

嗚呼我師恩我罔極啗之三紀鑄于神識方自
總角童心狂馳志廣氣勃不可係羈惟師恩我

潛學編

卷九

四

覽其銜勒時有鞭影終無操策六籍典墳稗官
小說探討糾倫窮年屹屹人曰雜學無已太荒
師曰否哉茲異匪常譬之秦龍伺其樂嗜豈必
膏粱以飲以飼令時非師縱其所如我如井觀
遑識大都嚴霜夏零忽亡所天子焉者孤貼危
如綫惟師恩我作其特怙時有藥石曲殫愛護
戾氣作尤褊心好怒時撫危機憐莫知懼人曰
戾疾殆不可藥師曰否哉直正靡卻譬之秦虎
調適其心外彌繫孔內行砭箴令時非師屹如

山河躬寔不保家也諱何皇皇聖學久湮弗講
師聞微言奮矢獨往衆駭創見惟一二君旦夕
切琢寥焉寡群不鄙稚駭密勿教詔勗之交警
期以遠紹時行踈整冒于他途師如負疚愀然
長吁一有稍覺如邁拱壁喜溢色辭藉慰誠亟
暨于晚歲降挹推先如沃如醺虛受廓然生我
成我今非師恩其蹶疾顛矧冀有聞我於師恩
萬不一報將恐將懼寤寐永悼師靈在天時翼
時啓所負師門有如此水風雨如晦星紀奄窮

潛學編

卷九

四

哭奠一觴以寫素衷

祭傅侍御文

始我邁公于河之曲于群莖中相徵以目還謂
我友湛其脩然彼美淑人可與晤言乙丑南還
附舟潞水昆季迎謂得朋內喜德州遡流舟翼
以風岸立汎覽宴笑從容偶謂予順流者沛
奈何乎心有逆有闕余曰噫心何適不然順逆
者境心曷故焉君時中休忽發深省端默以思
同復惟永孤蓬一榻宵旦屢更剝復既悉屯蒙

途亨澄然素心惟凝惟瑩萬感之交中啓文命
于焉凝攝于焉優游于焉葆存于焉窒流乃遂
溪然公實生我天有明命其政有隄維揚鉅麗
亦有宿游蓄決不羸迄至編收揚子風濤丞徒
失次凝然歛襟端一以俟時啓典其如質危微
亦展圖書如覲馬龜君寔其人一日丁丑躡蹻
追風我鞭影爾義深情溢鄭重別言矢於終生
其永勿諼嗣是切琢逾密以深豈曰同好眷言
一心長蘆春風天峰夜雪旅鴈賓鴻聲同誼切

潛學編

卷九

哭

戊辰先歲尊翁手書君北斯行李也樞趨同舟
燈火金蘭夙契入惟專榻出也一履我復場翼
君懷怒如君登高第我情用舒蘭陰告行申章
布臆曰奉周旋其敢不力嗣是袂分出處異途
信使洽至嘉命勤渠蘭臺奉命按行西陲七
日過家飛訊長剡得告歸覲江潯艤舟冒暑枉
招惠念夙游予時旅久敕貂寔病秋高斗涼嗣
音更命閔我家難言枉先廬激衷實動縣榻久
虛今辰何辰倏聞仙蛻中懷如割迸泉其淚我

窘短步君方修途百身可贖寧惜捐軀我困泥
塗君復造化悠悠蒼天惜莫予假我病我羈先
此馳奠僅未卽土敬視君室尚饗

又

惟君知我明於曠日信我堅於金石愛深於骨
肉而遇隆於綏寫乃我於君如替倚相如病寄
醫如旅宿萬里祈於家乎歸也胡予民之澤僅
行於蘭陰曾未一施于天下致主之忠年登乎
蘭省曾未一展于廟廊希聖達天之志徒膏其

潛學編

卷九

哭

輻輳曾未得啓重關卽長路而馳騁乎康莊也
自君之亡忽如無生血涕墮膺子其無朋遺言
徵銘賢閭允哲文移疏草片詞單札函以相命
無假論說幽宮玄石炳恨可列寒日滌塗淒風
砭肌悠悠蒼天孰知我悲尚饗

祭涂近塘文

惟公懿德孝恭秉性溫淑令儀鄉邦譽處家族
塗仕滁陽誓心天知職既克殫能靡不爲得士
賢聲四達乃格崇資而阻長轄歷官數週

僅遷王僚息心衡門晏其逍遙元錫於公族嫺
世媾交未前稔齒復晚後乃邇年來獲承風規
謬以荒學受公深知由衷信然虛心委已孝逸
初平千載一軌調於詩約見天地心調於學約
識聖賢深疑靡不咨悟必欣躍調雖既老矢靡
前卻秋露春花更唱互酬懷我好音賁之琳球
前枉手教寢疾遽爾敢以有托已命猶子幸今
少痊承領自茲頽齡日月惟是師資既訖且喜
願公多祉登千百齡卓我遐軌豈謂斯辰公遽

潛學編

卷九

泉

上僊天不憖遺有涕其漣信吾云亡公復長逝
寥寥知心寧可復冀命我墓石敢不敬承薄奠
攄心儼其質臨尚饗

祭黃井峰先生文

惟知遇之難自昔兮何幽明之岐忽感逝者之
不作兮傷來者之未期追吾鄉之有先路兮庶
克卽乎九達今中流之失維楫兮遵極浦其何
之追先人之締交于公兮固膠漆之爲好也雖
出處其異路兮莫瓊玖之相爲報也曩童子之

侍公兮曾髫髻其猶虧顧手摩而膝置兮已色
笑而揚眉迨弱冠之并柔翰兮迹經藝其稍窺
輒煦嫗以春溫兮得九鼎以不疑曰吾老而子
少兮當避子以三舍差修途之曼曼兮逝脂車
而秣馬期我于賈董之室兮拉我乎騷雅之場
委我以宇宙之長轡兮寄我以終古之舟航指
間氣以申命兮曾不吾恤乎蹶僵顧孱弱之不
前兮悅臨嘆乎望洋因伏翳於數澤兮矧云遵
道于夷莊侍公雖老其未耄兮俾吾導夫先行

潛學編

卷九

泉

何旬日之未卽兮忽訃音其突至羌失聲以長
號兮撫絞紵其血涕履霜日之淒烈兮悼倚人
之永寐望長路之阻艱兮傷綿力之不易歲冉
冉其既臘兮歔流電之驚掣愴悲風之助哀兮
仰白日其不可視臨陳詞而寫心兮靈惚洋其
來賁尚饗

祭涂荷亭文

昔我稚歲屬君壯年浮白注海談詩湧泉爾時
賦君天才超忽睥睨其旁亦莫我束及君踰艾

我垂壯齡清嘯我登荷錦君伶爾時知君圖南
者翼相視一笑目成莫道我行不惑君謁天官
燕臺暑雨形影相看爾時嘆君長白欲短彈筑
相歌割席分暖豈謂五斗豐化海壖素音未題
丹旄已翩今始悼君如優曇現醉狂醒歌寧可
復見往餞龍許酌茅高丘生死嬾變言之謬悠
今而反真我猶人倚小招短些當如公何尚饗

祭涂鏡川文

自君宦游而我索居林杜谷推才其無徒君宦

潘學編

卷九

五

而歸不失舊學操行端一嚮道貞確日來乎號
繼嗣切磋不有覺者如來斯何曾未幾時君遽
遙化哀我友聲雲輿風馬扶病哭君一臥數旬
力病銘君貽芳貞珉所悼失君詳與晤語濁醪
殺蒸有涕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祭曾山人文

嗚呼一元渾敦誰鑿戶門日啓一竅混沌美存
維君之生明果迅毅欲窺神微而司其契詩高
標格探幽抉奇黃初貞觀是覩青囊周髀

玄關日者欲窺奧眇以擅鑪冶既樂人樂亦憂
人憂剖心報知抉皆赴讎何圖不弔遭瘡邁躋
不周一身不庇其室邇年凶矜人世所稀予曰
子來餽粥共之既有成言乃遽淪沒伯道無兒
黔婁卑幅廿年詩社譙談過從推心卜宅暴日
櫛風承訃興哀貧病莫假酌爾一觴灑淚盈把
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叔庸文

維隆慶壬申中春月鄧元錫在哀疾閱月有友

潘學編

卷九

五

生彥士叔庸程君之喪既撫柩哭痛不能成禮
謹以牲醪束帛命男景儀告痛于尊靈嗚呼叔
庸阜志遠業潛心冥悟直遂乎性命而旁薄乎
今古蓋雖早年膺疾而存之又存融之又融渙
渙乎其與造物者游而他莫之能伍也孤愚不
肖思託終生而一旦溘然棄我先逝此皆不肖
孤行每違心願踰所量內省多疚空文無裨愆
重釁深迄有今日禍延先妣旁于吾子蓋天實
厭棄使孤露窮蹇故盡奪其所以爲命者至此

極也悔罪莫逮籲天長號嗚呼此痛終死無極
尚饗

祭涂時學文

惟君深疑可用載道自我先師喟調至寶已君
投誼相孚以心穆如熙如懷我好音亦已有文
成章爛郁按史郡君驚心刮目始怵異言猖於
高虛既爲世役没于錙銖意見紛披故武回卻
而吾未嘗少寘憾於君者以天之生才實難而
吾之於人不敢用其薄也不謂歲月倏迴而遷

祭文編

卷九

五

壯志莫酬疾疫遂纏日者之夕悼今追往昔不
違心片楮悽愴追往精專感今岐分曰此長逝
永負師門余往撫視執手與訣數言相鐫如蠅
斯脫可託者天云遂廓然我省而反君遂翩翾
田彼南山留奮實力既苗既秀思食其實曷甫
望秋落而爲其君而有靈其亦知余之深悲否
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子實文

名一桂

嗚呼昔予之樂群天峰也正業居學庶幾哉古

宿道鄉方之盛矣張屯部咏之以爲諸賢日彬
彬焉則君其選也始君之來學也予見其性靜
而才說之敦琢焉而君澄然本心專確凝一不
搖於物毅其有執間嘗游赤岸桃園風日和煦
花鳥相樂儕偶歡賞觥籌交錯而君儼然危坐
於其間自晨達晡端肅莊恪泊乎其無所著也
嘗有以事勢盤糾末由遂志爲問者予未有以
應君理程門語侃然曰餓死事極小蓋聽者悚
然于時君已倜然造于古不屑不潔之域矣其

祭文編

卷九

五

後家難杜門切磋道處卽風稱出入不悖所聞
者類失其故武流於夷而淪於俗乃君孝友篤
修終守不變也親瘠嘗糞禱天祈代妻奩無內
無貨舉以爲諸弟費從弟嘗以枉註入大辟如
躬自隄奔走號訴不得則徒跣拜稽于城隍祠
事以竟白他諸修祠合族追遠如存信友敦故
惡人猶已世俗脂韋面背之習一不滑其中所
謂可與立者非與顧年躋於強仕業登於久次
而遽奄然長逝也豈不痛哉余病旣衰方且資

君交修以自老而竟不待臥病聞訃不及視含
中心如摧而今既浹旬朔矣扶疾出哭零雨潛
潛悠悠蒼天莫知我哀尚饗

祭姜太翁文

穹山峻嶽霖雨八埏榮河溫洛龜龍產焉蓄厚
發洪本豐芳延無競者人有開必先於惟明靈
鍾英練澤敦孝篤友率此吉德六藝百家周于
學殖含英咀華爲時俊國鬱鬱大姜甲于名邦
我裁鉅公卓卓人望翱翔其間不靡不揚養高

濟學編

卷九

五

居深爲時珪璋道大藝備伊時弗邁幽光自沖
太和日富政行于家蘭芬之秀篤生我公天命
實右我公挺生神采日王蜚英甲第司理肝上
鼎膏載實輿輟孔壯峻宇宏深至心耿亮時其
熙揚煦嫗昭蘇哀矜于民保愛劬劬集思益廣
周爰咨諏肝人有言曰父母且時其秋霜果毅
赫赫冰壺其明朱絲者直豪右于紀顯允三尺
肝人有言神君上櫛肝有父母乳哺奚從肝有
神君峻明曷宗德威德明淵源維翁祈萬斯齡

庇于疲癯倅來致音翁食乍晏我公心竦神志
泮泮不謀僚友不問宵旦投牒兩臺終養自斷
何天不弔訃音邇來我公袒括徒跣疏衰肝人
攀號有來纍纍降割自天俾我于摧凡此肝人
耄耄小子大夫庶士夫怙失倚矧予宵人欽欽
此此受公深知涕洟逆泚曩者流言激射加遺
鑠金匪烈墜淵其危按君先入旣孤以睽負塗
者豕張弧疾威公如山立謬謬明諍援天質神
昭心析行以百口保以去就爭百僚吐舌莫我

濟學編

卷九

五

敢競始也羸翹終焉調劑揚庭孚號臺威以霽
沐之清泠載沃之機道以正行變由通濟我儀
圖公時柔時剛時翕時張爲圓爲方九曲其河
萬仞如岡回天浴日于古有光微公爾時知我
生我彼凶鴟張烈於猛火鑠金泐石能無負墮
公也可忘忘天而可公不可忘其能忘翁翁忽
仙逝百身莫從絮酒隻雞敬薦筵几矢心布辭
以佐雪涕尚饗

祭左宜人文

維靈舜善自天毓德含貞婦德式備母儀事成
相夫闇然幽光烈烈蘋藻春雲蘭膏夜雪克生
令子爲國珪璋爲家棟幹振美揚芳解珥延賢
九熊課讀維母維師載教載鞠嗣君登第振儀
天衢蜚音朝馳長鑣夕驅言旋伊何尸饗者母
豈以漸磐而甘陟岵請告南還一日三公慈孝
藹如展其可風矧是英孫玉色金相芝蘭在砌
堂萱增王方期錫祚彌于百齡豈謂浹旬閔凶
載仍造物者天伊胡多忌母既山頽孫亦蘭艾

潛學編

卷九

五

元錫晚後辱令子知投誼深至中心繫維會仙
石芝雲門松壑宅山之石伊胡追琢毋實推愛
視遇篤隆剉薦解簪允古其風今春盱遊嗣君
他適毋走壺漿問勞踵及追惟此義世豈及知
僵臥聞訃淪漣涕洟况也令孫繫子日望濟美
昭德亭亭日上衰病延綿走哭未能引日愒月
中心如焚薄奠薦虔神與俱往英孫有靈從與
俱饗嗚呼痛哉

祭黃實菴公文

惟公經術夙深風裁日宣茂實沃若聲華燁然
筮仕桂陽震刮摩撫人稱神君邦斯父母時里
中生分符柳城唱其嘆而邦家之楨胡是苛文
濕薪是束二卯干城人咸咨感公返初服若將
終身奉檄載起時哉屈伸佐牧潮陽守政如燬
公調劑之令如流水重刑獲輕苛政載蘇呼吸
陽春頽尾謠呼潮賢謂余民懷孺慕公遷有行
攀號載路前後郡丞則莫如公賾其春日穆猶
清風既遷秋官登庸伊始君忽翩其乘雲僊止

潛學編

卷九

五

元錫見公在于甫冠前後計偕及爾如貫君登
甲第予偃丘樊乘雲行泥邈其莫攀適歲之秋
緘辭相命我有弱子期君訓定予謝不敏何渥
注駒令駕駘先無已悻乎弓旌枉招公曰可矣
我北道主君行邁止余謝不敏斜景崦嵫孰是
病羽而思翻飛歲月幾何遽聞公訃天衢甫亨
桑榆倏暮病羈一榻走吊未能薄奠一觴絮酒
尊羹嗚呼尚饗

祭張斗陽公文

古稱相知貴相知心知心實難匪今斯今元錫
於翁交自束髮迄今白首彌寧靡缺豈無契濶
亦有升沉及爾如貫薰蘭斷金維翁文章溥周
奄漢江河浩駛星斗璀璨脩條玄思超罔象先
攝符操契冥天淪淵維翁歌詩調高格上黃初
開元映帶滉漾片言單詞詠笑寤歎亦復琳球
迸瀉珊珊少齡學道耻肩游夏思挾玄珠上探
玄化晚而有覺卽卑卽高注精于約茂根沃膏
惟余宵人孤陋卷曲局天一方如錫如枯視翁

潛學編

卷九

五

恢恢鞭風駕霆末由自化高下載形乃翁由衷
金石一諾曰惟夫夫帝則自度雄篇鬼文引聖
援天舉以相命其敢望焉時與同濟旦旦敦琢
窮詰道微指披學覺衆方愕胎深造惟君徐爲
喟然夫夫實云曩謁天曹黽勉就仕親知交贊
時乎可矣翁實開我貞堅自完毋棄素業而縻
微官知我成我一至於此卽古石交疇與克爾
翁今逝矣誰實知翁琴琴大鵬矯矯應龍今秋
何悲我疴翁逝我旅翁歸迨其異世聞靈輿旋

病羈撫棺緘辭薦哀雪涕汎瀾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可山公文

曩當丁年賓薦幸同寘予于懷如弟有昆君甫
壯齡鬱爲邦彥篇章浩駛采藻彬綯計偕北上
出入舟輿並祗連鑣靡行不俱淮甸失舟風濤
黯澹招招舟子君眺我慘久困公車歲華屢遷
君遂投牒赴于衡銓出宰泰寧我鄰我壤投轄
衡門失意惘惘執手薄言分百里符桑梓黔黎
我食我哺君行慨然身凌九折撫靡愛字以無

潛學編

卷九

五

操切余忽在疚君如茹荼致奠先慈天篇鬱紆
政聞既孚風聲燁燁方期鴻遷言脂爾轄命實
不逢續弋是加朝玄暮黃有如此耶翁遂浩然
喟謂有命何能覩顏寸資是競乃反初服玄圃
優游余亦遯思戢翎一丘晤言日踈情好彌久
時有合并怒如酬酢人亦有言同薦實多莫如
斯榜友聲相和翁以垂白旣多受祉黃髮白社
展其燕喜旣嗇厥用食報孔豐鯉庭鸞儀有鳴
雖雖獻歲方新倏聞仙蛻驚訝失聲如縉者淚

僵臥在牀薦此一觴緘文薦哀世短意長尚養

祭張少湖表兄

我自童髫及翁壯齡外家旁落我行伶俜間過
洵溪惟翁兄弟豈曰世誼冠望壯
且及丁年金臺慕雪禁藥春烟於時司空方巡
畿旬燕市行歌獨翁如串出佐名州不家于官
解組蕭然苟有苟完忽於西來思惟修入貝葉
星花晨披夕挹時時我過晏晏論心一語有契
一瓢千金金鑣桃源金蔭柳清恨晚有聞時不

濟學編

卷九

本

我與余曰此體至高至深微絕利一源而誰與
能任欲尋名山與君晤對目成心證而塞其允
翁忽仙遊余猶索居病未撫棺中心焚如今遊
武夷几筵一奠九曲千巖宛如翁見

祭丘惟正文

嗚呼吾與尊翁束髮如貫名節砥礪道義映煥
亦既有年翁登甲第視右石交誼隆靡替自子
始生余有弱息翁命灼來嘉以采擇余謝非偶
會甲命之以遂安祥媼盟締茲女甫及笄子迎

盱上玉立有儀布武不爽我內自慰得婿孔佳

豈直三姓展國之華我女不天遽而淪落箕帚
三秋英葩摧剝翁曰婦孝勒銘其幽庶無貽罹
命也曷尤既撫嗣室上承宗祏亦有蘭孫茁芽
挺芳晉于膠庠纂文燁奕方期扶搖濟此鴻翩
何命不融而疾斯逢僅踰長殤三歲而窮嗚呼
哀哉聞子疾疴扶病來謁亦知危微息猶靜恬
謂病火炎宜靜水制必却峻劑深息內視期子
宿外以幾安全何棹東反而命弗延別未數夕

濟學編

卷九

本

奄遂終天嗚呼哀哉日者乍歸遣倅復往實迂
休復日夕倘悅怡翁厚德必天弘獎佑子材明
亦天攸賞食報紹光期於不爽天不必信命也
蒼海竟聞訃音吞聲扼吭嗚呼哀哉予衰且病
唯天唯命生死逆順敢不順聽惟是老婦血屬
既盡血屬媼媼今亦又盡亦何恃以爲命耶豚
牢在俎清醑在尊叙衷告哀有淚如瀉

祭幼妹文

我甫成童嚴霜夏零汝甫孩提形影伶俜言恃

母慈抱鞠保護襟裾前後展其孔慕爾年未笄
嬪子名門慈母結繩中心如焚所恃汝賢茂明
惠淑夙夜拚除閨門靖穆事太恭人婉孌欽欽
晨昏甘脆竭力畢心惟太恭人視如幼女閱二
十春尸饗惟汝事臺慕君內職恪勤經綜井井
辨治斤斤居有良規室無違謫夙宵筦鑰一錢
尺帛迨其有子不辜於慈克愛能誨式母式師
我友調余勸學賓館夙宵溫存伏臘申款先妣
恒言女幸有歸庶無罪悔以免詒惟迨于週年

潛學編

卷九

三

我邁多難實癯爾心周旋顧盼哭母摧毀悼予
凶衿慰籍唁勞誠至由心我有放豚不歸于苙
密切招徠淚常映睫及其來歸諫誨侃而束身
誨子勉無後虞月正來歸帷車檐檐門庭園林
徘徊顧瞻曾幾何時一疾遽邁醫籌莫展永爾
傾背彌留之夕猶呼大哥殆其不興當如予何
上自姑嫜下逮童僕咸哀汝賢奈何不淑爾自
哀宗獲庇國華天年考終其亦何嗟先人之孤
子女弟今復降割予亦何恃子惟一身骨肉

殘彫譬彼疾木無枝而翹小牢在筵總帷在日
送此苦衷以佐慟哭嗚呼痛哉尚饗

行鄉社法告土神文

維年月日丙戌朔里人鄧元錫敬率鄉父老行
鄉社法于七都熊川之原謹酌泉薦藻昭告于
新城縣七都司里社之神維神紹天聰明體物
相民民時用有生維人紹神聰明胥生養胥導
迪民用有乂神用有全能職惟均哉肆古隆后
有均成之和德導天下美利以對于神休神用

潛學編

卷九

三

不相爰時厥民輯寧敦和以相恤無害無遺神
恫暨季代政潰俗荒若水發固堤若莠亂叢于
畝神以丕不寧格人允知莫適維輔爰建鄉社
于下以承宣于上民用小康惟古道有攸賴哉
錫無類念席神庥以有溫飽眡我僑夷天民罔
足糲食救繼以恒困于蒙心矧弗輯弗睦弗迪
于齊則無適爲繩約以維其危情重遺神恫用
程先民成式建倉于社以時歛散設約從里老
以時胥訓告將建塾延師以達民材行以稱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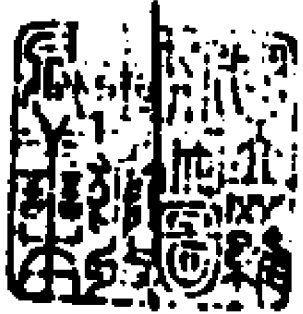
天子勸相之意蒙罔有知其神降牖厥衷哉
神尚赫其臨錫罔敢有悔心尚俾我弟若子世
守之無墮神貺若水潦旱蝗虎狸疾疫神職攸
居神尚其終惠相之嗚呼維幽明一體爲均穆
赫有臨其敢不祇若神之明惠尚饗

潛學編

卷九

齊

潛學編卷九終



潛學編卷十目

西集

傳

家譜先世事傳

高祖考僉憲府君事傳

家譜內傳

盱孝友李先生暨配朱孺人事傳

雜著

文德篇贈許敬菴先生督學關中

濬言贈張廷尉之南都

潛學編

卷十目

天人對答贈斗陽張公

資規

書田史批評後

江汝州君手澤引

丘里生問對壽嚴文學

黎川鄉約叙贊

弟訓

家祠鍾銘

何蘭皋先師像贊

書蘭亭袂隱圖帖

書天申遐算卷

書慈訓賢聲冊後

引空上人別語

乞恩疏草

潛學編卷十目終

潛學編

卷十目

二

潛學編卷十

西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橋李項元濂閱

傳

家譜先世事傳

往元錫迨有識時披譜牒則旁搜于先世之事已莫迹其原則泫然悲焉曰傷夫傷夫予茲恫

潛學編

卷十

一

莫追矣蓋高祖考髫而孤而際於勝國之難高祖考僉憲公未嘗譜先世事矣今頗有其簡顧謬淆獨源流誌存以有碑故莫得而緹焉嗚呼予聞曰上世蓋未有姓氏云自黃炎建德然得賜姓者甚夥後或以官以國以王父之字爲姓周衰以舊國故乃可譜也迨秦漢間則人皆有姓甚淆又世多故不可問斯曷從迹之哉乃知近代譜或譜其先所自出甚乃附郡望亦太濶不根矣予讀高祖考墓先傳後源流誌未嘗不

撫碑三太息焉曰高祖考之德也夫質厚而篤
深微是予眇末將曷從質哉蓋是時高祖考致
臬政而家顯矣客有持他宗譜來附者謝弗應
作源流誌勒于碑碑在今屋山祠墓旁碑曰誌
憶本宗南陽郡高祖葬八都塚坑祖妣葬樓嶺
嗚呼世遠碑佚譜牒失傳諱名外氏兩亡而弗
知悲夫曾祖諱子益葬十都刀峯密坑妣蕭氏
葬十五都許坊俱邑旌善鄉吾祖七公出贅禮
教鄉規源因從居焉後代沿處中更世難渾不

潛學編

卷十

二

知前代丘墳時瞻拜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地
僻忘源誌稱高祖卽今初祖考也後譜初祖考
曰淵源七公配蕭氏子益公配黃斯不謂淆謬
哉誌曰祖諱名七字顯翁妣官氏考諱肇字啓
銘母吳宜人弟鎮方季方墓在禮教鄉規源井
坑諸山其畧也蓋近也長老或曰顯翁贅規源
依上官氏而居或曰翁行游規墟慕其山水之
勝留居焉而堪輿家言翁墓最綿邈有福力予
行視先塋至規源竹山中岡墩就父老問先世

積累事業無能道之者矣獨指示先進士坊故
處云古牌坊豎木爲閭門歲久益圯乃或析爲
薪異時竹山墓蜿蜒平行鬱有豐草喬林號栗
樹坪今坪易爲田日耕鋤其上如魚鱗獨墓塊
焉存又引泉灌坪田絕地脈而行視人居益稠
密猪牛交午走壟上莫之省東坑笑天獅又或
乃並祖墓而塋嗚呼悲夫是尙爲能體我高祖
考墓先之志也與哉或曰初祖淵源蓋後代原
本所始而稱或曰邑他宗祖淵源淵源生子與

潛學編

卷十

三

則謬益遠難道矣蓋吾祖在新城凡三徙初祖
考八都象岸里人也卽今荷山至顯翁七公徙
規源墟而高祖考旣第實始遷南津其在荷山
者族姓頗繁衍子益公子肖翁宗後也然未有
顯人留規源者如綫歷五七世二百年僅三人
焉蓋七公季子之裔惟南津蒙祖德乃可譜而
下南津楓林前有新鄧本達翁裔以贅故冒周
姓然名行字派亦時時相通近乃復姓云曩在
丁未秋予以仲父命考世系于荷山集詢之有

嗣孫不識其祖諱者則流涕者久之曰嗟夫嗟夫夫文獻顧安可缺哉後奉歲事于規源有裔孫以其先葬竹山侵先塋棺不得輪祀則二支事宜寥濶莫紀矣

末孫元錫曰吾鄧氏在新城於宋最顯安惠公以文學光融于熙豐間至尚書左丞而弟仲甫舉遺逸不仕賜號和靖先生季弟祐甫直祕閣他登甲科者有曰倫曰祖禹曰良曰佑孫之倫具縣而世系莫得詳迨元隱弗耀而元末世徵

濬學編

卷十

四

君公最賢徵君公者啓銘公肇卿也國初嘗屢徵不起故祝版稱徵君公徵君公念先世仁禮之遺日永惟繼承惠和敦慈居恒誦孟氏三自反之言以自克與人交一之于愛敬扁所居堂曰仁禮傳心堂今圯然族居有堂者仍顏名無慮十百家歷二百年矣嘻其遠也徵君公三子二仲早世而冢嗣爲僉憲公

高祖考僉憲府君事傳

府君諱義字直方蓋生僅七歲而徵君公損獨

母吳宜人二弟方孩孺又始徙規源而肖翁宗後在旌善鄉者相距且數舍會中微濶不相問聞於是吳宜人父司訓伯庸公慈外孫又竊獨異之則執其手而泣曰嗟夫嗟夫而先多德人而若孤吾且柰若何卽若有不自奮樹思立者吾不知若處矣又歛歔曰吾老無子獨外孫卽若有不自樹者吾死且不食則相對悽楚泣數行下於是府君日自克淬於學間自規源墟詣邑繇宵則默誦學庸朱氏傳達數過乃曙嘗

濬學編

卷十

五

宵行路旁人逐虎虎走觸府君行弗之傷府君見以爲牛不覺也前遇人乃聞蓋專篤如此今子孫處明牕敞閣日宴坐經史中不學也豈有篤哉補邑庠弟子員試常優所與游咸時俊髦若涂公敬文與王公益受謙劉公性秉初之倫而於涂公順維貞特親語具公所爲贈涂公序中永樂乙酉以尚書舉鄉試而吳宜人卒哀毀骨立已丑舉會試高等會 上幸北平輟 廷試得 旨詣國子監讀書於是府君從諸僑彥

同舉者遊日切劇於學會秋彌旬雨同年約分韻賦詩府君所賦詩雲蒸霧變業已有澄清天下之思矣詩具今橋門聽雨集中集王司馬廷相所太息以爲 本朝詩所自始者也又明年上還廷試士舉蕭時中榜進士二甲第二十五人明年擢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又明年兩浙直隸災有司不時聞有 詔詣直隸蘇州等府會官勘府君至振貸諸郡邑鰥寡民若貧失職者州縣官視民艱不省輒効逮治之民若更生

清學編

卷十

六

還手疏時所宜行罷數十事 上嘉允疏今亡獨語具劉文安墓誌中十三年以查取逮 行在刑部獄訊得白復職尋以失出下部訊編作大報恩寺工十三年訖工復職者月餘以糾劾大臣從諛內臣非法狀下 詔獄頌繫已差眛違式房屋差巡京衛倉諸踰品制若贏收虛出者悉劾治不枉濫十四年廣西慶遠府孟英山場銀鑛開 詔御史開辦至則度地遠近覈士伍令案月赴工有逃者法宜逮府君慨然曰是

所司之過也方赴工時所司刻期日代乃竟不代也彼役久食乏竟代不至而逃斯豈得深過哉矧場乃新開彼愚民何知謂非法故宜應之難也於是嚴覈所司擅科調病民若役不公調不時不信者而先所缺工獨置旗頭部領之令補工乃後就役者咸繩繩來矣居久之府君乃疏言臣奉 命開辦慶遠府銀場歲同內臣旺內臣成掘銀砂摺洗入爐池銷進納外竊伏計歲收所得銀僅九百兩有奇多者至于千兩而極

清學編

卷十

七

又張官開局爲 國家費此開場無益已然之効也 國家利盡四海貢賦極萬里所乏者非銀也古聖王捐金於山抵璧於澤卽豐利美人且爲之矧得不償耗於 國計無補而久泄泄勤民日從事爲乎謂宜弛場不建而築塞坑治毋病民場得寢不設當永樂宣德中諸元老柄國大臣者無慮皆鄉江右省人而府君任臺中最久乃竟擢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去蓋其恬也在湖廣事無考獨習太史稱府君踐更中外

諸措注可稱道乃里父老籍籍言府君爲御史時嘗奏減郡邑金絲布若香蕈茶芽諸上供額獨口語漫漶不可質矣居久之丁母憂宣德十年起復條三編均徭利害忤當國意調廣西仍前官廣西古荒服地又初定朝廷設藩閩獨稍示羈縻府君被命隱中坦然有不忍鄙夷其民之意每行部卽谿峒巖阻地叱馭行與徭僮土夷相出入所至宣國家威德察吏廉貪平抑鬱布惠澤民侵枉得理先是鈔法峻深民

潘學編

卷十

八

犯者抵極刑而責償至罄田宅子女莫絕也爲特疏原釋而尤以旌貞節表行能爲政先勅同右布政使孫曰良提督糧儲水利安民事府君悉意經綜具爲畫一規民受其賜會泗利二州上林安隆二長官司構嫌隙阻兵詔會官撫諭不聽而所司以夷酋相攻適爲中國利寘不理府君念以爲兵久滋變變滋大則騰書示禍福開譬之而立堡定戍分信地守禦爲防轄酋懼而聽命事具郡誌宦業傳中初府君讀歌

陽公閱東平獄要枉直多迂因仰天誓心語大感之心恒用爲師比持憲益栗栗明慎當兩造朋結時卽審訊聲色未嘗少加於平時或問之曰公持憲體當使民畏威毋徒爲沾沾恩府君曰予待罪憲臺豈患不威患作威已過耳方用刑時語未脫口執訊者立持之去此豈可悔哉故公所用刑咸重慎不寃云府君舉永樂辛卯進士筮仕爲御史已僉藩憲至正統癸亥考廣西九載績距登仕版時既三十有餘歲矣時方

潘學編

卷十

九

重久任中外覲府君且大用而竟引年致仕去人共惋惜而不知府君出處之介固確乎不與易也今甲科三十年不孤卿不饜詎能安忍卽安忍又渠能信一旦之決哉元錫童子時聞先隱君言府君考績抵都下時詣劉忠愍球一達官所留飲達夜蓋鄉人夙交厚者厥明更過則其人就逮夜更往則家徒四壁存庭中聞然獨一燈暖暖其中遂慨嘆請老歸或曰蓋劉忠愍云然是時閩王振用事諸顯官得罪禍者不數

要固不可述矣府君既自免家居乃行營屋山仰天峰旁平敞地以居喟然曰此其地風氣環會法所謂三陽畢見四輔齊恭者也此可家乃出橐中生平所遺俸爲四子各置宅宅在屋山灣若南津街卽今聚族處也已又營所居後爲壽藏具忠孝大訓作示貽銘然所營者居卽今墓祠也祠故存柱椽僅拱把乃規撫殊細狹難觀矣今甲科列方面所居第寧有是哉府君傷母夫人苦節玉之成而蚤世每念至輒嗚嗚泣

潘學編

卷十

十

曰吾非母無以有今日於是以永感名堂軒而是時吳司訓公老黃髮以無子則迎以來謹事忠養之卒爲營葬縣郭西通濟橋南嗚嗚泣曰嗟夫吾非吾外祖無以有今日爲買田立碑令子孫世世祀弗忘今吾宗世祀吳公若吳母嚴孺人本府君令也語具墓先誌中於是歲時爲燕會以合族輯宗譜以教睦家居一不以等威自異半武不企公府服用質素澹如未遇時與

夫野父日酬酢相樂也里中子至斬以爲鄧

道士云天順甲申蓋府君年八十有八矣純皇帝卽位需恩進一階爲奉政大夫是歲卒府君子五人長友誠次時亨次時康元配劉夫人田也後娶譚夫人無子吳夫人生恒泰側室金華章生恒清臨川章御史哀曰哀結髮時從伯兄游學新城則往往門邑長老稱僉憲公之爲人謂公應機擿伏諸表樹回遠而廉白之操又獨得乎堅信強立之妙蓋自筮仕以至於蓋棺官室不增美隣晦不增廣奴指不增多服用不

潘學編

卷十

十

增飾而高情逸調常若山雲海月暢乎無所著鵬遊蝶化晏然未有涯人之視之直以爲游方之外之野人而不知其爲達官貴人也章公至介挺故言徵實不誣如此曾孫元錫曰錫以劉文安墓誌次僉憲府君之世而歷官日月具質之習太史章憲使之文然甚濶不詳矣已得永感卷已又得舊郡誌猶闕然幸酉冬始得手疏藁於族父檀所乃奉誦悲涕爲略次其文而墓誌郡史言乃稍稍有徵悲夫惜藁本斷簡缺甚

而湖廣事咸逸不復具蓋夫子悲杞宋悲之者傷之也

曾王父愍庵府君僉憲府君第三子也諱時康字伯莊少肫篤有至性方劉宜人卒時府君僅四歲業已能擗地踊哭不自休稍長篤於學迨冠日研精于六經諸史百氏之文與人居竟日淵默至商經質史則疊疊如注不倦也臨海陳公員韜爲邑令敦尚古教化時時招邑俊士前講說經義政體自潤益府君與焉語具何冢宰

清學編

卷十

十三

先賢祠記中當是時府君以諸生與邑人士涂恢黃應善劉本中等俱而陳公尤獨見引重陳公一日條尚書疑義數十通下諸生質之衆相視莫解也府君條對甚辨陳公喜執府君手太息曰君家學淵源如海矣乃細大畢淹府君文故高又行獨謹淳陳公一日坐諸生宴語府君入後公遙見府君來則太息目逆之謂諸生曰醇儒醇儒於是府君以醇儒名聞郡邑中籍籍矣諸從學日衆顧數奇弗雋會戚黨中有媒

購可得舉者獨歡幸欲構府君府君聞顧色動不語者移日其人中發愧不得聞而退天順壬午詔生員年四十以上學行優者考選上辟雍於是府君始得貢念僉憲公年既老堅謝欲不行僉憲公彊之行乃行學太學同舍生夜作匿名書粘側壁語有所訐侵府君弗覺也晨起如廁就眎之爲緝事卒所縛逮厥獄訊府君既見書心知爲同舍生所爲顧不引同舍生或勸令引同舍生事得解府君曰命也卽引之吾終

清學編

卷十

十三

無獨脫理等得禍徒禍人重累我耳縱吾得脫而禍人吾不忍爲也竟不連同舍生於是自誣伏謫遼陽鐵嶺衛軍邑人張學博本者故嘗從府君遊適南歸府君召與痛飲慨慷泣數行下仰天太息曰嗟夫吾終生執謹恪冀弗辱今竟辱抵此則命也獨念家大人老矣不欲聞壯子遠達成令聞之當何庸爲心公還必閱之又泣小自勝張君亦起掩袂泣助府君悲哀乃罷酒詩贈張行詩曰桂樹飄香玉露深故人相別

頻到家若問京華事兩字平安是好音賦
就擲筆曰公還以爲信詩手札存張氏仲父義
士公及觀見云嗚呼語曰窮觀養迫觀量困觀
守是可觀府君矣府君既謫戍抵遼會 純皇
帝登極赦天下殊死以下得釋歸道京師聞僉
憲公訃慟殊絕已稍甦太息曰吾罪也夫罪也
夫吾奉 恩詔時喜極泣誠竊獨自幸家大人
老矣吾謫戍萬里外乃幸還得歸伏膝下數往
事泣謝無狀辱親一快也今抵此吾何庸爲生

濟學編

卷十

古

又踊地哭不能興既歸毀甚迄終喪如初喪既
免喪束書入熊村山疏五經受徒又十年乃卒
府君於世累甚薄獨銳意道術貌恂言訥而操
行必軌古人晚自號茫菴者茫於聞也久自傷
不惑猶前志也悲夫悲夫南城王僉憲華銘其
墓曰學會其大性率其真儒之君子粹然稱醇
臨川王憲使約贊其像曰養德則實受善則虛
惟循循乎天理復耽耽乎道腴處喪亦得韜智
以愚窺先生於人情執持若固進先生於天理

豁達不拘像其外儼然今之儒者象其中渾然
古之君子與蓋其時學士推重者如此曾孫元
錫曰先隱君間居若對子弟語忽愀然歎則未
嘗不感曾王父時事也曰誌墓時諱謫戍事故
不著今我不說後生何聞哉於是輒具誦其事
故耳熟焉謫戍時行與湖廣人周用俱會遼總
兵欲延師教讀重儒生見二人狀貌類儒生召
訊之儒也試令賦所繪枯木竹石圖府君操筆
立就而周據案大書總兵乃大喜爲沐浴受餐

濟學編

卷十

五

致館焉故府君雖譴戍不苦戍則天也比赦歸
周往來我先隱君從學書法世交好不衰亦足
明府君之與人有恩矣而長老言府君病以熊
村張氏蓋晚寤甚館張氏所授經得疾興歸乃
遽卒故平生論著咸逸不復存而兄洛猶及見
書經疏丁丑災乃燬云

世父高要公諱桂字宜芳義官公第二子也號
南溪仕爲高要丞有治行數歲即授高要令稱
高要公方義官府君相館時高要公業爲邑諸

生而二弟甫髫髻時乃在襁褓高要公及先隱君父字之已諸弟各立本母兄長教力也而伯兄頗難事事之隆謹有加高要公之爲諸生也豪弗學以例貢入太學交天下士始欣然退於學學獨通大義乃性益裕厚怨惡不入其心高要廣肇慶會邑也爲嶺南午衝諸司輻輳歷兵道轄焉業易動屑吻而徭獠民負山海積戾於治公始至卽署篆矚然清敕屏家累不以從衙齋蕭然如寄居食不肉獨薑酒而已性故

蕭學編

本卷十

七

平易比得政於民益親時三符曾公直起家守肇慶最仇高無假貸卽察案不法者輒逐去顧大倚信公見當道輒揚眉言鄧永清謹甚乃其才會舞撮弄謂如幻師善也署考牘曰妻子不入官舍今之古人剽擊迎刃而解古之循吏又曰存心正大而揚愷悌之風處事公平而有精敏之政皆最辭當是時吏治頗尚質故辭彷彿其人無令諛誣焉會四會高要有大獄盤踞幽不可詰督府盛公期應下等巡會訊守巡顧

委公公盡根株引繩痛批之訟者汗巖公盛公怒逮公訊至臨之甚威公對無撓辭盛怒愈急已窮迹無所得顧大歎獎公時方有田寧之役軍乏興方推部督者乃問曰若能部運乎對曰敢不行事急矣限某日三南寧能至乎公肉度仰應曰敢不至諸督部官咸貽愕公出設法程督日夜勤綜適濟軍而反三符公爲守最而嫉惡頗峻深嘗有獄素所嫉者一人在要中乃株連所連及者十九人謫編戍適高要公以丞入

蕭學編

本卷十

七

觀還民走南雄抱馬首自許而御史蕭公下其事蕭邑前最令兩湖公也爲令時嘗言小鄧平易故下公而公遂平反上曾公聞乃大怒張髯怒罵曰吾樹丞甚力乃丞卽欲翻我案見短耶此故出必賄吾必批之公疑立不動公徐疏獄所爲當平反狀曾公乃大悟曰聽汝聽汝僅迴首惡者一人餘得免適西寇突入郡營小湘自臥病高要公署治無難乃厲士民爲防守而指揮聶縉者憚迹賊以江爲解公入言于

三符公曰西賊今附山阻爲營而指揮顧狹兵入江非獨馬牛風不及也就令仰攻亦勢且不支夫古人背水而陳若渡江破舟皆所以一士卒令無反顧心今搖舟入江又自戰其地當孰爲用命者請伏兵阻險而分兵四爲營日微之東驚則西起南走則北應如環循動獨勿與交鋒賊遠來殊憊又日夜不得息必走賊走伏發而我兵從後倚之必大創矣三符公曰善立命白巡道而潘通判言賊已營白土村縣覘省

潘學編

卷十

六

洞獨邊江一小路可擊也微江便公爭之曰省洞邊江路甚高此仰攻何以戰小湘路近而低尚憚不肯擊而謀乃省洞將得擊耶於是守巡用其計卒破賊而郡安上事具稟事帖中然殘簡弗完公居常若柔易至守官事上不同通當事不避難又應機如響若此信人未易知也於是巡撫交剡言高要適兵燹餘今缺令而縣丞桂行能於地方甚宜稱請假令乃得權知縣事公以例貢得丞以丞任四載餘得令又適操故

治蓋肅廟中興初擢拔類如此公蒞高要頗久民德之特深後三十年季父過肇慶詢之邑父老猶徘徊歎息頌公時事也然濶不可得詳矣予命從子景鍾搜救麓得家問及入觀行程記一通則爲令時筆也家問寄歲俸約不能百金而具言當謹收慎出富不可彊求也父守官不敢毫髮苟俸自足養廉汝兄弟宜自力勉學謹毋役役于此其行程記言入觀例用公帑今獨支贖金不科民觀例乘官民船例卒

潘學編

卷十

六

護出境今自募它諸畏簡書慎職守真意益溢皆短札雜真行成文字亦道勁可寶云方觀時士民攀送遠者數百里府承章公遣護使加贖贈手書云官貧物薄意厚情真蓋異數也抵南雄周別駕禮獎顧勞問有加禮蓋賢聲洗洗嶺表矣李典史崇者南城人以同鄉同官親昵甚無間至內人相往來而是歲考察李失官乃大嗾恨公乃具呈庫所用帑金爲公負本所用帑金乃府票及漆銀有文案可覆者也會蕭撫

人卒公自 觀奔喪還無爲代對者而官竟坐
罷詩曰莫予拚蜂自求伊螫言防不可不慎也
公既還里屏迹如寒士諷誦如書生服御飲食
恒布素倡族人嚴奉先追遠之禮而通之以意
予兒時家祠日父兄子弟鴈行立拜跪雍肅禮
成出戶步武相銜無譁也族吉凶嫁娶有賓會
少長異如至無敢後有大事大議先隱君必倡
端山立金斷公徐以一語贊之燠然如陽春之
煦也故是時宗族最親乃今如異代事邈不可

濟學編

卷十

十

復矣公天性故愷悌迫老益和與人居務履其
所短而薦拔其所長有族子畫卦誤爻爲七衆
譁然笑族子忸怩無措公徐曰某姪多男子福
人未易及也仲子洛嗜博涉而病公時時謂之
令游息自寬當是時元錫並諸童髫髻兄弟及公
二孫學相出入公譬畫書意指解字義言教之
和謹行教之安詳食教之無揀擇去取而命耳
提日諄復不厭令人日游泳其旁而不覺其益
也一二具季弟墳記中配黃孺人嚴生二子長

州判官河次庠彦洛妻饒氏生季子淶諸子元
錫曰錫生十一年而有元伯考之喪今邈矣先
伯考之氣貌言笑猶燠然耳目也真至洽於人
心而長老言公歸田從從父兄醜勞公特席族
父行別席公固讓不聽也故公歸里而宗族日
親族無犴犴之訟蓋其風哉又言公於人無隔
宿之怨故遠怨噫可謂德人矣

濟學編

卷十

十

自釋也曰嗟夫小恙見之矣詩曰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元錫之
失先府君甚少也亦既聞先生覺者言奮思學
矣今四十見惡顛顛抱未聞之恥猶昔也伏自
惟念先府君二十而後聞過四十而有卓立五
十而宴坐一室過門者咸肅肅以趨也足不出
齋閤而視聽徹今古也未六十不但化而神氣
充然完定也今元錫自省缺然視其家貿貿夢
夢然蓋出門而喧呶日親是尚能爲無忝克紹

也錫故慙且夫先君子固布韋而俗化也往在
丁未冬錫悵悵先人幽宮之石未有表欲狀遺
行而謀之友友人陳本潔源曰嗟而未讀瀧岡
阡之表乎其遲也蓋待也吾與子勉共學焉抑
後重其人乃重其親元錫悚然廢書而拜今內
自慚於吾友猶昔也而往事將日遠日忘是尚
爲將誰待耶詩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乃杖涕
具譜其事曰先隱君府君祖義官公第三子也
諱植字宜春往先隱君恒自訟少失學不自重

潘學編

卷十

三

云而季父吏目公爲予言義官公病時先隱君
業旬月不櫛沐不解衣帶爲養蓋天性如此年
二十八始痛自省悔曰嗟夫予乃太過夫彈碁
鳴箏謳吟嗚嗚若錐刀負販者此狂夫之罔行
而細人之鄙事也吾先多達人而士君子有難
行獨奈何虛自棄乎於是謝絕諸所來往從而
閉戶自救立然諾之信嚴趨舍辭受之介蓋金
三可泐而志誼不可亂也日夕手篇籍自課讀
蕭雅說文通訓故讀論語過大義讀通鑑知古

今存亡治亂之統因用決事蓋循循翼翼寢食
可廢而坐披行吟者不輟也敦孝友睦婣之行
擇地布武方介諤諤玉節金斷蓋九鼎非重而
一措足不敢輕也於是構一樓而南山曰南山
樓遠眺靜觀高居深視於世益疎濶而賢士大
夫從居游日親矣詩篇文史流溢篋笥已業成
行尊家族乎其孝交游然其信里閭式其行刑
仁講讓而望廬質平者出一語立斷卽危機大
故終已無後言蓋至于己亥庚子而後族鄭之

潘學編

卷十

三

爭骨肉之訟不干於有司嗚呼此非有篤行介
傳信然于其心渠有能耶俗姪伋言伋失父時
兄佳以走馬得過於從父從父豪有力從數僕
入門戟指罵欲捶之佳伏匿府君則曳芒鞋揮
葵扇而來厲聲曰咄汝某古敵國兵爭鬪喪則
寢兵夫父也而從祖兄也而胡爲其乘人之喪
躡藉人也且骨肉之間孰貴賤焉吾在此若諸
僕孰敢動汝欲動聽矣從父頰頰退居數日則
召佳前命之曰而父故未有葬地適有之吾偕

若行營佳喜從已過從父居引而入曰佳得過
若喜與之俱來謝若矣於是從父唯唯謝而解
蓋當機能已難如此而從兄瀚爲予言府君以
振貧活族爲義雖適嚴勁然於子姓最恩往瀚
以吏事得奇禍府君惻然主公帑金分之乃釋
從兄弟人人言府君立閭門見子弟前過必較
問所如往對合意則喜與昵昵好語語孝友恭
儉勤恕諸安身處世之道不怠少不稱色變大
不稱侃侃而質責不諱也晚更惇和會伯考高

潛學編

卷十

墓

要公歸里相與增祭田釐祭儀定家規約族人
於仁禮而族日和親當是時二父竟日夕聚坐
雍干唯諾沐浴祖德續緯先業禮義之風勃如
興也族閭廬數百千指而伸縮運掉如一身今
邈不可再嗚呼家興替豈不以人哉已亥冬伯
考卒先府君致哀委頓服衰經竟日夜終喪無
宴會而重喪一束於禮無俗文比葬先府君之
疾革矣昧爽呼孤口授之辭辭其質而哀江汝
州操讀之爲揮涕不自禁前卒時十餘日也嗚

呼痛哉始先府君少以嚴勁不阿先外祖好
外祖父張翁者富人也氣最豪以故跡頗疎後
翁有大訟業窘甚見伯父通府君而泣通府君
曰公何泣也曰輶窘甚乃旁無近親通府君笑
曰公幸自有親翁曰何通府公曰公自有婿翁
曰吾婿方其肯爲某行耶曰吾弟幸有義公有
急義無不行於是先府君果大爲翁盡力而翁
乃大恩府君比外祖翁卒家多故而二舅弗立
適先府君以部稅繇南京踰八月始還則家徒

潛學編

卷十

墓

四壁府君拊髀嘆然莫可奈何獨時時飲之撫
六舅女爲婚嫁如女而四舅有女聘爲季子妻
後二舅棄其靠天塋墓田立贖還而不肖孤奉
遺志召內弟與其學而立今太僕少卿檣也方
府君既贖靠天塋墓田歸張氏立石塋墓上居
無何舅氏且復醫乃易佃嘗先府君意先府君
手書言仔到知舅欲自耕靠天塋墓田田苦遠
自耕難且舊佃歲租糧輸無幾也一家生靈聚
其中逐之難逐恐生別業舅家無人歲傭

工傭錢穀若干日食穀若干於舅家何獨利乎
念獨宜收租毋耕毋聽人訂存得此墓田岳父
岳母靈在天久饗祀不失爲人子者豈不念哉
後舅沒孤得手札於內弟櫝所則奉書泣曰嗟
夫成周六行之懿盡在是矣於奉先孝於嫺戚
隆於任恤恩蓋田後竟鬻而又知先府君之知
甚豫也書今存手澤中鄉長者李松筠公綸冬
官塞齋公子也老幼禮屬鄉父老月爲會歌詩
讀法略倣古鄉社飲之儀意興禮俗而里富人

潛學編

卷十

某

祈入會先府君曰不可夫會以成禮禮以人
夫夫也未聞其禮也會佚則濫禮廢則流非公
本所爲敦禮俗意也於是止不與已而李公卒
先府君哭之慟集舉奠公子弟請易期先府君
曰不可奠以摠哀哀以篤故禮也期而往是且
有治具謂哀喪何且是非李公意也於是不易
期而先府君性明果有遠識家僮中人之產而
遇佃僕甚恩邑富室有卻佃金而歲增其租者
先府君聞之曰是愚之也夫佃金一時之困耳

乃增租歲爲困無窮又凶歲甚病今富人索佃
租業十六七矣而益之於農不泰迫乎夫農天
之生德人所賴以生也而感之是必且無後已
而富者敗仲父與富人媾有婚會先府君與焉
歸而叩屋嘆曰嗟夫是其家必敗或問何也府
君曰夫貲產一時儻來之運耳尊卑者禮之體
家之所賴以固也今其家逆能無敗乎傷夫二
女子逢之矣今果然蓋遠識類如此始先府君
餘四十未舉子置二側室而幃薄肅然外庭一

潛學編

卷十

某

不聞聲孤兄弟之生也晚甚愛矣然未嘗不教
以義方延師在川黃先生令受學日晨起府君
親詣齋肅揖訖日中間一至暮又至考業以爲
常而先生事府君甚恭蓋交相成焉當是時先
生與朱可夫僅友厚善矣朱時至館中兀兀坐
竟日府君未知也恐妨學志之乃潛聽其所與
言則相與切磋於持志檢身之學則大喜時治
具與爲歡故孤得師友力知嚮方最早本府君
信師友力也今父兄日夜程督子弟爲空文論

正學以爲諱嗟彼豈知務哉府君故豐碩少疾病或飲之萬病無憂酒而疣生醫治疣用伐藥而瘍作瘍潰不可收而病病二年而敗不復痊嗚呼痛哉方醫治疣藥酷烈見者股栗府君談笑不色變或問之曰方痛楚時獨自念古忠臣烈士蒙大難庸得避乎卽安矣已瘍敗群從子弟悲醫無狀衆詬之府君止之曰夫庸獨無割股心乎吾何尤且命固非所得避也已瘍久益羸度不興則籍先世丘墓田宅守器授二孤而

潛學編

卷十

某

於寢交游具知識者若途歎不可勝數也今三十年矣族人感時憤事各往往追德義爲慕頌不衰痛惟先君孝友刑家廉清範俗隆嫺篤故抱仁飭禮以戴厥世孤愚鮮識伏自揆度不後於前聞矣乃終隱弗曜未耆早世積深養厚食報邈然是用日夕自程督於學冀竊寸進庶幾顯揚惟是才力駕下遲暮困賸卽勉奉遺矩刻志厲行庶幾弗辱者又虧缺恒內疚於心雖異時先德遺風淪濡家族在人覩聞者亦罔或

潛學編

卷十

某

克紹徒與一二遺人私慨永歎山頽瀾倒而終莫之能振反也嗚呼此其罪尚忍言哉姑譜遺行寘坐右庶有省悔求無忝焉孤元錫讀王中憲公所爲先墓誌誌先人正終時事特詳則流涕廢書念以爲蓼莪之篇也譜何忍贅焉獨具論其遺事方徵銘時從兄洛狀先行過揚詔季父兄姍笑削之又已樸故翁咸擯不用獨志所目擊而銘嗟夫生死之故大而且莫視之亦足槩府君之平生矣孤譜先遺行具質言欲彷彿

其懷息庶異時大人先生表潛隱者萬有一采焉

老陰陽公著廷 公子元錫從祖伯父也諱棟字宜隆亦爲邑訓術後仲父代任故稱老陰陽公老陰陽公獲落無蓋藏其爲訓術也諸巫師歲時具雞麻米麥爲餽雖薄必受無刻股今不然乃咸思老陰陽公中弟壽官公機字宜慎少豪使力已慕通府公之爲人也見下輒慊慊禮下之老猶精力年八十猶歲行視瀟嶺山樹油

潛學編

卷十

辛

杉爲治生季弟爲宜濟公橋心坦夷能愛與人無怨惡然見義奮發能直前族有急銳身爲任難終已無怨悔涂潯州者曾王母諸子也曾王母葬仙居觀後而潯州沒其家規塚旁爲葬地邑令閩范侯左右之仲父義士公挺與鬪幾斃先隱君發憤曰先人丘壠脫爲勢家所侵奪死可矣手 國會興墳禁走訟庭聽質語傷激范侯怒持愈急而宜濟叔挺身出就獄與潯州孫煌俱揚言曰涂氏無道欲奪我墓地又毆我七

弟今且死弟且死吾夕扼煌背堪其胸必死之比歲暮親友交言令請出煌令許之曰脫鄧橋肯出者德矣叔曰先壠爲勢家所侵奪恨不死即死瘞獄中豈顧出哉煌潯州孫多病又蚤孤而叔素伉壯有力時時於獄中蹂藉煌令蒲伏膝下於是煌母日夜泣願出煌不願得葬地事乃寢然元錫及見叔叔煦煦然和厚能愛人有長者風及問知其前事乃堅忍強有力如此豈所謂仁者必勇哉

潛學編

卷十

世

曾叔祖三舍公諱恒泰已諱時銓字叔衡憲僉府君第四子也長兄沒諸兄弟存者行第三人咸呼三舍公聞之長老三舍公蓋好修人也又畏事慎法僉憲公家多書以曾王父嗜讀悉昇之而諸名琴若奇畫悉與三舍公三舍公考室時豎柱矣丐子前呼龍樓鳳閣語爲禱意獨欲得食三舍公顧大駭怒匠者曰唉吾日語若無雕梁今丐者言若是自我踰制也必截之急呼截截者再蓋慎事如此長老相沿言公世幾

中絕乃其識亦爲多忘拘矢三舍公矜莊好禮朝夕恒衣冠不稅苦病請醫請公去之三舍公初不聽醫自詭必效乃晨齋衣冠坐小齋令去之痔去痛絕醫急走亡匿家人莫知也日中侍子以公久不出怪之啓戶視則公死久矣先隱君居恒引以爲戒乃捐館亦以醫嗟夫嗟夫醫之爲利害烈也如此夫故猛力之藥不可試有以也子二長琪李瑋瑋爲廷魁公琪天絕而廷魁未有子於是堂從有豪力者構繼母馮欲與

潘學編

卷十

世

爲琪後訟大起於是家所藏琴書奇玩咸散而構繼者挾兄弟衆私相語必殺廷魁公卽殺之獨一人抵命產終我有也於是日狙擊廷魁公廷魁公出入必多從健僕有力者乃敢行一日夜坐祖義官公所豪狙得則群執巨挺從暗中突入欲賊之王母蕭孺人見勢急急滅燭而廷魁走義官公牀下伏欲甘心廷魁公者望公所坐杭奮挺擊而踣踵至者則以爲已得廷魁公也自踣擊不厭而廷魁公從者恐得廷魁公

亦爭前助挺之祖義官公度諸人已大困乃從容呼侍子急張燈毋亂挺斃人於是諸人乃駭出走而家前廳事青石甃乃大滑走各踣自相蹂至外門則義官公已傳呼閉外門無出客矣於是乃羅跪列階下義官公乃大數罵責之曰卽瑋弟死我家若諸人安所得逃乎且義絕產又烏得汝有也乃後官主聽繼而廷魁公始得全本廷魁公所爲得全者王母蕭孺人滅燭力也嗟夫嗟夫利誠亂之始也今骨肉中絕往往

潘學編

卷十

世

假承祀云當繼甚乃欲殺生者以快心如此此得產則視宗祀絕續漠然不爲意所後者竟餒鬼不祀也豈不哀哉方廷魁公時獨孑孑一身今子孫日益蕃爭繼者兄弟林立顧今中多絕吁可鑒矣余聞公中子言先世質廷魁公本無號後追爲之號曰蘭軒云廷魁公四子長南園公棧子漸貢爲新化令而仲石崖公楊最良石崖公性聰敏修幹洪聲聲發自丹田坐腰背挺挺如壁立方高要公若先隱君坐閭門時義士

公若公恒與坐縱談談未嘗不以仁孝禮義諧人情物務也廷魁公早世而公撫一弟最恩鄰有盜穴壁入得之縱遣去終已不復言廷魁公末家多難公用勤膏起方是時諸從父兄皆結客好聲名求題贈盈冊又好大居室少子灌頗慕效其事石崖公衆叱之曰咄夫文墨筆硯者幽閑遊居之所治賢達者之事也然無當於事實卽有之獨華好爲觀耳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若何爲者乎及是也又曰宮室裁取容身

濟學編

卷十

墓

必葆大何爲時諸父共反脣嫺笑之然今觀公言固近實可味矣元錫失先隱君時族父中公特爲周旋諸喪葬事與有力又明亮坦夷豈不謂賢哉三子長濂爲漳平教諭次治庠生比貢卒季灌也公季弟爲族長君棠宇宜華躬躬長者也於物無競起繼裔自殖終侮壓不較幼不以慧稱晚益明理道言往往中倫最後子姓旣益盛群從林立叔以序爲族人長尊重矣幼子爲鄉廬所侮壓群從憤憤起欲挺鬪翁固謝讓

曰此是吾事吾無所事公等與其人驩相謝而解姻族有閭閻實平者慈昵婉婉一主於勸釋曰古睦姻主恩卽其人忿激甚終不以忿激故少有激也然終右理直者一無所左右長子元化厭經生業欲就例爲儒官翁聞愀然曰爲儒生自足何必被冠服爲乎且何渠無費然兒長矣吾何庸知終不自固持如此

濟學編

卷十

墓

兄獨從先生治四子易尺寸泉虛齋蔡先生經析理解也涉資治通鑑綱目若丘文莊大學衍義補引繩墨灼事情晚乃好真西山文章正宗若王文成公書在膠庠張襄惠公岳以撫臺試士冠諸生以貢授泰寧訓導已陞諭漳平巡撫中丞劉公獎以爲經明行修華實並茂云兄故善心計息財財大起又知人後成敗以通財輒中比入官一無賴於官士歲時餽貧者却所器士時捐俸資之貧不能舉喪者爲卜山助葬已

念周孺人春秋高力請致仕歸後五年卒子二
曰維偶維寧兄疾病手券析宅產曰維偶嫡也
從其贏維偶請曰子嫡庶鈞也惟其鈞兄曰吾
目瞋而產鈞

僉憲府君季子謙恒清子叔徹爲靜菴公仁峰
何公銘其墓以爲孝友靜重長者也富多貲六
男子而瑀爲邑庠生瑀謹愿爲族人長最久至
當事逡巡讓諸子賢豪者未嘗有堅決者也後
諸賢豪既謝世族復有骨肉之訟賂族長君金

潛學編

卷十

某

固讓終不受亦猶先民哉季瓊字廷振爲何公
子婿何公宦京師廷振克綱紀其家會中天何
公哭之文甚哀後何女竟改適又再世竟絕益
難言難言之矣而靜菴公諸孫獨北麓君橫北
麓君父曰純齋公諱珍早卒北麓君甫十歲瘠
甚日爲諸父所侵母王孺人苦節鞠養之稍壯
乃健飯有氣力學擊父彈射畢精嘗縱觀觀郡
守禦所角射睥睨者久之太息曰嗟夫射固若
此夫諸手弓者貽傳欲毀之已勉使嘗射授之

弓弓應手折曰此安足射則授之三百石弓射
命中諸弓手各歎息謝不如爭持酒殺與北麓
君結歡於是諸侮壓者嘖嘖嘆顧稍稍憚北麓
君然北麓君事王孺人孝王孺人好潔食食不
潔不下北麓君每侍食盂盤自盥濯後王孺人
老行龍鍾矣則時時掖之行夜分王孺人寢時
煖寒覆之被乃寢北麓君性豪好賓客語侃侃
識時居屋山祠墓旁而南津街諸伯仲賢豪者
獨親也予兒時見諸父宴會坐未嘗不有北麓

潛學編

卷十

某

君北麓君日飲能數十斗未醉有口迨醉則
肫無一言隣人戲之曰問不語步踽踽鄧四公
醉矣晚生子曰瀛督之學甚劬課業嚴王孺人
見之泣曰女壯苦艱子今幸有男今奈何忍鞭
笞爲乎則泣曰吾支隆先業久矣隆而續若緝
斷機然吾懼其無成也北麓君冠時請字於何
先生何先生曰名不佳然父命不可易也語曰
經直緯橫字橫曰宜經云方先隱君時考先世
之故甚勤以家遭水火問族長君瑀族長君乃

固謝無有後僉憲公疏蒙元錫竟得之叔檀宜
孔家則族長君子也嗚呼八度量豈不相懸哉
脫早出簡當且尚完不殘缺抵於今豈不惜哉
曾孫元錫曰我高祖考實始遷津南四男子各
受宅歷百十年今蕃布編也書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往曾伯祖裕齋公之世最先顯今稍替
曾叔祖平巷世幾絕今乃起靜菴公最富厚今
最旁落而曾王父懋學積德又最絀後頗昌然
已汰且絀矣予茲栗栗於往復危平之感云

潛學編

卷十

家

家譜內傳

嗚呼我鄧氏初祖妣而下不可考三世矣惟吳
宜人爲我姜嫄吳宜人者司訓公女也司訓公
名常字伯庸爲我嬰杵乃亦詳不可聞傷夫傷
夫劉夫人僉憲公配蓋象岸人也劉爲邑世家
然內行莫詳譚宜人事頗具伯衢公墓誌中曾
王母而下乃可得而譜曾王母涂孺人孝廉中
山先生女也中山公名淪進士乳源公季子吉
士維貞公中弟也字維新文有行曾王父哭之

詩有自慚李漢難追躋一讀遺文二泣然之句
予得之涂譜中涂孺人性端嚴嗃嗃好御木屐
每晨起履聲橐橐然來諸子婦咸惴惴自攝也
涂無錫君棠孺人從姪孫爲予言孺人好隆禮
每歲首率諸子諸孫婦請中山公所羅拜列堦
下棠從大父來報拜輒治具留先大父欲他詣
必固留許他詣復及則曰必留棠爲質已坐醕
必竟日蓋其時俗篤嫺如此今文繁然情質彌
薄矣祖義官府君元配黃孺人里中黃永熹公

潛學編

卷十

家

女也早卒繼蕭孺人爲蕭刺史女孫性寬簡慈
惠初歸義官公姑涂孺人嚴難事蕭孺人時殊
楚然起孝敬不怨也比高要公生乃稍寬黃孺
人有子萬松公楷母鞠之殊愛終念母年少卽
異時產子衆產分當益寡可望也乃請分蓋是
時先隱君生矣於是祖祖母析第宅田二分之
萬松公歡幸持去已三叔果生則虞義官公舉
前產復分也時時質其產蕭孺人不問也獨日
夜勤女紅佐綜家乃後五男子分竟不問萬松

公產故萬松公得分資倍而義官公晚年分財產日充比義官公既捐館充賦長當督賦繇南京而萬松公析戶充里役矣欲與繇繇人日夜泣先府君挺身出應繇而家全繇人寬又產子多既舉子各一婢子抱去獨自勤紡績殊不及省也然諸叔生皆伉壯少疾病蓋事有天云季父吏目公孺人絕加子愛矣生十有一歲高要公以諸生入太學請從行孺人即遣行曰兒苟務學我肯以私愛奪汝志乎他當幾已難

潛學編

卷十

罕

如收廷魁公事即丈夫幹不及也晚歲五男子各斬斬立孫曾滿前日供具豐腆孺人飲食訖勞籍徧婢使已獨默默坐竟日否隱几睡終身無疾言厲色雖甚怒詈人獨曰不知死活云老母居恒言繇人謝世殊無病晚膳飲如常卒食臥先隱君溫籍訖辭去就寢矣已忽聞內閨有聲攬衣起視乃繇孺人也見先隱君來迎告曰兒來吾氣冲冲上如鼎然不收殆其死矣亟

三言

婦來語竟當戶坐衆扶視時陰陽公若

吏目公方宴客醉甚既至迫視之問云何孺人大聲曰云何死耳若爲樂飲如此亟還毋以暈酒氣觸我有頃卒郡太守曾公與志其墓文而族諸母賢者稱純齋公配王孺人通府公配張孺人德溪公配江孺人王孺人者邑王翁灌中女也歸純齋公而寡于北麓君橫也孺人鞠子幼甚日抱詣塾師所必仰視有蝨蟬若否乃出夜閉之密室中諱曰夜多鬼神云稍長諸父豪見孤易虐不恤顧每酣鬪無問事于否輒縱言

潛學編

卷十

罕

捶擊么麼橫也孺人日兢兢持兒子如持心然蓋苦甚矣後子伉壯乃能養亦其報哉王孺人享年八十九厥孀居五十有五年歲時不一再履中庭宿娼乳媼絕不與接也嘗有疾家召巫覡入爲祝禳王孺人怒罵曰孀婦門無五尺童何物巫敢至是堅不聽家嘗作娼樂塞戶臥竟日恨恨曰吾不意垂老見此不良會也子跪謝終日乃解卒先夕開篋取羅紵衣數褶與孫婦曰此我嫁時衣也吾孀居卸不御久矣今與若

人效吾老衣鮮好如新製云張安人洵溪張君游女也有容德有行事通府公通府公時尚少嗜酒色弗學顧又多訟張安人數微諫不聽至截右小指涕泣諫又不聽張安人大患之內自念是未易以口舌動也時通府公方從鄉賢何先生遊即過動不敢令何先生知而所與游獨鄧君杞璩生順中能面折人過張安人規知之時時以其意餽問此三人又時遣家僮私告謝提掖恩不敢忘故師友切磋愈益力而通府公

潘學編

卷十

四

乃大感一日鄧君過索通府公所業文觀之一一指擿曰是大類詞狀語通府公面發赤而鄧君語侃侃不避讓也語竟起去張安人聞之內自呼請鄧先生坐薄治具請留於是脫簪珥具膳修佐酒甚歡乃得去本通府公學成有今官則張安人之力也張安人早歲嫁不育即行媒出幣帛爲通府公置媵妾解首飾裳衣盡畀之妾盧生二子愛撫如已出一日抱子洵方孩弄忽母計驟至一踊內裂而斃終已不復甦子猶

未脫抱云通府公大傷痛爲終身不復納正室而吳郡楊循吉爲撰傳曰新城鄧婦張有三善而孝爲大稱鄧孝婦然以涂所聞張安人於相夫可謂篤至矣江孺人封富峪衛經歷惟德公女賢有行方元錫兒時母慈之甚恩然遺事莫詳矣元錫先室江弟婦張從姪婦羅喪葬時業誌其墓石譜方成會有母孺人之喪具事狀各有篇

盱孝友李先生暨配朱孺人事傳

潘學編

卷十

聖

孝友先生李君諱澄字一清家南城水南系出唐滕王元嬰父南松翁俸母程奉常卿南雲公女孫朱孺人系出徽國文公父長洲簿祿也先生生六歲而程孺人有疾病度不能復興則手書諺所稱繼母人間有王祥天下無手授焉日求其簡亡之則大戚復手書納壁中曰兒稍長於壁中求書必毋忘母言無何卒而繼母單果遇之寡恩蓋君生十有一年矣追憶母遺言於室中求書得焉盡食者半矣走墓所哭慟絕後

時乃後甦則泣曰母命我也夫於是刻木爲母像奉之事繼母殫竭心力而宋孺人少穎能盡讀長洲君書曉大義長洲君擇配授室焉既歸修婦道惟謹母單攜他室女以來且及笄君及孺人逆其意脫簪珥傾筐篋資嫁之母生子曰瀾君篤愛如同肺腑晚析者舉以其田廬器物腴美者歸焉於是君孝行籍籍聞郡中先後郡守若督學使者具以純孝旌君內不自安感頌歛扁額藏之不敢榜閭門既得疾父疑其瘵也慮

潛學編

卷十

四

傳染爲幼子憂則召巫必剪君爪髮機械桎梏爲呪禁君剪爪髮以畀猶若也卒之日丙夜起作自輓詩猶然愛親教子之念丞丞云已擲筆抱母像而瞑當是時宋孺人產子女七人矣未幾喪其五獨子宋若女萬氏婦存茹荼毒至矣腹采於衾枕中指畫腹教之書口實匍匐卽事事教之禮教之讓稍長經子傳註諸子史悉口授微辭與義畢指壁意小拂獨對案自怨咎不食宋長跪請改乃流涕曰而乃忍忘而父耶而

父生至困今何以瞋又舉內外文獻凋替狀感切之宋涕下終不敢仰視乃慰籍罷去終不忍咎僞楚之也已宋爲郡庠生有聲小試歸輒令誦所試文評隲其所當一日試仲淹學近於正論宋著之宋文正公母默然久之曰非也是隋大儒王仲淹抑吾無異爾爾故未讀王書舉中說授焉宋故卓犖豪於酒又憂樂人憂樂顧數奇久不雋則快快題門帖曰平生因酒病半世爲貧忙母見之署其左曰胡不節飲右曰莫如

潛學編

卷十

五

省事間作箴銘勗焉其箴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當機而斷居功而讓君子之終吉也輕事肆志疏慮寡猷蓄疑敗謀恃功專寵小人之買禍也他詩銘皆箴其豪舉而勗之洪寬而內外里巷諸女婦尊奉爲女師受書記女紅孺人時時言慈愛恭順孝友睦姻之節開之善也里有姑不悅於婦婦不得於夫若娣姒反唇者來就質則內不達直諒而外婉異曲諭之多感化者仲

三不宜其妻出之妻守不嫁孺人數勸諭不聽

會母喪潛遣人舁之歸來服喪弟怒猶未怠則
曰與更三年喪何得去遂完聚如初已連舉子
而宗延則孺人力也他內行甚備而孝友君存
時謙退周慎人緩急解衣推食所居距城府一
舍許行乘騎逢老倪輒下授之乘黃岡令萬君
志其墓稱君純孝篤行內殫厥心外泯其迹朝
夕游處者不能得其隱衷况耳目未覩記者乎
言深永如此乃孺人國人士共厭服其文行作
婉美宣文冊頌焉

潛學編

卷十

哭

鄧元錫曰余讀鄉耆儒曾先生漢贈南松小隱
詩深至微婉而志所稱孝友君隱衷篤行若所
遭因可想見也詩云南松小隱索題詩詩在幽
隱北水涯昨夜霜寒朔風急摩
挲膝下及讀王子侯貞湖君所為朱孺人傳秋
撫孫枝官郎王君所為表具道其通經史大義時時出
卓識為閎論也美之至讀其勗子箴詩則宛其
古盤孟書矣而發蹤本程孺人夫其壁中書不
憊身之貼而慮其子之遭不傷子之遭而勗其
事繼母盡順也何深至如此矣日案以文學久

次貢春官甫頁走百里來請傳故具論其事

潛學編

卷十

哭

雜著

文德篇贈太公祖敬庵許先生督學關中

自昔稱聖者豈弟作人之盛則莫如周文王矣
思皇多士秉文德而濟濟施于奕世猶不顯而
翼翼蓋於王同心同德焉而有周有楨可謂極
盛而原本所自則文德之純天實刑之彼其以
明聖之心備微懿之德竄聰明以作元后宜無
所復事而王無已也緝熙殫心一穆穆以儀夫
小心翼翼曰惟昭事不自大也不識不知曰順

潛學編

卷十

四

帝則不自聖也雖不顯也若或臨之無豫怠也
雖無數也猶時保焉靡懷安也聞善而式式也
卽不聞亦式靡不式也聞諫而入入也卽不諫
亦入靡不入也卽無一息而不嚴夫天也無數
之至也其序易尊乾首經以本天次坤配乾以
順天坎有孚而心亨誠明之性也離中虛以麗
正明誠之教也得中得常以得全而全天震以
戒懼艮以安止始巽以入終說以解不得全全
入善反以達天而幾微神明之德盡之易矣然

且制爲卜筮俾人得通志成務雖甚明智必進
受命而斷其志焉以天道而明民噫茲文王之
所以爲文與儀文王而萬邦孚矣抑放勳文思
重華文明夏后文命三聖成德統於文乃其授
受勅天命於時幾迪安止於幾康一不敢以人
心危焉則依古而來宋學主理晚乃辟支於知
識以名理而離迷於本王文成公實始悟心之
良知爲聖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而灼信於卽心
卽天也人士惺然得自反其本心乃無何而晦

潛學編

卷十

四

何也人局其虛靈知覺之心以爲心而不知其
危也人安其虛靈知覺之知以爲良而不知其
隘也高者溺空虛簡釋教而不卽於實卑者信
小明自是汙者以慧機從欲僣僣乎何之而弊
靡極也則豈非本心本天之辯有未晰而然與
郡公祖敬菴先生許公居精明於冲漠密敬修
於知止博訪實踐潛心於斯道者二十餘年已
渙然於純粹至善之精非無善無惡之謂也而
學之爲本夫知言矣而不自有其明果行矣而

不自有其斷蓋時臨時保時式時入庶幾哉有文王之心焉其蒞旰於旰人士既孚化而翼飛之矣今以軒輳之使董學政而行於岐豐邠鄘之郊是於地爲陸海爲天府文王之所畫畿而都之者也豐在豐水文王之所卜而營也鄘爲有崇文王之所肆伐而言言閑閑者也穀國之間有二陵焉文王之所避風雨也邠爲古豳公劉之所陶復陶穴而居之文德之所始也其關南爲廣漢化行而南漢廣之游女被焉文德之

潛學編

卷十

辛

所暨也先生結轍而遊憑軾而望不將有恍然如見瞿然而顧化者哉彼都人士于于而來烝烝而奮濟濟翼翼而猶以遠也其必嚮應之矣昔周公登歌清廟凡在廟中嘗及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曰文王我師孔子學琴於師襄累十日而不進卒之頎然見其人焉曰意其文王乎師拜而嘆以爲文王之操也則精誠之至也誠凝於神文德乃刑先生行乎哉元錫固而有四方之志山榛隰苓之章寤寐懷之則

西人之思也以道遠願望見而無從於先生之行歆焉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先生西向懷我以好音哉伏下風俟之矣

澧言贈張廷尉之南都

始張廷尉以御史事 肅皇帝上書請追理言官得譴歸 莊皇帝覃 恩召復官已上書糾新鄭不任相遷符璽卿問卿矣而新鄭相秉政則修前卻用 特旨察言者復免歸以 今上

潛學編

卷十

五

召復爲今官廷尉先母仲舅之叔子也少鞠於吾母予弟童之拉與學而立作澧 贈焉或曰廷尉法官叔子故嘗官御史爲中 法曰法言明法與抑張叔守法不阿意數論 失官屢失屢復明守法與又廷尉天下平法不法天下民休戚繫焉重法與非然也叔子以廷尉召非職廷尉也必且起爲九列登三事且服在大僚柰何乎頎以法喻也法之言則也正而常爲法非三尺之謂也蓋聖王制法大臣守焉上揆道舉

其正而常者以爲法工信度率其正而常者以
守法法也者天命人心自然之坊當然之則不
可過者也過法則亂是故制百姓于刑之中惟
察惟法惟審克廷尉之職也官反內貨來之私
入焉而眩遵職效功率其屬輻輳並進以勤事
天子九列之法也以養交安祿比周罔上之
私入焉而緹宅克卽宅俊克卽俊竭夙宵之節
開忠廣益以戴翼其世三事之法也擅威福惑
寵利居成功之私入焉而圯故法非三尺之謂

潘學編

卷十

聖

也正而常一是而不可苟之謂也古之大臣陳
謨矢戒必以法毋苟而說輸力效忠必以法毋
苟而行其彰善也以有坊也衷於法而贊之匪
其私喜其御淫也以有坊也佚於法而糾之匪
其私恚襄 上德而從則行不從則止毋居寵
也議國是而一則進不則退毋滑利也夫是之
謂大臣脂韋突梯伺便而動惟君相之指承焉
非法也必端而節患得患失營營身家惟祿利
之徇非法也必共而靖忤已則賢而不肖順已

則不肖而賢非法也必正直是與故非法不言
非法不動非法不喜怒進退也夫是之謂大臣
非然者卽具臣難之何以事君曰叔子之行也
余餞之舉觴而屬之曰子必爲名臣叔子曰櫟
也何敢望名臣夫名臣非叔子得讓也叔子旣
嘗批逆鱗射高隼於名臣有端矣又安所得諉
抑語有之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九不實半也
而半語晚節末路之難也大坊之決起於蟻孔
大礎之隙始於穿溜語慎微也矢之激也於入

潘學編

卷十

聖

石也沒羽比其末勢不能破魯縞貴持末也救
元微之之相也不如終拾遺之爲愈也胡邦衡
之復也不如終瘴海之爲愈也叔子通籍而來
星歷且三紀更相君者數矣方其在隆勢也福
威自己喜怒自己若法可得凌其附隆勢者願
指惟命意使惟命卽鷹擊靡吠亦惟命若法可
得亂卒之泰山而冰炎歆而熄正而常者法卒
不可得凌不可得亂也是可鏡鑑之矣叔子於
名臣何讓焉昔張季爲廷尉所事者王生於會

朝中令結襪曰吾自度無益張廷尉欲以重廷尉余老諄辱於叔子誼不後王生具爲言如此其亦重廷尉也哉

天人對答贈斗陽張公

斗陽先生張公之再起家也郡邑士有習於元錫者念犬馬齒且長無藉資以自老而知公之甚私之也旬言張焉則公儼然以二大篇命之引而進之天又推而襄之古言則大矣美矣元錫踞而讀讀已再拜受已敬篋而藏之也觀者

清學編

卷十

五

咸灑然色動嘆焉問篋而藏者何元錫曰天人異分言已大吾溢也吾慚而中惕焉故不以張而以藏天人同體言信美吾的也吾得而忘諸故敬篋而藏之也昔紀昌氏之射也蟲懸諸牖而視之三年若車輪誠精之至也故發箭洞貫公之言既爲輪爲丸矣後此十年三二十年儻天假之年得嗟然視焉曉不交觀無改而凝視焉視而輪丸若蟲幾貫焉庶公命之之心哉且之言也千百世之衡也俟諸來者今何敢知焉

故敬以藏也問天人異分者何曰夫天固各有所分予於齒翼角足見之故剛柔輕重遲速細大乎殊稟是也微盡人之盡不化其同體者何曰分予而生者不一生生而予之者一也於一氣施生見之故剛柔輕重遲速細大異稟而同天微盡人而成章不達也莫吾之請事先生也甫冠耳則聖門游夏自當事語從訊焉公直視久之曰姑舍是旣獲幸於先生然之則見其神於幾合才於神情合時而解變時而鵬搏時而

清學編

卷十

五

霆烈時而風祥又時而我我洋洋也天之分予者宏矣而吾莫猶人也煦煦才才硜硜乎細也椎魯而樸也聞其耽寂猶中多畏倚槁梧而多方自敝也則異分故也問者曰子旣大先生慕之矣拓而充之庶企而及之乎曰又不然壽陵餘子之說也將夫故武而歸故小不掇大卑不歧高小之彌小卑之逾卑素其分盡其道而天以爲期也尺尺而寸寸之是天自度之說也吾是之學焉詩不云乎何以溢我我其收之則

可收也詩曰小心翼翼服事上帝則小可大
是事天之的也曰吾子之不試也實公贊之
以而決也子寤寐嚙之矣公自投幼歸者八年
矣今起家而官子曷謂焉曰是公之盡分也夫
大之生材也實難詎不以代天工哉聖君之作
書詎不以勳華五臣三仁十亂於封父禽父義
和任好父並著哉賢之希聖也詎不以消長進
退命諸天用行舍藏自靖獻自盡諸已哉吾
於公曷謂焉且若未聞公所嘗試矣乎其令上

潛學編

卷十

五

海也明威翕關各以其時用而修三山故道脩
抵而事之也至令蒼溪令應城又與相安於庚
桑畏壘古始之樸其佐京兆也釐繇役貽千
百世之利美矣其尚書司空郎也持國體歸於
不縻國不瘠民通商而惠工其日與中貴人狎
則以爲鷗鳥則以爲豚魚日狎而飼之掌弄諸
股也是秦越人之技也乃毀譽升沈進退淹速
一舉而委之天於易乾天也乾六爻象龍大德
也其象龍則以其能潛能見能躍能飛能小能

大然且厲而能惕亢而能悔也又何疑於公能
令能京兆能尚書曹卽然且能投効止能再起
行又能以學起家至大官也夫天於人遠矣潛
見飛躍象之龍而可矣惕而悔人而人也而龍
德以之則何人非天何盡人非達天哉於公曷
謂焉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問者曰然
則子之不試也如之何元錫憮然曰公乎達無
不可者矣錫也固有不可者也以吾之不可者
效公之無不可者夫是之謂寧分客舉以似公

潛學編

卷十

五

公其必聽然笑曰天人異分仕止異遇聖人不
由而一照之以天夫夫之齒長矣吾以爲殆其
達也而猶然栗栗細也乃吾曩者之言溢之矣

資規

鄧元錫西遊於學將東歸復與諸學士索言焉
曰願有規也以有資也朱以相冉申督之元錫
矍然懼也已言曰錫何言夫錫也窮山之鄙人
也間而行遊於大方有所爲父事之者有所爲
兄事之者有畏者愛者有慕而未見見而未洽

與處者固德之林而官之府也庸何言即言之
奚裨矣抑聞之宅山有巖與山積霖雨至而樵
蘇不給渴於盈也濱河者日與水狎潦水至而
舟楫弗戒忽所玩也夫古之聖賢非異人也固
時之先覺也有探性命之奧備神明之容學之
立人極者矣有揚江漢之波揭日月之光修之
爲民表者矣後有慕者願幸見而無從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也今幸有若人焉而萃於
一堂諸君子師焉資焉日于焉盱盱焉飲江
河而屏膏粱將高深焉底錫歎之矣猶懼其或
惕而玩也且僕聞之默而識不言而入有覺德
行者也上矣乃其次則聞而繹繹而引之以長
聞而入入而浚之以深聞而行行而拓之以廣
繼體者也進而聞之退而繹之繹之而疑也質
之得也證之質證之而猶疑復繹以質而證也
期自得而後已又其次也乃徇言忘味滯象失
真焉下矣詩曰適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籜
言慎擇也諸君子何由焉夫見聖而弗克由者

驟聞言而弗克繹者塞知善弗迪者蹙嚮善弗
持者痿命之曰人之厖臆諸君子無之若僕恒
凜乎懼矣且夫好學不厭耄期稱道不倦俾人
作則俾學不迷是先覺之任也觀承先覺之道
行而審喻之以勸德而講義交砥而互礪朋友
之職也夫他山之石非玉也可爲錯而攻玉僕
敬以有規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則諸君子
之命也作資規

書因史批評後

元錫撰因史成大司成王公愛幸其書推百金
刻萬名摹焉摹先下編以事區分臚列易考覽
而昭代謨烈鴻駿之觀粗備也摹成寄吾友
南城張挺長卿長卿不目爲謾言支言冗言也
也降意讀之爲之分更爲之分漏爲批評爛焉
允諸構撰咸原本其所自出究宜其所由焚若
所爲增益者無乎不備而天人古今之統欲言
而不敢盡微言而不當盡者畢揚挾而攤張之
其耳目之所未及心思之所未逮者又切磋究

焉今再摹本與前本互異者則長卿之以也自非長卿直諒多聞具有其質文安能提命之至是乎語稱三益傳美二難予何幸而得此於長卿也獨恨方構撰時不得輒當長卿以聞所未聞比其聞之又後時而不及改改而不及摹者尚比比有之其揚詡過適者又今所不敢摹也獨私識之此俾人知吾之私於長卿猶長卿之私於吾也已爾乃批評發義精密糾摘幽奧其平生宏蓄奧識阻於遇而未之少試者胥此焉

潛學編

卷十

李

發之南金現璧寧終掩抑當必有布行之者其群從司理君嘆以爲必傳之書信知言知言哉

江汝州君手澤引

汝州府君手澤者先友汝州判江龍溪君子伯洛彙其父官武昌官汝州時家間存之者也汝州篤行好修其大者業具予所爲阡表中矣茲家間昵昵語見女子凌雜米鹽樹蓄宜若瑣尾然乃大者睦昆弟訓子孫卹僮僕篤姻故具怛怛井井也至水蘖自堅終不以官一錢私其家

此可按覆之矣古之君子志不欺於隱而觀人於所忽斯卷也所謂隱耶忽耶而如此謂鞠躬君子不欺其志誼非耶爲撫卷泫然者久之伯洛寶存可謂知所重矣其必日循省服念如新受命也哉

丘里生問對壽嚴文學先生

文學先生典教邵陽部委檄至晉官王傅先生慨然太息已悄然悟忽灑然釋也奉檄望闕再稽謝既浩然歸適柴桑之晚休尚召平之遐

潛學編

卷十

李

趣蓋欣然適而忘其老也賦陶陶之篇樂焉有丘里子命駕結駟造廬軫訊曰先生何趣之深也往先生之劬於學也門無宿謁之牘室乏問字之酒蓋晝秋而勤昏亦緯蕭而誦晝困呻吟於魚蠹之儲旋積習於螢雪之久左驂始揚復以其右及夫薄宦言遊膏車輟轍休長轡之就轉悵健翮之屢鍛憑崇墉者倚折磬以猶抗逢以劒者懷荆寶而見刖卽有異米彪文掣後肘而不前隆蘊遼養溢冲襟而莫發也茲者几案

謝鉛槧之繁簿書釋朱墨之冗高眺依丘行歌
適隴念浮生之行休欣重謫之不躡蓋久勞而思
休久感而得騁也先生之趣陶陶也無乃是謂
與先生坐而不應悄然者久之已而曰吾聞經
振壑之濤者聆松籟以猶驚履極朔之水者睇
蘋洲而成戚其有戚也必有激也吾何激之有
焉丘里生曰昔先生之飫於學也上睨羲軒之
書下瞰姬孔之籍綜藝苑之芳腴涉百家之流
泌耳目之及覩記纂貫珠以成篇才氣之乘浩

潛學編

卷十

三

駛賈餘勇而猶力卽倚馬千言而未延揮塵百
韻而成帙迅如波颺萃其菁鬱已乃揚一羽於
層霄馳芳聲於白日載光賢書多士辟易人珍
照席之名價企連城之壁分符東魯結軫康莊
秩古祠之閔幽觀岱海之灝茫疲氓就收膏沃
之而成潤豪右干紀威惕之而肅霜尋投沅湘
之濱載續詩書之業啓濂溪之堂發康成之篋
浩如張繳羅列士以薪標扣若洪鍾鼓群經而
堂路觀矍相以猶盛辯稷下而不蹶若乃披篇

什之紛綸恢室堂之安與叙聖統以扶義馭雙
天章而模蒼昊昔孔門俊英宰百里以爲蒼漢
室經師其掌故以自老先生兼之可謂操牛刀
而旣試秉長鑕而不眩者也茲者歛倦翼以定
息抱完璞而歸休以燕以佚載遨載遊追往無
慊心之迹撫今靡後事之憂念吾生之旣適洵
淑景之及酬先生之趣陶陶也無亦謂是與先
生復坐而不應慨然者久之已而曰吾聞感繫
春之妍者時過目以成慨渥膏沐之潤者零載

潛學編

卷十

三

往而無餘夫有感也必有羨也吾何羨之有焉
丘里子不得聞而還過中里生吞焉生諗之曰
子來前夫寒暑之運不居而歲功成者天道之
恒也休戚之感不撓而履道坦者達人之貞也
是以和辰御褐不知折膠之寒爽氣變節罔憶
流金之暑物及俟以伊榮道適時而爲主此樂
天者履運而咸愉知命者委化而無忤故肥青
門之瓜者已謝東陵之榮而孰柴桑之高者且
見彭澤之組子猶卽折腰爲陶公之激美析珪

爲召生之歡此何異夢爲王侯僕隸而覺猶覺
眉搶攘也耶且夫歷畏途之久者履亨而彌休
職勞勩之劇者處逸而愈悠先生年始及耆樂
且不憂載陶陶以伊始會泮渙以優游抱大道
以恬愉居太和而綢繆殆將等喬松以弘年歷
彭篴而遐修也蓋彭澤之賦曰園日涉以成趣
蓋未嘗曜已披之華爲方啓之秀也曰撫孤松
而盤桓蓋未嘗感昔非之悔而嗟今是之晚也
子又何疑焉於是丘里生耿然疑者亦灑然而

清學編

卷十

齋

解也會又先生誕期著問對于篇壽焉

黎川鄉約叙贊

元錫讀大司成王公申黎川約原本周典敷

皇祖彝訓疊疊也三復而嘆曰嗟夫 高皇帝

之烈也教釋是無基矣已從里父老聽徵于約

令覲翁和粹躬揖讓與爲禮言惓惓可服釋諸

觀者輻輳退咸充然又感而三太息焉曰可風

也夫是民之所屬也姬文公見之矣禮鄉老二

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重民教也制卿

大夫致其事而家民伏謁嚴事如官蓋教尊而
道嚴道嚴而信翁修古卿大夫之令播憲典胥
訓誥又躬降挹以擾馴之鄉其和乎夫和平福
之極也然未有不自屬其鄉始者人情不屬則
散散則澆屬之約則群群則戢而和平生焉家
興親遜鄉競睦讓俗敦長厚人耻爭競嚮德平
情而奇袤者不得作其又盛而漸於化則日用
飲食耕鑿作息而外諸無爲也是和平之極也
約基之矣夫國有教也以有風也國有風也以

清學編

卷十

五

有自也 皇錫之福卿大夫降之德故曰民之

屬也邑地故陋隘俗愿朴而奉公斯以教則安

以風則行乃父兄惟在茲茲服踐哉惟在茲茲

服踐哉

弟訓

孤元錫祗請於先祠稱遺產分昇其弟世洪三

懷惟弗言既乃言曰惟孤莽鹵于學用弗克光

大于先人基亦惟鹵莽于耕用爽于先業况曰

其能有潤澤予茲深愧惕于先人之訓言嗚呼

惟先隱君棄二幼孤十年于今汝有罔記于彌留之末訓矣乎屬續之先夕屬予與汝于諸父兄孤時髮差長撫之曰弟幼而瞽予以家累汝以須其長孤涕泣對曰兒矢不敢私于家尚須弟若弟之子于有成孤罔敢食于對言先隱君既復撫予言汝幼志未定予茲復以家累汝汝學業其弗克終哉孤輒請曰兒矢畢力于舉以紹先人光予亦罔敢不敬承于先志以食于對言用日夜殫力于學以身卒業于外顧家多難

潘學編

卷十

哀

日就荒汝稍長有能經營是用分畀汝汝其曰兄以家累我其毋自喜有逸志于有家嗚呼先高祖考柱史公既卜厥幽宅伐石樹碑于旁二一曰慕先一曰傳後予與汝罔不聞傳後之訓曰人生在世惟孝與忠慎無分析碎我先蹤予每讀此碑未嘗不深悲其志往嘗見梭山陸氏家制讀未終卷且嘆且思思見于有行憶自髫年而然蓋心誠向往之汝亦罔不信于予言訓又有之曰兄賢讓弟弟順從兄兩愚既忤憑闡

爲公嗚呼茲予不敢私于妻若子以食于前言以佚于先高祖之顯訓嗚呼惟有家大艱難及汝有家乃聞知予肆力於學罔有勤勞于稼穡經度于貿易以無營荒厥家惟茲予咎予惟聞汝有言嗚呼若歲忌癸卯予及汝二子遺若涸鮒若稿葉微君子予冀罔克有存汝忱知時艱哉惟幼孤奉先人宅幽宮莽鹵弗稱有恒費惟官司追督二載過江湖米有佚費惟幼妹未及笄歸于邑望宗王氏薄弗能厚有巨費惟十歲

潘學編

卷十

哀

間供繇役直坊甲齋金解伍有巨費婚嫻死喪飲食衣裳納賦稅供日用有恒費俗誣習靡大弗能革有佚費且歲遇糶賤傷農老母主室既劬勞于內解簪鬟出服御以佐費爾罔不知汝兄就學于外罔敢有靡衣靡服惟布衣敝履輟十年弗易嫂氏有粧貲罔敢私亦罔敢以靡衣飾服弄于幼子儀嗚呼予惟以無營荒厥家予茲分畀汝汝亦惟忱知于有家之艱難於戲維家有主維國有相責有歸于茲二人吾未慮弗

周于家人僕婢恩弗均于飲食衣服各弗歸于家之主哉余疏余逸矧專士業其能均食飲時衣服以得于有家之歡心矧曰家耗無蓄均之惟艱家人僕婢又其能有體于家主之志茲予分昇汝汝悉志畫理量入慎出庶無遺我愛維古人庇天下以一家予維一家弗能體于厥志予茲深愧惕于是言嗚呼先隱君疾病時籍家之產中分之分予田視若贏若干畝租贏若干石有奇出田佐費時予田視若贏若干畝租若

卷十

卷十

卷十

于石有奇家計迫時予維先人丘墓在熊川墓田必於熊川附郊田已遠計且得重價出附郊田買以佐費予惟無營以佐家急用爽于先人基予茲愧哉先隱君籍田時孤泣以請弗能得曰業已定無以爲也茲出田若干畝租若干石有奇附益先人祭田亦曰予不敢有私也爾矣田租歲歸之老母爲伏臘裘葛費內弟積惟衣服飲食婚娶且仰予二人歲於田儲穀若干石庶克成厥家後吾二人薦先祠恒品外廣儲蓄

續置田熊川源以無遺丘壠憂庶終予志哉詩有之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予讓汝從其無違高祖考之彝訓嗚呼惟稼穡民生大命惟農民天下根本祁寒暑雨沾體塗足糲食惡蔬以代汝富人耕奸富之氓歲租其強半俾日夕疲勞以無厭糲食又貸錢取其息數易漁佃其資以侵刻其骨髓肌膚諺有之曰人不仁殺耕犢食其力食其肉予心恒困感于茲農茲予與汝賴先人休優游安坐以有租稅視我僑夷天民咄

卷十

卷十

卷十

于阨感而其無惻隱心尚其無刻于農民以傷予心哉今奸富子弟日歌呼謔浪美食安坐或酣於酒或荒于色或鼓舞歡樂于賭博或縱逞於意氣或恣于逸遊舉五金五穀以淫從其耳目之欲舉無顧惜而重刻于農民誠逆天道誠許人理是爲斷根以自戕予惟在古惟君虐民予視于今維民虐民汝其無或蹈于茲凶德哉嗚呼余惟以無營荒厥家予惟聞汝有言一曰二錢千金十年予惟信于汝言惟多營實生厚

費厚費則家殘惟多財實由刻刻取則家傷
家殘者危家傷者亡汝其亦信于余言視我高
祖考故自視源墟遷有津之南旁無兄弟形孤
影隻今闔門且百數十人冠蓋望于後先亦唯
以官居家居維忠維厚以克庇子孫于休曾祖
考慈庵府君數奇多難汔于顛沛諸兄弟中稱
無營荒厥家今闔門且十百人資產冠蓋畢手
吾族亦唯以積學懋德維仁維厚以克庇子孫
于休祖考塋庵府君克食厥報六子數十曾玄

潛學編

卷十

七

衣冠資產日殷盛焉亦唯以維寬維厚以克庇
子孫于休於戲汝視豪于財豪于富以遺子孫
者今日替于厥子孫古人有言曰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又曰遺子孫以安
不遺以危饑歛于農民浪浮于逸費爾唯深痛
于茲予自己酉歲儲穀數十石建社倉于熊川
今出予婦釧髮分俾爾不欲墮亦維深困感于
農民於戲維先人日夕勤勞營構以創堂宇汝
罔不聞維先人孝友義方以匡正于家族爾罔

不見維先伯考大尹公致政家食時日坐二父
于門間雍雍于于弟弟兄兄呼兒輩日弄戲於
膝旁課對問業分芋啖栗爾罔不在惟時有謀
必咨有爲必告置一田耜輒談笑道之食一果
品輒延至共之用能以和順睦于族鄰家亦用
昌嗣是間門無答問唯諾聲既又有歡呼謔浪
聲今又有聞聲維家益日替于先時汝惟審觀
于茲嗚呼汝毋忘先人創造之艱爾毋爽孝友
和順之德以或昵于婦人之言維義方以閑有

潛學編

卷十

七

家汝有謀必予咨有建置必予白予審思唯告
汝惟培克以益富代先人忠厚之遺是言險膚
不可庸惟不德罔小惟小不德罔不大歌呼謔
浪淫色溺酒惟小罔害是言險膚不可庸惟豪
俠慷慨惟戒匪惟法有迪爾輕財于意氣以從
迺欲是言險膚不可庸嗚呼汝惟戒茲罔弗克
潤澤于先人先隱君之訓辭曰爾輩潤澤之光
大之尚世有相崖公之功慈庵公之德塋庵公
之賢嗚呼功烈弗替于先人之聲光是曰光大

儉勤弗佚于先人之嗣守是曰潤澤惟忠惟孝
式時大訓詠歌沐浴予二人其永言于茲

家祠鍾銘

洋洋祖德有翼者基詒爾子孫庸祇庸威入孝
竭力出忠勿欺勤有恒獲儉有侈思葛藟庇根
柔木緜絲溫溫恭德朝斯夕斯德爲智蟲利萌
害機豈無神明曷其赦虧好還者天日鑒在茲
用儆晨昏敢獻銘詩

先師蘭皋何先生像贊

有序

潛學編

卷十

七

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程番守何公
以德行經術祠祀于學宮稱先師禮也
惟師何父矩矱繩衡經以行尊吏由廉平秉心
齊栗質行淵懿處涅不緇在困彌阜功宜有邦
德祠于學清白遺家實光匪作春爾來者毋文
自淪式時先民篤躬謹淳

書蘭亭袂隱圖帖

永和九年者晉楊豫督殷浩規北伐屯泗口之
明歲也時晉穆幼未冠會稽王當國桓元子督

荆湘勢外重王欲倚殷以抗桓當是時區區一
江左而中外異體天下無心右軍言之矣乃蘭
亭修袂名流勝賞千載追慕右軍序帖古今獨
擅帖失傳久而世猶慕其時山川風景曲水觴
詠爲圖冠之序以爲玩悲夫儻是時群賢相與
懷桑土之思爲牖戶之計將羽焦口噍拮据卒
瘡之不暇暇逸豫乎哉蓋是歲師潰浩走譙奪
官而桓益尾大不復掉王君子仁得圖本寶之
俾有言噫余何言今天下士無慮美玄言臨晉

潛學編

卷十

七

帖追晉人風流因考其世爲識之如此則斯卷
也可寶也夫抑可鏡鑒也夫

書天申遐算卷

余讀李學諭君所序天申遐算卷爲吳翁壽斐
疊其言之也已讀翁家嗣君章所爲自序帖稱
引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而吳翁不知人亦五
日而寤夫其不知人也卽爲之子者亦何敢知
天之所定其旣寤也天定矣申之遐算矣卽爲
之子者又何敢謂人力抵於此也故引而歸之

天乃君章之以善養也吳翁之以孝承家也力
出人重辟犯難爲德也捐金而全人父子恩也
去官而家蕭然也則祈天者人也非天也抑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而血脉治也翁不治矣於號
太子陰陽之色發而脈亂也者幾矣醫相顧却
走卽君章亦唯號籲天求全也已爾所善厚黃
文學君甫貢歸勞劇甚君章不敢謁也而黃君
聞卽走視脈之慨然曰幸夫翁之遇余歸也又
幸翁惟君一子而君夙昔之信余篤深也翁非

潛學編

卷十

古

一子不任治君非信余篤深亦不任治則治人
參膏用竹瀝和之曰此人參膏症也用竹瀝屬
翁痰盛不知人飲數斗而寤翁始寤問安在曰
在寢曰乃一至此乎又飲至數十斛而愈然則
翁之所以寤醫爲之也醫殆於神也其醫任治
則君章與人交之忠也信人之篤也任人之果
也皆人也而抑何敢謂非天也蓋于是而知天
人之際深也問者曰昔秦穆趙簡均之之帝所
而樂而吳君無覩何也曰二君血脉治而雄心

存其猶有熊羆之心焉有翟心焉爭心焉故兆
先發而後徵其所謂帝非帝其雄心者之自爲
帝也翁色發脈亂而無覩則心平故也夫平天
德之至也道之所止古聖賢君子之所爲止也
故書曰天壽平格李君稱君章不屑不潔夫不
屑不潔之懷也行已有耻也乃君章才果而俊
如其義卽直前不避讓令生春秋乎殆可專對
於四方所未竟諸者平格耳誠平格則祈天永
命者愈深於壽翁詎復有量哉卷成君章處其

潛學編

卷十

古

左問余言敬書此歸之

書慈訓賢聲冊後

余聞之前修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容不修是
無身也曩過臨汝時誦之吳君有恒尚少也語
有契今忽忘之矣後數年得姜廷時所撰吳母
傳叙其乳祖姑疾而康禱姑青而明其子執器
毀負土築塋廬于墓有巢鳥產芝潦清露甘之
祥異之思見其爲人後二十年有恒多大人之
遊過黎持近溪先生表及慈賢卷來問言且叙

余曩所言甚悉始知曩時所稱吳子者卽有恒也爲歛衽久之已乃言曰聞之孔語成親曰敬身爲大孟稱事親曰守身爲大故身者親之枝而實事親之本也誠敬而守身乎慎之九容九思充之安土樂天達之通神明光四海何終始之有君孝有始矣有徵矣人歸之君子之子矣曾子不云乎孝子之身終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卒之者終其身之謂也子之師見羅先生標修身爲本爲學的錫何言卽有言

潛學編

卷十

末

宜不能出曩者之言矣

引空上人別語

引空上人者南海人也入吉州爲三一菴住持悟一心卽三千性相三千性相卽一事理俱攝無二無別視世諦從根塵中認有心相卽心成見卽見成修成執者達甚癸巳夏持瀘瀟劉公書來過予與之宿天堂聆演佛知見者十晝夜濱行欲有言嗟余何言聞之得如來禪尚未得祖師禪此言何謂也非以心行路絕言語道斷

非復思議境地耶非以心行知見歷然終言語得顯耶抑卽一卽三無二別耶上人逢宗匠一棒喝如桶底脫其有以進我矣

乞恩疏草

江西建昌府新城縣舉人蒙 恩新授翰林院待詔臣鄧元錫謹奏爲年力衰邁扶病赴闕長途不能前進懇乞 天恩放命歸田以終殘喘事臣繫籍江西新城縣學生應嘉靖三十四年鄉試中式因母老獨子未能前應丙辰巳未科

潛學編

卷十

末

會試續後會試下第於隆慶二年轉告禮部入國子監讀書歷滿上選還家旋以病發未能就銓屢辱儒臣臺臣奏薦於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接到吏部急字六十四號文憑一道內開題奉欽依授臣今職限六月二十六日赴任臣聞命驚惶隨於是日力疾就道切念臣元錫學術無陋行業迂疎少忝賢書已許身於報國既升冑監實委意於服官此其貪慕清朝不忍自棄願竭鴛下以效馳驅之初心也茲者伏蒙

天恩不隔微物向因師儒建明薦引之言特
旨鄧元錫議相應職銜來看茲因臺臣薦舉錄
用之疏卽以 禁苑清班不次處之此 聖明
聽納旁招之大德久曠殊特之鴻恩過於尋常
萬萬者也稍有入心能無激奮獨緣臣嫡母生
母先年相繼傾背連處苦塊遂傷神魂以致肝
氣衝心上逆作痛每一攻發動廢寢食又年已
六十有五氣血枯殘加之多病既衰且病緣病
愈衰扶疾前途侵冒炎暑遂至委頓不能自支

潘學編

卷十

末

切念君之命官匪榮以祿固將責之效忠輸職
斯有補也臣之事君匪謂安祿亦將因職效勞
求無忝也故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臣膺力則
已愆矣神精消亡有遜心矣况翰林乃清切之
地待詔爲供奉之官而臣以疴病羸瘵之人當
之應唯敬對必至失次奔走進退必且耗仆其
無乃辱 朝廷羞當世之士乎懇乞 皇上察
其始終願仕之心憫其扶病就道之志本欲自
效非其隱淪憐其蜂蟻微生賜之犬馬帷蓋俾

返田里終其田年度幾窮途涸輒獲遂於生成
擊壤詠歌甄陶於大化而 皇上再造之恩高
厚無極也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潘學編

卷十

末

潘學編卷十終



潛學編卷十一目

戊集

啓

謝陳守軒按臺啓

復韓按臺啓

復余四泉方伯啓

與路漢畦公祖啓

答陳按臺啓 二首

答鄭鳴觀兵憲啓 二首

謝馬撫臺啓

潛學編 卷十一目

答王稚翁先生啓

書

謝兩粵制府吳司馬公書

與許敬菴郡主書 十五首

奉沈令君書

與王稚川先生書 八首

奉羅近溪先生書 四首

與丘厚田公書 七首

與張斗陽公書 二首

答督學沈公書

潛學編卷十一終

潛學編 卷十一目

潛學編卷十一

戊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樵李項元濂閱

啓

謝按院守軒陳公啓

伏蒙恩厚猥加澄察被以弘獎騰之鼎命矧於少狂可悔之作具辱兼收博采之慈榮與懼并

潛學編

卷十一

一

愧隨感集竊伏惟念周官察舉之典既湮士非取諸質行漢代辟署之法又廢業獨觀其浮僻用世隆汙爲士貴賤蓋有慎修於家躬自結束澡身被行言期於酬知亦有績綜成業高自稱引貢書編文庶幾乎眈眈然以無交游之薦引乏勢力之推挽晷晷抑弗顯弗耀輪困連蹇弗睨弗收相遇兩踈濶以千祀如元錫者愛材卷曲遵命閔凶幼失嚴怙賴嫡母之保劬早玷公車無兄弟之侍養自多來日遂棄丁年迫負

米之無期已采薪之有疾祗可嗤憫詎足褒尚

他諸踣涼經爾之介初非高素皓然之風屬有

蕪言粗具緒業念儒學之漫漶旨欲宗經仰王

章之可程義存約史亦獨蠹魚自喜之性非有

鴻麗可采之辭而乃不介而親無翼以奮以陞

伏而企千仞以僻阻而涉百家乍經品題遽倍

恒價公移文行縣有訪得舉人鄧元錫孝親仁祖卓然君子之儒潔已愛人誠哉道義之士况振衣千仞之岡獨步百家之奧等語并取所著書軫長鳴於一顧享

救需以千金何斯取斯非望所望此蓋伏蒙巡

潛學編

卷十一

二

臺閣下宣明百辟振肅具條秉哲在躬示憲於物頒寬大之詔令則澤流奧區布詳悉之科條則風生逖聽欲周爰咨諏謀詢以報一人故並賢良文學以親萬姓是致賤疵之品具蒙特達之知指天矢心靡敢負墮流飢委骨非可云報卽欲叩闕拜賜聽履門下惟是哀疾積成肝逆攻發頻數疲曳莫前所有著撰之力備書先達王司成公過意忘年命辭首簡捐金銀字爲之摹衍積歲閱時僅完其半不敢自匿于獻侍

右儻懸月日之照錫之裁成是終覆幬之恩死
且不朽

復按院韓公啓

惟二儀之覆載能普以大德而不能違其栽培
二曜之照臨能廓其大明而不能發其幽蔀未
有回波臣於涸轍俾泥蟠者雲翔假弱羽以天
達振雄飛於雌伏者也雖疲駑之極難於目前
而造就之恩垂之不報仰慚鞭策徒誓糜捐竊
念元錫賦性木強受材草芥少嘗迷離其本競

濟學編

卷十一

三

業於雕蟲久乃踐修諸身甘心於刻鵠適時不
偶獲日彌長念聖哲作經本章明天人古今之
統惟熙朝布憲欲永貽子孫臣庶之安詎宜等
聖訓於弁髦視王章爲故牘因緣鑽仰輒不編
摩適不過殘編斷簡之文豈徧覩聲名文物之
盛何知蕪撰得徹大觀遂蒙特達知遇之恩目
爲明體適用之學貴以下賤先之以瑤函賢而
容愚申之以大資貺緇衣於韋布光溢衮華揭
高榜於窮閭昭回蚪蚪如天之德踏地曷勝此

蓋伏蒙白臺閣下望隆經幄風肅臺端通天地
人曰儒備智仁勇成德日月之明無照卽華門
圭竇咸藉光華江海之量爲容雖行潦潢汚悉
皆姑納上代天子周咨於遐邇嘉與師帥一
意於承宣爰及芻蕘過叨激賞旣已播敷其宅
里且云可薦之明廷實希世之奇逢匪微生
之足報惟是疵賤就於荒迷惰僻旣已性成疾
疢輿爲司令豈獨樗櫟之材憚工師而內卻抑
且蒲柳之質望物侯以先零方其壯也猶不如

濟學編

卷十一

四

人曾是厖隤而堪驅使惟大鈞之播物各遂其
所生故豈弟之作人不違其所性長林豐草得
終老於丘樊甘雨渥霖永濡沾於熙世敢因控
謝紆其悃誠伏冀台慈委之末照辱命函史徵
其上編繕書艱難簡牘垢弊有所原撰序文僭
錄呈上儻得賜之清閑之燕亦足知其謬意所
存

謝撫院馬公啓

天人遼邈上哲之所難言古今沈洋碩儒罕通

其故自昔博覽該通之業必資鉤深致遠之賢
苟非其人疇與領此如元錫者學焉寡要行不
加修枯於形未能自反思徒切於望洋拘於識
鮮通於方見每局於埴井適不過傳守編簡之
文敢妄意天人古今之統何期蕪撰上徹尊嚴
爰致側微過蒙激獎皇斯節鉞森嚴之重地騰
以衮華褒曜之簡書何德以堪捐糜非報此蓋
伏蒙鈞臺閣下淵源東魯柱石 中朝特紀綱
著尊 國體雷電金而爲章弘恩遺子惠困窮

潘學編

卷十一

五

雨露膏而成澤爰自旬宣之始迄茲保 之成
意常在於子孫黎民思已泰於昆蟲草木是致
賤疵之品亦蒙金炤之光惟善弘人以無棄物
雖溝中之斷無願於青黃而費下之材有徵於
官羽勉居今而稽古冀以人而達天庶幾有辭
仰答高厚

復方伯余四泉公啓

伏以天開喬土舉曠典以崇修人賴宗工仰風
規之丕振必遴材於上品庶任使之克堪敢以

賤疵冒茲鉅重恭惟太公祖閣下文章周漢道
術魯鄒心冥造化混闢之源身任民物安危之
寄恢敦大之治體皇斯四履歌黍稷而蔭甘棠
振明作之駿功式是百寮咏羔羊而吞鴻鴈尤
念環二千里爲都會廣輪之表景維弘考百十
載之憲章政俗之彌綸尚濶欲諏前載周告來
斯旁求人賢率作左右是宜地望隆峻足以厭
衆志而塞群情學貫該明亦旣苞今聞而晰往
故爰集衆思之益用成不刊之書如元錫者窮

潘學編

卷十一

六

山賤昨下里薄技加以七年之病舊業荒蕪困
於百譴之罹神明周蝕念方志之蒐羅浩翰豈
瘡爾者能涉其波流繫臧否之權衡謹嚴寧卑
微者敢與於評隲過厘蕘采役以編摩實竊水
就增其慚悚蓋曰德曰位曰時今亡其一有學
者才有識古難其兼倘自越庖翟而躋祝宗譬
獨操鉛刀而勇剗割且也耆碩林立俊彥星奎
素積蓄以需時懷鉛丹而期奮張天紘知無遺
網資勁翮足翼高翔伏望矜其不能愛之以德

譬大鈞之播物雪飛川泳各獲其所安弘豈弟以作人窮固蠢愚不違其所性庶高編不玷成邦家累世未有之書微烈永存貽來者作稽循傳之統謹具啓辭謝并繳上原賜書儀一通元錫不勝戰越慙懼之至

與路漢畦公祖啓

伏惟太公祖至仁覆物大德弘人天曹翦被之恩動形於薦牘院道曲成之庇明信于簡書比荷朝恩數加勞來嘉與同慶助其齋資思踵跂

潛學編

卷十一

七

以望清光趨屏牆以舒悃臆此維其日冀獲所心而當伏暑蘊隆之初直衰年久疾之後乍違故里輒卽炎途遽處蒸燁遂成厲瘡望皇堂如在霄漢跬步莫能自前伏枕簟如處幽囚瞻依靡由自致非敢悖惑以簡所天仰希至仁少賜矜貸向命撰牧政繹編序一篇新摹函史上編計四十冊隨牘上進元錫不勝皇栗戀慕之至

答陳按院啓

二首

竊以 國家掄才之路至廣而旁搜並采下逮

於泥塗天臺勵世之枋特隆而助化流風館於巖穴蓋大人以明廷之大體爲體故至仁弘元后之至心爲心事以殊常感深銘勒伏念元錫學未聞道遇不識時緣丁年雅烏將母之私負平生大馬許身之誼遂成枯落奄有歲年叨薦剡終守其樸愚沐 聖恩猥加之新命起草萊而塵鵷造以樗散而玷清班實切鵜梁之譏豈云鴻漸之翼未奉部檄方信且疑乃沐鴻慈旣優且渥此蓋伏蒙太公祖閣下鍾岷峨之間

潛學編

卷十一

八

氣卓海宇之具瞻激揚百寮羽儀一代嘉時曠典需國湛恩光賁丘園被以如天之貺昭回蓬華榜之耀日之華雖下劣實愧於名儒荷大恩遽標之特起惟是景光垂暮凜已迫於崦嵫膺力旣愆詎能輸於供奉不直意長世短貽達人

又

之嗤抑恐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進退方谷淵水自危需拜命上控於台階冀鈞慈曲全其末路元錫不勝戰越街激祈懇之至

日蒙大賜加之華扁光幽壑之戶庭茲督就途
賚以齋資赴 明廷之辟召待以部檄之下騰
之播告之榮恩意篤深臨命鄭重褒借過其涯
涖既踰挾纊之溫頒授賈絕常倫用侈如綸之
寵異命與需雲皆沃稱塞何階知已與感恩並
深廩捐非報悼大馬之齒既及知鵠鸞之造難
期矧丁洪水厥異之非常回顧田廬蕩然盡
毀黽勉于役炎蒸外侵頗自厭其餘生殊不謂
其多幸儻途次上控聽引年之請庶大恩垂照
潛學編 卷十一 九

答兵憲鄭鳴觀公祖啓 二首

伏念元錫學未聞道愚不適時緣丁年烏鵲
母之私負平生犬馬許身之誼遂成負墮永
沉淪誤忝薦揚驟叨新命詎云鴻漸之翼方懷
梁鵜之譏茲乃伏蒙巡臺太公祖閣下會天間
氣爲世具瞻敷歷滋深凜乎如石之介出處以
道皦然不滓之光遽沛湛恩萃其蓬華散不駕

下中媿於高賢采聽過情特標之命世豈獨幽
壑戶庭之寵且貽衰門奕葉之光賚侈百朋感
鏤五內惟是元錫景光迫暮膂力旣愆雖奉節
敢不虔趨而策杖每難自力進退方谷淵水自
危需奉檄叩叩於台階冀鈞慈曲全其末路元
錫不勝戰越銜激之至

又

元錫畏此簡書黽勉于役乍違故里遽卽炎途
以伏暑之蘊隆侵久衰之槁質如蹈湯火處蒸

潛學編

卷十一

十

燁中途傷神魂成厲瘧疾恭惟太公祖閣下進
退貞於介石卓乎百世之師真誠孚及豚魚允
副九重之望道鄙邑有百十年洪水非常之變
獨天臺厯億萬姓赤子如傷之慈若躬疾痾備
極憂閔誠元錫寤寐所願見謂庶幾平生之遭
逢乃跬步莫能自前望皇堂如隔霄漢非敢悖
惑以簡所天尚冀至仁終其弘貸元錫不勝戰
越待罪之至

答王稚翁先生啓 二首

辱捐大貲遂其厚恩猥以庸虛倍增隕越伏以
發潛昭隱古賢達者必施之名流匡困資無昔
窮交者或得之在位迹茲惠好已侈遭逢未有
辱在泥塗亟厘光盼以元老獎顧於後學則泐
洋輝赫明信於景星以鉅費裒發於私囊則厚
碩殷勤優渥於濃露謂河清難俟必欲使孤窮
獨守之學表見於時謂汗簡有期庶幾乎狂瞽
一得之愚不隕於後譬之枯鱗涸轍假以九淵
病翼卑棲資之六翮者也此蓋伏蒙司成先生

潛學編

卷十一

十一

閣下以懿文振當世以道德冠人倫兼收並蓄
則寸長片善咸在於甄陶通貫該明則往古來
今畢歸於衡鑑是致賤疵之品遂蒙特達之知
贈以金贈以言雖古之仁人未或兼此成其終
成其始卽天之大德何以加諸獨愧迂愚日淪
枯落知無以報何能不懷敬資梓匠雕繡之勤
用代楮墨助勦之乏儻令小有聞於他日庶幾
仰不負於所天生則有涯死且不朽

又

兼金載枉重勤綸綍之溫如石朴愚實切淵冰
之懼在我翁恩施於不報在不肖義非其所安
蓋雕蟲之識爲重爲贖未敢流播於斯今而屈
較之瓠弗剖弗鑽輒已橫當乎大受非獨內在
其心腑抑且有覲於面顏卽令謹藏諸篋笥之
中亦爲委賜於草莽之下伏冀弘慈矜其曲守
是名知己豈但感恩

潛學編

卷十一

十一

書

謝兩粵制府吳司馬公書

六月日丘叅知過里傳奉鈞慈渙焉大命加之
腆貺乍聞震懼躬無容措長跼捧讀獎掖隆重
誘激深至感極以泣念何自式靈公祖辱翦祓
至於是也元錫江右一倦遊老生耳乃太公祖
文德冠冕宇內屹爲世儒宗而文經武緯惇大
明作功蓋半天下焉天下之士慮無不延領跂
踵願承事於下風者曩昔旬宜江表庶民下士

潛學編

卷十一

七

甘棠遺蔭蔽芾于斯今元錫茹土食毛沐浴膏
澤安堵田野疇則非大賜者而地分懸隔大者
不得出門下受學於清燕次者不得受一職陳
力於奔走小者又不能貢書編文歌頌明德仰
希於盼睠業獨與耕鑿樵蘇輩相忘於大德爾
矣孤陋何似而太公祖方以公旦保奭之身專
方叔召虎之寄理大物博經綜爲劬何至眷焉
德心不遺遜賤於一經生帖括中逆知其非經
生也者於三十年之前而識之未已也廣詢博

訪於王司成咨之於丘叅知又咨之必得其所
爲非經生也者於三十年之後而信之未已也
博覽高視已得其所爲非經生也者用尊誘卑
以貴下賤損辱嘉命遂其後恩於數千里之外
草莽布韋之一介也而存之是三十年不爲久
數千里不爲遠而得一士焉之爲快也自非休
休之度上達天德有技藝聖視若已出亦何能
下下之盡抵於此也昔人有云公之求士甚於
士之求公顧不信哉夫古之論道者身有之身

潛學編

卷十一

七

有而沈酒醲蓄熟之復之切磋焉究之而後宜
諸言其於當世之務又皆更嘗歷試於其中目
擊心惟克知灼見而後措諸用故能道無匿指
事無遺策而聲實純粹也元錫拔蒲中老生耳
借書而觀塗聽而議冥冥而居衝衝而往卽有
綴撰童習白粉臂豐贖之說鍾鼓膠牒之譚文
物豈萬有一嘗哉乃公祖恩厚過裁弘獎已泰
至以爲論道極精出玄珠於赤水論事極備聚
藻玉於泰畎之山卽得此於異代猶將旦莫埃

之得此於敵以下然且剖心承焉况太公祖寓
內著蔡一言九鼎未論疲駕之心精有奮振卽
令聞者取信碩哲謂彼其書殆其一言幾於道
也則片辭之褒榮於華袞救帚之賤饗以千金
豈不謂厚幸厚幸也哉更辱臨命歆之聖世
俾無自棄終焉沈淪指意諄復中誠溢發糞土
之賜能無激慕而元錫年旣運而往矣公祖蓋
知壯盛之時而不知其神精已消亡也筋力懈
弛奔走之非其任也有勉聞提命已矣豈及意
潛學編 卷十一 五

復郡主敬庵許公書 十三首

千載聖哲猶思企踵况於公祖聖修端懋子惠
隆篤生平所嚮注者乎瞻仰之秋引日爲歲顧
伏處數澤之日久削迹人世造請盡絕一旦瞻
仰公府失其故步恐速大戾爲門墻羞是用慙
促然公祖歟歷中外人神喁喁屬望之矣衣衣

信宿當不久爲西人淹晉陟報下當卽擁篲以
奉汛掃少選需之耳

又

孔邇大政泰於春育庇護至恩深於顧復豚孚
石貫况也有心顧竄伏田間終守疵賤榮觀
旋走伏謁未論卽一竿牘未能展興居狀于太
父母其於人理悖能極極忽拜手教臨諭鄭重
開之燕閒許令受學且以魏萬二丈之素敦促
之樂群爾允夙及其盛此元錫日夜所禱祀而

潛學編

卷十一

五

求也適家有札喪頓感之餘膏膺如裂跬步不
能自勉大甄者海加之陶成枯朽者終委於連
蹇卽不報之恩彌渥而孤涸之轍愈迷矣辱賜
諸編伏讀紀行興上自省諸詠言言聖訣止止
真脩祇用心領何殊而命謹寘座端日有師保
不敢淪墮度異日出山執侍時得藉手也方命
罪死

又

九月念九日辰刻奉到手教伏讀戰怖章知縣

仁慈成性有父母豈弟之心蓋救邑數十年所未覲者初至縣時適前政耗蠹之後銳於明作大旱徒跣禱雨疫癘齋宿請代申行鄉約修舉社倉橋梁道路亦皆留意禮賢敬老子惠困窮具有其質文後謚俗善訛好毀小有沮撓終不忿怒一主於惠慈雖風裁振刷信有如教札云云者而惠人類子產信其爲衆人之母也不肖私竊有言儻今在成化弘治前得信心而行治行當爲第一不幸丁綜核之會而學未知道猶

潛學編

卷十一

七

寶世名不免遷就於簿書期會依違於豪猾深構以不得大遂其心又性本惠和不欲大忤鄉貴而終念犖獨又不能大厭其欲當道所聞儻在是乎則其爲心亦良可深憫矣至其守已無缺愛民有加闔邑元元所共嚮邇有君如此而不免於戾將世無完人伏幸公祖時賜揚勵俾稍得自信而竭大力援之固與人不求備愛才若已有之心也不肖狷固不化過疾惡有之何敢污下以阿所好所有一語非適天實謫之伏

幸裁察他以厯厯循職無過恃屬毛裏不敢不盡其愚教札附上卽日已刻百頓首

又

元錫駕下乏錐刀之用以甘自棄何至乃辱太公祖天德至心爲品題論列上之當路冀終一翦被之也復奉教劄陳按臺禮命懼其唐突以逆隆指而陰啓其無他自弛之心此其愛養人材如父母於子雖其癢癢一意撫鞠掖之以有行如天地於物雖在下材終雨露涵濡之亡擇

潛學編

卷十一

八

也報知以死錫猶入也何能無忝忝心乎昔人有言曰人之知己甚於己之自知而元錫非敢然也性至劣闇昧昧於內反頗深賦形受命隱微深痼之病粗不敢自諱以薰灼省改伏自惟念根性頗利若微有通方之識然而局幹狹隘難爲大受卒無以通於方平居論道揆事枝葉扶疎寧皆悖謬而當機應卒往往異悞後事而失時知學公人已通寂感爲一體而固我不化處維而厭畏附炎而近囂與好合者游居握肺

肝相示不厭一遇非類輒噤不能出一語又水上輕而易發其發也果敢而多窒此其非用世材審矣曩丁年時令得一當文墨議論之司庶幾黽勉可幸無罪今神精消亡矣髮種種目艱久視自棄來筋骨縱弛甚矣卽置之鞭策銜勒之間有頓感陪耳又將如世用何也且薦辟不行爲日已久熙宣而後僅僅崇仁新會二大儒當之崇仁當國家風氣淳質之會遇寬仁之主休休之相以幸於自全其能自全者非崇仁

潛學編

卷十一

九

之自爲君與相爲之也新會造詣青藍寒水而其時風會則稍異矣倉卒一出斬侮四至比受一命答上意而遷業有不免虎口之喻雖浮雲太虛於真者無與而因殆亦已甚矣矧於今循資守轍勉赴一官猶不免洗癢索垢乃欲以木彊之人越度流輩處非望之獲譬之膠舟用涉木駒用駕卽令不磽磽礧礧亦何能無缺污也自敗折未論又將如公祖知人官人之哲何哉內度其身無所可用外度於時未有以用此

元錫所爲聞命而踧踖也乃其度所堪處有之矣束髮聞學未忍自棄天假之年日有勉循卽操存融液不及新會而翼翼昭事不敢玩褻於至無至動至近至神之體庶幾日親篤志力行不及崇仁而平生緒業尚一二種山靜日長竟成其志後有博雅君子安知不有取於其書也數年後婚嫁可畢將且爲向平之舉躡屩而遊無用之用用全其用又何必官使之而後爲用也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故洞自披

潛學編

卷十一

十

歷如此伏惟公祖曲成善類以無棄人不強其所不能而成其所可及則生成安全之賜視薦辟之恩厚相萬也函史上編簡帙複連故牘垢弊謹錄其序文一通以獻伏候裁撤

又

日陳教授傳示尊旨卽撰杖屨負笈從矣旋念辰下具覆紛紜闔門慚悻大懼冒責爲門牆羞天者不棄且夕內召形迹泯然甚幸甚幸卽不然申覆事竟公祖巡行阡陌得偕田童伏雉柵

目熙化亦何快如之不敢復以他辭爲解矣

又

元錫辱公祖字覆顧復三年于懷矣屬者造謁念獨欲一望清光乃公祖躬吐握延之賓之以殊禮貺之以大燕致館授殮日勤臺輿焉洽夕深語開以腹心諸所爲且誘且勸之者無乎不極俾木強之人魯訥之夫肝腸肺腸靡不自竭欲捫舌而無從信矣猶大造於物煦嫗字鬻而蠕動含靈咸翹跂自奮玄望於人樂取虛受而

潛學編

卷十一

廿

耕稼陶漁靡不獲自盡於前也謬妄之迹永存而公祖弘人之德則於斯爲至矣夫公祖之於道身而有之身有而熟之復之切磋究之者也元錫何一有焉忘其空空竭其兩端且有味乎其言信然乎其心謬學所造過許的確卽其私心一二自信者咸一一鏡照之元錫至驚亦何能不益堅嚮往期當於門下乎乃德意敦厚風諭深切其狹隘不目其不弘也而亟許其能殺其骯髒不甚其過慙也而稱前輩言論風旨焉

開之其於陶成可謂曲盡元錫鄙薄又安敢以鍼石不楚而泄泄不省改爲也咫尺鈞慈不敢候謝茲遣粗布其激衷之私焉易繹草附上元錫勿而治易近歲來一意於易而卒未有當於易也清閑之燕一發其疵謬不勝願望

又

七月之夕拜奉台命勤之諸彥儼然辱而臨焉發緘伏讀汗頂及踵矣易草旨淺言深識寡摹大發蒙擊困於門墻有仰冀焉顧沐恩慈俯垂

潛學編

卷十一

廿

蕘采獎薦推挽至以爲出秦漢以來諸儒之上得此於後代猶將且莫俟之况於公祖宇內著蔡之言九鼎搖搖之心未論賴以自定卽令聞者且謂其書有一言之幾於道又何必俟後聖有作云也於榮幸無量矣更枉招延將命殷至敦趣勤備寵之使勸於行少有人心能無激奮顧天厭隱慝童孫臥疾眇焉宗緒賜日九廻而麋鹿之性終畏城府枕冀公祖一憐宥之也新命伊邇出入舟輿靡敢不從虛心委質焉有日

焉孤恩意逆隆指罪死罪死

又

曰公祖之大造斯土也以能黎民而子孫之哉
蓋未嘗終三年淹而舉以千百世之美利利之
其在于今人有恩斯家戶祝焉豈其私哉乃元
錫何幸得大賢而事之則無窮之托曠世一遇
矣無論燃旣死之灰樹已墮之核所爲剪破而
翼飛之者無乎不極卽嚴灘一書以心以道大
義如貫一言半辭具蒙記憶周旋語默動見披

清學錄

卷十一

七

照此惟隆古盛時樂取過與吁咈唯諾之風實
然下此卽近世石交切嗟深密固未或斯觀也
至知識言解默成深造之喻則固天人之介聖
狂之端近代鴻碩終歉於元公伯子者惟在於
此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
舉之公祖之謂矣且天之降大任於人也必固
縱之公祖固孔門所謂大器也機神通朗局量
闊深譬則滄海然下下之盡以能爲百谷宗元
錫則溝澮之潢潦也天實局之欲勉自化而道

無繇至終焉膠之抑且如從容弘大之訓何哉
惟勉小心以希昭事稱塞大德云爾易繹每一
發眎踈脫盈目旋就刪改如掃積塵終無淨期
乃知正公易簣方出之語爲真至確論惟公祖
遲之歲月陶冶而曲成之先刻之諭未敢聞命
西士校閱無已劬勞願幸節宣以膺天眷不宣

又

元春領頒教具悉輶軒所抵具成天遊閱秦中
詠又見太翁令器享有日嘉用盛三樂歡慰無

清學錄

卷十一

七

量關中固自昔神聖興道造德之都也公祖身
興士作人之任儼然臨之帝造王猷歷如在目
文經武緯張弛由心混六合於一丸冥萬禩於
指掌然且待旦之思寤寐乎周旦作人之盛仰
迹乎姬文蓋中土光英之氣旣散復合歷千載
而再觀也元錫抱病自弛爾然一丘大者不得
從執輿問津之役以縱觀轍環之盛次者又不
得分一席於都人士之末夷猶商兌庶幾于崇
德修慝辨惑自淑艾也卽奉尺一足供臥遊顙

洞之衷能無激奮然遇實爲之僕之役業在衡門之三章爾矣易繹昨歲多所刪潤十且三四常恐謄播仰孤至恩今幸輟工殊極欣慰禮編不謂乃蒙契可投之剗剗拙繹雖極蕪穢而成周五典孔門四教之遺類萃此編近學本心棄猶弁髦今何幸與經裁幸成明一經也夫禮易也天則之精賾不可厭動不可亂秩叙之不可易者也故易也者時也而禮承天道以治人情曰時爲大禮也者體也而易明天道以前民用

內心外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具有繩準內具父母子婦內外天明具有尺矱令熟復而持行之可以固學可以興行可以達天可以盡人矧冠昏喪既夕鄉射諸儀觀其文難知措諸事易見視近代因俗爲禮者若大不侔尤興俗化民之大務已乎異時成周棧樸關中躬行追古昔之盛則公祖之過化顧不遑哉元錫何幸躬逢之又何不幸不獲一目擊之也王秦關平生故人曩相見時甚強毅有力近閱所著撰似頗成

又

元錫辱於公祖至深矣未論教誨誘掖諸所爲

造就而翼飛之者至彌久不替於今也得趙司成公條陳旁及草讀之皆取信於著蔡而定衡於銓評豈不謂至恩哉惟是向年一書備陳吳陳之事方今之變及不肖所以自處者肝膽畢竭未蒙垂采而元錫頻年多病驟衰既衰愈病殆不復自還向有緒業不忍使爲未成之書方拮据成之更何餘力可以涉世又醫經言老人能晝睡不能夜睡近入丙夜惺然兀坐炯炯達曙時以學庸大易時洗濯其心每爲歔然無復

濬學編

卷十一

七

餘美郭林宗有言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通當以經術通今違方改務亦不能至美哉斯言其弘獎人倫之關鍵乎令元錫舍經術而仕進何渠能至願公祖曲成而善救之也必不得已如疏中之處王秦關文者或國子錄正本鄉舉正途所得致者庶獲所安耳思默丈時有書尺近得新刻其服深造見羅公身任斯道之重忽此嚴逮殊深駭愕天每以大鉗鎚鍛煉大豪傑然丁其時爲金者良苦旁觀者不能不爲深側也乃

自今益知涉世宜益慄慄懼矣

又

放豚回領到教示一通誨諭諄切如聆而命中間誘掖玉成命非其任固非綿力所敢當致謂不肖不難於有言而難於約言不難於致思而難於慎思則固元錫夙昔深以自憾而欲從末由者非公祖隔垣洞見五臟宜未能發摘之至此也向上一路更蒙提掇俾反之畫前之易以觀義文周孔不得已而設象繫辭之意凝神定

濬學編

卷十一

八

慮以爲之本則又神丹一粒點鐵爲金夙生輩血藉以澄汰於善誘不謂兩端畢竭也歟哉蓋自是元錫知所請事矣第恐造詣可勉而能可專致而至言約而盡微而達工而不費恐天所分予器各有極譬之稟形竅聲長短大小有不能強者在也獨冀公祖異時贊而不論之業成獲寓目焉藉以洗心爲終古罄快不啻足矣何必在我殊渴殊渴細讀與默兄論易書竊以窺於公祖近日造詣高深平質樂取樂與旣已適

虞帝之道而愛人若已告忠道善又隱巽而善出之容復置喙哉第本朝之學一時風會不能脫本心根源天命之性至精而一至一而精者又復未易窺測古人本天變化曲成之妙有自出於言解辨質之外者默兄深造居安已自成學而我之自我卽上聖大賢猶患之名山峻嶽大冶良金一犯其形猶不能以自還况於人乎在高明博厚者亦獨聽其質自流自峙幣自上自中物自生自化則仲尼所謂以人治人改而

潘學編

卷十一

光

止焉已爾何如何如秦關兄遠來自盛德徵召第見其隻身疋羸一葉萬里而服放豚藥頗效遣侍以行得爲之役初令造尊境卽反不謂獲入陶鑄矍然顧化飲食桑棹用懷好音則元錫父子兩世皆公祖再造之矣第公祖居高處約直歲之不易其無乃不給於養而連月數口束手待哺業爲已溷况加之數月之齋資又勤計處乎遇士大恩何獨秦關兄衷激之矣

又

放豚歸具領傳示都人士謂元錫於王司成過許之語深感慈愍第毀譽一時易浮非質撰人誌狀於史傳不同史筆是非並載誌狀專言其長短處旣不可書長處自若偏見此老早年從事學問殊極攻苦司業而後頓還本心末年造詣庶幾光復信有如楚侗公所謂中弘深外肅括者何得以中間一節而併廢之也况中間一節適分宜當國處之甚難多所調劑終至忤拂所謂遇實爲之耳

潘學編

卷十一

三

又

承聞太翁老大人反宅幽壤純孝用慰雖公祖至心何窮錫類何已而此固足以當大事矣元錫不德天用殛罰過承軫念詔其所以處此者委曲周至此何骨肉恩也顧惟日月逝矣而行邁不已欲至止而無由又值先世澤斬之後家難洊至如水如火非人世恒有亦知非塵世得免者何敢怨尤日有祇懼而已少間當走壇下終陶鑄不獨欲浮江湖問醫采藥送餘齒也舊

父母吕公平生故人今卓然鮮儔當佐大郡蒞
浦新城之政能不懷情甚願聞之也幸有以玉
之成力疾上俟百不宣備

又

我公祖之於元錫至深矣曩者 奏薦具稟藻
衡茲被 新恩實出嘘拂自京師來者能言之
公祖泊乎其不有曰卽報也而木桃苦李益難
其爲報矣披誦教命詔以觀我生進退之節若
曰倘其於融液灑落庶幾乎則與世推移而進

潛學編

卷十一

世

可脫猶未也則善卷而懷亦爲不自失其貞一
何其愛人以德至於此也元錫中春被 命仲
夏未奉部檄而家遭百十年非常未有洪水之
災拮据葺治未竟而部檄下矣天曹咨內臺內
臺下按君按君下縣掌印官親致六月念五日
始拜命 上以官召其敢不行則於是日走南
城先隴卽隴旁梵剎棲焉待家人束裝官雖冗
散地分清坊元錫衰朽彌甚頽然秃翁何堪供
奉班哉當於途次懇疏引年得請而後已耳奉

教諭正獲所心如面提引第當北上首途而復
改轅閩岳其無乃非物則矣乎數年墓誓既就
欲扁舟五湖昨歲成武夷遊爲遠遊始得請後
必走開府受學於清燕投身於大治庶幾卒平
生之知遇成百世之詣貫也敢勞敦勉伏暑鬱
蒸困舟次如處燁益南溟天地也得沐濯其間
則何幸大焉引領雲天神爽飛越

又

伏讀大學述序視舊作簡勁精明諸篇刪潤詞

潛學編

卷十一

世

肯瑩徹敬服敬服其以廓清物欲爲入門第一
義元錫獨當請事何敢實疑卽獻所疑其何知
能有當否也雖然敢試言之近世心宗盛行說
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祖獨揭天命本然純粹至
善爲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爲日可見之行
以有物有則爲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
公祖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
也今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物不可須臾離誠
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

非物者各有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欲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教也大學絜矩孔門自叙終身惟心不踰矩者天則也而由志學以立不惑實積漸致然聖學隆禮由禮孔門教顏子亦曰克己復禮禮者天則也語以一日克復歸仁及其請目終不外於視聽言動一於禮也亦足明格物之說自徹上徹下語而人莫不由矣以物爲欲以格物爲去欲不因物循

潛學編

卷十一

世

則亦不過物但令以滌蕩去物欲爲實功物欲輕省者而可矣中下根器有生有欲愈刮愈粗愈截愈長泥中洗泥其何能掃蕩而廓清之哉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敖即物不可長不可縱即物之則不長敖縱欲即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故寡欲固養知之要終不若不過乎物之旨渾淪精密爲可一言識諸心也竊伏臆公祖於居廬後心垢盡剝知見淨掃洞然於廓然無物之旨而云然然此自知止

後定靜真境現前因稍自喜遂以疑格物之旨爲必掃蕩廓清也元錫於友朋訓釋書旨言句失得每不欲致辨以爲人各有見何能必同竊獨以公祖平日格物之旨本程門至其理之旨而著察持行日用加切即王門正不正之旨而去爲應感一由於天爲孔門正印而儒釋毫釐千里之辨乃在於此願公祖精一自信於此也抑元錫何敢自信儻一旦有覺知蕩清之說爲信然當終身請事之矣安生諍論尚仰弘宥

潛學編

卷十一

世

啓沈縣主

側聞按縣行部且至敢伏有請言之爲先事不言恐後時愈後時而無及乎寧先事而過有請也前院厚信簡書兩於賤疵曲加獎賚今院精明甄別知必無此第但因踵前事循而行之有不能自安者念惟元錫德不加修願踰所量愆尤多積罪累日滋內省本心不勝可悔乃以可譬之身蒙過情之聞此其不敢安者一也百司庶府輻輳並進夙夜在公上者騰名薦剡次者

頒賚馳獎適其宜矣而元錫苦以早衰遂其恒
怯初無一命自效於驅馳顧與百司濫同其獎
賞此其不敢安者二也孟子有言抱關擊柝者
皆有常職以受於上無常職而受於上以爲不
恭今在上者非補助之常在下者無關柝之職
而歲勤簡書多費公帑此伐檀之所謂素餐鵜
梁之所謂不濡翼也此其不敢安者三也乃若
無實盜名秧忌媒毀違還處之心增好事之口
又非所計矣今幸太公祖及父母皆極煦育之

潛學編

卷十一

七

慈垂日月之照故敢以此言進伏乞廉臺鑒念
愛人以德遂其疋臥毋使僕僕得安於田野其
爲榮賜何可勝言儻踵前事而行致不恭而却
爲罪滋大諒台臺之心不忍於此也

答王稚翁先生

八

奉封教發脉仰感曲造之慈入微之義學會方
集卽徧示諸友俾知我翁之於後學諸繩微深
密類如此得人自矜奮也仰荷無已諸悉如命
竄易忤本作狂書者蕪篇殊乏溫雅甚悔之但

拘陋質又不欲以應酬費日力不復能改造矣
於古義何當焉儻辱弘慈更賜陶鑄尤望外恩
也諸友四集舊學初心庶幾復還皆老翁指迷
之賜尚希在臨敦琢之

又

酷罰而來奄復冀朔焦灼之極殊厭餘生仰荷
弘慈向垂諄誨亦勉聞提命已爾昨將弔賓一
旋非次念未敢以草土之蹤上勤將命誠怖之
也衷心相感易爲懷楚抑壹自傷而已竊所願
幸天右耆碩日有居康飫和養恬登萬壽祉使
孤露殘喘得終屏依其於下情無任拳拳伏楮
哽塞不盡控引

又

辱翁勤厚閱其無聞臨督荒稿綴之邑乘欲令
一有振暴至誼至恩也夫附驥尾而遠託嵩華
而高昔人願之矣竊伏惟念不肖愚顛好古賤
每違時儻少暴露必媒忌毀蓋曰德曰位曰時
今亡其一有學有才有識古難其兼於欲以重

潛學編

卷十一

七

而戴山大類負的以招射益詬滋訓固其理也
比有詮叙蓋時劄記以備遺忘歲月一更隨復
竄削未定之見終鮮自持如此也何敢舉似人
乎孤聞命矣儻天未隕絕得奉祥禪復還舊業
脫成篇帙當列上左右以求繩藥庶獲一言爲
之印正卽死不朽今固不敢出也別楮附上又
其耿耿莫能已之心臨楮氣塞銜感無已

又

維翁停明內齊外之大德興嘉事之重禮施于

潘學編

卷十一

世

子姓審慎重正錫至不肖罔衷於德罔閑於禮
其何以共事祇服微命念不敢重辭維翁照臨
而訓定之得奉以卒事不勝厚幸

又

日承命業祇栗以需事其敢勞宿敢不夙興拜
命之辱

又

元錫之辱於門下舊矣諸管窺蠡測秋毫皆翁
德也譬諸鑄劍然匪其鑄之必其收之故敢以

有請不依於贊不敢以請故敢以不腆之幣請
唯門下俯憐而納宥焉不勝大願易理玄微卽
程夫子傳稿尚出於易簣之後前草蕪穢故未
敢請也今承教當卽圖之

又

元錫夙荷陶成荐叨振掖大篇揮賜褒於華袞
寶鑑載頒重於珪璧矣顧此懸金購朽之盛舉
實惟作人樹教之鴻慈錫何人斯其敢方命顧
維蕪非之綴撰尚希歲月以編摩持管蠡之小

潘學編

卷十一

世

關本思附驥信呻吟之一得每切望洋方茲有
志未就之辰輒冒無前莫大之典罪深懷璧義
比竊鉄神悸以辭心非得已儻異時綿力獲臻
於小成卽今日弘仁實造其大始情隘辭迫不
知所云

又

日承告失裁復衰年多病杜公目爲侵陵勞生
行休莊生命爲至樂等陰陽於父母惟命之從
浩大化爲小兒以劇爲戲卽非有造可謂曰知

矧在我翁上齊處哲達天委運樂且不憂抱一
養和恬以居泰惟旻天之壽平格及化日之展
舒長大福方來何恙不已願勉節適以迓純禧

奉羅近溪先生書四首

孤錫蒙荷德厚遠枉賜奠先靈光被沒世銜結
非能報塞卽欲走臺百稽稱謝伏聞端揆虛席
戒行有日念不敢以草土纍纍之蹤唐突從者
謹遣豚儀代叩行較抱道履運順風高翔此於
時幾灼見端審第道昌於潛風深於久鴻磐龍
潛學編 卷十一 光

又

諗惟轍環冀北結駟南天光霽所臨於二曜並
遠萬里一息御風翔雲何快如之登嵩陟華諸
未足多榮也卽欲奔走執輿哀蹇彌留惟有仰
切昨奉祥練幸未卽死依侍當有日矣敕廬嚮
方實遵提命以厭塞凶咎有如教旨不鄙而賜
端枉焉高山承宇洋泌候門非得安排又何必

預安排也先師辱二十年終始玉成之慈臨沒
遺言奉奉此義復蒙厚賻生死之感也

又

秋間沐手書臨命具感慈憫默兄以婚期迫歸
遂失狀謝復索居無便歉抱至今默兄近造殊
非浪漫信如尊諭昨得渠書云今日講學諸公
只是功利機權全副應用低者巧爲掩飾高者
稱爲妙用察其標本遠在的然日亡之下得之
爲汗踵無已心術之差風漬抵此是於人何品
潛學編 卷十一 卑

又

會語徧融圓洽處直出近儒之上以不從心識
指心直以通萬物爲心至遠也燈下讀諸批掇
則說法人自提法要豈假贅哉獨不肖糞汗佛
頭覆令狗續貂尾則慙而無已時爾古之君子

言不違心行不過物故足重也數字本中原評
無幾又皆更置各失所安他諛涎滿紙刺謬盈
目何謂借重祇益見輕俾具目者謂奔走門下
類皆容容無一士謬謬者耳豈性命之與望之
杳然上達未易窺而宵人微賤猥受衆委亦下
流不堪處乎伏惟芟削不任厚幸乃得暇自當
別摹大語爲粹語稍綴鄙批評另行也

古人不諱稱字
程門於茂叔是也但如所批首簡云出陸子王
伯安之上既借字先哲又上以陸子相形將無
使讀者謂不肖狂
妄至此增忿疾也

潛學編

卷十一

聖

報丘厚山公書

七首

季春許從事所辱捐嘉命不遺遐陋施及弱息
許聽采擇惶灼無已賢達之忘素賤有矣光初
隙末昔人歎之公懿德至心敦仁能愛念韋布
之窮交篤簪履之厚誼締盟下媿懷之好音諄
至隆重過有推納非不肖孤之所敢嘗冀也竊
自惟念逆罪貫盈累咎滋積連丁大難棘傷乳
戰哀疾日臻未知所屆如仰承高誼絲蘿附之
將如聞者目爲上援何哉實深慚慙也方在草

土屬感雲泥誠恐弗堪專此布謝碩望久次崇
陟伊邇儻緣天假未卽長瞑諸需而旣不宣

又

曩辱隆誼貺之嘉命俯念涼薄誠懼弗堪以忝
德厚肅啓上瀆布其腹心乃荷鈞慈將之媒灼
申命下達至衷篤誼又蒙於蒲縣主所致之此
於先人與有寵嘉敢有他辭以委顧復惟是嘉
禮恭重極隆皇錫邈焉方深茶疾其敢僭吉以
干大戾賴天之靈未卽隕越及於祥禪內召還

潛學編

卷十一

聖

闕當適其時儻沐嗣音敢不進退惟命

又

月正之旦夙駕在途供帳在館懿屬卽次乃往
復棲遲偃仰於故人逆旅之草榻與抵足鼾睡
者公耶詰朝蓐食罷風雪中揮袂而別此情此
誼當於古石交中求之豈人世及見哉道旁觀
者相與嘖嘖何物老生與乃公交厚抵此也玉
山一札濟上朋函如奉面命貺賚優厚卽羈縻
一牀展也念故人綈袍之寒而遺之以溫於衣

被何量感哉感哉漕河重寄爲 國元命而生
民休戚又元命之命也來論怛然土著流移之
感并申勅郡縣勞來安集之慈厚下安宅何德
意至此也古之循吏河流不波况於碩德上贊
國慶加之天眷豈復憂河哉大都 國家目
前大計惟是保漕未論治河所願誠精格天秋
水平緩不至泛溢無令憂漕卽蒼生之大慶也
乃弟蠡測具拙撰漕河志中俟翁中丞秉節時
一議之今毋庸及之也函史末編粗已摹就上
獻請質燕閑時儻得寓目幸一一教詔之

濬學編

卷十一

聖

又

諗惟翁丈茂德冲純至心惓惓踐更中外由省
郎郡署陟外臺之尊惠和所宜自東海南泉極
百粵之表天下之望曰宜殊擢以答功勤誰子
何心不護 國楨而忍彈射然獨能恣其心腹
使解組於一時終不能廢乎輿評泯清名於百
代更加銜秩遂其便安官二品已冠藩垣雖懸
輿適反初服此何異歸一疏於田里還四皓於

商山初儀當時標表世路弟元錫不勝爲翁丈
慶慰輒有輜儀上瀆侍史效旋輪居養之敬伏
惟莞納不任厚幸

又

前得郎君懸輿之報業已知翁丈泰然如此矣
辱告具復深養大化何常得失倚伏何知 當
宁不命清輪然自今翁丈縱冥鴻於天末適游
鯤於九淵百凡哀樂不入靈府何慰如之何慶
如之惟是平生清白家食惟艱祿養素豐入儉

濬學編

卷十一

閣

匪易諸所謂去冗食之人省冗漫之費如古忠
藎所入告於熙平之代者願深幸留意也日者
弱息隕世上累大庭恩姑愛過其裁老婦勇於
從令遂使木若已美喪從其易介者還報中心
踴然猥以少婦委之成禮爲愧負不淺也孟夏
辱趙司成公條陳旁及之疏初謂泛漫何關輕
重至厘 明旨特賜錄用此新會所不能驟得
之 憲廟者而不肖得之何謂非幸獨事不由
省府終屬風聞如木無根 易爲摧折業已具呈

請告矣

又

翁丈自萬里外懸輿也暫耳嗣君宜抑情安節承顏左右爲歡也不宜有所過乃辱過軫以老婦視女幾至大病遣卽在下存之何情誼篤至抵此也衰門之女古稱可娶謂其世祚微殫於先世淑靈必有鍾也諸好伊始百嘉孔深老舅恩姑子育天覆而弱息粗知婦道幸無罪過以及貽維弟之冥頑實與嘉之不謂衰寒之極萌

潘學編

入卷十一

盟

葉易蹶雖以德門天啓莫能庇之竟凶短折以至於此弟聞變數日抑心自度身及不毀之年必戒無益之悲勉自抑制遇哀輒弭載奉翰論一言一涕覆成號頓不知所裁也第天眷碩德錫之祚胤必有淑女以嗣徽音彼其少婦藐然早世譬之黃葉業已隨風何足珍惜猶然反顧曷過傷抵此乎願言珍締調飲寧神守息維慮以綏洪祉爲禱

又

翁丈今國耆碩養恬居高爲邦君大夫士耆蔡繩直尺一間語語見之其盛盛而猶有家食蕭條日後益艱之感此可爲今世不家食者法程登謂悔哉陶公有言賴古多此賢有味其言之也

報張斗陽公書

自違鴻庇適此百罹愆重逆深禍延老母下逮幼息延及童孫人生酷烈莫甚於此背違格訓孤負恩私行每疚心願踰所量用至此極悔罪

潘學編

入卷十一

盟

莫逮一用悼痛已矣忽奉綸墨結言寄心召集殘魂勉共披讀乃血淚淋淋下矣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非臯錫垂暝所敢希冀也歛襲玉音藏之曾臆儼卽就土寶以長暝幸奉祥禪珍服訓辭我師我保不敢淪棄也天佑明碩居安養深履誼保誠爲世作者使孤露餘生獲終屏依無任拳切

又

元錫之厄於數奇極矣今春浪迹燕臺辱公收

教存視彌復周渥著餐劇履終無棄捐抑古敦
故素尋久要者意或能之感以激衷非是謂也
里中子謁稚翁壽文構篇高華顧沐波及噓吹
勤厚披拂深至堅於金石炳若丹青然既死之
灰駕僨轅之馬意令鄉人毋輕家雞誠非不肖
所敢承望然古掖同類獎同方者意或能之感
以激衷亦非是謂也惟是撤棘之後念欲謁選
規得一官庶幾如古所謂君臣之義者此雖深
友篤好莫不從憑先後庶得小試謂爲當然乃

清學編

卷十一

聖

公示進止之幾定出處之斷惜其末路開其初
心念斯文之在茲信後死之可冀無棄大業以
縻微官實借世羅羈其腕足衷懷懇惻開誘至
到自非特達之知千載一遇斷金之信萬靡一
渝孰肯舍世路之共趨信冥頑之獨嗜不枉其
性必成其能至於此也還山來家徒四壁杜門
息交伍往哲於丘墳托臥遊於竹素上規古始
下統今斯汲遺綆於莽洋窺墜緒乎玄晏舊業
底績素心一酬得暇娛遊則瑤山登其庭宇練

水留其賓延時以濯纓兼之晞髮卽時念門戶
盡然自傷亦感塞居才其無伍則復托冥達之
乘爲逍遙之遊蓬累而行匡坐而歌實獲我心
歟無不足然後感公知我之恩成我之誼未死
之年得優游寤歌以逸餘齒皆公之賜也於爲
惠曾有量哉脫今失足泥塗折腰坐土棄垂成
之業千濡沫之賢今悔且及矣然自今有蓬之
心望於發部無窮之託何啻附蠅願依末光以
碎餘教時下嚴寒啓齒時計已早春惟抱道乘

清學編

卷十一

東

運以光熙明不勝勤禱

又

休歸領翰教循誦數過至意溢然於出處進退
之際引典憲示法程一二從臾之也感荷主矣
前 恩旨下時寔酸醜無地茫不知所自裁及
部檄起途赴試竊自歡幸以爲崇仁遠矣新會
爲總督侍郎與本省方伯所薦與司成公風聞
不同彼其特薦與條陳旁及之疏不同又度部
已 上聞不再題覆故以鄉科自處以病僊請

告於府縣乞其轉申揆於身所處心所安而行之誠不敢以 辟召禮自居如天順成化間事舉行之也今承尊論反覺狃固然悔無及矣

答督學沈公書

元錫屬下邑賤賸也曾臆榛莽耳目狹隘上者不得窺 廟堂之鉅麗宇宙之弘廣次者貧病壘固又不能躡層檐登盡五嶽四瀆成沈洋洋漫之觀卽其有心何渠能嚮邇於微義羅絡於前聞乎乃公祖文德冠冕寓內猥以牧帚得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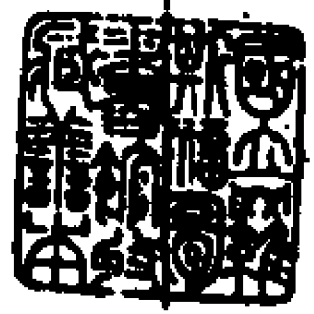
潛學編

卷十一

兜

尊嚴賜之尺書加以大資過意曠然以千古之感詔之皇甫生有言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卽居常處實亦於何請事之矣儻天不終棄末論因緣幸會獲奉掃除受學於清燕卽公祖絲綸金石之業成金聲玉振經綸無極獲少須臾一寓目焉庶幾餘生得有矜式

潛學編卷十一終



潛學編卷十二目

亥集

書

與魏敬吾公書

四首

與萬思默公書

四首

答謝虬峰大理書

與陳一泉兄書

二首

與范晞陽公書

四首

寄唐曙台公書

與王秦閣公書

三首

潛學編

卷十二目

一

與傅信吾公書

四首

答張秀屏書

二首

答王冲泉公書

復涂時學慰喪長子柬

新化兄家報

答馮沈二方伯書

復趙大參書

與吳南嶽公書

二首

答楊止菴公書

與王少拙太守書二首

與陳省齋書

答劉瀘瀟調父書

答左心源公書

與張新屏公書

與張司空書

答張斗津公書

論儒釋書

論邑城守規畫書

潛學編 卷十二

二

學編卷十二目終

潛學編卷十二

亥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何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書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橋李項元濂閱

報魏敬吾公書

四首

都下謁侍蒙被教注軫念殷切有深荷矣杜交山館忽拜書貺如獲珙璧浣慰何已仰惟公清思粹養有浚明之體而樂善愛士肫至由衷備

潛學編 卷十二

一

休休有容之量嘗私慕誦以爲有古大臣之心夫古之博碩鴻駿之士不眇矣而聖門所稱大
臣率不出是而篤有取於斷斷無他技之一臣者謂其樂善好士有翕受之度公引恕施無好
惡偏諛之私爲能達天也夫惟克己之盡至於
達天故能以道爲體以天心爲心以能視人猶
已視有技若已有此古大臣之所以休休也僕
忝爲公願之窮山伏處黽勉修循無從質是比
於種種安緣皆從軀殼起念最爾起見天人之

介自是彌遠何階承后以祈提命

又

自道旆南旋再閱歲矣僻處荒遐末由走門下就正然昌道講德流洽聽聞爲潤沃不淺也茲諗公淵養經綸晉司啓沃又適當君相大明廓清之候佇需遠猷以弘辰告黃鍾巨槩方舟洪川未足方之純至德以格心恢大道以善世旁引善類開衆正之門洞徹群陰培元氣之衛不徐不亟惟時惟幾知時措無足難也山中鄙人潛學編 卷十二 二

竊伏下風以聆嘉聞

又

自翁西還高居深視念未嘗不欲負擔一謁教闕下也而失計杜門日就于孤陋西望章江每滋懷結然而大誼高風爲世儀表日渾渾漸被之則竊自淑艾者多矣茲以郡公祖同心之好養焉命駕照臨郡土驚鴻欲麓千載一日若天作之合俾荒迷者得分半席一發其蓬心而家適札喪頓感成恙腰膺如列有瞻仰悵惘而已

荒居泉石頗極鮮秀如聞緒言屬欲覽歷簫曲顏武夷之堂紫陽夫子嘗遊而留詠焉者也翁又豈有意乎卽其疲繭得扶曳以從不勝大願

又

蒙遠枉荒廬雙亮交照霏霏春雨依依連榻與友聲同其休暢庶幾所謂同心之言辱翁以千古管鮑命之此何得弭忘之也水濺流漸極目仙帆心旌俱往乃今尚搖搖矣別後謬蒙許公祖論列之當道今其事如泥中鬪獸覆增腹突

潛學編

卷十二

三

將其後如石頭種樹空費栽培柰何柰何不無望翁丈一抹擦之也承命撰楓翁老伯壽文庖翟之賤上代宗祝不獨代大匠斲類也憫其愚謬痛加刪潤不無仰賴於德音

報萬思默公書

四首

季春拜翰教旨深情至蓋三復而三歛祗有深感焉幾康還藏之訓箕疇孔易而下蓋聞者鮮矣辱不鄙夷曲示秘藏浮根妄意稍有警發如啓如沃也弟嘗自惟省心之著於物也神爲之

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然得膏而明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爲體心無形著物以爲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爲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還藏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凝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應感之爲累矣夫浮由

濬學編

卷十二

四

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爲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日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執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已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己也弟氣質褊戾浮妄成性居恒動憤思自克而莫能聞之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願依下風以卒餘教

又

元錫抱病杜門之日久又所居僻左無從一得長者聞問邇承先太夫人之變不勝惶怛則後時久矣罪甚歉甚乃辱我公玉翰達貽情義殷薦憫其獨守孤學之心庶幾有發又慮其操持諄諄謬聞於原本坐成戲論願順以其身悟之一體之慈曲成之誼由衷真至溢於言表自非木石寧不激慕敬惟門下睿明天啓邁種精力淵源所漸又極深洪乃僕平生降心受質救溺之言非敢自疎外以取遐心也顧龍門之下實難

濬學編

卷十二

五

爲魚渡武之堂瓦缶自卻况諸蠡測本所自明夙生輩血結習未化實有新摹具出鄉先達隆誘之過藏之篋笥未敢示人况於大方能無內慙茲承嘉命敬以有呈事在悖惑不足較責加之弘貸爲幸多矣儻猶軫念蒯履之義未忍棄捐少垂電矚賜之繩轍俾得省改生死骨肉何可言喻然非所敢望也

又

勝遊旬日倏爾光馳十七年悵仰之衷乍傾隨

結然而天峯簫曲藉靈潤多矣方擬走价上侯
動定復爲來使所先乃知山居索然卽一力難
致如此也承論近日學病殊極悚不誠僞幾微
乃前賢所目爲人鬼關者然知爲僞亦猶自知
功利機權稱爲妙用則作僞根苗與之俱化所
謂久假不歸烏知非有者也是於人何品於欲
何極矧謂學乎可省可懼也大力如丈閉關塞
允與日滋深九地陽回當在一幹旋間也弟老
且病忱願身親見之詩篇拜教露滴珠研之句
潛學編 卷十二 木
如隔垣五臟洞爾自見小心圓神之命何啻寸
匕當奉爲砭愚箴也奉列鄙言數首別紙錄上
幸教

又

前歲從斗津兄所得教令叙易蓋展讀而慚甚
也弟於兄賦稟高下學詣淺深何啻鷄井蛙鵬
斥鷃倫哉自顧爾然小大有分自小視大者不
盡自深視淺者不明也則何敢言蓋趨起久焉
朱學博來續奉手教三復者久之淵浩冲穆實

際意象具可想見卽有評騭皆從衡鑑中平
出之彌覺超軼絕塵神氣索然又詎能爲言哉
顧辱命加懇敬撰次以上惟批裁而麾置之萬
幸萬幸儻也附驥蠅之藉資者千里而青之點
壁者莫渝矣止菴公所報誠有之塵土溢人何
問垢淨弟初秋走武夷洞壑間避之紀遊數首
呈覽奉發一笑

答謝大理虬峯公書

曩于役京師翁丈躬吐握眷焉越在田間枉尺

潛學編

卷十二

七

牘存之嗣是失計杜門不敢奉一竿牘仰候于
平生故人長者則抱疴自弛守墨墨宜爾也乃
辱垂軫三十年附驥之私寥寥可念猥賜手教
從天而下臨命鄭重至以理學文章操持才識
過意推挽之元錫一卷遊老生耳四者何一有
焉而翁丈翦被之至是也然自柰何敢負墮又
何敢不日惕惕砥礪爲矣嚮讀黻歛二紀知翁
丈小據經濟已褻然軼古循良茲讀三巡疏略
得見排大閹慎大防崇大儒諸草無不謬謬忠

劉上闕 主德下切治體中表正學揭日月而行之脫令言獲盡用他匡濟閎深未論卽巨璫者折之萌芽摧之爲虺亦何渠令蒙黷宸闥如斯今也茲者天日廓清猶然龍蛇其德久幽如石恬於洛社此豈尋常熱中急於自暴者能髣髴其涯涘哉然天下蒼生喁喁屬之矣偉略宏猷簡命伊邇高門故物鼎鉉在瞻龍沙彭蠡之間亦何久奉翁爲湯沐乎惟高居深視豫底平襄定之畫以亟慰天下望顒企

潛學編

卷十二

八

答陳一泉兄書

二首

承示春秋大旨謂鄙測於儒先爲近皇恐皇恐抑春秋天德也亦王道也以此宅心卽心平康以此養氣卽氣冲穆以此治人卽無棄人而盡人以此格物卽無棄物而盡物唯然於皇帝王霸之終而曲妙易詩書禮樂之用譬之冬雖折膠栗膚而四序之氣俱備邵子以爲觀春秋而知冬之所存有味其言之也後之述史者幾乎言王文中嘆之新法之行爲吾黨之過程伯子

歎之非深知此旨不知此味也弟日夕歎此至和平幸有見於此然非全功未易臻此也密淬深涵願望願望

又

承諭函史括搜諸書殆盡而近翁謂邊防墩臺出譚公者獨未之悉甚幸甚幸弟居學窮山如坐坎井借書而觀塗聽而議又經生白首未嘗得一日在事卽欲搜括其道無繇豈謂略盡哉凡所爲此編者聊以明六官之務晰三才之理

潛學編

卷十二

九

由源而流沿本振末雖起伏萬變而天地自然之體聖賢中正之制未嘗不經萬世如一日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如是而已矣所謂積慮儻在此乎必欲搜羅盡事此杜君卿鄭漁仲之任也弟則安能大觀廣聞諸可見教者不惜一二指示之

報范晞陽公書

四首

向在詔命茲拜嗣音介以腆儀勤之將命公於遯下周澤蘭渥乃僕疎賤何從斯邁也諗惟明

德式弘雅道紆意風教卽在朱墨之冗居然
鑑之懸薄試操刀殊異當局展其無厚詎曰有
迷惟雖休勿休匪懋伊懋耳 聖代柱石非公
其誰不肖局方守固順時抑沉誠得寓目熙明
不啻足矣又何敢復他覲也

又

元錫汚然側聞長者之誼亦何敢阿好爲矣輿
人有言南城之政明於皞日肅於秋霜乃穆然
其風有無味之味焉則密縣中牟卽三代而下

濬學編

卷十二

十

之蒲武城又何謂却武也公在政時薄俗猶識
涼善背客有後言追難其繼惄然去思今戶戶
祝之矣南曹優暇煩劇暫蠲登天將啓公以博
學恢弘之業俾閑輿閑衛目無全犧日以利往
於翕張之機固爾乎卽視異擢當爲九功天寶
命之僕恍信之也元錫未奉顏色數厯聞問僅
叩角一歌以答大睨乃內召時潯陽嗣音眷然
命之勗以大義是何公性自德厚一至是乎抑
其則年運而往矣世隆身汗惟天所命空言無

存心實恬之惟明公勉卒大業以霖雨天下使
僕得拭目觀焉

又

日明公之蒞南城也人感恩勤家爲尸祝治行
已爲天下第一矣豫章江以西第一郡也古稱
一都會焉而明公儼然臨之厯厯歲匝期耳精
明之政神於摘發風裁自重陽喬未由進焉乃
其端士習以樹風洞視民瘼如疴在已輿論籍
籍播於述聽元錫何幸必聞其政何不幸不一

濬學編

卷十二

十一

與被其澤也自廢而來於世逾邈而明公不遺
疵賤南都手書下存未報而李學博將慈命復
至矣夫以二臺兩司開府之地理大物博神無
停機息靡暇豫而周澤豐渥於裔土一下士焉
暨之且旁及其類眷然命焉何錫類之慈整暇
至於此也竊以爲明公在事可使天下無物失
所矣劉君雖相聞實未一面而豫章則有之豫
章顯者賢者無論序友章濬學識該明行檢端
實雖談近學實有遠詣僕心厭服之而其齒則

已長矣訓導周桂少同學壯同方孝恭謹敕今
在屬吏儻可一賜盼睵乎凡此廣明公德意爲
之言非敢左右之也向承禮經之命實僕夙心
業已成編然厘厘類聚三禮使有條貫固不能
治章句學爲進取者資也固史一編極知疏濶
我公經世不厭旁搜或庶幾哉矇瞽之誦焉幸
笑而置之

又

歲苦阻饑加之霖潦又豫章爲水鄉舉疲瘵之

濬學編

卷十二

主

民畢乳哺而甦起之令復食息恩何泰也而太
父母劬勞得無乃甚矣憊乎日自豫章來者慕
誦明德人不吝口古爲下爲民今見之矣元錫
內省疵疚悔尤實多首夏顧荷司成公奏薦至
厘明旨特賜議銜殊非賤劣所能承堪而連
歲肝氣逆攻心脾每一攻作動輒廢寢食又入
夏輒瘡瘍徧體蓬跣一室猶不自支况當任驅
策涉人間世乎業已具呈府縣乞安田里養病
覆部矣新會之諭何敢聞命彼其往躅超然何

能爲繼然於謁選之行其自諭謂何況下走乎
向辱問固史上編近墓至唐尚未竟業已十五
冊敢具以上極知無冗非所以瀆高明懼後此
雲泥愈懸末由自致也

寄唐曙台公書

京邸欲再晤請質竟卒卒爲冗奪求如成均時
昕夕承晤邈不可復矣兄精詣獨造日有孳孳
近歲識見超然異時幸甚幸甚人乘代運如春
鳥秋蛩不能自反而兄於近代論學諸賢諸所

濬學編

卷十二

主

傳承取舍明慎不信其所未安幸甚幸甚此弟
夙心獨難披豁耳大都聖學以盡性至命爲宗
而以日用倫物著察服行爲實然約之謹獨則
中庸其至矣誠不作見解循此有造自當有至
然施之事而達推之人而安反之獨覺而信行
之吉凶悔吝之途而一此其驗也譬之真金以
見火爲驗第恐氣浮不深心鑱不密志滿易足
欲膠難汰卽悟成見卽見成執輕生議論自立
標準則豐屋蔀家滋爲累耳此弟所嘗折肱於

此者不識兄丈以爲何如千里同心輒附便鴻
以效懇惓幸幾亮察南雲入望無任惓然

寄王秦關公書 三首

慈仁數夕晤對切磋深至千載一諾藏之中心
不肖罪逆穹積南還後嫡母生母相繼傾背酷
罰未敷延及幼息地遠無由控訴食荼自苦業
息心人世矣茲來以知舊要責勉令自試念亦
欲再晤請益而我丈復乃有太夫人之變殘魂
初定聞之驚惶無聞不疾未甚康復衷若瘡痍

潛學編

卷十二

南

未由奮飛也蕭寺故榻宛如夙昔而宇上人具
道故歲我丈惠寄長幅軫我閔凶其時且作且
誦且誦且泣骨肉懇到之懷言之於悵益增悽
楚不自知何心矣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乃
竟不得一見幅中披示爲何語殊恨恨也因知
未論良晤卽萬里一函不易得達如此古人各
天之感良有以耳斯辛耶君繼志踵武褒然騰
騫中都元氣之會殆其復完乎此理充塞宇宙
而清渭高岐扶輿特鍾緝熙敬止心傳可卽我

文弘毅之資艱貞之學今當益居安資深矣古
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
裏着已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
隔我儀圖之惟丈克舉之愛莫助之也荅拜尚
未知何時書札終不如面語臨風依依惟有勤
企

又

去歲奉手教今在嗣音數千里聞問旦暮埃之
感何幸何幸嗣即駿發乃遽物化聞之痛楚然

潛學編

卷十二

圭

時日則逾邈矣羸博數語達理性者之言願幸
自愛承喻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
語第云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
及之誠而以真性未悟真功未精爲疑豈猶惑
於近學謂一悟皆真亦徃於故學爲功深始得
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
意平康之體卽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天則近
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卽
在上聖會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

則矣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爲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懈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達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真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敬菴公祖師表大邦幸相與切磋究之如何如何曲禮禮之本以曲禮對儀禮周禮而云蓋儀禮乃冠昏聘覲喪祭等儀行之有時用之有數周禮經

潛學編

卷十二

末

官官各有守非人所得行惟曲禮乃內心外貌動作威儀之則不可須臾離者此曾子所貴乎道日切磋而不舍者也卽如吾丈所舉敬者禮之本曲禮實以冠經儼若思之語天則可象又安得不以爲禮之本矣三千三百之云原以儀禮弘綱大目亦云三百曲禮精微纖悉且至三千極狀其細密而云非以三百爲三千之本也試將曲禮上編熟復而持行之亦可見其爲頃刻不可達之書矣易繹祖已且草何敢謂其難

言不以示人直以晚年更加潛玩萬有一進庶幾如程正公精力未衰云者故未敢遽摹而山中傭書頗艱未能騰進然終當致之請正也僕生子不肖何敢望諸賢郎徐之不患不能繼業要不以得第落第爲輕重也相望未涯惟勉聖修以竟詣大道爲禱

又

謝埠別後極目仙舟有懷悽結溯流東歸塊然一葦益覺良晤之難合并之不可復也初三日

潛學編

卷十二

末

抵家家值天行家人小大無不被病弟亦頭岑岑重如戴山石老婦僵臥頗私自慶未遂延留儻追此時玉體稍不康豫憂勞何如矣前舟子歸囑渠領一耗報起居迄今未見甚懸懸也長頑走侍湯藥實其本心家病牽攣斷斷以不敢爽信自決但性本獷戾每意所到剛復自遂父子之間責善以離今幸以旦夕親提命至誠動格當必有翻然易轍者實見生欲可之心也至懇至懇近傳許公祖亦已補官未知的否儻的

浙行願更酌之萬里之程萬金之軀得速反棹
爲慰賢郎及諸游從之尤似穩便也別時圓神
方智易貢洗心之語更望留意願勿以爲高玄
厭之孫思邈亦言智圓行方誠太方則闕圓斯
行易立不易方取象風雷用成其變化咸虛以
受人取象山澤用表其中通此人道之首事故
標之爲下經之首殊可深味也中懷縷縷冗病
中不能悉達統惟原照

報傅信吾公書 四首

潛學編

卷十二

六

去冬盛使還附竭區區愛助終莫能盡日夕營
營獨禱公爲天地心爲生民命誠骨肉之望無
窮已如此也人生幾何知心幾人知心得遇時
行道又幾人願公自重自愛真切真切比讀大
學末章絜矩二字真治平天則章末諄復財利
之戒引獻子甚痛甚苦之言真千古藥石不服
此藥石必不能中此天則譬之風寒中薄經絡
壅闕必至痿痺不仁也公今日對境真實受用
當必奏效矣何如何如去冬有愚齋兄之變號

慟不自禁卽買舟往吊其家諒公所同也此兄
實落造體篤實淵懿傷如之何其家又極寥落
幸一子頗清惠或天所以報哲人也

又

孤錫積戾重哀息心人世平生知舊坐闕聞問
乃公戒皇華之先路展陟岵之深衷葑菲不遺
枉之手翰介以蕃貺非孤錫垂瞑所能報塞也
語有之矣憑高樹旌則見者益遠因高揚聲則
聞者加疾公以明德乘時奮庸舉凡 國家之

潛學編

卷十二

七

體要生民之利病吏治之隆污風俗之臧否豈
直得許謨而宣之言亦且得展采而錯之事人
生顯揚孰大於此惟公懋德心於平康泯好惡
於不作時幾所在灼見亟圖上通天德俯盡人
謀俾天下知聖賢之學匪直空言經濟之謨根
諸本實此固公夙昔自期待之重而亦僕平生
期佇之私也昨奉祥練推剝殊極勉思大業庶
幾成親恨不得高明時振翼之耳

又

首春於徐河得邸報知公請旨念愛日之志滋
遂矣比今承懽養志冷滋深天壤何樂可以
易此蓋寤寐嘆之也僕連年哀疾加之百罹食
荼自苦業無意於人世稚翁以大義要責勉令
自試至謂廢君臣之義始復一出不謂所如不
遇竟復南還深恨其信命不確於古人遜世無
悶之言有餘美餘愧也方行時念獨處窮山日
就孤僻欲因緣遠游得就有迫切磋就正亦竟
孑然舟過臨汝十二年離合之感惘然中心甚
潛學編 卷十二 二十

又

暑舟移玉臨枉骨肉至誼感何可言即欲走謝
拜造尊大人所致憲乞下忱念溽暑不敢勤尊
人起居解纜去矣輒咄咄自怨蚩鄙難舉步終

猶固不化也阻風牽挽比二十九日乃抵家故
山流靄清溪澄泛未暇游憩苦形役困矣更枉
專使敷之教命介以腆儀厚碩殷勤感荷何量
俗敎學荒同志落落樹風憲表繫有力是賴公
閉戶與二三故侶商訂不倦真積著信視一時
虛聲號召揚詡如天不侔聖人之道昌潛弊寢
其謂是歟第恐切磋簡闊易至頽惰則離羣索
居亦古人患之耳長頑顛越實薄德所致亦衰
宗涼祚氣數適然昨答友人致唁詩有事往從
潛學編 卷十二 廿一

天定心危覺夜長之語蓋煩冤之極也別札垂
念懇惻何啻面命敢不承教物逆其天儻其復
還其敢過求苦言至心感領無已

書答張秀屏兄書 四首

得翰論思冲旨淵發綢繆之懷備風規之義口
誦心釋穆然以思瞿然色改省循有遺味焉曰
肯哉乎言夫非古忠告之義耶夫友莫良於告
之忠矣兄齒壯才銳懷古好修蓋僕一見而寘
諸懷亦往往以聞諸人非私之也天之生才也

實難雲山阻邈百里爲還着言靜思祇用嗟惋
乃沐玉音愛推其成規弼其違古觀善切磋今
乃邁見卽流示同學目爲壯士之文章弦之賜
感莫可喻僕嘗讀嵇生幽憤之章三復流涕者
久之曰嗟嵇生真言予欲言者夫畜無威之慈
憑自放之行而狹慮淺衷顯明臧否茲國武所
以殺身孫登所以塞允也卽懲往愆之危增創
瘡之怛亦何益矣道途流言姑置未論人亦有
言景曲而燭表沿流而鏡源中和定性之功僕
潛學編 卷十二 三
自省何如哉群議衆詬自掇曷尤矣詩文酬應
蠹駁弗章規之損復誠中宿痼斯郢人之斤也
然予質死久矣安謂文哉簡末更申督諸稿及
奠章斯僕之過也然敢布腹心今世挽贈之作
盈篋浮牘矣然華貌多而情實寡達者病焉昔
孔門念涕之無從卽脫駢以赴其哀束帛乘馬
之將乃病其不誠於舊故何者情故也僕辱於
令先君之舊言如有徵則既有墓碣之詞矣不
然言以仲宣之誄又以有道之碑視隻雞絮酒

孰厚薄哉僕畸人之潛者也諸意所向往申懷
結言未嘗敢以鳴諸人貽兄同好幾啓予之益
爾如覲顏瞻播流布漸遠不直未定之見永貽
訕蚩殃忌媒毀莫斯爲甚彼好高欲速爲戒自
古身隱言文君子羞稱焉君謂斯何情哉近唐
公鄧林一草之喻雖近懲噎然論刻文字種種
病源則固入骨而刺心矣蕭峰顏武夷之堂赤
溪標風月之勝固紫陽之所從棲泰伯之所結
廬也儻封非不遺蓋簪可冀披懷析襟諸當列
潛學編 卷十二 三
陳座右以聽要束幸亮素心
又
仰間忽奉手翰言不違心曠如復面喜憚無厭
也時學裂滅蕩無依據其於高明譬菱花燁然
罔象懸解何所復道所恨鄙人行未副志力不
從心一顚好古冥莫知反進不能裨益於人退
不能踐修於已沾沾自愧已耳獨念孔門之思
有恒爲其處無處約若無若虛故能闇然日章
不失其恒以進於有德有造公負振世之才塞

居如昨正當與一二同志切磋於此爲回易世風之本願勿以時學靡靡之故少加忿嫉如禁微云云也程子有言雞鶩終日縈縈無超然之志語志也千仞高翔所望明哲刻鵠類鶩謹愿者爲之而可矣非所望於公也不盡不盡

又

拙稿辱批示精詳開誘懇到而指摘瑕類洞見肝肺非兄直諒中可然覆不肯爲此言非兄多聞目無全牛不能爲此言就令言之少有閃藏

潘學編

卷十二

苗

少懷忌諱又安能剖析吐露如此言也古稱三益義實無之何幸何幸而獲期於兄也至篇首論一書統體與短序曲折評騭不淺公非信人耶吾何敢以自信公信人也其能無少自信藉手以見先師矣乎又何必後世之楊子雲爲矣惟是人心道心向嘗緣舊說求之於二者之間殊苦殊力不能出頭緣先覺指點幾康之體始稍有造乃知皇極大原於人異境蓋以其小有造者言之非敢自異於儒先也平一洗心究之

危微章公有鑒之使深之疑洪範章公守皇非大義之辨卽以文義論之二聖授受兩端畢竭於此不深烏乎極深奈何將未發之中遺下直待二千年後子思方剖露出來唐虞三代奏對益無以皇稱君者何武王下車箕子乍見無端輒以此一字從臾之也卽此可少察矣何如何如至三禮及他經一二處乃因各經具有編注章標句析以儒先考訂附之後附以釋力未及羣茲羣拙稿又不忍遺釋故有如公疑者異時

潘學編

卷十二

苙

上質當有不待辨析而明者矣

又

蓋元錫獲批評國史嗣本而竦踴可知也僕束髮來力此知其無微而締造則良苦矣讀者類以譎言視之不者目爲冗言支言讀未終卷業已廢擲而誰與管之賴兄愛玉之成規弼其違爲之分更爲之分漏具晰其微旨揚詔其鄙衷而切磋其所不及不獨王勝之趙訥齋未至於此卽古碩交如晦翁於袁機仲范蜀公於司馬

溫國未或抵此此其爲賜不可名言之矣上編
上左右者尤願留意非敢過望實以天生隲朋
爲夷吾苦一一提命何異指南前軍制一二冊
未獲批評輒先摹訂今悔無及矣萬乞留念前
承帶水公過知深愛周旋悉力以有刊布相見
時幸一致下私唐宋後無所取材具需心力尚
不知何時可完耳承諭行止事過有激昂僕何
敢望昔賢獨故歲 明旨特重師儒之請許特
議銜聞 命惶惶賴選君慎重用人行省邑起

答王冲泉書

辱不遺封非垂論遠軫方簿書倥傯中而懇懇
於論心質學方如水槩而過意窮交又眷然分
俸資之於爲感豈有量哉承論遇而可必卽聖

學無事於不怨不尤道而在達卽聖學無勞於
下學日用此孔子之所嘆以爲莫已知孟子之
所信以爲堯舜與人同者也真極則語命之矣
第莫危於人心人各其心心各自私自私則見
彼已見彼已則生怨尤平等日用之理非不至
易至簡坦然現在而播糠眯目天地易位風波
荆棘如蠡斯生亦將如下學上達何哉此不爲
已甚之學所以爲至易而行難也何如何如弟
自去歲夏六月失丘氏女今歲時疫盛家僅死
者四人又失一長姪孫曩年日暮三四葉猶以
爲少今且不可復矣衰年多難塊然匏繫恐平
生緒業終成斷機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謹奉
不怨不尤之語爲砭愚箴也

復涂時學慰喪幼子柬

先師有言至哉命乎無洪纖高下而無不當也
無遠近大小而無不應也蓋若影響然天於不
肖譴譴震撼推移消息一曲當其隱衷比遭大
戚愈益渙然如親面命願吾子之忱信之也辱

軫訊殷篤何敢過戚危懼而已

新化兄家報

祖宗積德門閥重光復發我兄司命百里作民父母爲國專城精白一心愷悌其政以慰民望以承天眷此祖宗之心兄之心亦弟拳拳之心也近世仕人汲汲以遺子孫而不永念其世汲汲以營身家而不寬綽厥心不知貧於有官其味方永富於官久其享乃長今元宰方欲脫去資格以拔守長正吾兄可自致之時千載奇逢

濬學編

卷十二

東

未易可得上考殊擢指日可俟願兄重留意於此也惟恭慎務自抑畏可以獲上惟寬容毋執已見可以得民惟勤敏毋偷已便可以集事惟清約毋從已欲可以守官惟玩好可動人眼目致人屑吻者雖小必戒惟忤忿可逞已意氣致上聽聞者雖微必謹此兄平日之所飡聞者敢爲兄誦之湘楚高秋計且寒沍伏惟順時厚自愛以膺遠到不宣

答沈馮二方伯書

元錫仰太公祖元德至文冠冕宇內舊矣通志纂修伏在草莽且夕引領庶幾獲見制作之盛忽奉大教詢於芻蕘且欲以各郡人物品隲屬之夫是非元錫之所能任也鄉邦前哲林林總總阜我模範僻朽下材敢與品隲且環方千里以爲都疆異壤列耳目心知禦於見聞卽在通才何能周知況於鄙劣掛一漏萬自然之勢也第郡邑之所蒐羅率多章逢非盡高選彼已雌黃簡是憑質具文應故茂裂無穢遂使宗匠司

濬學編

卷十二

苑

契無從取材因緣謬誤亦其勢也竊伏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太公祖具於列郡中縉紳耆碩中簡其有風誼自重知廉恥自愛者各以郡邑所上草屬之令各參討無遺無殉不惟其文惟其質不惟其聲惟其實卽耳狎見風聲具存卽以其地之人才權衡其地之人物庶我太公祖休休之度用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之道也文獻之徵庶其有賴如必舉一人焉擅尸其斷非惟有所不能抑且有所不可向見江右名賢錄

於郡邑訛誤欲薦所聞埃徐條上惟台下裁隲
元錫不勝狂斐冒昧之至

復趙大叅書

仰惟臺下以柱石上材膺方岳重寄江西南一
都會曠然藉大庇焉風聲濺澤洋溢四履洪都
章水之間蒸黎慕頌者喁喁如也卽在岐行蠕
動咸思一仰清光乃元錫境內一賤氓也卷曲
樸愚學未聞道行能無足比數顧沐臺下居尊
誘卑捐辭而命之又齎資而勉之敕縣吏而督

濟學編

卷十二

三

之行有人心者能無奮發惟是省志大典編摩
鉅業而犬馬之齒則既運而往矣又加之以久
浹神精消亡雖甚欲於公祖受學清燕其何能
從鄉人士君子之後奉大役而共明命乎曩余
公祖大命業具懇悃上辭矣惟臺下矜其愚不
責其所不及愛以德俾各獲其所安則曲成之
恩孰大焉原賜書儀一通附使綴上元錫不勝
銜激慚懼之至

報吳南嶽公書

二

蓋明興作者則莫盛於嘉隆之世矣我翁實
拔前茅以登秉鉞旌麾焉凡薄海人士颺發靈
震躋有明一代文章於先秦兩漢之盛斯誰
爲爲之也其在於今諸並起者長往而翁天壽
平格歸然靈光則宇內山斗後賢軌範舍翁奚
適焉元錫僻壤一老生耳望堂仞不爲不久受
知遇不爲不深而失計杜門削迹人世不直草
土之蹤不造於皇序卽小夫竿牘之勤亦且闕
然非敢自疎外取遐心也計獨以爲幼學所蓄

濟學編

卷十二

世

宗經質史者粗有緒業而河清難俟盤節錯目
未盡竟其所圖爰殫神精謝還往窮數十年之
力幾幸卒事庶有藉手足大方受質耳會王司
臧公出百金勒活字摹行今十有五載而始成
編亦圖負笈則臨汝生將芳訊儼然自天下矣
竊伏惟念我翁以一代宗匠爲國家耆碩千
百世而下衡鑑衷焉印標者附景投節者依響
諸藉聲光希盼睇者何可爲量數而翁眷然數
十年一遐逝之舊遊知信之形迹之外千金尺

牘賜谷暢律一旦沛加遺之又開之以兩生勗之以重道舉古人出處進退之大節詔焉閔閔然危其毀而玉之成是何愛人以德至於此也夫孔門七十子之倫皆親炙聖人於三千中稱速肖矣惟顏子淵夫子獨告以四代之禮樂葛亮伯仲伊呂文中子始以禮樂可興許之錫何人斯而我翁慨然舉以相命使得此於百代而下猶將旦暮俟之得此於敵以下之賢然且剖心承焉况格人元龜世所取信此其爲賜豈可

潛學編

卷十二

世

名言之哉無用之用不一於世而於千百世夫復何憾蓋今而後元錫知所以畢命矣乃若一官冗散亦玷清班敢謂非重而筋骨驚憊實難自力非敢曰爲吾道重也分有極耳敬具經繹一部蕪稿一部三禮編注繹一部函史上下二編一部百拜獻之臺下蓋風生熏習終生精力盡於此仰沐宗匠清閒之燕一寓目焉引繩排根刊落駢拇俾各就其器之所適於培植已泰儻於天人古今之統宗經質史千慮一有焉獲

藉數言爲之提引庶生辛而當翁之世又幸而藉公造之成也非所敢望也三庚伊邇惟衿締進七爲萬世自愛玉不勝跂予之至

又

向嘗伏讀甌甌洞藁墨淪紙敎終不能釋手也高厚雄渾未論而履危不懼加之幹濟處勢不競加之方亮明農後浮雲世故超然物表曠其有香山洛社之風真百代師也王弼州公言七言古詩至唐而暢諒矣逖覽古作杜工部李北

潛學編

卷十二

世

地當爲諸家冠向獲示憶昔行諸篇高古渾雄腰腹圓滿神奇百出意態參差生實與丹青引相伯仲濟南江東無是也今集中不列豈去取間有深旨耶抑偶有遺也百代而下當必有具隻眼者敢竊有請伏幸裁教

答楊止菴公書

曩歲從許敬菴公祖所進一牘奉報并上蕪編極知荒謬實冀左右燕閒時得一提命之也然自是魚鴻杳然矣忽從肝郵得領慈命如自天

降感慰無已也翁丈遺榮養恬深根寧極卓然
爲天下觀望出則帝臣居也聖修於爲世道賴
豈有量哉乃元錫賤劣蒿萊自弛首夏辱趙司
成公條陳旁及之語茫不知所自來繼荷明旨
許賜查議不謂非幸而連歲肝氣逾攻心脾每
一攻作動廢寢食何能更任驅策涉人間世乎
秋中業已具呈省司乞安田里養病矣伏奉台
諭臨命鄭重不論伊洛卽崇仁新會往躡超然
祇增慙慙已耳向面承命時宋明學術之辨確
潛學編 卷十二 世

與瑞州太守王少拙公書

曩台臺之蒞肝上也絃歌之聲洋洋盈耳吐握
之節怒然中心至今有餘感焉乃南臺薦剡過
辱褒然以爲舉首至所稱引又以古聖世先民
不可希輩之事從臾之何承藉翦夜至於此也

近蒙 新命雖云冗散實玷清班汲引之慈敢
忘大惠而元錫則年運而往矣雖上以官召何
敢不行病憊之餘旋當引年返初服耳筠州借
重孔邇大政猶在宇下伏承下風敢少致起居
元錫不勝瞻望嚮往之至

又

先友傳愚齋先生諱明應舉戊午鄉試第三名
德誼純粹學有淵源孝友通乎神明學造幾於
聖哲濂洛主靜無欲之旨獨得其宗稽山良知

潛學編 卷十二

世

獨覺之精妙契其蘊切磋至深竊私歎服以爲
國朝一李愿中也語具元錫所爲墓誌中元
錫向嘗走哭其墓經紀其家今以遼遠久絕聞
問向聞膠庠舉入賢祠其家貧甚未知事竟成
否伏惟台臺大德作人不間幽顯至仁被物無
問存亡惟加以激揚進之祠典俯盼睽存其後
人元錫不勝祈懇願望之至

與陳省齋書

弟下奉提命忽逢二紀從丘厚老所奉廣右教

面亦已十年所矣遐想舊遊連檣共榻匪昕伊
夕如左右手眇不可復翁丈天壽平格爲世元
龜而弟亦頽然禿翁矣是可如何筠旴相距僅
數百里而聞問茫然每一臨風惟有永歎弟衰
病甚目時時放黑花鼻涕紫血方圖却掃以還
造化而忽有新命非望所望一官冗散古稱
朝隱而支離骨相寧復堪供奉班哉貴郡王公
祖蒞治何以於南臺嘗辱薦剡因遣候起居特
札以愚齋兄賢祠爲請望兄丈特左右之篤故

濬學編

卷十二

某

裒賢固後死者之責也何如何如蔡泉兄昨廣
州於馮職方所嘗有書寄餘諸公相厚善者出
處不復得知故不敢具候傳爾成近歲何似乞
一二命之相望各天不勝懸耿

答劉瀘瀘調父書

元錫束髮慕學嘗兩走復古復真之間登宿雲
霞盤桓兩峯梅洞舊矣於斯時也蒙東廓先生
指摩師泉先生煅煉已受三五先生深知於大
方能一日忘乎追於門下風規遠播遐邇踴

僕則頽然禿翁掩關自悶望瀘瀘如九天上矣
頃歲臺省薦剡謬以謫劣上偶高明卽云藉春
動乃形穢空上人來辱教牘緒言種種加遺且
披肝膽出疏草眷然以出處之介命之於爲感
豈有量哉竊嘗於易而感夫出處之義矣夫枯
楊之榮一也而榮於上則華榮於下則梯語異
時也鴻漸之翼亦一也而漸於磐則安漸于干
則危語異地也大車以載馬壯用往尚矣而知
淺謀深力小任重則斤斤以不勝任危之語異

濬學編

卷十二

某

材也僕踰六望七聰明日去神有遁心非楊之
華乎而門下則神明與居年力優贍固服官政
時也僕拘固蹇淺學不通於方無以適時門下
風誼才猷池張闔闢嘗望見者咸以爲用世之
材則大車之載也僕生僻壤困輪卷曲譬之幽
谷株木然過者弗睨門下產大方則夏木千章
幽幽南山固匠石者所禱祀而求也僕引年引
疾焉首丘而可矣門下有其時有其地而又有
其具雖難進之節此疏必不可少亦寧當終不

一起慰清朝之望乎曩部趣就選就試而辭也則蘇子所謂上之人未盡信其可用也今以官召矣官得以其職自效矣曩者奏薦猶若於崇仁新會之事將比迹然宜視止而行遲何也則其族難爲也今官以貢舉常調矣不甚啓妬嫉矣又其職易稱矣成均清秩敦學相成學行道明行可斯兆儻令僕年未及暮力可自致尚當黽勉一出以應時命況於門下撫幾應務動符妙理問學求友亦各有行乃欲終爲還托也得

潛學編

卷十二

某

乎竊伏願門下之少度之也夫用行舍藏夫子獨以與顏子而昔人有言凡人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豈僕當與聞哉而爲此請者誠願門下一留意於仕止久速之時而不敢以高蹈長往之士望之也不然清朝此舉四海兩生僕既以年力自棄而門下復以丘壑自安僕以請病門下亦以病請將毋使人復以新會遼東同出都下者豈之乎愚不自量故效其區區如此惟門下少垂察焉乃則言會語精請圓明從聖諦

第一義參入亦從聖諦第一義修證有請事已爾瞻望未期臨楮不勝惓惓瞻戀之至

答左心源公書

月正六日維舟郡南門與我公僅隔一城闔比造庭而輶車侵星發矣竟不得河梁一握手咫尺千里我勞如何中春擬走練湖祭姜公祖太尊而新命報下矣垂老蒙恩不謂非幸又官本舉貢常調適獲所安地方冗散古稱朝隱而上以官召敢不疾承乃犬馬齒則衰甚久

潛學編

卷十二

某

矣卽服官日已當引年况當復筮仕乎但今命下四月餘憑尚未至又無可行之理久速有時不能彊也要當以還爲其道耳承諭世途洶洶本人心實危卽盛世已然况風今益下乎所云束身緘口卽還藏大幾蓋還藏必自慎默始而與賢長者游日優游於質心問學防危保微則所謂斯須不可離者也何幸何幸第願與得深養定者游處毋爲異學口譚風漬者流蕩也昨見洪陽相公晤語神閑氣定極有受用近學所

不及時三復之何如憑到日當勉就途或浙或南都遣价詣闕引年開榮選大行儻在都下百凡周旋具藉大力相望未期無任仰企令伴云鱗便索報甚急又家冗甚不盡欲言

答張新屏公書

仰間忽枉尊示知自茗雪間還矣賁以教言加之腆貺浣如承晤感何以云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詣陽明公而虔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爲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詣敬菴公祖而茗

潛學編

卷十二

四

溪暑雨淪浹深至當必有相親一笑者恨不得分半榻其間一二傾領也誠歆誠羨之矣敬菴公祖飭食何似得無以毀後少衰否亟欲一聞之也元錫衰年血燥歲暑瘍遍體又下堂傷足彌深不孝之感祇餘仰戀前因史上進業聞出遊伴持自歸今附上又查書目記軍制前已進侍史另附後四冊併上成全帙也高秋過肝水將走謁傾領茲不宣備

又

翁旣以六月息也今搏扶搖而上負青天矣在我翁知若固有而柱石巖廊霖雨天下則天下枕扶目望之謂冀且得蒙蘇息也况少具知識受眷注之人乎國家餘二百年事變多有非如翁機神開朗踴躍幾宜而變化之誰與領此彼局局沾沾者泥矣枯朽殘息猶願少須臾及見之今夏得侍公子爛然秋水時時見龍阿出匣之氣而言言尺矱恢恢乎經遠之思異時天下人必且曰盱江之張名德踵武百代一世家哉

潛學編

卷十二

四

敢豫爲我翁賀秋已及仲銀河章天遙瞻斗槎疑注無盡敬菴公祖北上公適彈冠目成心證歆美歆美錫也固官通顯者雖舊辱知厚受恩禮者類不敢上竿牘雖許公祖不當以此例格無乃使聞之者曰彼其有遐心乎故未敢以齋相見時旁及致拳拳

與張司空書

屬者聞少司空新命穹然周六卿列矣地分尊重而南垣優暇及是時益得旁觀默識於

國家治安之體要倚伏之大機而於當世鉅碩
中外人才又得達菟窮采以豫爲異時阜囊夾
袋之用既有餘力亦有餘閒則榮遷不直爲公
今日華重賀且爲異時世道保大定功賀也不
任願望願望元錫愆重疊深哀疾交迫厄臥呻
吟無復有意於人間世獨以緒業未竟幸未卽
土勉欲刪訂用承執事者拳拳刊布之厚亦功
虧一簣不能自己也計夏秋可完自此入山爲
采藥送餘齒矣鄉閭米價騰踊而國稅全徵今

潛學編

卷十二

聖

首春雷電二月雨雪既既洪水至今霈霖乃尚
不繼又未知歲事之所定不能不勤廟廊江湖
之憂奈何奈何盛忝歸蒙貺厚感荷今附布區
區伏惟爲天下自愛玉以膺天寵幸甚

答章斗津書

鹿洞於吾丈爲龍沙庾下得朋廣教何殊天遊
五老三峽之間有生色矣恨不得廁講席末盡
聆玄旨也弟衰甚矣失冢孫來無復意人間世
知先高祖之澤延羣從二百年數千指至五世

宜斬矣物極必衰何敢怨尤其於大造業稱全
功何敢希冀家務生平具不關心今又何敢更
上心也獨欲完業後泛舟江湖間問醫採藥送
餘齒耳承示秦關文報卽爲位寢門外慟哭之
矣達道阻修獨不知此報於何所得之北人堅
勁必行所知更無前卻失此兄又失一古人也
身處窮山宦遊客商俱邈不可得會城曠達音
問易通來歲春夏間當謁侍圖所爲附寄遺奠
者數日感寒作泄病憤甚諸不宣備

潛學編

卷十二

聖

論儒釋書

辱諭反覆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厚
幸自釋氏之說興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
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
不擇而不精彼其爲道宏濶勝大其爲言精深
敏妙其爲實日用平等其爲虛交融徧徹其爲
心十方三界其爲教宏濟普度漢拾其苴晉揚
其瀾大唐承其遺大發其奧與世之爲儒學者高
未嘗扣其明鑰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

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爲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爲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衛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麤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爲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爲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爲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

潛學編

卷十二

閨

以爲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爲厭生死惡輪迴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其所謂心者矣是皆舉其精者內者以剖析摘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深於其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主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中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爲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此

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出世之教行焉以爲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易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搬柴運水普見真如坐臥行住悉爲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蓋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真常生化自然圓融遍體者言之卽所謂天之命也直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無辭矣

潛學編

卷十二

閨

夫其爲妙明真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真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相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迴之說則爲世人執着於情識沉迷於嗜慾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迴者而拔濟之爲迷人說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爲世人執着於情識沉迷於

啗慾相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深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爲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逆機彼教中以爲支辟見玄見妙靈怪忽恍彼教中以爲邪魔而儒者一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弘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物中間泯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卽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

潛學編

卷十二

哭

其心乎乃其毫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爲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之盡於心是心之若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

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成文定象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減是以能行天下之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

潛學編

卷十二

嗚

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尋常物則三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慎修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脫妙矣然見其無聲臭

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者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爲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不終可得盡者以爲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爲幻而十方三界億由旬劫者此無生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也弘濟普度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爲平也圓覺昭融此之爲覺也雖其極則至於

潛學編

卷十二

哭

粒粟之藏真界乾屎橛之爲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終未嘗以庸其慮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喝交馳擬議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廻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才範圍曲成

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蓋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所實而明物察則俾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宏濶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迹怪異理絕人區感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

潛學編

卷十二

哭

後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衆生齊於一子普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矣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

鳥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詡之亦爲誕且惑矣况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違行願懲忿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減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已而何有增愛視聽一閑以天而何有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亡

濬學編

卷十二

五

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玄者不旁給他信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爲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泥涉乃中心恒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鑰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祇見其不知量也然爲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以發其狂言

論邑城守規畫書

辱垂示湯公城守規畫科條振舉僕三復而三太息以思也聞之君子之論事也本立而枝從綱振而目張詩有之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本實撥而欲條科目疏以策事猶改柯易葉而不虞本實之覆也汀虔漳南諸盜贛有提督漳南武平有兵備守備今吾郡又設兵備勅守備盜數起而不衰則是非法之過也夫誠其非法之過也則雖成規永筭煥如指掌明若數計亦奚益於治亂之數哉故畫餅者非不死然似也

濬學編

卷十二

五

而不可以爲飽夫其可勦而勦可撫而撫解破其黨而勦其渠也所謂兵在機權不可以豫計者也申紀律以明賞罰優將而責其效簡兵而恤之也此所謂法緣事措不可以前畫者也禦盜安民之大畫則莫如練民兵修保伍矣大用之則三代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小用之管子之寄令商君之連坐亦率假是以成功然今以本實撥也而行難傳有之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今民無是也閭井驩愛親

睦足以相死矣而後守望相助疾患相扶持也
今俗無是也足食足兵聖有明訓今民窮甚苟
以養生送死而不足甚者食薇蕨鬻子女矣又
驅使練兵役使爲兵是焉能兵哉然猶可諉曰
是窮民也富者得聯之自衛矣而卒莫之應非
獨民不可慮始也 國家養兵二百年是其費
安出也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民壯
機快民壯機快者朋戶醵金而充之者也會不
得捍患禦災之利今又使悉而爲兵有期會呼

潛學編

卷十二

五

集之勞有屯給教師器械主用之費有調遣之
虞此宋人所爲折腕斷指而避之者也夫民有
養額兵之費養機兵精兵之費又重之以保甲
設不別調財力方詘民猶難之况一旦有警在
上者不原本初意別調必不免乎前巡撫何公
留意於保甲令保長不與支費縣不得一卒一
吏下鄉侵擾保伍條具而指明今保長支費繁
矣官吏下鄉矣揭榜開示掛牆壁爲虛文矣故
本實廢而莖枝榮之峻茂自古及今未之前聞

夫守令者治之綱也今公之爲令亦近耳戊午
盜至而民創庚申盜未至而民大潰今春民始
入保士始能負城而趨閭非其前怯而後勇也
所規畫而措勝者異也向守靡定人人靡定所
今編保甲於大宗委城守於保甲而保甲之名
悉著城堞不必按籍以稽而守者之名可覆也
民知所向官得所守蓋一呼而登者畢集也向
晝謹而夜呼今謹呼者有禁而視聽靡也又更
番以休士力建窩舖以便守厥諸具如法此民
所以有固志也軍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夫攻
吾不及計矣而爲守禦之具尚多也夫守則莫
大於相地而任力矣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
積石經川丘阜龜子所謂步兵之地也而其權
利以設覆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所謂
弓弩之地也而其權利以固守今邑城弓弩之
地也邑諸隘今步兵設覆之地也自古用兵未
有不以覆而勝以不覆而敗也彼盜者是易險
阻手易器械身易安危今機壯者之手足耳目

潛學編

卷十二

五

更嘗服習於盜賊甚達也所謂募市人而戰之者也故不覆不勝邑多巖險盜所經出入諸隘誠令民因時而樹木守隘之卒以時禁樵採勤省閔封而茂焉此至易事也而荏葦竹簫枝葉蒙密賊不測其多寡而覆可全覆全則山若增而高隘若峻而嚴也夫射堅及遠乘險守隘蹶張勁勢以遏奔衝非長戟戈矛之所能辦也故不弩不勝今砲石具矣誠能精考弩矢之制而弦末削竹推古法以制今用至易事也設覆守

潘學編

卷十二

五

隘得射遠遂以勁勢而壯威軍志曰殺敵者怒蘇子所謂用之於翻然奮然之時者也夫數創而寡具士氣折而不振誠所謂沒世不復者然自含血帶角之獸忿則爭爭則敢死而不憚邑之民負氣而願勝唇吻之爭至末耳或死不慮顧聚徒而很鬪此不可謂無翻然勃然之勇也誠倡而用之此商君之所以強秦而種世衡之所以守環州也種之守環州也吏士抵罪以射中釋通租稅誤期會爭獄訟亦以射中釋此上

不督而人自爲射之道也夫寇之至而無憚也以無有爲之虞者而城外之人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可肆涼而淹日也欲其憚而無至至而無久則莫若清野而多壘欲清野多壘則莫若上勸下導申保伍之法使樂羣而合從聽其依山林險阻效北方城堡樓櫓之制畫使免患一從其宜而老幼得自計也此清野道也隘城設砲石誠具士卒誠練誠清野多壘而又廣儲新秣稻粟之具卽越月踰時戒嚴援乏用不匱而

潘學編

卷十二

五

城完此守之之道也至若盜至而衝擊則利以設覆卒俾而可用則利以斫營來必知其所從去必知其所之則利以用間此皆因地相宜不可先定而可預計者也抑傳有之曰中流而遇風波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今事亟矣三歲而三創矣茂以之矣而歲飢民饑富者儲倉峙粟而恐弗能貸此所謂爲大盜積者也平居沈溺苟幸無事忽備而忘難一旦有警近者束手而遠者遁逃此所謂遺大盜禽者也夫建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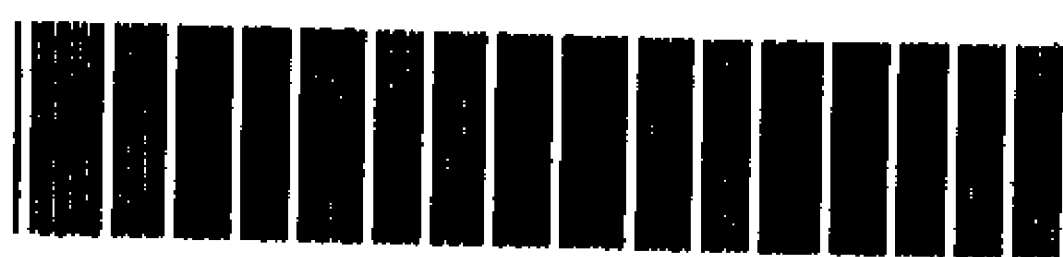
之地不大於新城衆所共明也盜環四面掠而
莫或敢窺者何也人習兵知兵之效也今誠遵
保伍之制而竭其呼號之忠惻怛以馭之子翼
以先之將驅之而從令之而聽各竭其事以衛
公上而又何難焉故欲城守在保伍欲定保伍
在省費欲議省費在興俗欲興俗在公上嗚呼
先此本實之說也僕愚不惠闇機宜而情事情
然受教君子之日久矣辱下問而輒竭其愚之

卷十二

卷十二

集

卷十二



ZW 21181888584518

潛學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釋已著錄此其所作禠
文及語錄也其語錄力闢心學在當時尙爲篤實
文章則頗爲朴儂未足擅長

[General Information]

□□ = 130

□□ =

□□ = 702

SS□ = 10487136

□□□□ =